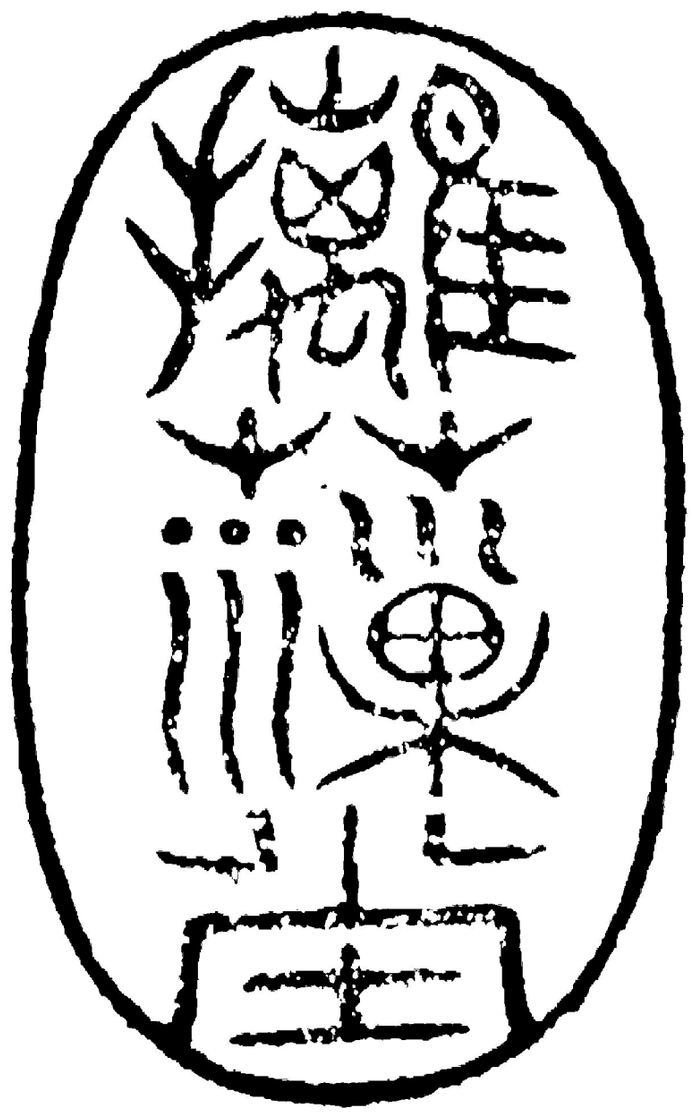
景摛藻堂印

四庫全書簒要

史部 第七〇冊 編年類

世界書局印行



本書名及撰人卷次頁次

書名及撰人	卷次	頁次
前漢紀三十卷　漢荀悦撰 後漢紀三十卷　晉袁宏撰	卷一至卷三十 卷一至卷三十	一五六— 一五六—二九九 一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前漢紀卷一二

詳校官編修臣汪鏞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前漢紀

提要

臣等謹案前漢紀三十卷漢潁川荀悅撰後漢書荀淑傳曰孫悅字仲豫獻帝時官秘書監帝以班固漢書文繁難省乃令悅依左氏傳體為漢紀三十卷文約事詳唐劉知幾史通六家篇以悅書為左傳家之首其二體篇又稱其歷代寶之有踰本傳班荀二體角力爭先其推之甚至故唐人試士以悅紀與史漢為一科宋李燾跋曰悅為此紀固不出班書亦時有刪潤而諫大夫王仁侍中王閎諫疏班書皆無之又稱司馬光編集資治通鑑書太上皇事及五鳳郊泰畤之月皆舍班而從荀蓋以悅修紀時固書猶未舛訛而君蘭君簡端瑞興譽寬竟皆兩存之是宋人亦甚

重其書也其中所附諸論亦皆純正他若壺關三老茂漢書無姓悅書云姓令狐朱雲請尚方劍漢書作斬馬悅書乃作斷馬證以唐詩知漢書字悞資考證者亦不一而足顧炎武作日知錄始排詆之亦好高之過矣是書考李燾跋自天聖中已無善本此本為明黃姬水所刊亦多舛訛近時蔣國祥校本間有釐正不無襲謬今詳加參考具錄如左乾隆

四十年五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荀悅漢紀原序

凡漢紀十二世十一帝通王莽二百四十二年一祖三宗高祖定天下孝惠高后值國家無事百姓安集太宗昇平世宗建功中宗治平昭景稱治元成哀平歷世陵遲莽遂篡國也凡祥瑞黃龍見鳳凰集麒麟臻神馬出神鳥翔神雀集白虎仁獸獲寶鼎昇寶磬神光見山稱萬歲甘露降芝草生嘉禾茂玄稷降醴泉涌木連理凡災異大者日蝕五十六地震十六天開地裂五星集于東井各一太白再經天星孛二十四山崩三十四陨石十一星隕如雨二星晝見三火災二十四河漢水大汎溢為人害十河汎一冬雷五夏雪三冬無氷二天雨血雨草雨魚死人復生男子化為女子嫁為人婦生子枯木更生大石自立建安元年上巡省幸許昌以鎮萬國外命元輔征討不庭內齊七政允亮聖業綜練典籍兼覽傳記其三年詔給事中祕書監荀悅抄撰漢書略舉其要假以不直尚書給紙筆虎賁給書吏悅于是約集

舊書撮序表志摠為帝紀通比其事例繫年月其祖宗功勲先帝事業國家綱紀天地災異功臣名賢奇策善言殊德異行法式之典凡在漢書者本末體殊大略粗舉其經傳所遺闕者差少而求志勢有所不能盡繁重之語凡所行之事出入省要刪畧其文凡為三十卷數十餘萬言作為帝紀省約易習無妨本書有便於用其旨云爾會悅遷為侍中其五年書成乃奏記云四百有一十六載謂書奏之歲歲在庚辰昔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虞夏商周之書其揆一也皆古之令典立之則成其法棄之則墜於地瞻之則存忽焉則廢故君子重之漢書紀其義同矣凡漢紀有法式焉有監戒焉有廢亂焉有持平焉有兵略焉有政化焉有休祥焉有災異焉有華夏之事焉有四夷之事焉有常道焉有權變焉有策謀焉有詭說焉有術藝焉有文章焉斯皆明主賢臣命世立業群后之盛勲髦俊之遺事是故質之事實而不誣通之萬方而不泥可以興可以治可以動可以靜可以言可以行懲惡而勸善獎成而懼敗茲亦有國之常訓典籍之淵林雖云撰之者陋淺而本末存焉爾故君子可觀之矣

前漢紀卷一

漢 荀悦 撰

高祖皇帝紀一

昔在上聖唯建皇極經緯天地觀象立法乃作書契以通宇宙揚于王庭厥用大焉先王以光演大業肆於時夏亦惟翼翼以監厥後永世作典夫立典有五志焉一曰達道義二曰彰法式三曰通古今四曰著功勲五曰表賢能於是天人之際事物之宜粲然顯著罔不能備矣世濟其軌不殞其業損益盈虚與時消息雖臧否不同其揆一也是以聖上穆然惟文之邺瞻前顧後是紹是維臣悦職監秘書攝官承乏祇奉明詔竊惟其宜謹約撰舊書通而叙之揔為帝紀列其年月比其時事撮要舉凡存其大體言少所缺務從省約以副本書以為要紀未克厥中亦各其志如其得失以俟君子焉

張蒼謂漢為水德而賈誼公孫弘以為土德及至劉向父子乃推五行之運以子承母始自伏羲以迄於漢宜為火德其序之也以為易稱帝出乎震故太皞始出于震為木德號曰伏羲氏共工氏因之為水德居水火之間覇而不王非其序也炎帝承木生火固為火德號曰神農氏黄帝承之火生土故為土德號曰軒轅氏帝少昊滅帝摯承之土生金故為金德號曰金天氏帝顓頊承之金生水故為水德號曰高陽氏帝嚳承之水生木故為木德號曰高辛氏帝堯始封于唐高辛氏衰而天下歸之號曰陶唐氏故為火德即位九十載禪位于帝舜號曰有虞氏故為土德即位五十載禪位于伯禹號曰夏后氏故為金德四百四十二年湯伐桀王天下號曰殷為水德六百二十九年武王滅紂王天下號曰周為木德七百六十七年秦昭王始滅周而諸侯未盡從至昭王之曾孫政遂并天下是為始皇帝有天下十四年猶共工氏焉非其序也自周之滅及秦之亡凡四十

九年而漢祖滅秦號曰漢故為火德矣在昔陶唐之後有劉累者以御龍事孔甲為御龍氏在商為豕韋氏在周為唐杜氏其適晉國者為范氏別處秦者為劉氏當戰國時劉氏徙於魏遷於沛之豐邑處中陽里而高祖興焉

漢高祖諱邦字季初昭靈后嘗息大澤之陂夢與神遇是時雷電晦冥太上皇祖之見蛟龍臨之遂有娠而生高祖隆準龍顏美須髯左股有七十二黑子寬仁愛人有大智度曾為泗水亭長嘗從王媼武負貰酒每飲醉留寢其家上嘗見先怪負等異之輒折契棄券而不責單父人呂公好相人有女以為貴避讐于沛沛令求其女不與及見高祖狀貌公奇之因以女妻焉是為呂后生孝惠魯元公主嘗有老父過乞漿相呂后孝惠魯元公主皆大貴也及見高祖乃大喜曰夫人兒子蒙君之力也君貴不可言也遂去不復見高祖以亭長送徒驪山夜行經豐西澤中有蛇當道拔劒斬之遂過後人至此之時楚將徇地者甚衆楚兵數千聚嘗

構火作狐鳴曰大楚興陳勝王衆乃大驚遂殺其將尉號令徒屬稱大楚勝為大將軍廣為都尉攻掠城邑至陳衆數萬人勝自立為楚王大梁人張耳陳餘諫曰將軍出萬死之計為天下除殘賊今始至陳為王是示天下私也不如立六國後自為樹黨進師而西則野無交兵縣無守城誅暴秦安據咸陽以令諸侯天下可圖也勝不聽以陳人武臣為將軍耳餘為校尉北徇趙地當此之時楚將徇地者甚衆楚兵數千聚嘗不可勝數

以吳廣為假王監諸將以周文為將軍衆十餘萬西至戲水蓋百二十萬矣秦令將軍章邯赦驪山作徒七十萬人以擊之是時吳廣別圍滎陽不能下將軍田臧等謀曰假王驕不可與計謀乃矯陳王命誅吳廣進兵而西是歲太白再經天占曰法為大兵天下易王九月沛人殺其令高祖為沛公蕭何為丞相曹參周勃以中涓從夏侯嬰樊噲為舍人蕭何即沛主獄吏曹參沛獄掾嬰沛廐騶勃以織簿為厩嗇以屠狗為事皆公之舊也

是時沛公在外黃兵衆數百人蕭何等欲應陳勝故名先下君而君不利之則諸守皆為金城湯池不可攻也君計莫若以黃屋朱輪以迎范陽令使馳驚乎燕趙之郊則邊城皆喜相率而降此由以下坂而走丸也武信君乃以侯迎徐公燕趙聞之降者三十餘城耳餘聞諸將徇地者多畏以讒得罪又怨陳王不以巳為將軍陳王欲誅其家柱國房君賜諫王曰秦未亡而誅趙王家是復生一秦也不如因賀之令進兵擊秦勝從之耳餘與趙王謀曰王王趙非楚意也楚巳誅秦必加兵於趙不如北徇燕地以自廣南據大河北有燕代楚雖勝秦不敢制趙若不勝秦必重趙趙承秦楚之弊可以得

志於天下乃使韓廣北徇燕地燕人欲立廣廣曰母在
趙不可也燕人曰夫以楚之強不敢害趙趙獨安敢害
將軍之家廣乃自立為王而趙亦歸其家趙王畧地燕
界間行為燕軍所得囚之以求割地趙使請王燕輒殺
之有厮養卒請使燕軍說燕將曰夫張耳陳餘與武臣
俱杖馬策下趙數十城豈樂為人臣哉顧其勢初定且
以長幼相次先立武臣以持趙心今趙地已服此二人
名為求王實欲令燕殺之而分王其地夫以一趙尚陵

少燕今以兩賢王立左提右挈而賓直義破燕必矣燕
乃遣趙王厮養卒為御而歸魏人周市為陳王定魏魏
人欲立市市曰國家昏亂忠臣乃見乃請於陳王立故
魏公子咎為魏王故齊王田氏之族儋亦殺縣令自立
為齊王章邯敗楚軍殺周文於邯鄲殺田臧於敖倉楚
將皆敗秦遂攻陳破之
沛公二年冬十月秦將圍沛公於豐出與戰敗之十一
月沛公引兵之薛令雍齒守豐趙將李良為章邯所招

逐叛以兵襲武臣武臣死張耳陳餘出走十二月陳勝
之御莊賈殺陳勝以降秦楚人葬之碭謚曰隱王勝故
中涓人呂臣復收餘兵攻陳以殺莊賈是時勝先令將
軍秦嘉掠地及勝死嘉立景駒為楚王初勝嘗與人傭
耕相謂曰富貴無相忘耕者笑曰汝令傭耕何富貴也
勝曰鴻鵠之志哉及勝為王耕者叩門曰吾
欲見涉勝見之出入輕慢益發舒勝貧賤故毀傷威重
勝斬之故人皆棄而去由是無親勝者以朱房為忠正
胡武為司過以苛察為忠而勝任之是故諸將不親附
此其所以亡也雍齒以豐叛降于魏春正月張耳陳餘
收趙衆擊李良良敗走歸章邯耳餘乃立舊趙之後趙
歇為趙王沛公將見景駒遇張良于留良韓人其先五
世相韓及韓亡良弟死不葬悉以家財求客報讐彊秦
始皇東游良募力士擊之誤中副車亡匿下邳遊于
圮上有一老父至直墮其履顧謂良曰孺子下取履良
甚怪愕爲其老乃取履跪而進之父曰孺子可教矣後

五日與吾會此及期而良後至老父怒之凡三期而良先至老父乃喜遺書一編曰讀此即為王者師後十三年見我于齊北穀城山下黄石即我矣遂去不復見其書乃太公兵法也良乃以說沛公沛公善之良曰沛公殆天所授故遂屬焉項梁以八千人渡江聞陳嬰已下東陽欲與連和嬰者故東陽令吏縣中欲立為王嬰母曰汝家世貧賤今暴得大名不祥不如以兵屬人事成猶得封侯事不成禍有所歸而易以亡嬰遂以兵屬梁

黥布亦以兵屬梁焉布六人也少時客相之當黥而王及其黥也乃欣然而喜輸徒驪山遂亡走至江中聚徒屬而從項梁夏四月項梁殺景駒及秦嘉止薛沛公往從之梁益沛公兵遂攻豐拔之雍齒奔魏居巢人范增年七十餘說梁曰秦滅六國楚最無罪自懷王入秦不反楚人憐之故語曰楚雖三户亡秦必楚今陳勝首事不立楚後其勢不長今君起江東楚蜂起之將皆爭附君者以君世世楚將為能復立楚後也梁乃求懷王之孫心心爲人牧羊六月楚心立號曰懷王陳嬰為上柱國梁為大將軍號武信君封沛公為武安侯為碭郡長張良亦說項梁立韓公子成為韓王良為司徒畧韓地章邯遣兵攻魏魏將周市請救于齊楚市以二國師不至章邯擊殺市遂圍臨濟魏王咎偽使其人納降而自殺章邯進伐齊殺田儋儋從弟榮收餘兵保東阿齊王建之弟田假自立為齊王田角為相田簡為將軍章邯圍東阿沛公項梁救之大破章邯秋七月大雨霖至于

八月田榮歸逐田假立儋子市為王已為相榮從弟横為將軍田假奔楚田角田簡奔趙項梁遂追秦軍使召齊王兵俱西榮曰楚殺田假趙殺角簡乃出兵梁曰田假窮來投我我不忍殺齊使曰夫虺蝮螫手則斷手螫足則斷足為其害體也夫田假角簡之在楚趙豈有手足之戚何故不殺梁不聽齊遂不肯出兵沛公項梁敗秦師于雍丘斬秦將李由而梁益輕秦有驕色故楚令尹宋義諫曰臣聞戰勝將驕卒惰者敗今卒少惰矣秦

兵日盛臣為君畏之梁不聽使宋義于齊遇齊使者義曰武信君必敗公徐行即免疾行必及禍矣九月章邯大破楚於定陶項梁死齊使徐行不及禍也魏王咎之弟豹復收衆自立為魏王楚懷王都彭城約諸侯曰先入咸陽者王之章邯既敗項梁以楚不足憂乃北伐趙大破之趙王歇保鉅鹿秦將王離圍之章邯軍其南築甬道而輸之粟楚救趙以宋義為上將號曰卿子冠軍項羽為次將范增為末將遣沛公別西入關於是灌嬰以中涓從嬰洛陽販繒者也是時曹參數有戰功封為執帛侯號建成君

沛公三年冬十月齊將田都叛田榮將兵助楚十有一月楚師至于河上項羽謂宋義曰疾引兵渡河我擊其外趙應其內破秦軍必矣義曰不然今秦攻趙戰勝則兵罷我承其弊不勝則我鼓行而西必舉秦矣故不如鬬秦趙夫擊輕銳我不如公坐運籌策公不如我因令軍中曰猛如虎狠如羊貪如狼強不可令者皆斬遣其子襄相齊身送之至無鹽飲酒高會羽曰將軍戮力伐秦而久留不行歲饑民貧卒食半菽軍無見粮乃更飲酒高會不因趙食與幷擊秦乃曰承其弊夫以秦之強攻新造之趙其勢必舉趙趙亡而秦益強何弊之承且國兵新破王寜不安席掃境內而屬之將軍國家安危在此一舉今不卹士卒而徇私非社稷之臣也羽乃晨朝宋義即入帳中斬宋義頭以出令軍中曰宋義與齊王謀反王陰令籍誅之乃使報命於王王以羽為大將

軍十有二月項羽濟河沈船破釜燒廬舍令人持三日粮至則圍王離與秦軍遇九戰九勝絕甬道大破秦軍虜王離當此時諸侯救鉅鹿者十餘壁莫敢進及楚擊秦諸侯皆從壁上望楚戰士無不一當十又羽呼聲動天地諸侯軍人人莫不怖懼於是既破秦軍羽見諸侯上將入轅門膝行而前莫敢仰視羽者由是為諸侯上將軍兵皆屬羽焉於是羽威權遂振四海初宋義與項羽將五萬距秦三將當王離與羽大戰時精兵四十萬

衆并章邯軍故也是時枉矢西流如火流星蛇行若有首尾廣長如一匹布著天矢星墜至地即石也枉矢所觸天下所共伐也凡枉矢之行以亂平亂項羽伐秦之應沛公又敗秦軍于栗邑陳餘遺章邯書曰白起為秦將南拔鄢郢北坑馬服攻城畧地不可勝計卒賜死于杜郵蒙恬北逐戎人開榆中之地數千里竟死于雲陽何者功多而秦不能封因以法誅之今將軍為將三年所亡失以十萬數而諸侯並起丞相趙高專政日久今事急恐二世誅之必因以法誅將軍以塞責使人更代以免其禍將軍居外久多内隙有功必死無功亦死且夫天亡秦愚智皆知之今將軍内不能直諫外為亡國將孤立而欲長存豈不哀哉章邯狐疑陰與項羽約未決鉅鹿之圍陳餘以數萬人軍在鉅鹿北力不能救趙張耳令張黶陳釋名餘遣黶釋將五千人當秦軍皆沒及罷圍耳責怒餘餘曰所以不進死欲報秦也今赴秦軍如以肉餧虎當何益也耳又以為餘殺黶釋餘怒

曰不意君之望臣深也乃解印綬去耳取之遂收其軍餘與數百人之河上漁獵初耳餘為刎頸交俱隱身為里監門餘常父事耳由是有隙春二月沛公過高陽酈食其為里監門年六十餘縣中謂之狂生乃求見沛公沛公方踞牀令兩女子洗足食其長揖不拜曰足下必欲舉義兵誅無道秦不宜踞見長者沛公輟洗謝之食其進計曰天下之郡陳留當衝四通五達之郊也又多積粟臣請使其令下公即不聽舉兵攻之臣為内應破

陳必矣於是沛公引兵隨而攻之遂取陳留號食其為廣野君食其言弟商以為將軍時商聚黨數千人以兵屬焉夏六月沛公攻宛韓王使張良從南陽太守呂齮保城不下沛公欲遂西張良曰強秦在前宛兵在後此危道也乃圍宛宛急南陽太守呂齮擬自殺其舍人陳恢逾城出見沛公曰宛吏懼死皆堅守足下盡力攻之死傷者必衆引兵西去宛必隨之是足下前則失咸陽之約後有強宛之患不如降之封其守引其甲卒而西北

城未下者必開門而待足下矣沛公曰善秋七月封南陽太守齮為殷侯封陳恢為千戶侯引兵而西無不下者軍所過不虜掠秦民喜章邯遂降項羽盟于殷墟之上立邯為雍王置軍中長欣為上將將秦降卒前行八月沛公攻武關趙高殺二世以請和求分王關中沛公不聽高乃立二世兄之子嬰為王嬰立誅滅趙高遣兵距嶢關張良曰秦兵尚強未可輕也願益張旗幟諸山上為疑兵令酈食其持重寶以啗秦將秦將果欲連和

俱西沛公欲聽之良曰今獨其將欲叛士卒恐不從從必危不如因其懈而擊之乃擊秦軍大破之遂至藍田

前漢紀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

前漢紀卷二

高祖皇帝紀二

漢 荀悦 撰

漢元年冬十月五星聚于東井秦之分野五星所聚是謂易行有德者昌無德者殃沛公至霸上秦王子嬰素車白馬係頸以組奉皇帝璽降于軹道傍沛公執之以屬吏於是秦遂亡矣本傳曰賈生之過秦曰秦孝公據崤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闚

周室有席卷天下并吞八荒之心當此之時商君佐之內立法度務耕織修守戰之備外連橫而鬬諸侯于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及惠文武昭襄蒙故業因遺策南取漢中西取巴蜀東割膏腴之地收要害之郡諸侯恐懼會盟而謀弱秦合從締交相與為一當以十倍之地百萬之軍仰關而攻秦秦人開關延敵九國之師逡巡而不敢進秦無亡矢遺鏃之費而天下已困矣於是從散約敗爭割地而賂秦秦有餘力而制其弊追亡

逐北伏尸百萬流血漂櫓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山河強國請伏弱國入朝及至始皇奮六世之餘烈振長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南取百粤之地以爲桂林象郡百粤之君頫首係頸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卻匈奴七百餘里然後踐華爲城因河爲池據億丈之峻臨不測之深以爲固良將勁弩守要害之地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天下已定始皇之心自以關中之固萬世之業也於是廢先王之典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隳名城殺豪傑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鏑鑄以爲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然後斬華爲城因河爲池據嶮守要之固良將勁弩守利兵而誰何秦之士民新去湯火之中人懷自安之意因天下之便資豪傑之力以誅暴秦之政若運之掌耳天下已平以秦爲郡縣分海内之財以賦貧民銷其鋒鏑以見不復用也然後以六合爲家崤函爲宮一夫作難而七廟隳身死人手爲天下笑者何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沛公入咸陽宮室婦女珍寶犬馬之玩積聚以億計周秦之故地也阻山帶河四塞以爲固地勢便利形執有強弱也當此之時諸侯畏秦之強而相親也其勢宜然沛公旣至於此今始至秦即安其樂此助桀爲虐也乃還軍霸上諸將皆爭取秦寶貨蕭何獨先收秦圖書十有一月沛公與秦人約法三章殺人者死傷人者刑及盜抵罪秦人皆安堵如故民爭獻牛酒又讓不受於是民知德義矣沛公乃遣兵距關欲王關中是時項羽率諸侯兵四十萬衆號百萬衆西至新安卒心不服出怨言羽乃夜擊之坑秦降卒二十餘萬人十有二月遂至鴻門欲擊沛公項羽季父告張良令出良曰今事急亡去則不義乃告沛公令見項伯項伯自解于項羽沛公遂見羽于鴻門亞父范增欲擊沛公羽不聽范增謂項莊曰汝入以劒舞因擊沛公項莊既舞項伯常以身蔽沛公於是甚急賢成君樊噲聞之杖劒楯衝門而入立於帳下羽曰壯士哉賜之巵酒豚肩既飲酒拔劒切肉肉盡因責讓羽曰沛公先定關中以待大王大王聽讒臣之言乃欲誅沛公臣恐天下解心疑大王也所以遣兵守關者以備他盜也羽默然遂無誅沛公乃還霸上范增飾甚盛欲留之張良諫沛公曰秦爲無道故使沛公得

怒曰吾屬今為沛公虜矣羽遂殺子嬰收其寶貨婦女而東燒秦宮室火三月不滅韓生說羽令都關中羽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錦夜行韓生曰人謂楚人曰沐猴而冠果然羽聞之怒殺韓生羽所過殘賊秦人失望春正月羽陽尊懷王為義帝徙之長沙都郴羽自立為西楚霸王王梁楚地九郡都彭城立沛公為漢王王巴蜀漢中四十一縣都南鄭三分關中立秦三將章邯為雍王司馬忻為塞王董翳為翟王黥布為九江王徙趙王歇為代王立張耳為常山王徙魏王豹為西魏王徙燕王廣為遼東王燕將臧荼為燕王徙齊王市為膠東王齊將田都為齊王趙將司馬卬數有功立為殷王瑕丘申陽先下河南迎楚王於河上立陽為河南王吳芮率百越佐諸侯立芮為衡山王義帝柱國共敖別將擊河南功多立敖為臨江王舊齊王建之孫田安初以濟北數城降立為濟北王田榮背項梁陳餘不從入關故皆不王然素聞餘賢封南皮三縣為都君別將枚銷功多

封襜户侯夏四月諸侯皆就國漢王欲叛楚蕭何諫曰雖王漢中之惡不猶愈於死乎且語稱天漢其稱甚美夫能屈於一人之下則伸於萬人之上湯武是也願大王王漢撫其民以致賢人收用巴蜀還定三秦天下可圖也乃就國賜曹參爵為建成侯樊噲為臨武侯張良燒絕棧道示無還心良因絕棧道而還於韓於是沛公遂至南鄭封呂公為臨泗侯淮陰人韓信為治粟都尉初信家貧常寄食於下鄉亭長亭長妻厭之乃自絕而去釣於下邳城下有漂母憐信食信數十日信曰富貴我必厚報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豈求報乎淮陰市有少年衆辱信曰能死殺我不能死出我跨下信遂俛而出其跨下市人大笑之信母死家貧無以葬乃行營高敞葬地令其傍可置萬家者後事項羽為郎中羽不能用而去歸於漢坐事當斬已伏鑕仰視乃見夏侯嬰曰王不欲取天下邪而斬壯士太僕嬰言之於王赦之不誅以為都尉蕭何知其賢王不能用信亡蕭何

遽自追之不及以聞三日乃至王怒曰何之何曰追亡
者耳王曰諸將亡者十輩公無所追追信詐也何曰諸
將易得耳大王必欲定天下非信無可用者王乃以為
大將軍何曰大王性素慢人每拜大將軍若名小兒此
信所以去也宜立壇場齋七日設九賓禮而拜之既拜
信衆咸驚焉信見王曰令東向爭天下豈非項王也王
曰然信曰大王自料勇悍仁强孰與項王王曰不如也
信再拜曰唯信亦以為大王不如也然項王喑嗚叱咤
千人皆靡然不能屬任賢將此特匹夫之勇耳項王與
人恭謹人有疾病流涕與之分食至於封賞恢而不能
與此特匹婦之仁耳雖王天下不居關中都彭城又背
義帝約而以親疎王諸侯不平所過無不殘滅百姓不
附雖名為伯實失天下心故曰其强易弱今大王誠能
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所不誅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
所不服以義兵從思東歸之士何所不勝且三秦王詐
其衆降諸侯項王詐坑秦降卒二十餘萬人唯邯忻翳
等三人得脫秦人父兄怨此三人痛入骨髓大王入關
秋毫一無所取除秦苛法吏人無不欲得大王王秦於
諸侯之約大王當王關中王失職之蜀秦人無有不恨
者今大王舉兵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於是王大喜
自以為得信晚也五月與韓信俱東蕭何留守蜀王進
兵襲雍王章邯敗走廢丘令將軍樊噲圍之王遂東田
榮怨項羽不肯王已又不令市徙膠東市畏楚亡之國
六月田榮殺市自立為齊王而擊田都都亡走楚田榮
與彭越將軍印綬令反徇梁地越者昌邑人也初少年
相聚百餘人請越為長與期會十餘人後至越曰請斬
最後至一人衆皆笑曰何至如是越遂斬之立約束而
盟徒屬皆驚而不敢仰視後衆萬餘人在鉅野中無所
屬乃受榮印綬擊殺濟北王安榮遂并三齊之地遼東
王韓廣不肯徙之國故燕王藏荼殺廣并其地塞王忻
翟王翳來降項王殺韓王成以張良從漢入秦故也以
故吳令鄭昌為韓王距漢張良遺項羽書曰漢失職之

蜀欲得關中如約則止不敢反也又以齊反書遺羽曰齊欲滅楚國羽以故不南而北擊齊兵九江王稱疾遣四千人助楚是歲實乙未也

二年冬十月項羽使九江王布殺義帝於郴陳餘既怒張耳且怒項羽之不王已也乃請兵於齊以伐趙破常山趙王張耳欲走楚齊客有甘公者說耳曰漢王入秦五星從歲星於東井其占曰當以義取天下漢入秦可謂能義矣楚雖強後終屬於漢耳乃走漢漢以故秦柱

下史陽武人張蒼為常山太守陳餘迎趙王歇反之於趙立餘為代王餘以趙王弱乃使夏說為國相居代餘相趙張耳間行歸漢漢以為成信侯河南王韓王來降十有一月立舊韓王孫信為韓王使諸將畧地若一郡降者封萬户侯王使人招陳餘陳餘曰漢殺張耳乃從漢乃求人類耳者送其首餘將從漢聞耳詐死乃止春正月項羽伐齊殺田榮齊降於楚楚羽焚其城郭殺降卒繫虜老弱齊復叛楚降漢漢王立社稷於長安施恩惠賜人爵蜀漢人從軍者家復租稅二歲關中人從軍者復租一歲人年五十已上能善道教訓者復徭役常以十月賜民牛酒蕭何守關中治櫟陽宮定約束轉漕給軍專任關中事是時沛人王陵聚黨數千人在南陽始來從漢項羽得陵母漢使至楚羽使母招陵陵母見使者曰為我告陵漢王長者也終事之無二心因伏劒死三月魏王豹降陳平因魏無知始來陳平陽武人也家貧好讀書少時嘗為里中社宰分肉甚平均父老善之

平曰嗟乎使平宰天下亦如此肉矣事魏王及項羽不能用歸漢漢王與參乘令典護諸將諸將皆怒曰大王一旦得楚之亡卒乃命監護長者王愈益任用之王至洛陽新城三老董公說王曰臣聞順德者昌逆德者亡兵出無名事故不成明其為賊敵乃可服項王殺義帝是天下之賊也夫仁者不以勇義者不以力若三軍之衆為之素服以告諸侯而事東伐此湯武之舉也王善之乃與義帝發喪大臨三日素縞以告諸侯夏四月田

橫立榮子廣為齊王橫為相止城陽項羽與齊戰漢王
幸諸侯之師凡五十六萬人東襲楚至外黃彭越將三
萬人歸漢漢拜為相國令定梁地王遂入彭城悉收楚
美人寶貨置酒高會羽聞之留其將擊齊自以精兵三
萬人歸晨襲漢軍於睢水上從旦至日中殺漢士卒十
餘萬人皆入睢水睢水為之不流漢軍大敗圍王三匝
會天大風揚沙晝晦楚軍大亂而王得與數十騎遁去
道逢孝惠魯元公主載行楚追急輒推墮之夏侯嬰嘗

收載之遂得免而太公呂后被獲于楚時諸侯皆復歸
楚楚進兵而西蕭何悉發關中卒詣軍韓信亦收餘兵
與王會擊楚于京索間大敗之騎將灌嬰又敗楚騎于
滎陽東故楚師不能復進陳平為亞將屬韓信或曰陳
平雖美丈夫如冠王耳未有所知也平居家盜嫂其嫂
在官受金王以讓魏無知無知曰大王所知者行也臣
所言者能也顧其計誠足以益國耳又何疑王以平為
護軍中尉盡監護諸將諸將乃不敢言王謂群臣曰誰

能為我說九江王令背楚項羽必留得留三月我之取
天下可以萬全有儒者隨何請使至九江三日不得見
何說太宰曰今臣所言是耶大王所欲聞非耶何等二
十人伏斧鑕於淮南市以明大王背漢而與楚也太宰
言之於王而見之何曰竊見大王之與楚何也王曰寡
人北面而臣事之何曰大王臣事楚者以為可託國也
項王伐齊身自負版築以為士卒先大王宜悉舉淮南
之衆身為先鋒乃發四千人以助楚夫北面而臣事人

者固若是乎漢王戰於彭城項王未出齊也大王宜掃
淮南之衆日夜會戰今無一人渡淮者垂拱而觀其孰
勝夫託國於人固若是乎大王提空名以向楚而欲厚
自託臣竊危之夫楚兵雖強負不義之名以其背盟約
而殺義帝也漢王收諸侯之兵還守成皐滎陽下獨深
溝高壘分卒守徼乘塞楚人還兵間行以梁地深入敵
國八九百里楚欲戰則不得攻城則力不能老弱轉輸
千里之外漢堅守不動進則不得前退則不得解楚亦

不足恃也楚勝則諸侯自危懼而相救夫楚之強適足以致天下之兵耳臣非以淮南之衆足以亡楚也今大王舉兵而背攻楚楚王必留數月漢之取天下可以萬全大王不與萬全之漢而自託於危亡之楚臣竊惑之布陰許之會楚使至方急責布發兵何直入曰九江王已歸漢楚何得以令發兵布甚愕何因令布殺使者而起兵項羽使龍且擊淮南而身攻下邑六月漢王歸櫟陽引水灌廢丘章邯自殺壬午立子盈為太子赦罪人關中大飢米斗五千人相食秋八月如滎陽使酈食其說魏王豹豹曰漢王侮慢人罵詈諸侯王如奴虜耳吾不忍復見也食其還王問魏大將軍誰也曰柏直也王曰此將其口尚乳臭不能當韓信騎將馮敬不能當韓信步將項他不能當曹參吾無患矣乃以韓信為左丞相與曹參灌嬰俱擊魏韓信聞魏不以周叔為大將軍乃喜遂進兵偽陳船欲渡臨晉魏聚伏兵以距之信乃伏兵從下陽以木罌缶渡軍襲安邑虜魏王豹初豹有姬曰薄姬許負相之當生天子豹恃此而反豹敗王遂納薄姬是生文帝

三年冬十月韓信張良及曹參等破代擒夏說進伐趙獲趙王歇斬成安君陳餘韓信之伐趙也廣武君李左車說成安君陳餘曰漢兵乘勝遠鬬其鋒不可當也臣聞千里餽糧士有飢色樵蘇後爨師不宿飽今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行數百里其勢糧食必在後願足下假臣奇兵三萬人從間路絶其輜重足下深溝高壘勿與戰彼前則不得鬬退則不得還野無所掠不十日兩將之頭可懸于麾下矣陳餘曰韓信兵號數萬千里徑來襲我亦不罷勞今我二十萬避而不擊後有大者何以距之諸侯謂吾怯而輕來伐我不聽韓信使人闚之知其不用廣武君計乃敢進兵未至井陘口三十里止舍夜半選輕騎二千人人持一赤幟從間道萆山而望趙軍信戒曰趙見我走必空壁逐我汝疾入拔趙幟立漢赤幟乃使萬人先行背水為陣平旦信建

大將旗鼓出井陘口趙開壁擊之大戰良久於是信耳
佯不勝偽棄旗鼓走還水上軍趙空壁爭漢旗鼓逐信
耳於是二千騎馳入趙壁皆拔趙幟立漢赤幟二千趙
軍不能敗水上軍乃還見漢赤幟大驚以為漢皆已破
趙衆矣遂亂而走趙將雖斬之不能禁於是漢兵夾擊
大破之既而諸將問信曰兵法右背山陵前左水澤今
將軍令臣等反背水陣何也信曰置之死地而後生此
兵法也且信非得素拊循士大夫也所謂驅市人而戰
故置之死地既人人自為戰即與生地皆走尚安得而
用之乎諸將皆服曰非所及也信令軍中曰生得廣武
君購千金信得之乃東面師事之問曰吾欲北攻燕東
伐齊何如對曰敗軍之將不可以語勇亡國之大夫不
可以圖存又何問焉信曰向使成安君聽子之計則信
亦將為子擒矣固問之對曰足下威振諸侯名聞海内
然士卒罷勞其實難用今足下舉倦弊之兵頓之燕堅
城之下情見力屈曠日糧竭若燕不拔齊必距境以自

強二國相持則劉項之權未有所分也不如按甲休兵
日享士卒大夫北首燕路然後使一乘之使奉咫尺之
書燕不敢不從燕從而臨齊齊雖有智者亦不能為齊
計也兵法固有先聲而後實者此之謂也信曰善乃發
使使燕燕聽命於是請立張耳為趙王以拊循趙衆甲
戌晦日有食之十二月九江王布及隨何至布為楚所
攻敗故間行而來王拒楚於成皐與酈食其謀撓楚權
食其曰昔湯伐桀封其後於杞武王伐殷封其後於宋
秦滅六國使無立錐之地大王誠復立六國之後彼皆戴
仰大王德義願為大王臣妾德義已行南面稱伯楚必
斂衽而朝王曰善趨刻印未行張子房至王以問之良
曰大事去矣漢王方食良曰臨前箸以籌之昔湯
武封桀紂之後者度能制其死命也今大王能制項籍
之死命乎其不可一矣武王入殷表商容之閭釋箕子
之囚封比干之墓今大王能乎其不可二矣發鉅橋之
粟散鹿臺之財以賑貧窮今大王能乎其不可三矣偃

華為軒倒戟干戈示不復用武今大王能乎其不可四矣休馬華山之陽示無所為今大王能乎其不可五矣息牛桃林之墊示天下不復輸積今大王能乎其不可六矣天下遊士離親戚捐墳墓去故舊從大王遊者日夜望尺寸之地今乃立六國後遊士各歸事其主從親戚及故舊大王誰與取天下乎其不可七矣且楚唯無強六國復撓而從之大王安得復臣之哉其不可八矣誠用此計大事去矣漢王輟食吐哺罵酈生曰豎儒幾敗乃公事令趣銷印

荀悅曰夫立策決勝之術其要有三一曰形二曰勢三曰情形者言其大體得失之數也勢者言其臨時之宜也進退之機也情者言其心志可否之意也故策同事等而功殊者何三術不同也初張耳陳餘說陳涉以復六國自為樹黨酈生亦說漢王所以說者同而得失異者陳涉之起也天下皆欲亡秦而楚漢之分未有所定時勢則不能矣故立六國於陳涉所謂多已之黨而益秦之敵也且陳涉未能專天下之地也所謂取非其有以與人行虛惠而獲實福也立六國于漢王所謂割已之有以資敵設虛名而受實禍也此同事而異形也及宋義待秦趙之斃與昔卞莊刺虎同說者也施之戰國之時鄰國相攻無臨時之急則可也戰國之立其日久矣一戰勝敗未必以存亡也其勢非能急於亡敵國也進乘利退自保故累力待時乘敵之斃其勢然也今楚

趙所起其與秦勢不並立安危之機呼吸成變進則成功退則受禍此同事而異勢者也伐趙之役韓信軍于泜水之上而趙不能敗彭城之難漢王戰于濉水之上士卒皆赴入濉水而楚兵大勝何則趙兵出國迎戰見可而進知難而退懷內顧之心無必死之計韓信軍孤在水上士卒必死無有二心此信之所以勝也漢王深入敵國飲酒高會士卒逸豫戰心不固楚以強大之威而喪其國都項羽自外而入士卒皆有憤激之氣救敗時天下未必欲亡項也且項羽率從六國攻滅強秦之

赴亡之急以決一旦之命此漢之所以敗也且韓信選精兵以守而趙以內顧之士攻之項羽選精兵以攻而漢以怠惰之卒應之此同事而異情者也故曰權不可預設變不可先圖與時遷移應物變化設策之機也陳平進謀曰項王大臣不過數人大王能捐數萬斤金間楚君臣使相疑惑可以破楚必矣乃與陳平金四萬斤不問出入平多行反間謂項羽曰諸將功多矣而終不得裂地而王欲與漢為一以滅楚分王其地項王疑之

夏四月楚圍漢王于滎陽歷陽侯范增欲急擊滎陽項羽不信增怒乞骸骨歸未到彭城疽發背而死五月紀信謂王曰臣請誑楚可以間出紀信乃乘王車出東門曰漢王降楚楚軍皆稱萬歲之城東觀漢王得與數十騎出城西門令御史大夫周苛與魏王豹守滎陽周苛曰反國之王難與共守苛乃殺魏豹項羽見紀信非漢王乃大驚怒燒殺紀信王自西入關收兵復東轅生說曰今出武關項王必引兵而南大王深壁勿與戰項羽用兵疾如雷電令成皐滎陽間且得休息使韓信等輯河北趙地連燕齊君王乃復屯滎陽如此則楚所備者多力分於漢王得休息後與之戰破楚必矣漢王從之王復出軍宛葉間項羽果引而南漢兵深壘自守是時彭越等擊楚得項聲薛公于下邳殺之羽乃自擊彭越越敗走羽乃引兵還拔滎陽獲周苛謂苛曰吾方以公為將軍封萬户侯能為我盡節否苛瞋目罵之羽怒乃烹之遂圍成皐下之所殺亦無數秋七月有星孛于大

角大角為王坐本志以為楚王之徵也八月王饗師河南欲復戰郎中令鄭忠說曰王高壁深壘勿與戰王乃使從兄劉賈與盧綰將兵入楚地佐彭越焚楚積聚復擊破楚師於燕西下梁地十七城九月東擊彭越令大司馬曹咎長史欣守成皐鄗食其說王曰夫教倉天下轉輸久矣臣聞其下乃有積粟甚多楚人不堅守教倉乃引兵而東令士卒分守成皐此天所以資漢也且兩雄不俱立楚漢又相持不決百姓騷動海內搖蕩農

夫失秉紅女下機天下之心未有所定願大王急復進兵收滎陽據敖倉之粟塞成皐之險杜太行之道距飛狐之口守白馬之津以示諸侯形制之勢則天下知所歸矣今燕趙已定唯齊未下雖數十萬之師未可以歲月破也臣請得奉明詔說齊王使為漢稱東藩臣王曰善乃進兵復守敖倉食其說齊王曰知天下所歸即齊國可得而有也齊王曰天下何歸曰漢王定三秦出武關而誅殺義帝之賊收天下之兵紹諸侯之業降城即以侯其將得賂即以分其士卒與天下同其利豪傑俊才皆樂為之用諸侯之兵四面而會蜀漢之粟方船而下項王有殺義帝之名有背約之負於人之功無所記於人之罪無所忘戰勝而不得其賞拔城而不得其封非項氏莫敢用事為人刻印刓而不能授積財而不能散故天下歸漢可坐而策也夫天下叛之賢才怨之故天下歸漢可坐而策也夫漢王發蜀漢定三秦涉西河之外授上黨之兵北破趙魏誅成安君此黃帝之兵非人之力天之所授也今已

前漢紀卷二

覆校官檢討臣季學錦

校對官庶吉士臣裴　謙

謄錄監生臣陳　棻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前漢紀卷三至五

詳校官編修臣汪鏞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六千九百二十八 史部

前漢紀卷三

漢 荀悅 撰

高祖皇帝紀三

四年冬十月韓信將伐齊聞既和欲還蒯通說信曰將軍受詔擊齊未有詔止何以得無行乎且酈生一儒士仗軾下齊七十餘城將軍以數十萬衆乃下趙五十餘城勞苦將士數年反不如一豎儒之功乎信遂襲齊齊王以酈生為賣已乃烹之齊王走高密項羽東伐外黃

外黃數日乃降羽令男子十五已上詣城東欲悉坑之外黃令舍人兒年十三說羽曰彭越强刼外黃外黃恐故且降以待大王大王又欲坑之百姓豈有所歸心哉從此以東梁地十餘城皆懼莫敢下矣羽赦之羽初之東山屬大司馬曹咎長史忻曰漢即挑戰慎勿與戰令得東而已我十五日必定梁地而漢果挑戰楚軍不出使人辱之數日咎怒渡兵汜水上士卒半渡漢擊破之盡得楚國寶貨曹咎長史忻皆自殺王遂進兵取成皐

羽下梁十餘城聞曹咎破乃還羽於廣武間為高俎置
太公於其上曰漢不急下吾烹太公王不聽羽怒欲殺
太公項伯曰夫為天下者不顧其家殺之無益但益怨
耳羽從之使人謂曰願與王挑戰面決雌雄王笑謝之
曰吾寧鬬智不鬬力羽令壯士挑戰漢使善射者樓煩
射楚三人殺之羽大怒即自出瞋目叱之樓煩目不能
視手不能發走還入壁王使問問之乃羽也王大驚於
是王與羽臨廣武間而語王數羽曰汝背約王我於蜀

漢其罪一也矯殺卿子冠軍而自立其罪二也受命救
趙不還報命擅劫諸侯入關其罪三也與懷王約入咸
陽無暴掠汝燒秦宮室掘始皇冢多取財寶其罪四也
殺秦降王子嬰其罪五也詐坑秦卒二十萬其罪六也
皆王諸侯善地而徙逐其主令臣下爭叛其罪七也出
義帝於彭城而自都之多自與已地其罪八也殺義帝
于江南其罪九也夫為人臣自欲爭天下大逆無道其
罪十也吾以義兵誅殘賊使刑餘罪人擊公何苦乃與
公挑戰羽怒伏弩射王中胷王乃捫足曰虜中吾指王
疾甚入成皐中尉周昌為御史大夫田橫請救于楚十
有一月楚使龍且救齊號二十萬衆與齊合軍或謂龍
且曰漢兵遠戰窮寇其鋒不可當齊楚自居其地兵易
敗散不如深壁自守命齊王使其信臣招所亡城亡城
聞王在楚來救必自叛漢漢二千餘里客居其間勢無
所得食無可戰而降也龍且曰救齊而降之吾有何功
今戰而勝之齊之半可得而有吾平生時知韓信之為

人易與耳遂將兵與韓信夾濰水而陳信乃夜令人為
萬餘囊盛沙以壅水上流信引兵半渡擊龍且信佯不
勝走還龍且追之渡水信使人決壅龍且軍大半不得
渡即急破之斬龍且虜齊王廣田橫復立為齊王戰敗
而亡信遂平齊使人言于王曰齊國多詐請為假王以
鎮之王大怒張良陳平躡王足諫曰方漢不利寧能禁
信之自王乎不如因而立之春二月遣張良立信為齊
王徵其兵擊楚曹參為左丞相楚使武涉招信信曰吾

嘗事項王不見用事漢漢深信我背之不祥武涉已去蒯通說信曰漢王敗滎陽傷成皐還走宛葉間此所謂智勇俱竭者也楚兵困於京索之間迫于西山而不能進三年於此矣銳氣挫于險塞粮用盡于內藏當今兩主之命懸於足下為足下計者莫若兩存之三分天下鼎足而居其勢莫敢先動以足下之賢有甲兵之衆據强齊從燕趙出空虛之地以制其後因民之欲西向為百姓請命天下孰敢不聽足下按齊國之固有淮泗之地深拱揖讓以慴諸侯則天下君王相率而朝齊矣信曰吾豈可見利而背恩通曰常山王成安君為刎頸之交而卒相滅大夫種存亡越伯勾踐身死語曰野禽殫走狗烹飛鳥盡良弓藏敵國滅謀臣亡故以交友言之則不過陳張以君臣言之則不過勾踐大夫種推此二者足以觀之矣且臣聞之勇略振主者身危功蓋天下者不賞足下涉西河虜魏王擒夏說下井陘誅成安君之罪以全於趙脅燕定齊南擁楚人之兵數十萬之

衆遂斬龍且西向以報此所謂功無二于天下而英略不世出者也足下挾不賞之功戴振主之威歸楚楚人不信歸漢漢人震恐足下欲持此安歸乎夫勢在人臣之位而有高天下之名臣竊危之夫隨厮養之役失萬乘之權守擔石之祿闕卿相之位計成而不能行者事之禍也故猛虎之猶豫不如蜂蠆之致螫孟賁之狐疑不如童子之必至矣夫功者難成而易敗時者難值而易失願足下無疑信猶豫不忍背漢又自以功高漢終不奪我齊遂謝通通去乃佯狂為巫秋七月立黥布為淮南王八月初為算賦令軍士死者吏為衣衾棺斂傳送其家四方歸心焉漢王遣侯公說項羽求太公羽乃與漢約中分天下割洪溝以西為漢以東為楚九月歸太公呂后封侯公為平國君項羽解而東歸漢王欲西張良陳平諫曰今漢有天下大半而諸侯皆附漢楚兵疲食盡此天亡之時也不如因其幾而取之五年冬十月王追項羽至陽夏南與韓信彭越期皆不

至會楚擊漢軍大破之王復深壘自守王謂張良曰諸
侯不從奈何對曰大王能取睢陽以東北至穀城盡以
王彭越從陳以東傅海與韓信則兩人必至而楚敗矣
王從之信越皆至十有二月諸侯皆會垓下圍項羽數
重夜聞漢軍四面皆作楚歌羽驚曰漢已盡得楚乎是
何楚人歌之多也夜起飲帳中有美人曰虞姬有駿馬
曰騅羽乃慷慨悲歌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
不逝騅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羽遂上馬乃

從八百餘騎直夜潰圍南出平明漢軍乃覺之命騎將
灌嬰以五千騎追羽羽至陰陵迷失道路漢軍追及之
至東城乃有二十八騎追者數千羽謂其騎曰吾起兵
八歲矣身經九十餘戰所當者破未嘗敗今困于此固
天亡我非戰之罪也今日固決死願為諸君決戰於是
引其騎因四隕山為員陣漢軍圍之數重羽謂其騎曰
吾為公取彼一將於是羽大呼馳下漢軍皆披靡遂取
漢一將騎將楊喜追羽還叱喜人馬皆驚辟易數里

羽分其騎為三處漢軍不知羽所在分軍為三處復圍
之羽乃馳擊漢軍復取一都尉殺百人羽復聚其騎亡
兩騎於是羽引軍東至烏江亭長曰江東雖小地方千
里衆數十萬亦足以王也願大王急渡今獨臣有船漢
軍至無以渡羽曰籍與江東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
無一人還者縱江東父兄憐而王我我何面目見之哉
吾知公長者也吾騎此馬五歲當以一日行千里吾不
忍殺之以賜公乃令騎皆去其馬短兵接戰復殺漢軍

百人羽亦被十餘創乃自剄而死楚地悉平獨魯後降
初懷王封羽為魯公故以魯為號葬羽於穀城山下漢
王為之發哀封項伯等四人為列侯賜姓劉氏本傳曰
項羽背鴻懷楚放逐義帝自矜功伐而不師古覇王之
業始欲以力征經營天下五年卒亡身死東城尚不覺
悟以為非已之罪豈不過哉春正月徙齊王韓信為楚
王都下邳信乃賜所從食漂母千金召下鄉亭長曰公

2752208

為中尉赦天下殊死已下羣臣上皇帝尊號王辭讓而後受二月甲午皇帝即位于氾水之陽以十月為正從火德色尚赤以應斬白蛇神母之符尊王后曰皇后太子曰皇太子追尊先媼曰昭靈夫人酈君吳芮率百越佐諸侯立芮為長沙王越王無諸率閩中兵以佐滅秦立無諸為越王於是皇帝西都洛陽夏五月兵皆罷令人保其山澤者各歸其田里自賣為人奴婢者免為庶人上置酒南宮問羣臣曰吾所以得天下羽所以失之者何王陵對曰陛下使人攻城略地因以賞之與天下同其利項羽嫉賢妒能有功者害之賢者疑之戰勝不蒙其功得地不獲其利所以失天下也上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鎮國家撫百姓給餉饋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衆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三者皆人傑也吾能用之所以取天下也羽有一范增賢而不能用此所以為我擒也上問韓信曰公相我能將幾何信曰陛下不過能將

十萬又問韓信公能將幾何對曰臣多多益辦耳上曰何為為我臣信曰陛下雖不能將兵而善將將此所謂天授非人力也是時田橫與賓客五百人亡在海中上遣使赦橫罪曰橫來大者王小者侯不來將加誅橫曰臣烹酈食其今聞其弟酈商為將臣畏懼不敢奉詔帝乃詔商曰田橫至敢有動者族誅橫詣洛陽至尸鄉亭三十里謂其從者曰橫與漢王並南面稱孤今漢王為天子而橫為亡虜其辱已甚矣且橫嘗烹人之兄今與其弟並肩事主彼雖畏詔橫獨不愧于心哉且陛下不過欲一見我面貌耳今斬吾頭馳三十里容貌未及變乃沐浴自刎令客奉其首上曰嗟乎起自布衣兄弟三人更立為王豈不賢哉為之流涕而拜其二客為都尉以王禮葬之二客穿其塚傍皆自刎而從之上聞大驚以橫客為皆賢聞其餘五百人在海島中使使召之聞橫死亦皆自殺楚將季布亦已亡匿投濮陽周氏漢購之急周氏乃髡鉗布與家僮數十人至魯朱家而賣之

朱家心知是季布因買之置田舍乃見滕公曰季布何罪臣各為其主用耳上始得天下以私怒求一人何示不廣也且季布之賢不南走越即北走胡夫忌壯士以資敵國此伍子胥所以鞭荆王之墓也夏侯嬰為言之上乃赦布拜為郎中後為中郎將布立然諾之信時人為之語曰得黃金百鎰不如季布一諾朱家者為任俠所藏活者甚衆豪士以百數不伐其功諸所嘗施唯恐見之賤人先於貧賤衣不蔬綵食不重味專以赴人之急及布尊貴朱家遂不復見之上欲都洛陽戍卒婁敬求見說上曰陛下都洛陽豈欲與周室比隆哉上曰然敬曰陛下取天下與周室異周之先自后稷堯封之邰積德十餘世公劉避狄居邠太王以狄伐故去豳杖馬策之岐國人爭歸之文王為西伯始受命武王伐殷八百諸侯不期而會孟津之上成王即位周公之屬傅焉乃營成周都洛邑以為此天下中四方納貢職道里均矣有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亡凡居此者欲務以德致人不欲阻險令後世驕奢以虐人及周之衰分而為二天下莫朝周不能制形勢弱矣今陛下用兵取天下大戰七十小戰四十使百姓肝腦塗地曝骨中野哭泣之聲未絕傷夷者未起而欲比隆周室臣竊以陛下為不侔矣夫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為固卒然有急百萬之衆可具因秦之資膏腴之地此所謂金城天府之國陛下都關中山東雖亂秦地可全而有也上問羣臣群臣皆山東人咸言周七八百年秦二世而亡且洛陽東有成皐西有渑池背河向洛其固不敵此亦足恃也上疑焉問張良張良曰洛陽雖有此險其中小不過數百里四面受敵此非用武之國夫關中左崤函右隴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饒北有胡宛之利阻三面而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安定河渭漕輓足以西給京師諸侯有變順流而下足以委輸此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婁敬之說是也於是上即日車駕西入關治櫟陽宮拜婁敬為郎中號奉春君賜姓劉氏六月壬辰大赦天下

八月燕王臧荼反上自將擊燕九月虜臧荼立太尉盧綰為燕王綰與上同里同日生少相愛後以將軍從擊項羽有功故立為代王丞相張倉從擊臧荼有功封北平侯倉明習天下圖書善用算術故命以列侯居相府主郡國上計也

六年冬命復天下縣邑或有告楚王信謀反上問左右皆曰發兵以擊之陳平曰陛下用兵之精孰與韓信上曰無能過也平曰陛下將有敵信者無上曰莫能及平曰臣竊為陛下危之上曰奈何平曰信未知有告反者古者天子巡狩會諸侯陛下偽出遊雲夢會諸侯於陳信必郊迎因而執之此一士之力上從之遂執信執信反無驗黜信為淮陰侯田肯賀上曰甚善陛下得韓信而又王關中也夫齊東有瑯邪即墨之饒南有泰山之固西有濁河之阻北有渤海之利地方二千里帶甲百萬衆此亦東秦非親子弟莫可使王齊者也上曰善賜肯金五百斤春正月丙午立劉賈為荊王王五十三縣高帝兄弟四人長曰伯早卒追號為武哀侯封子信為刮羹侯初上微時數將客過嫂食嫂饗食之陽為羹盡刮釜上聞惡之故號其子為刮羹侯次凡曰喜字仲立仲為代王弟曰交字游好讀書有才藝從上征伐有功立交為楚王長庶子肥為齊王王七十縣以曹參為齊相國從韓王信于太原都晉陽封蕭何為酇侯父母兄弟封侯食邑者十餘人以蕭何舉宗從征伐故也封曹參為平陽侯張良為留侯陳平為户牖侯後從為曲逆侯周勃為絳侯樊噲為舞陽侯酈商為武成侯食其子疥從征伐以父故封疥為高梁侯嬰為汝陰侯灌嬰為頴陽侯周昌為汾陰侯大功臣封者二十餘人其餘功未得行封上從南宮複道上望見羣臣往往聚語上曰此何謂也張良曰陛下所封皆蕭曹故人所誅皆平生仇讐此屬畏不得封又恐過失及誅此相與謀反上憂之曰為之奈何良曰急封雍齒雍齒上最所增惡群臣共知後從征伐有功上即封雍齒羣臣喜曰

雍齒且封我屬無患矣於是趨有司定功行封乃封王陵為定國侯陵始為縣豪上兄事之以其從上晚故後行封凡百四十有三人是時民人散亡居可得而數者纔十二三是以大侯不過萬戶小者不過五六百戶封爵之日誓曰使黃河如帶太山如礪國以永存爰及苗裔又申以丹書之信重以白馬之盟作八十侯之位次陳平之始封平辭曰非臣之功也上曰吾用先生之謀戰勝克敵非功而何對曰非魏無知安得進上曰若子可謂不背本矣乃復賞無知張良素多疾病乃稱疾曰臣家五世相韓及韓亡不愛萬金之資為韓報讐彊秦天下震動今以三寸舌為王者師封萬戶位為列侯此布衣之極於臣足矣願棄人間事欲從赤松子遊耳乃學道不食穀遂不仕良為人容貌美麗如婦人女子初

季布異父弟丁公為楚將逐上上迫急顧謂丁公曰兩賢豈相戹哉丁公引兵而還天下既定斬丁公以狥軍曰自今以後為人臣者莫效丁公也以蕭何功最高羣臣皆曰臣等被甲執兵多者百餘戰攻城略地各有等差蕭何無有汗馬之勞徒持文物論議而已今居臣等上何也上曰諸君知獵乎發縱指示獸者人也追得獸者狗也諸君徒能走得獸功狗也蕭何發縱功人也及奏位次羣臣咸曰曹參宜第一謁者關內侯鄂千秋進曰曹參雖有野戰之功此特一時之事耳夫上與楚相距五年失軍亡衆跳身遁者數矣蕭何嘗從關中遣軍補其處非上所詔命而數萬之衆會上之絕者數矣楚漢相距滎陽數年軍無見粮蕭何嘗轉漕給食陛下雖亡山東蕭何常存關中以待陛下此萬世之功也奈何以一旦之功而加萬世之功哉於是令何為第一帶劒上殿入朝不趨上曰吾聞進賢受上賞蕭何功雖高待鄂君通得明於是因鄂千秋所食關內侯邑二千戶封其家上置酒衆辱隨何曰為天下安用腐儒哉何曰陛下發步卒五萬人騎五千能以取淮南乎上曰不能何

曰以二十人使淮南王至如陛下之意是臣之功賢于步卒五萬騎五千也上曰吾方圖子之功以何爲護軍中尉上五日一朝太公家令説公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皇帝雖子乃人主也太公雖父乃人臣也奈何令人主朝人臣如此威重不得申後上朝太公太公擁箒迎門却行欲拜上大驚扶太公太公曰帝人主奈何以我亂天下法上善家令言賜黄金五百斤

荀悦曰孝經云故雖天子必有尊也言有父也王者必父事三老以示天下所以明有孝也無父猶設三老之禮況其存者乎孝莫大於嚴父故后稷配天尊之至也禹不先鯀湯不先契文王不先不窋古之道子尊不加於父母家令之言於是過矣夏五月丙午詔曰人之至親莫大於父故父有天下傳歸於子子有天下尊歸於父此人道之極也朕平暴亂以安天下斯皆太公之教訓也尊太公爲太上皇秋九月匈奴圍太原韓王信於馬邑信降匈奴

七年冬十月上自征太原匈奴冒頓單于拒漢漢使者闚匈奴者十輩皆曰易擊上使婁敬往還曰匈奴弱似有伏兵不可擊上怒曰齊虜妄言阻吾軍械繫之上至平城匈奴果圍上於白登七日用陳平謀説匈奴閼氏夫人得開圍一角上乃遁出其計秘世莫得聞也士卒歌之曰平城之下禍甚苦七日不食不能彎弓弩上既還謝敬曰不用公言以困平城乃斬前使者十餘輩封敬二千户號建信侯先是有月暈圍于昴參畢七重本志以爲昴畢之間爲天街北羌胡也街南中國也昴爲匈奴畢爲邊兵平城之應云匈奴攻代代王喜棄國歸洛陽廢爲郃陽侯辛卯立皇子如意爲代王春二月上自平城還見蕭何治宫室甚盛上怒曰何治之過度對曰天子以四海爲家非壯麗無以重威且無令後世有以過也乃遷都長安是時威儀未設羣臣爭功醉呼或拔劒擊柱上患之博士叔孫通請制禮儀上曰度吾所能行者通乃與弟子百餘人共起朝儀

大朝會長樂宮陳車騎旌旗兵衛羣臣列位百官執職成禮而罷莫不祗肅於是上歎曰吾乃今日知為皇帝之貴拜通為奉常賜金五百斤弟子皆為郎中夏四月行如洛陽婁敬進計和匈奴請以魯元公主妻單于單于因之為女婿有子則為外孫後世可以漸臣也上將行之呂后涕泣固請留之乃止更以宗室女為公主妻單于結和親歲致金幣賂遺之

前漢紀卷三

漢 荀悅 撰

高祖皇帝紀四

八年冬上擊韓王信餘寇于東垣建武侯靳歙有功遷為車騎將軍上還過趙趙相貫高伏兵柏人亭欲為逆上宿心動曰柏人者迫於人也乃去之初上過趙王甚卑恭上箕踞罵詈甚辱之貫高謂王曰皇帝遇王無禮請殺之王嗇其指出血曰先人亡國賴皇帝得復德流子孫君無出口高等私相謂曰吾王長者終不背德何謂汙王事成歸之于王不成獨身坐之乃陰獨為謀而王不知十有一月令士卒從軍死者送歸于縣給衣衾長吏視葬祠以少牢十有二月至自東垣春三月行如洛陽令人無得衣錦繡綺穀紈紵九月至自洛陽九年冬十月淮南王趙王楚王來朝置酒前殿上為太上皇壽曰始者大人常以臣不如仲能治產業今臣之業孰與仲多殿上皆稱萬歲十有一月徙郡國大族豪

傑名家十餘萬户以實關中要敬之計也十有二月行
如洛陽趙相貫高逆謀發覺同謀者趙午等十餘人皆
自刎死高曰若皆死誰當明王不反乃就檻車送詣長
安言王不知考治身無完者終不復言上曰壯士哉令
人私問之高曰人情豈不各愛其親戚乎今吾三族皆
以論死豈以王易吾親戚哉具以情對上乃詔赦趙王
嘉貫高之節乃赦之高曰所不死者欲明王不反今王
已出吾責塞矣且人臣有篡弑之名將何面目復事上
哉乃仰天絶吭而死趙王張敖尚魯元公主故封敖為
宣平侯

荀悦曰貫高首為亂謀殺主之賊雖能證明其王小亮
不塞大逆私行不贖公罪春秋之義大居正罪無赦趙
王掩高之逆心失將而必誅之義使高得行其謀不亦
殆乎無藩國之義減死可也侯之過歟初捕趙王詔有
敢從者夷三族趙王郎中田叔孟舒皆賢名見之漢朝
廷臣無能出其右者皆以為郡守春正月徙代王如意
為趙王夏六月乙未晦日有食之
十年冬十月淮南王梁王燕王荆王楚王齊王長沙王
來朝夏五月太上皇崩秋七月癸卯太上皇葬于萬年
八月令諸侯王皆立太上皇廟于國都上欲廢太子立
戚夫人子如意羣臣爭之不能得御史大夫周昌固爭
之上問其狀昌為人剛直少言對曰臣雖口不能言然
心知其不可陛下必欲廢太子立戚夫人子如意臣期
不奉詔昌嘗奏事上方擁戚夫人昌還走上追之騎昌
項上問曰我何如主曰陛下桀紂主也上笑之後上嘗
心不樂悲歌羣臣不知所謂符璽御史郎趙堯進曰陛
下所為不樂者非以為趙王年少而戚夫人與吕后有
隙萬歲之後不能自全也上曰然堯曰宜為趙王置貴
強相吕后太子羣臣素所憚者上曰誰可使對曰周昌
可相趙王上謂昌曰吾極知其左遷然吾憂趙王非公
莫可相者乃以昌為趙相以趙堯代昌為御史大夫初
趙人方與公謂昌曰君之吏趙堯奇士也且代君位昌

笑曰堯年少刀筆吏耳何至是乎卒如方與公言九月陳豨接下賓客從車千餘乘初豨適代時辭淮陰侯韓信韓信既廢恐懼怨望乃與豨謀曰趙代精兵處也公反于外上必自出吾從中起天下可圖也豨反上欲自擊之建成侯周緤泣曰陛下常自行是無人可使初緤從上每有不利終無離上之心上以為愛我賜上殿不趨上遂東至邯鄲選壯士可令將者四人各封千户侯左右皆曰此人何功而封千户上曰非爾所知夫陳豨反趙代皆豨之有吾以羽檄徵天下兵未有至者今獨邯鄲中兵至吾何愛四千户不以慰趙子弟心乎復求樂毅之後得樂叔封樂鄉侯號曰華成君令吏民為豨所劫略皆赦其罪問豨將皆故賈人曰吾知易與之矣乃多與金購豨將將多降是時沛人任敖素善於上上以客從拜為上黨太守堅守不下封敖廣阿侯御史大夫趙堯擊豨有功封江邑侯詔御史曰獄之疑者吏或不敢決或有死者久而不能論無罪者久繫自今已後有疑獄者各讞所屬二千石二千石不能決移之廷尉廷尉不決具奏以聞

十一年冬十月遣周勃征代地春正月淮陰侯韓信謀反與陳豨為内應欲夜詐詔諸官徒奴以襲呂后太子其舍人告之呂后與蕭何謀詐令人從上所來言陳豨已死羣臣皆賀遂執信斬之夷三族信方斬歎曰悔不用蒯通之言為女子所執上自邯鄲至洛陽召蒯通將烹之通曰臣聞狗各吠非其主當彼之時臣但知有齊王信不知有陛下且秦失其鹿天下爭逐之高材輕足者先得當此之時爭欲為陛下所為顧力不能可盡烹邪乃赦之上使使者拜丞相蕭何為相國益封五千户令卒五百人一都尉為相國衛諸羣臣皆賀故秦東陵侯邵平獨揖曰禍自此始矣上暴露於外而君守其内非有矢石之難而益封置衛者以今淮陰侯新反於中有疑君心夫置衛者衛君非所以寵君也願君讓封勿受以家財給軍何從之上大悦立皇子恒為代王都晉

陽赦天下三月梁王彭越反誅三族上擊陳狶時徵兵梁王梁王但遣將往上怒之梁王欲自行其將扈輒曰王始不行見讓而往即為擒矣不如遂發兵反梁王不聽稱疾梁王太僕有罪亡者告彭越與扈輒謀反上捕

因越赦為庶人徙之蜀道逢呂后於路涕泣曰無罪願歸昌邑呂后與俱還洛陽謂上曰彭越壯士徙之蜀自貽後患不如遂誅之呂后令其舍人告彭越復謀反乃誅之夷三族梟其首令曰敢有收視者輒捕之梁太傅欒布為彭越使于齊還報命首下祠而哭之上欲烹之方提頭趨湯鑊布曰願一言而死曰陛下非彭越項氏不亡今天下已定彭王剖符受封亦欲傳之萬世今一徵兵王不自行而疑以為反反形未見以苛察誅之臣恐功臣人人自危彭王已死臣生不如死請就湯鑊上赦之拜為都尉於是醢彭越以醢遍賜諸侯淮南王英布聞越死見醢乃驚恐陰有疑謀立皇子恢為梁王皇子友為淮陽王夏四月上行自洛陽五月遣楚人陸賈使南越立尉佗為王佗者秦時為南海郡尉因天下之亂遂有南越賈至尉佗椎髻箕踞見賈賈曰足下中國人親戚昆季墳墓在真定今足下反天性棄冠帶欲以區區之越與天子抗行為敵國禍且及身矣天子聞君王南越不助天下誅暴秦將欲移兵于王天子為百姓勤勞遣臣授君王印綬剖符通使王且郊迎北面稱臣乃欲以新造未集之越屈強於此漢誠聞之掘燒王先人墳墓夷滅宗族遣一偏將將十萬師以臨越越人即殺王降漢如反手耳於是尉佗乃蹷然起坐而謝曰吾居蠻夷中久殊失禮儀因問賈曰我孰與蕭何曹參賢賈曰王則賢矣復問我孰與皇帝賢賈曰皇帝起豐沛討暴秦誅強楚為天下興利除害繼五帝三王之業統治中國政由一家自天地剖判已來未曾有也今王衆不過數十萬皆蠻夷崎嶇山海譬猶漢之一郡何乃比於漢也佗大笑曰吾不起中國故王此使我起中國何遽不若漢乃遂受符印稱王賜賈橐中裝直千金餘

贈送亦千金賈還報命拜大中大夫賈時上前說詩書上罵之曰吾居馬上得天下安用詩書乎賈對曰陛下居馬上得之寧能馬上治之乎且湯武逆取而順守文武並用久長之道昔吳王夫差極武而亡秦任刑法不變而滅向使秦已兼天下行仁義法先王陛下安得而有之上有慙色謂賈曰試為我著秦之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天下及古今成敗之故賈凡著書十二篇每奏一篇上讀之未嘗不稱善號其書曰新語秋淮南王黥布謀反謂其將曰上老矣厭兵必不能自來諸將獨韓信與彭越今皆死矣餘不足畏遂反汝陰侯問故楚令尹薛公曰布何故反對曰往年殺韓信今年殺彭越此三人者同功一體之人自疑禍及其身故反耳夏侯嬰乃言薛公於上上召問之薛公對曰布出上計則山東非漢之有也出中計勝敗之數未可知布出下計陛下高枕而卧耳上曰何謂上計對曰東取吳西取楚并齊與魯傳檄燕趙固守其所山東非漢之有何謂中計對曰東取吳西取楚并齊

曰東取吳西取楚并齊韓取魏據敖倉之粟塞成皐之口勝敗之數未可見也何謂下計東取吳西取蔡歸重於越身歸長沙陛下無患矣上曰此計將安出曰必出下計布故驪山徒耳致萬乘之王此皆為身不顧其後不為百姓萬世之業也上曰善封薛公為千户侯上遂自征布赦死罪已下皆令從軍立皇子長為淮南王布果東擊楚楚王分軍為三欲以相救為奇兵或謂楚將曰諸侯自戰其地為散地今分軍為三布散其一兩軍與帝遇于蘄西會垓布兵精甚其置陣如項羽軍上惡之上謂布曰何苦反布曰我欲為帝耳上罵之遂戰布散走安能相救不聽布果敗其一軍而二軍皆走布遂

弟置酒上自歌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内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上乃起舞慨傷懷泣數行下歎息曰游子悲故鄉吾萬歲之後魂魄猶思沛其以沛為朕湯沐邑復其人世無所與又以豐比沛既至長安立豐縣豐之枌榆故盧社皆如舊制也周勃定代斬陳狶或言燕王綰與狶通謀上召盧綰綰盧綰謂其臣曰往年族淮陰侯彭越皆呂后計令上疾病呂后婦人專欲誅異姓及大功臣遂稱疾不行上怒使樊噲將兵擊之

綰將其家屬與數千騎居長城下欲候上差自入謝之上立沛侯濞為吳王濞者郁陽侯仲之子也已拜上相曰汝面狀有反相漢後五十年東南有亂豈非汝也然天下一家慎勿反也濞頓首曰不敢上過魯以大牢祀孔子十有二月還京師民遮道上書數千人言相國强賤買民田宅上笑曰相國亦愛利乎使相國自謝民後蕭何為民復請上林苑中空地令民得入田無收稾為禽獸食上怒曰相國多受賈人金錢為人請吾苑乃詔下廷尉王衛尉諫曰相國何罪繫之暴也上曰吾聞李斯相秦有善歸主有惡自與令相國多受賈人錢為請吾苑以自媚於人王衛尉曰事苟有便於人而請之宰相職也陛下奈何乃疑相國受賈人金乎且陛下拒楚數年及陳狶反時上自將兵往當時相國守關中關中搖足則關西非陛下之有相國不以此時為利乃令利賈人金錢乎且秦以不聞其過而亡天下夫李斯之分過又何足法哉上乃令相國復其位詔為秦始皇帝置

守塚三十家楚隱王一家復無所與春二月熒惑守心星占曰王者惡之立皇子建為燕王上擊黥布時為流矢所中疾甚呂后迎良醫良醫曰可治上怒曰吾以布衣提三尺取天下此非天命乎命乃在天雖扁鵲何益遂不使治呂后問曰陛下即百歲之後蕭相國終孰可代者上曰曹參可又問其次曰王陵可然少戇陳平可以佐之平智有餘然難獨任周勃厚重少文然安劉氏者必勃也可為太尉又問其次上曰過此以後非乃所

知先是上嘗疾困惡見人詔户者無納羣臣羣臣莫敢
入十餘日樊噲乃排闥直入大臣隨之上獨枕一宦者
卧噲等見上流涕曰陛下疾甚大臣震恐久不見臣等
計事顧獨枕一宦者嗟乎陛下獨不見趙高之事乎上
笑而起初上欲廢太子呂后聞之使留侯為太子計留
侯曰上有所不能致者四人曰東園公夏黄公用里先
生綺里季皆逃在山中然上高之今令太子卑辭安車
迎此四人來以為客時隨入朝則一助也呂后從其計
四人果來年皆八十鬚眉皓白故謂之四皓初黥布反
時上欲使太子將兵擊布四人相謂曰凡來將以安太
子太子將兵事危矣有功則位無益也無功從此受禍
乃令呂后對上泣涕而言黥布善為兵諸將皆陛下故
人令乃令太子獨將兵擊之恐諸將莫肯為用且懼布
聞之鼓行而西耳陛下雖疾强載輜車卧而護之諸將
不敢不盡力上乃自行及還其疾稍愈欲易太子太傅
叔孫通固諫曰晉獻公以驪姬故廢太子申生而立奚
齊晉國大亂數十年秦不早定扶蘇胡亥詐詔自立使
滅絶秦祀臣敢以死爭之上雖聽之而心欲廢太子及
讌置酒太子侍四人從上怪而問之四人前對各言姓
名上乃驚曰吾名公等不奉詔令侍太子者何四人對
曰陛下喜罵輕士臣等義不受辱故亡今聞太子仁孝
愛人敬士天下莫不延頸願為太子死者臣等故來上
曰煩公等幸卒調護太子四人退上召戚夫人指示曰
吾欲易太子彼四人者為之輔羽翼已成難摇動也太
子遂定春三月詔曰吾有天下十二年于今與天下賢
士大夫共安輯之至于褒賞功臣可謂無負矣其不義
背天下約擅起兵者與天下共伐誅之夏四月甲辰帝
崩于長安宫呂后畏諸將大臣與審食其謀欲盡誅大
臣數日不發喪酈商謂辟陽侯曰今陳平灌嬰將十萬
衆守滎陽樊噲周勃將二十萬衆定燕代此四人聞帝
崩諸將皆誅必連兵還嚮京師大臣内叛諸將外反亡
可翹足而待審食其言之於呂后乃以丁未發喪大赦

天下盧綰聞上已崩遂亡入匈奴中五月丙辰皇帝葬
長陵本志曰高祖入秦初順人心作三章之約天下既
定命蕭何定律令韓信申軍法張倉定章程叔孫通制
禮儀陸賈造新語又與功臣剖符作誓丹書鐵券藏之
宗廟雖日不暇給規模弘遠矣
讚曰高祖起於布衣之中奮劒而取天下不由唐虞之
禪不階湯武之王龍行虎變率從風雲征亂伐暴廓清
帝宇八載之間海內克定遂何天之衢登建皇極上古
已來書籍所載未嘗有也非雄俊之才寬明之畧歷數
所授神祇所相安能致功如此夫帝王之作必有神人
之助非德無以建業非命無以定衆或以文昭或以武
興或以聖立或以人崇梵魚斬蛇異功同符豈非精靈
之感哉書曰天工人其代之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
應乎人其斯之謂乎故觀秦項之所亡察大漢之所興
得失之驗見于茲矣太史公曰夏政忠政忠之弊野故
殷承之以敬以敬之弊鬼故周承之以文以文之弊薄
救薄莫若忠三王之道周而復始周秦之間可謂文弊
秦不改文酷刑漢承秦弊得天下矣

前漢紀卷四

前漢紀卷五

漢 荀悅 撰

孝惠皇帝紀

皇帝五月丙寅即位年十六尊高后曰皇太后凡帝母稱皇太后帝祖母稱太皇太后適稱皇后妾稱夫人又有美人良娣七子長使少使之號武帝制婕妤娙容華充衣而元帝加昭儀之號昭儀位視丞相爵比諸侯王婕妤視上卿爵比列侯娙娥視中二千石爵比二千石爵比關內侯容華視真二千石爵比太上造美人視二千石爵比少上造八子視千石爵比中更充衣視九百石爵比左更七子視八百石爵比右庶長良娣視七百石比左庶長長使視六百石比五大夫少使視四百石比公乘又有五官視三百石順常視二百石消和娛保林良使者皆視百石上家人子中家人子視有秩斗食賜吏民爵其喪事將軍已下至佐長吏賜金錢各有差六百石已上有罪當刑械者皆容繫之民年七十已上十歲已下有罪當刑者免之吏六百已上及故二千石家唯給軍賦役無有所預叔孫通為太常定園陵宗廟及高祖廟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武德者高祖所作以象天下樂已行武以除亂也文始舞者本舜韶舞也高祖更名文始舞五行舞者本周舞也秦始皇更名五行舞太祝迎神于廟門外奏嘉至猶古降神之樂也皇帝入廟門奏禮至以為行步之節猶古采齊肆夏也乾豆上奏登歌不以管絃欲使在位者遍聞之猶古清廟之樂也歌再終下奏休成之樂美神明既饗也皇帝既就東廂坐定奏永安之樂美禮已成也令郡諸侯王立高廟

與起居數月上晨出苑中獵趙王不能早起太后鴆而殺之周昌乃謝病不朝見呂后乃斷戚夫人手足去眼熏耳飲以喑藥使居廁室中名曰人豕名帝視之帝驚乃大哭因病歲餘不能起使人謂太后曰此非人所為臣不堪為太后子終不能治天下遂不聽政事賜民爵初元年故也凡賜民爵所以宣恩惠慰人心必有所由也徙淮陽王春正月城長安二年冬十月齊王來朝王上之庶兄也上與王讌飲太后前置王上坐如家人禮太后怒酌鴆酒令齊王為壽齊王起上亦起太后恐自反扈酒王怪之因偽醉而出

齊內史令王獻城陽郡以尊魯元公主為湯沐邑太后嘉而許之乃遣王歸國春正月癸酉有兩龍見於蘭陵人家井中乙亥夕始不見本志以為其後趙王幽死之象隴西地震天開東北廣十餘丈長二十餘丈本志曰地動陰有餘天裂陽不足人主微之應夏五月大旱郤侯仲薨七月相國蕭何薨謚文終侯初何病上自臨問百歲之後誰可代君者對曰知臣莫若君上曰曹參何如對曰陛下得之矣何死不恨初何買田宅必居窮僻處為家不治園屋且曰後世賢師吾約不賢毋為勢家所奪矣已齊丞相曹參為相國初參在齊名長老諸先生數百人問以時政長老諸先生言人人殊異膠西蓋公治黃老術曰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參乃師蓋公齊國大治初田榮欲叛項羽劫齊虐處士不預者死齊處士東郭先生梁石君隱在劫中及榮敗二人愧之隱居深山蒯通謂曹參曰彼東郭先生隱居不出君未嘗卑禮下節以求士也願足下禮之參曰諾皆以為上客而齊人安期生嘗干項羽項羽不用其策已而羽欲封之亦不肯受封曹參聞蕭何薨告其舍人曰趣治行吾且入相矣使者召參參始微時與蕭何善及為齊相有隙至何疾所推賢惟參參為相國遵何之政擇郡國吏謹厚者即除為丞相史其文刻深務聲名者輒斥去之日夜飲酒見人有細過專覆蓋之府中無事上怪而問參

不治政事之意參對曰陛下聖德孰與高皇帝上曰朕安敢望先帝又問陛下視臣孰與蕭何上曰君似不及也參曰陛下言之是也高皇時與蕭何定天下法令既具陛下垂拱臣等守職遵而勿失不亦可乎上曰善民歌之曰蕭何為法較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淨民因寧謐

三年春發京師六百里內男女十四萬六千人築長安城三十日罷以宗室女為公主妻匈奴單于夏五月立閩越君繇為東甌王初繇與諸粵俱佐諸侯伐秦繇功未錄故立為王都甌東號東甌六月發諸侯王列侯徒屬一萬人城長安秋七月都廐災南越王尉佗稱臣奉貢殽石於繇諸一

四年十月立皇后張氏帝長姊魯元公主女也太后欲姊子而為后昏於禮而黷於人情非所以示天下作民則也羣臣莫敢諫過哉春二月舉民孝弟力田者復其身三月大赦天下除民挾書律長樂宮鴻臺災雨血于宜陽一頃本志以為血者洪範所謂赤祥也一曰凡雨血有大誅七月未央宮永室災丙子織室災本志以為永室奉供養之饋織室供宗廟衣服皇后之象也天誡若曰皇后無宗廟之德云耳後嗣果絕其于洪範為火不炎上視不明之咎洪範著天人之變其法本于五行通于五事善惡吉凶之應于是在矣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田獵不宿飲食不享出入不節奪民農時及有姦謀則木不曲直法律棄逐功臣殺太子以妾為妻則火不炎上好治宮室飾臺榭內淫亂犯親戚侮父兄則稼穡不成好攻戰輕百姓亂飾城郭侵邊境則金不從革簡宗廟不禱祠廢祭祀逆天時則水不潤下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水為

貌貌曰恭恭作肅肅時雨若厥福攸好德貌失厥咎狂
厥罰常雨厥極惡時則有龜孽時則有雞
禍時則有下體生於上之痾時則有服妖時則有龜孽時則有雞
木金為言言曰從從作乂乂時暘若厥福康寧言失厥
咎僭厥罰常暘厥極憂時則有詩妖時則有介虫之孽
時則有犬禍時則有口舌之痾時則有白眚白祥惟火
沴金火為視視曰明明作哲哲時燠若厥福壽視失厥
咎舒厥罰常燠厥極疾時則有草妖時則有羸虫之孽
起反二世詔問羣臣博士羣臣博士咸曰君親無將將

時則有羊禍時則有目痾時則有赤眚赤祥惟水沴火
水為聽聽曰聰聰作謀謀時寒若厥福富聰失厥咎急
厥罰常寒厥極貧時則有鼓妖時則有魚孽時則有豕
禍時則有耳痾時則有黑眚黑祥惟土沴水土為思思
曰心心曰睿睿作聖聖時風若厥福考終命思失厥咎
霿厥罰常風厥極凶短折時則有脂夜之妖時則有華
孽時則有牛禍時則有腹心之痾時則有黃眚黃祥惟
金木水火沴土皇之不極厥咎眊厥罰常陰厥極弱時

則有射妖時則有龍蛇之孽時則有馬禍時則有下人
伐上之痾時則有日月亂行星辰逆行此洪範之大體
也

五年十月雷桃李杏棗實常燠也春正月發京師六百
里內男女十四萬五千人築長安城三十日罷三月上
遊離宮叔孫通曰古者春常獻果今櫻桃始熟願陛下
取獻宗廟諸果獻自此始初通秦時徵為待詔陳勝等
起反二世詔問羣臣博士羣臣博士咸曰君親無將將

而必誅宜急發兵擊反賊二世怒通進曰今明主在於
上法令具於下安得有反賊乎此真狗盜鼠竊耳二世
乃按誅諸言反者而拜通為博士出曰幾不免虎口乃
遂亡後從漢及天下定通乃名魯諸生與學者以定儀法
魯名二人不肯行曰公為人臣不忠專面諛不諫苟免
今兵革未休死傷者未收乃欲定禮樂公去矣無汙我
通曰子真鄙儒不知時變乃去之漢諸禮儀皆通所定
然猶草創未能具備矣夫禮樂聖人之所以興化致治

太平之本也本志曰五經之道同歸而禮樂之用宜急治身者斯須忘禮則暴慢及之為國者一朝忘禮則荒亂及之人含天地陰陽之氣有善惡喜怒哀樂之情人稟異性而不能節也唯聖人能為之節而不能絶也故象天地而制禮樂所以通神明立人倫正情性節萬事者也有男女之情有妬忌之心為制婚姻之禮有交接長幼之序為制鄉飲之禮有哀死思遠之情為制喪祭之禮有尊尊敬上之心為制朝覲之禮喪有哭踊之節

樂有歌舞之容正人足以副其情邪人足以防其失故婚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缺而淫僻之罪多鄉飲酒之禮廢則長幼之序失而爭訟之獄繁喪紀之禮廢則骨肉之恩薄而背死忘生者衆矣朝覲之禮廢則君臣之位失而侵凌之漸起矣故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禮節民心樂和民聲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禮樂刑政四達而不悖則王道備矣樂以治內而為同禮以修外而為異同則和親異則畏敬和親則無怨畏敬則不爭揖讓而治天下者禮樂之謂也二者並行合為一體畏敬之意難見則著之於享獻辭受登降跪拜和親之說難形則發之於詩謌詠言鍾石管絃盡其敬意而不多其財賄盡其歡心而不留其聲音孔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鍾鼓云乎哉言明王設禮樂之本也故知禮樂之情者能作識禮樂之文者能述作者謂之聖述者謂之明王者必因先王之禮樂順時施宜有所損益即人之心稍稍制作至于太

平而大備周監於二代禮文尤具故稱經禮三百威儀三千於是教化浹洽民用和睦災害不生禍亂不作囹圄空虛三十餘年孔子美之曰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及其衰也諸侯縱横逾越法度惡禮制之害已去其篇籍遭秦滅學遂以亂亡夫樂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移人疾是故先王著其教焉夫民有血氣心知之性而無哀樂喜怒之常應感而動然後心術形焉是故纖微譙偯之音作而民憂思闡諧慢易之音作而民康樂麤厲猛

奮之音作而民剛毅廉直正誠之音作而民肅敬寬裕和睦之音作而民慈愛流僻邪放之音作而民淫亂故先王制雅頌之聲本之情性稽之度數制之禮儀合生氣之和導五常之性使之陽而不散陰而不奪剛氣不怒柔氣不懾四暢於中而發於外各安其位而不相奪足以感動民之善心不使邪氣得襲焉是先王立禮樂之方也黃帝作咸池顓頊作六莖帝嚳作五英堯作大章舜作大韶禹作大夏湯作大濩武王作大武周公作勺咸池備矣六莖帝嚳作五英堯作大章章之也韶繼也夏大也濩救也武言以武功定天下勺言酌先王之道自夏以往其流不可得聞也殷頌猶有存者周詩既備而器用陳張周官具矣夫禮樂者威儀足以充目聲音足以動耳詩誦足以感心故聞其音而德和省其詩而志正觀其數而法立是以薦之郊廟則鬼神享作之朝廷則君臣和立之學官則萬民協莫不虛已竦神悅而承流是以海內通知上德被服其風光耀日新化上遷善而不自知其所以然至於萬物化天地順而嘉祥應故詩云鍾鼓煌煌磬管鏘鏘降福穰穰書云擊石拊石百獸率舞至於末世衰亂殷紂棄先祖之正樂乃作淫聲用變亂正聲以悅婦人周道既缺而王官失業雅頌相錯禮樂大壞諸侯設兩觀乘大輅大夫八佾舞于庭政遂陵遲而不變於是桑間濮上鄭衛宋楚之聲並出內則致疾短壽外則亂政傷民巧偽之人因而飾之以熒亂富貴之耳目庶人以求利列國以相聞故秦穆公遺戎樂而由餘去齊人饋女樂而孔子行自此禮樂喪矣漢興乃復存之禮樂古事稍稍增集夏大旱江河水少谿谷水絕八月相國曹參薨謚懿侯九月長安城成十月安國侯王陵為右丞相陳平為左丞相賜民爵户一級

六年十月齊王肥薨謚悼惠王夏六月舞陽侯樊噲薨謚曰武侯留侯張良薨謚文成侯高帝十四年留侯果得穀城山下黃石及薨與石并葬復置太尉官周勃為

太尉太尉秦官掌武事自先王之立官名雖不同其致一也昔伏羲氏龍名神農氏火師火名黃帝雲師雲名少昊氏鳥師鳥名顓頊以來為民師民名有重黎勾芒祝融后土蓐收玄冥之官唐虞致義和四子十有二牧禹作司空平水土棄作后稷播種百穀契作司徒訓五品皐陶作士官正五刑垂作共工利器用益作朕虞育草木鳥獸伯夷作秩宗典三禮夔作典樂和神人龍作納言出入帝命夏殷所聞畧焉周官則備矣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是為六卿太師太傅太保坐參天子而議政事不統職又立三少為副曰少師少傅少保是為三孤貳卿而九秦兼天下建皇帝之號改立臣官漢因循而不革從簡易隨時之宜丞相金印紫綬有左右丞相佐天子助治萬機高帝更名相國綠綬復為丞相御史大夫位上卿副丞相銀印青綬太尉有長史丞相置兩長史御史大夫置兩丞一曰中丞外督部刺史一曰內史掌祕書受公卿奏事舉掌劾章秩皆千石武帝置丞相司直掌左丞相舉不法秩比二千石前後左右將軍掌武衛本周末官秦因之金印紫綬位上卿奉常掌郊廟祭祀禮樂典經景帝更名太常卿郎中令掌宮殿門戶宿衛屬官武帝更名光祿勳衛尉掌宮門衛士屯兵諸侯司馬太僕掌輿馬屬官廷尉掌刑辟典客掌諸侯歸義蠻夷景帝更名大行武帝更為大鴻臚宗正掌視親屬官治粟內史掌寶貨景帝更名大司農令武帝更改為大司農少府掌山海河澤之稅及供養內職屬官凡九卿秩皆中二千石丞皆千石廷尉無丞有正監秩比千石中尉掌徼巡京師位秩與卿同武帝更名執金吾太子太傅少府古官也將作少府掌治宗室事景帝更名大匠詹事掌后太子家令景帝更名長信少府武帝更名長樂少府將作官與詹事同并職景帝更名大長秋成帝省詹事并大長秋典屬國事掌蠻夷降者武帝省職并鴻臚內史掌京師景帝分置左右內史武帝更名內史為京

兆尹左內史為左馮翊主爵中尉掌列侯景帝更名為都尉武帝更名為右扶風自太子太傅至右扶風秩比二千石丞六百石皆秦官唯內史為周官司隸周官漢為司隸校尉掌京師城門屯兵中壘校尉掌北軍壘門內外及掌四城門屯騎校尉掌騎士步兵校尉掌上林苑門屯兵越騎校尉掌駙騎馬長水校尉胡騎校尉掌池陽胡騎射聲校尉掌待詔射聲虎賁校尉掌輜重騎士皆武帝時置之西域都尉弁加官以騎都尉使護西域有副校尉宣帝置也自司隸已下至副校尉秩比二千石有左右丞秩六百石五官中郎將左右將軍秩比二千石光祿大夫秩比二千石大中大夫秩比二千石掌論議諫議大夫秩比六百石奉車都尉掌御乘輿駙馬都尉掌駙馬秩皆二千石侍中左右諸曹吏散騎中常侍皆加官皆列侯將軍大夫騎都尉尚封令太醫令太官令至郎中無常員多至數十人侍中中常侍皆加官得入禁中其後侍中或特綰諸曹吏綬尚書奏事諸吏問舉劾按不法散騎並乘車輿給事中黃門亦加官所加或大夫博士議郎掌顧問應帝位次中常侍侍郎左右有給事中黃門侍郎位從將軍大夫官皆秦制也凡爵二十級一曰公士二曰上造三曰簪裹四曰不更五曰大夫六曰官大夫七曰公大夫八曰公乘九曰五大夫十曰左庶長十一曰右庶長十二曰左更十三曰中更十四曰右更十五曰少上造十六曰大上造十七曰駟馬車庶長十八曰大庶長十九曰關內侯二十曰通侯以賞功勞皆秦制諸侯王高帝初置之金印紫綬治其監官掌監郡縣秩比六百石後為刺史郡守掌治其郡郡都尉掌左守典職皆有丞縣令長掌治其縣萬戶以上為令秩比千石下至六百石奉車都尉掌御乘輿駙馬都尉掌駙馬秩皆二千石侍中左右諸曹吏散騎中常侍皆加官皆列侯將軍大夫騎都尉尚封令太醫令太官令至郎中無常員多至數十人侍中中常侍皆加官得入禁中其後侍中或特綰諸曹吏綬尚書奏事諸侯孔子作春秋為後世法議世卿不改世侯昔者聖王后公主所食曰邑有蠻夷曰道荀悅曰諸侯之制所由來尚矣易曰先王建萬國親諸

之有天下非所以自為所以為民也不得專其權利與天下同之唯義而已無所私焉封建諸侯各世其位欲使親民如子愛國如家於是為置賢卿大夫考績黜陟而滅亡故人主失道則天下遍被其害百姓一亂則魚爛土崩莫之匡救賢人君子復無息肩衆庶無所遷徙此民主俱害上下兩危漢興承周秦之弊故兼而用之六王七國之難作者誠失之於強大非諸侯治國之咎其後遂皆郡縣治民而絶諸侯之權矣當時之制未必正之王室微弱則大國輔之雖無道不得虐於天下賢人君子有所周流上下左右皆相夾輔凡此所以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者也故民主兩利上下俱便是則先王之所以能永有其世也然古之建國或小或大監前之弊變而通之夏殷之時蓋不過百里故諸侯微而天子強桀紂得肆其虐紂脯邢侯而醢九侯以文王之上德不免於羑里周承其弊故大國方五百里所以崇寵諸侯而自抑損也至其末流諸侯強大更相侵伐周室卑微禍亂用作秦承其弊不能正其制以求其中而遂廢諸侯改為郡縣以一威權以專天下其意主以自為非以為民深淺之慮德量之殊豈不遠哉故秦得擅其海内之勢無所拘忌肆行奢淫暴虐天下然十四年而滅亡故人主失道則天下遍被其害百姓一亂則魚爛土崩莫之匡救賢人君子復無息肩衆庶無所遷徙此民主俱害上下兩危漢興承周秦之弊故兼而用之六王七國之難作者誠失之於強大非諸侯治國之咎其後遂皆郡縣治民而絶諸侯之權矣當時之制未必百王之法也凡長吏秩二千石上皆銀印青綬比六百石已上皆銅印墨綬比二百石已上皆銅印黄綬其後雖不及六百石其長相皆墨綬除八百石五百石秩荀悦曰先王之制禄也下足以代耕上足以充祀故食禄之家不與下民爭利所以厲其公義塞其私心其或犯逾之者則繩以政法是以君子勸慕小人無怨若位苟禄薄外而不充憂匱是卹所求不贍則私利之制萌矣放而聽之則貪利之心濫矣以法繩之則下情怨矣故位必稱德禄必稱爵故一物而不稱則亂之本也今

漢之賦祿薄而吏非員者衆在位者貪於財產規奪官民之利則殖貨無厭奪民之利不以為恥是以清節毀傷公義損缺富者匱朝夕非所為濟俗也然古今異制爵賦不同祿亦如之雖不及古度時有可嘉也

七年春正月辛酉朔日有食之是謂正朔王者惡之夏五月日有食之秋八月帝崩于未央宮太后哭而泣不下侍中張辟強者張良子年十五餘謂陳平曰太后泣不下淚者畏君等危呂氏宜請呂產呂祿為將監南北軍事太后必喜君等免禍平從之太后果喜而泣之淚下九月皇帝葬于安陵

贊曰本紀稱孝惠內修親親外禮傅相優寵齊悼趙隱憂篤矣可謂寬仁之主遭呂太后虧損至德柱流溫哉深可悲矣

前漢紀卷五

覆校官檢討臣季學錦
校對官庶吉士臣裴 謙
謄錄監生臣陳 棻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前漢紀卷六至八

詳校官編修臣汪鏞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六千九百三十一 史部

前漢紀卷六

漢 荀悅 撰

高后紀

初高后命孝惠張皇后取後宮美人子養之而殺其母以為太子立為皇帝皇帝年幼高后臨朝稱制立兄子台為楚王台弟產為梁王祿為趙王封諸呂六人為列侯高皇后將王諸呂問右丞相王陵王陵曰高皇帝定天下刑白馬而盟曰非劉氏而王者天下共擊之問左

丞相陳平太尉周勃平勃對曰高帝定天下王諸劉今陛下稱制王諸呂無所不可后喜罷朝陵讓平勃曰諸君背要何面目見高帝於地下勃曰面折廷諍臣不如君安漢社稷君不如臣后乃左遷陵為帝太傅實奪之相權陵謝病免杜門不出冬十一月徙丞相陳平為右丞相辟陽侯審食其為左丞相食其沛人也初呂后獲於楚食其常以舍人侍得幸及為丞相不典治相監宮中事加郎中令羣臣皆因決事先是或毀食其於惠帝

惠帝欲誅之平原君朱建為說惠帝幸臣閎籍孺曰君幸於帝天下莫不聞者今辟陽侯幸於太后而下吏道路皆言君讒之今日辟陽誅明日太后含怒亦誅君耳於是籍孺懼入言於帝而出之朱建者故黥布相也布之反建諫止之高帝賜建號平原君建為人口辯初名廉直行不苟合辟陽侯欲交建建不肯及建母死家貧無以收葬陸賈乃見辟陽侯賀曰平原君母死辟陽侯曰平原君必不知君者為其母今其母死家貧無以葬之君誠能厚送葬之則彼為君死矣食其乃奉百金列侯貴人以食其故往贈送之凡百金而建受之及呂氏之誅其卒見全者皆建之力也後淮南厲王長誅食其建以食其客故事及之建自殺

元年春正月詔曰孝惠帝欲除三族罪及妖言令議未決而崩今除之賜民爵戶一級夏五月丙申趙王宮中叢臺災立孝惠美人子五人彊為淮陽王不疑為恒山王弘為襄城侯朝為軹侯武為壺關侯秋七月桃李花

高后怒御史大夫趙堯之為趙王謀也免堯官抵罪上黨太守任敖為御史大夫

二年春正月詔班序列侯功臣位次藏于高廟世世勿絕嗣二月乙卯晦地震羌道武都道山崩夏六月日蝕秋七月恒山王不疑薨立襄城侯弘為恒山王行五銖錢之制夏殷以前無文焉周制則有文凡錢外圓內方輕重以銖周景王以錢輕更鑄大錢文曰寶貨肉好外有周郭秦錢文曰半兩重如其文漢興復輕之齊悼惠王子章入宿衛封朱虛侯

三年夏江水漢水溢流四千餘家秋星晝見伊水洛水溢流千六百餘家汝水溢流八百餘家其在洪範為水不潤下

四年夏四月少帝出怨言知高后殺其母后乃幽之于永巷詔曰皇帝久病昏亂不能奉宗廟廢之五月立恒山王弘為皇帝

五年春三月南越王尉佗自稱南越武帝是時禁南越關中市鐵器尉佗曰先帝與我通使勿絕今高后聽讒臣之言別異蠻夷此必長沙王計欲倚中國擊滅南越自以為功今自稱越帝欲攻長沙秋八月淮陽王彊薨九月發河東上黨騎屯北地備匈奴

六年春星晝見夏四月赦天下秩長陵令二千石六月匈奴寇狄道攻河陽行五分錢朱虛侯弟興居封東牟侯皆入宿衛

七年冬十二月匈奴寇狄道春正月趙王友死于邸呂氏女為趙王后王后妬讒王於高后曰呂氏安得王太后百年後吾必擊之高后怒之至邸令衛士圜之不得食遂幽死以民禮葬之長安諡為幽王後徙梁王恢為趙王已丑晦日有食之既在營室九度為宮室之中高后惡之曰此為我也星傳曰日者德也月者刑也日食修德月食修刑則災異消矣詩云日月告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曷用其良言人君失政則日月失行中道南

曰黃道南至東井北至牽牛東至角西至婁夏至日至東井去極近故晷短立八尺之表而晷長一尺五寸八分冬至日至於牽牛去極遠故晷長立八尺之表而晷長一丈三尺一寸四分春分秋分日至婁去極中秋分東至角去極中立八尺之表而晷長七尺三寸六分日為陽陽用事則日進而北晝進而長陽勝故為温暑陰用事則日退而南晝退而短陰勝故為寒涼洪範曰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有寒有暑此之謂也至若南北失度晷進而長則為寒退而短則為暑人君急則日晷進而疾舒則日晷退而緩故曰急恒寒若豫恒燠若一曰晷長為涼若晷短為旱若奢為扶扶者邪臣進正直疏君子不足姦人有餘月有九行黑道二出黃道北赤道二出黃道南白道二出黃道西青道二出黃道東立春春分從青道立夏夏至從赤道立秋秋分從白道立冬冬至從黑道煞一決之於房從中道若月失道而妄行出陽道則旱風出陰道則陰雨箕軫之星為風畢星為雨故

月失度入箕軫則多風入畢星則多雨洪範曰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月之從星則以風雨詩云月離于畢俾滂沱矣言多雨也凡災異所起或分野之國角亢氐韓鄭也房心宋也尾箕燕也斗牛吳也牽牛須女越也虛危齊也營室東壁衛也奎婁魯也胃昴畢趙也觜參魏也東井鬼秦也柳星張周也翼軫楚也

荀悅曰凡三光精氣變異此皆陰陽之精也其本在地而上發於天也政失於此則變見於彼由影之象形響之應聲是以明王見之而悟勅身正已省其咎謝其過則禍除而福生自然之應也詩云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詳難得而聞矣豈不然乎災祥之報或應或否故稱洪範咎徵則有堯湯水旱之災稱消災復異則有周宣雲漢寧莫我聽稱易積善有慶則有顏冉夭疾之凶善惡之效事物之類變化萬端不可齊一是以視聽者惑馬若乃稟自然之數揆性命之理稽之經典校之古今乘其三勢以通其精撮其兩端以御其中參伍以變錯綜其紀則可以髣髴其咎矣夫事物之性有自然而成者有待人事而成者有失人事不成者有雖加人事終身不可成者是謂三勢凡此三勢物無不然以小知大近取諸身譬之疾病不治而自瘳者有治之則瘳者有不治則不瘳者有雖治而終身不可愈者豈非類乎昔號太子死扁鵲治而生之鵲曰我非能治死為生也能使可生者生耳然太子不遇鵲亦不生矣若夫膏肓之疾雖醫和亦不能治矣故孔子曰死生有節又曰不得其死然又曰幸而免死生有節其正理也不得其死未可以死而死幸而免者可以死而死凡此皆性命三勢之理推此以及教化則亦如之何哉人有不教而自成者待教而成者無教化則不成者有加教化而終身不可成者故上智下愚不移至於中人可上下者也是以推此以及天道則亦如之災祥之應無所謬矣故堯湯水旱者天數也洪範咎徵人事也魯僖澍雨乃可救之應也周宣旱應難變之勢也顏冉之凶性命之本也

猶天廻日轉大運推移雖日遇禍福亦在其中矣今人見有不移者因曰人事無所能移見有可移者因曰無天命見天人之殊遠者因曰人事不相干知神氣流通者人共事而同業此皆守其一端而不究終始易曰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言其異也兼三才而兩之言其同也故天人之道有同有異據其所以異而責其所以同則成矣守其所以同而求其所以異則弊矣孔子曰好智不好學其弊也蕩末俗見其紛亂事變乖錯

則異心横出而失其所守於是放蕩反道之論生而誣神非聖之議作夫上智下愚雖不移而教之所以移者多矣大數之極雖不變然人事之變者亦衆矣且夫疾病有治而未瘳瘳而未平平而未復教化之道有教而未行行而未成成而有敗故氣類有動而未應應而未終終而有變遲速深淺變化錯于其中矣是故參差難得而均矣天地人物之理莫不同之凡三勢之數深不可識故君子盡心力焉以任天命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其此之謂乎呂産為相國呂禄為上將軍立營陵侯劉澤為瑯邪王澤高帝族昆弟本以將軍擊陳狶有功故封齊齊人田生嘗遊乏資以干澤澤以三百金為田生壽乃謂太后所幸中謁者張釋卿曰太后欲王諸呂及重自發之恐大臣不聽今釋卿最幸于太后何不諷大臣以聞太后太后必喜呂氏既王萬户侯亦釋卿有釋卿從之諸呂已為王高后賜釋卿金千斤釋卿以其半進田生田生不受又説曰呂氏之王也大臣未服

今劉澤於諸劉長大臣所信獨不見用常有觖望也今令太后裂地十餘縣以王之彼喜而去諸呂王益固矣遂封澤為瑯邪王夏五月尊昭靈夫人為昭靈后武哀侯為武哀王高帝姊宣成夫人為昭哀后六月趙王恢自殺呂産女為趙王后後宫皆諸呂女也擅權王不得自恣王有愛姬王后鴆而殺之王怒悲憂自殺呂后以為用婦人言故自殺無思奉宗廟之禮廢其嗣朱虛侯章怒呂氏專權侍宴高后令章為酒令章自請曰臣將

種也請以軍法行酒令后可之酒酣章進起舞曰請為太后作歸田之歌皇太后笑曰汝安知田事試說之曰深耕穊種立苗欲疏非其類者鉏而去之高后嘿然有頃諸呂有一人亡酒章追斬之太后及諸左右大驚以前許章軍法無以罪也因罷自是諸呂憚章大臣皆依朱虛侯兄弟以為強是時大臣憂諸呂之亂陸賈說陳平周勃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將相和則權不分今為社稷計在二君掌握耳何不能交太尉勃乎以千金為太尉結歡勃亦如之遂戮力同心平乃賜賈金五百斤僮百人八月燕王建薨南越侵長沙遣隆慮侯周竈將兵擊之

八年春封中謁者張釋卿為列侯諸中官者令丞皆賜爵關內侯食邑高后夢見物如蒼狗攡后腋忽然不見卜之云趙王如意為祟遂病腋傷夏江水漢水溢流萬餘家河內水溢流萬家秋九月辛巳高后崩于未央宮諸呂恐為大臣所誅謀作亂欲廢少帝而立呂產朱虛侯婦呂祿女窓聞其謀告章章乃使人陰告其兄齊王令發兵西章及興居欲從中與大臣為內應誅諸呂嬰令發兵西章及興居欲從中與大臣為內應誅諸呂深耕穊種立苗欲疏非其類者鉏而去之高后嘿然有頃諸呂有一人亡酒章追斬之太后及諸左右大驚以前許章軍法無以罪也因罷自是諸呂憚章大臣皆依朱虛侯兄弟以為強是時大臣憂諸呂之亂陸賈說陳平使人執榮陽曲周侯酈商其子寄與呂祿善周勃陳平使人劫商而令寄說呂祿曰高帝與呂后定天下劉氏所立九王呂氏所立三王皆大臣之義事已布告諸侯王諸侯王以為宜今大后崩少帝幼足下不急之國守蕃乃為上將將兵為大臣諸侯所疑何不速歸將軍印綬因以兵屬太尉請梁王亦歸相印與大臣盟而之國高枕而王千里此萬世之利祿然其計報產及諸呂多以為不便計未決祿信寄與俱出遊過其姑呂嬃嬃怒曰汝為將軍而棄軍呂氏今無類矣乃悉出珠玉寶器散之堂下曰無為他人守也八月太尉周勃復令寄謂祿曰帝使太尉守北軍欲令足下之國急歸將軍印綬辭去

不然禍且起祿遂解印屬典客而以兵授勃勃入軍門行令軍中曰為呂氏者右袒為劉氏者左袒軍皆左袒勃遂統北軍兵而朱虛侯將率千人入未央宮斬呂産辛酉斬呂祿諸呂無問長幼皆斬之大臣謀以為少帝及諸王皆非惠帝子欲盡誅之立齊王議者曰王暴戾虎冠之代王母家薄氏君子也且代王親高帝子於今為長仁孝聞於天下以子則順以賢則大臣安乃迎代王東牟侯興居與太僕夏侯嬰陰共入宮中誅少帝於是告齊王令罷兵諸呂之始王也呂后畏大臣及有口辨者陸賈為太中大夫自度不能爭之乃謝病免於是以所使越時囊中裝千金以與五子各二百斤令為産業賈常安車駟馬從歌鼓瑟侍者十人與其子約曰過汝家給人馬酒食極歡十日有寶劒直百金所死家得寶劒一歲中往來及過他家卒不過再三遊於漢庭公卿之間名聲甚顯及誅呂氏立孝文賈頗有力本傳曰當孝文之時天下以鄙寄為賣友賣友者謂見利而忘

義若寄父為功臣而又被執劫雖權賣呂祿以安社稷存君親可矣淮南丞相張蒼為御史大夫讚曰本紀稱孝惠高后之時海內得離戰爭之苦君臣俱無為故惠帝拱已高后女主制政不出房閫而天下宴然刑罰罕用民務稼穡衣食滋殖矣及福祚詰呂大過漸至縱橫殺戮鴟毒生於豪強賴朱虛周陳惟社稷之重顧山河之誓殲討簒逆匡救漢祚豈非忠哉王陵之徒精潔心過於丹青矣

前漢紀卷六

前漢紀卷七

漢 荀悅 撰

孝文皇帝紀上

初大臣迎王於代郎中令張武議曰大臣未可信王宜稱疾無行以觀其變中尉宋昌曰羣臣之議皆非也夫秦失其政豪傑並起猝然卒踐天子位者劉氏也天下絶其望一也高帝王子弟犬牙相制所謂磐石之宗也天下服其强二也漢興除秦苛政人人自安難搖動三也今大臣雖欲為變百姓不為使其黨豈能專一邪且内有朱虚東牟之親外有諸侯之强必無異心矣高帝子獨淮南王與大王大王又長賢聖聞於天下故大臣迎大王大王勿疑卜之兆得大橫占曰大橫庚庚余為天王夏啓以光王乃令勞薄昭見太尉周勃還王乃行羣臣迎于渭橋太尉周勃進曰請避左右以聞宋昌曰所言公公言之所言私王者無私勃乃跪上天子璽王謝曰至邸議之閏月朔之代邸王西向讓帝位者三南向讓者再遂即皇帝位拜宋昌為衛將軍領南北軍救天下賜民爵一級酺五日

元年冬十月皇帝見于高廟車騎將軍薄昭迎皇太后于代封太尉周勃萬戶賜金五千斤丞相陳平將軍灌嬰邑各三千戶金三千斤朱虛侯章襄平侯通二千戶金千斤十有二月立趙幽王子遂為趙王徙琅邪王澤為燕王除收孥相坐法律春正月有司請早建太子上謙讓不聽有司固請上曰諸侯王功臣多有賢者而曰必子人其以朕忘賢與有德者而專于其子非所以憂天下有司請曰立嗣必子所從來久矣今適宜立而更求諸侯宗室非高帝之志子啓最長敦厚慈仁請建以為太子上許焉乃立之封將軍薄昭為軹侯三月立皇太子母竇氏為皇后初孝惠時出宮人以賜諸王各五人竇姬家在清河略主者吏願至趙吏誤置代伍中竇姬泣啼而行既至代幸於王生景帝而代王后及其四子皆先亡故竇姬為皇后兄長君弟廣國字少君家於

長安絳侯等曰吾屬命乃懸於此兩人為選賢人令與
居止由此皆為退讓君子詔曰今方春和草木羣生之
物皆有以自樂而吾百姓鰥寡孤獨窮困之人咸陷於
死亡而莫之省憂朕為民父母將何如其議所以賑貸
之於是出布帛米肉賜之其肉刑耐罪已上不用此令
楚元王交薨丞相平病讓位於太尉周勃為左丞相位
第一平為右丞相位第二大將軍灌嬰為太尉上問勃
天下一歲決獄錢穀出入幾何謝不知甚愧之上以問
平平曰陛下即問決獄責廷尉問錢穀責治粟內史上
曰君所主者何事對曰陛下不知臣駑下使臣待罪宰
相宰相在上佐天子調理陰陽下遂萬物之宜外鎮撫
四夷內親附百姓使公卿大夫各得其職上曰善勃出
謂平曰君素不教我對乎平曰處其位獨不知任或謂勃
曰君誅諸呂立代王威鎮天下受厚賞處尊位久即禍
及身矣勃謝病歸相印平轉為右丞相太中大夫陸賈
使越上賜尉佗書曰朕頃以南越王自治之雖然王之
號為帝兩帝並立豈無一乘之使以通其道路是爭也
爭而不讓仁者不由也王之昆弟在真定已使人存問
修治王先人塚墓願與王分棄前患從今已來與王通
使如故故使賈喻意南越蠻夷大長老夫臣佗曰高后
聽信讒臣別異蠻夷故改號聊以自娛自帝其國未敢
有害於天下老夫夙興夜寐寢不安席食不甘味凡以
不得事漢故也陛下幸哀憐臣通使如故老夫死骨不
朽不敢為帝謹北面因使者奉獻夏四月齊楚地震山
崩二十九所同日俱大發水潰出本志曰為水沴土六
月令郡國無來獻封衛將軍宋昌為壯武侯又令列侯
從高帝入蜀漢者皆增邑吏二千石已上從高帝者皆
食邑齊王襄薨
二年冬十月丞相平薨謚獻侯十有一月乙亥周勃復
為左丞相癸卯晦日有食之詔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
者是時上勤於政事躬行節約思安百姓身衣弋綈所
幸慎夫人衣不曳地帷帳無文嘗欲為露臺計直百金

曰此中民十家之産遂不為也太中大夫賈誼說曰管子有言倉廩實知禮節民不足而可治者未嘗聞也古人有言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飢一女不織或受之寒生之有時而用之無度物力必匱且歲有飢饑天之常行即不幸有方二三千里之旱國何以相卹卒然邊境有急數百萬之衆國家何以饋之方今之務務在絶末伎遊食之巧驅民而歸之於農太子家令晁錯復說上曰今土地人民不減於古無捄湯水旱之災而畜積不及古者何也以地有餘利民有遺力生穀之土未盡墾耕山澤之利物未盡出遊食之士未盡歸農農夫飢寒切于肌膚慈母不能以保赤子君安能以有民夫金玉寶貨飢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衆貴之者以上用之故也其為物輕微易藏在於把握可以周流海内而無飢寒之患此令臣下輕倍其主而民易去其鄉盜賊有所勸而逃亡者得輕資矣粟米布帛生於地長於時聚於市非可一日而成一日不得則飢寒並至是故明王貴五穀而賤金玉今農夫五口之家其服作者不過二人其能耕者不過百畝百畝之收不過三百石春耕夏種秋收冬藏四時之間無日休息又給縣官供徭役憂病艱難其中勤苦如此然復時被水旱蝗虫之災急政暴賦朝令暮得有者貴賣無者倍舉是賣田宅鬻子孫以償債者衆也而商賈大者積儲倍息小者坐列販賣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蠶織衣必重綵食必重肉無農夫之苦有百千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過吏勢以利相傾乘良策肥千里遊遨此商人所以兼農人農人所以流亡也今漢法律賤商人商人已富貴矣尊農夫農夫已貧賤矣故主之所貴俗之所賤法之所卑吏之所尊上下相反好惡相忤而欲國富法立不可得矣當今之務在於本農使民勸業而已欲人務農在貴粟貴粟之道在於使民以粟為賞罰今募天下入粟塞下即得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有爵農人有粟粟有所行而國用足矣不過三年塞下之粟必多矣上從之

荀悅曰聖王之制務在綱紀明其道義而已若夫一切之計必推其公義度其時宜不得已而用之非有大故則不由之春正月詔開籍田漢初國家簡易制度未備衣食貲粮無限富者衍溢貧者或不足若蜀郡卓氏家僮千有餘人程鄭七八百人皆擅山川銅鐵之利運籌筭上爭王者之利下固齊民之業若宛孔氏之屬連車騎以交通王侯貿易貨賂雍容垂拱坐取百倍皆犯王禁陷於不軌

荀悅曰先王立政以制為本三正五行服色歷數承天之制經國序民列官布職疆理品類辨方定物人倫之度自上已下降殺有序上有常制則政不頗下有常制則民不二官無淫度則事不悖民無淫制則業不廢貴不專寵富不獨奢民雖積財無所用之故世俗易足而情不濫姦宄不興禍亂不作此先王所以綱紀天下統成大業立德興功為政之德也故曰謹權量審法度脩廢官四方之政行矣本傳曰先王之制自天子公侯卿大夫已下至於抱關擊柝者其爵祿奉養死生之制各有差品小不得僭大賤不得逾貴夫然故上下有序而民志悉定於是裂土地之宜教之種殖畜養以時而用之有節草木未落斤斧不入於山林豺獺未祭羅網不布於野澤鷹隼未擊罾弋不施於蹊隧既順時而取物然而山不槎蘖田不伐夭豚魚麛卵咸有常禁所以順時宣氣蕃阜庶物畜足功用如此之備然後從四民因其土宜任其智力安其居樂其業甘其食而美其服欲

寡而事節財足而不爭及至周室道衰禮法隳壞諸侯刻桷丹楹大夫山節藻梲其流至於士庶莫不離制度稼穡之人少商賈之人多穀不足而貨有餘陵遲至於桓文之後禮義大壞上下相冒國異政家殊俗奢靡不制僭差無極於是商通難得之貨工作無用之器士設反道之行以追時好而取世資偽民倍實而要名姦夫犯難而求利篡殺取國者為王公刼奪成家者為侯伯禮義不足以制君子刑戮不足以威小人富者木土被

文繡犬馬餧菽粟貧者裋褐不完食疏飲水俱為編戶齊民而以財力相君雖為僕虜猶無慍色故夫飾變詐為姦究自足乎一世之間守道隨理不免乎飢寒之患其化自上興由法度之無限也故易曰君以財成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備物致用立象成器以為天下利立制度之謂也太子太傅張相如免太中大夫石奮為太子太傅奮趙人也初為小吏事高帝恭敬謹慎甚見親信於是以選傅太子立趙王遂弟辟彊為河間王朱虛侯章為城陽王東牟侯興居為濟北王立皇子武為代王參為太原王揖為梁王夏五月詔曰古有誹謗之木所以通諫者今法有誹謗妖言之罪是使衆臣不敢盡心而上無由聞其過今其除之秋九月初與郡守為銅虎符竹使符

三年冬十月丁酉晦日有食之十一月丁卯晦又食之詔曰前遣列侯之國辭未行丞相朕之所重其為朕率列侯之國遂免就國十二月太尉灌嬰為丞相罷太尉官四月城陽王章薨淮南王長殺辟陽侯審食其初高帝八年過趙趙王獻美人幸有身生厲王長趙王不敢內之築外宮而處之及貫高事盡捕王家厲王母亦在繫中其弟趙廉因辟陽侯言呂后呂后妒不肯白辟陽侯不強爭厲王以生母以恚自殺趙廉奉厲王詣長安高帝憐之令呂后毋之厲王有才力力能扛鼎怨辟陽侯不赦其母乃造辟陽侯即自袖金椎椎殺之馳詣闕肉袒請罪上赦之不治五月匈奴寇北地河內丞相灌嬰擊之衛將軍軍長安上自至高都因幸太原見羣臣故人皆賜之舉功行賞復晉陽中都民三歲租留太原遊十餘日濟北王興居聞上自擊胡乃發兵反秋大旱七月上自太原還八月將軍柴武擊濟北王興居興居自殺赦諸與興居反者

四年冬十二月丞相灌嬰薨謚隱侯正月御史大夫張蒼為丞相袁盎為御史大夫時御史大夫韋孟缺是時上徵河東太守季布欲以為御史大夫聞其使酒乃不

用遣歸郡夏五月復諸劉有屬籍者家無所與六月雨雪秋九月封齊悼惠王子七人為列侯絳侯周勃有罪逮繫詔獄勃在國常恐懼每郡守尉行縣勃常被甲持兵人有告勃欲反下廷尉吏侵辱之勃以千金與獄吏吏乃止勃以公主為証公主孝文女太子勝尚之及薄昭為言薄太后因請上曰絳侯奉高帝璽持兵於北軍此時猶不反今居一小縣乃反邪上赦勃復爵邑就國勃出曰吾常將百萬衆於北軍安知獄吏之貴哉

作顧成廟

五年春二月地震夏四月除盜鑄錢令更造四銖錢賈誼諫曰法使民得顧租鑄錢敢雜以鉛鐵他巧者其罪黥然鑄錢之情非偽雜巧則不得贏辨利巧之甚微其利甚厚夫事有招禍法有起姦今令細民操造幣之勢各隱屏而鑄作因欲禁其厚利絶其微姦雖黥罪日報其勢不止農事棄捐採銅日多姦不可絶已頼川人賈山上書諫曰夫錢者無用之器而可用易富貴富貴者人主之操柄令為之是與人主共操柄不可長也上不聽又上書言前世之戒曰昔秦賦歛重數以奉奢侈起咸陽至雍離宮三百鐘鼓幃帳不移而具為阿房之殿高十數仞東西五里南北千步為宮室之盛乃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聚廬而託處焉為馳道於天下東窮燕齊南極吳楚江湖之上海濱之觀畢至道廣五十步三丈而樹又築其外隱以金椎樹以青松為馳道之麗乃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邪徑而託足焉葬於驪山使徒數十萬人曠日十年下達三泉采合金石冶銅鋼其內漆塗其外被以珠玉飾以翡翠中成遊觀上成山林為葬埋之奢乃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蓬蔂而託焉百姓不勝其役疲弊者不得休息飢寒者不得衣食無罪而死刑者無所告訴人與之為怨家與之為讎天下以壞宗廟將滅絶矣始皇居絶滅之中猶不自知乃東巡狩至會稽琅邪刻石紀功自以為過於堯舜以古諡法為少更以數為諡欲以一至萬世而死不盈

數月天下四面攻之兵破於項羽地奪於劉氏豈不哀哉始皇不自知無輔弼之臣無進諫之士縱恣行誅是以道諛者偷合苟容比其德則聖於堯舜論其功則賢於湯武天下已潰而莫之告也詩云匪言不能胡斯畏忌聽言則對訟言如醉此之謂也故聖王之制史在前書過失工誦箴諫瞽誦詩諫公卿比諫士傳言諫庶人謗於道商旅議於市然後君得聞其過而改之見義而從之所以永有天下也今陛下將興堯舜之道猶自勉以厚天下損食膳不聽樂減外徑止歲貢省廐馬以賦郡傳去諸苑以賦農夫出帛十萬匹以賑貧乏禮高年平刑獄天下悅喜臣聞山東吏有布詔令民雖老病或扶杖而往聽之願少須臾無死思見德化之所成功業之所就矣今聞或者陛下從方正賢後之士與之射獵以傷大業臣竊悼之願止射獵以歲二月定明堂造太學修先王之道以成萬世之基上輒優容而納其言然亦賞夢欲上天而不能有一黃頭郎推之顧見其衣後穿覺而求之漸臺見郎中鄧通衣後穿如夢中所見遂寵幸之通亦謹身媚上而已不得預政事有善相者相通云當貧餓死故賜通銅山得自鑄錢上嘗親謁飲通家上病癰通嘗吮之上曰誰最憐我者通曰莫若太子上令太子吮癰而色難得通前吮之太子慙由是心恚通及即位以通盜去徼鑄錢遂盡按沒入財物卒窮餓寄死人家徙代王武為懷陽王徙太原王參為代王六年冬十月桃李花十一月淮南王長謀反發覺徙蜀郡道死於雍諡曰厲初長居國驕恣不用漢法出稱警入稱蹕自作法令上令將軍薄昭與長書責之曰大王以千里為宅居以萬人為臣妾此高皇帝之厚德今太王所行危亡之道高皇帝之神靈必不廟食於大王之手矣昔周公誅管蔡以寧周室高帝廢代王以便事濟北舉兵皇帝誅之以安漢故周行之於前漢用之於後

今大王欲以親戚之意故望於上大王終不可得也宜急改行上書謝罪王得書不悅復令人使閩越匈奴與棘蒲侯太子柴奇謀反羣臣廷尉雜奏表請論如法制詔曰朕不忍致法其赦長死罪廢王有司請徙長蜀郡邛都於是盡誅所與謀者載長以輜車令縣次傳送給肉日五斤酒五升令美人才人得幸者十人從之長在道怨不肯食而死乃以民禮葬于雍置守墓三十家而誅諸縣送傳不謹者淮南王之徙也中郎將楚人袁盎

諫曰淮南王為人剛强行道有不遂陛下有殺弟之名奈何上曰吾將苦之耳令還之及長死上悲號甚恨盎曰陛下有高世之名三此不足毀名陛下在代時太后嘗病三年陛下目不交睫睡不解衣冠湯藥非陛下口所嘗不進夫曾參以布衣猶難之陛下親以王者行之孝過曾參遠矣諸呂用事大臣專制陛下從代來乘六乘之傳馳不測之淵雖賁育之勇不及陛下陛下至代邸西向讓天下者三南向讓者再夫許由一讓而名立陛下五讓過於許由四矣陛下遷淮南王欲使改過有司宿衛不慎故病死上意乃解上從霸陵欲西馳下峻阪盎進攬轡上曰將軍怯邪盎曰臣聞聖主不乘危陛下乘六騑馳不測之山比有馬驚車敗陛下縱自輕奈高廟太后何上乃止上幸上林苑皇后慎夫人在禁中嘗同坐及坐郎署盎却慎夫人席慎夫人怒不肯坐上怒起盎因前說曰臣聞尊卑有序上下協和妾主豈可同坐哉陛下所幸慎夫人適所以禍之獨不見人豕乎

上乃悅以語慎夫人夫人賜盎金五十斤宦者趙談數毀盎盎患之盎兄子種謂盎曰宜庭辱之使其毀不用後上出趙談參乘盎伏之車前曰古者天子所共與六尺乘輿者皆天下豪俊今漢雖乏人陛下獨奈何與刑餘之人共載上笑推談下談泣下車

七年夏四月赦天下六月辛酉未央宮闕罘罳災本志以為東闕所以朝諸侯之門也罘罳在外諸侯之象也僭大之咎也典客馮敬為御史大夫

八年夏封淮南王子四人安為阜陵侯勃為安陽侯賜為周陽侯良為東城侯梁王太傅賈誼知上將復王之諫曰淮南王悖逆無道陛下幸赦而遷之疾病而死天下誰不以王死之為大當今復尊罪人之子適足以負謗於天下耳雖割之而王四子四子一心此非有白公子胥興於廣都之中必有專諸荆軻起於兩楹之閒矣誼又上書言前世事曰大臣強者先反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制國小則無邪心令海内之勢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從制從制則天下安矣割地定則為若干國令諸侯王子孫各以次授先祖之分地其地衆而子孫少者建以為國空而置之須其子孫生者舉使君之示無所私焉今進言者皆曰天下已治臣獨以為未也夫抱火厝於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然因謂之安方今之勢何以異此今大國之王幼弱漢之傅相方握其事數年之後諸侯王皆冠血氣方剛漢之傅相稱疾而罷彼自丞尉已下徧置

私人則難作矣射獵之娛與安危之機孰急以天子之位乘今之時尚為難治假使陛下居齊桓之處將能九合諸侯而一匡天下乎假使韓信彭越黥布此數公存者當此之時陛下即位能自安乎今為漢治者無勤勞之苦不乏鐘鼓之樂可使諸侯軌道天下順治也承奉宗廟至孝也以育羣生至仁也垂法立業至明也當時大治使後世誦聖德使顧成之廟稱為太宗上配太祖與漢罔極以陛下之明達因使少知治體者得在下風致此非難也陛下誰憚之而久不為此今天下之勢方倒懸天子者天下之首蠻夷者天下之足夷狄徼令主上之操也天下供貢臣下之禮也足反居上首顧居下倒懸如此莫之能解甚為執事羞之陛下何不試以臣為屬國之官必繫單于頸而制之死命不獵猛敢而獵田豕臣竊為陛下不取又今賣童僕者為之文繡衣之絲屨富人嘉會以綺穀覆牆屋是古天子后服所以廟而不宴者也今庶人屋壁得為帝服倡優下賤得為后

飾天下之不危者殆未之有也三代有天下之長而秦享世之短其故可知也古之王者太子始生而教固以行矣成王在襁褓之中召公為太保周公為太傅太公為太師太保保其身體太傅傅其德義太師導之教訓又為置之三少皆上大夫少保少傅少師是與太子宴者也逐去邪人不使見邪行者皆選天下端士孝弟博聞有道術者以衛翼之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生則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孔子曰幼成若

天性習慣若自然及太子少長即入於太學承師道問既冠成人免於保傅之嚴則有記過之史徹膳之宰誹謗之木敢諫之鼓春朝朝日秋暮夕月所以明敬也養三老五更所以明孝弟也行以和鸞步中采薺趨中大夏所以明有度也其於禽獸見其生不忍其死聞其聲不食其肉故遠庖廚所以長恩且明有仁也三代所以長久者其輔翼太子必有此具也及秦即不然棄禮義辭讓而上告愬刑罰使趙高傅胡亥而教之獄所習非斬劓人則夷三族故胡亥今日即位而明日射殺人忠諫者謂之誹謗深計者謂之妖言視殺人如刈草菅然豈惟胡亥之性惡哉所以導之者非其理也人主之所慎在其所趨舍以禮義治民者積禮義以刑罰治民者積刑罰禮義積而民和親刑罰積而民怨倍教化行而民康樂法令行而民哀戚哀樂之感禍福之應也古者聖王制為等列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廉恥節儉以治君子大臣有罪賜死而無戮辱古者大臣有大

譴呵則白冠氂纓盤水加劒造請室而請罪於上不執縛係引而行有大罪北面跪而自裁上不使人挫折而刑之曰子大夫自有過耳吾遇子有禮矣上設廉耻以遇其臣臣下則厲節行以報其上上善其言自是大臣有罪不及刑獄誼又以為代邊近匈奴而梁淮陽皆小不足以禦捍齊趙淮陽足以捍吳楚則無山東之憂萬世之利昔秦苦心勞力以除六國今陛下垂拱以成六國之禍不可以言智也雖身之無事萬年之後傳之弱

子不可以言仁愛後止徙淮陽王武為梁王王四十餘
城有長星出于東方
九年夏大旱

前漢紀卷七

欽定四庫全書

前漢紀卷八

漢 荀悦 撰

孝文皇帝紀下

十年冬上行幸甘泉將軍薄昭有罪自殺張釋之為郎
十年不得調用欲歸袁盎賢之言於上以為謁者僕射
上幸上林苑釋之從登虎圈上問上林尉禽獸簿尉不
能對虎圈嗇夫代尉對響應無窮上曰善為吏不當如此
邪詔釋之拜嗇夫欲為上林令釋之進曰陛下以周勃
張相如何如人上曰長者也釋之曰此兩人稱為長者
言事曾未出口豈若嗇夫喋喋利口捷給哉且秦任刀
筆吏爭以苛察相高故政陵遲至於土崩今以嗇夫口
辯而超遷之臣恐天下隨風而爭口辯無實上之化下
疾於影響舉錯不可不察上曰善乃止拜釋之為公車
令時梁王來朝與太子共載入朝不下司馬門釋之禁
止不得入朝劾奏不敬上乃免冠謝太后曰教兒子不
謹太后使使承詔赦太子及梁王乃得入朝後為中郎

將從上至霸陵上望北山悽然傷懷謂羣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為槨用紵絮斮漆其堅豈可動哉左右皆曰善釋之進曰使其中有可欲者雖無石槨又何戚焉上稱善

十一年冬十有一月上行幸代春正月上至自代夏六月梁王揖薨無子國除揖上之少子也好讀書上愛之故以賈誼為傅王墮馬薨誼自傷為傅無狀旦暮哭泣歲餘亦卒誼時年三十初河南太守吳公以誼為門下吏吳公以治郡第一徵入為廷尉薦誼為博士至太中大夫時年二十餘表陳政事建立制度上以誼才任公卿絳侯灌嬰等害之上乃疏之後誼為長沙王太傅誼過湘水作賦以辭弔屈原為傅數年上復思誼乃徵之上方坐宣室感鬼神事與誼言至半夜移席就之既罷上曰吾久不見賈生自謂勝之今見不如也以為梁王太傅賈誼謂漢土德所著述凡五十八篇匈奴寇邊狄道

取其除之名山大川其在諸侯封內各有自奉祠天子之官不領齊及濟南國廢令太祝歲時至祠夏五月詔除肉刑時齊太倉令淳于公有罪當刑淳于公有女五人無男嘗罵其女曰生女不生男緩急無有益小女緹縈自傷泣乃隨父到長安上書曰妾父為吏齊國皆稱廉平今坐法當刑妾聞夫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續雖欲改過自新其道無由妾願沒身為官奴以贖父刑使得自新天子悲憐其意遂下令曰夫訓導不純而道

愚民陷焉或欲改行為善其道無由也夫刑者至斷支體刻肌膚終身不復何其刑之痛而不得理也其除肉刑有以易之遂改定律六月詔除民田租

荀悅曰古者什一而稅以為天下之中正也今漢民或百一而稅可謂鮮矣然豪強富人占田逾侈輸其賦太半官收百一之稅民收太半之賦官家之惠優於三代豪強之暴酷於亡秦是上惠不通威福分於豪強也今不正其本而務除租稅適足以資富強夫土地者天下之本也春秋之義諸侯不得專封大夫不得專地今豪民占田或至數百千頃富過王侯是自專封也買賣由已是自專地也孝武時董仲舒嘗言宜限民占田至哀帝時乃限民占田不得過三十頃雖有其制卒不得施行然三十頃有不平矣且夫井田之制宜於民衆之時地廣民稀勿為可也然欲廢之於寡立之於衆土地既富列在豪強卒而規之並有怨心則生紛亂制度難行由是觀之若高帝初定天下及光武中興之後民人稀少立之易矣就未悉備井田之法宜以口數占田為立科限民得耕種不得買賣以贍民弱以防無幷且為制度張本不亦宜乎雖古今異制損益隨時然紀綱大略其致一也本志曰古者建步立畝六尺為步步百為畝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井方一里是為九夫八家共之一夫一婦受私田百畝公田十畝是為八百八十畝餘二十畝以為廬舍出入相交守望相接疾病相救民受田上田夫百畝中田夫二百畝下田夫三百畝歲更之換易其處其家衆男為餘夫亦以口受田如此士工商家受田五口乃當農夫一人有賦有稅稅謂公田什一及工商衡虞之入也賦謂供車馬甲兵士徒之役也民年二十受田六十歸田種穀必雜五種以備災害田中不得有樹以妨五穀力耕數芸收穫如寇盜之至還廬種桑菜茹有畦瓜瓠果蓏殖於疆畔雞豚狗豕無失其時女修蠶織五十則可以衣帛七十可以食肉五家為比五比為閭四閭為族五族為黨五黨為州五州

為鄉萬二千五百戶比長位下士自此已上稍登一級至鄉為卿矣於是閭有序而鄉有庠序以明教庠以行禮而視化焉春令民畢出於野其詩云同我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冬則畢入於邑其詩云嗟我父子曰為改歲入此室處春則出民閒胥平旦坐於右壟比長坐於左壟畢出而後歸夕亦如之入者必持薪樵輕重相分斑白不提挈冬則民既入婦人同巷夜績女工一月得四十五功必相從者所以省費燭火同巧拙而合習俗也男女有不得其所者因而相與歌詠各言其情是月餘子亦在序室八歲入小學學六甲四方五行書計之事十五入大學學先王禮樂而知君臣之禮其秀異者移鄉學學於庠序之異者移於國學學乎小學諸侯歲貢小學之異者移於天子之學學于太學命曰造士然後爵命焉孟春之月羣居將散行人振木鐸以徇於路以採詩獻之太師比其音律以聞於天子三年耕則餘一年之畜故三年有成成此功也故王者三載考績三考黜陟九年耕餘三年之食進業曰升謂之升平三升曰泰二十七年餘九年食謂之太平而王業大成刑措不用王道興矣故語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書曰天秩有禮天罰有罪故聖人因天秩而制五禮因天罰而制五刑建司馬之官設六軍之衆因井田而制軍賦地方一里為井井十為通通十為成成方十里成十為衆衆十為同同方百里同十為封封十為畿畿方千里故四井為邑邑四為丘丘十六井有戎馬一匹牛三頭四丘為甸甸六十四井有戎馬四匹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干戈備具是謂司馬之法一同百里隄封萬井除山川坑塹城池邑居園囿街路三千六百井定出賦六千四百井戎馬四百匹兵車百乘此卿大夫采地之大者是謂百乘之家一封三百六十六里隄封十萬井定出賦六萬四千井戎馬四千匹兵車千乘此諸侯之大者謂之千乘之國天子畿方千里隄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戎馬四萬匹兵車

萬乘戎馬車徒干戈素具春振旅以蒐夏茇舍以苗秋治兵以獮冬大閱以狩皆於農隙以講事焉五國為屬有長十國為連連有率三十國為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為州州有牧牧有連卒比年簡車徒卒正三年簡輿徒群牧五年大簡輿徒此先王制土定業班民設教立武足兵之大法也上過渭橋有人在橋下乘輿馬驚捕之屬廷尉釋之訊之曰遠縣人也聞蹕匿橋下久已為行過即出見車騎即走耳釋之奏犯蹕罰金上怒曰此人親驚吾馬馬賴和柔即令他馬固不傷敗我乎釋之奏曰法者天子之所與天下共之今如重之是法不信於民廷尉天下之平今一傾天下用法皆為之輕重民安措其足乎上曰善廷尉當如是也其後有人盜高廟坐前玉環者下廷尉奏當棄市上大怒曰此人無道乃盜先帝器吾欲置之族矣釋之曰法如是足矣有如萬一愚人取長陵一坏土陛下何以加其法上乃許之

卿大會立庭中有王生者年老矣善為黃老言以處士召見顧謂釋之曰為我結韈釋之跪而結之既罷或以責王生王生曰吾老矣且賤自度終無益於張廷尉方為名臣故使結韈欲以重之也

十四年冬匈奴老上單于寇邊以十四萬騎入蕭關殺北地都尉卬遂至彭陽使騎兵入燒回中宮侯騎至雍起烽火通甘泉上遣三將軍屯隴西北地上郡中尉周舍為衛將軍郎中令張武為車騎將軍軍渭北車千乘騎卒十萬上親勞軍勒兵申令賜吏卒上欲自征匈奴羣臣諫不聽皇太后固止之乃止東陽侯張相如為大將軍內史欒布皆為將軍擊匈奴出塞師還時上輦過郎署見郎署長馮唐年七十餘矣問曰父老何自為郎家安在對曰臣趙人上曰吾居代時尚食監高祛數謂我言趙將李齊之賢戰於鉅鹿下吾每餐食意未嘗不在鉅鹿下也父老知之對曰齊尚不如廉頗李牧之為將也臣大父趙時為將卒善廉頗臣父為代郡將時

善李牧故知其為人也上曰嗟乎吾得廉頗李牧之為將豈憂匈奴哉唐曰陛下雖得之不能用上怒起入禁中良久召唐曰公衆辱我獨無閑處也何以言之吾不能用也唐謝因對曰臣聞古之王者之遣將也跪而推轂曰自閫以內寡人制之自閫以外將軍制之軍功爵賞皆決於外李牧為趙將居邊軍市之租皆自用饗士卒賞賜決於外不從中覆也委任而責成功牧乃得展其智力北逐單于破東胡滅澹林西抑強秦南距韓魏

當此之時趙幾霸會趙王遷立用郭開讒而殺李牧是以為秦所滅今臣聞魏尚為雲中守軍市之租盡以給士卒出私養錢五日一殺牛以饗士卒軍人是以匈奴遠遁不敢近雲中之塞虜嘗大入尚率車騎擊之所傷殺甚衆上功幕府誤差六級文吏以法繩之陛下下之吏削爵罰及之其賞不行吏奉法必用臣愚以為陛下都尉主中尉及郡車騎士至景帝時為楚相卒為名臣荀悅曰以孝文之明也本朝之治百寮之賢而賈誼見逐張釋之十年不見省用馮唐白首屈於郎署豈不惜哉夫以絳侯之忠功存社稷而猶見疑不亦痛乎夫知賢之難用人不易忠臣自古之難也雖在明世且猶若茲而況亂君闇主者乎然則屈原赴湘水子胥鴟夷於江安足恨哉周勃質朴忠誠高祖以為安劉氏者必勃也既定漢室建立明主眷眷之心豈有異哉狼狽失據

塊然囚執俛首撫襟屈於獄吏豈不愍哉夫忠臣之於其主猶孝子之於其親盡心焉盡力焉進而喜非貪位退而憂非懷寵結志於心慕戀不已進得及時樂行其道故仲尼去魯曰遲遲而行孟軻去齊三宿而後出境彼誠仁聖之心夫豈誼過湘水弔屈原惻愴慟懷豈徒忽忽而已哉與夫苟患失之者異類殊意矣及其傳梁王梁王薨哭泣而從死豈可謂不忠乎然人主不察豈不哀哉及釋之屈而思歸馮唐困而後達有可悼也此

忠臣所以泣血賢俊所以傷心也上方憂匈奴太子家令晁錯上書言兵事曰臣聞用兵臨戰合刃之急者三一曰得地形二曰卒服習三曰器用利兵法曰丈五之溝漸車之水山林積石山川邱阜草木所在此步兵之地也車騎二不當一土山平陵漫衍相屬平原廣野此車騎之地也步兵十不當一平易相遠山谷幽澗仰高臨下此弓弩之地也短兵百不當一兩陣相近平地淺草可前可後此長戟之地也劒楯二不當一萑葦竹萧

草木蒙籠枝葉接茂此矛鋌之地也長戟二不當一曲道相伏險阨相薄此劒楯之地也弓弩三不當一士不選練卒不服習起居不精動靜不集趨利不及避難不畢前擊後解與金鼓之指相失此多不習勒卒之過也百不當十兵不完利與空手同甲不堅密與袒裼同弩不可以及遠與短兵同射不能中與無矢同中不能入械不利以其卒與敵也卒不可用以其將與敵也將不知兵以其主與敵也君不擇將以其國與敵也此四者兵之要也臣又聞小大異形強弱異勢險易異備夫畢身以事強小國之形也以蠻夷攻蠻夷中國之形也今匈奴地形技藝與中國異上下山坂出入谿澗中國之馬弗與也險道傾側且馳且射中國之騎弗與也風雨疲勞飢渴不困中國之人弗與也此匈奴之長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輕車突騎此匈奴之衆易撓亂也勁弩長戟射疏及遠則匈奴之弓弗能格也堅甲利刃長短相雜遊弩往來什伍俱前則匈奴之兵弗能當也材官騶發矢道同的則匈奴之革笥木薦弗能支也下馬地鬬劒戟相接去就相薄則匈奴之足弗能給也此中國之長技也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陛下興數十萬之衆以誅數十萬之匈奴衆寡之計以一擊十之術也雖然兵者凶器戰者危事以大為小以強為弱在俛仰之間耳夫以人之死爭勝跌而不振則悔之無及也帝王之道出於萬全今降胡義渠蠻夷之屬來歸義者其

衆穀千人飲食長技與匈奴同可賜之堅甲絜衣勁弩利矢益以邊郡之良騎令明將能知其習俗和輯其心者以將之即有阻險則以此當之平地通道則以輕車材官制之兩軍相為表裏各用其技橫加之以衆此萬全之術傳曰狂夫之言而明主擇焉臣錯愚陋昧死上狂言唯陛下裁擇上嘉之而賜璽書寵答曰皇帝敬問太子家令所言兵體聞之書曰狂夫之言而明主擇焉今則不然言者不狂而擇者不明是以萬聽而萬不當

也錯復上言云遠方之士守塞一歲而更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選常居之者令室家田作具以備之以便為之高城深壍其外復為一城其內城間百五十步要害之處通山川之道調立城邑毋下千家為中國造雜落先為屋室次其田器乃募罪人及免徒復作令居之不足募以丁奴婢贖罪及輸奴婢欲以拜爵者不足乃募民之欲往者皆賜高爵復其家子冬夏衣裘廩食能自給而止郡縣之民得買其爵以自增其無夫若無妻者縣官買與之人情非有匹敵不能久安其居塞下之人祿利不厚不可使久居危難之地胡人入驅而能止其所驅者以其半與之縣官為贖其民如是則邑里相救助赴胡不避死亡非以德上也欲全親戚而利其財此與東方之戍卒不習地勢而心畏胡者功相萬也上從之錯復言古之徙遠方以實空虛也相其陰陽之和審其土地之宜然後營立邑城通田作之道正阡陌之界先為之築室家有一堂兩內門戶之開閉置器物焉民至

者有居作有所用此民所以輕去故鄉而勸之新邑也為之致醫巫以救疾病以修祭祀男女有婚姻死生相卹墳墓相從室家完安此使民樂其處而有長居之心也臣又聞古之制邊縣以備敵也使五家為伍伍有長十長一里里有假士四里一連連有假率十連一邑邑有假侯皆擇其邑之賢才習地形知民情者居則習於射法出則教民於應敵故卒伍成於內則軍正定於外服習以成勿令遷徙幼則同遊長則共事夜戰則聲相

知足以相救晝戰則眼相見足以相識歡愛之心足以相死然後勸之以重賞威之以重罰則死不旋踵矣春三月詔曰昔先王遠施不求其報望祠不祈其福右賢左戚先民後己至明之極也今聞祠官祝釐皆歸福於朕躬不為百姓朕甚愧之是重吾不德也其令祠官致敬無有所祈魯人公孫臣上書言秦為水德從所不勝漢當為土德其符當有黃龍見丞相張蒼好律歷以漢為水德河水決金隄其符也公孫臣言非是以罷之於是從蒼議色尚外黑內赤以此從水德

十五年春黃龍見於成紀上召公孫臣為博士從土德也夏四月上幸雍始郊見五帝修名山大川之祀秋九月舉賢良直言上策之曰有司舉賢良明於國家之大體通於人情之終始及能直言極諫者二三大夫之行當此三道朕甚嘉之故登大夫於朝親諭朕志大夫其上三道之要永惟朕之不德吏之不平政之不宣民之不寧四者之闕悉陳其志無有所隱著之於篇朕親覽馬太子家令晁錯對曰臣聞五帝神聖其臣莫能過故自親事動靜上配天下順地中得人衆生之類無不覆也根著之徒無不載也昭以光明無偏異也德上及飛鳥下及水垂草木諸產皆被其澤然後陰陽調萬物茂妖孽藏符瑞出澤潤天下光被四海此治國大體之功也臣聞三王臣主皆賢故合謀相附政達於人情人情莫不欲壽三王生而不傷也人情莫不欲富三王厚而不困也人情莫不欲安三王寧而不危也人情莫不欲逸三王節其力而不盡也其為法令合於人情而後行之動衆使民出於人情而後為之情之所惡不以強人情之所欲不以禁民是以天下樂其政而歸其德百姓和親國家安寧此明於人情終始之功也臣聞五霸不及其臣故屬以國任之以政五霸之佐謹身履法奉公無私見賢不居其上受祿不過其量興利除害明賞慎罰直言極諫補主之過德匡天下威正諸侯此人臣直言極諫之功也臣聞秦之衰世任法戮而信讒賊宮室

過度嗜欲無極法令煩僭刑罰暴酷姦邪之吏乘其亂
法以成其威上下瓦解內外咸怨故絕嗣亡世為異姓
福此吏不平政不宣民不寧之禍也對奏擢為太中大
夫齊王肥薨無子國除
十六年夏四月上郊祀五帝於渭陽趙人新垣平以望
氣見上言長安東北有神氣成五采色若人冠冕馬天
下此瑞宜立祠祠上帝以合符應於是始作渭陽五帝
廟同宇五殿五門各如其帝色上親郊祀有輝光然屬
天於是拜平為上大夫五月分齊為六國立齊悼惠王
子六人將閭為齊王志為濟北王辟光為濟南王賢為
淄川王卬為膠西王雄渠為膠東王立淮南厲王三子
安為淮南王勃為衡山王賜為廬江王建成侯良薨無
後秋九月得玉杯刻曰人主延壽新垣平令人獻之詐
言闕下有神玉氣令天下大酺是歲淮陽相申屠嘉為
御史大夫
後元年冬十月新垣平詐發覺遂謀反誅夷三族春三
月孝惠皇后張氏薨
二年夏上幸雍還幸甘陽宮六月代王參乘其亂法
八月戊辰丞相張蒼既免相年老口中無齒以女子為
乳母年百餘歲卒著書八十篇言陰陽律歷事蒼之妻
妾百數人庚午御史大夫申屠嘉為丞相開封侯陶清
翟為御史大夫有天狗下梁野天狗如大流星有聲在
其地類狗光炎如火照數頃地
三年春正月行幸代秋大雨晝夜不絕四十五日藍田
山水出流一百餘家漢水出壞民室八十餘家所殺三
百餘人
四年夏四月丙寅晦日有食之五月赦天下免諸官奴
婢為庶人上幸雍
五年春正月行幸隴西三月行幸雍六月齊城門下有
狗生角秋七月行幸代
六年冬匈奴三萬騎入上郡三萬騎入雲中車騎將軍
李勉屯飛狐口將軍蘇隱屯句注將軍張武屯北地周

勃子亞夫為將軍次細柳將軍劉禮次霸上將軍徐厲次棘門以備胡單于退遠上自勞軍至霸上及棘門軍直馳入大將軍以下出入以騎送迎拜謁已而之細柳軍軍吏被甲執銳彀弓弩持滿天子先驅曰天子將至軍尉曰軍中但聞將軍令不聞天子詔有頃上至不得入於是使使持節召將軍亞夫曰吾欲入勞軍亞夫傳言開壁門尉謂車騎曰將軍令軍中不得驅馳於是天子按轡徐行至中營將軍亞夫持兵揖曰介冑之士不

拜請以軍禮見天子為之改容式車使人稱詔謝皇帝敬勞將軍成禮而去既出軍門羣臣驚上曰嗟乎此真將軍也霸上棘門如兒戲耳月餘三軍皆罷拜亞夫為中尉上戒太子曰即有急緩周亞夫可任將軍夏大旱蝗令諸侯無入貢勉山澤減諸服御損郎吏員發倉庫以賑貧民令得買爵

七年春正月辛未朔日有食之夏六月封竇廣國為章武侯拜中軍尉周亞夫為車騎將軍己亥帝崩于未央

宮遺詔曰蓋聞萬物之萌生靡有不死死者天地之理物之自然奚可甚哀當今之世咸喜生而惡死皆厚葬以破其業重服以傷其生吾甚不取且朕以不德獲保社稷託君王之上二十餘年常畏過行以羞先帝之遺德永惟年之不長懼于不終今乃幸以天年得終時復供養高廟朕之不明與嘉之其奚悲哀之有其令天下吏民臨三日皆釋服無禁娶婦嫁女祠祀飲酒食肉當給喪事服臨者皆無跣足絰帶無過三寸無布車及兵器無發民哭臨殿中當臨者皆以旦夕各十五舉聲禮畢罷非旦夕臨無得擅哭服大功十五日小功十四日纖七日釋服它不在令者皆以此令比數從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霸陵山川宜因其故無有所改所幸慎夫人已下至少使得令嫁已已皇帝葬霸陵

荀悅曰書云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孔子曰古之人皆然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由來者尚矣今而廢之以虧大化非禮也雖然以國家之重慎其權柄雖不諒闇存其

大體可也乙卯故韓王信之子頹當及孫嬰率其衆來降封頹當爲弓高侯嬰爲襄城侯

讚曰本紀稱孝文皇帝宮室苑囿車馬御服無所增益有不便輒弛以利民身衣弋綈慎夫人雖幸衣不曳地帷帳無文繡以示敦朴愛費百金不爲露臺及治霸陵皆瓦器不得以金銀銅錫爲飾因其山不起墳南越王尉佗自立爲帝以德懷之匈奴背約令守邊備不發兵深入無動勞百姓吳王詐病不朝賜以几杖羣臣袁盎等諫說雖切常假借之張武等受賂金錢重加賞賜以愧其心專務以德化民是以海內殷富興於禮義斷獄數百幾致刑措登顯洪業爲漢太宗甚威矣哉揚雄有言文帝親屈帝尊以申亞夫之軍令曷爲不能用頗牧將有所感激云爾

前漢紀卷八

覆校官檢討臣季學錦
校對官庶吉士臣裘　謙
謄錄舉人臣董凝極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前漢紀卷九十

詳校官編修臣汪鏞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六千九百三十四 史部

前漢紀卷九

漢 荀悅 撰

孝景皇帝紀

皇帝丁未即位秋九月有星孛于西方其本值尾箕末至牽牛及天漢十六日不見

元年冬十月詔曰蓋聞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孝文皇帝德厚侔於天地利澤施四海而廟樂不稱朕甚懼焉其奏昭德四時之舞丞相嘉等奏尊孝文廟為太宗奏

昭德四時舞令郡國皆立太宗廟四時舞孝文所作以明天下之安和夏四月御史大夫陶青翟使匈奴結和親五月令民田收半租太中大夫任成周仁為郎中令為人陰重不泄衣敝不飾甚見親信上自幸其家者再賞賜甚厚仁常固讓諸侯羣臣贈遺無所受

二年冬十一月有星孛於西南令天下男子年二十始賦春三月立皇子德為河間王閼為臨江王餘為淮陽王非為汝南王彭祖為廣川王發為長沙王夏四月壬

午太皇太后崩六月丞相申屠嘉薨時內史晁錯貴幸
穿太上皇廟壖垣為舍門嘉奏請誅錯自歸上上曰此
非真廟垣又我使為之錯無罪嘉曰悔不先誅錯為所
賣遂歐血而死嘉為人廉直初鄧通侍文帝有慢嘉曰
朝廷之禮不可不肅文帝曰君勿言吾私之罷朝嘉檄
召通通恐入言文帝帝曰若往吾今召若通至嘉責之
曰朝廷者乃高皇帝之朝廷通小臣乃敢戲殿上大不
敬當斬通頓首出血不赦文帝使使持節召通謝丞相

曰此吾弄臣也君釋之通乃得免秋八月丁巳御史大
夫陶青翟為丞相左內史晁錯為御史大夫封蕭何曾
孫嘉為列侯先是嘉兄則有罪失侯梁王來朝上與讌
飲太后前上從容言萬歲之後傳於王詹事竇嬰者太
后從兄子進曰天下者高帝之天下父子相傳漢之法
矣陛下何得傳梁王太后怒絕嬰屬籍遂免竇太后
三年冬十月膠東下密人年七十餘生角角有毛本志
曰老人吳王象也年七十七國象也人不當生角猶諸
侯不當舉兵向京師七國將反之應也十有一月白項
烏與黑項烏共鬬楚國苦縣白項烏不勝墮泗水中死
者過半十有二月吳城門自傾大船自覆本志以為金
沴木也吳地以船為家天戒若曰國家將傾覆矣春三
月淮陽王正殿災吳王濞膠西王卬楚王戊趙王遂濟
南王辟光淄川王賢膠東王熊渠皆謀反初上為太子

時吳王太子入朝與上博爭道無禮於上上以博局擲
之而死送喪至吳吳王怒曰天下一家何必來葬復遣
還長安後稱疾不朝陰懷逆謀時齊人鄒陽淮陰人枚
乘皆遊吳乘諫曰夫以一縷之絲系千鈞之重上懸無
極之高下垂不測之深雖至愚之人猶知其絕矣以君
所為危於累卵難於上天若變所為易於反掌安於太
山今欲極天命之壽弊無窮之樂終萬乘之權不出反
掌之易以居太山之安而欲乘累卵之危走上天之難
此愚臣之所大惑也陽亦數諫吳王不聽乘陽皆去遊
梁晁錯說上曰吳王驕恣陰有逆謀今削之亦反不削

亦反削之其反疾而禍小不削則其反遲而禍大於是楚趙有罪先削吳王恐禍及身已為使者自見膠西王合謀發使約諸侯七國同謀南使南越北連匈奴吳王下令國中曰寡人年六十二身自將小兒年十四亦為士卒先諸君年上與寡人同下與小兒等皆發移書郡國曰漢賊臣晁錯侵奪諸侯地陛下多疾志逸不能省察欲舉兵誅之敝國雖小精兵可得五十萬人南越分其卒半以隨寡人寡人又得三十萬趙王固與胡王有約寡人節衣食積金錢修甲兵聚粮食夜以繼日至今三十餘年寡人金錢布天下諸侯王日用之不能盡今人有能得大將者賜金五千斤封邑萬户以城邑降者封萬户若率萬人降者如大將軍科他皆以差受爵吳楚反書上聞晁錯議欲令上自將兵身留居守計未定錯素與袁盎有郤錯言盎前為吳相宜知王謀而蔽匿不言使至於是欲請治盎計未定盎密聞之乃夜因告

實嬰求見上言吳所以反故錯方與上調兵食上問盎盎對曰吳王無能為也上曰吳王即山鑄錢煮海為鹽誘天下豪傑白頭舉事何以言吳無能為也盎對曰吳王銅鹽之利則有之安得豪傑而誘之吳王若得豪傑亦將轉而為義則不反矣吳之所誘者無賴子弟亡命鑄錢姦人故相誘以反錯曰盎策之善上問計將安出盎曰願屏左右上屏人獨錯在盎曰臣所言人臣不得知乃屏錯錯趨避東廂意甚恨盎對曰吳楚言晁錯擅削諸侯地故先共誅錯復其故地而罷兵今計獨有斬錯發使使吳楚七國赦其罪復其故地則兵可無血刃而俱罷上默然良久遂從其計斬錯東市拜盎為太常使使至吳吳王曰吾欲為東帝矣即劫盎使為將盎不聽使一都尉以五百人圍守盎欲殺之初盎為吳相時從吏私盜姦盎侍婢吏懼走盎馳自追之遂以侍婢及侍兒賜之及見拘從吏適在守盎位為司馬乃夜與盎備榆中之闕南距羌笮之塞東當六國之鋒六國乘信

陵之籍明蘇秦之要荊軻之威并力一心以備秦然卒滅六國而并天下何則地利不同而民輕重不等也今漢據全秦之地兼六國之衆修戎狄之義而南朝羌笮此其地與秦地相什而民相百大王所明知也今夫佞諛之臣不論骨肉之義民之輕重國之大小以為吳禍此臣所以為大王患也夫舉吳兵以資於漢譬猶蠅蚋之附羶牛腐肉之齒利劒鋒刃始接則無事矣天下聞吳率失職諸侯責先帝之遺詔今漢親誅其三公以謝前過是大王之威加於天下而功越於湯武矣夫吳有諸侯之位而實富於天子有隱匿之名而居過於中國此臣之所為大王樂也今大王還兵疾歸可十得其半不然漢知吳有吞天下之心赫然加怒羽林黃頭循江而下襲大王之都虜東海之地絕吳餉道梁王飭車騎習戰射積粟固守以逼滎陽待吳之饑大王雖欲反都亦不得已今大王去千里之國而制於十里之內張韓之將北地弓高宿衛左右兵不得下壁軍不得休息臣

不過差一二日直入武庫擊柝鳴鼓諸侯聞之以將軍從天降而下也亞夫從之已而使之搜崤澠間果得吳伏兵乃請涉為護軍亞夫既至洛陽見劇孟喜曰七國舉事而不用孟吾知其無能為也孟者洛陽人為任俠行似魯朱家亞夫問故父客鄧都尉計策安出對曰吳楚兵銳甚難與爭鋒莫若引兵東北壁昌邑以梁委吳吳必盡銳攻之將軍深溝高壘勿與戰使輕兵絕淮泗之口斷吳餉道使吳梁相弊而糧食竭以全制其虛吳

必破矣從之吳攻梁梁王急請救亞夫亞夫不往梁王上書請救上詔亞夫救梁梁王亞夫不奉詔堅壁昌邑而使其淮泗口兵絕吳餉道楚之粮挑戰亞夫終不出夜軍中驚而內相攻擊擾亂至於帳下亞夫堅卧不起有頃乃自定矣吳夜攻營壁東南亞夫使為備西北吳精兵果奔西北不得入吳楚既饑乏乃引兵去亞夫出精兵追擊大破之是時乏高侯韓頹當為將軍擊吳楚功冠諸侯吳王棄軍與壯軍數千人亡走江南保丹徒遂

缺

三月吳楚平越人斬吳王頭以降吳之圍梁也梁將張羽韓安國拒之羽能力戰安國能持重故吳兵不能進楚王戊軍大敗自殺戊初與吳通謀太中大夫申公白公諫不聽胥靡之衣赭衣杵臼舂於市初魯有穆生及申公白公皆與元王俱學詩於浮邱伯浮邱伯者荀卿門人也元王常禮此三人穆生不飲酒嘗為設醴及王戊一朝失不設醴穆生退曰可以逝矣楚王之禮吾三人者為道之存也今而忽之是亡道亡道之君胡可與久處易稱知幾其神乎不去楚人將鉗我於市遂謝病而去申公白公獨留故及於難膠東膠西濟南淄川趙王皆伏誅徙廣川王為趙王初七國反連齊齊王城守留濟南膠東淄川三國兵共圍齊齊王使路中大夫使於天子天子令還報齊堅守路中大夫還三國將劫而與之盟令反其言曰吳已破漢矣大夫既許至城下望見齊王言漢發兵百萬使太尉擊破吳楚方引兵救齊必堅守三國之兵殺之齊被圍急陰與三國約未定會路中大夫至復堅守漢將聞齊初有謀欲擊齊齊王將閭懼自殺上以齊迫脅非其罪乃立其太子壽為齊王濟北王志亦初與諸侯通謀後乃堅守聞齊王自殺而得立嗣志亦欲自殺齊人公孫玃止之因為說梁王曰夫濟北之地東接強齊南當吳越北脅燕趙此四分五裂之國權不足以自守勢不足以扞寇雖隆猶失也言於吳非其正計也昔鄭祭仲許宋人立公子突以全其君春秋賢之為其以為先王乎穆生曰先王之禮吾三人者為道之存也今

生易死以存易亡嚮使濟北先見情實則吳必先屠濟北招燕趙而總之如此山東之從結而無郤矣今吳楚之王練諸侯之兵驅徒衆而與天子爭衝濟北獨厲節堅守不下使吳失據而無助跱行而獨進瓦解土崩敗而無救者未必非濟北之力以區區之濟北而與諸侯爭強是猶羔犢而扞虎狼也守職志不撓可謂誠一矣功議如此尚見疑於上願大王詳思惟之梁孝王悅馳以聞濟北王得不坐徙封於淄川徙衡山王為濟北王吳之反也衡山王勃堅守無二心故諡曰貞王徙廬江王賜為衡山王初吳楚使至淮南王欲發兵應之其相曰主必應之臣願為將王屬之兵相因守城而距吳楚會漢救兵至故淮南王得以完全初晁錯改制削諸侯地錯父從潁川來諫止之錯曰不然社稷不安父曰劉氏安矣晁氏危矣遂歸去之曰吾不忍見禍及其身乃服藥而死後十餘日吳楚反晁氏族矣初謁者僕射鄧公校尉擊吳楚還上書言軍事上問吳楚反聞晁錯死兵罷否對曰吳楚為謀數十年發怒削地以誅錯為名其意不在錯也且晁錯患諸侯強大故請削之以安京師萬世之利計畫始行卒受大戮內杜忠臣之口外為諸侯復讎臣竊為陛下不取也上喟然長息曰公言善吾亦恨之夏六月立元王子平陸侯禮為楚王續元王後初諸侯得自除吏御史大夫已下官屬擬於天子國家唯置丞相黃金印自吳楚反之後奪諸侯權為置二千石去丞相曰相銀印其後惟得衣食租稅而已貧或乘牛車時樂布有功封歙侯為燕相有治迹民為之立生祠立皇子端為膠西王勝為中山王賜民爵一級徙淮陽王餘為魯王徙汝南王非為江都王故吳國也非年十五有才氣吳之反也非上書請擊吳上賜非將軍印吳破以軍功封賜天子旌旗

荀悅曰江都王賜天子旌旗過矣夫唯盛德元功有天子之勳乃受異物則周公其人也凡功者有賞而已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人君之所司

也夫名設於外實應於內事制於始志成於終故王者慎之

四年春復置諸闕用傅出入夏四月己巳立皇子榮為皇太子徹為膠東王六月赦天下賜民爵一級七月臨江王閼薨謚哀無子國除

五年春正月作陽陵邑夏募民徙陽陵邑錢戶二千萬遣公主妻匈奴單于

六年冬十有二月雷雨霖秋九月皇后薄氏廢皇后薄氏太后兄女上為太子時太后取以配上無寵無子故廢梁王來朝上使乘輿駟馬逆梁王於關下入則侍帝出則同輿梁王侍郎謁者著金貂出入天子殿門與漢官無異居其國驕僭營東苑方三百餘里廣睢陽城七十里得賜天子旌旗千乘萬騎出稱警入言蹕擬於天子珠玉寶器多於京師招延遊士四方並至梁王親而有功太后少子愛之太后心欲以為漢嗣大臣袁盎等十餘人議於前不聽梁王怒之陰使人刺殺盎其餘人未得上疑梁王所為先是齊人公孫詭羊勝多奇邪計初見梁王梁王賜千金官至中尉號將軍常為王內謀上使使案梁捕勝詭勝詭等自殺上召故雲中太守田叔使案梁王具得其事還報曰陛下無以梁為事也今梁王不就誅是漢法不行也若其伏法太后食不甘味卧不安席此憂在陛下上善之以為魯相枚乘鄒陽數諫梁王不聽及梁王事急梁王賞陽千金令求方略士齊人王先生多奇鄒陽往見之王先生曰必見王長君長君者王夫人兄也陽發悟於心遂見長君曰竊聞長君女弟幸於後宮而長君行迹多不順道理今梁事既窮竟梁王恐誅此太后怫鬱泣血無所發怒側目切齒於貴臣恐長君危於累卵長君誠為上言之得無竟梁事太后厚德長君而長君之女弟幸於兩宮金城之固也昔舜之弟象日以殺舜為事而舜封之有庳仁人之於兄弟也不含怒不宿怨厚親愛而已魯公子慶父使僕人殺子般季友不探其情而誅焉春秋以為失親親之

道以此說天子僥倖梁事得不治長君曰敬諾入言之及梁內史韓安國亦因長公主解說梁王卒得不治初陽為勝說所說王因因之將殺之乃從獄中上疏曰臣聞忠無不報信不見疑蓋有以然今定虛矣昔者荊軻慕燕丹之義白虹貫日太子畏之衛先生為秦畫長平之策太白蝕昴昭王疑之夫精誠變於天地而信不喻於兩主豈不哀哉今臣盡忠畢義左右不明卒從吏訊為世所疑是使荊軻衛先生復出而燕秦不悟矣昔王

堅如膠漆衆口所不能離豈惑於浮辭哉是以聖主不觀乎昭曠之道臣聞盛飾入朝者不以私汙義砥礪名節者不以利傷行今欲使天下寥廓之士誘於威重之權脅於勢位之貴迴面汙行以事諂諛之人而求親近於左右則士有伏死窟穴巖石之中耳安肯盡忠信而趨闕下者哉書奏梁王梁王立出之以為上客枚乘以數諫吳王上拜乘弘農都尉乘久為諸侯上客不樂為郡吏後患免遊於梁田叔既至魯魯民以王取財邀相

自言者百餘人叔取渠率少笞怒之曰王非汝主邪何敢自言王王慙乃取中府錢令償之相曰王自使人償之今令相償之是王為惡而相為善王好遊獵叔常從王輒休相就館叔坐苑外曰吾王暴露獨何為舍王以故不復出遊

七年冬十有一月庚寅日有蝕之春正月皇太子榮廢為臨江王榮者帝長子栗姬之子上常囑諸子於栗姬曰百歲後善視之栗姬素怨言不遜上乃廢姬及太子栗姬以憂死二月罷太尉官夏四月乙巳立皇后王氏初皇后嫁為金王孫妻其母藏兒卜相之當貴乃奪金氏而內太子宮王后方娠身夢日入懷遂生男丁巳立膠東王徹為太子實王皇后子也中尉衛綰為太子太傅綰太陵人也為人謹慎敦厚上為太子時常召文帝左右近臣飲酒綰獨稱疾不行及上即位將幸上林詔綰參乘上謂綰曰今君知所以參乘乎乃我為太子時召君不來故文皇帝有遺言曰綰長者善遇之六月乙巳丞相陶青翟免太尉周亞夫為丞相是歲太僕周舍為御史大夫

中元年夏四月赦天下賜民爵一級封周昌孫苟為列侯

二年春令諸侯王薨及列侯初封及之國大鴻臚奏謚誄策列侯薨及諸侯王太傅初除之官大行奏謚誄策王薨遣光禄大夫弔襚祠賵視喪事因立嗣列侯薨遣太中大夫弔祠視喪事立嗣其葬國得發民輓喪穿復土治冢無過三百人事畢春二月臨江王榮坐侵宗廟壖垣為宮上徵榮臨江官屬祖榮於北門外升車軸折父老泣曰我王不還矣至邸王詣中尉郅都都責訊王王恐自殺葬藍田有鷰數千萬頭銜土置冢上百姓憐之無子國除郅都河東人也為人剛勇而有氣公廉常稱曰背親事君固當奉節死職終不顧妻子矣嘗從上入上林賈姬在廁野彘入廁上目都都不行上欲持兵救賈姬都伏上前曰亡一姬復一姬進陛下縱自輕柰高

廟太后何上還丞亦不傷賈姬都為中尉丞相條侯至貴倨也而都揖之貴戚宗室側目而視號曰蒼鷹時濟南瞯氏三百餘家豪猾放縱二千石莫能折也及都為濟南守誅瞯氏首惡郡中震慄道不拾遺旁十餘郡畏都如大府後為鴈門太守匈奴不敢近鴈門胡王為偶人像都令騎射莫能中其見憚如此匈奴中以法帝欲釋之太后以臨江王之死也怨之遂斬都是時竇成罔陽由此皆嚴剋為治成為濟南都尉郅都為守始都尉皆步入府門因吏謁見如縣令及成至直淩都出其上然都素聞其聲亦與結歡後成為中尉其治放郅都廉弗及也自此之後吏治多放成由者已是時季布弟季心亦任俠立然諾作氣蓋關中方數千里士爭為之死心為中尉司馬郅都不敢加也夏四月有星孛於西方立皇子越為廣川王寄為膠東王秋七月更郡為太守尉為都尉九月封楚趙傅相死事者四人子為列侯甲戌晦日有蝕之

三年冬十有一月罷諸侯王御史大夫官夏四月旱秋九月蝗有星孛於西方戊戌晦日有蝕之既丞相周亞夫免御史大夫周舍為丞相立皇子乘為清河王太子太傅衛綰為御史大夫

四年春三月起德陽宮夏蝗秋赦天下徙作陽陵者死罪欲腐刑者許之十月戊午日有蝕之

五年夏四月立皇子舜為常山王六月赦天下賜民爵一級秋八月己酉未央東闕災九月詔曰獄者人之大命死者不可復生諸獄疑雖文致於法人心不厭者輒讞之

六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時十有二月定鑄錢僞黃金棄市令春三月雨雪夏四月梁王武薨謚曰孝王時梁王北獵梁有獻牛足出背上本志以為牛禍思心務亂之咎也乃分梁為五國盡封梁孝王男五人女五人皆食湯沐邑五月丙戌立梁孝王子明為濟川王嘉為淄川王寄為膠東王彭離為濟南王定為山陽王識為濟陰王不疑

為衡山王詔令吏二千石車朱兩輪千石至六百石車朱左輪詔有司減笞法自除肉刑之後笞五百三百率多一死者故定律笞五百曰三百三百曰一百猶尚不全又詔曰笞者所以教之也其宜定捶令長五尺其本大一寸末大半寸皆平其節當臀笞者不得更人笞畢一人笞乃更人自是笞者得全六月匈奴入鴈門至武威酒泉邑入上郡取苑馬吏卒戰死者三千人秋七月辛亥晦日有蝕之

後元年春正月詔曰獄者重事也其疑獄有令讞之而後不當讞者不為失三月赦天下賜民爵一級中二千石諸侯相爵右庶長夏大酺五日五月地震秋七月丙午丞相周舍免乙巳先晦一日日有蝕之八月壬辰御史大夫衛綰為丞相衛尉直不疑為御史大夫不疑南陽人也好黃老術隱名迹初為郎其同舍郎有告歸者誤持其同舍郎金去郎意不疑不疑買金償之後告歸者還乃知之或竪不疑淫婢不疑曰我乃無兄終不自明矣吳楚反時為將軍封塞侯條侯周亞夫下獄死時為父買尚方工官甲楯五百枚可以葬者取庸治之不與顧直庸怒而上變反告之事連亞夫召至廷尉責問君侯欲反邪亞夫曰臣所買乃葬器何謂反乎吏曰君侯縱不反地上即反地下耳初捕亞夫亞夫欲自殺其夫人止之及至廷尉因不食五日歐血死亞夫為河內太守許負相之曰君侯三年為侯八年為將九年為相貴重於人臣無二其後當餓死縱理入口餓死法也

居三歲兄勝有罪免文帝封亞夫績絳侯後盡如負言上欲廢栗姬太子亞夫固爭之不得上由是疏之而梁孝王以吳楚之圍怨亞夫不救每朝常與太后言亞夫之短太后欲封其兄王信上謙讓不許太后曰人生各以時行耳實長君在時不得侯及死其子彭祖乃侯吾甚恨之帝趣侯信也上曰請得與丞相計之亞夫曰高皇帝約非劉氏不王非有功不侯不如約者天下共擊之上默然遂不封

荀悅曰高皇帝刑白馬而盟曰非劉氏不王非有功不侯不如約者當天下共擊之是教下犯上而興兵亂之階也若後人不修是盟約不行也書曰法惟上行不惟下行若以為典未可通也匈奴徐盧等五人降上欲封之亞夫曰彼背其王陛下何以責人臣守節哉上曰丞相議不可用乃悉封之

荀悅曰春秋之義許夷狄者不一而足也若以利害由之則以功封其通逃之臣賞有等差可無列土矣上常居禁中台亞夫賜食獨置大胾無臠又不置箸亞夫心不平顧謂掌席者取箸亞夫前食既出上目送之曰此快快非少主之臣也亞夫以數忤上意故得罪也

二年冬十月詔省列侯之國春匈奴入鴈門太守馮敬與戰死發車騎材官屯鴈門以歲不登禁食馬粟食馬粟者沒入之封皇后兄王信為孟侯夏四月詔曰雕文刻鏤傷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害女功者也農事傷則饑之本女功害則寒之原夫饑寒並至能不為非者寡矣朕親耕后親桑以奉宗廟粢盛祭服以為天下先不受獻減太官省徭賦欲天下務農蠶常有富積以備災害強無凌弱衆不暴寡耆老以壽終孤幼得遂長令歲或不登民食頗寡其咎安在或詐為吏以貨賂為市盜奪百姓侵侮萬民縣丞長吏縱姦法與盜甚無謂也其令二千石各修其職不事官職耗亂者丞相以聞請其罪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自漢初務勸農桑世承業至是始天下殷富家給人足京師之錢累百巨億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充實露積於外腐敗而不可食衆庶街巷有馬阡陌之間成羣守閭閻者食粱肉為吏者長子孫居官者以官為姓號人人自愛而重犯法仁義興焉

三年春正月詔萬民采黃金珠玉者坐賦為盜詔曰高年者人所尊敬鰥寡孤獨者人所哀憐也其令八歲以下八十以上及孕子未乳當鞫繫者無訟繫之甲午帝崩于未央宮遺詔諸侯王列侯馬二駟吏二千石黃金二斤民戶百錢出宮人復終身

讚曰本紀稱周秦之弊密文峻法而姦不勝漢興掃除苛政與民休息至於孝文加之恭儉孝景遵業五六十載之間至於移風易俗黎民醇厚周云成康漢稱文景美矣

前漢紀卷九

欽定四庫全書卷六千九百三十五 史部

前漢紀卷十 漢 荀悅 撰

孝武皇帝紀一

皇帝甲子即位年十六二月癸酉孝景帝葬陽陵三月尊太后母藏兒為平原君封田蚡田勝為列侯藏兒初為槐里王仲妻生太后後改嫁長陵田氏生蚡及勝建元元年冬十月詔舉賢良方正丞相衛綰奏所舉賢良或治刑名縱橫之術亂國政罷之春三月赦天下賜民爵一級民年八十復二算九十復甲卒行三銖錢夏四月詔民年九十已上復子若孫令奉供養五月詔修山川之祀六月丞相衛綰免丙寅魏其侯竇嬰為丞相武安侯田蚡為太尉秋七月詔省衛士卒萬人罷苑馬賜貧民遣使者安車蒲輪束帛加璧徵魯申公議立明堂申公年八十餘矣上問以政事對曰為治者不致於多言顧力行何如耳拜為太中大夫漢興草創尚簡易未甚用儒者而竇太后好黃老術故諸博士具官待問

未有進者至上即位乃崇立太學矣

二年冬十月丞相竇嬰太尉田蚡皆免御史大夫趙綰郎中令王臧下獄死蚡嬰綰臧皆同心欲興太學建立明堂以朝諸侯而嬰請無奏事太皇后又罷竇氏子弟無行者絕屬籍故謗毀日至竇太后怒皆抵之罪明堂遂不立春二月丙戌朔日有蝕之三月己未太常許昌為丞相夏四月戊申有星如日夜出初置茂陵邑徙郡國豪傑於茂陵河內郭解在徙中衛將軍為言解家貧不應徙上曰解布衣權至使將軍知之此不貧也及解徙諸公贈送出千餘萬解任俠睚眦上聲下柴觸死於塵中者甚衆藏匿亡命攻剽作姦不可勝數然折節恭約厚施而薄望解嘗出有人箕踞視之者解問其姓名客欲殺之解不聽乃陰使吏脫其徭役其人乃肉袒謝罪解妙子與人爭不直人殺之自歸解解曰吾兒不直公殺之故當縱之諸公聞之皆多賢解洛陽人有相仇者賢豪居其閒以十數人不能和解客乃令解見仇家仇家聽命解夜至夜去解乃謂仇家曰解如何從他郡奪人邑中權乎且須士大夫復居其閒乃聽之其居家夜過半後門閭住車嘗十餘乘有與解忤者少年輒為報仇不使解知也解兄子為解殺人為其家人上書自訟之又殺之闕下上捕解解亡過臨晉籍少翁少翁素不知解煞其名送之出關自殺以絕口語其得人率如此豪賢知與不知聞聲爭與交歡後捕得解所犯皆在赦前後有謗毀解者客殺之斷其舌解實不知有司奏解無罪時公孫弘為丞相以為解布衣以睚眦殺人雖不知甚於知遂族之

荀悅曰世有三遊德之賊也一曰遊俠二曰遊說三曰遊行立氣勢作威福結私交以立強於世者謂之遊俠飾辨辭設詐謀馳逐於天下以要時勢者謂之遊說色取仁以合時好連黨類立虛譽以為權利者謂之遊行此三遊者亂之所由生也傷道害德敗法惑世失先王之所慎也國有四民各修其業不由四民之業者謂之

姦民姦民不生王道乃成凡此三遊之作生於季世周
秦之末尤甚焉上不明下不正制度不立綱紀廢弛以
毀譽為榮辱不核其真以愛憎為利害不論其實以喜
怒為賞罰不察其理上下相冒萬事乘錯是以言論者
計薄厚而吐辭選舉者度親疎而舉筆善惡謀於衆聲
功罪亂於王法然則利不可以義求害不可以道避也
是以君子犯禮小人犯法奔走馳騁越職僭度飾華廢
實競趨時利簡父兄之尊而崇賓客之禮薄骨肉之恩
而篤朋友之愛忘修身之道而求衆人之譽割衣食之
業以供饗宴之好苞苴盈於門庭聘問交於道路書記
繁於公文私務衆於官事於是流俗成矣而正道壞矣
遊俠之本生於武毅不撓久要不忘平生之言見危授
命以救時難而濟同類以正行之者謂之武毅其失之
甚者至於為盜賊也遊說之本生於使乎四方不辱君
命出境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則專對解結辭之懌矣
民之莫矣以正行之者謂之辨智其失之甚者至於為
詐紿徒衆矣遊行之本生於道德仁義汎愛容衆以文
會友和而不同進德及時樂行其道以立功業於世以
正行之者謂之君子其失之甚者至於因事害私為姦
究矣其相去殊遠豈不哀哉故大道之行則三遊廢矣
是以聖王在上經國序民正其制度善惡要於公罪而
不淫於毀譽聽其言而責其事舉其名而指其實故實
不應其聲者謂之虛情不覆其貌者謂之偽毀譽失其
真謂之誣言事失其類者謂之罔虛偽之行不得設誣
罔之辭不得行有罪惡者無僥倖無罪過者不憂懼請
謁無所行貨賂無所用民志定矣民志既定於是先之
以德義示之以好惡奉業勸功以用本務不求無益之
物不畜難得之貨絕靡麗之飾遏利欲之巧則淫流之
民定矣而貪穢之俗清矣息華文去浮辭禁偽辨絕淫
智放百家之紛亂一聖人之至道則虛誕之術絕而道
德有所定矣尊天地而不瀆敬鬼神而遠之除小忌去
淫祀絕奇怪正人事則妖僞之言塞而性命之理得矣

然後百姓上下皆反其本人人親其親尊其尊修其身守其業於是養之以仁惠文之以禮樂則風俗定而大化成矣

三年春河水決溢於平原大饑人民相食賜茂陵徙者戶錢二十萬田二頃初作便門橋秋七月有星孛於西北濟川王明廢遷房陵坐殺太傅中尉闔越圖東甌告急上以問太尉武安侯田蚡蚡以為越人相攻其常事也又數反覆不煩中國自秦時棄之不內屬有詔太中大夫嚴助詰蚡曰但患力不能救德不能覆誠能何棄之且秦時舉咸陽而棄之何乃越乎今小國以窮困告急於天子天子不能救當安所訴又何以子萬國乃遣助使持節發會稽丘救之未至閩越走九月丙子晦日有食之起上林苑時上使太中大夫吾丘壽王舉籍盩厔以東宜春以西北至阿城屬之南山隄封頃畝價直欲除以為苑侍郎東方朔進諫曰臣聞謙遜靜慤天應以福驕盈奢靡天應以禍鄧鄙之間號曰土膏其價畝直一金規以為苑上之國家之用下奪農桑之業不可

一也盛荊棘之林崇虎狼之墟壞民塚墓發民廬舍令幼小懷土而思耆老流淚而悲不可二也斥而營之垣而囿之馳騎逐東西車輦駕南北有深溝大渠險阻之危不可三也務苑囿之大不顧農時非所以強國富民也夫殷作九市之宮而諸侯叛楚靈王起章華之臺而楚人散秦興阿房之殿而天下亂上乃賜金百斤拜為太中大夫然猶起上林苑朔字曼倩平原人也好學稱為滑稽年二十三初為郎中上書自稱待詔公車奉祿薄朔謂侏儒曰上欲盡殺汝侏儒大恐皆叩頭號泣上召問朔朔對曰侏儒長三尺臣朔長九尺三寸俸祿正等侏儒侏儒飽欲死臣朔飢欲死臣言可用宜異其祿不可用罷之無但虛索長安米也上大笑使待詔金馬門稍稍親近之上置守宮於盆下使筮者射之莫能中朔自請布卦射之曰臣欲以為龍復無角臣欲以為蛇復有足跂跂脈脈善緣壁此非守宮當是蜥蜴上曰善復使射他物連中輒賜帛時有幸倡優郭舍人等曰朔

幸中耳乃復覆置樹上寄生於盆中曰朔知之榜臣百不中賜臣帛朔曰是窶數也舍人曰朔果不能中朔曰濕肉為膾乾肉為脯樹上為寄生盆下為窶數乃榜舍人百朔對問響應權變鋒出文章辭令縱橫無窮上頗倡優畜之然而時發忠直之言極諫尤亦以此異焉朔因設客難己用位卑以自慰諭又設非有先生之論其辭曰非有先生仕於吳默然無言者三年吳王怪而問之曰可以談矣先生伏而唯王曰可以談矣先生曰於戲可言乎哉談何容易王曰何為其然也寡人將聽焉先生對曰昔闕龍逢深諫於桀王子比干直言於紂此二臣者皆盡忠極慮將以為君之榮除君之禍也然以蒙不辜之戮為天下笑飛廉惡來巧言利口以進其身陰奉雕琢刻鏤之好以納於上快耳目之欲以苟容為度而見親近故宗廟崩弛國家邱墟夫卑身賤體悅色微辭愉愉呴呴終無益於主上之治即志士仁人不忍為也儼然而作矜莊之貌深言直諫上以拂人主之邪

下以除百姓之害則忤於時主之心離於衰世之法故養性愛命之士莫肯進也遂隱居深山以詠先聖之風是以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後世稱其仁如是邪主之行固足畏也故曰談何容易於是吳王瞿然易容為坐而聽之先生曰昔伊尹負鼎於湯太公釣於渭濱而遇文王心合意同謀無不成計無不從誠得其君也故能誅暴亂摠遠方一統類美風俗而王業興矣太公伊尹以如此龍逢比干獨如彼豈不哀哉故曰談何容易於是吳王默然俛而深思仰而泣曰嗟乎殆哉余國之不亡也繇繇哉聯聯哉於是立明堂之朝齊君臣之位舉賢才布德惠施仁義恭儉節約減後宮之費損車馬之用放鄭聲遠佞人省庖廚去奢靡卑宮室壞苑囿填池塹以與貧民開內藏以賚貧乏存耆老卹孤獨薄賦斂省刑罰行此三年陰陽調和萬物咸宜國無災害之變民無飢寒之色蓄積有餘囹圄空虛鳳凰來集麒麟在郊遠方異俗慕義向風治亂之道存亡之端若此易

見然而人主莫肯為也悲夫是時上以安車蒲輪迎枚乘乘年老道死而乘子皐亦以談說能為辭賦得幸比朔上好自擊熊豕郎中司馬相如從上獵長楊長卿上疏諫曰臣聞物有同類而殊能者故力稱烏獲捷言慶忌勇則賁育然臣之愚竊以為人誠有之獸亦宜然今陛下好陵險阻射猛獸卒然遇逸羣之獸駭於不存之地犯屬車之清塵輿不及還轅馬不及旋踵人不暇施巧雖有烏獲逢蒙之技而不及用枯木朽株盡為患難矣是以胡越起於轂下而羌夷接軫矣豈不殆哉雖曰萬全而無害然本非天子所宜近也且夫清道而後行中路而後馳猶時有銜橛之變況涉乎豐草馳乎邱墟前有利獸之樂內無存變之計其為害也不難上善之相如字長卿蜀郡成都人也初家貧與臨邛令王吉相善富人卓王孫置酒請令弁請相如相如善鼓琴王孫耻之杜門不出後不得已乃厚分寡女字文君好音夜奔相如遂與俱歸成都後家貧夫妻酤酒臨邛卓王孫耻之杜門不出後不得已乃厚分

課通經一藝補文學掌故高弟為郎中其秀才異等太常以名聞其下才不事學者罷之是時廬江人文翁為蜀郡太守其為人愛學好教化見蜀地僻陋有蠻夷之風文翁乃選郡縣小吏有才器者轃給資用令詣博士受業還皆以為右職用察舉之又脩起學宮於城中學者復除徭役常選學宮童子所在便坐受書每事常出入行縣益從諸生明經修行傳教出入縣邑見而榮之由是蜀邑大化學者比齊魯焉郡國學校官自文翁始

也夏四月平原君薨五月大蝗秋八月廣川王越薨清河王乘薨

六年春三月乙未遼東高廟災夏四月壬子高園便殿災上素服五日其後太中大夫董仲舒居家推其意以為不居之地不牧之民不足以煩中國古者封泰山禪梁父而已其餘小山川以下祭之而已且越人故數反覆非一一不奉詔舉兵誅之臣恐中國兵革無時得息也間高廟不當居遼東高園便殿不當居陵旁於禮不當立廟在外像諸侯不正者高園在內像大臣不正者天戒若曰去諸侯大臣貴幸不正者云爾時太中大夫主父偃素妬嫉仲舒竊其書奏之仲舒下獄吏當死詔宥之

本志以為淮南王田蚡之應也五月丁亥太皇太后崩六月癸未丞相許昌免武安侯田蚡為丞相有星孛于東北方秋七月有星出于東方長終天本志曰是為蚩尤之旗以彗星而終後曲見則天子征伐四夷之應也閩越圍南越南越守天子約不敢發兵上遣大司農韓安國帥師出會稽太行王恢出豫章救之淮南王安上書諫曰越方外之國斷髮文身之人不可以冠帶之國法度治之自三代之盛明胡越不與受正朔非強不能服也以為不居之地不牧之民不足以煩中國古者封內甸服封外侯服侯外賓服蠻夷要服戎狄荒服遠近之勢異也越人名為蕃臣實不給上事自相攻擊耳陛下以兵救之是反以中國勞蠻夷也且越人故數反覆非一一不奉詔舉兵誅之臣恐中國兵革無時得息也閒歲以來不登民生未復今發兵行數千里舉輸而踰嶺拖舟而入水行數千里夾以深林叢竹又多蝮蛇猛獸夏月暑時則生吐泄霍亂之病曾未接兵死傷者必衆

多或以越人衆兵強能作難邊地臣竊聞之與中國異限以高山人迹隔絶車道不通天地所以絶内外也其入中國必先下嶺水嶺水之山峭峻漂石破舟不可大船運糧下也越人欲爲變必先由餘干界内積糧食而入山伐材治船邊地守候誠使謹防越人有伐材轝收捕之焚其積聚雖百越無奈邊城何也臣聞越卒不下數十萬人所以入者五倍乃足挽車奉餉不在其中且越非有城郭邑里也處谿谷之間篁竹之中習於水鬬便於用舟中國之人不知其地勢不能服其水土雖有强兵百不當一臣安竊爲陛下重之臣聞閩越王弟甲殺其王甲以誅死其民衆未有所屬陛下若欲納之中國遣重臣臨問存卹施德垂賞此必攜幼扶老以歸聖德若無用之則繼其絶世存其亡國建其侯王此必委質爲蕃臣矣陛下以方寸之印尺二之組鎮撫方外不勞一卒不頓一戟而威德並行天下歸服今以兵深入其地此必震恐以有司爲欲屠滅之也必雉兎逃竄深

入阻險背而去之則復羣聚留而守之卒勞糧乏丁壯從軍老弱饋餉男子不耕婦人不織居者無食行者無糧萬民苦於兵事逃亡必衆隨而誅之不可勝盡盜賊必起臣聞秦時嘗使尉佗屠睢擊南越又使監禄鑿渠通道越逃入山林不可得攻留軍屯守空地曠日彌久士卒勞倦越人乃出擊之秦師大敗乃發兵戍當此之時内外騷動百姓疲弊行者不還往者莫返天下之人皆不聊生逃竄相聚羣爲盜賊是故山東之難興矣兵者凶器也一方有急四面皆聳臣恐變故姦邪從此始矣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以盛德之天子伐小蠻夷而猶三年言用兵之難也陛下以四海爲境九州爲家八藪爲園江漢爲池人徒之衆足以奉千官之供租稅之入足以供乘輿之御玩心神明秉執聖道負黼扆憑玉几南面而聽斷號令天下莫不響應使元元之民皆安土樂業則澤被萬世施之無窮天下之安猶若太山而四維夷狄之地何足以爲一日之間煩汗馬之勞

詩云王猶允塞徐方既來是時兵已出未逾五嶺會閩越王弟餘善殺王以降漢罷兵上嘉淮南王之意美將帥之功乃遣嚴助喻淮南王之意且諷切南越南越頓首遣太子隨助入侍是時嚴助貴子朱買臣為太中大夫買臣因說東越王故居泉山一夫守險千夫不能上今更徙南五百里居大澤中今發兵浮海直至泉山陳舟列騎席卷南行必破滅也上即拜買臣會稽太守上謂之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錦夜行今還故鄉富貴於子如何買臣頓首謝上既到郡與橫海將軍韓說等俱擊東越大破有功初買臣家貧好讀書樵薪自給吟詠且行時人謂之癡其妻恥之而去買臣笑曰我年五十當貴今四十八矣待我富貴當報汝勤苦其妻恚曰嗤公終餓死耳何以報我遂改嫁其後買臣嘗負薪於墓閒故妻與其夫俱上冢以為得志見買臣飢寒呼飲食之後數歲為會稽太守故妻與其後夫治道甚窮之買臣令後車載其夫婦置後園中給衣食經數月妻自縊死東海太守汲黯為主爵都尉黯字長孺東郡人也好直諫上曰吾欲興政治法堯舜何如黯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如何欲效堯舜之治乎上大怒變色而罷朝羣臣共數黯黯曰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寧令從意陷主於不義乎自丞相宴見上或時不冠至見黯必冠上嘗在武帳不冠望見黯奏事避入幃中使人可其奏其見敬禮如此初南越人相攻黯為中謁者使越不至而報上曰越人相攻其常俗也不足勞天子之使者河內失火燒千餘家使黯視之還曰人家屋相比火相連不足為怪臣憂有甚於此者憂河內飢民相食臣謹以按節發河內粟以賑飢民請受矯制之罪上賢而赦之上嘗問嚴助曰汲黯何如人助曰使黯任職居官無以異人然至其輔少主威四夷守城郭愛百姓雖自謂賁育不能奪也上曰然古有社稷之臣黯近之矣御史大夫嚴青翟免大司農韓安國為御史大夫

覆校官檢討臣季學錦
校對官庶吉士臣裘　謙
謄錄舉人臣董凝極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前漢紀卷十一

詳校官編修臣汪鏞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六千九百三十六 史部

前漢紀卷十一 漢 荀悦 撰

孝武皇帝紀二

元光元年冬初令郡國貢孝廉各一人董仲舒始開其議仲舒廣川人也初景帝時為博士下帷讀書弟子以次傳授其業或莫見面蓋三年不闚其園其精專如此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尊師之後應賢良舉上策曰夫守文之君當塗之士皆欲明先王之道以戴翼世主者甚衆然猶不能豈所操持失其統歟固天降命不可復反歟必推之於大中而後息歟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災異之變何緣而起性命之情或夭或壽或仁或鄙習聞其號未昭其理今欲風流而令行輕刑而姦改何修而臻於此其明以喻朕意靡有所隱仲舒對曰臣謹按春秋以觀天人之際甚可畏也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乃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降怪異以驚恐之尚不知變而後傷敗乃至自非大無道之世天欲

盡扶持而全安之事在勉強而已勉強學問則聞見博而智益明矣勉強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矣詩云夙夜匪懈書云懋哉懋哉皆勉強之謂也昔周道衰於幽厲非道亡也而幽厲不由道也宣王修文武之業周道燦然復至矣非天降命不可復反也所操持悖謬失其統也臣聞非人力所致而自至者此受命自然之符也天下同心歸之若子歸父母亦是受命之符也夫天瑞應精誠而至書曰白魚入於王舟有火復於王屋流為赤烏此蓋受命之符也及末代衰微廢德義任刑罰刑罰不中則生邪氣邪氣積於下怨惡畜於上上下不和則陰陽繆戾而妖孽生矣此災異所緣而起也臣聞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質也情者人之欲也或夭或壽或仁或鄙陶冶而成之不能純粹又治亂之所生故不能齊一也堯舜行德則民仁壽桀紂行暴則民鄙夭夫斯來此之謂也臣謹按春秋求王道之端得之於正正

也則陰陽調而風雨時羣生和而萬物植福祥畢至而王道成矣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自傷不能致此物而身卑賤不能致也今陛下居得致之位又有能致之資然而天地未一應瑞者凡以教化之不立而萬民不正故也民之從利如水之走下非教化隄防之不能禁也聖人之繼亂世掃除其迹而去之復修教化而崇起之夫秦滅先聖之道為苟且之治故立十四年而亡其遺毒餘戾至今未滅琴瑟不調甚者必解

而更張之為政而不行之甚者必變而更化之漢承暴秦之後宜變其迹乃可善治三代相救夏尚忠商尚敬周尚文今漢宜少損周之文用夏之忠王者有改制之名無變道之實然所祖不同者救病扶衰所遭之變然也又曰古所謂功者以任官稱職為差不謂積日累久也小材雖累日不離於小官賢才雖未久不害為宰相是以有司竭其務治其業今則不然累日以取貴積久以致官是以賢不肖不得其真宜勿以日月為功誠以賢能為實使郡國各擇吏民之賢者歲貢一人以給宿衛所貢得賢者有賞不肖者行罰如此幸天下賢能可得而官也又曰積小者大慎微者著積善在身猶長日加益人不知也積惡在身猶火之消膏人不見也非明乎情性察乎流俗者孰能識之天之所分與之齒者去其角傅其翼者兩其足是所受者大不得取其小也古之食祿者不食於民力是與天意同也昔公儀休相魯去織婦拔園葵曰臣已食祿矣又奪園夫妻女工之利乎夫遑遑求財利常恐匱乏者庶人之意也遑遑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易曰負且乘致寇至此言處君子之位者不可以庶人行也又曰春秋大一統一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也今師師異道人人異論百家殊方旨意不同是以上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非孔氏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僻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仲舒對策擢為江都相時易王甚驕而好勇問仲舒曰越王與大夫種后庸范蠡謀伐吳遂滅之孔子稱殷有三仁馬寡人亦以越有三仁仲舒對曰昔魯君伐齊問柳下惠曰吾伐齊何如對曰不可歸而有憂色曰吾聞伐國者不可問仁人此問何為至於我哉徒見問耳且猶羞之況設詐而伐吳乎由是言之越曾無一仁矣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是故仲尼之門五尺之童羞稱五伯為其先詐力而後仁義也王曰善哉及其去位居家絕

不問家產業以修學著書為事所著凡百三十篇而說春秋事復數十篇朝廷有大議使者就其家而問之國家大議多仲舒發之春二月丙辰晦日有食之駮騎將軍李廣屯雲中車騎將軍程不識屯鴈門以備匈奴六月罷廣隴西人也為將得士衆心無部曲行陣善就水草頓舍人人自便不擊刁斗自衛幕府少文書而程不識正行伍部曲營陣擊刁斗自衛吏治軍簿至明士卒不得自便而俱為名將夏四月赦天下復七國宗室削絕屬籍五月詔舉賢良秋七月癸未先晦一日日有蝕之是歲天星盡動搖上問候星者對曰星搖民將勞也

二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時始詔公卿議伐匈奴匈奴者其先夏后氏之苗裔其在于古曰淳維匈奴始祖名薰粥氏山戎獫狁是也始祖居於北邊隨水草畜牧而轉徙居無城郭耕田之業然亦各有分地無文法以言語為約束其俗寬則射獵急則習戰長兵則弓矢短兵則矛鋋見利則進不利則退食肉衣皮壯者食肥美老者飲食其餘父死則妻其母弟兄死皆娶其妻其俗有名不諱無文字自商周已來世為中國患至匈奴姓攣鞮氏國人稱之曰撐黎孤塗若單于匈奴謂天為撐黎謂子為孤塗若言天子也單于者廣大之貌言其單于然也置左右賢王左右谷蠡王左右大將軍左右大當戶凡二十四長其大臣皆世官職左賢王將居東方上谷之東北接穢貊朝鮮右賢王將居西方治上郡西接氐羌而單于庭直代郡雲中歲正月諸王長少會單于庭五月大會龍庭而祭其先祖天地鬼神秋大會蹛林校閱人畜其法拔刀尺者死盜者沒入其家財單于朝拜日夕拜月其座長左而北面日尚戊巳其送死有棺槨衣衾而無封樹喪服近幸臣妾從死者多至數十人舉事常隨月月盛壯則進兵月虧則退兵其攻戰斬首虜則賜一巵酒而得所虜獲因以與之得人因為奴婢故其戰人人自趣利秦始皇時使蒙恬將數十萬衆北擊胡悉收河南地因河為塞築四十四縣臨河徙謫人

民以充之因山險谿峻繕治之起臨洮至遼東萬餘里
是時匈奴單于曰頭曼頭曼不勝秦北徙十有餘年頭
曼太子名冒頓殺父而立是時東胡強盛使使請冒頓
千里馬冒頓問羣臣羣臣皆曰此匈奴寶馬也勿與冒
頓曰柰何與鄰國愛一馬乎遂與之又使人請冒頓一
閼氏冒頓問左右左右皆怒請擊之冒頓曰柰何與鄰
國愛一女子乎復以與之東胡以冒頓為畏已愈驕匈
奴間有棄地不居者千里東胡又使求之冒頓問羣臣

羣臣或曰此棄地與之於是冒頓大怒曰此地者國之
本也何與之有斬言與地者即上馬令有後出者斬遂
東襲擊東胡東胡不設備遂破滅東胡西擊月氏南并
樓煩白羊河南悉收秦所奪地遂入侵燕代北服渾窳
屈射丁零高昆新黎之國控弦之士四十餘萬自上古
已來唯冒頓為強大高帝有平城之圍時冒頓為書戲
慢甚不敬高后怒詔羣臣議擊之樊噲曰願將十萬衆
橫行匈奴中中郎將季布曰噲可斬也高帝困於平城

噲為大將軍不能以四十萬解高祖之圍而欲以十萬
乘橫行匈奴中是面謾也且夷狄多反覆得其善言不
足喜得其惡言不足怒高后曰善乃遣使報單于書卑
辭厚答遺以御車二乘馬十騎單于又遣使來謝至文
帝遺老上單于書封以尺一牘印曰皇帝敬問單于單
于報以尺二牘封皆大辭曰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
大單于敬問皇帝自是數侵邊及單于背約寇邊無已
於是上議伐之太行王恢曰匈奴和親率不過數歲請
擊之御史大夫韓安國以為匈奴輕疾之兵也至如飄
風去如流電居處無常難得而制今將卷甲親舉深入
長驅從行則迫脅橫行則中絕徐行則後利疾行則糧
絕難以為功聖人以天下為度者也不以私怒傷天下
公議故高帝始結和親孝文遵其約二聖之迹足以為
效王恢曰五帝不相襲禮三王不相沿樂各因時宜也
且言擊之者固非發兵而深入也將順單于之欲誘而
致之於邊選驍騎羽林壯士陰為之備吾勢已定或營

其左或營其右或當其前或當其後單于必可擒也上從恢議夏六月護國將軍韓安國騶騎將軍李廣輕車將軍公孫賀屯騎將軍王恢材官將軍李息襲匈奴陰使鴈門馬邑豪聶壹詐亡入匈奴謂單于曰吾能斬馬邑令以降則物可盡得也單于愛信之令歸為間壹乃詐斬死罪囚頭懸邑城上以示單于使者使者還單于乃將十萬騎入武川塞是時漢兵三十餘萬伏馬邑旁

草中王恢李息約從代出擊輜重單于未到馬邑百餘里鴈門尉吏行徼單于大驚而還曰吾得尉吏天也以為天王乃遠走兵追至塞不及乃罷上大怒恢首謀不出兵擊單于輜重也恢自殺時主父偃上書諫伐匈奴曰臣聞怒者逆德兵者凶器爭者末節數戰窮武未有不悔者也始皇務勝不休欲攻匈奴李斯諫曰匈奴無城郭之居委積之守遷徙鳥竄難得而制也輕兵深入糧食必絕運粮以行重不及事得其地不可以耕而食也得其人不可役而畜也勝必殺之非仁德也疲弊中國甘心匈奴非完計也始皇不聽出兵攻胡却地千里皆澤鹵不生五穀然後發天下丁男以戍河北飛芻輓粟以遠轉輸率三十鍾而致一石天下所以叛也夫兵久則變生事苦則慮易周書曰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用願陛下熟計之偃凡上十事其一事諫伐匈奴九事為律令燕人徐樂上書曰天下之患在於土崩不在乎瓦解今關東比年穀不登民多困窮不安其處故易動易

動者土崩之勢也故明主之要其在於使天下無土崩之勢而已臨淄人嚴安上書曰今天下奢侈車馬衣裘宮室皆競修飾夫養失而泰樂失而淫禮失而采教失而偽偽采淫泰非範民之道也是以天下逐利無已臣願為民制度以防其淫使富貧不相踰以和其心心和志定則盜賊消刑罰少陰陽和萬物蕃也昔秦北構禍於胡南樹怨於越宿兵於無用之地丁男被甲丁女轉輸苦不聊生自經於野樹死者相望故絶世滅祀窮兵

之禍也周失之弱秦失之强不變之患也此三人同日上書上皆召見謂之曰公等家皆安在何相見之晚也皆拜郎中而偃一歲四遷至太中大夫上自即位好士既舉賢良赴闕上書自衛者甚衆其上第者見尊寵下者賜帛罷若嚴助朱買臣吾丘壽王司馬相如主父偃徐樂嚴安東方朔枚皐膠倉終軍嚴忌等皆以材能並在左右每大臣奏事上令助等辨論之中外相應以義理之文秋九月令民大酺五日

三年春河水徙自頓丘東南入于渤海夏五月封高帝功臣後五人並為列侯河決濮陽汎十六郡發卒十萬救河決起龍淵宮

四年冬十有二月魏其侯竇嬰棄市初嬰之貴重也田蚡常奉事之及嬰廢而蚡甚用事蚡從嬰請田嬰弗與曰老僕雖棄寧可以勢奪乎故太僕潁川灌夫與嬰善亦怒蚡蚡聞之曰蚡事魏其侯無所不可而爰數頃田且灌夫何預也灌夫家在潁川横甚蚡乃請案灌夫家事灌夫亦持蚡陰事賓客和之俱止蚡取燕王女為夫人太后詔列侯宗室皆當賀嬰過要灌夫欲與夫俱行夫不欲往嬰曰事已和矣固請與行夫行酒至蚡蚡曰不得持滿夫怒蚡因嘻笑曰將軍貴人也釋之次至汝陰侯灌賢程不識方相與耳語未得持酒夫乃發怒罵賢及程不識蚡謂夫曰程李俱為東西衛尉今衆辱程將軍獨不為李將軍地乎李將軍者李廣也夫素所敬也夫曰今日斬頭穿胷何知程李乎座稍稍罷出蚡令

騎留夫或按夫頭令謝夫怒不肯謝蚡乃麾騎縛夫召御史曰今日召宗室有詔灌夫罵坐不敬繫居室按其前事遣吏分捕灌夫支屬皆棄市竇嬰欲救灌夫其夫人止之嬰曰終不令灌仲孺死嬰獨生乃還其家竊出上書召見具言灌夫事不足誅上欲赦之蚡固爭之上令兩廷尉辨其事御史大夫韓安國兩順之主爵都尉汲黯是竇嬰內史鄭當時亦是竇嬰而復不堅其辭餘莫敢對上怒內史曰公平生數言魏其侯武安侯之短長

今日廷論乃局趣效棘下駒吾并斬若屬矣即罷起太后怒不食曰我在也而人皆籍吾兄弟令我百歲後皆為魚肉乎上使御史薄責嬰効繫都司空嬰令兄子上書幸復召見初景帝時嬰常受遺詔曰事有不便輒以便宜上書案尚書大行無遺詔詔書獨藏在嬰家丞相乃奏効嬰矯先帝令遂棄市而灌氏族矣春三月丞相田蚡薨蚡疾一身盡痛若有人擊之者呼曰服罪服罪上使見鬼者瞻之曰魏其侯與灌夫共手笞之蚡初折節好士以采名譽每奏事語移日所言輒聽薦人或起家至二千石上曰君除吏盡未吾亦欲除吏其用事如此後甚驕恣嘗請考工地欲以益宅上怒曰何不遂取武庫蚡治宅舍諸甲第田園極膏腴前堂羅鍾鼓立曲旃後室婦女以百數珍物玩好狗馬不可勝數淮南王安來朝蚡以太尉迎安覇上謂安曰上未有太子大王最賢高帝孫如一旦晏駕非大王當立誰哉淮南王大喜多厚贈蚡至灌夫事上不直蚡以太后故屈及後聞淮南王事上曰若武安侯在族之矣初魏其侯用事賓客甚盛後廢棄客皆移於武安侯唯灌夫獨不去初灌夫嘗有服過丞相丞相避之不迎灌夫獨引車入門丞相由此賢灌夫灌夫

最大其西靡漠之屬以十數靡漠最大自靡漠以北君長以十數印都最大皆推髻耕田有聚邑其外西自桐師以東至葉榆名為越雋昆明皆編髮隨畜遷徙無常居無君長地方可數千里自越雋以東北君長以十數作都最大自作都以東北君長以十數白馬最大其俗或土著或移徙自冉駹以東北君長以十數白馬最大此皆巴蜀外西南夷也初楚莊王使將軍莊蹻循江略地黔中南以西蹻至靡漠地方三百里其旁平地肥饒

數千里既克定之會秦奪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蹻因以其衆王靡漠變服從其俗秦時嘗通伍人之道於此諸國頗置長吏漢興皆棄之及太行王恢之救越也使都陽令唐蒙使於南越越食蒙以枸醬蒙問所從來曰從西北牂柯江江廣數千里出鄨禺城下蒙因上書曰南越地東西萬餘里名為外臣實一州主今以長沙豫章往來水道絶難竊聞夜郎精兵可數十萬若從夜郎浮船下牂柯出其不意此制越一奇也可通夜郎

道為置吏上許之乃拜蒙中郎將發巴蜀兵千餘人奉幣見夜郎侯喻以威德為置長吏旁小邑皆貪漢繒幣以為道遠漢終不能有也故皆且聽命司馬相如亦言西南夷邛笮可置都上悦之以相如為中郎將往喻意皆聽命後西南夷數反發兵興徭役費用甚多相如知其難通業已建之乃假巴蜀之論以諷上且以宣其使旨於百姓曰蓋聞天子之於夷狄也其義羈縻勿絶而已今已罷三郡之士通夜郎之途二年於茲而功不竟士卒勞倦萬民不贍今又接之以西夷百姓力屈恐不能卒業此使者之累也夫邛笮西僰之人與中國不並也其已久矣仁者不能以德來強者不能以力并意者殆不可乎夫割齊民以附夷狄弊所恃以事無用鄙人固陋不識所謂使者答曰蓋世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非常者固常人之所異也故曰非常之原黎民懼焉及臻厥功天下宴然也夫賢君之踐位也豈將委瑣侻佻拘文牽俗循

誦習傳當世取悅而已哉將必崇論宏議創業垂統為萬世規故馳騖於蕪并容包而勤思乎參天兩地今封疆之内冠帶之倫咸獲嘉祉靡有闕遺矣而夷狄殊俗之國遼絶異黨之地舟車不通人迹罕至政教未加風流猶微内之則犯義侵禮於邊外之則邪行横作放殺其上君臣易位尊卑失序父兄不辜沖幼奴虜係纍嗥泣内鄉而怨曰蓋聞中國至仁德洋恩普品類羣物靡不樂其所今獨曷為遺忘已舉踵思望如枯旱之望雨上聖之心又焉能已矣故乃北出師以討強胡南馳使以誚勁越四面之人風德三方之君鱗集仰流願得受號者以億計故乃闡沫若徼牂柯鏤霊山梁孫原創道德之塗垂仁義之統將博恩廣施遠撫長駕使疏逖不閉爽舛昧闇得曜光明偃甲兵於此息攻伐於彼遐通同體中外禔福不亦康乎夫拯民於沈溺奉至尊之休德反衰世之凌遲繼周室之絶業天子之急務也百姓雖勞惡得已乎方將增泰山之封加梁父之事鳴和鸞

而揚雅頌上咸五帝下登三王觀者未覩音聽者未聞音夫鷦鵬已翔於寥廓而羅者猶視於藪澤豈不哀哉是時又發卒萬人治鴈門阻險秋七月大風拔木乙巳皇后陳氏廢皇后堂邑侯陳午女也午即嬰孫也嬰封堂邑侯午尚長公主嫖上為太子時長公主有力焉故太后取公主女配太子及為皇后驕恣擅權寵十餘年無子又挾婦人媚道故廢時長公主寡居五十餘矣有董偃者年十三隨其母賣珠於主家主見其姣好因留第中出則執轡入則侍内使散財交士令府中曰董君所散一日金滿百斤帛滿千匹乃白之其後主稱疾疾瘳請上臨之欲因是以見董偃上曰願謁主人公公主脫簪珥徒跣頓首謝因引偃偃著緑幘碧鞾伏殿下上為之起寵遇之自是董偃貴寵聞於天下後上為主置酒宣室使謁者引納董君侍郎東方朔避戟而前曰董偃有斬罪三安得入乎偃以人臣私侍公主其罪一也偃不遵經學以奢侈敗男女之禮以傷王制其罪二也偃不

狗馬干上之欲始為淫首其罪三也上默然良久曰吾業以設酒後而改之朔曰不可夫宣室先帝之正處也非法度之正不得入也故淫亂之漸其變為篡竪貂為淫而易牙作患慶父誅而魯國全管蔡戮而周室安上曰善更置酒北宮引納董君賜朔金三十斤自偃之後諸公主行多僻恣者矣上妹之子尚上女夷安公主驕放犯罪死左右為之請上流涕曰廢先帝之法吾何面目入郊廟乎乃哀不能自勝朔進曰臣聞樂太甚則陽

溢悲太甚則陰損聖王為政賞不避仇讎誅不阿親戚陛下行之天下幸甚臣昧死再拜上千萬壽上嘗問朔曰吾欲化天下豈有道乎朔對曰孝文帝自衣弋綈足履革舄集上書囊以為殿帷以道德為麗以仁義為準於是天下昭然大化今陛下崇苑囿起建章左鳳闕右神明號千門萬戶木土衣緹繡犬馬被繢罽宮人簪瑇瑁垂珠璣設戲車教馳逐飾文采奇怪撞千石之鐘擊雷霆之鼓作俳優舞鄭女上為淫侈如此而欲民不奢

佚事之難也陛下誠能用臣朔之計摧甲乙之帳焚之於四達之衢却走馬之街示不復用則堯舜之隆可與比而治也朔又上書自訟獨不得大官因陳農戰強國之計數萬言專用商鞅韓非之語文旨放蕩頗復以詼諧終不見用八月螟蟲徵賢良文學上策之曰蓋聞上古至治畫衣冠異章服而民不犯陰陽和風雨時父不哭子兄不哭弟人迹所及跂行喙息咸得其宜今何修而臻此乎仁義禮智四者之宜安所施設天人之符廢

興何如菑川人公孫弘對曰臣聞厚賞重刑未足以勸善禁非必信而已矣是故因能而任官則分職治去無用之言則事情得不作無用之器則賦歛省不奪民時不妨民力則百姓富有德者進無德者退則朝廷明有功者上無功者下則羣臣悅罰當罪則姦邪止賞當功則羣下勸凡此八者治之本也故養民者禁之則不爭治之則不怨有禮則不暴愛之則親上此有天下之急也罰不違義則民服而不離和不遠禮則民親而不慢

故畫衣冠異章服而民不犯者此道素行也臣聞之氣同則相從聲比則相應人主和德於上則萬類和洽於下故心和則氣和氣和則形和形和則聲和聲和則天地之和應也故曰陰陽和風雨時甘露降五穀登山不童澤不涸嘉禾興朱草生此和之至也故形和則無疾無疾則不夭故父不哭子兄不哭弟遠方民物莫不蒙化此和之極也臣聞之致利除害愛憎無私謂之仁明是非立可否謂之義進退有度尊卑有分謂之禮擅殺生之柄通壅塞之路謂之權審輕重之數論得失之道使遠近情偽必見於上謂之智術凡此四者治之大用也得其要術則天下安樂法設而不用不得其術則主昏於上官亂於下故天無私親順之則和起逆之則害生此天人之符也時對者百餘人太常奏弘第居下策上擢弘對為第一召入見容貌甚麗拜為博士待詔金馬門弘又上疏曰先世之吏正故其民篤今世之吏邪故其民薄政弊而不行令倦而不聽夫邪吏行弊政用

旦治天下朞年而變二年而化五年而定唯下之所志上以書荅焉問弘稱周公之治弘能自視孰與周公賢對曰臣愚淺薄無敢比於周公雖然愚心曉然見治道之所以然也夫虎豹牛馬禽獸之不可制者及其教馴服習唯人之從臣聞探曲木者不累日銷金石者不累月夫人之於利害好惡豈比禽獸木石之類哉朞年而變臣弘常竊遲之上嘉異其言

前漢紀卷十一

前漢紀卷十二

孝武皇帝紀三

漢 荀悅 撰

元光六年冬初算商車春穿漕渠通渭匈奴入上谷殺略吏民遣騎將軍公孫敖出代輕車將軍公孫賀出雲中驍騎將軍李廣出鴈門車騎將軍衛青出上谷衛青者衛夫人子夫之弟也父鄭季河東平陽人也初季與主家僮衛媪私通生青冒姓為衛氏青長姊君孺即

公孫賀妻也嘗有相者曰貴人也當封侯青曰人婢之生得無笞罵足矣安得封侯乎及子夫自平陽公主家僮得幸於上立為夫人陳皇后之大長公主捕囚青欲殺之公孫敖為騎郎與壯士募青上聞乃召青為建章監侍中子夫女弟貴故與陳掌通上乃召貴掌及公孫敖衛青之寵始隆矣其時諸將皆無功唯青頗斬首虜賜爵關內侯而李廣為匈奴所生得單于聞李廣賢令曰得李廣必生致之廣初被創胡騎置兩馬間絡橐盛

之廣偽死漸漸騰而上馬抱胡兒而鞭馬南馳匈奴數百騎追之廣取胡兒弓射殺追騎遂得免後下吏贖為庶人夏大旱蝗六月行幸雍秋匈奴盜邊遣將軍韓安國屯漁陽

元朔元年冬十有一月詔曰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三人並行厥有我師今或至闔郡不薦一人是化不下究而積行之君子壅於上聞也且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古之道也其議不舉賢者罪有司奏議曰古者諸侯貢士一適謂之好德再適謂之賢賢三適謂之有

功乃加九錫不貢士一則黜爵二則黜地三則黜爵地畢夫附下罔上者死附上罔下者刑與聞國政而無益於民者斥在上位而不進賢者退此所以勸善黜惡也不舉孝不奉詔當以不敬論不察廉不勝任也當免奏可十有二月江都王非薨謚曰易王非好勇有氣力治宮室招四方豪傑驕奢甚盛春三月甲子立皇后衛氏赦天下秋匈奴入遼西殺太守入漁陽鴈門敗都尉遣將軍衛青出鴈門將軍李息出代獲首虜數千級

東夷穢貊君南閭等口二十八萬人降以為蒼海郡魯王餘薨謚曰恭王餘好治宮室苑囿狗馬長沙王發薨謚曰定王王母唐姬故程姬侍者景帝名程姬程姬有所避而夜進其侍者景帝醉不知而幸之遂有身及生子因名發以母微無寵故王居卑濕貧國

二年冬賜淮南王淄川王几杖無朝春正月令諸侯王得以邑土分子弟於是藩國子弟畢侯矣是時主父偃說上曰古者諸侯不過百里今諸侯或連城數十地方

千里緩則驕淫急則怨叛以法割削則邪逆萌生近晁錯是也今諸侯子弟或十數適嗣代立餘無尺土願陛下令諸侯得推恩分子弟彼人人喜得所願實不分其國而久久稍弱又曰茂陵初成天下豪傑兼并之家可使徙茂陵內實京師外銷姦猾匈奴入上谷漁陽遣將軍衛青李息出雲中西至符離獲首虜數千級收河南地北置朔方五原郡封青為長平侯校尉蘓建有功封平陵侯建築朔方城校尉張次公有功封岸頭侯二月乙亥晦日有蝕之夏募民徙朔方十萬戶徙郡國豪傑於茂陵秋燕王定國有罪自殺無後國除定國與父康王姬姦生子男一人奪弟妻為姬與子女三人姦故誅齊王次昌自殺無後國除先是主父偃常求納女於王宮王太后不聽時王內淫亂主父偃言之於上上拜偃為齊相以正其事偃驗王後宮宦者辭及王與姊妹姦偃使人以此動王王年少恐懾自殺公孫弘以為齊王以憂死無後偃本首惡非誅偃無以謝天下遂族偃偃

齊人也初遊說山東不遇乃曰丈夫生若不五鼎食死即當五鼎烹即西入關既獲貴寵賓客輻輳及其死也莫之收視唯孔奢葬之上聞之謂孔奢為長者

三年春罷蒼梧郡三月赦天下夏匈奴伊雅斜單于入代殺太守入鴈門殺略千餘人六月庚申皇太后崩御史大夫張歐免內史公孫弘為御史大夫秋罷西南夷屯公孫弘以為疲弊中國以奉無用之地請罷之築朔方城令人大酺五日

四年冬行幸甘泉夏匈奴入代定襄上郡殺數千人
五年春大旱車騎將軍衛青將三萬騎出高闕驍騎將
軍公孫賀游擊將軍蘇建強弩將軍李蔡出朔方將軍
李息將軍張次公出右北平凡十餘萬騎擊匈奴右賢
王右賢王方飲酒以為漢兵遠不能至也衛青徑夜至
圍右賢王右賢王大驚乃將數百騎馳潰圍北遁僅以
身免得右賢王裨將十餘人衆男女萬五千餘人畜產
數千萬還師屯於塞上詔即軍中拜青為大將軍益封
八千七百戶而封青三子為列侯青固辭子封上不聽
將軍公孫賀李蔡護軍都尉公孫敖校尉李朔趙不虞
戎奴都尉韓說皆以功封列侯衛青既登大將軍貴寵
甚盛自公卿以下莫敢不拜唯汲黯與亢禮或以責黯
黯曰夫以大將軍之尊而有揖客反不重乎大將軍聞
而賢之夏六月詔禮官勸學明禮崇化稽遺逸以厲賢
才秋匈奴入代殺都尉冬十有一月乙丑丞相薛光免
御史大夫公孫弘為丞相封平津侯丞相禹有以侯拜
者至弘始拜而封丞相封侯自弘始也
荀悅曰丞相始拜而封非典也夫封必以功不聞以位
孔子曰如有所譽必有所試矣舉必待試況於賞乎易
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刑渥凶若不勝任覆亂鼎實刑將
加之況於封乎初弘牧豕於海上年四十餘乃學春秋
嘗為博士使匈奴不稱上意罷後應賢良舉上甚賢之
起徒步數年位至宰相年八十矣弘於是起客館延賢
人與參謀議請博士置弟子員學者益廣故人賓客皆
仰衣食身為布被脫粟飯一肉食家無餘財主爵都尉
汲黯數面詰弘於上前曰弘每與臣等議事至上前即
背之以從欲大不忠上問弘弘曰知臣者以為忠不知
臣者以為不忠黯又曰公孫弘位為三公而為布被是
詐也上問弘弘曰臣聞管仲相齊有三歸之奢桓公以
霸上不僭於君晏子相齊食不重肉妾不衣帛齊因以
治下不比於民今弘布被誠詐也欲以為名且無黯之
忠陛下安聞此言上以弘為有讓益厚待之弘為人慎

厚事後母孝謹辨論有理習文法吏變事飾以儒術每
朝會議開陳其兩端令人主自擇不肯面折廷爭然外
寬內深意忌主父偃偃嘗與弘有郄竟報其私弘與仲
舒同學不如仲舒仲舒以弘為諛膠西王縱恣數害長
吏乃言仲舒使相膠西王王素聞仲舒賢善待之仲舒
正身率下所居而治
六年春二月大將軍公孫敖左將軍公孫賀前將軍趙
信右將軍蘇建後將軍李廣強弩將軍李沮凡十餘萬

騎出定襄斬首虜三千級還休士馬於定襄雲中鴈門
赦天下夏四月衛青復出將六將軍逾絕漠北大剋獲
蘇建趙信以三千騎獨遇單于戰敗信遂降匈奴建獨
以身免歸大將軍議其罪議郎周霸等曰自大將軍出
未曾斬一裨將今建棄軍可斬以明軍威軍正閎長史
安曰不然兵法小敵之堅大敵擒也建以數千當單于
數萬力戰百餘士盡死無二心自歸而斬之是示後人
無返意也青曰善青幸得以肺肝待罪行陣之間不患

無威而霸說我以明軍威甚失人臣意且以臣之尊寵
不敢擅誅於外其歸天子天子自裁之於是以諷人臣
不敢專權不亦可乎將吏皆曰善遂囚建上至長安赦之
贖為庶人憂死六月詔曰朕聞五帝不相復禮三代不
相同法所由殊路而建德一也今中國一統而北邊未
安朕甚悼之其置武功賞官以寵戰士校尉張騫從衛
青有功封博望侯騫者漢中人也初為郎應募使月氏
時匈奴殺月氏王遂西徙故漢欲與月氏擊匈奴騫行

為匈奴所得留騫十餘歲與妻有子然騫常持漢節不
失後亡到月氏月氏未有報匈奴意騫留月氏歲餘乃還
並南山從羌中來歸復為匈奴所得留之歲餘會單于
死國內亂騫乃與其胡妻來歸漢拜為太中大夫初騫
行百餘人十三年乃歸唯騫與唐邑氏奴二人得還騫
身所到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而傳聞其旁國名具為
上言之西域本三十六國後分為五十四國皆在匈奴
之西婼羌國沮沫國精絕國戎盧國渠勒國皮山國烏

秅國西夜國蒲犁國依耐國無雷國捐毒國桃槐國休循國疏勒國尉頭國烏貪國卑陵國渠類谷國墮立師國單桓國蒲類國西沮彌國劫日國孫胡國三山國車師山國凡二十七國小國也小者七百戶上者千戶也

扜彌國于闐國難完國莎車國溫宿國龜茲國尉梨國危須國鄯善國凡此九國次大國小者千餘戶大者六七千戶南北有大山東則接漢阨以玉門陽關西則限以葱嶺中山中央有大河其河有兩源一出葱嶺一出于闐于闐在南山下河北流與葱嶺河合東注蒲昌海蒲昌海一名鹽澤去陽關三千餘里廣長三四百里其水停居冬夏不增減皆以為潛行地下南出於積石山為中國河云自玉門陽關出西域有兩道行從鄯善傍出南山西行至莎車為南道南道西逾葱嶺則出大月氏安息自車師傍北山西行至疏勒為北道北道西逾葱嶺葱嶺則出大宛康居奄蔡鄯着西域諸國大率土著有城郭田畜與匈奴異俗皆役屬匈奴匈奴賦稅之

取給焉皮山國去長安萬五千里自皮山以西至大頭痛山小頭痛山身熱赤土之坂令人身熱無色頭痛嘔吐驢畜盡然又有三池盤石懸渡之坂狹者尺七寸長者徑三十里臨峥嶸不測之淵行者步騎相持繩索相牽引三千餘里烏孫王號昆彌治赤城去長安八千九百里戶十二萬口六十萬大國也地方五千餘里東接匈奴西界大宛南與城郭諸國接其俗與匈奴同其處土多雨寒而國多馬故屬匈奴後稍強盛徒羈縻而已不肯往朝會罽賓國王治修鮮城去長安萬二千里土地平坦温和有苜蓿雜果奇木種五穀稻多蒲萄竹漆治園池民雕文刻鏤治宮室織罽刺文繡好酒食有金銀銅錫以為器有市肆以銀為錢文為騎馬婁為人面出封牛水牛犀象大狗沐猴孔雀珠璣珊瑚琉璃其他畜與諸國同安息國王治潘兜城去長安萬二千六百里地方數千里城郭數百有車船商賈書革旁行為書記其俗與罽賓國同亦以銀為錢文為王面婁為夫

人面一王死輒改其錢出大馬大雀大宛國王治貴山城去長安萬二千五百五十里戶四十萬與安息同俗出蒲萄苜蓿以蒲萄為酒富人藏酒至萬餘石數十年不敗出馬馬汗血言其先天馬子也大月氏本匈奴同俗居燉煌祈連山間匈奴老上單于殺月氏王以其頭為飲器月氏乃遠去西過大宛擊大夏而臣之國都嬀水其土地與安息同俗其餘小衆不能去者保南山號小月氏焉大夏本無大君長往往置小君長有五翕侯

一曰未密翕侯二曰雙靡翕侯三曰貴翕侯四曰盼顧翕侯五曰高附翕侯康居國在烏孫西北去長安萬二千三百里戶十三萬口六十萬與大月氏同俗奄蔡國在康居西北去長安萬二千里與康居同俗臨大澤無津涯蓋北海河也烏弋國去長安萬五千三百里出獅子犀牛其錢文為人頭曼為騎馬自烏弋行可百餘日至條支國去長安萬二千三百里臨西海出善幻人有大鳥卵如甕長老傳聞條支西有弱水西王母所居亦未嘗見條支西行可百餘日近日所入處禹本紀言河出崑崙崑崙高萬二千五百餘里日月所以相避隱為光明自張騫使大夏之後窮河源隱惡覩所謂崑崙者乎故言九州山川尚書近之矣禹本紀山經有所考焉十有一月癸酉晦日有蝕之

元狩元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畤獲白麟一角而五蹄有奇木衆枝旁出復合於上上以問羣臣謁者終軍對曰昔武王中流未濟白魚入於王舟今郊禮未見於神

祇而獲獸以饋此天所以示饗而上通之符合也盖六鶂退飛逆也白魚登舟順也夫明闇之徵上亂飛鳥下動淵魚各以類推今野獸并角明同本也衆枝內附示無外也若此之應殆將有解編髮削左衽襲冠帶要衣裳而慕化者焉可恭已而待之宜因昭時令日改定告元苴白茅於江淮發嘉號於營丘以應緝熙使著事者有所紀焉由是改元朔為元狩是歲北地匈奴名王率衆來降十一月淮南王安衡山王賜謀反誅之安好讀

書招致賔客方術之士數千人作内書二十一篇外書甚衆又有中書八卷言神仙黄白之事上以安屬諸父甚尊重之初安朝上使作離騷賦旦受詔食時畢上每與燕會昏暮乃罷建元六年彗星見或謂安曰天下兵當大起安心以為上未有太子天下有變諸侯並爭乃治戰攻具積金錢賂遺郡國遊士羣臣賔客江淮間多輕薄妄以妖言阿諛安又以厲王遷徙感激之後安坐擁閼求奮擊匈奴者雷被等廢格明詔當棄市官削三

縣安由是怨望反謀益甚初將作亂召中郎伍被欲與計事呼之曰將軍伍被曰王安得此亡國之言邪昔者子胥諫吳王吳王不用曰吾今見麋鹿遊於姑蘇之臺今臣將見王宮中生荆棘而露霑衣也於是繫被父母囚之三月王復召被曰將軍許寡人乎被曰否臣將為大王劃計耳王曰天下治乎亂乎被曰竊觀朝廷紀綱之叙皆得其理上之舉錯遵古之道雖未太平然猶為治也王曰公以為大將軍何如人也被曰臣聞大將軍遇士大夫以禮與士卒有恩衆皆樂為用騎上下山谷若飛材力絶人常為士卒先須休乃敢舍穿井得水乃敢飲軍罷士卒已逾河乃渡上所賜金錢盡以賞賜雖古名將不能過也王不悦復曰公以吳王之起兵非也被曰吳王賜號為劉氏祭酒受几杖而不朝王四郡之衆地方數千里舉兵而西破敗而還身滅祀絶為天下笑夫以吳衆不能成功者何誠逆天違理而不見時也王曰男子之所死者一言耳且吳王何知反今我令樓

緩輕兵先要成皐之口周被下潁川之兵蹇轘轅守伊闕之道陳定發南陽之兵守武關河南太守獨有洛陽耳何足憂人言絶成皐之口天下不通據大川之險招天下之兵公以為何如被曰臣見其禍未見其福後王恐謀泄謂被曰吾欲遂發兵天下勞苦有間矣諸侯頗有失行者皆自疑我舉兵而西向必有應者無應則還略衡山勢不得不發被曰略衡山以致廬江有潯陽之舩守下雉之城結九江之浦杜豫章之口強弩臨江而

守以禁南郡之下東保會稽南通勁越屈強江淮之閒可以延歲月之壽矣未見其福王曰陳勝吳廣奮臂大呼劉項並會天下響應百姓願之若枯旱之望雨故能起行陣之間以成帝王之業今大王見高祖得之易獨不見近世之吳楚乎當今陛下臨制海內一齊天下口雖未言聲疾雷電令雖未發行化如神心有所懷威動千里下之應上猶影響也大將軍材能非直章邯楊熊也且大王之兵衆未能十分吳楚之一天下安寧又萬倍於秦時王以陳勝論之臣竊以為過矣臣聞箕子過故國而悲泣作麥秀之歌痛紂之不用比干也孟子曰紂貴為天子死曾不如匹夫是紂先自絕於天下矣非死之日天去之也臣竊悲大王棄千乘之君將賜絕命之書為羣臣先身死於東宮也被因流涕而起後復名被曰苟如公言不可徼幸邪被曰必不得已被有愚計方今諸侯無異心百姓無怨氣朔方之地廣美徙者不足以實其地可偽為丞相御史詐書詔徙郡國豪而七興百萬之衆作阿房之宮收大半之賦發閭左之戍父不寧子凡不安弟政苛刑慘民皆引領而望側耳傑及耐罪已上赦令除家產五十萬已上皆徙朔方郡益發兵卒急其會日又偽為左右都尉司空上林都中而聽悲號仰天叩心怨上欲為亂者十室而八於是勝

官詔獄官書罪諸侯太子及幸臣如此則民怨諸侯懼因使辯士隨而說之儻可以徼倖王曰如此可也然吾以為不至於此詐作皇帝玉璽丞相御史大夫中二千石將軍都官令丞及旁近郡太守相都尉印綬因漢使持節法官欲如伍被計又使人偽得罪而西使大將軍衛青而說丞相弘已下丞相一旦發兵則刺殺大將軍衛青而說丞相弘已下如發蒙耳又曰汲黯喜直諫守節死義唯悼黯也欲發國中兵恐丞相二千石不聽謀偽失火宮中丞相二千石救火因殺之又欲令人持羽檄從南方來呼曰南越兵入又欲因以發兵後王更以他事大臣多逮繫獄者無所任未敢發兵伍被知事已發覺詣吏自告與淮南王謀反蹤跡如此上以被雅辭多稱漢美欲勿誅廷尉張湯爭之曰被首為反計罪無赦遂族被而淮南王自殺黨與死者數萬人初嚴助之使南越淮南王與相結及淮南王來朝厚賂遺助交私論議廷尉張湯以為助腹心之臣而外交諸侯當誅助坐棄市有司以衡山王

淮南王親弟請追捕衡山王上曰諸侯各以其國為本不當相坐會衡山王謀發覺初衡山王陰知淮南王謀畏淮南王并其國以為淮南王發西欲起兵江淮間而有之陰與淮南王約束作反具公卿詣遣宗正大行治衡山王王聞之自殺十有二月大雨雪民凍死夏四月赦天下乙卯立皇太子據遣謁者巡行天下賜民年九十已上及鰥寡孤獨三老孝悌力田帛各有差五月乙巳晦日有蝕之從旁左太史占曰凡日蝕從上失君從旁失臣從下失人匈奴入上谷殺數百人

前漢紀卷十二

覆校官檢討臣李學錦

校對官庶吉士臣裴　謙

謄錄監生臣金士虔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前漢紀卷十三 十四

詳校官編修臣汪鏞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六千九百三十八 史部

前漢紀卷十三

漢 荀悅 撰

孝武皇帝紀四

二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畤春三月戊寅丞相公孫弘薨壬辰御史大夫李蔡為丞相張湯為御史大夫驃騎將軍霍去病將萬騎出隴西逾烏盭討濮連陟狐奴歷五國生獲匈奴單于子轉戰五日過鄢耆山千有餘里合短兵鏖皐蘭下斬虜侯王執混邪王及相國都尉收

休屠王祭天金人去病者衛青姊少兒子也父霍仲孺為縣吏給事平陽公主家與少兒私通生去病去病初以侍中為嫖姚校尉從衛青擊匈奴有功封冠軍侯及至是役增封一千二百戶夏馬生余吾水中南越獻馴象能言鳥將軍去病公孫敖出北地二千餘里過居延斬首虜三萬餘級匈奴入鴈門殺畧數百人遣衛尉張騫郎中令李廣將兵出右北平廣將四千餘騎付之與張騫異道匈奴數萬騎圍廣廣軍士震恐廣乃使其子

敢從數十騎直貫突胡騎中出其左右而還謂廣曰胡
騎易與耳軍士心乃安稍為營陣外向胡急擊之矢下
如雨漢兵死者過半射矢且盡廣乃持滿無發廣身自
以大箭射其裨將殺數十人胡虜稍稍解去會日暮吏
士無人色而廣意氣自如明旦復力戰而張騫以萬騎
至匈奴乃解去廣騎罷盡獨得以身免亦殺虜三千餘
人廣既歸以其所殺獲自當無罪無賞張騫以後期當
斬贖為庶人廣亦為庶人廣嘗夜遊田間飲還霸陵尉

呵止廣廣騎曰故李將軍尉曰今將軍尚不得夜行何
故也止廣宿亭下居無幾何匈奴入遼西名拜廣右北
平太守廣請尉俱至軍所而斬之江都王建有罪自殺
初易王薨建居服外舍名昌易王所幸淖姬等十九人及
女弟信臣等與姦通建遊章臺令子乘小船建蹈覆其
船四人皆溺二人死復遊雷陂天大風建使郎二人乘
小船入波中船覆郎溺救水乍見乍沒建臨視之大笑
以為樂卒皆死宮人女子有過輒裸令擊鼓或置樹上

久者三十日乃得衣或從狼嚙殺之建觀而笑之或閉
人令餓死凡殺人無辜者三十五人建欲令人與禽獸
交而生子令宮人與羝羊及狗交自知罪多國中人欲
告之建遂謀反作黃屋蓋刻皇帝璽作漢節賂閩越約
有急相助建時載其父所賜天子旌旗出入後事發覺
有司奏建無道雖桀紂之惡不至於是當以謀反法誅
廷尉宗正即問建建自殺本傳云魯哀有言寡人生於

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未嘗知憂未嘗知懼信哉斯
言雖欲不危亡不可得也是以古之人以宴安為鴆毒
無德而富貴謂之不幸漢興諸侯王率多驕淫失道何
則沉溺於放恣之中居勢使之然也自凡人猶繫於習
俗何況哀公之倫乎夫唯大雅卓爾不羣河間獻王近
之矣膠東王寄薨淮南王謀反時寄漸聞其事私作戰
守備及後治淮南王事上令下吏辭出之寄後自傷悔
發病死不敢置祠後上立寄長子賢為王秋混邪王率
衆四萬餘人來降封為列侯單于怒曰混邪王休屠王

數為漢所破單于欲誅之故二王謀降漢休屠王後悔
混邪殺之并其衆以降合四萬餘人置五屬國以處之
以其地為武威酒泉郡而休屠王子日日磾與母閼氏
及弟倫俱沒入官輸黃門養馬休屠王祭天作金人故
曰金氏上遊後庭視馬後宮滿廡掌養事數十人莫不
竊視磾獨不敢視馬又肥好日磾長八尺二寸容貌甚
嚴麗上異而問之以狀對即日拜為馬監後為光祿大
夫侍中上甚信愛之賞賜累千金出則參乘入則侍帷

幄貴戚左右皆曰陛下安得一胡兒而反責重之上益
厚焉日磾母教二子有法度母病死上圖母形於甘泉
宮日磾每朝見母畫像常拜泣而後去日磾二子皆為
上弄兒其後弄兒壯大不謹自殿下與宮人戲日磾見
之即殺之上大怒日磾言其狀上為泣而心敬日磾侍左
右數十年未嘗忤視上賜守宮女不敢近之其謹慎如此
三年春有星孛於東方夏大旱五月赦天下立膠東
康王少子慶為六安王慶寄之愛子也上憐焉故立之
封蕭何曾孫慶為酇侯先是慶父則嗣有罪免故以弟
子勝嗣有罪免侯故以兄子慶嗣何後秋匈奴入右北
平定襄殺略千餘人遣謁者舉吏民能假貸貧民者一
以名聞是時混邪王新降縣官費衆倉庫空竭貧民流
徙皆仰給貸於縣官縣官無以賑之河南人卜式以錢
二十萬與太守助廉貧民時富民多匿財者唯式願出

家財上召拜為郎中賜爵左庶長復田十頃布告天下
以諷百姓式以田畜為事有羊千餘頭先是時擊匈奴
式上書願輸家財半以助邊上問式欲官乎對曰不願
又問家有冤乎曰無也以為天子誅匈奴賢者宜盡節
有財者宜輸之則匈奴可滅也時丞相公孫弘以為此
非人情不軌之臣不可以為化不許之及式為郎中上
乃使式牧羊上林死中羊肥息上見問而善之式曰非
獨羊治民亦猶是以時起居惡者輒去之無令敗羣上
奇其言拜緱氏令吏民便之減隴西北地上郡戍卒半
是歲發謫吏卒穿昆明池

四年春有司言關東流民凡七十二萬五千口縣官無以衣食賑廩用度不足請收銀錫以白鹿皮造白金及皮幣以足用是時禁苑有白鹿而少府多銀錫乃以白鹿皮方尺緣以繢為皮幣直三十萬王侯宗室朝覲必以皮幣薦璧然後得行又以銀錫為白金三品其一重八兩圓之其文龍名白撰直三千其二差小而方之其文曰馬直五百其三復小墮之其文曰龜直三百銷半兩錢更鑄五銖錢重如其文又盜鑄作幣罪死於是孔僅為大司農丞領管鹽鐵桑弘羊洛陽賈人子以能心計年十三為侍中言利事皆析秋毫而始算緡錢及車船矣其後弘羊請置大司農部丞數十人分主郡國各得往置均輸鹽鐵官令遠方各以其物商賈所販賣為賦而相準輸置平準官于京師都受天下委輸諸物官盡籠天下之貨物貴則賣之賤則買之富商大賈無所牟大利物皆反其本而物不得踴貴故抑天下之物名曰平準又請令民得以粟補吏罪人得以贖死及入粟

營山林之饒荒淫越制邑有人君之尊里有王侯之富小民安得不困又加月有吏卒征衛屯戍一歲力役四十倍於古田稅口賦二十倍於古或耕豪傑之田見稅什五故常衣馬牛之衣食犬豕之食又重以貪暴之吏刑戮妄行民無所聊生逃亡山林並為盜賊斷獄一歲以十萬數漢興遵而未改古井田法雖難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占田塞兼并之路鹽鐵皆罷復於民去奴婢除專殺之威薄賦斂省徭役以寬民然後可治也其言未施

行有星孛於東北夏有長星出於西北大將軍衛青將四將軍出定襄將軍去病出代各萬餘騎步兵數十萬青到漠北圍單于斬首萬九千級單于遁走追至寘顏山乃還去病與左賢王戰斬首虜七萬餘級封狼居胥山乃還前將軍李廣右將軍趙食其皆後期廣自殺食其贖死廣與大將軍別道迷而後期大將軍遣長吏責問廣令詣幕府對謂其麾下曰廣結髮與匈奴大小七十餘戰今迷而失道豈非天邪且廣年已六十餘終不能使復對刀筆吏矣遂自刎死百姓聞之知與不知莫不垂泣廣初文帝時以良家子從軍文帝奇其才曰使廣遭高帝萬戶侯豈足道哉及吳楚反時戰昌邑下顯名後為上郡太守匈奴入上郡上使中貴人助廣擊匈奴中貴人將數十騎出見匈奴三人與戰射傷中貴人殺其騎且盡中貴人走告廣廣曰此必匈奴射鵰者乃從百餘騎馳射殺二人生得一人匈奴數千騎望見廣以為誘騎驚出兵上山而陣廣直前來至匈奴二里止令皆下馬解鞍有白馬將軍出護兵廣射殺之復還解鞍縱馬胡兵怪之卒不敢擊會日已暮胡以為漢有伏兵乃夜遁走嘗獵見草中石以為伏虎射之入石沒羽視之石也他日射之終不能入廣之軍吏士卒多以軍功封侯者而廣終不得封初西羌反廣誘降者八百餘人而同日盡殺之望氣者王朔曰禍莫大於殺已降此將軍所以不封侯也

五年春三月甲午丞相李蔡有罪自殺賜葬地陽陵二十畝盜取長陵三畝又侵神道壖地一畝葬其中行五銖錢徙天下大姦猾吏民於邊關內侯郎中令李敢怨衛青之恨其父也乃擊青傷之諱而匿之居無幾何敢從上甘泉霍去病怨敢傷青射殺敢上為諱云鹿觸殺之夏四月乙丑太子太傅嚴青翟為丞相六年冬十月雨水無氷夏四月乙巳朔立皇子閎為齊王賜策曰惟元狩六年夏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張湯廟立皇子閎為齊王曰嗚呼小子閎受茲青土朕

承天序唯崇稽古建爾國家封于東土世為漢藩輔嗚呼念之哉襲朕之詔惟命不于常人之好明德顯厥有不臧無乃凶于乃國害于爾躬嗚呼保國有民可不慎歟王其勗哉立皇子旦為燕王胥為廣陵王皆賜策六月乙卯詔遣博士六人分巡天下存孤寡恤廢病賑窮乏勸孝悌舉獨行之君子秋七月大司馬驃騎大將軍霍去病薨發屬國玄甲陣自長安至茂陵為冢瑩象祁連山謚曰景桓侯去病為將敢深入赴利不顧其難然士卒或乏糧食上嘗教之孫吳兵法對曰顧方略如何耳其不蹈用古兵法上為治第對曰匈奴不滅臣何以家為去病後甚貴寵而衛青稍衰賓客故人皆去青而事去病唯故益州刺史任安不肯去初去病既壯大乃自知為霍仲孺子會為驃騎將軍擊匈奴道出河東乃迎見仲孺大為置田宅奴婢而去還復過之仲孺小子光字子孟時年十餘歲因將光西入關仕光為郎遷侍中去病死後光為奉車都尉光祿大夫出則同車入侍左右出入禁閨二十餘年小心謹慎未嘗有過甚見親信

元鼎元年夏五月赦天下大酺五日六月得寶鼎於河東汾水上薦見於宗廟藏於甘泉宮鼎大八尺一寸高三尺六寸羣臣伏賀曰陛下得周鼎侍中光祿大夫吾丘壽王獨曰非周鼎王怒召而問之對曰周有明德上天報應鼎為周出故為周寶今陛下恢崇大業天瑞並至昔秦始皇親出鼎於彭城縣而不能得天祚有德而寶鼎自出此天所以與漢乃漢寶非周寶也上曰善賜金五十斤初公孫弘奏禁民無持弩臣竊以為民雖有弩弗能多也上下其議壽王對曰大吏不敢前此盜賊所以難容也上下其議壽王對曰大射之禮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之道也臣聞聖人合射以教人不聞弓矢以為禁也攻奪之罪死而猶不禁大姦之重誅而固不避也臣恐邪人挾之吏不能止良民自衛而抵罪犯禁是禪賊威而奪民救也竊以為無益於禁姦而令學之者不得修其業不甚便上以難弘弘

屈服焉壽王字子贛泗郡人也後坐事誅濟東王彭離有罪廢徙上庸博士徐偃使循行天下郡國矯制膠東魯國鼓鑄鹽鐵御史大夫張湯劾奏偃法至死偃對曰為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存萬民者專之可也湯不能屈其義有詔使中謁者終軍問其狀終軍語偃曰古者諸侯國異政家殊俗安危之勢呼吸成變故有專已之義今天下為一春秋之義王者無外偃修封域之中而辭以出境何也且鹽鐵郡國有餘藏且二國廢不足為害而以安社稷為辭何也偃以前三奏不許而直矯制作威福此明王所必加誅也凡偃鑄鐵欲及春耕種贍民罷今魯之鼓鑄當先具其器備至秋乃能舉火此言與實倍也枉尺直尋孟子猶稱不可今所犯罪重所就者少偃自以為必死而為之邪將幸誅不加欲以採名也偃辭屈下御史大夫服罪終軍濟南人也年十八選為博士到府受遣太守賢而友之軍揖太守而去徒步入關關吏與繻曰還當合符軍曰大丈夫西遊終不徒還棄繻去及軍為謁者使行郡國建節東出關關吏識之曰此使者前棄繻生也

二年冬十有一月御史大夫張湯有罪自殺御史中丞李文與湯有郤湯所厚吏魯謁居陰使人上變告文姦事事下湯治論殺文而德厚謁居謁居病湯親為之摩足趙王素怨湯上書告湯大臣乃與吏謁居摩足疑與為大姦丞相長史朱買臣等素怨湯亦言湯且欲為請奏所愛幸賈人田信等輒先知之居物致富與湯分之上以問湯湯不服罪於是上使使迫責湯湯為書謝因曰陷臣者三長史也遂自殺昆弟諸子欲厚葬之湯母曰湯為大臣被惡言而死何厚葬之有載以牛車有棺無槨上聞之曰非此母不生此子乃盡誅買臣等初湯好文涉深刻與太中大夫趙禹共定律令禹官至少府亦深刻然禹意在奉公孤立而湯佞智以諛世主接士大夫造請諸公不避寒暑以得聲譽上甚信用之每朝奏事日旰忘食丞相充位而已天下事皆決於湯湯嘗

病上親問疾匈奴嘗求和親羣臣議上前博士狄山以和親為便湯曰此愚儒無知山曰臣固愚愚忠不若湯詐忠也上作色曰吾使山居一郡能無使虜入盜乎山曰不能曰居一縣又曰不能復曰居一鄣山自度窮且下吏因曰能遣山乘一鄣至月餘匈奴斬山頭而去自是羣臣畏湯莫敢言矣湯子安世少為郎給事中尚書精勤於職休沐未嘗出行後上方幸河東亡書三篋詔問莫能知唯安世識之具作其事後購得本書以相校異十有二月丞相嚴青翟下獄死春起桓梁臺三月大雨雪辛亥太子太傅趙周為丞相夏大雨水關中饑死者以千數秋九月詔曰仁不異遠義不辭難江陵饑寒下巴蜀之粟致之江陵遣博士分循天下吏民有能救饑困者具舉以聞

三年冬十月徙函谷關於新安以故關為弘農縣十有一月令民有告緡者以其半與之春正月戊子陽陵園災夏四月雨雹關東郡國七十餘縣飢人相食常山王舜薨謚曰憲王王子勃嗣有罪廢徙房陵立憲王中子平為真定王徙代王義為清河王

四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時東行幸汾陰十有一月甲子立后土祠于汾陰禮畢行幸滎陽還至洛陽詔問周王後得孽子嘉封為周子南君以奉周祀春二月中山王勝薨謚曰靖王勝樂酒好內色有男子百二十餘人夏封方術士欒大為樂通侯位上將軍欒大膠東人也以方術言於上曰臣嘗往東海中見安期羨門之屬臣師曰黃金可成河水決可塞不死之藥可得仙人可致也然臣恐效文成將軍則方術之士掩口不能言矣文成將軍者齊人也姓李字少翁以方術進拜為文成將軍上以客禮待之於甘泉宮中畫太一諸鬼神像所設祭祀欲以致其神歲餘其方不效乃為帛書以飯牛偽誅上既殺文成而悔之及得欒大甚喜乃大敢為大言

處之不疑上使驗小方闑棊棊自相觸大言能致其師陛下必欲致之則貴其使者今有親屬以客禮待之上乃拜大為五利將軍天士將軍地士將軍大通將軍凡四將軍四印賜列侯甲第僮十人乘輿廐馬帷帳器物以充其家以衛長公主妻之賞黃金萬斤上親至其家自公主大臣將軍卿相已下皆致酒其家刻玉印曰天道將軍使者衣羽衣夜立白茆上大亦衣羽衣立白茆上受印綬以示不臣於是五利將軍嘗夜祠其家欲下

其神後裝欲入東海中云求其師至大山不敢入海上使人隨而驗之皆妄言不效先是方士李少君乃言能致物却老少君嘗坐武安侯家有老人年九十餘少君乃言與人大父遊獵處老人為兒時識其家處一坐盡驚上有古銅器以問少君少君對曰此器齊桓十年陳於柏寢下案其刻銘果齊桓公器時皆謂少君數百歲人也少君言祠竈可致物如丹砂可化為黃金黃金成以為飲食器則益壽而蓬萊仙人可得見也見之以封禪則不死黃帝是也其後方多不效而少君病死道士以為化去不死也齊人公孫卿言黃帝得寶鼎而神化登於天識書言漢興正當黃帝之運漢之聖德者在高祖之孫上曰嗟乎誠得如黃帝吾視去妻子如脫屣爾拜卿為郎使候神於太室是時言神怪方術者以萬數入海求仙人者數千人上幸東萊夜見大人長數丈就之則不見見大人迹諸方士後皆無驗上益厭倦然猶羈縻不絕冀望其真上嘗疾病有巫為上言太一其次曰太禁司命之屬皆從之云非可見但聞其言言與人音等也時去則若風肅然嘗以夜至或以晝至或居室帷幄中上禮之然後入因巫為主人闚通飲食所欲言又置禱官張羽旗設祭具以祀神君所上使人記之其言世俗所知亦無餘殊者而上心甚善之其事祕世莫傳也而信以為神矣

荀悅曰易稱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各當其理而不相亂也過則有故氣變而然也若夫大石自立僵

柳復起此形神之異也男子化為女死人復生此含氣之異也鬼神髣髴在於人間言語音聲此精神之異也夫豈形神之怪異哉各以類感因應而然善則為瑞惡則為異瑞則生吉惡則生禍精氣之際自然之符也故逆天之理則神失其節而妖神妄興逆地之理則形失其節而妖形妄生逆中和之理則含血失其節而妖物妄生此其大旨也若夫神君之類精神之異非求請所能致也又非可以求福而禳災矣且其人不自知其所然而然況其能為神乎凡物之怪亦皆如之春秋傳曰作事不時怨讟起於民則有非言之物而言者當武帝之世賦役煩衆民力凋弊加以好神仙之術迂誕妖怪之人四方並集皆虛而無實故無形而言者至矣於洪範言僭則生時妖此蓋怨讟所生時妖之類也故通於道正身以應萬物則精神形氣各返其本矣秋馬生渥注水中九月辛巳丞相趙周下獄死丙申御史大夫石慶為丞相立常山憲王舜少子商為泗水王

前漢紀卷十四

漢 荀悦 撰

孝武皇帝紀五

五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時遂登隴崆峒而還十有二月辛巳朔旦冬至始立泰時於甘泉夏五月諫議大夫終軍使者安國少季使南越欲令入朝比内諸侯軍自請願受大冠衣長纓必羈越王之頸致之闕下軍既至越王聽命上大悦賜南越王大臣印綬令一用漢法使奴入五原殺太守

六年冬十月遣將軍李息征西羌土將幸緱氏至安邑斬西羌衆十餘萬人反與匈奴通使攻安定圍抱罕匈奴入五原殺太守

者留鎮撫之王太后皆莊嚴將入朝越相呂嘉不欲内屬初尉佗言事天子期無失禮要之不可以怵好言入見亡國之勢也故佗欲入朝而不果王太后置酒請使者及嘉等欲因使者權謀因以誅嘉使者相倚伏莫敢發嘉覺之則趨出稱疾陰謀作亂令國中曰王少年太后中國人與使者安國少季私通專欲内屬無顧我越民社稷萬世之計遂攻殺太后及王盡殺使者齊相卜式上書願父子將兵死南越以盡臣節上不遣而賢之

出塞二千餘里不見虜而還乃分武威酒泉郡置張掖燉煌徙民以實之是歲齊相卜式為御史大夫

元封元年冬十月上自帥師巡邊置十二部將軍勒兵十八萬騎連旌旗徑十餘里歷上郡西河五原出長安城北登單于臺望朔方臨北海威震匈奴遣使者郭吉告烏維單于曰南越王頭已懸於漢矣今天子自將待邊單于能戰亟來不能則臣服何但逃伏漠北寒苦之地為單于壟焉單于怒囚吉遷之北海上煞終不敢出上還祠黃帝於橋山迺歸甘泉東越殺其王餘善以降遷其民於江淮之間遂空其地春正月行幸緱氏登嵩高聞聲稱萬歲者三羣臣吏卒莫不稱皆聞之於是封太室以三百戶為奉邑禁民無伐其山木復其民遂東巡海上御史大夫卜式貶為太子傅內史倪寬為御史大夫夏四月癸卯上遂登封太岳初議封禪諸儒對者五十餘人未有所定先是司馬相如病故有遺書言封禪事上以問內史倪寬寬曰陛下躬發聖德統緝羣元宗祀天地薦禮百神精神所嚮徵兆必報天地並應瑞符著明封太山禪梁父昭姓考瑞帝王之盛節也將

舉大事優游數年使羣臣人人自盡畫終莫能成唯天子建中和之極兼總條貫金聲玉振以順承天慶垂萬世之基上乃自制禮儀採儒術以文馬拜寬為御史大夫從封禪行自太山復東巡海至碣石自遼西歷北邊九原歸於甘泉初梁相有褚大通通五經為博士時倪寬為弟子及御史大夫缺上徵大通自以為得御史大夫至洛陽聞寬為之大通大笑及至與寬議封禪於上前大通不及寬乃退而服曰上誠知人賜太山所過民年七十以上及孤老帛秋無出租算賜天下民爵女子百戶牛酒五月歸甘泉秋有星孛於東井又孛於三台本志以為其後衛太子亂之應齊王閎薨無子國除二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時春正月行幸緱氏遂至東萊夏四月祠太山至梁父臨決河令從臣等將軍已下皆負薪塞河作瓠子之歌赦所過徒賜孤獨高年米行還築通天臺于甘泉作飛廉館於長安公孫卿言仙人可見陛下每在常處故不見故作通天臺以候神朝鮮

王反殺遼東太守慕天下死罪擊朝鮮朝鮮本秦時屬遼東漢興以為其遠難守故遼水為塞廬綰之反也燕人衛滿亡命聚黨千餘人在遼居秦故地稍稍侵屬其東小蠻夷而王之地方數千里保塞外為臣傳子到孫至右渠抗命不賓故於是而伐之六月甘泉宮中生芝草九莖上嘉之乃赦天下作芝房之歌秋作明堂於太山下遣樓船將軍楊僕左將軍荀彘將應募罪人擊朝鮮又遣將軍郭昌等平西南夷未服者以為益州郡

三年春作角觝戲以享外國朝獻者三百餘里內人皆觀夏朝鮮斬其王右渠以降以其地為樂浪臨屯玄菟真番四郡楊僕坐失亡多免為庶人荀彘坐爭功棄市秋七月膠西王端薨端數犯法有司請誅端上不忍凡再削國去太半端怨懟端杜其南門從一門出入宮室府庫壞漏財物以巨萬計盡腐終不復收省吏二千石欲以法治端端輒求其罪詰之無罪者藥之所殺傷二千石甚衆無子國除武都氐人反分徙酒泉郡十二月雨雹如馬頭

四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時通回中道遂北出蕭關至代而還行幸河東春三月祠后土有神光集于靈壇一夜三見夏大旱民多暍死秋匈奴寇邊遣將軍郭昌屯朔方

五年冬上南巡至于盛唐望祀虞舜于九嶷登灊天柱山自潯陽浮江親射蛟魚于江中獲之遂北至琅邪傍蒲浪海所過禮祀名山大川春三月還至泰山增封甘

于祀高祖於明堂以配天因朝諸侯王列侯受郡國計夏四月赦天下賜鰥寡帛貧窮者粟所幸縣無出租賦大司馬大將軍衛青薨謚曰烈侯青既尊貴而平陽侯曹寿有惡病就國薨長公主問列侯誰賢者左右皆言大將軍公主笑曰此常騎從我奈何左右曰於今尊貴無比於是主諷太后太后白之上乃詔青尚平陽公主與主合葬起冢像廬山初置刺史部十二州詔曰蓋有非常之人必有非常之功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

馬或奔踶而至千里士或負俗之累而立成功名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才異等可為將相及使絶國者以聞

六年冬幸回中春作首山宮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赦汾陰殊死已下賜天下貧民帛益州昆明反遣將軍郭昌擊之夏京師民觀角觝于上林秋大旱蝗

太初元年冬十月行幸太山十有一月甲子朔旦冬至祠上帝於明堂已酉相梁臺災夏侯始昌先言其災日始昌魯人也明於陰陽以術進而為梁王太傅上甚重

之以選為昌王大傅十有二月禮高里祠后土東臨渤海望祀蓬萊還受計於甘泉宮春二月起建章宮夏五月正律歷以寅月為正首色尚黃數用五定官名正律歷協音樂昔夏以寅月為正殷以丑月為正周以子月為正承三統十一月乾之初九其位在子天氣始生陰陽之化故子為天統六月坤之初六其位在未陰受之九三萬物湊出於地人奉之而承之故寅為人統自

夏殷及周三變而復故漢用夏正天統始施化於子半日萌生而色赤地統受之於丑始化而色黃半日色化而白人統受之於寅始孳成而黑至寅半日生色青故夏色尚黑殷色尚白周色尚赤律歷一曰備數二曰和聲三曰審度四曰嘉量五曰權衡參伍以變錯綜其數校之氣物和之心耳以達自然之數以順性命之理數者一十百千萬也本起黃鍾之數始於一積之無窮以周備事物之數職在太史掌之聲者宮商角徵羽所以

諧八音正情性移風俗也八音者土曰缶匏曰笙皮曰鼓竹曰管絲曰弦石曰磬金曰鍾木曰柷敔角者觸也物出於地載芒角也徵者祉也物盛而繁祉也宮者中也商者量也物盛而可量度也羽者宇也物聚而覆宇之也合之五行則角為木於五常為仁於五事為貌商為金為義為言徵為火為禮為視羽為水為智為聽宮為土為信為思為心宮為君商為臣角為民徵為事羽為物六律律法也以統氣類物子曰黃鍾寅曰太族辰

曰姑洗午曰蕤賓申曰夷則戌曰無射六呂呂助也以助陽宣氣未曰林鍾酉曰南呂亥曰應鍾丑曰大呂卯曰夾鍾巳曰中呂黃鍾黃中色也鍾種也言以中色布種物也大呂呂助陽也太族族湊也言湊地上爾也夾鍾夾輔陽也姑洗姑固也洗潔也言固潔物也中呂陰始起未發居中而助陽也蕤賓蕤繼也賓導也言陽導物而繼之也林鍾林君也言陰受陽任居鍾物也夷則夷傷也則法也言陽正法使陰夷當傷之物也南呂南任也陰受陽任成物也無射射厭也陽究陰成終而復始無厭之也應鍾陰應陽而後鍾物也五聲之本生於黃鍾黃鍾之律長九寸為管或損或益以定五聲九六相生陰陽之應故三分黃鍾損一下生林鍾三分林鍾益一上生太族三分太族損一下生南呂三分南呂益一上生姑洗三分姑洗損一下生應鍾三分應鍾益一上生蕤賓三分蕤賓損一下生大呂三分大呂益一上生夷則三分夷則損一下生夾鍾三分夾鍾益一上生無射三分無射損一下生中呂陰陽相生自黃鍾始而左轉八八六十四為位其法皆用銅職在太樂太常掌之度者分寸尺丈引也所以度長短也本起於黃鍾之長以秬黍之中者一黍廣度之九十分黃鍾之長一黍為一分十分為一寸十寸為尺十尺為丈十丈為一引而五度審矣職在內官廷尉掌之量者籥合升斗斛也所以量多少本起黃鍾之籥以秬黍之中者千有二百實為一籥十籥為合十合為升十升為斗十斗為斛而五量為嘉矣籥者與也合者合也升者登也斗者聚也斛者角也職在太倉大司農掌之權衡者所以平輕重銖兩斤鈞石也本起黃鍾之重籥容千有二百黍重十二銖二十四銖為兩十六兩為斤三十斤為鈞四鈞為石銖者從微至見可殊異也兩者兩鍾之重也二十四氣為衆斤者明也三百八十四銖為易二篇之爻陰陽變動之象十六兩為斤斤者四時乘四方之象也鈞者以平均物也三十斤一月之象也石者大也權之大者

也四鈞四時之象也重一百二十斤十二月之象也而五權備矣物與權均而生衡衡運而生規規圓而生矩矩方而生繩繩直而生物定矣是謂五則君臣用焉以定國禮百工由焉以為法式職在鴻臚鴻臚掌之夫推歷生律制器權衡規矩準繩度量探賾索隱鉤深致遠莫不用焉匈奴單于好殺伐左右大都尉欲殺單于以降漢於是使因杅將軍公孫敖築受降城於塞外事覺左右大都尉誅死秋八月行幸安定發天下謫民遣貳師將軍李廣利征大宛秋大蝗自東方飛至燉煌

二年春正月戊申丞相石慶薨慶即奮之小子世以淳厚為行奮四子皆以孝謹位至二千石故景帝并其號曰萬石君萬石君過宮門闕必下車步走見路馬必軾子孫勝冠者在側雖燕必冠申申如也童僕侃侃如也唯謹爾上賜食於家稽首俯伏而食如在上前其執喪哀戚而子孫遵教亦如之以敬謹聞于郡國奮長子建讀之而馬字少一點建驚恐曰死罪矣其畏懼如此有言於上屏人言極切廷見若不能言慶為太僕從出上問車中幾馬慶以鞭數馬畢乃舉手曰六馬慶於凡弟最為輕易然猶如此諸孫皆孝唯建最甚萬石君卒建在喪扶杖乃能行歲餘亦死初慶為齊相齊相慕其家行不言而治及為丞相厚謹而已太僕公孫賀為丞相二月行幸河東祠后土令天下大酺五日膢五日祠門戶比臘夏五月籍吏民馬補車騎馬秋蝗遣浚稽將軍趙破奴將二萬騎出朔方擊匈奴為匈奴八萬騎所圍遂沒其軍破奴居匈奴中十餘年後亡歸漢冬十有二月御史大夫倪寬卒初寬以儒學進家貧受業博士常為弟子都養時行傭作帶經而鋤休息輒誦讀為廷尉卒吏以不習吏事除為從史徙之北地視畜數年還廷尉適有疑奏已再見郤矣掾吏所為誰為之湯對曰臣從史倪寬湯由是以寬為奏讞掾徙為侍御史見上問尚書經義數事為太中

大夫遷左內史民甚信重之後有軍發左內史粟負租課殿當免吏民聞之輸租趨負不絕課吏以最

三年春正月行巡狩海上膠東相王延廣為御史大夫夏四月還修封泰山禪石閒遣光祿大夫徐息築五原塞外列城西北到盧朐山遊擊將軍韓說將兵屯之強弩將軍路博德築居延城秋匈奴黎湖塗單于入定襄雲中殺畧數千人入張掖酒泉殺都尉

四年春正月貳師將軍李廣利斬大宛王首獲汗血馬

初廣利將騎六千步兵數萬人至貳師城下取善馬而至郁夷城當道小國各城守不肯給食食乏而還往來二歲到燉煌士卒遺二三上書請罷兵上大怒乃益發兵卒六萬人負從者不豫牛十萬馬二萬驢騾駝駝以十萬數多賫糧轉運奉軍天下騷動廣利遂進兵當道小國皆送迎給廩食徑到大宛城圍宛三十餘日宛中貴人共殺其王母寮奉其首出食給軍悉出善馬漢擇取其善馬十匹中馬三千餘匹乃共與立宛貴人昧

察為王與盟而還諸所過小國皆遣子弟從入獻見因為質馬還至玉門關死者萬餘人馬數千餘匹行乏食戰死甚多將吏貪不愛士卒故死亡者多上以為萬里而伐不錄其過乃封廣利為海西侯封騎士趙弟殺郁城王為新畤侯拜卿三人二千石數百人千戶以下千有餘人廣利者李夫人兄也廣利弟延年性知音善歌舞上愛之乃為新聲變曲聞者莫不感動而李夫人亦善舞甚妓麗有寵李夫人病篤上自臨侯之夫人蒙被上問

而謝曰妾聞婦人貌不修飾不見君父妾不敢宴惰見上曰夫人病甚殆將不起宜見我囑託兄弟乎將加賜千斤而與兄弟尊官乎李夫人答曰尊官在帝不在一見上固欲見之夫人遂轉向壁歔欷不復言於是上不悅而起姊妹讓之曰貴人獨不見囑託兄弟邪何為恨上如此夫人曰所以不見帝者乃所以深託兄弟也夫以色事人者衰則愛弛愛弛則恩絕上所以戀戀者乃以為平生容貌今見我顏色毀壞必有吐棄我意尚復

肯追思憫録其兄弟哉及夫人卒上以后禮葬之圖畫其形於甘泉宮而尊重其兄弟廣利為將軍延年為協律都尉上思念李夫人不已有方士少翁言能致其神乃夜張燭設帷帳陳酒食而令上居他帷遥見好女子如李夫人還帳坐而眇然不得就視初上發讖書曰神馬當從西北來後得烏孫好馬名曰天馬及得宛馬名曰天馬更名烏孫馬曰西北極馬上甚好宛馬每使使者相望於道率十輩大者數百人小者百餘人一歲中使多者十餘輩少者五六輩遠者八九歲近者五六歲而還不能無侵盜幣物及使失旨者輒案重罪以激怒之因復求使自贖由是使無窮已而輕犯法慕吏民自占使者無問所從來皆遣之而漢使窮河源矣外國朝貢並至上乃悉從外國客巡行至海上大都多人民則過之觀示漢富厚賞賜作角抵戲出奇戲酒池肉林以觀示之秋起明光宮冬行幸回中徙弘農都尉治武關稅出入者以給吏卒

食大宛既破外國振恐上欲遂困匈奴下詔曰高皇帝遺朕平城之憂高后時單于書絶悖逆齊桓公復九世之讎春秋大之於是復圖匈奴矣遣中郎將藺武至匈奴匈奴留武不得歸武固執漢節不肯降天漢元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匈奴使使來獻大羽白鵰夏大旱五月赦天下秋發謫戍屯五原監軍御史穿北軍壘垣以為賈區宇軍正丞胡建欲誅之陰約其從卒監軍御史與諸校尉列坐建趨至拜謁因令卒引御史斬之諸校尉驚愕不知所謂建遂上奏曰監軍御史穿北軍垣以為賈利於使文吏議不至重高皇帝法曰壁壘已定穿踰不由路是謂姦人姦人者殺之臣謹按軍法曰正無屬將軍將軍有罪以聞二千石以下行軍法焉臣謹案以法斬上壯其節制書答曰國容不入軍容軍容不入國容何文吏也建有何疑焉是歲濟南太守王延年為御史大夫

二年春行幸東海還幸回中夏五月貳師將軍李廣利將三萬騎出酒泉擊匈奴斬首虜萬餘級因扞將軍出西河騎都尉李陵將步卒五千出居延與鞮汗單于戰斬首萬餘級陵兵敗降匈奴陵者李廣孫敢當戶之子上使陵為貳師將軍督輜重陵稽首曰願得自當一隊上曰吾無騎與汝陵曰不用騎願以少擊衆步兵五千人涉單于庭上壯而許之陵至浚稽山與單于相遇以騎三萬攻陵陵千餘弩俱發應絃皆倒虜還走上山

陵追擊之殺數千人單于大驚召左右賢王馳兵八萬騎攻陵陵且戰且却南行數日抵山谷中復大戰斬首三千餘級引兵東南五日抵大澤葭葦中虜從上風縱火燒陵陵亦令軍縱火以自救南行至山下單于在山上使其子將騎擊陵陵自步鬬樹木間復殺虜數千因遶上言陵功以陵之不死宜欲得當以報漢也初上遣貳師將軍出時令陵為助兵及陵與單于相持而貳師

令漢益輕匈奴匈奴復力戰山谷間尚四五十里得平地不能破乃還是日戰數十合復力戰殺傷虜二千餘人虜不利欲去會陵軍中候管敢為校尉所辱亡降匈奴具言軍無後救射矢且盡單于大喜進兵使騎並擊漢軍疾呼曰李陵韓延年趨降遂遮道攻陵四面射矢下如雨陵矢且盡即棄軍去士卒尚三千餘人徒斬車輻持之軍吏持尺刀抵入山谷單于入遮從山上壓石下士卒多死不得行陵曰兵敗吾死矣軍吏或勸陵降

陵曰吾不死非壯士也陵嘆曰使人有數十矢足以免矣今無兵復戰令軍士人持三升糒一片氷令各散去遮虜鄣相待陵與延年俱上馬壯士從者數十人虜千騎追之延年死陵曰無面目以報陛下遂降士卒分散脫至塞者四百餘人陵敗處去塞百餘里單于以大女妻陵立為右校王上聞降大怒大臣憂懼太史公司馬遷上言陵功以陵之不死宜欲得當以報漢也初上遣貳師將軍出時令陵為助兵及陵與單于相持而貳師

無功上以遷欲沮貳師為陵游說後捕得匈奴生口言陵教單于為兵法上怒乃族陵家而下遷腐刑陵聞之曰教單于為兵者乃緒也非陵也李緒者故塞外都尉先是降匈奴陵痛其家以緒誅乃使人刺殺緒司馬子長既遭李陵之禍喟然而嘆幽而發憤遂著史記始自黃帝以及秦漢為太史公記後為中書令尊寵任職益州刺史任安與遷書責以不推賢貢士遷報書曰僕賴先人緒業得待罪輦轂下三十餘年矣嘗厠下大夫之列陪外庭末議不能引綱維盡思慮今以虧形在闇茸之間當何言哉昔衛靈公與雍渠載孔子適陳商鞅因景監見趙良為之寒心童子參乘袁絲變色自古而恥之奈何使刀鋸之餘薦天下之豪俊哉僕少負不羈之氣長無鄉曲之譽幸得奉薄技出入周衛而事乃有大謬夫僕與李陵趣舍異路素非相善也然觀其為人事親孝與士信臨財廉取與義常思奮不顧身以狥國家之急僕以為有國士之風夫人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赴公家之難斯亦奇矣今舉事一不當而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孽其短僕誠痛心且李陵提步卒不滿五千深踐戎馬之地足歷王庭垂餌虎口橫挑強胡挫億萬之師虜救死扶傷不給悉舉引弓之民一國共攻之轉鬬千里矢盡道窮救兵不至士卒死傷如積然李陵一呼勞軍軍士無不奮躬流涕沫血飲泣張空拳冒白刃北首爭死敵場雖古名將不見過也身雖陷敗其所摧破亦足暴功於天下僕以為陵之不死直欲得當報漢也時主上聞陵敗食不甘味聽朝不怡憂懼不知所出僕竊不自量欲効其款款之愚因推此意以言之欲以廣主上之意上以僕非沮貳師而為陵遊說遂下之於吏拳拳之忠終不能自明列身非木石獨與法吏為伍深幽囹圄之中誰可告愬者僕聞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色其次不辱辭令且臧獲婢妾猶能引決僕所以隱忍苟活身陷糞土之中而不辭者私心有所不盡疾没世而名不稱於後世也昔西伯拘而演

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明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足兵法修列僕竊不自量託於無能之辭欲網羅天下放逸舊文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僕誠以著此書藏之名山傳之後人雖萬被戮豈有悔哉太史公記凡百三十篇五十餘萬言遷父談亦為太史公自叙其先重黎之後世掌天地官也本傳曰司馬遷據左氏春秋國語採世本戰國策逮楚漢春秋接其後事迄于天漢其言秦漢詳矣

至於採摭經傳分散百家之事甚多疏畧或有抵忤又其是非頗謬於聖人論大道則先黄老而後六經序游俠則退處士而進姦雄述貨殖則崇姦利而羞貧賤此其所蔽也然自劉向揚雄博極羣書皆稱遷有良史之才服其善序事理辯而不華質而不野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録泰山琅邪羣盜徐勃等阻山攻城斷道路遣直指使者暴勝之等衣繡衣仗斧鉞分部逐捕刺史郡守已下皆伏誅

三年春二月御史大夫王延年有罪自殺執金吾杜周為御史大夫初榷酒酤三月行幸太山修封禪祠明堂因受計還北海祠恒山瘞玄玉夏大旱四月赦天下所過無出田租秋匈奴入鴈門太守坐畏懦棄市

四年春正月朝諸侯王於甘泉宮貳師將軍李廣利將六萬餘騎步兵七萬人出朔方因杆將軍公孫敖將萬騎步兵三萬人出鴈門遊擊將軍韓説將步兵三萬人出五原強弩將軍路博德將步兵萬餘人與貳師將軍

會與匈奴戰不利皆引還夏四月立皇子髆為昌邑王秋九月令死罪人贖錢五十萬減死一等

前漢紀卷十四

覆校官檢討臣李學錦

校對官庶吉士臣裴　謙

謄錄監生臣金士虔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前漢紀卷十五至十七

詳校官編修臣汪鏞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六千九百四十 史部

前漢紀卷十五　　漢　荀悅　撰

孝武皇帝紀六

太始元年春正月因杆將軍公孫敖坐妻為巫蠱腰斬徙郡國吏民豪傑於茂陵陵在雲陽巳巳晦日有蝕之夏六月赦天下

二年春正月行幸回中秋大旱九月募死罪人贖錢五十萬減死罪一等御史大夫杜周卒周南陽人也為吏

深刻為廷尉詔獄繁多二千石繫者新故相因不減百餘人郡國一歲或千餘章大者連罪證案數百人小者數十人遠者數千里近者數百里會詔獄因責章告不服以掠笞而定之於是聞有罪者皆亡匿繫獄久者十餘年赦而相告言大抵盡誣以為不道廷尉及中都官詔獄罪至六七萬人吏所增加十餘萬人嘗冬獄未竟會立春有寬大令周蹋地歎曰復假吾數十日足吾事矣其酷暴如此及為御史大夫兩子夾河為郡守貲累

巨萬治民皆酷暴而少子延年字幼公行寬厚云光禄大夫暴勝之為御史大夫趙中大夫白公穿渠引涇水首起池陽谷口尾入櫟陽渭中廣衮一百里溉田四千五百餘頃因名曰白渠民得饒歌之曰田於何所池陽谷口鄭國在前白渠在後舉鍤成雲決渠為雨水流竈下魚跳入釜涇水一石其泥數斗且溉且糞長我禾黍衣食京師百萬餘口言此兩渠之饒也鄭國昔韓國之小水工也韓患秦東伐欲罷勞之乃遣鄭國說秦令鑿渠引涇水自中山以西抵壺口為渠緣北山東注洛水三百餘里以溉田中作而情覺秦欲殺鄭國鄭國曰始臣為計然渠成亦秦之利臣為韓延數年之命而為秦建萬世之功秦以為然卒使就渠溉田四萬餘頃收皆一畝一鍾於是關中沃野無凶年之憂秦以富強因以名渠曰鄭國渠昔魏文侯時西門豹為鄴令有令名至文侯曾孫襄王與羣臣飲酒王祝曰令吾臣皆如西門豹之為臣也史起進曰魏氏之行田以百畝鄴獨以三百畝是惡田也漳水在傍西門豹不知用之若知而不興是不仁也若其不知是不智也夫仁智而豹未之盡何足法也於是以史起為鄴令遂決漳水溉鄴以富魏之河內民歌之曰鄴有令名為史公決漳水兮溉鄴傍終古斥鹵兮生稻粱百姓豐足民用寧康皆言水之大利也三年春正月行幸甘泉宮饗外國客二月令天下大酺五日行幸東海獲赤鴈幸琅邪祀日成山登之罘山稱萬歲冬賜行所過戶錢五千緰寡孤獨帛人二匹四年春二月行幸泰山壬午祀高祖於明堂以配上帝因受計癸未祀孝景皇帝於明堂甲申修封禪丙戌禮石閭夏四月辛亥行幸不其山祀神於交門宮若有神饗坐拜者五月行還幸建章宮大置酒赦天下秋七月趙地有蛇自郭外入與邑中蛇鬬孝文廟下邑中蛇死冬十月甲寅晦日有蝕之十有二月行幸雍祠五時遂至安定北地

征和元年春正月行還幸建章宮三月趙王彭祖薨謚

敬肅彭祖巧佞足恭心刻好法律常以詭詐求相二千石言語微短輒書以迫劫之及汙以姦利二千石無能滿歲者輒被罪刑夏大旱冬十有二月發三輔騎士大搜上林閉長安城門索之十有一日乃解巫蠱起二年春正月丞相公孫賀下獄死是時朝廷多事督責大臣初賀頓首流涕不受印綬上不聽賀懼曰禍從此始矣賀子敬聲有罪下獄是時詔捕京師大俠陽陵朱安世不能得賀自請逐捕安世以贖子罪上許之果得安世安世大笑曰丞相禍及族矣遂從獄中上書告敬聲與陽石公主私通及使巫者祭祀馳道埋桐偶人呪詛上事下有司案驗賀窮治所犯逐父子俱死獄中而家族矣涿郡鐵官鑄冶銷金皆飛上天三月丁巳涿郡太守劉屈氂為丞相夏四月大風發屋拔樹閏月諸邑公主陽石公主皆坐巫蠱死行幸甘泉宮秋七月使使者江充掘巫蠱於太子宮巫蠱之禍始自朱安世成於江充充趙人也為敬肅王上客趙太子丹疑充以巳陰事語王收捕充不得盡殺其父兄充亡入關上書告趙太子罪至死會赦得免充為人魁岸容貌甚壯初上見充望而異之謂左右曰燕國固多奇士以充為直指使者督三輔盜賊充從上至甘泉還逢太子家人乘車行馳道中充以屬吏奏沒入其車馬太子使人謝罪不聽遂奏上曰人臣當如是矣大見信用遷水衡都尉後上使充治巫蠱事充將胡巫掘地求桐人及為他姦怪徵驗輒收拷燒金鉗灼強服之民輒相引以巫蠱劾以大逆不道死者數萬人莫敢訟其冤充與太子有隙恐上一旦晏駕為太子所誅因言宮中有巫蠱氣上令案道侯韓說黃門蘇文等助充充先治後宮希幸御夫人以次及皇后遂及太子宮云得桐木人太子少傅石德謂太子曰上疾甚在甘泉皇后諸吏家請問皆不報上存亡未可知而姦臣如此太子獨不念奏扶蘇邪今無以自明可收充窮治姦詐壬午太子詐令客為使者收捕充等韓說格死蘇文亡歸甘泉太子使人白皇后皇后

發武庫兵長樂宮衛士太子親臨罵充曰趙亡虜亂國父子未足邪今乃亂吾父子遂斬充以徇告百官曰江充反炙胡巫於上林中長安擾亂言太子反上聞怒詔丞相發三輔近縣兵捕反者太子懼遣使者矯制赦長安中都官囚徒發武庫兵召監北軍使者任安發北軍兵安受節已而閉軍門不肯應太子太子因而驅四市人合數萬人逢丞相合戰五六日死者數萬人流血入溝中庚寅太子敗出走南奔覆盎城門得出皇后自殺司直田仁部不閉城門坐令太子得出丞相欲斬之御史大夫暴勝之曰司直二千石當先請之丞相乃止上聞之大怒責問勝之曰司直縱反者丞相斬之是也大夫何敢擅止之勝之自殺任安坐受太子節懷二心與田仁皆腰斬諸太子賓客皆誅其隨太子發兵以反法族之吏士刻掠者皆徙燉煌

荀悦曰任安之斬也是開後人遂惡而無變計也易曰不遠復無祗悔元吉太子在外始置屯兵長安城諸城門以太子持赤節故更節加以黃旄上怒甚羣臣憂惶莫知所出壺關三老上書曰臣聞人猶天母猶地子猶萬物也天平地寧陰陽和調萬物乃茂父慈母愛室家得中子乃孝順陰陽不和則萬物夭傷父子不和則家喪亡昔孝已孝而被謗伯奇仁而放流骨肉至親父子相疑何則積毀之所生也今皇太子為漢適嗣承萬世之業繼祖宗之重親皇帝之宗子也江充閭閻之隸臣耳陛下顯而用之衛至尊之命以迫蹴太子造飾姦詐親戚隔絶太子進不得見上退則困於亂臣獨含冤結憤而無告訴不勝忿忿之心起而殺充恐懼遁逃子盜父兵以救難者欲自免耳臣竊以為無邪心詩云讒人罔極交亂四國往者江充讒趙太子天下誰不聞其罪固宜誅戮陛下不省察深過太子發盛怒舉大兵而攻之又使三公自將智者不敢言辯士不敢說臣竊痛之唯陛下寬心慰意無患太子之非亟罷兵甲無令太子久亡臣不勝眷眷出一旦之命待罪建章闕下書奏上

感悟之八月辛亥太子死於湖太子亡到湖主人家貧織屨以給太子太子閉室自經男子張富昌為卒足踢戶開新安令李壽趙抱解太子主人公格鬬死皇孫二人皆遇害後巫蠱事多不信上知太子之無罪也乃封李壽為抱侯張富昌為蹋踵侯而高廟令田千秋復訟太子冤曰臣夢見一白頭翁教臣上言曰子弄父兵罪當可赦天子之子過悞殺人何罪哉上悟曰是高廟之靈使公覺朕也

公當遂為吾輔佐乃擢拜千秋為大鴻臚而族江充家焚蘇文於橫橋上及湖加兵於太子皆族之作思子臺於湖天下聞而悲之癸亥地震九月大鴻臚商卬成為御史大夫立趙敬肅王小子偃為平干王匈奴入上谷五原殺畧吏民

三年春正月行幸雍祠五時至安定北地匈奴入酒泉殺兩都尉二月貳師將軍李廣利將十萬人出五原御史大夫商丘成將二萬人出西河重合侯莽通將四萬騎出酒泉成至浚稽山多斬首虜通至天柱山虜引去因招降車師皆引還廣利兵敗降匈奴夏五月赦天下六月壬寅丞相屈氂下獄腰斬屈氂者中山靖王子也貳師初與屈氂辭曰願君早請昌邑王為太子太子若立君有何憂哉屈氂許諾屈氂女為廣利子妻而昌邑王李夫人子也故欲共立之上聞其言而惡之後屈氂妻坐為巫蠱呪詛屈氂腰斬妻梟首廣利妻子亦見收廣利聞之懼降于匈奴遂族矣秋大蝗

四年春正月行幸東萊臨大海二月丁酉有隕石于雍二時天晴晏然無雲有紅氣蒼黃色若飛鳥集成陽宮南隕星于雍聲聞四百餘里墜而為石其色黑如髹三月上行幸鉅鹿還幸泰山修封禪庚寅祠高祖於明堂癸巳禮石閭夏六月還幸甘泉丁巳大鴻臚田千秋為丞相千秋無他材能術學敦厚有智居位自稱遜於前後數公是時天下疲於兵革上亦悔之而搜粟都尉桑弘羊與丞相御史大夫奏言故輪臺以東皆故國處有

溉灌田其旁小國少錐刀貴黃鐵綿繒可以易穀臣愚以為可遣屯田卒詣輪臺置校尉二人通利溝渠田一歲有積穀募民敢徙者詣田所就畜積為產業稍稍築亭連城而西以威西國輔烏孫為便事上上乃下詔深陳既往之悔曰前有司奏欲益民賦以助邊用是困老弱孤獨也今又請田輪臺曩者朕之不明興師遠攻遣貳師將軍古者出師卿大夫與謀參以蓍龜不吉不行乃者遍召羣臣又筮之卦得大過爻在九五曰匈奴困

敗方士占星氣大卜蓍龜皆為吉匈奴必破時不可失卜諸將貳師最吉朕親發貳師詔之必無深入今計謀卦兆皆反謬貳師軍敗士卒離散畧盡悲痛常在朕心今有司請遠田輪臺欲起亭燧是唯益擾天下非所以憂民也朕不忍聞當今務在禁苛暴止擅賦務本勸農無乏武備而已由是不復出軍封丞相為富民侯而勸耕農自是田多墾闢而兵革休息本傳曰孝武之世圖利制匈奴患其兼從西國結黨南羌乃表河曲列四郡

開玉門關通西域以斷匈奴之右臂隔絕南羌月支單于失援由是遠遁漠北而漠南無王庭遭直文景玄默養民五世天下殷富財力有餘士馬強盛故能積羣貨覩犀象瑇瑁則開犍為朱崖七郡感蒟醬竹杖則開牂牁越雋聞天馬葡萄則通大宛安息自是之後明珠文貝犀象翠羽之珍盈於後宮氍毹琪瑠蒲萄龍文魚目汗血名馬充於黃門巨象獅子猛獸大雀之羣實於外囿殊方異物四面而至於是廣開上林穿昆明池營千

門萬戶之宮立神明通天之臺造甲乙之帳絡以隋珠荊璧天子負黼依襲翠被憑玉几而居其中設酒池肉林以饗四夷之客作巴渝都盧海中碭極漫演魚龍角觝之戲以觀視之及賂遺贈送萬里相奉師旅之費不可勝計至於用度不足以榷酒酤管鹽鐵白金造皮幣算至舩車租及六畜民力屈財貨竭因之以凶年羣盜並起道路不通直指之使始出衣繡衣持斧鉞斬斷於郡國然後勝之是以末年遂棄輪臺之地而下哀痛之

詔豈非聖人之所悔哉且通西域近有龍堆遠則葱嶺身熱頭痛懸度之阨淮南杜欽揚雄之論皆以為此天地所以分別區域隔絶内外也書曰西戎即序禹但就而序之非威德之盛無以致其貢物也西戎諸國各有君長兵衆貧弱無所統一雖屬匈奴不相親附匈奴徒能得其馬畜旃罽而不能總帥與之進退與漢隔絶道里尤遠得之不為益失之不為損盛德在我無取於彼夫匈奴之為患久矣漢興已來忠言嘉謀之臣曷嘗不運籌筭相與爭於廟堂之上乎然總其要歸兩科而已縉紳之儒則守和親介冑之士則言征伐皆偏見一時之利害未究匈奴之始終也昔和親之論發於婁敬是時天下初定新遭平城之難故從其言孝惠高后遵而不違匈奴寇盗不為衰止單于反加驕慢逮至孝文與通關市妻以漢女厚賜其賂歲以千金而匈奴數背約束邊地屢被其害是以文帝中年感惟前後無益於邊乃赫然發憤遂身貫戎服親御鞍馬從六郡良家材力

之士馳射上林講習戰陣聚天下精兵軍於廣武顧問馮唐與論帥嚬蹙歎息思古名臣此則和親無益之明效也仲舒親見四世之事猶欲復守舊文頗增其要約以為義感君子利動貪人又如匈奴者非可以仁義議也獨可說者以厚利結之於天耳故與厚利以敦其意與盟於天以堅其要質其愛子以累其心匈奴雖欲展轉奈失重利何奈欺上天何奈殺愛子何夫賦歛行賂不足以當三軍之費城郭之固無以異於貞士之約而使邊城守境之臣父兄緩帶稚子含哺胡馬不闚於長城而羽檄不行於中國不亦便於天下乎察仲舒之論考諸行事乃知未有合於當時而有闕於後世也當武帝時雖征伐剋暴而士馬物故畧與相當雖開河南之野建朔方之郡亦棄造陽之北九百餘里匈奴之民每來降漢單于亦輒拘留漢使以相報復其桀驁尚如此安肯以愛子為質乎此不合當時之言也若不置質空約和親是襲孝文既往之悔而長匈奴無已之詐也夫

不選守邊境武畧之臣修鄣隧備塞之具礪長戟勁弩之械恃吾所以待寇而務賦斂於民遠行貨賂割剥百姓以奉寇讎信甘言守空約而冀胡馬之不闖不亦過乎及至後世匈奴衰弱乃遣子入侍而單于或棄其子苟貪財利不顧言約虜掠所獲歲億萬計而和親賂遺不過千金安肯不棄質而重利也仲舒之言於是過也夫先王度中土立封畿分九州列五服均土貢制內外修刑政或昭文德遠近之勢異也是以聖人守中夏而防邊蕃遏蕃之俗貪而好利擁其部落相為雄長其與中國殊章服異習俗食飲不同言語不通是以聖王防之甚嚴不與約誓不就攻伐約之則費賂而見欺攻之則師勞而致寇得其土不可耕而食得其民不可撫而畜也是以明王外而不內踈而不戚政教不及其民正朔不加其國來則懲以禦之去則備而守之其慕義貢獻則接以禮讓羈縻不絕使曲在彼蓋聖人制禦蠻夷之常道也秋七月辛酉晦日有蝕之不盡如鉤

後元元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遂幸安定昌邑王髆薨謚曰哀王夏六月御史大夫商丘成有罪自殺侍中僕射莽何羅與弟重合侯通謀反侍中駙馬都尉金日磾奉車都尉霍光驃騎都尉上官桀討之初何羅與江充善而通以誅太子時有功封之及上滅充家何羅兄弟懼日磾視其志意非常陰察其動靜羅亦覺之不敢發上幸林光宮日磾疾臥廬中何羅與弟通及小弟安成謀殺使者矯節制以發兵明旦上卧未起何羅無何從外入日磾心動入坐戶內須臾何羅袖白刃從東廂入上見日磾色變走趨卧內欲入觸實瑟而僵日磾得抱何羅因傳曰何羅反左右欲格之上恐并中日磾上曰勿格日磾捽投何羅殿下得擒縛之窮治皆伏辜

秋七月地震往往涌出水

二年春正月朝諸侯王宗室于甘泉宮賜宗室二月行幸蓋屋五柞宮上疾篤侍中光祿大夫霍光問嗣焉上曰君未喻前畫意邪立少子君行周公之事矣先是上

晝周公輔成王朝諸侯圖以賜光光頓首讓曰臣不如
日磾日磾曰臣外國人將令匈奴輕漢三月乙卯拜光
祿大夫司馬大將軍日磾為車騎將軍太僕上官桀為
左將軍搜粟都尉桑弘羊為御史大夫皆拜牀下與丞
相田千秋俱受遺詔輔少主燕王旦廣陵王胥皆多過
失不得為嗣少子弗陵者鉤弋夫人趙婕妤之子也初
上巡狩過河間望氣者言此邑中有奇女子氣上使名
之既至兩手皆捲上自捫之即時伸由是得號為捲夫
人居鉤弋宮大有寵姙身十四月而生子上曰昔堯十
四月而生鉤弋子亦然名其所生門曰堯母門初上欲
立鉤弋子為太子以其母年少女主持政心難之會鉤
弋有過乃譴以憂死乙酉立皇子弗陵為皇太子丁丑
帝崩於五柞宮入殯於未央宮
讚曰本紀稱漢承百王之弊高祖撥亂反正文景務在
養民至於稽古禮文之事猶多闕焉孝武之初立卓然
罷黜百家表章六藝遂疇咨海內舉其俊乂與之立功興

前漢紀卷十六

漢 荀悅 撰

孝昭皇帝紀

皇帝戊辰即位年八歲謁高廟三月甲申孝武帝葬茂陵帝姊鄂邑公主益湯沐邑為長公主共養省中大將軍霍光秉政領尚書事車騎將軍金日磾左將軍上官桀副焉夏六月赦天下秋七月有星孛於東方濟北王寬坐詩人倫祝詛有司請誅上遣大鴻臚利名王王以刃自刎死賜長公主及宗室昆弟各有差追尊趙婕妤為皇太后起雲陵冬匈奴入朔方殺略吏民發軍屯西河左將軍桀行北邊

始元元年春二月黃鵠下建章宮太液池中公卿上壽右安得遺詔封三子事羣兒自相貴耳光聞之切讓王賜諸侯王列侯宗室金錢各有差已亥上耕于鉤盾弄田益封燕王廣陵王及鄂邑長公主各萬三千戶夏為太后起園廟雲陵益州廉頭姑繒牂柯談指同並二十四邑皆反遣水衡都尉呂破胡募吏民及發犍為蜀郡奔命擊益州大破之有司請河內屬冀州河東屬并州秋七月赦天下賜民百戶牛酒大雨渭橋絕八月齊孝王孫劉澤謀反欲殺青州刺史傷不疑發覺皆伏誅遷不疑為京兆尹賜錢百萬金日磾輔政歲餘病困大將軍光白封日磾卧授印綬一日薨賜葬具冢地送以輕車介士軍陳至茂陵謚曰敬侯閏月遣故廷尉王平等五人持節行郡國舉賢良問民所疾苦冤失職者冬無氷

二年春正月大將軍光左將軍桀皆以前捕斬反虜侍中僕射莽何羅重合侯莽通功封光為博陸侯桀為安陽侯時衛尉王莽子男忽侍中揚語曰帝病忽常在左右安得遺詔封三子事羣兒自相貴耳光聞之切讓王莽莽酖殺忽以宗室母在位者舉茂才劉辟彊劉長樂皆為光祿大夫辟彊守長樂衛尉三月遣使者振貸貧民毋種食者秋八月詔曰往年災害多今年蚤麥傷所振貸種食勿收算毋令民出今年田租冬發習戰射士

詣朔方調故吏將屯田張掖郡

三年春二月有星孛于西北秋募民徙雲陵賜錢田宅冬十月鳳凰集東海遣使者祠其處十一月壬辰朔日有食之

四年春三月甲寅立皇后上官氏赦天下詞訟在後二年前皆勿聽治初桀子安娶霍光女結婚相親光每休沐出桀常代光入決事鄂邑蓋長公主私近子客河間丁外人上與大將軍閒之不絕主驩有詔外人付長主長主内周陽氏女令配耦帝時上官安有女即霍光外

孫安因光欲内之光以為尚幼不聽安素與丁外人善說外人曰聞長主内女安子容貌端正誠因長主時得入為后以臣父子在朝而有椒房之重成之在於足下漢家故事常以列侯尚主足下何憂不封侯乎外人喜言于長主長主以為然詔名安女入為婕妤女為騎都尉月餘遂立為皇后以后父封桑樂侯食邑千五百戶遷車騎將軍夏六月皇后見高廟賜長公主丞相列侯中二千石以下及郎吏宗室錢帛各有差徙三輔富人雲陵賜錢戶十萬秋七月詔曰比歲不登民匱于食流庸未盡還往時令民共出馬其止勿出諸給中都官者且減之各遣大鴻臚田廣明擊益州廷尉李种坐故縱死罪棄市

五年春正月追尊皇太后父為順成侯夏陽有男子乘黃犢車詣北闕自謂衛太子上使公卿中二千石雜識視之聚觀者數萬人右將軍勒兵闕下以備非常丞相已下至者並不敢言京兆尹雋不疑後至叱從吏收之或曰是非未可知且安之不疑曰昔衛蒯聵違命出奔輒拒而不納春秋美之今衛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即死今自來此是罪人也遂送詣獄窮治姦詐遂訊服本夏陽人也姓成名方遂居湖以卜筮為事有故太子舍人嘗就方遂卜謂之曰子之貌甚似衛太子遂緣其言乃詣闕廷尉還名其鄉里張祿者皆識知之方遂坐誣罔腰斬一云姓張名延年霍光曰大臣當用經術士方明於大義光欲以女妻不疑固辭畏盛滿也後以病免終於

家夏六月封皇后父驃騎將軍上官安為桑樂侯罷儋耳番禺九真郡秋大鴻臚田廣明軍正王平擊益州斬捕虜三萬餘人獲畜産五萬餘頭

六年春正月上耕於上林二月詔有司舉賢良文學問民疾苦議罷鹽鐵榷酤中郎將蘇武自匈奴還武京兆人故將軍建之子初使匈奴張勝為副及假節使常惠等從是時渾邪王姊子勾町王及長水虞常皆前歸漢後降在匈奴中復欲歸漢謀殺匈奴近臣衛律律者本長水胡人也生在漢中後降匈奴常惠素與勝善勝知其謀會事發覺勝乃語武武驚曰事如此必及我見禍乃死後矣欲自殺常惠等止之單于名武受辭武曰屈節辱命何面目以生引佩刀自刎絶半日復蘇單于嘉其節欲降之後疾愈單于將殺虞常等召武皆會欲因此際降武先擊虞常等令衛律以劒擊勝勝請降律後以劒擬武武不動律曰律前負漢歸匈奴賜號稱王擁衆數萬蘇君今日降明日復然空以身膏草野誰復知

之君因我降與君為兄弟今不聽吾計雖欲復見我尚可得乎武怒罵律曰汝為人臣不忠背叛於夷狄何用見汝為兄弟乎律知武終不可脅單于欲必降之乃置武大窖中絶不與飲食七日天雨雪武嚙雪與旃毛并咽之數日不死單于徙武北海上無人處使牧羝羊曰羝有乳乃得歸漢武掘野鼠草實而食之杖漢節牧羊臥起操持節毛盡落五六年單于弟於靬王弋獵海上見武能結網紡繳擊治弓弩於靬王愛之陰給衣食賜

武馬畜三歲餘於靬王死丁零盜武牛羊武復窮厄會李陵降匈奴單于使陵降武謂武曰陵來時子卿太夫人已死妻已更嫁昆弟或抵罪或疾病死室家已盡今單于必欲降子卿子卿終不得歸矣人生如朝露何久自苦如此陵始來時忽忽如狂自以痛負漢子卿不欲降何以過陵武曰臣事君猶子事父也子為父死無所恨願勿復言陵與武飲酒數日復曰子卿一聽陵言武曰自已分死久矣少卿必欲降武請畢今日之歡效

死於子前陵見其至誠喟然歎曰嗟乎義士陵與衛律罪上通天因泣下沾衿與武決去後武聞武帝崩南向號哭數日嘔血及上即位與匈奴和親漢使至匈奴常惠數私見使教之曰陛下親射上林中得白鴈足有繫帛書言武等在荒澤中使者以語單于單于驚謝使者有功立無波為鉤町王

元鳳元年春立泗水王戴王子援為泗水王戴王薨以無子國除後宮有遺腹子援相內史不以奏言上聞而憐之乃立援為王相內史下獄武都氐人反遣執金吾馬適建等將三輔太常徒皆免刑擊之夏六月赦天下

秋七月乙亥晦日有蝕之既九月鄂邑長公主燕王旦左將軍上官桀桀子驃騎將軍安御史大夫桑弘羊皆謀反伏誅上官桀父子驕放長公主供養上於內桑弘羊為國興利自伐其功各欲為子弟黨類求官以私于光光不聽由是與光爭權欲害之詐使人為燕王旦上書言光出都肆邸羽林道上稱警蹕太官先置又擅調發益幕府校尉光專權自恣疑有非常候光休沐日奏之桀欲從中下其事弘羊當與大臣共執退光書奏上

良等拜郎中賜帛各二百匹其六人賜錢各十萬歸家復終身復大旱雩秋七月罷榷酤官取天水隴西張掖各二縣以為金城郡鉤町侯無波帥其君長人民擊反者有功立無波為鉤町王

不肯下召光光入上曰此書詐也將軍無罪光曰陛下何以知之上曰以將軍之廣明都肆邸皆道屬耳調校尉未滿十日燕王何以得知之且將軍為非不須益幕府校尉時上年十四左右尚書皆驚而上書者果亡後桀等數毀光上輒怒曰大將軍忠臣先帝所屬以輔朕躬敢有毀者坐之自是桀等不敢言乃謀令公主置酒請光伏兵殺之因廢帝誘迎立燕王燕王至殺之因立桀為帝燕王與驛者書相報許立桀為王外連諸郡國

郡國豪傑以千數燕王以為事必成令羣臣皆裝是時天大雨虹下屬燕王宮宮中井水皆竭有黃鼠舞燕王殿前端門中視之不去一日一夜死者數千殿上戶自閉不可開廁中冢羣出壞竈銜釜六七枚置殿門前烏鵲自鬬宮中烏死天火燒燕南城門大風壞宮城樓拔樹木流星墜地后妃已下皆恐王驚病燕占災者言當有兵圍城其在十月漢當有大臣戮死者會蓋主舍人父燕倉知其謀以告大司農楊敞敞告諫議大夫杜延年以聞桀等伏誅燕王聞之謂相平曰事已敗遂發兵乎相平曰左將軍已死百姓皆知之不可發也王憂懣會賓客羣臣置酒會使者至賜王璽書曰與王骨肉至親敵吾一體乃與他族異姓謀害社稷親其所疎疎其所親有悖逆之心無忠愛之義如使古人有知當何面目復奉齊酎見高祖之廟乎旦以綬自絞死后夫人隨王死者二十餘人詔赦燕太子建為庶人謚旦曰剌王赦燕吏民杜延年燕倉皆封侯楊敞以大臣不即以聞不封其為桀等所誤未發覺者除其罪本志以為烏鵲鬬燕王宮中烏死近黑祥也楚王戊時烏鵲羣鬬於野而白者死燕王一烏一鵲鬬於宮而黑者死俱誅反亂之祥同占理合此天人之明表也楚冗陽舉兵於外大敗於野故衆烏白而金色者死燕王陰謀未發獨王自殺於內故一烏如水色者死此天道精微之效也燕南城門者通漢道也天火燒之者燕往來通言姦謀之戒也冢出者近冢禍也聽之不聰暴急之咎也壞竈陳釜

於庭者示不復用也而宮室將廢焉黃鼠舞端門者近黃祥也思心霿亂之應將敗死亡之象也庚午右扶風王訢為御史大夫

二年夏六月赦天下問民所疾苦

三年春正月泰山有大石自立高丈五尺大四十八圍入地八尺三石為足石自立後有白頭烏數千下集其旁昌邑社中枯木復生上林苑中枯柳斷而自起復生有蟲食其葉成文曰公孫病已當立符節令魯人眭孟治春秋曉災異上書言大石自立僵柳復起當有匹庶為天子者枯樹復生故廢之家公孫氏當復興乎漢家承堯之後有傳國之運當求賢人禪帝位以退自封百里以順天命孟意亦不審知其所在孟坐誤妖言惑衆伏誅及宣帝起民間而立以孟子為郎冬遼東烏丸反天子拜范明友為度遼將軍擊之斬首六千餘級獲三王首

四年春正月甲戌丞相車千秋薨千秋者本齊田氏也以年老上優之得乘小車上殿故世謂之小車丞相因氏焉二月乙丑御史大夫王訢為丞相訢始為范陽令暴勝之為直指使者欲斬之訢解衣伏蹲仰曰使者專殺生之柄威振郡國今斬一訢不足以增威不如特有所寬以明恩貸令盡死力勝之遂赦之不誅薦訢徵為右輔都尉遂進至丞相大司農揚敞為御史大夫夏四月度遼將軍范明友以破烏丸功及前定益州功封平陵侯平樂監傅介子使持節詔樓蘭王是時樓蘭殺漢使者介子自請於霍光曰願往殺之以威示諸國於是賚金幣揚言以賜外國樓蘭王不承之介子陽引而西曰天子以金幣賜諸國而不來我將西矣多出金幣以示其驛使樓蘭王貪漢物因往見使者介子曰天子使我私報王隨介子入帳中屏人語壯士二人從後刺之刃交於胷左右皆散走介子告喻以王負漢罪大矣天子遣我誅王當更立太子前在漢者漢兵方至無敢動動則滅國矣遂立其王子安師持斬王首歸懸北闕封

介子為義陽侯五月丁亥孝文廟正殿災六月赦天下
五年春正月廣陵王來朝秋罷象郡冬十一月大雷十
二月庚午丞相王訢薨
六年夏赦天下右將軍光褒勳張安世以宿衛忠謹封
富平侯烏丸復犯塞度遼將軍范明友擊之冬十有一
月乙丑御史大夫楊敞為丞相敞華陰人也以謹厚為
霍光所親少府蔡義為御史大夫
元平元年春二月詔減口賦錢什三庚辰有流星大如
月西行衆星皆從之乙丑有雲如狗朱色尾長三丈夾
漢西行本志以為大星如月者諸大臣之象也天以東
行為順西行為逆此大臣將行權以安社稷星占曰太
白散為天狗為卒起見禍無時大臣運柄將安社
稷夏四月癸未帝崩於未央宮無嗣大臣議所立武帝
子獨有廣陵王胥胥本以行失道先帝所不用光心計
不安郎有上書言周太王廢太伯而立王季文王廢伯
邑考而立武王唯在所宜雖廢長立少可也廣陵不可

以承宗廟言合光心光以書示丞相敞等乃擢郎為九
江太守即日承皇太后詔迎昌邑王賀賀者武帝孫昌
邑哀王子也六月壬申皇帝葬於平陵賀即位行淫亂
光憂懣恐及禍以問大司農田延年議欲以廢王延年
曰伊尹廢太甲以安殷宗廟後世稱忠將軍若如此即
漢之伊尹也光乃引延年為給事中與車騎將軍張安
世定謀是時天陰晝夜不見日月二十餘日賀欲出光
祿大夫夏侯勝當車諫曰天久陰不雨臣下有謀上者
陛下出欲何之賀怒縛勝以屬吏光以為安世泄語安
世實不知乃白問勝勝曰在洪範皇之不極厥罰恒陰
即有下伐上光與安世大驚由是重經術士遂召丞相
已下羣臣會議未央宮光曰昌邑王行淫亂恐危社稷
如何羣臣皆失色莫敢對者田延年前離席按劒曰先
帝屬將軍以幼孤者以將軍忠賢能安劉氏也今羣下
鄂沸社稷將危如使漢家絕祀將軍雖死何以見先帝
於地下今日之議不可旋踵羣臣後應者臣請以劒斬

之光謝曰九卿責光是也於是議者皆叩頭唯大將軍命光遂白皇太后皇太后被珠襦坐武帳中羣臣已下皆以次上殿召昌邑王聽詔奏曰昌邑王典喪服斬衰無悲哀之心居道上不素食使從官畧人子女私內傅舍引昌邑從官騶奴三百人常與居禁闥內戲笑殿中為書曰皇帝問侍中君卿使御史府令高昌奉黃金千斤贈君卿娶妻十人今大行在前殿發樂府器引納昌邑樂人鼓吹俳倡歌舞乘法駕驅馳北宮召皇太后御小馬車使宮奴騎乘遊戲與孝昭宮人蒙等淫亂取諸侯王列侯墨綬以并佩昌邑郎官者免奴即位二十七日使者旁午持節詔諸官署徵發凡一千一百二十七事荒淫迷惑失帝王義五刑之屬莫大於不孝周襄王不能事母春秋絕之於天下昌邑王不可以承宗廟當廢臣請有司以大牢告祀高廟皇太后詔曰可王曰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光曰皇太后詔廢安得稱天子遂下解王璽組綬奉上皇太后王出羣臣

隨送王西面拜曰臣愚戇不任漢事遂起就乘輿副車光送至昌邑郎光謝曰王行自絕於天下臣等負王不敢負社稷光涕泣而去王歸昌邑賜湯沐邑二千戶昌邑羣臣坐無輔導之訓悉誅三百餘人唯中尉王吉字子陽郎中令龔遂字少卿以忠直數諫得減死罪一等河南王式字翁思為賀師治事使者責問式何以無諫書式曰臣以三百五篇詩授王至於忠臣孝子之篇未嘗不反覆為王言之至於危亡失道之君未嘗不流涕為王言之臣以三百五篇詩諫王何以為無書亦得減死為世儒宗初賀之在國也好遊獵無節度王吉上疏諫曰大王不好經術而好逸遊伏軾撙銜馳騁不止口倦於叱咤手勤於轡箠身勞於車輿朝則冒霜露晝則犯埃塵夏則為大暑之所暴冬則為風雪之所偃薄非所以養性命隆仁義也夫廣厦之下旃茵之上明師在前勸頌在後上及唐虞之隆下及殷周之盛考仁聖之風習治國之道忻忻然發憤忘食日新其德其樂豈

徒衛鑢之間哉王每放縱失道吉輒諫爭龔遂亦數直諫陳禍福號泣謇謇無已王曰郎中令何為哭遂曰臣痛社稷危也面刺王過王至掩耳趨走曰郎中令善愧人及國中皆畏憚焉及王之徵也吉遂又數納諫王不能用遂至於廢於是迎衛太子之孫病已而立焉是為孝宣帝

荀悦曰昌邑之廢豈不哀哉書曰殷王紂自絶於天易曰斯其所取災言自取之也故曰有六主焉有王主有治主有存主有哀主有危主有亡主體正性仁心明志固動以為人不以為已是謂王主尅已恕躬好問力行動以從義不以縱情是謂治主勤事守業不敢怠荒動以先公不以先私是謂存主悖逆交爭公私並行一得一失不純道度是謂哀主情過於義私多於公制度殊限政令失常是謂危主親用讒邪放逐忠賢縱情遂欲不顧禮度出入遊放不拘儀禁賞賜行私以越公用忿怒施罰以逾法制遂非文過知而不改忠信擁塞直諫誅戮是謂亡主故王主能致興平治主能行其政存主能保其國哀主遭無難則庶幾得全有難則殆危主遇難則幸而免有難則亡亡主必亡而已矣夫王主為人而後已利焉治主從義而後情得焉存主先公而後私立焉故遵亡主之行而求存主之福行危主之政而求治主之業蹈哀主之跡而求王主之功不可得也夫為善之至易莫易於人主立業之至難莫難於人主至福之所隆莫大於人主至禍之所加莫深於人主夫行不遠在乎所存而已矣雖在下才可以庶幾然迹觀前後中人左右多不免於亂亡何則況於宴安誘於諂導放於情欲不思之咎也仁遠乎哉存之則至是以昔者明王戰戰兢兢如履虎尾勞謙日昃夙夜不怠誠達於此理也故有六主亦有六臣有王臣有良臣有直臣有具臣有孽臣有佞臣以道事君匪躬之故達節通方立功興化是謂王臣忠順不失夙夜匪懈順理處和以輔

上德是謂良臣犯顏逆意抵失不撓直諫過非不避死罪是謂直臣奉法守職無能往來是謂具臣便辟苟容順意從諛是謂嬖臣傾險讒害誣下惑上專權擅寵唯利是務是謂佞臣或有君而無臣或有臣而無君同善則治同惡則亂雜則交爭故明主慎所用也六主之有輕重六臣之有簡易其存亡成敗之機在於是矣可不盡而深覽乎

贊曰本紀稱昔者周成王以孺子繼統有管蔡四國流言之變孝昭以幼年即位亦有燕蓋上官逆亂之謀成王不疑周公孝昭卒任霍光各因其時以成大矣哉豕孝武奢侈餘弊師旅之後海內虛耗戶口減半霍光知時務之要輕徭薄賦與民休息至元始元鳳之間匈奴和親百姓亢實舉賢良文學問民所疾苦議鹽鐵罷榷酤尊號為昭不亦宜乎

前漢紀卷十七　漢　荀悅　撰

孝宣皇帝紀一

宣帝初生數月遭巫蠱事幽於郡邸獄廷尉監魯國邴吉字少卿治巫蠱事於郡邸獄憫曾孫之無辜擇女徒謹厚者使保養曾孫置閑燥處望氣者言長安獄中有天子氣於是武帝遣使者分條中都官獄中繫者欲盡殺之及使者至郡邸獄吉閉門拒使者曰皇孫在此他人無辜死猶不可況親曾孫乎使者自名至明不入還以聞因劾奏吉武帝亦悟曰天使之然也赦天下郡邸獄巫蠱盡者亦不決曾孫拘繫五年吉私給衣食視遇甚有厚恩後收養於掖庭令張賀嘗事衛太子奉養曾孫甚謹以私財供給之既壯為取暴室嗇夫許廣漢女為妻因依廣漢兄弟及祖母家史氏受詩於東海澓中翁高才好學足下有毛居止數有神光照曜每買餅所從買家輒大售亦以此自怪秋七月庚申徵入未央殿封

武陽侯遂即皇帝位見於高廟年十八八月巳巳丞相
楊敞薨九月大赦天下戊寅御史大夫蔡義為丞相年
老短小兩吏扶夾乃能行衆庶咸曰大將軍苟可用專
制者光聞之曰以為天子師宜為丞相何謂乎初義以
詩授昭帝其人守學無咎而已戊辰左馮翊田廣明為
御史大夫冬十有一月立皇后許氏羣臣方議所立上
乃求微時故姻羣臣知其旨乃奏立許婕妤為皇后父
廣漢自以刑人不宜居位封為昌城君後封平恩侯皇

太后歸長樂宮長樂宮初置屯衛
本始元年春正月遣使者持節詔諸郡國謹牧養民以
風德化大將軍霍光稽首歸政上謙讓不聽遂委任焉事
皆先聞光然後奏御益封光萬七千戶賞賜黃金七千
斤錢六千萬雜綵繒三萬疋奴婢百七十人馬三千匹
上書曰臣聞齊有無知之禍桓公以興晉有驪姬之難
甲第一區將軍張安世封萬户侯其餘各以次受封夏
四月庚午地震五月鳳凰集膠東千乘赦天下賜吏民
爵勿收田租賦六月詔曰故太子在湖未有謚號歲時

祀其議謚具置園邑有司奏請禮為人後者為人之子
故降其父母不得祭尊祖之義也陛下為孝昭後承祖
宗之祀制禮不逾閑臣愚以為親謚父宜曰悼考母曰
悼后比諸侯國置奉邑三百戶故皇太子曰戾園置奉
邑二百家史良娣號曰戾夫人置守冢四十家園置長

丞周衛奉守如法太子有妃有良娣有孺子凡二等皆
稱皇孫史良娣者魯國人也凡曰恭有三子曰高曾玄
後皆封列侯悼后王氏涿郡人凡曰無辜封平昌侯次
户追尊外祖父乃始為恩成侯詔涿郡治塚置園邑
四百家長丞奉守如法秋七月立燕剌王太子建為廣
陽王廣陵王胥少子弘為高密王廷尉史鉅鹿路溫舒
上書曰臣聞齊有無知之禍桓公以興晉有驪姬之難
文公用霸近世趙王不終諸呂作亂而孝文為太宗
由是觀之禍亂之作以開有德也昭帝即世無嗣大臣
憂漢昌邑即位淫亂而廢是乃皇天所以開至聖也夫

繼變亂之後必有異舊之德聖賢所以推天命也臣聞春秋正即位大一統而慎始也陛下初登至尊與天合符宜改前世之失正受始之統蕩滌煩文除民疾苦存亡繼絕以應天意夫獄者天下之大命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今治獄者皆欲人死非憎之也上下相歐以刻為明深者獲功名平者多後患故治獄者皆欲人死非憎之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也夫人之情安則樂生痛則思死捶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囚人不勝痛則飾妄辭以示之吏治者利其然則指導以明之上奏畏卻則鍛鍊而周密內之蓋奏者當成之時雖荅繇聽之猶以為死有餘罪何則文致之法明也語曰畫地為獄誓不入刻木為吏議不對此皆嫉吏悲痛之辭故曰天下之患莫不甚於獄上善其言遷廣陽王和府長史後為臨淮太守治有異迹

二年春大司農田延年有罪自殺延年齊人也以定策安社稷封陽城侯官發徼民車牛三萬乘載沙便橋下送置陵上車直錢一千延年詐增車直二千坐盜益三千萬御史大夫田廣明謂霍光曰春秋之義以功覆過當廢昌邑王時非田子賓大事莫成今縣官出三千萬錢與之何苦乎光曰然子賓實勇士當發大義時震動朝廷光因舉手撫心曰使我至今日病悖曉大司農通往就獄得與公卿議之延年曰幸得縣官寬我耳何面目入牢獄遂自刎而死夏四月詔有司議孝武廟樂六月庚午尊孝武廟曰世宗奏盛德之舞所以尊文始四時五行之舞凡武德昭德盛德之舞所以尊祖宗也諸帝廟皆當奏文始四時五行之舞武帝巡狩所幸郡國皆當立廟告祠祠世宗廟日有白鶴集後庭以立世宗廟告祠孝昭寢廟復有鴈五采集殿前西河郡立世宗廟有神光興於殿側又興於房中如燈火狀廣川郡立世宗廟殿上有鍾音房戶自開夜有光殿上盡明初議立世宗廟長信少府夏侯勝以為武帝多殺士衆竭民財力奢侈無度不

宜立廟勝坐毀謗詔書毀先帝不道及丞相長史黃
霸阿不舉劾皆下獄久繫霸欲從勝受業勝辭死
罪霸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勝賢其言遂授霸尚書
繫更再冬講不怠會赦勝出為諫議大夫給事中
薦霸揚州刺史霸字次公淮陽人勝字長公夏侯
始昌之族子勝為人質朴無威儀見上時誤謂上為
君或自稱字上前上亦以是親信之嘗見出道上語
上聞而讓之勝曰陛下言善臣故揚之堯言布於天
下至今誦之臣以可傳故耳朝廷每有大議上謂勝
曰先生通正言無懲前事初皇太后聽政霍光以令
太后從勝受尚書及勝卒太后縞素五日儒者以為
榮

三年春正月癸亥皇后許氏崩初霍光夫人顯有小女
欲貴皇后當產疾顯陰使醫淳于衍行毒藥後有人上
書告諸醫治疾無狀者皆收繫顯恐急具狀諮光因曰
既已失計為之無令吏急衍光驚愕默然後奏上置衍
勿論事不發覺夏大旱五月御史大夫田廣明為祁連
將軍與蒲類將軍趙充國虎牙將軍田順度遼將軍范
明友前將軍韓增凡兵十五萬與校尉常惠持節護烏
孫兵並擊匈奴初匈奴數侵邊又西伐烏孫武帝欲與
烏孫共擊匈奴故以江都王建女細君為公主妻烏孫
昆彌昆彌以馬千匹為聘禮漢為公主備屬官內官侍
御數百人公主自為宮室居歲時與昆彌飲食言語不
通公主悲愁上聞而憐之間歲遣使者遺之甚厚細君
卒復以楚王戊之孫女解愁為公主以繼之於是匈奴
復侵烏孫昆彌昆彌與公主上書請共擊匈奴烏孫自
將五萬騎常惠與烏孫獲匈奴父行與嫁名王都尉已
下四萬餘級牛馬駱駝七十餘萬頭烏孫皆自取其虜
獲時匈奴聞漢大出兵皆將老弱驅畜產遠遁逃故漢
軍所得少而祁連將軍虎牙將軍有罪皆自殺常惠封
長羅侯匈奴由是人民畜產死亡者衆而國虛耗矣其
冬單于自將擊烏孫會天大雨雪一日深一丈餘匈奴

人民畜産凍死還者十無一二於是丁零乘弱攻其北烏九入其東烏孫入其西又重以饑餓死者十三匈奴大困諸國羈屬者皆瓦解攻盜不能治匈奴遂弱矣六月乙丑丞相蔡義薨甲辰長信少府韋賢為丞相大司農魏相為御史大夫

四年春正月遣使賑貧民減太官損膳省宰樂府減樂人三月乙亥立皇后霍氏光女也賜丞相以下至郎吏金帛各有差赦天下夏四月壬寅郡國四十九地震或山崩泉出宗廟隳落上素服避正殿五月大赦鳳凰集北海安丘秋廣川王去有罪廢徙上庸自殺去者惠王越之孫初事師受易師數諫正之去後以師為內史掾師數使內史禁切王家欲以示正之去怒陰使人殺師父子不發覺其後用幸姬昭信等之讒殺姬昭平等二人昭信又曰夢見昭平等去曰虜乃敢復見不畏我邪掘屍皆燒之為灰後立昭信為后又陰譖幸姬望卿疑與郎吏有私去即裸望卿令諸姬各持燒鐵共灼之望卿走投井未死割其脣鼻斷其舌昭信與去共支解置大鏖中又取桃灰毒藥并煮之連日復殺其女弟都後去數名姬榮愛與之飲酒昭信讒之投井中出之未死燒刀灼潰兩眼生割兩股銷鉛錫灌口中愛死支解以棘埋之諸得幸者昭信皆讒殺凡十四人皆埋宮中昭信又謂去曰諸姬淫泆難禁請閉諸舍門無令得妄出入使其大婢為僕射主外永巷盡閉封諸舍門上鑰於太后太后置酒乃名見昭信與去從十餘婢博飲遊戲望卿母求二女屍昭信令奴殺之後捕奴得辭伏狀內史相劾狀奏之有司請捕誅去上不忍致法廢徙之蜀昭信棄市

地節元年春正月有星孛於西方太白二丈本志云太白為天之將軍彗孛加之掃滅之象也三月假郡國貧民田夏六月詔宗室屬籍未盡而罪絕者復屬使得自新冬十有一月楚王延壽謀反自殺十有二月癸亥晦日有蝕之

二年春正月庚午大司馬將軍霍光疾病上自臨問為
之涕泣及薨皇太后親自臨喪太中大夫御史持節護
喪事中二千石治幕府墓塚上賜金錢繒絮繡被百領
衣五十篋璧玉珠璣玉含梓棺便房黃腸題湊各一具
椁木外藏椁一十五具東園温明秘器皆如乘輿制度
載光柩以輼輬車黃屋左纛發材官輕車北軍五校士
軍陣至茂陵以送葬諡曰宣成侯疇其爵邑復其後世
如蕭相國子禹嗣為左將軍復使光兄子雲侍中奉車

都尉雲弟樂平侯山領尚書事示不專政以優崇霍氏
也夏四月戊辰立皇太子大赦天下霍光既薨光夫人
顯改光生時所造塋制而更奢大之起三出闕築神道
北臨昭臺南出丞恩盛飾輦道通屬永巷而幽良人婢
妾以守之廣治第舍作乘輿駕輦加畫繡茵馮黃金塗
韋絮薦輪侍婢以五綵綠輓顯於第中遊戲與光所幸
監奴馮子都淫而禹山等繕治第宅走馬馳逐及山兄
寇軍侯雲當朝謁數稱疾私出遊獵或遣蒼頭代朝謁

莫敢譴者而顯及諸女晝夜出入長信宮殿中無度及
上立太子顯怒不飲食嘔血三日曰此乃民間子安得
立后有子反當為王邪後教皇后鴆太子皇后數召太
子賜食阿保必先嘗之后挾毒藥不得行霍氏與御史
大夫家爭道欲蹋大夫門御史叩頭謝奴乃去其放縱
如此御史大夫魏相上書言霍氏驕奢恐浸大不可制
宜有損奪其盛權以固萬世之基全功臣之後又故上
事皆有二封其一封録尚書副當先發所言不善輒不

奏相復白去副封以防壅塞上善之詔相給事中相字
弱翁濟陰人也於是上親政事厚臣得以徑奏封事上
五日一聽朝丞相以下各依職奏事采納其言考試功
能侍中尚書雖功勞當遷輒厚加賞賜不數改易樞機
周密品式具備是以上下相安莫有苟且之意及拜刺
史郡守輔相輒親見問觀其所由退而考察其行以質
其言有名實不相應者必知其所以然上嘗曰庶民所
以安於田里而無怨恨嘆息之心者政平訟理也與我

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乎以為長吏者民之本也數變易則下不安民知其上久不敢欺罔則民從化故二千石不可數遷徙有治理之效者輒璽書勉勵增秩賜金或爵至關內侯公卿缺輒選所長而遷次用之故民安其土吏勸其業矣時頗修武帝故事宮室車服盛於昭帝時任用能吏諫議大夫王吉上書曰今世俗吏治民者非有禮義仁信稱旨可世世通行者也徒設刑以守之欲以為治者不知其所由意以為穿鑿各取一切是以百里不同風千里不同俗國異政人殊俗詐偽萌生刑罰無極質朴日消恩愛浸薄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非虛言也願陛下承天心發大義與大臣公卿延及儒生述禮樂明王制驅一世之民致於仁壽之域則治何以不若成康壽何以不若高宗竊見當世趨務不合於道者謹以條奏吉又以世俗嫁娶太早未知有為父母之道而有子是以教化不明而人多夭聘妻送女無節則貧人恥不相及故有不舉子者夫得任子弟為

三年春正月詔曰膠東相王成勞來不怠流民自至者八萬餘口治有異等其秩成中二千石賜爵關內侯夏四月戊辰車騎將軍光祿勳張安世為大司馬車騎將軍如故京師大雨雹大行治禮丞蕭望之上疏願口陳災異上在民間時素聞蕭長倩名曰此東海蕭生邪問其狀對曰春秋魯昭公三年大雨雹是時季孫專權卒逐昭公向使魯公察其變宜無此害附枝大者敗本心私家盛者公室危陛下以聖德居位思政求賢此堯舜

之用心也然祥瑞未臻陰陽不和是大臣任政一姓專權之所致也惟明主親萬機舉賢良以為腹心公道立則姦邪塞姦邪塞則私權廢矣對奏拜望之為謁者是時招賢良納直言多上書言便宜者輒下望之問狀或用或罷所獻奏皆可望之遷諫議大夫丞相司直歲中三遷初霍光秉政長史邴吉薦王仲翁與望之等數人時吏民見光者皆露索去刀兵兩吏挾持之望之獨不聽自引出閤光令吏勿持既見責曰將軍輔翼幼君將流大化是以天下之士延頸企踵爭願自効今士見者皆露索挾持恐非周公輔相成王之禮致白屋之意也於是光獨不用望之而仲翁等皆補大將軍吏二歲間仲翁至光祿大夫給事中而望之以對策甲科為郎署小苑東門長仲翁出從傳呼甚寵顧謂望之曰不肯祿反抱關木望之曰各從其志望之復失郎至是乃得用焉是時光兄子中郎將冠軍侯雲樂平侯山皆以過

大夫趙衰有功於晉大夫田完有功於齊皆疇其官位延及子孫後田氏篡齊趙氏分晉季氏專魯仲尼作春秋迹盛衰譏世卿尤甚今朝臣皆明言陛下褒寵大將軍以報功德足矣宜罷王侯皆就國明詔以恩德不聽羣臣以義固爭之久而後許之天下必以陛下為不忘功德而以朝臣為知禮今朝廷不聞直聲而令明詔自親其文非策之得者也今兩侯已出人情不能相遠也以臣心度之大司馬及其枝屬必有畏懼之心夫近臣自危非完計也上善其言五月甲申丞相韋賢以老病賜金鞍車駟馬罷於家子弘為太常丞賢以弘當為嗣太常職當陵廟煩劇多過勑令自免弘懷讓不去官及賢病篤弘坐宗廟事繫獄未決室家問賢當為後者賢恚恨不肯言於是門下生與賢宗家計議共矯賢令使家丞上書言大行以小子河南都尉玄成為後玄成聞當嗣即狂惑不得已乃使封爵上高其行以玄成為河南太守弘為大都尉遷為東海太守後玄成為列侯

侍祠孝惠廟雨淖不駕馬車而騎馬至廟下削爵為關
內侯玄成自傷貶父爵乃為詩自責曰惟我小子不肅
會同墜彼輿服黜此附庸赫赫顯爵自我墜之微微附
庸自我招之誰為恐愧寄之我顏孰將遲狂從之夷蠻
於赫三事匪俊匪作於蔑小人終焉其度誰謂華高跋
其齊而誰謂德廣厲其庶而嗟我小子不貳其尤墜彼
令爵由此擇辭四方羣后我監我視威儀輿服唯肅是
履六月壬申御史大夫魏相為丞相太子太傅邴吉為

御史大夫少傅東海疎廣字仲翁為太子太傅平恩侯
許伯為太子少傅以太子尚幼伯欲使其弟舜監護太
子家事上以問廣廣對曰太子國儲副君官屬師友必
取天下英俊不宜獨親外家且太子有太傅有少傅官
屬以備今復取舜監護家事非所以廣太子德於天下
也上善其言而止廣兄子受為太子家令亦恭謹而好
禮上幸太子宮受迎謁應對及置酒侍宴奉觴上壽辭
禮閑雅上甚歡悅頃之拜受為少傅父子並為師傅每

郡并蜀郡
而救其末世衰毀則廷尉平招權而為亂首矣省汶山

前漢紀卷十七

覆校官檢討臣季學錦

校對官庶吉士臣裘　謙

謄錄監生臣金士虔

欽定四庫全書卷要卷六千九百四十三 史部

前漢紀卷十八至二十

詳校官編修臣汪鏞

欽定四庫全書

前漢紀卷十八

漢 荀悅 撰

孝宣皇帝紀二

四年春正月封蕭何孫建為鄡侯詔民有大父母父母喪勿徭事夏五月山陽濟陰雹如鷄子地深一尺五寸殺二十餘人飛鳥皆死詔曰自今子有匿父母妻匿夫孫匿大父母皆勿治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孫罪殊死以下皆詣廷尉以聞立廣川惠王孫文為廣川王秋七月大司馬霍禹謀反誅初霍氏顯殺許后事頗漏泄而未察上乃徙霍氏諸女婿在內及為將校者皆為郡守更以禹為大司馬罷其屯兵霍氏由是恐懼而顯乃以許后事告禹等禹等驚恐曰縣官所以斥逐諸女婿必以是故也霍雲所親張放謂雲曰可令太夫人言於太后先殺丞相及平恩侯移徙陛下在太后耳男子張章告之事下廷尉執金吾捕霍山及張放等後有詔勿捕山等愈恐曰惡端已見之久猶未發發即族我矣

不如先之遂謀反令太后為博平君置酒名丞相平恩侯因令其女婿光祿勳范明友等承太后制引斬丞相平恩侯因廢帝而立禹會發覺雲山明友等自殺禹具五刑顯腰斬先是禹夢見第門皆壞有人發第端門屋瓦投之地就視之則不見先是茂陵徐福上疏曰霍氏太盛陛下即厚愛之宜以時抑制無令亡書三上輒不報聞霍氏既誅而告霍氏反者金安上等五人皆封侯或為徐生上書曰臣聞客有過主人者見其竈直突旁有積薪客曰更為曲突徙其薪不者恐有火患主人不聽俄而其家失火隣人救之幸而得息於是殺牛置酒謝其隣灼爛者在上其餘以功次坐而言曲突者不得與焉或謂主人曰向使聽客之言不費牛酒終無火患今論功請客不及曲突徙薪曲突徙薪反無恩澤燋頭爛額復為上客邪主人乃悟而請之向使徐福之言早行國無列土之費而臣無逆亂之敗矣上乃賜福帛千疋以為郎中初禹與張安世長子千秋俱為郎中將

兵從擊匈奴還霍光問千秋戰鬬方畧山川形勢千秋口對兵事畫地成圖無所忘失光復問禹禹不能對光由是賢千秋以禹為不才乃歎曰霍氏世衰而張氏興矣八月巳酉皇后霍氏廢處昭臺宮九月詔曰今繫者或以笞無辜饑寒痩死獄中何為用心逆人道也朕甚痛之其令郡國歲上繫囚以笞掠若痩死者所坐名縣爵里丞相御史課殿最以聞十有二月清河王延年有罪廢遷防陵渤海太守龔遂以治民有績徵先是渤海左右數郡歲饑盜賊並起二千石不能禁遂以選為太守時年七十餘形貌短小上望而心輕之問遂曰渤海擾亂將何以息其盜賊遂對曰渤海遐遠不沾聖化其民困於饑寒而吏不卹故使陛下赤子盜弄陛下之兵於潢池中爾今欲使臣勝之邪上聞遂對甚悅曰選用賢良故欲安之也遂曰臣聞治亂民猶治亂絲不可急也唯緩之然後可治臣願陛下詔丞相御史且勿拘臣以文法得一切以便宜行事上許之加錫黃

金未至郡郡界遣兵以迎遂遂於是移書罷追捕盜賊吏民諸持鋤鉤田器皆為良民吏無得問持兵者乃為盜賊悉遣迎兵還單車至府郡中翕然盜亦皆罷又多劫掠聞教令即時解散皆持鋤鉤於是郡內悉平民安土樂業乃開倉廩假貸貧民選用良吏慰安收養馬膏俗奢侈好為末伎不作田種遂乃躬率以節約使民賣刀劒買牛犢曰何為帶牛而佩犢孚勸民農桑課民收斂數年之間民皆富足而獄訟息止上徵遂到將見議曹掾王生謂遂曰天子即問君何以為理者君宜曰皆聖主之德非小臣之力也上嘉其言有讓數曰君安得長者之言而稱之也遂對曰議曹掾教戒臣上拜遂為水衡都尉而王生為水衡丞以褒顯遂

元康元年春正月龜茲王及其夫人來朝龜茲夫人即烏孫公主女也自以得尚漢外孫故請朝上納之贈賜甚厚焉號夫人曰公主龜茲王樂漢衣服制度歸國治宮室作徽道周衛出入傳呼撞鐘鼓如漢家儀外國為之語曰驢非驢馬非馬龜茲王所謂騾也以杜陵東原上為初陵更名杜縣為杜陵徙丞相將軍列侯吏二千石貲百萬者於杜陵鳳凰集太山陳留甘露降於未央宮三月赦天下徒賜吏民勤事者爵鰥寡孤獨帛夏五月立皇考廟益奉明園百戶為奉明縣有司奏言禮父為士子為天子祭以天子悼考園宜稱尊號曰皇考立廟置縣尊戾夫人曰戾太后置園廟奉邑益戾園各滿三百家復高祖功臣絳侯周勃等三十六人子孫世世勿絕嗣其無適後者復其次秋八月詔舉通文學者冬十月詔曰朕聞古者建國君民教化為大故日中為市以聚百姓開門而治以延四方海內未有異政而獄訟或不止何吏治之不明與朕之不德也其令二千石各修職務以稱朕意

二年春正月詔曰書曰文王作罰刑茲無赦今吏修身奉法未能有稱朕甚憫焉其赦天下厲精更始二月乙丑立皇后王氏賜丞相以下至郎從官錦帛各有差王氏之先有功於高祖賜爵關內侯至王皇后父奉光上在民間時與相識有女當適人夫輒死及上即位乃納之後宮為婕妤是時諸愛寵婕妤皆有子上憐霍后之

欲鴆太子也以王婕妤無子有寵乃立之以母養太子封父奉光為印城侯夏五月詔曰吏用法式或以心巧析律二端深淺不平增辭飾非以成其罪奏不如實上無由得知或擅興徭役飾厨傳稱過客越職逾法以取名譽二千石皆察官屬勿用此人今民頗被疾疫之災其令郡國被災甚者無出今年租詔曰聞古者天子之名難知而易諱而今百姓多上書觸諱以犯罪朕甚憐之其改諱詢觸諱在令前者赦之冬京兆尹趙廣漢有罪腰斬廣漢字子都涿郡人也坐殺人不辜丞相按驗

之廣漢疑丞相夫人殺侍婢以此脅丞相丞相按之愈急廣漢乃將吏突入丞相府召其夫人跪堂下收奴婢十餘人考問其事丞相上書自陳曰妻實不殺婢婢有過自殺耳丞相司直劾奏廣漢摧辱大臣欲以劫持奉公不道上乃下廣漢廷尉獄又坐殺人不辜治罪吏民守闕號泣者數萬人初廣漢為京兆尹廉明抑強扶弱小民得職而吏士盡心其盜賊姦邪纖微皆知之長安少年數人會窮里空舍謀欲劫人語未及竟廣漢知之使吏捕治之具伏富人蘇回為郎二人私劫質之有項廣漢至曉賊曰釋質束手善相遇幸逢赦賊驚愕即出叩頭廣漢為跪謝曰幸全活郎甚厚遂送獄勅吏謹遇之給酒肉冬當斷預為調棺斂具皆曰死無所恨矣廣漢嘗召湖都亭長湖亭長西經界上界上亭長戲曰為我通問趙君湖亭長至廣漢曰界上亭長謝我何故不為致問其摘姦發伏如神皆此類也廣漢奏令長安遊徼獄秩百石其後百石吏皆差自重不敢枉法京兆清正長老稱之以漢興京兆尹無及廣漢者百姓追思而歌之初為潁川太守誅大姓首惡郡中震慄一切治理威名流聞匈奴及匈奴降者言匈奴中皆聞廣漢然好用新進少年率多果敢之計侵犯貴戚大臣卒以此敗馬車師王烏貴靡初和於匈奴後降漢又恐匈奴攻之懼而奔烏孫漢使者鄭吉田於渠黎乃迎車師妻子傳送長安賞賜甚厚四夷朝會常尊顯而示之乃立車師

太子軍宿為車師王徙居渠黎而吉等田車師故地匈奴爭之而攻漢屯田者趙充國等議欲因匈奴衰弱出兵擊之丞相諫曰臣聞救亂誅暴謂之義兵兵義者王敵加於已不得已而應之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爭恨小故不勝憤怒者謂之忿兵兵忿者敗利人土地寶貨者謂之貪兵兵貪者破恃國家之大矜人民之衆欲見威於敵者謂之驕兵兵驕者滅此非但人事乃天道也自項匈奴常有善意所得漢民輒奉歸之未有犯於邊境雖爭屯田車師故地不足以置意中今諸將軍欲興兵入奪其地臣愚不知此兵欲何名也今邊境困乏難以動兵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言民以愁苦之氣傷陰陽之和也兵出雖勝必有後憂今郡國守相率多不精選風俗尤薄水旱不時郡國盜賊繁多今左右不憂乃欲發兵報纖微之忿於遠夷此乃所謂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墻之內也上乃棄車師之地丞相又奏言古有義和之官以承四時之節以敬授民事人君動靜奉順陰陽則和氣應而災害不生自高皇帝時有主四時之官臣願陛下選用明經通知陰陽者四人各主一時明言所職以順陰陽上從之丞相勑掾吏案事郡國若休告還府輒白四方得失異聞盜賊災變輒奏言之以廣視聽是歲烏孫昆彌上書願以漢外孫楚公主子元貴靡為嗣得復尚漢公主上以楚公主弟子相夫妻之送至燉煌聞烏孫昆彌死元貴靡不得立乃還苔公主侍者馮嫽常持節為漢公主使外國外國敬信之號曰馮夫人上乃徵馮夫人問烏孫狀而遣謁者送馮夫人軺車持節詔昆彌烏孫就居以為小昆彌而立元貴靡為大昆彌兩昆彌之號自此始也

三年春神爵集泰山有烏五色以萬數飛過京師翔翔屬縣賜諸侯王將軍列侯二千石金郎從官帛各有差賜天下吏民爵緦寡孤獨高年帛三月詔曰蓋聞象有罪而舜封之有庳骨肉之親放而不誅其封故昌邑王賀子為海昏侯又曰御史大夫郎吉中郎將史魯史玄

長樂衛尉許舜侍中光祿大夫許延壽皆與朕有舊恩故掖庭令張賀輔導朕躬厥功茂矣詩不云乎無德不報其封賀子侍中中郎彭祖為陽都侯追諡賀為哀侯吉魯玄舜延壽皆列侯故人及郡邸獄復作嘗有阿保之功者皆以差受祿賜是時掖庭宮婢名則令民夫上書自陳嘗有阿保之功下掖庭令問則則辭引御史大夫邴吉知狀吉識之謂則曰汝嘗坐養皇孫不謹督笞之安得有功獨渭城胡組淮陽郭徵卿有恩耳詔求組徵卿皆已死有子孫皆受厚賞免則為庶人賜錢十萬上見具問則乃知吉有舊恩賢其不言會吉病篤封吉為博陽侯就加印綬及其生存也太子太傅夏侯勝曰臣聞有陰德者必饗其樂以及子孫今者吉未獲報而病甚非其死疾也後吉瘳上書固辭封上不聽及杜陵陳遂字長子上微時與上遊戲博奕數負遂上即位稍見進用至太原太守乃賜遂璽書曰制詔太原太守官尊祿重可以償遂博負矣妻君寧時在旁知狀遂乃上書

謝恩曰事在元平元年赦前其見厚如此元帝時遂為京兆尹後至廷尉遂孫尊字孟公以好賓客著名身長八尺餘容貌甚偉貴戚豪傑咸敬重之所在輻湊莫不震動為河南太守作私書與京師故人名善書吏十人於前尊憑几口授與書吏且省官事書數百封親疎各有意義河南人大驚性善書與人尺牘莫不藏之以為榮然好酒奢放不拘禮度與張敞之孫張竦字伯松相善而竦好學問節約自守並著名字仕宦相及尊謂竦曰足下苦身自約而我放意自恣官爵功名不減於子而我獨差樂顧不優耶竦曰人各有長短子欲學我亦不能吾欲效子亦敗矣夏六月立皇子欽為淮陽王欽者張婕妤之子也好經學法律聰達有才上甚愛之而張婕妤最幸有寵上有意欲立張婕妤子欽然以太子起於細微上少時依許氏及即位而許后以殺死故不忍廢也是歲皇太子冠既學通論語孝經太傅疎廣

退天之道也即日廣受俱謝病上疏乞骸骨上以其年老皆許之賜黃金各二十斤而皇太子贈以金五十斤公卿大夫故人邑子為祖道於東都門外送者車數百兩及道路觀者莫不歎息皆曰賢哉二大夫廣受既歸東海令其家供酒食請族人鄉里相與娛樂數問其家金盡未昆弟諸老謂宜為子頗立產業廣曰吾自有舊田廬子孫勤力於中足以供衣食今復增益之但教子孫怠惰耳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且夫富者人之所怨吾既無以教化其子孫不欲益其過而生其怨又此金者聖主所以惠老臣也故樂與其鄉黨宗族共受其賜以盡吾餘日不亦可乎於是宗正陽成侯劉德者辟強之子也亦抑損自守家產不過百金餘與昆弟賓客終不積財霍光秉政欲以女妻德德不敢娶畏盛滿也好黃老術有智略少時數召見武帝謂之千里駒德治淮南獄盡得淮南秘書德小子向字子政幼而誦習之以為奇奏言黃金可成上令向典尚方

亦無暴虐之心今或罹文法拘執囹圄不終天命朕甚憐之自今以來諸年八十已上非誣告殺傷人他皆勿坐遣太中大夫李強等十二人循行天下存問孤寡觀風俗察吏治得失舉茂才異倫之士二月河東霍徵史等謀反誅三月詔曰乃者神雀五采以萬數集長樂未央北宮高寢甘泉泰畤殿中及上林苑朕之不逮寡于德厚屢獲嘉祥非朕之任其賜天下吏民爵三老孝弟力田鰥寡孤獨各有差秋八月賜功臣嫡後黃金人二千

斤賜故右扶風尹翁歸子黃金百斤以奉其祭祀翁歸字子沉其清潔語不及私温良謙退不以行能驕人然任刑威京師畏之其奸邪遊俠皆有名籍盜賊發其比伍輒使以類推迹其所過抵率常如其言初田延年為河東太守名見故吏五六十人令有丈者東有武者西翁歸獨伏不肯起對曰文武兼備惟所施設延年乃與語大奇之自以為不及翁歸遂舉孝廉後為東海太守過辭廷尉于定國欲以邑子二人囑托且令坐後堂待

見及與翁歸語終日不敢見之已而謂其邑子曰此賢將汝不任事也且不可干以私丙寅大司馬衛將軍張安世薨安世以大司馬領尚書事職典樞機謹慎周密再定大政已決輒稱病出聞有詔令乃大驚使吏之丞相府問焉自朝廷大臣莫知其預議也常有所薦其人來謝安世安世大恨之以為舉能達賢豈有私謝耶後明主所知絶不通有郎功高不調自言安世安世曰以君之功高而郎果自遷幕府長史或謂安世曰將軍為明主股肱而士無所進議者以為讥安世曰明主在上賢不肖較然人臣自修而已安知士而薦之其匿名迹遠權勢皆如此然安世家僮七百人各有伎巧積累纖微故能殖其貨富將擬過霍氏然身衣弋綈夫人紡績車服甚節安世薨子延壽為嗣自以身無功德何以久堪先人大國數上書讓減戶邑又因從弟陽都侯彭祖口陳至誠彭祖初上微時與同硯席讀書上親之上以延壽為有讓乃徙封平原侯戶口如故租稅減半遣使至烏孫求車師前王是歲車師王烏貴靡自烏孫至賜第舍令與妻子居是時比年豐嘉穀玄稷降於郡國金芝九莖產於函德殿銅池中九真獻奇獸南郡獲白虎獻其皮骨爪牙神雀仍集

前漢紀卷十九

漢 荀悦 撰

孝宣皇帝紀三

神雀元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賜天下勤事吏及民爵鰥寡孤獨高年帛所賑貸貧民勿收行所過無出田租詔曰夫江海百川之大者今闕無祀其令祠官以時祠江海及洛水膠東王相張敞為京兆尹敞字子高河東人先是敞為山陽太守郡內清治上書自請曰山陽戶九萬三千計盜賊未得者十七人他課皆如此臣久居閑處而忘國事非忠臣也請治劇郡時膠東盜賊並起長吏不能治乃拜敞為膠東王相至郡明設購賞開賊盜令相捕斬除罪吏追捕有功上名尚書調補縣令者數人國中清平王太后數遊獵敞上書諫曰臣聞秦王好淫聲華陽后為之不聽鄭衛之曲楚莊王好畋獵樊姬為之不食鳥獸之肉口非惡甘旨耳非惡絲竹也所以抑心意絕嗜慾者將欲

率二君全宗祀也禮君母出門則乘輜軿下堂則從傅母進退則鳴佩玉內飾則結紃綢繆此則至尊至貴所以自斂制不自縱恣之義也今后妾賢淑美慈愛寬仁諸侯莫不聞之而少以畋獵縱恣為名於是以此上聞亦未宜也唯觀覽於往古全行於來今令后姬有法則臣下有所稱頌及為京兆尹長安多盜賊自趙廣漢後守尹皆不稱職敞到則求問長安父老偷長得數人皆温厚出從僮騎閭里以為長者敞皆召見責問赦其罪令致諸偷偷長曰今君一旦召詣府恐諸偷驚散請一切受署敞皆補為吏遣歸休置酒諸小偷悉賀飲酒醉偷長陰以赭土汙其衣吏坐里門閱出衣赭汗者悉收一旦乃得數百人由此稍鼓希鳴市無偷盜敞治京兆修廣漢之迹其方畧耳目不及廣漢然頗以經術儒雅以輔其政不純用刑故能免於戮西羌反夏四月後將軍趙充國討西羌充國字翁孫隴西人也時年七十六初出兵上問誰可將者充國曰無逾老臣願陛下以兵

屬老臣勿以為憂上笑曰諾充國既行常以遠斥候為務行必有戰備止必堅營壁尤能持重愛士卒先計而後戰遂至西部都尉府日饗軍士虜數挑戰充國堅守不出於是酒泉太守辛武賢奏言郡兵皆屯備南山北邊空虛勢不能久或曰至秋冬乃進兵此虜在境外之策也今虜朝夕為寇胡地苦寒漢馬不能冬屯兵在武威張掖酒泉萬騎已上可以悉發以七月上旬賚三十日糧分兵並出張掖酒泉合擊罕开在鮮水之上者虜以畜產為命今皆離散兵出雖不盡誅且奪其畜產虜其妻子復引軍還冬復擊之大兵仍出虜必振壞上下其書於充國充國以為武賢欲輕引萬騎為兩道出張掖酒泉回遠千里以一馬自馱負三十日食為米二斗四升麥八斛又有衣裝兵器難以追逐勤勞而至虜必商軍進退稍稍引去逐水草入山林隨而深入虜必據前險守後阨以絕糧道必有傷危之憂而武賢以為可奪畜產虜妻子此殆空言非至計也又武威張掖皆當北塞

有通谷水草臣恐匈奴與羌有謀且欲大入其郡兵尤不可悉發先零首為叛逆他種劫略故臣欲捐罕开閒睒之過隱而勿彰先行先零之誅以振動之宜悔過反善因捨其罪選良吏撫循和輯此全師保勝安邊之長策也上下其書公卿議者咸以為先零兵盛而負罕开之助不先破罕开則先零亦未可圖也上乃拜侍中許延壽為強弩將軍即拜酒泉太守武賢為破羌將軍賜璽書嘉納其奏因以書勑切讓充國曰將軍不早及秋共水草之利爭其畜食欲至冬虜皆畜食多藏匿山林中依險阻將軍士卒寒手足皸瘃寧有利乎將軍不念中國之費而欲以歲數而勝微將軍誰不樂此者今詔破羌將軍武賢等擊罕开將軍其自引兵便道西並進雖不相及使虜聞東方北方兵並來分散其心意離其黨與雖不能殄滅當有瓦解者勿復有疑夏六月有星孛于東方秋七月大旱充國上書曰臣前奉詔告諭罕开宣天子至德以解其謀罕开之屬皆知明詔今先零

已為寇日久而罕开未有所犯今先擊罕开釋先零赦有罪誅無辜起一難就兩害誠非陛下本計也先零欲為背叛故與罕开解仇結約其心恐漢兵至而罕开背之先擊罕开而先零必救之以堅其交迫脅諸小國種附者稍集虜兵浸多用力數倍恐國家憂累四十年數不一二歲而已臣之愚計先誅先零則罕开之屬不煩兵而服之矣以今進兵誠未見其利上乃璽書報從充國計擊先零充國引兵至先零虜久屯聚解弛望見大軍棄車重欲渡湟水水道阨狹充國曰此窮寇不可迫也緩之則走不顧急之則還致死乃徐行驅之虜赴水溺死數百人乃降斬首五百餘級虜遂敗走獲牛馬羊十萬餘頭車四十餘兩兵至罕开地令軍無燔燒聚落翦收田中罕开聞之喜曰漢兵果不擊我豪雘忘使者萬餘人充國度其必壞欲罷騎兵留屯田或諫曰將軍數不奉詔一旦繡衣來責將軍身且不能保何國家之能安今此利病之間又何足爭充國曰是何言之不忠也今漢兵久不決四夷卒有動搖相因而起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事也諸君徒欲自營不為國計也吾固以死爭之明主可以忠言遂上屯田罷兵狀奏曰虜易以計破難以用兵臣愚以為擊之不便今吏士馬牛穀糧翦滅之費甚衆轉輸不能給願罷騎兵留屯田兵士屯要害處益畜積省大費謹上屯田處罷用簿上報曰如將軍計虜何時伏誅兵當何時得決其孰計復奏充國上狀曰帝王之兵以全取勝今虜亡其美地茂草寄託遠遁骨肉離心人有叛志散師屯田以待其變此坐支解羌虜之具也臣謹條屯田便宜十二事分步兵九校吏士各萬人留屯田以為武備因田致穀威德並行一也排抑羌虜使不得肥饒之地分破其衆成相叛之漸二也居民得並田作不失農業三也軍馬一月之食

度支田士一歲罷騎兵以省大費四也至春省甲士卒漕運穀至臨羌以示胡虜揚威武折衝之具五也以閑暇時伐材木繕治郵亭充入金城六也兵出不乘危徼倖不出使虜因竄於風寒之地罹於疾疫霜露之患坐得必勝之道七也亡經險阻遠追死傷之患八也內無損威武之重外不令虜得乘間之勢九也又無驚動河南大小罕开使生他變之憂十也治湟陿中道撟令可至鮮水以制西域申威西極使師從抗席上過十一也既省大費徑役豫息以戒不虞十二也詔復報曰將軍獨不計虜兵將攻撓屯田者及殺略人民將何以止之大小罕开前言我告漢軍先零所在兵久不往得無不分別人而并擊我耶其意常恐今兵不出得無變生於先零為一熟計復奏充國奏曰虜失地遠客分散飢寒皆聞天子明詔令相捕斬之賞臣愚以為其勢自壞今留屯田地勢平易多高山遠望之便部曲相保壁壘木

騎兵雖罷虜見屯田為必擒之具必有土崩以歸之意宜不久矣今虜馬羸瘦必不敢捐其妻子於他種中遠來為寇又見屯田兵精必不敢將其累重還歸故地若為小寇勢不足患臣聞戰不必勝不苟接刃攻不必取不苟勞眾釋坐勝之道乘從危之勢兵不見其利而內自疲弊貶重自損非所以示蠻夷也又大兵一出還不可復留湟中亦不可空如是徑役自復發也且匈奴不可不備烏桓不可不憂今見轉運煩費傾國家不虞之用以贍一隅臣愚以為不便且校尉臨眾宣明威德奉厚幣撫循罕开羌眾喻以明詔必無異心不足以疑故出兵臣今奉詔出塞引軍遠攻罷天子之精兵散車甲於山野雖無尺寸之功偷得避嫌之便而無後咎此人臣不忠之利非明主社稷之福也臣不敢避斧鉞之誅謹昧死以聞充國初奏事議臣非難充國兵在外已經夏五人最在後十三人有詔詰前言不便者皆頓首服於是詔報聽之京兆尹張敞上書言充國兵在外已經夏

發隴西以北安定以西吏民給輸田事廢業無餘積雖羌虜必破來春民必困乏願令諸有罪非盜賊受財殺人犯不道者皆得以差入穀此八郡贖罪務益致穀以備預百姓之急事下有司左馮翊蕭望之曰民含陰陽之氣有仁義利慾之心在上之教化雖堯舜在上不能去民利慾之心而能令其利慾不勝仁義也雖桀紂在上不能去民好義之心而能令其好義不勝利慾也故堯舜桀紂之分在於義利而已矣故道民不可不慎也令民以粟贖罪則富室得生貧者獨死是貧富異刑而法不一也人情父兄因繫閒以財得生為人子弟者將不顧死傷之患敗亂之行以赴財利救親戚一人得生十人已死如此則伯夷之行壞公綽之名滅政教一傾不可卒復古者藏財於人不足則取之有餘則與之故詩云爰及矜人哀此鰥寡上惠下也又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下惠上也今西邊之役民失作業雖戶賦口斂以贍其用古之通道也百姓莫以為非以死救生恐未可陛下布德施教教化既成堯舜無以加也今議開利路以傷既成之化臣竊痛之上復下其議敞曰令罪人出錢減死便於煩擾良民橫興賦斂又諸盜賊及殺人犯不道者皆不得贖首匿見知縱犯所不當得為人之屬議者或頗言其法不可蠲除今因此令贖甚明何傷教化所亂甫刑之罰小過赦薄罪贖有金選之品其所從來久矣何賊之所生今涼州方秋饑之時民尚饑乏況至來春必將大困不早慮賑卹必全之策而引常經以難常人常人可與守經未可與從權也望之復對曰先帝聖明賢良在位立憲垂法為無窮之基故今布令曰遣郡數被兵離饑寒天絕天年父母相失天下共給其費故為軍旅卒暴之事臣聞天漢四年常使罪人贖罪出錢五十萬減死一等豪強吏民請奪假借至為盜賊以贖罪姦邪並起臣以為使死罪贖之敗也故曰不便時丞相御史大夫以為羌虜且破轉輸略足相給遂不施行敞議賜大司農朱邑子黃金百斤以奉祭祀邑

字仲卿廬江人身為列卿居處節約俸祿以供九族鄉黨家無餘財敦厚公正不可交以私上甚重之將死屬其子曰我故桐鄉嗇夫其民愛我必葬我桐鄉後世子孫奉祀不如桐鄉桐鄉民為起立祠歲時常祭之是歲韓增為大司馬車騎將軍封龍額侯

二年春正月乙丑甘露降鳳凰集於京師羣鳥從之有萬數夏五月西羌平斬其首惡大豪楊玉首以降置金城屬國以處降羌赦天下後將軍充國還所善浩星賜迎說充國曰衆人皆以破羌強弩將軍出擊斬首獲降虜以破壞然有識者以為虜勢窮困兵雖不出必自服矣雖然將軍即見上宜歸功於二將軍充國曰吾年老矣爵位已極豈嫌伐一時之功哉兵勢國之大事當為後法老臣不以餘命一為陛下言兵之利害卒死誰當復言之者卒以其意對上然其計武賢由是怨充國上書告充國子中郎將印前從軍在西羌時言車騎將軍張安世常不快上意上數欲誅之印家將軍為上言安世事孝武皇帝數十年稱忠謹宜見全恕由是得免印又坐禁止而入至充國幕府司馬中亂屯兵印下吏自殺充國乞骸骨賜金安車駟馬免罷就第充國初以司馬從貳師將軍擊匈奴大為虜所困漢軍乏食數日死傷者多充國與壯士百餘人潰圍陷陣貳師引軍隨之遂得解身被二十餘瘡武帝數之擢為車騎將軍長史本始之際與霍光定策安宗廟封營平侯秋匈奴大亂日逐王先賢單于來降時衛司馬會稽人鄭吉使護鄯善西南道以攻破車師日逐王請降於吉吉發諸國兵五萬人迎日逐王口萬二千人小王將十二人及河曲頗有亡者吉追斬之遂將詣京師封日逐王為歸德侯吉為安遠侯使吉并護車師以西北道故號都護都護之號自吉始也於是吉始中西域而立幕府治烏壘城鎮撫諸國漢之號令頒於西域始自張騫而成於鄭吉九月司隸校尉蓋寬饒下獄自殺寬饒魏人為儒學者所宗剛直公清數干犯上意在位久不遷越先之者多

寬饒自伐其行能意終不滿時上方用刑法任中書官
寬饒奏封事曰方今聖道浸微儒術不行以刑獄為周
名以法律為詩書又引易傳言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
下家以傳子孫官以傳聖賢若四時之運成功者去不
得其人不居其位書奏上以寬饒為怨謗下其書時執
金吾議以為寬饒盲意欲求禪大逆不道遂下獄諫議
大夫鄭昌上書曰司隸校尉食不求飽居不求安進有
憂國之心退有死身之義上無許史之屬下無金張之
舊令遂揖衛尉衛尉私使寬饒寬饒以令詣府門謁辭
尚書尚書責問衛尉由是不敢私使而司馬不拜寬饒
為司馬斷其單衣令短躬按行士卒撫循之甚有恩信
及歲盡交代上臨饗罷衛士卒數千人皆叩頭請留一
年以報寬饒厚德匈奴單于遣名王奉獻賀正始和親
三年春起樂遊苑二月丙辰丞相魏相薨四月戊辰御
史大夫郔吉為丞相吉起刑法小吏及為丞相以禮讓
臨下掾吏嘗有罪輒與長休假無按驗吉曰丞相府有
按吏之名竊陋焉公府不按吏自吉始也馭吏嗜酒醉
嘔吐吉車茵西曹白命斥之吉曰以醉之失去士此人
下之酒酣作樂長信少府檀長卿起舞為沐猴與狗鬬
坐皆大笑寬饒不悅仰視屋而歎曰富貴無常忽輒易
人此如傳舍所閱多矣唯謹慎者得久矣君侯可不戒
之因起趨出劾奏長信少府以列卿而猴舞失禮不敬
上欲罪少府許伯為請乃止寬饒初為衛尉司馬先是
司馬在部見衛尉拜謁常為衛尉徑役使市賈寬饒按
舊令遂揖衛尉衛尉私使寬饒寬饒以令詣府門謁辭
尚書尚書責問衛尉由是不敢私使而司馬不拜寬饒
為司馬斷其單衣令短躬按行士卒撫循之甚有恩信
及歲盡交代上臨饗罷衛士卒數千人皆叩頭請留一
年以報寬饒厚德匈奴單于遣名王奉獻賀正始和親
三年春起樂遊苑二月丙辰丞相魏相薨四月戊辰御
史大夫郔吉為丞相吉起刑法小吏及為丞相以禮讓
臨下掾吏嘗有罪輒與長休假無按驗吉曰丞相府有
按吏之名竊陋焉公府不按吏自吉始也馭吏嗜酒醉
嘔吐吉車茵西曹白命斥之吉曰以醉之失去士此人
酒狂丞相笑曰次公醒而如狂何必酒也坐皆屬目卑

將安所容乎西曹恐之此不過汙丞相車茵耳後遠虜入塞發奔命卒至此馭吏習邊事見驛騎持赤白囊知虜入塞遽白吉因曰恐虜復入長吏皆老不任兵馬宜可預視吉即按省未畢有白問至吉具對御史大夫不能詳知所以得讀讓而吉見謂憂邊思職吉歎曰士無不可容向不聞馭吏之言何見勞勉之有吉嘗逢見羣鬬死傷橫道邊不問前行見人逐牛牛吐血喘息吉使騎問逐牛行幾里已喘掾吏獨謂丞相前後失問以識方春少陽用事未可以暑恐牛近行用暑喘此時氣失節恐有所傷害三公典調陰陽職所當憂是以問之吉子顯為議曹掾從祀高祖廟至夕牲日乃使出取齋衣吉怒曰宗廟至重而顯不敬亡吾爵者必顯也秋七月甲子大鴻臚蕭望之為御史大夫八月詔曰吏不廉平則治道衰今小吏皆勤事而俸祿薄欲無侵漁難矣其益吏百石已下俸五十斛是歲光祿大夫梁丘賀為少府賀字長翁琅邪人初以能心計為武騎後為郎上祠孝昭廟先驅旄頭大劾捷墜於地首陷泥中刃向上乘輿馬驚於是上召賀筮之曰有兵不吉上還乃使有司代祠是時霍氏外孫任宣為代郡太守坐謀反誅宣子章為公車丞夜亡乃玄衣服入廟執戟郎問欲為逆發覺伏誅其後明而入廟自此始也賀以筮有應由是近幸為大夫至少府為人小心周密上信重之賀明易賀子臨亦精於易為黃門侍郎講論於石渠四年春二月詔曰迺者鳳凰甘露降集京師嘉瑞並見修興五帝太一后土之祠鸞鳳翔翔降集於旁齊戒之暮神光顯著及薦俎之夕神光交錯或登於天或降於池從四方來集於壇上帝嘉饗海內承福其赦天下賜民爵一級鰥寡高年帛夏五月潁川太守黃霸以治行尤異秩二千石賜爵關內侯加賜黃金百斤潁川吏民有行義者爵人二級力田一級其貞潔順女賜帛霸為政尚

先教化而後刑罰務農桑節用殖財去食穀馬聰明盡知下情嘗使吏人有所按察吏還霸勞曰甚苦食於道旁乃為鳥所盜肉吏大驚以為神以霸且知其委曲毫釐不敢有隱民有鰥寡孤獨死者霸告吏曰某處大木可為棺某亭豬子可為祭吏往皆如其言吏民不知所出皆稱神明姦人去入他境郡丞老病耳聾督郵白欲逐之霸不聽或問其故曰數易長吏送故迎新之費乃為姦吏因緣公私費耗甚多皆出於民新長吏又未必賢凡治道去其太甚耳霸外寬內明得吏民心戶口歲增治為天下第一五月詔郡國舉賢良匈奴遣弟呼留若勝之來朝冬十月有鳳十一集杜陵十有一月河南太守嚴延年有罪棄市延年為治嚴酷冬月傳屬縣囚會府下流血數里河南號曰屠伯府丞年老頗悖素畏延年恐見中傷延年實親厚之而丞愈自恐自笮得死卦乃求告至京師上書言延年罪名十事拜奏因飲藥自殺以明不欺事下按驗有此數事延年坐誹謗政理不道先是延年母從東海來適見報囚母怒延年曰天道神明人不可獨殺行矣去汝東歸除掃墓地待汝耳母還歸復為宗族昆弟言之後歲餘而誅矣延年雖酷然敏於政事令行禁止郡國肅清先是為涿郡太守豪強放縱盜賊橫行吏民皆曰寧負二千石無負豪強大家延年至則按誅大姓高氏等所殺十人郡中畏慄道不拾遺初上即位延年為御史劾奏霍光擅廢立主上無人臣禮大不道奏雖寢朝廷肅然敬憚之延年凡弟

五人皆有吏才至二千石大官東海賢於嚴母號曰萬石嚴氏延年次弟彭祖有才藝學春秋明傳經注記即名嚴氏春秋也官至左馮翊太子太傅不求當世為儒者宗或謂彭祖曰天時不勝人事君不修小禮曲意無貴人左右之助經義雖高不至宰相矣願少自勉彭祖曰大凡通經術故當修先王之道何可委曲從俗苟求富貴乎卒以太傅官終十有二月鳳凰集上林

前漢紀卷十九

前漢紀卷二十

漢 荀悦 撰

孝宣皇帝紀四

五鳳元年春正月上幸甘泉宮郊泰時皇太子冠賜列侯嗣子爵五大夫為父後者爵一級冬十有二月乙酉朔日有蝕之左馮翊韓延壽有罪棄市延壽字長公燕人也先是為東郡太守放散官錢奢僭逾制御史大夫蕭望之按驗之丞相邴吉以為更大赦不須考會按効望之在左馮翊時放散稟穫官錢數十萬吏掠治急引與望之為姦延壽効望之按殿門禁止望之望之自奏職在總領天下聞事不得不問而為延壽所拘持上由是不直延壽各令窮竟所考望之果無事實而御史按驗東郡具得延壽在東郡時試騎士治飾兵車畫龍虎朱雀延壽駕駟馬車羽葆鼓車歌車功曹引車駕駟馬載棨戟五騎為伍分左右部軍正假司馬十人持幢傍轂延壽坐射室騎吏持戟夾階列衛騎士兵車四面營陣被甲鞮鍪居馬上抱弩負箙又使騎士戲車弄馬又取官銅物候月蝕鑄作鈒鉤鐔放效尚方取官錢帛私假徭役吏民及飾車騎甲用三百萬以上於是望之劾延壽前既之効奏延壽上僭不道事下公卿公卿議以延壽無狀又証訴典法大臣欲以解罪狡猾不道坐棄市死然延壽為治甚得吏民心吏民數千人送至渭橋老小扶持車轂莫不涕泣初延壽以父義諫燕剌王而死霍光顯賞其子擢延壽為諫議大夫遷潁川太守承趙廣漢之後初廣漢患郡俗名黨大族相依以憑凌長吏乃陰交構之以生其隙於是吏民多相怨讐風俗澆薄延壽乃道之以禮讓和輯其俗俾有制度為之禮節養生送死不逾禮法百姓遵用其教賣偶人車馬下埋偽物者棄之市道徙為東郡太守政理大行吏民畏而愛之其或欺負之者延壽痛自刻責豈其敢於負之何以至此吏民聞之自傷悔不復欺犯其縣尉至剌死及門下

掾自剄人救之不死因失瘡不能言延壽聞之自傷對掾吏涕泣遣醫治之甚厚復其家延壽嘗出臨上車騎一人後至勑功曹議罰府門卒當車前願有所言因曰孝經云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今旦明府早駕父駐而不出騎吏父至府門騎吏趨出父適返會明府登車以敬父而受罰得無毀大化乎延壽車中舉手曰微子太守不自知過還舍召見府門卒遂特用之卒是老書生聞延壽賢故自隱於門下以延壽在東郡治為天下最及守馮翊行縣至高陵邑人有兄弟訟田自言者延壽大傷之深自責稱病不聽事臥傳舍而縣令丞三老亦自繫待罪於是訟者深自悔皆髡鉗肉袒謝罪請以田相讓及死不復敢爭延壽見勉勵之乃起視事郡中翕然轉相勸勵周徧二十四縣莫復以自言者推其至誠吏民不忍欺也治官茂矣

二年春正月行幸雍祠五時夏四月大司馬車騎將軍韓增薨增者故韓王信之曾孫安道侯說之子增為人

寬和自守以溫顏遜辭承上接下歷事三主甚重於朝廷五月將軍許延壽為大司馬車騎將軍秋八月詔曰夫婚姻之道人倫之大者酒食之會所以行禮樂也今郡國二千石或擅為苛禁禁民嫁娶不得具酒食相賀召由是廢鄉黨之禮使民無所樂非所以導民也詩不云乎民之失德乾餱以愆勿為苛禁匈奴掘衍單于為其衆所叛兵敗而自殺於是匈奴大亂五單于爭立議者多云匈奴為害日久今可因其亂舉兵滅之蕭望之對曰春秋晉士丐興兵侵齊聞齊侯卒而還君子大其不伐喪以為恩足以服孝子義足以動諸侯前單于慕化和親夷狄莫不聞矣不幸為賊臣所殺而今伐之是乘亂而幸災也兵不以義動恐勞而無功宜遣使者弔問輔其微弱救其災患四夷聞之咸貴中國之仁義若遂衆恩得復其位必稱臣服從此德義之盛也上從之

壬午御史大夫蕭望之貶為太子太傅太傅黃霸為御史大夫是時丙吉年老上重之望之奏言三公非其人

則三光不明今歲星少光咎在臣等上以塞之意在輕
丞相詰問望之望之免冠置對後丞相司直奏言故事
丞相病明日御史大夫輒問病朝奏事會廷中差處丞
相後丞相謝御史大夫稍揖進之今丞相數病望之不
問會廷中與丞相均禮又望之自擅使守吏自給車馬
至杜陵視家事小吏冠法冠為妻先引又使買賣私所
附益凡十三萬三千上由此策貶之冬十有一月匈奴
呼邀累單于率衆來降封為列侯十有二月平通侯楊
惲坐怨望不道腰斬惲丞相敞弟以發霍氏反事封光
祿勳公廉好義讓千萬財分昆弟宗族然自伐其賢能
性刻害好發人陰伏輕慢士人卒以此敗太僕戴長樂
與惲有隙告之曰安昌侯乘車奔入北掖門惲曰嘗聞
奔車抵殿門門關折馬死而胎帝崩今復如此惲觀西
闕上指桀紂畫像曰天子過此一二問其過可以得為
師矣人有毛舜不稱而言桀紂又曰天久陰不雨春秋
所記夏侯君所言上行必不至河東矣上以為戲語悖

逆絶理下廷尉廷尉奏大逆不道請捕治之上不忍致
法免為庶人居家治產業起室宅安定太守西河孫會
宗智畧之士也與惲書戒之以為大臣廢退當闔門恐
懼不當治產業通賓客也惲報書曰自惟罪過已重長
為農夫故修賈豎之事耕桑以給公上不意當復以此
為譏也夫西河郡地魏文侯所興有段干木田子方遺
風尚節儉明去就之分今足下離舊土臨安定山谷間
毘戎舊壤子弟貪鄙豈習俗移人於今乃覩子之志矣
方今盛漢之隆願勉旃無多談惲兄子安平侯譚謂惲
曰西河太守杜侯前以過絀今復徵為御史大夫侯罪
薄又有功勞且復用惲曰有功何益縣官不足為盡力
譚曰縣官實然蓋司隸韓馮翊俱盡力吏皆坐事誅駟
馬隤佐成告之下廷尉按驗得惲與會宗書上惡遂誅
惲妻子徙合浦譚坐不諫止惲與相應答有怨望語免
為庶人公卿奏收朋黨友皆免官京兆尹張敞亦被奏
獨寢不下會敞使捕賊掾吏絮舜有所按驗以敞當免

曰五日京兆尹耳不肯為按事敞聞之即收舜強致之死罪舜家自告上欲令敞自便利即先下敞坐楊惲事免敞詣闕上印綬因從闕下於是京兆吏民解弛桴鼓起而冀州都中有大賊上思敞功效即下詔所在召敞拜冀州刺史廣川王同族劉調等為賊窟藏於王家敞自將吏民兵車數百兩圍王宮果得調等於殿屋重轑中乃斬調懸其首於王宮門因劾奏王上不忍致法削其戶冀州盜賊禁止遷太原太守郡中清淨所在治理

殷富數有嘉應益州刺史王襄欲宣風化於其民王褒作中和樂宣布歌詩選好事童子何武等令依鹿鳴之聲習而歌之上名武等觀之皆賜帛曰此盛德之事吾何以當之益州刺史因奏王褒有逸才能為文上乃徵之待詔後台褒為頌頌聖主得賢臣之意褒對曰春秋五始之要在乎審已正統而已夫賢者國家之器用也所任賢則趣舍省而功施普器用利則事力少而成效多故工之用鈍器也勞筋苦骨終日矻矻及至巧冶鑄干將之器清水淬其鋒越砥斂其鍔水斷蛟龍陸剸犀革忽若彗汜畫塗如此乃使離婁督繩公輸削墨雖崇臺五層延袤百尺而不溷者工用相得也故服絺綌之涼者不苦盛暑之鬱燠襲狐貉之煖者不憂至寒之悽慘何則有具者易其備夫賢人君子亦聖主之所以易海內也昔周公躬吐握之勞故有周室之隆齊桓設庭燎之禮故有匡合之功由是觀之明君人者勤於求賢而佚於得人人臣亦然故世必有仁聖之主而後有賢

明之臣故虎嘯而風起龍興而致雲蟋蟀侯秋吟蜉蝣出以陰易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詩曰思皇多士生此王國故聖王必待賢臣而弘功業焉士亦俟明主以顯其德上下俱欲歡然交欣千載一會愉悅無斁翼乎如鴻毛之遇順風沛乎若巨魚之縱大壑其得意如此則胡禁不止何令不行化溢四表橫被無窮遐夷貢獻萬祥必臻是以聖主不徧闚望而視以明不殫傾耳而聽以聰思從祥風遨德輿和氣遊太平之責塞優游之望得遵遊自然之勢恬淡無為之場休徵自至壽考無疆何必偃仰屈伸若彭祖噓唏呼吸如喬松眇然絶俗離世哉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信乎其以寧也是時上頗好神仙故褒對及之項之拜褒為諫議大夫數為辭賦方士言益州有金馬碧鷄之寶可祭致之使褒祠焉道病死六月辛巳西河太守杜延年為御史大夫安和寬裕論議持平稱為名臣是歲置西河屬國都尉以處匈奴降者

四年春正月廣陵王胥有罪自殺胥好倡樂逸遊力能扛鼎空手搏罷氂猛獸動作無法度昭帝時數使巫祝詛上即位胥曰太子孫何以反得立復祝詛如前楚王延壽謀反胥與私通書延壽既誅辭連及胥有詔勿治後復祝詛胥宮中棘生十塹塹赤葉白如素池中水變赤魚死有鼠舞王後庭中後祝詛事發覺有司按驗胥惶恐自殺謚曰厲王其子為庶人匈奴單于稱臣遣弟谷蠡王入侍以邊寨無寇減戍卒十二大司農丞耿壽昌為算能商功利奏言故事歲漕關東穀四百餘斛以給京師用卒六萬人宜糴三輔弘農河南上黨太原郡穀足給京師可以省關東漕卒半又奏邊郡皆築倉以穀賤時增價而糴以利農貴時減價出糴以贍貧民名曰常平倉民便之乃賜壽昌爵關內侯是時糴穀甚賤農人少利故設常平倉而蔡揆以好農而為使者勸農於郡國昔李悝為魏文侯作盡地力之教以為地方百里提封九萬頃除山澤邑居三分減一為六萬頃治田勸

農則畝益三斗不勸損亦如之增減轉為穀百八十萬石矣故農事不可以不勸糴甚貴則傷民糴甚賤則傷農民傷則離散農傷則國貧故甚貴甚賤其傷一也善為國者使民無傷而農益勸今五口之家治田百畝歲常不足以自供若不幸即有疾病死喪之費則至於甚困是以民不勸耕而糴至於甚貴也是故善平糴者必視歲上中下上熟自三下熟自倍飢亦如之故上熟官糴三而舍一中熟官糴二而舍一下熟官糴一而舍一使民適足價平則止小饑則發小熟之所斂而糴之大饑則發大熟之所斂而糴之以相贍補故雖遭饑饉糴不甚貴而民不散穀價常平行之魏國魏國強富夏四月辛丑朔日有蝕之是謂正月朔慝未作春秋左氏傳以為重遣丞相御史掾吏二十四人循行天下冤獄察擅為苛禁深刻不改者

甘露元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時匈奴呼韓邪單于

遣子右賢王銖婁渠堂入侍而呼韓邪凡左賢王自立為郅支單于遣子入侍三月丁巳大司馬車騎將軍許延壽薨夏四月黃龍見新豐建章未央長樂宮鍾及筍虡銅人皆生毛長二寸許甲申太上皇廟災甲辰孝文廟災上素服五日冬呼韓邪單于遣弟左賢王朝賀二年春正月立皇子嘉為定陶王後徙為楚王詔曰乃者鳳凰甘露降集黃龍登興醴泉滂流枯槁榮茂神光並見咸受禎祥其赦天下減民算三十賜諸侯王丞相將軍二千石金錢各有差賜民爵女子百戶牛酒鰥寡孤獨高年帛朱崖郡亂夏四月遣護軍都尉張禄將兵擊之御史大夫杜延年賜安車駟馬免五月己丑廷尉于定國為御史大夫秋九月立皇子宇為東平王冬十月幸雲陽宮營平侯趙充國薨謚曰壯武侯以功德與霍光等圖畫相次於未央宮第一曰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霍光次曰衛將軍富平侯張安世次曰車騎將軍龍額侯韓增次曰後將軍營平侯趙充國次曰丞相

高平侯魏相次曰丞相博陵侯郎吉次曰御史大夫建平侯杜延年次曰宗正陽城侯劉德次曰少傅梁丘賀次曰太子太傅蕭望之次曰典屬國蘇武皆有功德知名當世以明著中興輔佐列於方叔召虎仲山甫焉至成帝時西羌常有警成帝思將帥之臣詔黃門侍郎揚雄即充國畫像而頌之曰明靈惟先戎有先零先零猖狂侵我西彊漢命虎臣惟後將軍整我六師是討是震既臨其域喻以威德有守矜功謂之弗尅請奮其旅于罕之羌天子命我從之鮮陽營平守節屢奏封章料敵制勝威謀靡亢遂尅西戎旋師于京鬼方賓服罔有不庭昔周之宣有方虎詩人歌之乃列于雅在漢中興充國作武糾糾桓桓亦紹厥緒

三年春正月行幸甘泉宮郊泰時匈奴呼韓邪單于為郅支所破遂稱臣來朝上議其儀丞相御史大夫定國議以為聖主先諸夏而後夷狄其禮儀宜如諸侯王位次其下太子太傅蕭望之議曰單于夷狄禮儀非正朔所加故稱敵國宜待以不臣之禮位在諸侯王上鑾夷稽首稱藩中國讓而不臣此羈縻之義謙厚之禮也書曰戎狄荒服言其來往荒忽無常如使匈奴後嗣不關於朝饗不為叛臣信讓行乎蠻夷福祚延於無窮此萬世之長策也上令單于在諸侯王上贊謁稱藩臣而不名賜以璽綬冠帶衣裳安車駟馬黃金錦繡繒絮使有司導單于先行就邸

荀悅曰春秋之義王者無外欲一於天下也書曰西戎即序言皆順從其序也道理遼遠人物介絕人事所不至血氣所不沾不告諭以文辭故正朔不及禮義不加非導之也其勢然也王者必則天地天無不覆地無不載故盛德之主則亦如之九州之外謂之藩國蠻夷之君列於五服詩云自彼氐羌莫敢不來王故要荒之地必奉王貢若不供職則有辭讓號令加焉非敵國之謂也故遠不間親狄不亂華輕重有序賞罰有章此先王之大禮故舞四夷之樂於四門之外不備其禮故不見

於先祖獻其志意音聲而已望之欲待以不臣之禮加之以王公之上僭度失序以亂天常非禮也若以攉時之宜則異論矣二月單于罷歸遣衛將軍車騎將軍騎都尉萬六千騎送單于單于歸幕南保光禄城而郅支單于遠遁匈奴遂定詔曰乃者鳳凰集新蔡衆鳥四面行列而立以萬數其賜汝南太守帛百疋新蔡長吏三老孝弟力田鰥寡孤獨帛各有差賜吏民爵二級無出今年租三月已巳已丞相黃霸薨五月甲午御史大夫于定國為丞相初定國父于公為東海郯縣獄吏郡決曹掾決獄甚明罹法者皆無恨郡中為之立生祠東海有孝婦少寡無子養老姑甚謹姑欲嫁之終不肯去姑告鄰人曰我年老久累丁壯其後姑自剄而死姑女告婦殺我母吏驗治甚急孝婦自誣服具獄上府于公以為婦孝養姑十餘年以孝聞於天下必不殺也太守不聽于公爭不得乃抱具獄哭於府門上因辭病去郡中枯旱三年及後太守方台于公于公曰前有孝婦不當死

杜誅谷儁在是乎於是太守殺牛自祭孝婦因表其墓天乃大雨定國父于公其里門閭壞父老方共治之于公曰少高大令容駟馬高蓋我治獄多陰德子孫必興故人為之語曰于公高門以待封嚴毋除地以望喪定國少為文法吏及在卿位乃迎師學春秋身執經北面備弟子禮謙讓恭敬士雖貧賤徒步皆與均禮為廷尉八年持法平端朝廷稱之曰張釋之為廷尉天下無冤民于定國為廷尉天下自不冤然好飲酒至一石不能亂蓋精明郯吉之薨也薦杜延年于定國陳萬年皆以次見用後太僕陳萬年為御史大夫萬年沛人也外行廉平內行修飭在位稱職然善事人郯吉疾病中二千石以下謁問疾吉遣家丞謝之已皆去唯萬年獨留昏夜乃歸好為曲意如此子咸剛直有異才萬年嘗召咸牀下教戒之咸瞋頭觸屏風萬年怒之咸叩頭謝曰具曉所言大人乃教咸諂也萬年乃不復言後為御史中丞執法殿中公卿以下皆敬憚之頗言石顯長短為顯

所奏坐漏洩省中語下獄減死後歷州郡所在令行禁止官至少府其治嚴酷倣嚴延年然性奢侈其廉不及詔諸儒博士講五經同異於石渠太子太傅望之平其議上親稱制臨決焉乃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書穀梁公羊春秋左氏傳博士各令其屬講論異同太子太傅堪以選為之冬烏孫公主來歸年七十餘矣與烏孫男女二人俱來賜田宅奴婢朝見儀比於公主焉

四年夏廣川王海陽有罪廢遷房陵冬十月丁卯未央宮宣室閤災

黃龍元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匈奴呼韓邪單于來朝禮賜如初二月單于歸國詔曰朕既不明數申詔公卿大夫順民所疾苦今吏或以不禁姦邪為寬大縱釋有罪為不苛或以酷惡為賢皆失其中奉詔宣化如此豈不謬哉方今天下少事賦役省減兵革不動而民多貧盜賊不止其咎安在上計簿務為欺慢以避其課三公不以為意朕將何任御史計簿有疑不實者按之

使真偽無相亂三月星孛于王良閒道入紫微宮是歲未央宮殿輅軨宮中雌雉化為雄毛衣變而不鳴無距冬十有二月甲戌帝崩於未央宮

讚曰本紀稱孝宣之治信賞必罰綜核名實政事文學法治之士咸精其能至於伎巧器械之資後世鮮能及之亦足以知吏稱其職民安其業遭植匈奴乘亂推亡固存申威北狄單于慕義稽首稱藩功光祖宗業垂後嗣可謂中興德侔殷高宗周宣矣漢武之世得賢為盛公孫弘倪寬以鴻漸之翼困於燕雀卜式發迹於牧羊之閒非遇其時焉能致斯位乎孝武踐阼方用文武求賢如不及始以蒲輪迎枚生見主父偃而歎息羣士慕義異人並出卜式試於芻牧桑弘羊擢於賈豎衛青奮於奴僕日磾出於降虜斯亦當時拔築飯牛之徒明矣漢之得人於斯為盛儒雅則公孫弘董仲舒倪寬篤行則石建石慶質直則汲黯卜式推賢則韓安國鄭當時定律令則趙禹張湯文章則司馬相如滑稽則東方朔

牧皐應對則嚴助朱買臣歷數則唐都洛下閎協律則李延年運籌則桑弘羊奉使則張騫蘇武將帥則衛青霍去病受遺則霍光金日磾其餘不可勝紀是以興造功業制度遺文後世莫及至孝宣承統繼修鴻業亦講論六藝招選茂異而蕭望之梁丘賀夏侯勝韋玄成嚴彭祖尹更始以儒術進劉向王褒以文章顯將相則張安世趙充國魏相丙吉于定國杜延年治民則黃霸王成龔遂邴信臣韓延壽尹翁歸趙廣漢張敞之屬皆有功迹見於後世參之名臣亦其次也

覆校官檢討臣季學錦
校對官庶吉士臣裘 謙
謄錄監生臣蔣瞻岵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前漢紀卷二十一至二十三

詳校官編修臣汪鏞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六千九百四十六 史部

前漢紀卷二十一

漢 荀悅 撰

孝元皇帝紀上

皇帝癸未即位年二十六初宣帝寢疾引外屬侍中樂陵侯史高太傅蕭望之少府周堪至京中拜高為大司馬車騎將軍望之為前將軍光祿勳堪為光祿大夫皆受遺詔輔政領尚書事望之薦諫議大夫劉向以博學忠直為散騎宗正給事中

初元元年春正月辛丑孝宣皇帝葬杜陵赦天下賜諸侯王公列侯金二千石以下錢帛各有差封皇后兄侍中中郎將王舜為安平侯丙午立皇后王氏封皇后父禁為陽平侯禁即魏郡元城人也其先齊田氏濟北王安之後其子孫廢為庶人時人謂之王家因氏焉禁父字翁孺武帝時為繡衣御史捕逐羣盜黨與及長吏多所縱活而暴勝之奏殺二千石以下及通行酒食相連坐者大郡至斬萬有餘人翁孺以奉使不稱職免翁孺

歎曰吾聞活千人者有封子孫吾所活萬餘人矣後世其興乎翁孺徙居魏郡元城人建公曰昔春秋時沙麓崩晉史卜之曰陰為陽雄土火相乘沙麓崩後六百四十五年宜有聖女興其齊田氏孚元城東郭五鹿墟即沙麓地也今翁孺徙正值其地日月當之矣皇后字正君方娠正君夢月入懷長大許嫁未入門夫輒死禁怙之相者言當大貴年十八宣帝時入掖庭為家人子以配太子一見殿內即幸有娠生男即成帝也遣使者徵瑯邪王吉貢禹吉年老道病卒禹至拜諫議大夫王吉與禹相善世稱王陽在位貢公彈冠言其趣舍同也始吉居長安東家有棗枝垂吉庭中吉婦取其棗以啗吉吉後知之乃去其婦東家見吉去婦欲伐樹鄰人止之因固請吉婦還里中為之語曰東家有樹王陽去婦東家樹完去婦復還其勵節如此貢禹字少翁初為河南令以職事為府官所責免冠謝禹曰冠一免豈可復冠遂去官以明經潔行自修上既見禹虛已問以政事禹曰古者宮室有制度宮女不過九人秣馬不過八匹墻塗而不雕木磨而不刻車服器物皆不文畫苑囿不過數十里與民共之高祖孝文孝景皇帝修古節儉宮女不過十餘人厩馬不過百餘匹後世轉為奢侈臣下亦相倣效故大夫僭諸侯諸侯僭天子天子過天道今齊三服官作工數千人一歲所費數千萬杯碗器物皆文畫金銀飾之厩馬數萬匹民饑而死或人相食厩馬食粟患其大肥乃日步作之王者受命於天為民父母固當如是乎武帝時又多取好女至數千人以填後宮及棄天下昭帝幼弱霍光不知禮正多藏金銀財物鳥獸六畜之類凡百九十物又取後宮女置園陵大失禮逆天心後遂遵之使天下化成下及百姓皆逾制度唯陛下大減損輿服御物三分去二察後宮賢女留二十餘人餘悉歸之及諸園陵女無子者宜皆遣之厩馬可無過數十匹獨舍長安城南苑以為田獵之囿餘皆復為田以賜貧民天生聖人蓋為萬民非獨令自娛樂而已此獨

可以聖心參諸天地揆之往古不可與臣下議也若其阿意順旨隨君上下臣禹不勝眷眷不敢不盡愚上喜納其忠詔三輔太常郡國公田及苑可省者以賑貧民凡禹所言後多施行之夏四月光禄大夫王褒等七人循行天下存問耆老鰥寡孤獨失職之民登延賢俊招顯側陋觀風俗之化詔國被災害甚者無出今年租賦江淮陂湖園池以貸貧民勿收租稅賜宗室屬籍者馬一匹至二駟孝弟力田鰥寡孤獨帛吏民五十戶牛酒

秋八月屬國降胡萬餘人亡入匈奴九月關東諸郡國十一大水饑人相食詔宮館希幸御者勿繕治減食穀馬食肉獸詔列侯舉茂才匈奴呼韓邪單于上書言民衆困乏詔雲中五原郡轉二萬斛穀以給之

二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賜雲陽民爵一級女子百戶牛酒立皇弟竟為清河王二月戊午隴西地震毀落太上皇廟敗縣道及城郭宮寺屋室壓殺人衆山崩地裂水泉皆湧三月立廣陵厲王太子弟霸為王罷黃

門乘輿及狗馬水衡禁苑少府佽飛外池嚴籞池田假於貧民詔郡國災甚者無出租賦赦天下夏四月立皇太子賜御史大夫爵關內侯中二千石右庶長天下當為父後者爵一級列侯錢各有差

荀悅曰賞罰者國家之利器也所以懲惡勸善不以喜加賞不以怒增刑列侯重爵不可以虛加也秋七月己酉地震詔舉直言極諫之士東海翼奉字少君待詔對曰臣聞人氣內逆則感動天地天變見於星氣日蝕地變見於奇物震動所以然者陽用其形猶人有五臟六體五臟象天六體象地故五臟病則氣色變於面六體病則伸屈見於形地震者陰氣盛也古者朝廷必有同姓以明親親必有異姓以明賢賢今左右無同姓獨以舅后之家為親異姓之臣又疏二后之黨滿朝陰氣之盛不亦宜乎臣又聞建章未央宮人各以百數皆不得天性宜為設員出其過制今異至不應災將隨之其法為大水然極陰生陽反為大旱甚則將有火災春秋宋伯姬災是也奉又上

疏曰臣聞昔盤庚改邑以起殷道聖人美之今國家郊祫寢廟祭祀之禮多不應古宮室苑囿奢侈臣愚以為誠難安居而易改作欲陛下徙都洛陽安成周之居兼盤庚之德改正制度無有繕治宮室不急之費三歲可餘一歲之畜臣聞天道有常王道無常無常者所以應有常必有非常之主然後立非常之功願陛下留神慮上異其言奉好災異占候之術為博士諫議大夫是時史高典治尚書事而蕭望之為副然望之名儒有師傅恩上信任之多所貢薦高充位而已長安令楊興說高曰將軍以親戚輔政貴於天下無二然衆庶議論休譽不專在將軍何也此誠有所聞以將軍幕府海内莫不仰望而所舉不過私門賓客乳母子弟人情忽不自知然一夫竊議語流天下夫富貴在身而列士不舉是有狐白之裘而反衣之古人疾其如此故早體勞心以求賢為務傳曰以賢難得故曰事不待賢以食難得故曰飽不俟食惑之甚者今平原文學匡衡才智有餘經學

絶倫但以無階朝廷故隨牒在遠方將軍誠召在幕府即學士翕然歸心薦之朝廷必為國器以是顯示庶衆名流後世不亦可乎高然其言辟衡為議曹史薦為郎中時蕭望之周堪劉向及侍中金敞安上子中正敢言此四人者同心輔政而中書令宏恭僕射石顯比於史高與望之不同恭顯皆嘗坐法腐刑為宦者自宣帝見任用矣及上即位多不親政事遂委顯等望之以為尚書政本宜以賢明之選自武帝遊晏後庭欲更用士人由是大與高恭顯等有隙待詔鄭朋華龍等者皆傾巧人也行汙穢欲入堪等不納更入許史因求見上怨毀望之等恭顯遂令朋龍等上書告望之欲罷車騎將軍疏退許史候望之休沐日令二人上書事下恭顯恭顯奏望之及堪向黨與相構譖訴大臣謗毀親戚欲以專權為臣不忠誣上不道請詔謁者召致廷尉上不省為下獄可其奏後聞繫獄上驚曰非但廷尉問邪乃責顯恭即日出望之等令視事顯恭因令史高言上曰陛下

新即位未有德化聞於天下先驗師傅既下獄又虛出之宜因決免之於是詔收望之印綬及堪向敞連坐皆免而朋龍為黃門侍郎自此忠臣退而奸臣用事六月關東大饑齊地人相食秋七月詔吏發倉廩府庫賑饑寒者上重望之不已乃下詔曰故前將軍望之傅朕八年厥功茂矣其賜爵關內侯食邑六百戶給事中朝朔望上方欲以望之為宰相會望之子侍中散騎常侍中郎將伋上書訟望之前事事下有司奏望之前所坐明白無譖訴者而教子上書稱引無辜之言失大臣之體大不敬請捕之顯恭等知望之素高節不屈奏曰望之深怨望歸非於上自以托師傅恩德終不坐非頗屈於牢獄抑其快快之心則聖朝無以施德厚上曰蕭太傅素剛直安肯就獄顯等曰人命至重望之所坐罪必無所憂上乃可其奏顯等於是遣謁者促名望之因命太常急發執金吾圍其第使者至望之欲自殺其夫人止之以為非天子意望之以問門下生朱雲素剛直好節士教之自裁望之乃歎曰吾嘗備位宰相年餘六十矣而入獄以求生不亦鄙乎遂飲藥而卒上聞之大驚拊手曰吾固疑其不就獄果然殺吾賢相太官方上食不肯食涕泣哀慟左右於是名顯等責問皆免冠謝良久乃解其子伋嗣爵關內侯歲時常遣使者祀望之冢暨終世望之八子育咸由伋皆至九卿育初為茂陵令會考課時漆令以嚴責問育為之請扶風扶風大怒曰君課第六裁自脫耳何暇與左右言及罷出傳茂陵令詣後曹當以職事對育直出不還書佐隨牽之育按劒曰蕭育杜陵男子何詣後曹遂趨出欲去官明旦會詔名入拜司隸過扶風府門而官屬掾吏數百人皆拜謁於車下咸由所在皆以功績著聞名流後世是歲丞相府家雌鷄伏子漸化為雄有冠距鳴宏恭病死石顯為中書令車騎將軍韓昌光祿大夫張猛送呼韓邪侍子以歸昌猛見單于益盛又聞大臣多勸單于北歸者恐既北則難約束因與單于盟約曰漢與匈奴各為一家世

世子孫無得相詐相殺有盜竊相報行其誅賞其有冤
發兵相救敢有背約受天不祥令子孫世世盡無違盟
昌猛與單于登弱水東山刑白馬以月支王頭所為飲
器飲血盟而旋公卿議者以為單于雖北猶不能為害
昌猛擅以國家世世子孫詛盟罪至不道有詔昌猛以
贖論勿解盟
三年春令諸侯相位在郡守下珠崖郡山南縣反上博
謀羣臣欲擊之待詔賈捐之對曰臣聞堯舜聖之盛也
禹入聖域而不優故孔子稱堯曰大哉舜曰韶盡美矣
禹曰吾無間然矣以三聖之德地不過數千里東漸於
海西被於流沙北盡朔裔南暨聲教豫聲教者則治之
不欲豫者不強治殷周之時東不過江黃西不過氐羌
南不過蠻荊北不過朔方而君臣歌德頌聲並作及秦
興兵遠攻貪外虛內而天下內叛孝文偃武行文時有
獻千里馬者詔曰鸞旗在前屬車在後師行三十里為
程騎行五十里為程朕乘千里馬獨安之乎乃還馬勑
四方無來獻當此時天下無事斷獄數百及孝武皇帝
西連諸國至於安西東過碣石至於樂浪北却匈奴數
萬里南制南海為八郡兵革數起父戰於前子鬬於後
女子乘亭鄣孤兒啼於道老母寡婦飲泣街巷設虛祭
於道傍招神魂於萬里之外廓地泰大征伐不休而天
下斷獄餘數萬人今關東困乏至有嫁妻賣子此社稷
之憂詩云蠢爾蠻荊大邦為讎言聖人起則後服中國
衰則先叛自古而患之何況反覆南方萬里外之蠻乎
駱越之人父子同臥而俗相習以鼻飲與禽獸無異有
之不足郡縣置也棄之不足惜也不擊之不損威臣竊
以往時羌渾言之暴師曾不滿一年兵出不逾千里費
四十餘萬錢大司農錢盡乃以少府禁錢續之今陛下
不忍悄悄之忿欲驅士衆捐之大海之中快心幽冥之
地非所以拯饑饉全元元也方之往古則不合施之當
今又不便臣愚以為本非冠帶之國禹貢所不及春秋
所不理皆可宜廢之無以為上以問丞相定國御史大

夫陳萬年萬年以為當擊之定國以捐之議是上乃罷珠崖郡民欲內屬者處之不欲者勿強上數見捐之言多納用後為石顯所毀稍復得見其後長安令楊興以才能幸於上捐之欲因求見謂興曰令我得見上言君蘭京兆尹立可得我前後所薦皆如其言興曰縣官嘗言興逾滕薛大夫我易助也使君房為尚書令勝五鹿充宗甚遠捐之曰令我得代充宗君蘭為京兆尹京兆尹郡國之首尚書百官本也天下宜大治士則不隔矣興曰石顯上所信用令且以合意則得入矣捐之因與興共為奏稱薦石顯又薦興京兆尹顯聞其議白之乃下興捐之獄有司劾捐之興懷詐偽更相薦舉漏泄省中語罔上不道捐之棄市興減死夏四月乙未茂陵白鶴館災本志以為白鶴館五里走馬之館不當在山陵昭穆之地天戒若曰去貴幸逸遊不正之臣勿在正位病石顯之象也赦天下夏旱立長沙煬王弟宗為王封故海昏侯賀子為侯六月詔曰朕惟衆庶之饑寒遠離父母妻子勞於非業之作衛於不居之宮其罷建章甘泉衛士令各就農詔丞相御史舉天下明陰陽者各三人

四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赦汾陰徒所過無出租賦賜民爵一級女子百户牛酒鰥寡孤獨帛皇后曾祖父濟南平陵王伯墓門梓柱更生枝葉上出屋本志以為王氏將興之象也

五年春正月以周子南君為周承休侯次位諸侯王三月行幸雍祠五時夏四月有星孛於參詔太官無日殺

宮館希幸御者齊三服官北假田官鹽鐵官常平倉博士弟子無置員以廣學者省刑罰凡七十餘事御史大夫陳萬年卒六月辛酉長信少府貢禹為御史大夫禹奏言古者民無賦算口錢今民生子三歲則出口錢故民重加困產子輒不舉甚可痛之宜令兒生七歲去齒乃出口錢年十二乃算又奏言武帝時令人犯法贖

罪入粟者補吏是以官亂民貧盜賊並起郡國畏法則擇便巧能欺上府者以為右職姦宄不勝則取勇猛苛暴能威服下者使居大位故無義而有財者顯於世欺慢而便巧者尊於朝悖逆而勇猛者貴於官行為犬豕財富勢足是為賢耳故謂居官而致富者為雄桀處姦而得利者為壯士兄勸其弟父勉其子俗之敗壞乃至於此宜除贖罪之法選舉不以實及有贓者輒行其罪無但免官則貴孝弟賤賈人進賢能廉直而天下治矣

十有二月丁未貢禹卒丁巳長信少府薛廣德為御史大夫初郅支單于怨漢擁護呼韓邪單于乃求其侍子漢遣衛司馬谷吉送之郅支單于乃殺吉遂依康居而居焉時諸葛豐為司隸劾舉無所迴避京師為之語曰司隸何闊逢諸葛上嘉之加豐光祿大夫侍中許章不奉法度賓客犯法與章相連豐按劾章欲奏其事適逢章私出豐駐車舉節詔章下欲收之章窘迫馳車去豐追之章因而入宮自閉門歸於上豐亦上奏因收奪豐節司隸去節自豐始也

前漢紀卷二十一

前漢紀卷二十二

孝元皇帝紀中

漢 荀悦 撰

永光元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時免雲陽徒賜民爵一級女子百戶牛酒鰥寡孤獨高年帛所過無出田租上留射獵御史大夫薛廣德上書言竊見關東困極民人流移陛下日日撞亡秦之鍾聽鄭衛之樂馳騁干戈縱恣於野不卹百姓臣誠悼之今士卒暴露從官勞倦願陛下亟反宮與天下同憂樂上即日還宮詔丞相御史大夫舉質樸敦厚遜讓有行者三月殞霜殺麥苗詔曰朕之不明無以知賢佞人在位掩人壅蔽民漸俗薄去禮觸刑豈不哀哉其赦天下令勵自新各務農畝無田皆假貸種食賜吏六百石以上爵五大夫勤事吏爵二級民一級女子百戶牛酒鰥寡孤獨高年帛秋七月己未大司馬車騎將軍史高賜金安車駟馬免上自酌祭宗廟出便門欲御樓船薛廣德當乘輿免冠頓首曰宜從橋上曰大夫冠廣德曰陛下不聽臣言臣自刎頸以血汙車輪陛下不得渡矣上不悅先驅光禄大夫張猛曰主聖臣直從橋安乘船危御史大夫言可聽上曰曉人不當如是耶乃迴橋廣德病賜安車駟馬免辛亥太傅韋元成為御史大夫九月戊子侍中衛尉王接為大司馬車騎將軍接者宣帝舅王無故之子也冬十有二月丞相于定國賜安車駟馬免子永嗣位至御史尚館陶公主施施者宣帝長女也賢而有行永以選尚焉周堪復為光禄勳與張猛皆給事中見親任而石顯等數譖毀之劉向以草莽臣上書曰臣聞舜命九官濟濟相讓和之至也衆賢和於朝則萬物和於野故簫韶九成鳳凰來儀擊磬拊石百獸率舞及至周之開基西郊雍雍雝雝文王之德其詩曰於穆清廟肅雝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武王周公繼政朝臣和於內萬國歡於外故得萬國之歡心以事其先祖其詩曰有來雍雍至止肅肅相

維辟公天子穆穆諸臣和於下天應報於上故周頌曰降福穰穰貽我來麰下至幽厲之際朝廷不和轉相非怨詩人疾而刺之曰民之無良相怨一方衆小人在位而邪議滛溺相是而背君子其詩曰滛滛訾訾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君子獨處守正不撓衆枉勉強以從王事則反見憎毒譖愬其詩曰僊僊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嗸嗸當此之時日月薄蝕而無光其詩曰日有蝕之亦恐之醜又曰日月鞠凶不用其行天變見於上地變動於下水泉沸騰山谷易處其詩曰百川沸騰山冢卒崩高岸為谷深谷為陵霜降失節不以其時其詩曰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此皆不知賢不肖易位之所致也自此之後天下大亂厲王奔彘幽王見弑尹氏世卿而專恣諸侯背叛而不朝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日蝕三十六地震五山陵崩沲二彗星見三野鷄夜鳴常星不見夜中星殞如雨者一火災十四長狄入中國三五石殞

墜六鷁退飛冬麋有蜚鸛鵒來巢晝晦冬無氷李梅冬實七月霜降草木死八月殺菽大雨雹雷電失序水旱饑饉蝗螽俱出衆災並起當此之時禍亂輒應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周室多禍晉敗其師於貿戎鄭傷桓王戎執其使五大夫爭權三君更立莫能正理遂至陵遲不能復興由此觀之氣和致祥氣乖致異祥多者其國安異衆者其國危天地之常德古今之通義也當今邪正雜糅忠讒並進章交公車人滿北軍朝臣乖忤分曹為黨更相譖愬不可稱言是以災異並起皆妖氣之所致也夫履衰周之迹循詩人之刺而欲成太平致雅頌猶却行而求及前人也讒邪所以並進者由上多疑心既已用賢令行善政而或譖之則賢人退而善政消矣懷多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羣枉之門讒邪進者賢人退羣枉盛者正士消故易有否泰善惡相消詩曰雨雪麃麃見睍曰消昔舜禹與驩兜共工雜處堯朝周

公與管蔡並居周位當是之時皆迭進相毀流言相謗豈可勝道哉帝堯成王能賢舜禹周公而消共工管蔡故以大治孔子與季孟俱事於魯李斯與叔孫通並宦於秦定公始皇賢李斯與季孟而消孔子叔孫通故以大亂夫治亂之端在於所信任信任既賢在於堅固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言守善固也昔孔子與顏淵子貢更相稱舉不為朋黨禹稷皐陶更相汲引不為比周何則忠於為國而無邪心也故賢人在上位引其類聚於朝故易曰飛龍在天大人造也在下位則與類俱進故易曰拔茅連茹以其彙征吉今姦邪與賢臣並進在交戰之內數設危險之言欲以傾移主上此天地所以見誡災異所以重至也自古聖王未有無誅而治者故舜有四放之罰孔子有兩觀之誅今以陛下之聖明宜深思天地之心察兩觀四放之意鑒否泰之卦觀雨雪之詩歷唐周之所進以為法原秦魯之所消以為戒考祥應之福省災異之禍以揆當時之變仰鑒前古之事宜放遠佞人之黨廣開衆正之路決斷狐疑分明去就則百異消滅衆祥並至太平之基萬世之利顯等見其書而愈與許史比周而怨向向等遂禁錮十餘年初上內重周堪而惠諸譜嫪無所信時長安令楊興嘗稱舉堪上欲以為助乃問興曰朝臣不可光祿勳何也興傾巧士也謂上疑堪因順旨曰非獨不可於朝廷自州里亦不可臣前見堪等與劉向謀毀骨肉議者以為當誅故臣前言不可也上曰然此何罪而當誅也今宜如何興曰臣愚以為賜爵為關內侯食邑三百戶勿令典事明主不忘師傅之恩此最計之得者上由是疑焉又惜其才乃遷堪為河東太守張猛為槐里令後下詔曰河東太守堪先帝賢臣命之傳朕論議正直憂國之心以不阿尊事貴孤特寡助黜退往者衆臣每有災異託咎此人朕迫逼於俗不得專心堪出之後天變仍臻衆亦晻然堪治郡未期年而三老官屬有識之士稱說其美使者過郡靡人不稱此固足以彰先帝知人朕有以自

明也其復徵堪拜光禄大夫給事中領尚書事堪病卒而顯遂誣張猛令自殺顯知專權恐左右耳目一旦間已者乃時還誠取一信以為驗顯嘗出使自白日恐後漏盡還請稱詔開門上許之顯故投夜還稱詔開門後果有人上書告顯專命矯詔上笑以其書示顯顯因泣下曰陛下過私小臣屬任以事羣下無不妬嫉欲陷害者類如此非一愚臣微誠不能以一身快萬衆任天下怨也願歸樞機之職充後宮掃除之役死無所恨上以為然而憐之數勞勉之益信任厚其賞賜貴至萬數初顯殺望之知天下怨已因薦貢禹而深禮事之明進賢不妬望之其設變詐以自解免皆此類也顯見左將軍馮奉世父子為公卿著名心欲附之因薦奉世中子謁者逡為侍中逡因言顯專權不可任上怒免逡歸郎官後御史大夫缺羣臣皆薦昭儀兄野王上以問顯顯曰九卿無出野王上然昭儀兄也恐後世以陛下度越衆賢私後宮之親上曰善吾不見是乃不用野王曰人皆以內寵貴我獨以內寵賤自此公卿以下畏顯重足一跡矣

荀悦曰夫佞臣之惑君主也甚矣故孔子曰遠佞人非但不用而已乃遠而絶之隔塞其源戒之極也察觀其言行未必合於道者必此人也此亦察人情之一端也偽生於多巧邪生於多慾是以君子不尚也禮與其奢也寧儉事與其煩也寧畧言與其華也寧質行與其絲也寧朴孔子曰政者正也夫要道之本正已而已矣平直真實者正之主也故德必核其真然後授其位能必核其真然後授其事功必核其真然後授其賞罪必核其真然後信之物必核其真然後用之事必核其真然後脩之一物不稱則榮辱賞罰從而繩之故衆正積於上萬事實於下先王之道如斯而已矣

二年春二月大赦天下賜民爵一級女子百戶牛酒鰥寡孤獨高年孝弟力田帛丁酉御史大夫韋元成為丞

相左扶風鄭宏為御史大夫宏所在著名迹法度條教為後世所稱三月壬戌朔日有蝕之六月詔曰元元之民困於饑饉朕為民父母德不能覆而加其刑甚自傷焉其赦天下時災異數發上問言事得失者博士匡衡上疏曰夫朝廷者天下之楨榦公卿大夫相與修禮恭讓則民不爭好仁樂施則民不暴上義高節則民興行寬柔和順則衆相愛此四者明王所以不嚴而治也朝有變色之言則下有爭鬬之患上有自專之士則下有不讓之人上有尅勝之佐則下有傷害之心上有好利之臣則下有盜竊之民皆在本也詩云京邑翼翼四方是則今長安天子之都也親承聖化其習俗無以異於遠方郡國來者無所法則或見侈靡而倣效之宜正之本朝使海內昭然易其視聽道德興於京師淑問揚於疆外然後大教成也傳曰審好惡治性情而王道興矣治性情之道必強已之不足而審已之有餘蓋聰明疏通者戒於太察寡聞少見者戒於擁蔽勇猛剛強者戒於暴仁愛溫良者戒於無斷沈靜安舒者戒於後時廣心浩大者戒於遺忘審已之所當戒而齊之以義然後中和之化應而偽巧之徒不敢比周而妄進矣今俗吏致治不奉禮讓而尚苛暴貪財而慕勢故犯法者衆姦邪不止陛下哀愍吏民觸法抵禁比年大赦而今日赦令明日犯出相隨而入獄不改其原雖歲赦之刑猶不息是時赦令數故衡對及之

荀悅曰夫赦者權時之宜非常典也漢興承秦兵革之後太愚之世比屋可刑故設三章之法大赦之令蕩滌穢流與民更始時勢然也後世承業襲而不革失時宜矣若惠文之世無所赦之若孝景之時七國皆亂異心並起姦邪非一及武帝末賦役繁興羣賊並起加太子之事巫蠱之禍天下紛然百姓無聊人不自安及光武之際撥亂之後如此之比宜無赦矣君臣失禮政教陵遲犯法者衆亡命流竄而不擒獲前後相積布滿山野勢窮刑戮將為羣盜或刑政失中猛暴橫作怨杜繁多

天下憂慘羣獄姦昏難得而治承此之後宜為赦也或赦大逆或赦輕罪或赦一方或赦天下期於應變濟時也秋七月西羌反遣右將軍馮奉世擊之奉世字子明上黨人也徙杜陵初前將軍韓增舉之自宣帝時為名臣矣上議出兵奉世曰虜無過三萬人而兵法當倍用六萬然羌衆弓矛之兵耳器不鋒利可四萬人守屯足矣奉世曰國家戰守之備久廢夷狄皆有輕邊之心今以萬人分屯數處虜見兵少必無畏懼戰則兵挫守則不足如此怯弱之形見羌人乘利諸種並會臣恐中國之役不得止於四萬人也故少發師而曠日與一舉而疾決功相萬倍固爭之不能得有詔益二千人於是奉世將萬二千騎以兩裨將至隴西分兵數處又別遣校尉救民於廣陽上谷羌虜衆多漢兵為羌所敗殺兩校尉奉世具上地形部衆多少之計願益三萬六千乃足上乃大為發兵六萬人拜太常任千秋為奮威將軍以助之奉世上書願得其衆不煩大將上不聽遂並進兵羌虜大破斬首數千級餘皆走出塞八月天雨草如汲

相膠結如彈丸是歲有獻雄雞生角者本志以為黃龍見而宣帝崩上即位皇后將立應是正宮之中鴟雞為雌不鳴不將無距者貴始萌而未成也初元元年封王婕妤父為丞相內史禁為陽平侯婕妤立為皇后故應是也丞相府史家雌雞為雄即丞相內史女之應也伏子者明已有子將距者尊已成也以永光二年禁薨子鳳嗣侯為侍中衛尉始見用雄雞生角明布威行權從此始也

卒成篡之漸矣

三年春西羌平軍罷奉世還以有功賜爵關內侯食邑五百戶三月立皇子康為濟陰王夏四月癸未大司馬王接薨七月壬戌左將軍許嘉為大司馬車騎將軍嘉上之元舅即廣漢弟延壽之子廣漢無子嘉奉其祀冬十有一月己丑地震雨水大霧復鹽鐵官博士弟子員以用不足民多復除故也四年春二月赦天下所賑貸貧民勿收責三月行幸雍

祠五畤六月甲戌孝宣帝園東闕災戊寅晦日有蝕之詔曰蓋聞明王在上忠臣布職則羣生和樂方外蒙澤今朕闇於王道夙夜憂懼不通其理靡瞻不眩靡聽不惑是以教令多違民心未得邪說虛進事無成功此天下所著聞也公卿大夫好惡未同或緣姦作邪侵削細民元元安所歸命哉詩不云乎今此下民亦孔之哀自今以後公卿大夫其勉思天戒慎身修永以輔朕之不逮直言盡意無有所諱秋七月罷衛思后園及戾后園冬十月乙丑罷祖廟在郡國者先是貢禹奏言古者天子七廟今孝景皆親盡宜毀及郡國廟不依古體宜止毋及施行而禹卒於是追思禹言乃下詔議丞相元成御史大夫宏等十七人皆曰臣聞祭者皆由中出生於心者也惟聖人為能饗帝孝子為能饗親立廟於京師之居躬親承事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尊尊之大義也五帝三王不易之道也詩云有來雍雍至止肅肅春祭於下土諸侯臣等愚以為宗廟在郡國一切勿修奏可因罷昭靈后武哀王昭哀后衛思后戾太子戾后園皆不奉祀置吏守而已諸陵分屬三輔以渭城亭部北原上以為初陵詔曰往者緣臣子之義奏徙郡國民以奉園陵令百姓遠棄先祖墳墓破業失產親戚分離人懷思慕之心家有不自安之意是以東垂被虛耗之災關中有無聊之民非久長之策詩不云乎民亦勞止訖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初陵無置縣邑使天下安土樂業無有搖動之心又罷先后父母奉邑五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三月行幸河東祀后土秋潁川水出流殺人民吏從官縣被害者與告士卒遣還冬上幸長楊布車騎大獵十有二月乙酉毀太上皇孝惠帝寢園是時丞相列侯中二千石博士等四十四人奏議曰禮始受命諸侯始封之君皆為太祖繼太祖五廟皆迭毀毀廟主藏於太祖五年而再殷祭言一禘一祫祭者言毀廟及未毀廟之主合食於太祖父為

昭子為穆孫後為昭古之正禮祭義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而以祖配之而不為立廟親盡也立親廟四親也周之所立七廟者以后稷始封文武受命而王是以三廟不毀與親廟四而七焉非有后稷始封文武受命之功皆親盡而毀成王承二王之業制禮作樂功德茂盛廟猶從毀以行為謚而已臣愚以高祖受命定天下宜為帝者太祖之廟世世不毀太上皇孝惠孝文孝景廟皆親盡宜毀皇考廟親未盡如故宜皆就太祖廟序昭穆如禮大司馬許嘉等二十九人以為孝文皇帝德化茂盛宜為帝者太宗之廟廷尉忠以為孝武皇帝改正朔易服色攘四夷宜為世宗之廟諫議大夫尹更始等十六人以為皇考廟上序於昭穆非正禮宜毀於是上重序昭穆猶立廟而已世宗留不毀

建昭元年春正月戊辰有石隕於梁國六三月行幸雍祀五畤秋八月有白蛾羣飛蔽日從東都門至軹道冬河間王元有罪廢遷房陵罷孝文太后孝昭太后寢園上幸虎圈闘獸後宮昭儀等皆坐熊逸出圈攀檻欲及上左右貴人傅昭儀等皆驚走馮婕妤直前當熊而立左右格殺熊上問婕妤曰人情驚懼何故當熊對曰妾聞猛獸得人而止恐至御座故以身當之上嗟歎而嘉之傅昭儀其慙由是與婕妤有隙婕妤即右將軍馮奉世之女傅昭儀者少為上官太后才人自上為太子得進幸為人有才畧善事人下至宮人左右飲酒醜地皆祝延之其寵有男是為定國恭王上欲殊於後宮故曰昭儀位次皇后昭儀之號自此始也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六千九百四十八 史部

前漢紀卷二十三

漢 荀悅 撰

孝元皇帝紀下

二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益三河郡太守秩中二千石戶十二萬為大郡夏四月赦天下六月立皇子興為信都王興母婕妤為昭儀閏月丁酉太皇太后上官氏崩冬十有一月齊楚地震大雨雪深五尺樹折屋壞魏郡太守京房棄市房字君明

東郡人也為郎中以言災異屢中上親幸房嘗宴見問上曰幽厲之君何以危所任何人也上曰君不明也而任巧佞房曰知其巧佞而任之耶將以為賢也上曰賢之房曰今何以驗其不賢上曰以其時亂君危而知之房曰齊桓公秦二世亦嘗聞二君而非笑之時任豎刁易牙趙高治政日亂何不以幽厲卜之而覺悟乎上曰惟有道者能以往知來耳臨亂之君各賢其臣今皆覺悟安得危亡房因免冠頓首曰春秋紀二百四十二年災異以示萬世之君今陛下即位以來災異並出人民饑饉盜賊不禁視今為治邪亂邪所任者誰與房旨謂石顯上亦知之曰然幸其愈於彼又以為不在此人房曰夫前世之君亦皆然矣臣恐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也是時房奏考功課吏法上令房上弟子曉考功者欲試用之房薦上弟子姚平任良願以為刺史臣得通籍殿中為奏事以防擁隔石顯等進言用弟子不若師上欲以房為刺史顯等知刺史當得徑奏事因言為刺史

恐太守不與同心宜以為郡守房自請歲盡得乘傳奏事上許之房既拜上封事曰辛酉以來霧氣衰去太陽清明臣獨欣然以為陛下有所定也然少陰倍力而乘消息臣疑陛下獨不得如意臣出之後恐為執事者所蔽身死而功不成及辛巳霧氣復乘太陽侵色此上大夫侵陽之氣而上意疑也己卯庚辰之間必有隔絕臣令不得乘傳奏事者房未發顯果白詔止房無乘傳奏事房至新豐復上奏曰臣以六月言遯卦不交法曰道

人始去寒涌水為災至七月涌水出臣弟子姚平謂房曰房可謂知道未可謂信道也今湧水出道人當逐死尚復何言臣獨謂曰陛下與臣尤厚雖死臣猶言也平又謂曰房可謂小忠未可謂大忠也昔秦之時趙高用事有正先者非剌高而死高威自此而成故秦之亂也正先趣之也今臣守郡竊恐未効而死惟陛下無使塞涌水之災異當正先之必死為姚平所笑房至陝復上封事曰乃者丙戌小霧丁亥霧衰去然少陰并力而乘消息戊子益甚至壬辰五十分霧氣復起此消息欲正雜卦之黨并力而爭安危之機不可不察已丑有還風盡辛卯而太陽復侵色至癸巳日月相薄此邪陰用事而太陽為之疑也臣去稍遠太陽侵奪願陛下察焉房去月餘竟徵下獄房妻父張博淮陽王之舅也欲為淮陽王求入朝奏章又良夫鄭宏道之顯告房張博誹謗朝廷註誤諸侯闚導以

邪意漏泄省中語博腰斬房棄市時年三十一房治易事梁人焦贛贛為外黃令以伺候先知姦邪盜賊不得發嘗曰得我道以亡身者京生其說長於災變分為六十四卦更直日用事有占驗焉鄭宏坐與房言免光祿勳匡衡為御史大夫

三年夏令三輔都尉及大郡都尉秩皆二千石六月甲辰丞相韋元成薨秋七月御史大夫匡衡為丞相戊辰衛尉李延壽為御史大夫副校尉甘延壽陳湯矯制發戊巳校尉屯田吏士及西域羌胡兵攻郅支單于冬斬郅支首傳詣京師時郅支強暴東擊烏孫西脅大宛諸國漢遣使三輩至康居求谷吉等尸郅支不肯奉詔而困辱漢使上書驕慢言康居困危已久願歸強漢於是湯與延壽等謀曰郅支單于威名遠震今烏孫脅大宛欲降伏康居如得此三國北擊伊婁西取安息南排月支數月之間城郭諸國危矣郅支分離所在絕遠無城郭強弩之守如發兵直詣城下彼亡則無所之守則不足

以自保千載之功可一朝而定延壽以為然欲奏請之湯曰國家與公卿議大策非衆所見事必不從會延壽聞之起大驚欲止之湯按劒叱延壽曰大衆已集豎子欲沮吾衆耶延壽遂從漢兵合四萬餘人延壽湯上疏自劾奏矯制陳言形勢兵狀即引兵分為六校尉從南道逾葱領經大宛其三校尉從北道入赤谷過烏孫經康居萬餘騎救之數奔營不利輒郝漢兵遂燒木城城中人皆入土城漢兵四面推櫓楯並入土城單于被創死得漢使節及谷吉等所賫帛書凡斬閼氏太子名王以下千五百級生虜百四十五人降虜五千餘人上議其功丞相匡衡大夫李延壽及石顯皆以為延壽湯擅興師矯制幸得不誅不宜加爵土又遣吏訊驗湯私盜金事皆不與湯故正宗劉向上疏曰郅支單于殺漢使吏士以百數事暴於外國傷威毀重陛下赫然欲討之意未嘗忘延壽湯承聖旨倚神靈總百蠻之軍攬城郭之兵出萬死之計入絕域之地遂陷康居屠五重城搴翕侯之旗斬郅支之首懸旌萬里之外揚威昆山之西而掃谷吉之冤立昭明之功蠻夷率服稽首來賓羣臣之功莫有大焉昔周大夫方叔尹吉甫為宣王誅玁狁而百蠻從之其詩曰驃驃焞焞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玁狁蠻荊來威易曰有嘉折首獲非其醜今延壽湯所誅威振天下雖易之折首詩之雷霆不能及也吉甫之歸周厚賜之其詩曰吉甫燕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千里之鎬猶以為遠況萬里之外齊桓先有匡周之功後有滅項之罪君子計功補過近事貳師李廣利損五萬之衆糜億萬之費經四年之勞而屢獲駿馬四十匹雖獲宛王之首不足復費而私罪甚衆孝武以為萬里之伐不錄其過厚加封賞今康居之國盛於大宛郅支之號重於宛王殺漢使甚於留馬延壽湯不煩漢使吏士以百數斗儲比於貳師功德相百倍且常惠隨欲擊之烏孫鄭吉迎白來之日逐猶皆列土受爵故言威武勤勞則大

於方叔吉甫列功覆過則優於齊桓貳師近事之功則高於長羅安遠大功未著小惡數布臣竊痛之上於是赦湯等矯制貪穢小罪封延壽為長水校尉湯為射聲校尉延壽食邑各三百戶延壽為宜城侯湯為關內侯北地人也本為羽林士超逾羽林亭樓以材力進湯字子公山陽人也家貧無行初富平侯張勃舉湯為茂材湯待遷父死不奔喪坐下獄論勃舉非其人削戶二百會勃薨謚曰謬侯湯立功西域世以為張勃知人初宣

帝時前將軍韓增舉馮奉世以為衛侯使持節送大宛諸國客時莎車王與諸國共殺漢所置莎車王萬年并殺漢使者奚充國匈奴發兵攻莎車師不能下而莎車遣揚言曰北道諸國已降匈奴矣於是攻劫南道與之盟而背漢鄯善以西皆絕不通奉世以莎車日強其勢難制必危西域乃矯以節告諭諸國王各發其兵合萬五千人追擊莎車莎車王自殺傳其首詣長安諸國遂平威振西域宣帝謂韓增曰賀將軍舉得人也議封奉

世以為侯丞相將軍皆曰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國家定社稷專之可也宜加爵位少府蕭望之以為奉使有所指而擅矯制違命令封奉世開內侯後奉使者競逐利要功於夷狄為國家生事不可長也宣帝從望之議及甘延壽之封也杜延年子欽上疏追訟奉世前功曰比罪則郅支薄量功則莎車衆用師則奉世於邊境為功多慮危則延壽於國家為禍深其違命生事則與奉世同延壽割地而封奉世獨不見錄臣聞功同賞異則勞臣疑罪均刑別則百姓惑願陛下下有司議之上為前世事不錄

荀悅曰成其功義足封追錄前可也春秋之義毀泉臺則惡之舍中軍則善之各由其宜也夫矯制之事先王之所慎也不得已而行之若矯大而功小者罪之可也矯小而功大者賞之可也功過相敵如斯而已可也權其輕重而為之制宜焉

四年春正月以討郅支單于功告祠郊廟赦天下夏六

月甲申中山王竟薨藍田地震山崩壅灞水安陽岸崩
壅涇水涇水逆流
五年春二月赦天下賜民爵一級女子百戶牛酒三老
孝弟力田帛絮寡孤獨帛夏六月庚申復戾后園壬申晦
日有食之秋七月庚子復太上皇寢廟園原廟昭靈后
武哀王衛思后昭哀后廟園上寢疾夢祖宗譴罷郡國
廟園上少弟楚孝王亦夢馬上召問丞相匡衡議欲復
衡言不可衡乃禱高祖孝文孝景廟陳言禮正咎在臣
外城省亭燧今纔足候望通烽火而已古者安不忘危
復修舊祀如故山陽社中大槐樹吏民伐斷之其夜樹
自復立故處
竟寧元年春正月匈奴呼韓邪單于來朝單于請妻漢
女以自親賜單于待詔掖庭王嬙字昭君為閼氏單于
上書願保塞請罷邊備塞上下有司議皆以為便郎中
令侯應以為不可許上詰問狀對曰臣聞北邊塞至遼
東外有陰山東西千餘里草木茂盛多禽獸本匈奴單
于依阻其中治作弓矢是兵固也至孝武出師征伐斥
奪其地攘之於漢北建塞徼起亭隧築外城而設屯戍
以守之然後邊境得少安漠北地平少草木多大砂匈
奴來寇抄無所藏隱從塞以南徑深山大谷往來差難
邊境長老言匈奴失陰山後過之無不哭如罷備邊戍
卒示夷狄之大利不可一也今聖德廣被單于稽首來
臣夫夷狄之情困則卑辱強則驕逆天性然也前以罷
不可復罷二也中國有義禮之則刑罰之禁愚民猶犯
禁又況單于能必其衆不犯約哉三也自中國尚設關
梁以制諸侯所以絕臣下之覬覦也設塞徼置屯戍非
獨為單于而已亦為諸屬國降民本故匈奴之人恐其
思舊逃亡四也近西羌保塞與漢交通吏民貪利侵盜
其畜產妻子以此怨恨起而背叛世世不絕今罷乘塞
則生慢易忿爭之漸五也往者從軍多沒不還者其子
孫貧困一旦走出從其親戚六也又邊人婢奴怨苦欲

走者多自知匈奴中樂無秦邊候急切何時有走塞者七也盜賊桀黠羣輩犯法如其窘急亡走北出則不可制八也起塞以來百有餘年非皆以土垣也或因山巖石木柴僵落谿谷之間稍率徒卒築治功費久遠不可勝計臣恐議者不深慮其始終欲以一切息徭役十年之後百年之內卒有他變障塞敗壞亭戍滅絕當發戍屯治繕累世之功不可卒就九也若罷戍卒省候望單于自以保塞守衛必深德漢請求無已小失其意則不可測開夷狄之隙以虧中國之固十也非所以永持至安威制百蠻之長策上乃使車騎軍口喻單于曰中國亦有闌梁非徒以備外亦以防中國之姦邪放縱出為寇害故為制度以專衆心遂不罷塞焉皇太子冠初定陶恭王有才藝曉音樂而太子頗有酒色之失王皇后無寵上有意欲立定陶王為太子數稱其才樂陵侯史丹者悼皇后之舅史恭之孫為侍中護太子家於是丹進曰所謂才者敏而好學溫故知新皇太子是也若乃罷人于絲竹鼓擊之間是則陳惠李欽高於匡衡可為相國也於是上默而笑後上疾甚數問景帝時立膠東王故事丹涕泣因以死爭之上亦以太子先帝所愛卒不易二月御史大夫李延壽卒三月丙寅太子太傅張譚為御史大夫癸未復孝惠寢廟園孝文太后孝昭太后寢廟園等夏五月壬辰帝崩于未央宮匡衡復奏言前以上體不平故復諸祀卒不蒙福請悉罷於是毀太上皇孝惠孝景帝廟罷孝昭太后昭靈太后武哀王昭哀后寢廟園丞相御史大夫奏石顯及其黨皆免官顯徙居故鄉濟南憂懣不食道病死顯之歸也留其罷物什數百萬以與故所厚萬章章不受曰石氏之禍萬氏反當為福耶章者長安大俠為京兆尹門下督嘗從至殿中侍中諸貴人爭趨揖章莫與京兆尹言者後京兆尹不復從章章既游俠亦得顯力及王尊為京兆尹誅豪桀乃殺章

荀悅曰自漢興以來至於茲祖宗之治迹可得而觀也

高祖開建大業統辟元功度量規矩不可尚也時天下初定庶事草創故詔夏之音未有聞焉孝文皇帝克已復禮躬行玄默遂至昇平而刑罰幾措時稱古典未能悉備制度玄雅禮樂之風闕焉故太平之功不興孝武皇帝規恢萬世之業安固後嗣之基內修文學外耀武威延天下之士濟濟盈朝興事創制無所不施先王之風燦然復存矣然猶好其文不盡其實發其始不要其終奢侈無限窮兵極武百姓空竭萬民疲弊當此之時天下騷動海內無聊而孝文之業衰矣孝宣皇帝任法審刑綜核名實聽斷精明事業修理下無隱情是以功光前世號為中宗然不甚用儒術從諫如流下善齊肅賓禮舊老優容寬直其仁心文德足以為賢主矣而佐臣石顯用事蔑其大業明不照姦決不斷惡豈不惜哉昔齊桓公任管仲以霸任豎刁以亂一人之身唯所措之夫萬事之情常立於得失之原治亂榮辱之機可不惜哉楊朱哭多岐墨翟悲素絲傷其本同而末殊孔子曰遠佞人詩云取彼讒人投畀豺虎疾之深也若夫石顯可以痛心泣血矣豈不疾之哉初宣帝任刑法元帝諫之勸以用儒術宣帝不聽乃嘆曰亂我家者必太子也故凡世之論政治者或稱教化或稱刑法或言先教而後刑或言先刑而後教或言教化宜詳或曰教化宜簡或曰刑法宜畧或曰刑法宜輕或曰宜重皆引為政之一方未究治體之終始聖人之大德也聖人之道必則天地制之以五行以通其變是以博而不泥夫德刑並行天地常道也先王之道上教化而下刑法右文德而左武功此其義也或先教化或先刑法所遇然也撥亂抑強則先刑法扶弱綏新則先教化安平之世則刑教並用大亂無教大治無刑亂之無教勢不行也治之無刑時不用也教初必簡刑始必畧則其漸也教化之隆莫不興行然後責備刑法之定莫不避罪然後求密未可以備謂之虐教未可以密謂之峻刑虐教傷化峻刑害民君子弗由也設必違之教不量民力之未能是

陷民於惡也故謂之傷化設必犯之法不度民情之不堪是陷民於罪也故謂之害民莫不興行則毫毛之善可得而勸也然後教備莫不避罪則纖芥之惡可得而禁也然後刑密故孔子曰不嚴以涖之則民不敬也嚴以涖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是言禮刑之並施也吾末如之何言教之不行也可以勝殘去殺矣言刑之不用也周禮曰治新國用輕典畧其初也春秋之義貶纖芥之惡備至密也孔子曰行有餘力則可以學文簡於始也繪事後素成有終也夫通於天人之理達於變化之數故能達於道故聖人則天賢者法地考之天道參之典經然後用於正矣

贊曰本紀稱孝元皇帝多才藝善史書鼓琴吹洞簫自製曲分別節度窮極要妙少好儒術及即位徵用儒生委之以政貢薛韋匡迭為宰相而上牽制文義優游不斷然寬弘盡下出於恭儉號令溫雅有古人之風烈

前漢紀卷二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前漢紀卷二十四 五

詳校官編修臣汪鏞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六千九百四十九 史部

前漢紀卷二十四

漢 荀悅 撰

孝成皇帝紀一

皇帝以宣帝時生號曰世適皇孫宣帝愛之自名曰驁字太孫常置左右三歲而宣帝崩及為太子嘗被急召不敢絶馳道行元帝遲之以狀對帝悅乃著令令太子得絶道行自此始也六月乙未即皇帝位元舅侍中衛尉陽平侯王鳳為大司馬大將軍領尚書事有司奏言

乘輿狗馬禽獸皆非禮不宜以葬奏可秋七月孝元皇帝葬渭陵冬十有一月大赦天下

建始元年春正月乙丑皇曾祖悼考廟災本志以為悼考廟不正不宜立王鳳秉政不正之象也立故河間王弟良為河間王有星孛於營室罷上林詔獄二月賜諸侯王以下至吏二千石黄金吏千石以下至二百石宗室有屬籍者三老孝弟力田鰥寡孤獨錢帛各有差吏民五十戶牛酒粟五斛大赦天下右將軍長史姚尹使

匈奴還去塞百餘里暴風火起燒殺尹等十餘人封舅
王崇為安城侯賜舅譚商立根逢時五人等爵關內侯
王鳳兄弟八人第二曰曼早亡不侯夏四月黃霧四塞
終夜下著地如黃土塵上問羣臣諫議大夫楊興博士
駟勝等以為陰氣侵陽氣之象高祖之約非有功不侯
今太后諸弟皆以無功而侯非高祖之約故天為見異
以譴失行言上以為然鳳於是乃懼上書言陛下初即
位思慕諒闇故詔臣鳳典領尚書事上無以明聖德下
無以益政治今有孛星赤黃之異咎在臣鳳伏願顯戮
以謝天下今諒闇已畢大義皆舉宜親覽萬機以當天心
因乞骸骨辭歸上報曰朕承先帝盛緒涉道未深不明
事情是以陰陽錯繆日色無光赤黃之氣充塞天下咎
在朕躬今大將軍引過自欲辭尚書事歸大將軍印綬
罷大司馬官是明朕委任大將軍庶幾有成其專心固
意輔朕不逮六月有蠅數萬集未央殿中朝者坐秋長
信少府郎信臣奏罷上林宮館希幸御者二十五所又
奏冬生菜強加溫火非時而生人不宜以供奉養信臣
守翁卿九江人也始為南陽太守好為民興利開通溝
渠水門灌溉三萬餘頃禁止嫁娶送終奢靡其化大行
吏民親愛之曰邵父上賜信臣黃金四十斤遷河南太
守治化當為第一遂入為少府八月戊午有兩月相承
晨在東方京房易傳曰君弱而婦人強為陰所乘則兩
月並出九月戊子有流星大如瓠出於文昌宮光燭地
長四五丈委曲蛇形以貫紫微宮冬十有二月作長安
南北郊罷甘泉汾陰祀匡衡之議也衡奏議曰帝王之
事莫大於承天承天之序莫大於郊祀祭天之南郊就
陽之義也祭地之北郊即陰之象也往者孝武皇帝居
甘泉宮即於雲陽立泰時今行幸長安郊見皇天反北
之太陰祠后土反東之少陽事與古制殊又至雲陽行
谿谷中阨狹百餘里汾陽即渡大川有風波舟楫之危
皆非聖主所宜數乘郡縣治道供帳吏人困苦百姓煩
費勞所保之民行危險之地殊未合於承天之意也昔

周文武郊於酆鎬成王郊於洛邑各因其居宜可徙郊長安又言郊柴饗地之義掃地而祭尚質也歌大呂舞雲門以候天神歌太簇舞咸池以祀地祇其牲用犢其席用蒿秸其罍用陶匏皆因天地之性以為神祇功德至大雖修精微而備庶物猶不足以報功故尚質貴誠以彰天地之德今甘泉紫微殿有文章刻鏤黼黻文繡之飾又致女樂石壇仙人祠廡蠻輅騵駒偶人龍馬之屬皆宜勿修又雍郡密上下時及陳倉寶鷄祠本秦伕以其意所立非禮也及北時皆高祖未定時立不宜復修奏可本志初秦文公獵於汧渭之間卜居而吉文公夢黃蛇自天而下屬於地其口止於鄜衍文公問史敦史敦曰此上帝之徵君宜祠之於是作鄜時郊祭白帝馬文公獲古石歪於陳倉北坂上祠之其神嘗以夜下光輝如流星從東南來集於祠壇至地則若雄雞其聲殷殷云野雉夜雊名曰陳寶其神或歲數來或歲不至後秦宣公作密時祠青帝後秦靈公於吳陽作上時祠

黃帝作下時祀炎帝及高祖自漢中東擊項籍入關問羣臣曰吾聞天有五帝今所祠有四何也羣臣莫知其說高祖曰吾知之矣乃待我而具五也乃立黑帝祠曰北時而洪範八政三曰祀祀者所以昭孝事祖宗通神明也旁及四夷莫不修之下及鳥獸豺獺有祭是以皇王為之典禮故有神民之官各司其序使不相亂也民神異業敬而不黷故神降之嘉瑞災禍不至及乎末世饗祀無度昏黷齊明而神不蠲嘉瑞不降而災禍至矣烈山氏王天下有子曰柱能播殖嘉穀故祠為稷虞書曰肆類於上帝禋於六宗徧於羣神又巡於四岳而柴祭焉及殷之十三世帝武丁祭之明日有雉登鼎耳以雊武丁懼而修德夢得傅說版築以為相殷道復興號曰高宗其後五世帝乙慢神悖禮震死及至周公相成王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凡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懷柔百神咸秩無文五嶽視三公

四瀆視諸侯諸侯祭其疆内名山大川大夫祭其門戶井竈中雷是謂五祀士庶人祭祖考而已淫祀有禁及季氏旅於泰山仲尼譏之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先王正人事而已不苟求福於神祇不由其道則神不饗也又有八神祠一曰天主祠天齊居臨淄南郊山下二曰地主祠太山梁父三曰兵主祠蚩尤在東平陸監鄉四曰陰主祠三山五曰陽主祠之罘山六曰月主祠之萊山皆在齊北七曰日主祠成山成山斗入海最居齊東北以迎日出八曰四時主祠琅邪八祠所從來久矣莫知其所起或曰齊太公以來作之八神祀上過則因祀之去則已長安南北郊之日有大風拔甘泉泰畤中木十圍以上者皆出

二年春正月罷雍五時二月辛巳上始郊祀長安南郊有神光並見閏月以渭城延陵亭為初陵詔舉賢良方正三月北宮井水溢出南流元帝時童謡歌曰井水溢滅竈煙灌玉堂流金門本志以為陰象春秋前有鸜鵒之謡後有來巢之驗卒有昭公居外之應井陰也竈陽也玉堂金門至尊之居陰盛而滅陽竊有宮室之象王氏之應又有童謡歌曰邪徑敗良田讒巧害忠賢桂樹花不實黃雀巢其顛故為人所羙今為人所憐本志為桂樹色赤漢家之象不實無嗣也黃雀王氏之象顛巢將有漢室辛丑上始祀后土於北郊丙午立皇后許氏大將軍許嘉女也罷少府技巧官夏大旱東平王牟有罪削二縣秋罷太子博望苑賜宗室朝請者減乘輿廐馬三所其二百八所應祀或疑無明文不可奉祀其餘四百七十五所不應祀請罷之又奏高帝武帝宣帝所立山川羣祠凡百二十餘所非典皆罷之候神方士使者副使待詔七十餘人皆罷歸

三年春赦天下囚徒賜孝弟力田爵三級諸逋租賦賑貸勿收秋關中大雨水四十餘日京師人無故相驚言大水至百姓奔走號呼長安中大亂上親御前殿台公

卿議大將軍王鳳以為太后及上與後宮可御舟船令
吏民百姓上長安城羣臣皆從王鳳議王商者宣帝舅
樂昌侯武之子曰自古無道之國水猶不冒入城郭今
政治和平何為當有大水一旦暴至此必訛言不宜令
民上城重驚百姓耳上乃止有頃長安中稍稍自定上
歎美商之固守數稱其議鳳甚慙自恨失言渭城女子
陳持弓年九歲走入城門入未央宮掖庭殿門門衛者
莫見至勾楯禁中覺而得本志以為民以水相驚者陰
氣盛也小女入宮殿者下人將因女寵而居有宮室之
象也名曰持弓有似周家檿弧之祥易曰弧矢之利以
威天下後有王莽篡天下陳氏之後也秋八月癸丑大
司馬將軍許嘉賜金安車駟馬免御史大夫張譚坐選
舉不實免冬十月光祿大夫尹忠為御史大夫十二月
戊申朔日有蝕之其夜地震未央宮中詔舉方正直言
極諫長安人谷永者衛司馬谷吉之子對策曰災異之
發各以象其類日蝕須女之分地震宮墻之內二谷同
日發厥咎不遠意者陛下志在閨闈不卹政事舉措失
中內寵大盛誠留意於正身勉強於力行損宴私之志
放淫溺之樂罷倡優之笑絕不饗之義循禮而動力行
不倦無淫於酒色無逸於游畋未有其身正而臣下邪
者也夫婦之際安危之機也昔舜釐正二妃以崇聖德
幽王惑於褒姒而周室淪亡誠修後宮之政明尊卑之
序貴不專妬賤者咸進各得其職以廣繼嗣之統息白
華之怨後宮親屬勿預政事以遠皇甫之類損女黨之
權未有閨門理而天下亂者也夫治遠自近始習善在
左右昔龍作納言帝命惟允四輔既備成王靡有過事
經曰亦惟先正克左右未有左右正而百官枉者也治
天下者尊賢考功則治簡賢退功則亂誠審思知人之
術論才選士必稱其職明度量以旌其能考功實以定
其德無用比周之虛譽無聽浸潤之譖親親則抱功修職
之吏無蔽壅之憂比周邪偽之徒不得妄進小人日消
英人日隆經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未有功賞得

於前衆賢布於官而不治者也乘遭洪水之災天下無乖叛之難者德厚恩深無怨於天下也秦居平土一夫大呼而天下分崩離析者刑罰深酷吏行殘賊誠宜選温良尚德之士以親百姓以治民命務省徭役不奪民時使咸安土樂業經曰懷保小民惠鮮鰥寡未有德厚吏良而民叛者也此五者王政之綱紀臣聞災異皇天所以譴告人主猶嚴父之明誡經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傳曰六沴作見若不恭御六沴既侵六極其下惟陛下留神大將軍武庫令杜欽對曰臣聞日蝕地震陽微陰盛臣者君之陰子者父之陰婦者夫之陰夷狄者中國之陰春秋傳曰蝕三十六地震五或夷狄侵中國或政權在臣下或妻不承夫或臣子背君父事雖不同其類一也臣竊睹人事以考變異則本朝大臣無不自安之人外戚親屬無乖刺之心闇東諸侯無彊大之國邊陲夷狄無逆禮之節此殆為後宮日以戊申蝕時加未戌未土也宮中之部其夜地震未央宮殿中此必適妾

賢聖之君制度有威儀之節則人君有壽考之福廢而不由則女德無厭女德無厭則壽命不究於高年書云或四三年言逸欲之生害也男子五十好色未衰婦人四十容貌改前以改前之容侍於未衰之年而不以禮為制則其源不可以救而後來異態後來異態則正后自疑而支庶有間適之心是以晉獻公被紹讒之謗申生受無辜之罪今聖主富於春秋未有適嗣將軍輔政宜因初始之隆尊九女之制為萬世之法夫少戒之在

色小弁之作可為寒心鳳白太后太后以為故事無之鳳又不能立制度修故事而已越嶲山崩丁丑丞相匡衡免初封樂安鄉侯以關陌為界初元年誤以平陵陌為關陌多四百頃積十餘年郡乃定國界上計簿言丞相府衡諷掾屬郡不從故所郡即復以四百頃付樂安鄉侯衡收租穀有司奏衡監臨守主專地盜土於是坐免為庶人衡字稚圭東海人父世為農夫家貧好學傭作以供資用尤精力過絕人善說詩衡子咸亦明經術位歷九卿

四年春正月癸卯有石隕於亳四隕於肥累二罷中書官官初置尚書員五人三月甲申左將軍王商為丞相夏四月雨雪五月謁者丞陳臨殺司隸校尉秦豐於殿中秋桃李實大雨水十餘日河決東郡金堤沉溉兗豫入平原千乘濟南凡灌四郡三十三縣敗毀官寺民屋廬四萬所九月長安城南鼠巢樹上桐栢尤多巢中無子冬十有一月御史大夫尹忠以河決不憂職自殺壬戌少府張忠御史大夫河堤使者王延世以竹落長四丈大九圍盛石以兩船夾載而下之二十六日河堤成上嘉其功拜為光祿大夫賜爵關內侯黃金百斤是歲京輔都尉王尊領京兆尹尊字子贛涿郡人也為人果勇初為護羌校尉送軍糧而羌反絕糧道羌兵數萬圍尊尊以千餘騎突羌虜得免後為益州刺史先是瑯邪王陽為益州刺史行部至邛僰九折阪歎曰奉先人遺體奈何數乘此險後以病去及尊行部至阪上問吏曰此非王陽所畏阪邪叱其御者驅之曰王陽為孝子王尊為忠臣居部二歲徵外蠻夷皆歸附會坐事免官會南山羣賊數百人為吏民害發校尉將射士千餘人捕逐歲餘不能擒於是以尊為京輔都尉領京兆尹事旬月之間盜賊清平乃以尊復為東郡太守河水盛溢吏民數千人爭叩頭求之尊宿隄上終不去及水盛隄壞吏民皆走惟主簿泣在尊旁尊立不動而水波稍稍

却上嘉尊勇節秩尊中二千石賜黃金二十斤
河平元年春正月匈奴復稽粲單于遣右賢王伊邪莫
演奉獻來朝正月既罷使者送至蒲阪伊邪莫演言我
欲降即不受我我自殺終不復還歸公卿議者咸言宜
如故事受其降光祿大夫谷永議郎杜欽以單于屈體
稱臣奉使朝賀無有二心而今反受其逋逃之臣是貪
一夫之得而失一國之心開有罪之臣絕慕義之君假
如單于初立欲委身中國未知利害使人詐降以卜吉

凶如受之虧德沮善令單于自疏或使者詐偽反間欲
因以生隙受之適合其契使得歸曲而貴直此誠邊塞安
危之源師旅動靜之首不可不詳不如勿受上從之問
其降狀曰我病狂妄言耳遣歸復位如故又不肯令見
漢使二月庚子泰山梁谷有鳶焚其巢巢然墮地有三
鳶觳燒死長安男子石良劉歆相與同居有物如人狀
在室中擊之為狗而走後有數人被甲持弓弩至良家
良等格擊之或死或傷皆狗也自二月至六月乃止夏
四月乙亥晦日有蝕之不盡如鉤在東井六度光祿大
夫劉向曰四月交於五月同於孝惠日同於孝昭東井
京師地且說其占恐害繼嗣大赦天下六月罷典屬國
官并大鴻臚官秋九月復太上皇廟園是時刑書煩多
上詔曰周之甫刑大辟之屬有二百今大辟刑千有餘
條律令煩多欲以曉喻衆庶不亦難乎所以天絕無辜
豈不哀哉其議減死刑及可蠲除約省者令較然易知
書不云乎惟刑之恤其審核之務惟古法朕將盡心覽
焉時有司不能廣宣主恩建立法度徒學細微小事以
塞詔書而已本志曰昔周五刑之典墨罪五百劓罪五
百宮罪五百刖罪五百殺罪五百所謂刑平國用中典
者至穆王命甫侯作五刑以詰四方墨罰之屬千劓罰
之屬千刖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
二百凡五刑之屬三千稍稍煩多矣及至戰國韓任申
不害秦用商鞅起連坐之法造參夷之誅增加肉刑大
辟為鑿額抽脅鑊烹之刑而法禁等酷矣至高祖初入

秦約法三章號為寬略網漏吞舟之魚然時尚有夷三族之令當三族者先黥劓斬左右趾笞殺之梟其首菹其骨肉於市其誹謗罵詛者又先斷其舌故謂之具五刑高后元年除三族罪至於孝文遂除肉刑而斬右趾者棄市斬左足者笞五百劓罪笞三百率不勝笞多死孝景詔定箠令笞者乃得全及孝武之時酷吏擊斷姦究不勝於是使張湯趙禹之屬修定法令作見知故縱監臨部主之法緩深故之罪急縱出之誅其後有姦猾巧

法轉相比況死罪決事比至萬三千四百七十二事文書盈於机閣典掌不能徧覩是以郡國承用者班駁或罪同而論異姦吏因緣為市所欲活即傅生議所欲陷則與死比宣帝即位深悼之始置廷尉平元帝初立下詔曰夫法令者所以抑暴扶弱欲其難犯而易避今法律煩多自典者不能分明而欲以羅元元之不逮斯豈刑之中哉其議定律令及至孝成重下明詔及公卿卒吏不專殺法無二門輕重當民命全矣以為古之人莫觸其罪邪豈獨無肉刑哉亦不用象刑矣若有重罪而直輕其刑是殺人者不死傷人者不刑罪至重而刑輕民無所畏亂莫大焉夫德不稱位能不稱官賞不當功刑不當罪不祥莫大焉所謂象刑惟明言象天道而作刑苟卿之言既然今之除肉刑者本欲以全人也今去髡鉗一等轉而入於大辟以死罔民失其本意矣故死者甚衆刑重之所致也至乎穿窬之盜忿怒傷人吏為姦賊若此之惡髡鉗之罰又不足懲也故刑者甚衆民既不畏又曾不恥刑輕之所生也死刑既重而生刑太輕民易犯之故俗之能吏公以殺盜為威專殺者勝任奉法者不治亂名傷治不可勝條是以網密而姦不塞刑繁而民愈慢由刑不正之故宜原其本刪定律令正其大辟其餘罪次於古當生髡死者皆可募行肉刑及傷人盜吏受財枉法者皆從古刑詆欺文致細微之法悉蠲除之如此則刑可畏而禁易避吏不專殺法無二門輕重當民命全矣

二年春正月沛郡鐵官鑄鐵不下隆隆如雷聲又如鼓音工十三人皆驚走音止乃還視地陷數尺爐分為十一爐中銷鐵散如流星飛去夏四月楚國雨雹大如釜六月封舅譚為平阿侯商為成都侯立為紅陽侯根為曲陽侯逢時為高平侯同日受封故世謂五侯王氏子弟皆卿大夫侍中諸曹分據勢職盈滿朝廷政事皆決左右常薦劉向少子歆通達有異才上召見甚悅之欲以為中常侍取衣冠臨當拜左右曰未知大將軍旨意上曰此小事何須問大將軍左右叩首固爭之上於是語鳳鳳以為不可乃止當權用事如此公卿見鳳側目而視郡國刺史太守相皆出其門時五侯羣弟競為奢侈起治第室百姓歌之曰五侯俱起曲陽最怒壞決高都連境外杜土山漸臺象西白虎其奢汰如此然皆通敏人事好士養賢傾財施與以相高尚時谷永與齊人樓護俱為五侯上客各有所親不得左右唯護盡入其門各得其歡心交結士大夫無所不傾護醫者子也為人短小精辨議論常依名節聽之者皆竦時人為之語曰谷子雲之筆札樓君卿之脣舌言其甚見信用也及護母死送葬引車至二三千乘閭里為之語曰五侯治喪樓君卿為天水太守免歸家大司馬王商親杜車騎至其閭巷弔問之是時谷口有鄭子真西蜀有嚴君平皆修行自保非其食不食鳳慕其名以禮聘子真子真遂不屈君平卜於成都市以卜筮為業而可以惠人人有非正之問則依蓍龜以言利害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弟言依於順各因其勢導之以善曰從吾言者已過半矣或日閱數人得百錢足以自養則閉肆下帷而授老子經博覽無不通依老子之旨著五十餘萬言李彊為益州牧將發京師謂揚雄曰吾真得嚴君平為吏矣雄曰君備禮而待之其人可見不可屈也彊以為不然及見君平不可屈之歎曰揚子雲誠知人可謂哲矣

前漢紀卷二十五

漢 荀悦 撰

孝成皇帝紀二

三年春正月楚王囂來朝詔曰囂孝弟仁慈在國二十餘年纖介之過未嘗聞書不云乎用德彰厥善其封囂子勳為廣戚侯二月丙戌建為地震山崩擁江水逆流秋八月乙卯晦日蝕光祿大夫劉向校中祕書謁者陳農使使求遺書於天下故典籍益博矣劉向典校經傳考集異同云易始自魯商瞿子木受於孔子以授魯橋庇子庸子庸授江東馯臂子弓子弓授燕人周醜子家子家授東武孫虞子乘授齊國田何子裝及秦焚詩書以易為卜筮之書獨不焚漢興田何以易授民故言易者本之田何川人楊叔傳其學武帝時為大中大夫由是有楊氏學梁人丁寬受易田何為梁孝王將軍距吳楚著易說三萬言寬授梁人碭里田王孫王孫授沛人施讎東海孟喜琅邪梁丘賀讎為博士喜為丞相掾

帝欲徵伏生時年九十餘不能行遣鼂錯往受之千乘歐陽伯和傳其學而濟南張生傳尚書授夏侯始昌始昌傳族子勝勝傳從兄子建建又事歐陽氏頗與勝異由是為大小夏侯之學宣帝時立之魯恭王壞孔子宅以廣其宮得古文尚書多十六篇及論語孝經武帝時孔安國獻之會巫蠱事未列於學官詩始自魯申公作古訓燕人韓嬰為文帝博士作詩外傳齊人轅固生為景帝博士亦作詩外內傳由是有魯韓齊之學趙

人有毛公為河間獻王博士作詩傳自謂得子夏所傳由是為毛詩列於學官禮始於魯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多不備魯人徐生善為禮容文帝時為禮官大夫宣帝時為少府后倉最為明禮而沛人戴聖戴德傳其業由是有后倉大小戴之學其禮古經五十六篇出於魯壁中猶未能備歆以周官十六篇為周禮王莽時歆奏以為禮經置博士樂自漢興制氏以知雅樂聲律世在樂官但紀鏗鏘鼓舞而已不能言其義河間獻王與毛

公等共采周官與諸子樂事者乃為樂記及劉向校秘書得古樂記二十三篇與獻王記不同春秋魯人穀梁赤齊人公羊高各為春秋作傳景帝時胡母子都與董仲舒治春秋公羊皆為博士瑕丘人江公治穀梁與仲舒議春秋不及仲舒武帝時遂崇立公羊而東平嬴公受其業昭帝時為諫議大夫授魯國眭孟孟授東海嚴彭祖彭祖授頴安樂由是有頴嚴之學沛人蔡千秋治穀梁與公羊家並議帝前帝善穀梁說擢千秋為諫議

大夫遂立穀梁始魯人左邱明又為春秋作傳漢興張蒼賈誼皆為左氏訓劉歆尤善左氏平帝時立左氏春秋毛詩逸禮古文尚書後復皆廢及論語有齊魯之說又有古文凡經皆古文凡書有六本謂象形象事象意象聲轉注假借也有六體謂古文奇字篆書隸書繆篆蟲書也秦時獄官多事省文從易施之於徒隸故謂之隸書昔周之末孔子既歿後世諸子各著篇章欲崇廣道藝成一家之說旨趣不同故分為九家有儒家道家陰陽家法家名家墨家縱橫家雜家農家儒家者流蓋出於司徒之官明教化者也道家者流蓋出於史官明成敗興廢然後知秉要持權故尚無為也陰陽家者流蓋出於羲和之官敬順昊天以授民時者也法家者流蓋出理官也名家者流蓋出於禮官名位不同禮亦異數故正名也墨家者流蓋出於清廟之官茅屋采椽是以尚儉宗祀嚴父是以右鬼神養三老五更是以兼愛選士大射是以尚賢順四時五行是以非命以孝示天下是

以尚同縱橫家者流蓋出行人之官遭變用權受命而不受辭雜家者流蓋出於議官農家者流蓋出於農稷之官各引一端高尚其事其言雖殊譬猶水火相滅亦相生也捨所短取所長足以通萬方之略矣又有小說家者流蓋出於街談巷議所造及詩賦兵書術數方伎皆典籍苑囿有采於異同者也劉向卒上復使向子歆繼卒父業而歆遂撰羣書而奏七略有輯略有詩賦略有六藝略有諸子略有兵書略有術數略有方伎略凡萬三千二百六十九卷自是以來稍稍復增集

荀悅曰經稱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陰陽之節在於四時五行仁義之大體在於三綱六紀上下咸序五品有章淫則荒越民失其性於是在上者則天之經因地之義立度宣教以制其中施之當時則為道德垂之後世則為典經皆所以總統綱紀崇立王業及至末俗異端並生諸子造誼以亂大倫於是微言絶羣議繆焉故仲尼畏而憂之詠歎斯文是聖人篤文之至也若乃季路之言何必讀書然後為學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為夫潛地窟者而不覩天明守冬株者而不識夏榮非通炤之術也然博覽之家不知其穢兼而棄之並興則良農之所悼也質樸之士不擇其美兼而棄之是嵎山之玉與石俱捐則卞和之所痛也故孔子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孝武皇帝時董仲舒推崇孔氏抑絀百家至劉向父子典校經籍而新義分方九流區別典籍益彰矣自非至聖之崇孰能定天下之疑是以後賢異心各有損益中興之後大司農鄭衆侍中賈逵各為春秋左氏傳作解注孝桓帝時故南郡太守馬融著易解頗生異說及臣悅叔父故司徒爽著易傳據爻象承應陰陽變化之義以十篇之文解說經意由是究豫之言易者咸傳荀氏學而馬氏亦頗行於世爽又著詩傳皆附正義無他說又去聖久遠道義難明而古文尚書毛詩左氏春秋周官通人學者多好

尚之然希各得立於學官也是時夜郎王興與勾町王及各諸外國更相攻伐遣大中大夫張匡持節以和解之興不承詔命刻木為漢使而射之於是以臨邛陳立為牂柯太守立喻告興興不從命立奏請誅之而未報立從數千人出行縣至興國且同亭召興興以從邑各數百人詣立立責數興因斬興頭巴君曰誅無狀請出曉士衆皆釋兵降勾町王等其王震恐乃入粟牛羊以勞士衆立還歸郡興妻父翁指與興子務邪收餘兵迫

脅旁邑立奏募諸蠻夷與都尉長吏攻翁指等蠻夷共斬其首以降西夷遂平會巴蜀郡多盜賊徙立為巴郡太守秩中二千石爵左庶長後徙天水太守勸耕農為天下最賜黃金四十斤

四年春正月匈奴單于來朝引見白虎殿丞相王商坐未央廷商為人有威重長八尺餘身體盛大容貌絕人單于見商謁拜商起離坐與言單于仰視商容貌遷延却退甚畏敬之赦天下二月單于罷歸三月癸丑朔日有蝕之遣光祿大夫博士孟嘉等行次河所傷敗不能自存者賑貸收葬之壬辰長陵臨涇岸崩壅水夏四月壬寅丞相王商免王鳳既以議水事恨商而瑯邪郡有災害商按太守楊肜鳳為肜請商不聽遂奏免肜而按果寢不下鳳由是重怨商乃令人誣告商與父侍婢姦商女弟淫逸使奴殺其夫又疑商教殺之上欲勿治鳳固爭之遂收丞相印綬商免三日發病而歐血死

荀悅曰王商言水不至非以見智也非以傷鳳也將欲

忠主安民事不得已而鳳以為慨恨馮婕妤之當熊非欲見勇也非欲求媚也非以高左右也惻怛於心將以救上而傅昭儀以為隙皆至於死真可痛乎夫獨智不容於世獨行不畜於時是以昔人所以自退也雖退猶不得自免是以離世深藏以天之高而不敢舉首以地之厚而不敢投足詩云謂天蓋高不敢不跼謂地蓋厚不敢不蹐哀今之人胡為虺蜴本不敢立於人間況敢立於朝乎自守猶不免患況敢守於時乎無過猶見誣

枉而況敢有罪乎閉口而獲誹謗況敢直言乎雖隱身深藏猶不得免是以窮武子佯愚接輿為狂困之至也人無狂愚之慮者則不得自安於世是以屈原悁而自沉鮑焦憤而矯死悲之甚也雖死猶懼形骸之不深蔑神之不遠故徐衍負石入海申屠狄蹈甕之河痛之極也悲夫以六合之大匹夫之微而一身無所容焉豈不哀哉是以古人畏患苟免以計安身撓直為曲斲方為圓織素絲之潔推亮直之心是以羊舌職受盜於王室遽伯玉可卷而懷之以死易生以存易亡難乎哉夏六月丙午光祿大夫張禹為丞相禹字子文河內人上為太子時禹為博士以論語孝經授上而博士鄭寬中以尚書授上皆賜爵關內侯禹為人謹厚然內殖貨財多買田至四百頃皆涇渭溉灌極高腴上賈財物皆稱是庚戌楚王囂薨山陽火生石中改元為陽朔

陽朔元年春二月丁未晦日有蝕之三月赦天下冬京兆尹王章下獄死章泰山人也好節義敢直言元帝時及上封事妻止之曰人當知足獨不念牛衣中事邪章逾仲卿也今疾病困厄不自激卬乃反涕泣何其鄙也妻子辭訣涕泣其妻怒之曰仲卿京師尊貴在朝廷者誰中妻子徙合浦初章學長安疾病無被卧牛衣中與妻為左曹中郎將為石顯所排免上即位大將軍王鳳專權舉章為司隸校尉貴戚皆敬憚之以選為京兆尹章雖為鳳所舉疾鳳專權不親附鳳乃奏封事名見言鳳誣罔不忠不堪任用上悟謂章曰微京兆尹直言吾不聞吾社稷計且惟賢知賢君試為朕求可以自輔者因薦琅邪太守馮野王上欲以代鳳時鳳弟侍中王音私聽之告鳳鳳懼稱病就第乃上書乞骸骨辭旨甚哀切太后聞之流涕不食上少而親鳳亦不忍廢鳳復起視事先是鳳進小婦弟為美人已嘗適人章以為羌胡尚殺首子以盪腸以正世而鳳進已出之女不忠不敬於是尚書劾奏章知野王前以王舅出補吏而薦欲令在朝阿附諸侯又比上於夷狄非所宜言罪至大逆死獄

曰非女子所知也及章下獄妻子皆收繫章小女年十二夜起號泣曰我君死矣獄上呼囚常至九今八而止我君素剛先死者必我君也章果已死衆庶愍而痛之先是王尊為京兆尹及章死王吉子駿為京兆尹皆有能名故京兆為之語曰前有趙張後有三王九江人梅福以布衣因縣道上書言變事曰故京兆尹王章質性忠直非有反逆之辜而戮及妻子折直士之節結諫臣之舌羣臣皆知其非罪然不能爭天下以言為戒此最國家之大患也羣臣順旨莫有執正何以明其然也試取民所上書陛下之所善者試下之廷尉必曰非所宜言大不敬以此卜之可見矣方今君命圮絶而主威奪外戚之權日以盛隆漢興以來社稷三危呂霍上官皆母后之家親親之道全之為右當以賢師良傅教以孝弟之道今乃尊寵其位授以甲柄使之驕逆至於夷滅此失親親之大者也後福又上書曰臣聞不在其位而謀其政者越職也位卑而言高觸罪也越職觸罪危言世

患雖伏鑕横分臣之願也守職不言沒齒全身死之日尸未腐而名滅雖有齊景之位伏櫪千駟臣不貪也故願一登丈石之階陟丹霄之途當戶牖之法坐廢平生之愚慮雖無益於當時有遺於後世此臣寢所以不安食所以忘味也昔武王伐紂未及下車而存五帝之後封殷於宋紹夏於杞明著三統示不獨有春秋經曰宋殺其大夫穀梁傳曰其不稱名氏以其存祖位尊之也此言孔子故殷後也雖非正統封其子孫以為殷後禮亦宜之傳曰賢者子孫宜有土地而況聖人又殷之後哉今仲尼之廟不出闕里孔氏子孫不免編戶以聖人之德而歆匹夫之祀非皇天之意也今陛下誠能據仲尼之素功以封其子孫則國家必獲其福又陛下之名與天無極何則追聖人之素功封其子孫未有法也若能為之後世必以為法不滅之名可不勉哉福自以疎遠又譏切王氏前後數上書輒不見納及後王莽專政福一朝棄妻子去九江人傳以為僊去其後有人見福於

會稽變姓名為市門吏
二年春寒失節三月赦天下御史大夫張忠卒夏四月
丁卯侍中太僕王音為御史大夫五月除吏八百石五
百石秩秋關東大水八月甲戌定陶王康薨
三年三月有石隕於東郡八夏六月潁川鐵官徒申屠
聖等百八十人殺長吏盜庫兵自稱將軍經歷郡國遣
丞相長史丞逐持以軍興從事皆伏辜秋八月丁巳大
司馬大將軍王鳳薨鳳病篤上臨問執其手垂泣曰將
軍而有不諱平阿侯譚次將軍矣鳳頓首泣曰譚等雖
於臣至親行皆奢侈不如御史大夫音謹飭臣敢以死
爭之初譚嘗偪不肯事鳳而音恭敬鳳薦之鳳薨音為
大司馬車騎將軍秉政而譚領城門兵音以從舅越次
小心親職上嘉焉封安陽侯而譚見音越度與音有隙
不受城門職而薨上閔悔之乃令成都侯商作特進領
城門兵得舉吏如大將軍府郎中魏郡杜業說音曰恩
深者其養謹愛至者其報祥夫戚而不見異親而不見
殊孰能無怨此棠棣角弓之所為作也昔秦伯有千乘
之國而不能容其母弟春秋譏焉周邵則不然忠以相
輔義以相匡不以聖德獨兼國寵分職於陝並為輔弼
故內無怨恨之隙外無輕侮之嫌俱饗天佑兩荷高明
蓋以此也竊見成都侯明詔所以優寵將軍宜承順聖
意加異往時每事凡議必與及之昔魏文侯悟大鴈之
獻而父子益親陳平供一飯之饌而將相加歡所接雖
在楹陛俎豆之間其為國折衝厭難豈不遠哉音甚納
其言而業後為涼州刺史冬十月丁卯光祿勳于永為
御史大夫
四年春二月赦天下夏四月雨雪秋九月壬申東平王
宇薨閏月壬戌御史大夫于永卒
鴻嘉元年春正月癸巳少府薛宣為御史大夫二月壬
午行幸初陵赦作徒以新豐戲鄉為昌陵縣奉初陵賜
天下民爵一級女子百戶牛酒緰寡孤獨高年帛逋貸
不入者勿收三月庚戌丞相張禹賜金安車駟馬免夏

四月庚辰御史大夫薛宣為丞相宣東海人也為人清淨有恩好威儀進止雍容甚可觀也然經術淺薄長於政事初為不其丞琅邪太守趙貢者廣漢兄子謂宣曰薛君丞相德也我兩子亦中丞相史察宣孝廉遂歷州郡所在樹名迹衆職修治及為丞相頗號煩碎而趙公兩子除為丞相史京兆尹王駿為御史大夫詔民年未滿十歲賊鬬殺人及犯殊死者上請廷尉以聞得減死冬黃龍見真定

二年春行幸雲陽二月博士行鄉飲酒禮有雉飛集于庭歷階昇堂而雊後集諸府又集承明殿門屋上大司馬音上書言災異天戒後日上詔音曰朕聞捕得雉毛羽頗摧折類拘執者得無人為之邪對曰皇天見災異欲以戒人主不知誰為佞諂之計詿誤聖德左右阿諛者甚衆不待臣音臣音復諛如是而使陛下不覺悟大禍且至臣音當先受誅陛下即位十五年繼嗣不立而日夜出遊外有微行之害內有疾痛之憂而終不改天尚不能感動陛下臣何敢望獨有極言待死而已是時上好為微行谷永諫曰易稱得臣無家言王者得臣天下故無私家也今陛下棄萬乘之至貴樂家人之賤事厭高美之尊號好匹夫之卑字崇聚僄輕無義之人以為私客置私田於民間畜私奴婢車馬北宮數捉身獨行與小人晨夜相隨烏集醉飽吏民之家亂服共坐混清無別典門戶奉宿衛之臣執干戈於宮公卿百僚不知陛下所在積數年昔虢公為無道有神降曰賜爾土田言將以庶人受土田也諸侯聞曰猶為失國而況王者畜私田財物為庶人之事乎時太后及諸舅皆憂上無繼嗣數為微行故推谷永令切諫而為之內應詔舉敦厚行義能直言者夏徙郡國豪傑資五百萬以上五千餘戶於昌陵五月癸未有石隕於杜鄠三六月立中山憲王孫宏為廣德王

三年夏四月赦天下大旱五月乙亥天水冀南山大石鳴聲隆隆如雷有頃乃止聞於平衮二百四十里野雉

皆鳴石長一丈三尺廣厚畧等民俗名曰石鼓石鼓鳴有兵云秋八月乙卯孝景廟北闕災冬十有一月甲寅皇后許氏廢許后聰慧善史書自為妃至上即位常寵於上後宮希得進時數有災異谷永杜欽等皆陳咎在於後宮上然其言於是省減掖庭後宮椒房用度皇后上疏自陳以為上誠太迫急上於是採言事者之意以報之曰建始元年正月白氣出營室者後宮也正月於尚書為皇極皇極王氣之極白氣者西方之氣也於春當廢今正於皇極之月興廢氣於後宮著繼嗣之微賤人將起也至其九月流星出於文昌貫紫微宮臨鉤陳此又彰顯前災著其在內也其後則北宮井溢南流逆理數郡水出流殺人民訛言相驚僮女入宮此陰氣盛溢違綱紀之應也鼠巢於野樹烏焚其巢於泰山之域易曰烏焚其巢旅人先笑而後號咷喪牛於易凶言王者處民之上如烏之處巢不卹百姓百姓叛而去之若烏之自焚其巢也雖先快意悅笑後必號咷而無及也

后求媚道呪詛後宮姙娠者太后大怒下吏考問謁等誅死而后廢處昭臺宮內親屬皆閉為是後趙飛燕為皇后妹為昭儀姊妹專寵卒害皇子果絕嗣後上暴崩昭儀自殺皇后亦誅此災異之應非許后之咎也一曰王氏貴戚將生昌易代之禍云趙婕妤譖愬班婕妤挾媚道呪詛上考問對曰妾聞死生有命富貴在天為善尚不蒙福為邪欲何以望若使鬼神有知不受不臣之愬如其無知愬之何益故不敢為也上

善其對而憐之賜黃金百斤班婕妤恐終必見危求供
養太后於長信宮上許焉初上遊於後庭嘗欲班婕妤
同輦載辭曰觀古之圖書賢聖之君皆有賢臣在側三
代末主乃有嬖女今欲同輦得無近褒姒之幸乎上善
其言而止婕妤兄伯為光禄大夫侍中上嘗設燕飲坐
及率羣諸侍皆引滿座中與伯談笑大謔時帷坐屏風
畫紂醉據妲己上指問伯紂為無道乃至是乎伯對曰
書云乃用其婦人之言何有倨婦於朝所謂衆惡歸之
不如是之甚也上曰苟不若此此圖何戒對曰沉湎于
酒微子所以去式號式呼大雅所以留連詩書淫亂之
戒原皆在於酒上慨然嘆曰嗟乎吾久不見班生今日
復聞讜言因罷坐太后聞之為涕泣而言曰班侍中本
大將軍所舉宜寵異之益求其比以輔聖德伯弟遊博
學有雋才為右曹中郎將以選進讀羣書上器其能賜
以秘書之副有子曰嗣顯名當世遊弟穉少為黃門郎
屬國都尉廣漢男子鄭躬等六十餘人攻官寺募囚徒

盜庫兵自稱山君

前漢紀卷二十五

覆校官檢討臣季學錦

校對官庶吉士臣裴　謙

謄錄監生臣金　拔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前漢紀卷二十六至二十八

詳校官編修臣汪鏞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六千九百五十一 史部

前漢紀卷二十六

漢 荀悅 撰

孝成皇帝紀三

四年秋雨魚於新都長五尺勃海清河河水溢灌縣邑三十一壞官亭民舍四萬餘所丞相御史李尋以為陰氣盛溢水則為之長故一日之內晝減夜增所謂水不潤下猶日月變見於天也應之以政災變自除議者常欲求索九河故迹而穿之宜因其決且可勿塞以觀其

勢河所居之處稍刮除自成水迹跳出沙土然後順天心而圖之必有成功而財力寡於是止不塞冬鄭躬之黨侵廣漢衆且萬餘拜河東都尉趙護為廣漢太守發郡中及蜀郡合三萬人擊之旬月平遷護執金吾賜金百斤

永始元年春正月癸丑太官凌室災戊午戾太后園闕災北海出大魚長六丈高一丈四枚二月河南郵亭樗樹生枝狀如人頭眉目鬚皆具無髮耳京房易傳曰王

者德衰下人將起則有木為人狀夏四月封趙婕妤父臨為陽城侯五月封舅曼子侍中騎都尉王莽為新都侯莽幼孤貧獨折節恭約謹身學業陽平侯鳳薨以託太后而成都侯商願分戶邑封莽當世名士多為莽言者上由是賢之遂封遷光祿大夫侍中莽遂交結將相卿大夫救贍名士賑施賓客家無餘財故在位者更相推薦遊談者為之言說故虛譽日洽傾其諸父矣六月丙寅立皇后趙氏本長安宮人後屬陽阿公主善歌舞號曰飛鸞上微行陽阿公主家見而說之及女弟俱為婕妤貴傾後宮許后之廢也欲立為皇后太后甚難之太后娣子淳于長數往來傳言勸太后立之先是誅議大夫王仁上疏言臣聞立后妃者王教之大端三綱之本理治道所由廢興也社稷所以存亡也故夏之興也以塗山亡也以妹嬉殷之興也以有娀亡也以妲己周之興也以文母亡也以褒姒夫三代安危後王所觀是以聖王必審舉措察操行以計勝色者昌以色勝計者亡無鹽宿瘤天下之醜女也齊二君以計勝色立為后皆以折衝安國今許后以罪廢遂事已往於是欲立后妃宜得殊異於前上當奉宗廟下令萬民有所法則河紡河鯉齊姜宋子詩人所高萬乘之主當持久長非一切畢決目前者驪姬亂晉吳姬危趙夫勝妾非天下之母為亂弄可也昔姜后崇禮宣王中興樊姬正言楚莊成霸願留思察小臣惓惓之心上不聽竟立之諫議大夫劉輔諫曰夫妙選有德之世考卜窈窕之女以承宗廟順神祇之心猶懼或失之今乃觸情縱恣於卑賤之女欲以母天下不畏於天不愧於人惑莫大焉語曰腐木不可以為柱卑人不可以為主天人之所不與也必有禍而無福市道皆知其非朝臣莫肯一言臣竊傷之上怒使御史收輔繫掖庭秘獄羣臣不知所故於是左將軍辛慶忌右將軍廉褒光祿勳師丹太中大夫谷永俱上書曰竊見諫議大夫劉輔前以賜縣令求見擢為諫議大夫此其言必有卓絕切至當於聖心者旬月之間

收下詔獄小罪宜隱忍如有大惡宜暴之理官與衆共之不宜困于掖庭秘獄公卿已見陛下進用輔亟而折傷之暴人有懼心莫敢正言非所以昭有虞之聽廣德美之風也臣等竊傷之上乃徙繫共工獄減死罪一等論為鬼薪終於家趙皇后既立寵乃少衰而弟絶幸為昭陽舍其中庭彤朱而壁綏漆切皆銅沓黃金塗白玉陛金釭函藍田璧明珠翠羽飾之自有宮室已來未之有也初謡曰燕燕尾涎涎張公子時相見木門倉琅根燕飛來啄皇孫皇孫死驚啄矢本志以為燕者飛燕木門倉琅根宮門銅鋪也言其將尊貴也張公子謂富平侯張放也即安世之孫父臨上敬武公主放以公主子開明得幸嘗與上遊醼陽阿公主家而見飛燕故曰時相見放娶皇后女弟上為供帳賜以甲第及乘輿服飾兩宮使者冠蓋相望不絶賞賜以千萬數號為天子娶婦皇后嫁女甚為貴寵安世到臨世履恭儉臨母登閣殿嘗歎曰吕霍為戒豈不厚哉唯放為驕者是

歲昌陵猶未就光禄大夫劉向上疏曰昔黃帝葬橋山堯葬濟陰丘壟皆小舜葬蒼梧二妃不從禹葬會稽不改其制殷湯無葬處文武周公葬於畢秦穆公葬於雍祈年館下槨里子葬於武庫皆無丘壟之處此聖帝明王賢君智士遠覽獨慮無窮之計也其賢臣孝子亦承命順意而薄葬之此誠奉安君父忠孝之至也孔子葬母於防墳高四尺遇雨而崩延陵季子之適齊而反其子道死葬於嬴博之間穿斂以時服封墳掩坎其高可隱而號曰骨肉歸於土命也魂氣則無不之也孔子曰延陵季子之於禮合矣故仲尼孝子延陵慈父舜禹忠臣周公悌弟其葬君親皆微薄矣非苟為約誠便於禮也至吳闔閭違禮厚葬十餘年越發之秦惠文武昭莊襄皆大其丘壟多其瘞藏咸盡發掘曝露甚足悲也秦始皇帝葬於驪山之阿下錮三泉上崇山陵墳高五十餘丈周迴五里棺槨之麗不可勝原項籍發掘其墓後牧童亡羊羊入其墓牧者持火燒其棺槨自古及今

葬未有盛於始皇者也數年之間外被項籍之禍內罹牧豎之災豈不哀哉故德彌厚者葬彌薄智愈深者葬益微無德寡智者葬益厚發掘必速以此觀之照然可見也今昌陵增卑為高積土為山發民墳墓以萬數死者恨於下生者愁於上怨氣結於陰陽因之以飢饉臣竊愍焉以死者為有知發人墳墓為害多矣若其無知又焉用大謀之賢智則不悅以示衆庶則苦矣若苟以悅愚夫淫奢之人亦何為哉陛下慈仁篤美甚厚聰明

踈達蓋世宜弘漢家之德以崇劉氏之業而欲與亂秦之暴政競為奢侈比方丘壟悅於愚夫之目隆於一時之觀違賢智之心忘萬世之安臣竊為陛下羞之上甚感向言而不能從有司議曰昌陵增卑為高積土為山度便房猶在平地客土中不保幽冥之靈外淺不固卒徒功庸日以萬數至黮脂火夜作取土東山與粟同價作治數年天下遍被其勞國家疲弊府庫空虛下至衆庶嗷嗷苦之故陵因天性據真土處勢高敞傍近祖考前已有十餘年功績宜還復故陵上知不就秋詔罷昌陵

荀悅曰夫葬之侈也從來久矣是以直節遂志之士見其失而矯之武帝時楊王孫者學黃老術家業千金厚自奉養將終告其子曰吾欲裸葬以復吾真死則為布囊盛屍入地七尺既下從足引脫取囊以身親土其子不忍從命往見友人祁侯祁侯曰豈禮哉王孫曰蓋聞聖人因人之情不忍其親故為制禮今則越之是以裸

葬將以矯世也夫厚葬誠無益於死者而俗人競以相高糜財殫弊盡腐之地下或乃今日入土而明日見發此真與曝骸中野何異夫死者衆生之化而物之歸也歸者得至化者得變是各反其真故謂之鬼鬼之言歸也其尸塊然獨居豈有知哉裹以幣帛隔以棺槨支體束絡口含金玉欲化不得鬱為枯腊千載之後棺槨朽腐乃得歸土就其真宅由此言之焉用遠宅故聖王不加力於無用不殫財於無益謂今費財厚葬皆為歸隔

至生者不知死者不得是謂大惑於戲吾不為也祁侯
曰善遂裸葬焉立城陽孝王子理為王秋八月丁酉太
皇太后王氏崩九月乙巳晦日有蝕之京師知之四方
不見
二年春正月乙巳大司馬車騎將軍王音薨二月癸未
夜星隕如雨長二丈繹繹未至地滅乙酉晦日有蝕之
四方見京師不見谷永對曰賦斂有不得所致也四方
見京師不見陰蔽也天戒若曰好治宮室大增墳墓賦
斂滋重百姓虛竭禍在外也元年日蝕京師知之四方
不見天戒若曰沈湎於酒君臣不別禍在內也三月丁
酉成都侯王商為大司馬衛將軍御史大夫王駿卒京
兆尹翟方進為御史大夫秋八月方進貶為執金吾冬
以訐為忠直人臣之大罪也有所薦舉唯恐其人聞知
黑龍見東萊十月己丑丞相薛宣免十一月壬子光祿
勳孔光為御史大夫光字子夏孔子十四世孫孔子生
伯魚鯉鯉生子思伋伋生子上白白生子家求求生子
真箕箕生子羔穿穿生子慎斌斌為魏相慎生鮒為陳
涉博士死陳下鮒弟子襄惠帝時為博士長沙王太傅
襄生忠忠生武武生延延年延年生安國位至臨淮太守
延年生霸字次孺宣帝時為太子太傅時霸以太中大
夫授太子經元帝立以霸為師賜爵關內侯食邑八百
戶號曰褒成君給事中霸為人謙退常稱爵位太過何
德以堪之上欲致之相位自貢禹之卒薛廣德之免輒
欲拜霸霸讓至三四上知其誠乃弗用霸薨上素服臨
弔者再賜東園秘器錢帛冊贈以列侯禮葬謚曰烈君
霸生光光為尚書僕射職典樞機十餘年守法度修故
事上有所問據經法而對不希上旨尚令亦不強諫諍
以是久見委信有所奏言輒削其草以為彰人主之過
以訐為忠直人臣之大罪也有所薦舉唯恐其人聞知
休沐兄弟宴語終不及省中事或問溫室中樹皆何等
木光默然不應更答以他語其重慎如此執金吾翟方
進為丞相封高陵侯方進字子威汝南人也初為府小
吏相於同郡蔡父父曰小吏有封侯骨當以經術進乃

辭後母至京師學後母憐其幼隨至長安織屨以給之對策甲科遷議郎諸儒稱之時宿儒胡常與方進同經陰構毀之方進伺常大都講日遣生咨問疑義因記其說卒改意而親友後為丞相司直從上至甘泉行馳道中司隸陳慶劾奏方進沒車馬方進伺慶微過劾奏免官北地浩商殺義渠長丞相請遣司隸與掾史部刺史逮賊司隸涓勳奏言春秋之義王人微者序於諸侯之上尊王命也今丞相欲遣宰士督察天下奉使大夫專

權作威甚悖逆順之理乃止方進於是伺勳微過劾奏勳左遷昌陵令方進頻免兩司隸朝廷憚之其任勢立威以取世資皆此類也能探人主微旨以濟其事然方進內行修飾事後母甚篤為丞相後母猶存及亡既葬三十六日除服視事以為身備漢相不敢渝國家之制在位公潔請託不行然持法深刻上行幸河南雍祠五畤侍中淳于長賜爵關內侯食邑千戶初將作大匠解萬年奏請營作昌陵常侍王閎數言昌陵不可成長亦言之上以趙皇后之立也欲封長乃詔曰常侍王閎前為大司農中丞上言昌陵不可成朕以長言下閎章公卿議者皆合長策長首建至策閎省息大費民以康寧宜賜爵關內侯食邑千戶閎前賜爵關內侯黃金百斤罷昌陵勿徙吏民萬年佞邪不忠雖遇赦令不宜居京師其徙萬年燉煌郡而陳湯俱徙燉煌湯素與萬年相善昌陵之計湯與及之又見黑龍或私問湯湯曰是謂玄門開上數出入不時微行故龍非時出也是時丞相

奏廢昌陵邑中屋奏未下湯以為上須順衆心昌陵亦恐復發徙也湯坐非所宜言大不敬故徙先是湯上言康居王侍子非王子也案驗實王子湯坐下獄當死谷永訟湯曰臣聞楚有子玉得臣文公為之側席而坐趙有廉頗馬服秦不敢闚兵井陘漢有郅都魏尚匈奴不敢南牧夫戰尅之將不可不重也盖君子聞鼓鼙之聲則思將帥之臣湯前出西域忿郅支之無道閔王誅之不加策慮愊億義勇奮發興師猋逝橫厲烏孫逾其都賴

屠三重之城斬郅支之首報十年之逋誅雪邊吏之宿
耻威振百蠻武揚四海自漢元已來征伐方外之將未
嘗有也昔白起為秦將南拔鄢郢都北破趙括以纖芥之
過賜死杜郵秦民憐之莫不流涕今湯親秉斧鉞席卷
乘勝喋血千里之外薦功祖廟告類上帝以言事為罪
無烜赫之惡周書曰記人之功忘人之過宜為人君者
也犬馬於人有功尚加帷蓋之報況國之功臣哉竊恐
陛下忽於鼓鼙之聲不察周書之意而忘帷蓋之施愚
臣庸淺謂湯卒從吏議百姓介然有秦民之恨非所以
勵死難之臣也上乃出湯奪爵位為士伍及西域都護
段會宗為烏孫所圍上書願發諸城堡及燉煌兵以自
救時大臣議數日不決上名問湯示以會宗奏湯對曰
此無可憂也夫胡兵朴鈍而不當漢兵一今聞頗得漢
巧然猶三而當一兵法客倍主人半然後敵今圍會宗
者人衆不足勝陛下勿憂且兵法輕行五十里重行四
十里而會宗欲發城郭諸兵歷時乃至所謂報讐之兵

非救急之兵也上曰其解可必乎湯知烏孫兵合不得
久故事不過數日因對曰已解矣屈指計其日曰不出
五日當有吉語至四日軍書至言已解矣湯既徙燉煌
久之議郎耿育上書訟湯與延壽為聖漢揚鉤深致遠
之威雪國家累年之耻討絶域不羈之臣係萬里難制
之虜豈有比哉今湯堀然被讒老棄燉煌令威名折衝
之臣旋踵及身復為郅支遺虜所笑誠可悲也至今奉
使外蠻者未嘗不陳郅支之誅以揚漢國之威夫援人
之功以懼敵棄人之身以快讒豈不哀哉天子乃還湯
京師
三年春正月乙卯晦日有蝕之夏大旱冬十一月復甘
泉泰時汾陰后土雍五時陳倉寶雞祠上自以久無繼
嗣故復之上頗好鬼神四方多上書言祭祀方術事谷
永上說曰臣聞明於天地之性者不可惑以怪神知萬
物之情者不可罔以非類諸非仁義之正道不尊五經
之法言而稱奇鬼神廣禁祭祀之方求報應無福之祀

及言世有仙人服食不終之藥黃白變化之術皆姦人惑衆挾邪道懷詐偽以欺罔世主聽其辭洋洋滿耳若將可遇求之蕩蕩若繫風捕影終不可得是以明王距而不聽聖人絶而不語昔周衰宏欲以鬼神之道輔尊靈王而周室逾微萇宏死楚懷王隆祭祀事鬼神欲以獲福助却秦師而兵破地削身辱國危及秦始皇甘心神仙之道而天下怨叛漢興卒垣平齊人少翁欒大之屬皆言神仙鬼神之事貴寵尊盛卒無絲髮之效皆伏誅往事之迹以揆今惟陛下拒絶此類無使姦人有所閧閣上善其言十二月尉氏男子樊並等十三人殺陳留太守劫掠吏民自稱將軍謀為大逆徒李譚等共格殺並等皆封為列侯山陽鐵官徒蘄令等二百二十八人攻殺長吏盜庫兵自稱將軍經歷郡國十九殺東郡太守汝南都尉遣丞相長史御史中丞持節逐捕汝南政事貴戚驕恣交通賓客藏匿亡命長安中羣輩殺吏

受賕報讐相與探丸為號亦丸殺武吏黑丸斬文吏白丸主治喪城中暮烟起剽劫行者死傷橫道乃選酷吏尹賞等守長安令得以一切便宜從事賞治長安獄穿地方深各數丈埶治為槨名曰虎穴乃令吏民舉籍長安中輕俠少年惡子弟無市籍商販不作業而鮮衣盛服者得數百人一日悉掩捕皆劫以通行飲食羣盜賞親閱視之十置其一餘悉致之虎穴百人為輩覆以大石數日乃出其死者埋寺垣外為表其姓名百日後令家得收葬賞所留者皆其魁首或故吏善家子失意隨輕俠者於是舍其罪詭令立功自效者因親用為爪牙由是賊盜止息然道路噓嘻有哀聲矣賞為江夏太守坐殘賊免

四年春正月行幸甘泉宮郊泰畤神光降集紫殿大赦天下賜雲陽吏民爵女子百戶牛酒鰥寡高年帛三匹行幸河東祠后土賜如雲陽行幸所過無出田租夏大旱四月癸未晨樂臨華殿及未央宮司馬門皆災六月

甲午霸陵園門闕災詔曰聖王明禮制以序尊卑異車服以昭有德雖有其財而無其尊不得踰制故民興行方今世俗奢侈靡有厭足公卿列侯親屬近臣四方所則未聞修身遵禮同心憂國者也或有奢侈逸豫務廣田宇多畜奴婢被服綺穀設鍾鼓備女樂車服嫁娶葬埋過度吏民慕效故習以成俗而欲望百姓節儉家給人足豈不難哉詩不云鼓鍾于宮聲聞于外又云赫赫師尹民具爾瞻宜申勑有司以漸禁之青綠民所常服且勿止列侯近臣宜各自省改司隸校尉察不變者七月辛未朔日有蝕之冬十一月庚申大司馬衛將軍王商賜金安車駟馬免

前漢紀卷二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前漢紀卷二十七

漢 荀悅 撰

孝成皇帝紀四

元延元年春正月長安章城門牡自亡函谷關亦然谷永對曰章城門通路寢之門函谷關距山東之險城關守國之固固將去焉故門牡自飛壬戌王商復為大司馬衛將軍三月行幸雍祀五時四月天清晏然無雲殷殷有聲如雷有流星其首如瓶長十餘丈皎然赤白從日下東南行四面或大如杅或如雞子燿燿而下如雨自晡及昏而止本志隕星而雨為王者失勢諸侯起伯之異赦天下秋七月有星孛于東井時谷永為北地太守方之官上使使問永所欲言對曰臣聞天生蒸民不能自治而立王者通理之方制海內非為天子列土封疆非為諸侯皆為民也垂三統列三正去無道開有德明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也陛下承八世之功業當陽九之標季涉三七之節紀遇無妄之卦運值百六之阨會

加之以災異因之以饑饉內則有深宮後庭將有驕臣悍妾酖酒狂悖卒起之敗外則有諸夏下土將有樊並蘇令陳勝項籍之禍此臣所以為陛下破膽寒心也願陛下正君臣之義黜羣小媟瀆之臣修後宮之政抑遠嬌妬之寵常近婉順之行加惠失意之人懷柔怨恨之士保至尊之重乘帝王之威朝覲法駕而後出陳兵清道而後行減損諸宮用度流恩廣施問民疾苦循行風俗宣布聖德以慰元元之心防大姦之隙至誠應天則異禍消伏何憂患之有竊恐陛下公意未專而私好尚存弗肯為耳上甚感其言復永為大司農而終黨於王氏每言無傷王氏之意專正上身與後宮而已四月光祿大夫劉向上奏曰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昔秦始皇之末及二世之初日月薄蝕山陵淪亡辰星出於四孟太白再經天無雲而雷枉矢夜光熒惑襲月孛火燒宮野禽戲庭都門內崩闕　大人見臨洮長星孛於大角秦民以亡及項籍之敗亦孛於大角漢之入秦五星聚東井得天下之象也孝惠有雨血日蝕於衝滅光星見之異孝昭有太山卧石自立上林苑中僵柳復起大星如月西行衆星隨之此為特異孝宣興起之表也天狗夾漢而西行天久不雨二十餘日昌邑不終之兆也觀秦漢之易世惠昭之無後察昌邑之不終視孝宣之紹起天之去就豈不昭然哉今日蝕奎婁星孛東井攝提炎及紫宮有識長老莫不振動此變之大也今同姓疏遠母黨專政祿去公室權在外家非所以強漢之宗保守社稷安固後嗣也其事難一二而記臣謹案圖上猶須口說願賜清讌之閒指圖陳狀上納之而終不能用時上無繼嗣災異浸數向謂陳湯曰災異如此而外家日盛其漸必危劉氏吾幸同姓末屬累世蒙國厚恩身為宗室遺老歷事三主上以我為先帝舊臣常優禮吾吾不言誰當言者乃上封事曰臣聞人君莫不欲安而常危莫不欲存而常亡此皆失御臣之術也今王氏一姓而朱輪華轂者二十三人青紫貂蟬充牣宇內魚

鱗左右大將軍秉事用權五侯驕奢僭盛並作威福出入不待報命擊斷自恣尚書九卿州牧郡守皆出其門管執樞機朋黨比周行汙而寄治身私而託公稱舉者登進忤恨者中傷遊談者為之説執政者為之言排擯宗室孤弱公族數稱燕王蓋主以疑上心避諱呂霍而不肯道内有管蔡之萌外假周公之論兄弟據重宗族盤互歷自上古已來未有其比物盛則必有非常之變先見其微象今王氏先祖墳墓在濟南者其梓柱生枝葉扶踈上出屋根插地中雖孝昭立石起柳之異無以過此之明也夫事勢不兩大劉氏王氏亦不並立陛下為人子孫守持宗廟而令國祚移於外親降為皂隸縱不為身奈宗廟何婦人外夫家而内父母家此亦非皇太后之福也夫明者起福於無形消禍於未然宜發明詔吐德音援近宗室黜遠外戚皆罷令就第使王氏永存保其爵位劉氏長安不失社稷所以褒睦内外子子孫孫為無疆之計也如不行此則田氏復起於今六卿

矣奏上上召見向悲嘆謂曰君且休矣吾將思之以向為中壘校尉上欲用為九卿輒為王氏所排及在位大臣所抑故終不遷大位前後四十餘年年七十二卒向卒後十三年王氏篡封蕭相國後喜為鄭侯時杜業説上繼絶侯之世曰昔唐虞協和萬方致雍熙之政虞夏以多羣后嚮恭巳之治湯法三聖殷氏太平周封八百重譯來貢是以内恕之君樂繼絶世隆名之主安存亡國至於武王伐紂不及下車德念深矣成王察牧野之勑顧羣后之勤知其恩結於民心功光於天府故追先父之志録遺老之策高其位大其宇愛敬勑屬命賜厚備大孝之隆於是為至其後世聖主歎其功無民而不思所息之樹而猶不伐況其舊乎是以燕齊之後與周並傳子繼弟及歷載不隳豈無邪辟以祖宗之竭力故支庶賴焉漢初功臣亦皆剖符受山河之誓百餘年間而絶滅失姓枯骨孤棄於邱墓苗裔流絶於道路以往

況今甚可悲傷雖難盡繼宜舉其隆功者於是封蕭何之後其餘未錄冬十一月乙未大司馬王商為大將軍辛亥商薨庚申王根為大司馬驃騎將軍張禹以光祿大夫特進居家為天子師甚見親任禹既年老自治塚塋奏請平陵肥牛亭地上許之徙亭於他地王根聞而爭之曰此地當平陵寢廟衣冠出遊之地又徙壞舊亭非所宜上不聽根由是害禹寵數毀惡之上逾敬厚禹禹疾上親臨問禹拜牀下禹曰老臣有三男一女愛女甚於男遠嫁為張掖太守蕭咸妻不勝父子私情思與相近上即日徙咸為弘農太守禹小子未有官禹數視其小子即於牀前拜黃門侍郎給事中長子閎官至太常第二子官至校尉國家每有大政與禹定議時吏民多上書言災異諷切王氏者上意然之而未有以明也及是上乃車駕至禹家辟左右問禹以天變及民所言王氏事示禹禹自見年老子孫幼弱又與曲陽侯王根有隙恐為所害即謂上曰災異之事深遠難見故聖人罕言命性與天道子貢不得聞陛下宜以善應之與天下同福慶此經義意也淺見鄙儒亂道誤人宜無信用上雅愛信禹由是不疑王氏曲陽侯及諸王氏子弟聞禹言皆悅遂親禹焉故魯國博士朱雲上書求見公卿在前雲曰朝廷大臣皆尸祿素飡顧賜臣尚方斬馬劒斷佞臣一人頭以勵其餘上問曰誰也曰安昌侯張禹上大怒曰小臣居下訕上庭辱師傅罪死不赦御史持雲下雲攀檻檻折雲曰臣得下從龍逢比干遊於地下足矣未知聖上何如主耳御史將雲去左將軍辛慶忌者武賢子也免冠解印綬叩頭殿下曰此臣素著狂直之名於世其言是不可誅其言非固宜容之臣敢以死爭叩頭流血上意乃解後將理檻上曰勿易因而輯之以旌直臣初元帝時五鹿充宗與石顯貴幸治梁邱易帝令諸易家考合異同充宗乘貴口辯諸儒莫敢與抗皆稱疾不會有薦雲能說易者雲攝齊升堂抗辭而請音動左右既論連折充宗諸儒為之語曰五鹿嶽嶽

朱雲折其角由是為博士杜陵梁里令以忤於貴戚遂
稱疾廢因終於家是歲趙婕妤害後宮子時許美人生
男婕妤大怒曰帝常與我言不從後宮中往來今許美
人兒安從生乎以手自搏擊以頭觸壁戶柱從牀上自
投地涕泣不食上亦為之不食昭儀曰陛下常言不負
汝今竟負約云何上曰要使天下無出趙氏上者無憂
也後使中黃門靳嚴封緑囊書與許美人乃殺兒置葦

籍武埋屏處勿令人知武取埋獄垣下又宮中學女史曹
才官幸御上有娠生兒掖庭才官令舍又令中黃門田
閎持詔記與武取才官令舍婦人新生兒及婢六人盡
置暴室獄無問男女誰兒女也武迎置獄三日復令閎
持詔問兒死未武對曰未有頃閎出上與昭儀大怒曰
何不殺武叩頭泣即因閎奏封事曰陛下未有繼嗣子
無貴賤宜皆留意奏入上令閎持詔與武夜上水五刻
令持兒與中黃門王舜會掖門武以兒付舜舜受詔內
兒殿中為擇乳母告善養視之無令漏洩時兒生八九
日昭儀聞之大怒後三日詔賜才官藥令自殺才官曰
我兒男也額上有壯髮類孝元帝今兒安在奈何令長
信得聞之遂飲藥死及婢六人皆自殺後十餘日詔取
兒去不知復何置之
二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時三月行幸河東祠后
土四月立廣陵孝王子憲為王冬行幸長楊宮從胡客
大校獵初烏孫末振將殺大昆彌會病死漢誅未加於

是遣右中郎段會宗發戊巳校尉諸郡國兵即誅末振
將太子番丘會宗恐大兵入烏孫驚番丘逃亡不可得
即選精兵騎弩四十張徑至昆彌所在召番丘數其罪
以手劒擊殺之小昆彌烏黎靡者末振將從兄子也勒
兵數千騎圍會宗會宗為言來誅之意今圍殺我如去
漢牛一毛耳宛王郅支懸頭於藁街烏孫所知也小昆
彌曰何不豫告我令飲食之邪會宗曰豫告之恐亡匿
為大罪即飲食之以付我恐傷骨肉之恩耳昆彌咸服

號泣而罷會宗還賜爵關內侯會宗天水人也
三年春正月丙寅蜀郡岷山崩壅江水竭逆流三日乃
通劉向以為岐山崩三川竭而周幽王亡岐山周之所
興也蜀郡本漢所興今所起之地山崩水竭殆必亡矣
二月封侍中衛尉淳于長為定陵侯三月行幸雍祠五
時
四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館二月罷司隸校尉官三月行
幸河東祠后土甘露降於京師有石隕於關東二

綏和元年春正月赦天下二月戊午御史大夫孔光貶
為廷尉廷尉何武為御史大夫癸丑立定陶王昕為太
子光祿師丹為太子太傅初王祖母傅太后陰為王求
漢嗣私事趙皇后及昭儀及帝舅王根皆勸立定陶王
於是引大臣入禁中議丞相方進大司馬王根右將軍
廉褒後將軍朱博皆以為定陶帝弟之子也禮曰昆弟
之子猶子也為其後者為之子也定陶王宜為嗣孔光
以為非禮立嗣以親中山王先帝之子帝之親弟也以

尚書盤庚言之弟及王為比中山宜嗣上以禮兄弟不
相入廟又皇后昭儀有言遂立定陶王光以議不合上
意故左遷廷尉
荀悅曰聖人立制必有所定所以防忿爭一統序也春
秋之義立嫡以長立子以貴是以言嫡無二也貴有常
也以弟及兄則貴有常矣兄弟之子非一也不可以為
典雖立其長猶非正也且兄弟近而親所以繼父也兄
弟子疎而卑所以承亡也俱非正統捨親取疎廢父立

子非順也以弟繼父近于義矣春秋傳曰太子亡則立
母弟無則立長立均以順義均則卜之道也立楚孝王
孫景為定陶王封中山王舅馮參為宜鄉侯益封中山
王三萬戶以慰王心詔求殷後封孔吉為殷紹陽侯三
月進爵為公及周承休侯為公各食邑行幸雍祠五時
夏四月乙丑大司馬驃騎將軍王根為大司馬罷車騎
大將軍官御史大夫何武更為大司空封汜鄉侯益大
司馬大司空位秩如左丞相是為三公先是武為廷尉

奏言王者法天三光備三公官各為分職今丞相獨兼
三公職所以久廢而不治宜建三公之官分職更任以
為考功効至是乃置之武字君公蜀郡人仁厚好進士
朋黨絶請託其臨州郡無赫赫之名去後常見思初武
兄弟五人皆為吏郡縣敬之弟顯家有市籍租顯數負
其課市嘗夫仇商捕辱顯家顯怒之武曰以吾家租稅
不為衆先奉公吏不亦宜乎武即白於太守召之為吏
州里服焉及為三公功名畧比薛宣其才不及也而經

術正直過之時司空掾平陽何並字子廉武高其志節
舉為長陵令道不拾遺時邛城太后家貴寵王林卿為
侍中通輕俠傾京師免官歸過長陵上冢因留數日並
恐其犯法自造門謁曰宜以時歸先是林卿殺人埋冢
舍下並陰知之非並時事不發覺林卿怨並遣之北渡
渭橋令騎奴還扳刀剝寺門建鼓並即從吏兵追林卿
行數十里林卿窘迫令奴冠已冠自身從間道馳去及
追及冠奴遂收之奴曰吾乃奴耳並心知已失林卿乃
因曰王君困乃稱奴得免死邪並斬奴頭并所剥建鼓
置都亭下書其罪吏驚駭以為林卿實死由是威名流
行後為潁川太守潁川鍾元為尚書令領廷尉甚用事
有權元弟威為郡掾犯罪贓千金並過辭廷尉廷尉為
弟免冠請一等之罪並曰罪在君弟與君法律不在太
守既至郡威所犯多在赦前並勑吏驅使入函谷關無
令汙民間不入關乃收之威留止洛陽吏遂格殺之及
誅俠趙季李款等郡中清肅並廉潔妻子不到官終潁

川遺令勿受賻賵椁足周棺椁足掩尸而已其治名次
黃霸秋八月庚戌中山王興薨冬十月甲寅大司馬根
病免十一月立楚孝王孫景為定陶王定陵侯淳于長
大逆不道下獄死長與廢許后姊孀私通許后因孀賂
遺長欲求復為婕妤長受許后金錢乘輿服御物前後
千餘萬詐言欲白上立為左右皇后孀每入長信宮長
輒與孀書戲侮許后慢易無所不言交通書記賂遺連
年曲陽侯根輔政以久病免長次第當代根王莽害長

寵因白根曰長私與許貴人姊交通受其衣服又見將軍久病私喜對人議謁相署根怒令莽白之上怒免長官就國長素與紅陽侯立有隙及長就國因立子融厚賂立立為長固請上疑之下有司案驗吏捕融立令融自殺以滅口上愈疑遂逮長繫獄窮治其罪服戲謔長信宮謀立左皇后長死於獄妻子徙合浦長母歸故鄉立歸國許貴人賜藥死侍中光祿大夫莽以首發大姦拜大司馬時年三十八莽既拔出同列繼四父而輔政欲令名譽過前遂尅已忘倦招延賢良賞賜邑俸盡以享士身執謙約母病公卿列侯遣夫人問疾莽妻迎之衣不曳地著布縰縢見者以為僮僕使人問乃知其夫人其飾名如此十二月罷刺史置州牧秩二千石是歲犍為得石磨十六枚議者以為善祥劉向說上曰宜設辟雍陳禮樂以風化天下雖不能具夫禮樂以養人為本就有過差是過於養人也刑罰之過或至死亡今禮樂雖非唐虞之典刑亦非咎繇之則而有司請定刑罰至於禮樂則曰不敢是敢於殺人而不敢於養人也有刑罰而無禮樂大不備也為其俎豆管絃之間小不備因是絕而不為是去小不備而就大不備也教化比於刑罰教化重而刑罰輕是舍所重而急所輕也且教化所恃以為治刑罰助治者也今廢所治而獨立其所助非所以致太平也夫承千歲之衰周繼亡秦之餘緒民漸漬惡俗不親大化終以不改上以向言下公卿立辟雍會向病卒丞相大司空營表長安城南將立辟雍未

及作

二年春正月行幸甘泉宮郊泰畤二月壬子丞相翟方進薨是時熒惑守心占者以為大臣當應之以塞災異上召方進告之方進不得已乃自殺上秘之加贈禮親臨喪赦天下天水平襄縣有燕生雀哺食至大俱飛去太僕廐馬生角在左耳前圍長各一寸八分行幸河東祠后土三月丙午帝崩於未央宮上素康壯無疾病向晨欲起因失音不能言晝漏十刻而崩衆皆歸罪於趙

昭儀昭儀自殺富平侯張放素親幸放不奉法度太后及大臣以為言上涕泣而遣之就國及上崩放思慕哭泣而卒

荀悦曰放非不愛上忠不存焉故愛而不忠人之賊也

上崩辟雍遂不立左將軍孔光為丞相皇太后詔曰皇帝即位定郊祀已來未有皇子故復甘泉泰畤汾陰后土祠卒不蒙福其復南北郊於長安如前夏四月巳卯皇帝葬延陵自崩及葬三十四日延陵在扶風去長安六十二里

讚曰本記稱孝成帝善修容儀升車正立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臨朝淵默尊嚴若神可謂穆穆天子之容貌也博覽古今容受直言公卿稱職威儀可述遭世承平上下和睦然沈於酒色趙氏內亂外家擅朝言之可為於邑建始已後王氏始執國命迄於哀平莽遂篡位蓋其威福所由來漸矣劉向朱雲之忠言明矣若得而用之福祚未已張禹不吐直言佞於垂死亦可痛哉

前漢紀卷二十七

前漢紀卷二十八

孝哀皇帝紀上

漢 荀悅 撰

皇帝丙午即位年十九五月立皇后傅氏帝祖母定陶恭王太后從弟女也封皇后父晏為孔鄉侯傅太后稱尊號於是追尊定陶恭王為恭皇帝傅太后為恭皇太后帝母丁太后曰恭后各置左右詹事食邑如長信宮中宮追尊傅太后父為崇德侯丁后父為褒德侯舅丁明封陽安侯舅子滿為平周侯追謚滿父忠為懷德侯封趙太后弟欽為新城侯太傅師丹為左將軍賜爵關內侯丹諫曰天下者陛下之家也肺腑何患不富貴而多封爵外親及臣等不宜倉卒如此不聽六月曲陽侯王根前定策封二千戶太僕安陽侯王舜有舊恩益封五百戶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各益千戶詔曰河間王良喪太后三年治喪為宗室儀表益封萬戶有司上奏王侯已下至庶人占田不得過三十頃賈人不得占田

過科沒入縣官齊三服官禁民諸綺繡難成害女工之物皆止無作除任子令誹謗欺誣法掖庭宮人年三十以下出嫁之官奴婢五十以上免為庶人禁郡國無得貢獻名獸益吏三百石以下俸寮吏殘賊酷虐者以時退免有司不得舉赦前往事博士弟子父母死與寧假三年秋七月丁巳大司馬王莽乞骸避丁傅賜黃金駟馬免庚午左將軍師丹為大司馬封高鄉亭侯八月庚申鄭通里男子王褒衣絳衣帶劒入北司馬門殿東門上前殿入非常室中解帳組繫劒佩之招殿前署長命曰天帝令我居此宮考問褒故公車大卒病狂忽忘不自知入宮狀下獄死九月庚申地震自京師到北邊郡國三十餘處壞城郭凡壓殺四百餘人冬十月大司空何武免癸酉大司馬師丹為大司空郎中冷褒黃門郎段由等言定陶恭王太后恭皇后皆不宜復引定陶藩國之名以冠大號又宜為恭皇帝立廟京師上下其議皆以如褒等言師丹獨議曰今定陶恭皇后以定陶為

號者毋從子妻從夫之義今不宜復改禮為人後者為之子陛下既上承先帝宗廟之禮義不得復奉恭皇帝祭入其廟今立京師令臣下祭之是無主也又親盡自當毀去二國太祖不應之禮而就無主當毀不正之禮非所以尊厚恭皇帝也丹由是不合上意會有上書者云古者以龜貝為貨今以錢易之民以故貧宜復改幣上以問丹丹對曰可改事下有司議者以錢行已久矣不可改丹老忘其前語從公卿議上以丹反覆二辭言

無所守又丹使吏上書奏事吏私寫其草丁傅子弟聞之使人上書告丹漏洩省中語下廷尉遂奏免丹丹上書還大司空高樂侯印綬丹字仲公琅邪人廉正守道以儒術進既廢終於家曲陽侯王根成都侯王況皆有罪根就國況免為庶人歸故郡詔曰乃者河南潁川郡水汎處浸殺人民遣光祿大夫循行舉賜死者棺錢人三千其所傷縣邑及他郡國無出今年租賦博士申咸

孁言高陽侯薛宣為丞相時後母死不行三年喪不宜居相位宣子況為黃門侍郎賓客楊明欲令所咸面使不復用會司隸校尉闕恐咸為之遂使明所咸於官門外斷鼻脣事下有司御史大夫衆等議以為況恐咸為司隸舉奏宣而公令明迫切宮闕創戮近臣於大道人衆中欲以隔塞聰明抑絕論議之官禁黷無所畏忌禮下公門軾路馬敬近臣謂其近主也況首為惡明手傷人功意俱惡明當以重刑況皆棄市廷尉以為況謀先定非恐為司隸造謀也本爭私變以父見謗無他大惡雖於掖門大道中與凡民道爭無異孔子曰必也正名乎明當以賊傷人況與謀者皆削爵減死為城旦於是況減死罪一等徙燉煌宣免為庶人卒於家宣次子惠亦至二千石

建平元年春正月有石隕於地十六是月大赦天下丁酉光祿大夫傅喜為大司馬喜太后從父弟初為右將軍太后預政事諫后故收喜右將軍印綬以光祿大夫養病大司空何武尚書令沛國唐林皆上書言喜行義

修潔忠誠憂國夫忠臣社稷之衛也魯以季友治亂楚以子玉輕重魏以無忌折衝項以范增存亡故楚跨有南土帶甲百萬鄰國不以為難子玉為將文公側席而坐及其死也君臣相慶百萬之衆不如一賢故秦行千金以間廉頗漢散金以疎亞父喜立於朝陛下之光輝傅氏之廢興也上亦自重之故復用之丁未有白氣著天廣處如一疋布長十餘丈西南行蔇蔇如雷一刻而止定襄有牡馬生駒三足隨羣馬飲食本志以為馬武用其後太司馬董賢幼少見用之象也新城侯趙欽城陽侯趙訢皆有罪免為庶人徙遼西太皇太后詔外家王氏田非冢塋皆以賜民秋九月甲辰有石隕於虞二冬十月壬午京兆尹朱博為大司空中山王馮太后媛弟宜鄉侯叅皆自殺時中山王疾上使中謁者張由將醫至中山由素有狂易疾發怒去歸長安尚書簿責擅去事狀由恐誣言中山王太后呪詛上及傅太后太后素怒中山太后遣御史按驗考訊卒無所得更使中謁者

令史陳立與丞相長史大鴻臚丞雜治其事立受傅太后旨冀得封侯治馮太后女弟習及寡弟婦君之等死者十餘人誣對言服吼詛立奏言呪詛謀反大逆無道責問馮太后無服詞立曰當熊之上殿何其勇也今何怯也后曰此欲陷殺我乃飲藥而死叅家凡死十七人宗族歸故國張由歸賜爵關內侯立遷中大夫太僕馮叅兄弟四人長兄野王為大鴻臚剛直不曲名重當世次逡次立皆二千石以治行稱叅好為容儀進止恂恂甚可觀也矜嚴直操不屈於五侯貴寵之家十有二月有白氣出西南從地上至天出參下貫天廁廣如疋布長十餘丈十日而去

二年春正月有星孛於牽牛日本志以為牽牛日月五星所從起歷數之元也彗孛加之改更之象丁丑大司馬傅喜免陽安侯丁明為大司馬大司空朱博奏高皇置御史大夫位次丞相上下相監選授有序所以尊聖德重國相也今更司空與丞相同位中二千

石未更為御史大夫而為丞相權輕非所以重國政也上從之罷司空官夏四月戊午大司空朱博為御史大夫荀悅曰三公之官而數變易非典也初丞相秦之制本次國命卿故置左右丞相無三公之官詩云夙夜匪懈以事一人一人者謂天子也自上已下必參而成位易曰鼎足以喻三公所以參事統職立官定制三公蓋其宜也乙亥丞相孔光免議太后失旨也御史大夫朱博為丞相少傅趙元為御史大夫博奏言尊恭皇太后號曰帝太皇太后稱永信宮恭皇后曰帝太后稱永安宮立廟於京師赦天下徒罷州牧復刺史

荀悅曰州牧數變易非典也古者諸侯之國百里而已故易曰震驚百里以象諸侯之國也夫國小人衆易統也古諸侯皆久其位視民如子愛國如家於是建諸侯之賢者以為牧故以考績黜陟不統其政不御其民惠無所積權無所并故牧伯之位宜合古也惟周制為不然大國不過五百里而公侯伯子男以次小焉今漢廢諸侯之制以為縣治民者本以強幹弱枝一統於上使權柄不分於下也今之州牧號為萬里總郡國威尊勢重與古之牧伯同號異勢當周之末天下戰國十有餘而周室廢矣今牧伯之制是近於戰國之迹而無治民之實刺史令為監御史出督州郡而還奏事可矣六月庚申太后丁氏崩葬定陶發濟陰陳留近郡五萬人穿土待詔賀良等奏天官歷包元太平經十二卷言漢家歷運中衰當再受命宜改元易號太平經者成帝時齊人甘忠詐造云天帝使真人赤松子教我此道時劉向奏言忠可殺假鬼神惑衆下獄治服未斷病死而賀良受其書劉歆以為不合五經不可施行司隸解光平陵李尋好之勸上從賀良等議時上多病乃赦天下改年為太初元年號陳聖劉太平皇帝刻漏以一百二十為度秋七月以渭城永陵賀良等又欲變亂政事大臣爭以為不可賀良等奏言大臣皆不知天命宜退丞相御史大夫以解光李尋輔政時上疾自若以其言無驗遂

下賀良等議皆伏誅光尋等減死一等徙燉煌李尋字子良平陵人也治尚書好災異初以待詔問對曰陛下秉四海之衆曹無楨幹之臣朝廷無人則為亂賊所輕惟陛下執乾剛之德強志守度進用忠良無聽讒佞竭邪臣之態諸阿保乳母甘言悲辭之訴斷而勿聽勉大義絶小不忍尋雖失其議於賀良先言災異數中擢拜騎都尉言多忠切

苟悅曰夫内寵嬖近阿保御豎之為亂自古所患故尋及之孔子曰惟女子與小人為難養性不安於道智不周於物其所以事上也唯欲是從唯利是務飾便假之容供耳目之好以姑息為忠以苟容為智以伎巧為材以佞諛為美而親近於左右猒習於朝夕先意承旨因間隨隙以惑人主之心求贍其私欲慮不遠圖不恤大事人情不能無懈怠或忽然不察其非而從之或知其非不忍割之或以為小事而聽之或心迷而篤信之或眩曜而不疑之其事皆始於纖微終於顯著反亂弘大

其為害深矣其傷德甚矣是以明主惟大臣是任惟正直是用内寵便辟請求之事無所聽焉有損之而益益之而損物有善而不居惡而不可避甘醴有鴆毒藥酒有治病是以君子以道折中不肆心則不縱體焉惟義而後已秋七月甲寅丞相朱博御史大夫趙玄孔鄉侯傅晏有罪博自殺玄減死二等論晏削邑三分去一傅太后欲稱尊號晏諂諛順旨而晏與博結謀立尊號博遂為丞相太后怨傅喜使晏諷博令免喜博素與晏交善許之御史大夫趙玄止之博曰已許孔鄉侯矣匹夫相要尚得相死何況至尊博亦有死耳玄遂許可奏免喜并汜鄉何武并免為庶人上疑博玄受諷旨即召玄尚書省問狀玄辭服有詔議其罪議者以為春秋之義姦以事上常刑不赦遂抵罪初博玄皆拜於上前有音如鍾殿中郎吏侍陛者皆聞上以問黄門侍郎李尋尋曰洪範所謂鼓妖者也人君不聰明為衆所惑空名而得進即有聲而無形不知所從至其傳曰其歲月日

之中則正卿受之今以四月加辰已有其異是為中焉正卿謂執政大臣也宜退丞相御史大夫以應天變然雖不退不出期年其人自受其咎博杜陵人也始為冀州刺史行縣吏民夜遮道自言者數百人從事請留見自言事者畢乃發欲以觀試博博心知之告外趣駕博出駐車見自言者使從事明勅告吏民夫欲言縣丞尉者刺史不察黃綬各自詣郡欲言二千石墨綬長吏者行部還詣治所民為吏所冤欲言盜賊辭訟事者各使詣屬所部從事駐車決遣四五百人皆罷如神吏民大驚後博徐問果此老吏從事教民聚會博殺此吏自此州郡吏民畏服其威後為廷尉自以不曉文法恐官屬欺誣之乃召見正監典法掾吏曰試為廷尉撰前世決難知者十餘事得諸君覆思之於是共條白十事召正監掾吏坐而問博處其輕重十中八九官屬服博才過人也博初起為亭長為人廉潔不好酒色食不重味案上不過三杯夜寢早起妻稚見面然好遊俠欲仕宦者薦舉之欲報仇怨者解劒帶之其趣事待士如流而無大正卒以此敗是時茂陵原涉為州里大俠初涉父為南陽太守死官郡內賦斂千萬時俗皆通受之唯涉獨不受行喪三年由是名顯年二十治劇縣為谷口令不言而治居歲去官為季父報仇郡國豪傑有氣節者皆歸慕之人無賢不肖傾身相待所在閭門閭里盡滿然身衣服車馬甚飾妻子內困專以振施貧窮赴急為務涉暑似郭解外溫仁讓遜內隱恐睚眦於埃塵觸死者甚衆王莽時以涉為鎮戎大尹

荀悅曰天子建國諸侯立家自卿大夫已下至於士庶人為有等差是以民服其上而下無覬覦孔子曰天下有道政不在大夫百官有司奉治令以修所職失職有誅侵官有罪夫然故上下相順庶事治焉周室既衰禮樂征伐自諸侯出桓文之後大夫世權陪臣執國命陵遲以至於戰國合從連衡易政爭強由此列國公子魏

有信陵趙有平原楚有春申齊有孟嘗皆藉王公之勢

競為遊俠雞鳴狗盜無不賓禮而趙相虞卿棄國捐君以周窮交拔魏齊之厄信陵無忌竊符矯命殺將專師以赴平原之急皆取重諸侯顯名天下揾腕遊談者以四豪為稱首於是背親死黨之義成守職奉上之道廢矣及漢興禁網疎濶未之匡正是以代相陳豨從車千乘而吳濞淮南皆招賓客以千數外戚魏其武安之徒皆競逐於京師布交遊於天下劇孟郭解之徒皆馳騖於閭閻權行州郡力折公卿衆庶覩其名迹榮而慕之雖陷刑辟自為殺身成名若季路仇牧死而不悔也故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非明王在上示之以好惡之情矣起受侯印還寢而死死有餘罪今不起者為子孫也後月餘卒子晏亦以明經位至大司徒封防鄉侯有星孛於河鼓夏四月丁酉御史大夫王嘉為丞相京兆尹王嘉為御史大夫

三年春正月立廣德夷王弟廣漢為廣平王九月帝母太后所居桂宮正殿災三月己酉丞相平當薨當字子思平陵人也以明經忠賢進初拜丞相以冬十月賜爵關內侯其春上召欲詔封當稱疾篤宗族皆謂當曰何不强起受侯印綬為子孫邪當曰吾在大位已負素飡之責矣起受侯印還寢而死死有餘罪今不起者為子孫也後月餘卒子晏亦以明經位至大司徒封防鄉侯有星孛於河鼓夏四月丁酉御史大夫王嘉為丞相京兆尹王嘉字公仲平陵人也為九江河南太守治甚有聲名剛直立魯頃王子郤鄉侯閔為魯王冬十月汝南西平遂陽弘毅有威上敬重之河南太守王崇為御史大夫九月

樗樹卧生枝葉如人形青黃色面白頭有髭髮凡長六尺一寸有耳十一月壬子復甘泉泰畤后土祠南北郊東平王雲有罪自殺雲后謁棄市是時無鹽邑山有石自立開道故汝南太守孫寵以遊説顯名與待詔河内息夫躬相結察事躬陰與寵誣言告東平王雲欲以獲封躬乃與中郎右師譚因中常侍宋宏上變事告東平王依往時泰山石立而宣帝興雲與后日夜呪詛冀獲非望下有司按驗伏誅是歲零陵大樹偃仆地圍一丈六尺長十丈七尺民斷其根長七尺餘皆枯三月樹自立故處有大魚出於東萊長八丈高丈一尺七枚皆死京房易傳曰后妃專權厥妖木卧復立棄正作淫厥妖斷復續海出巨魚邪人進賢人疏

覆校官檢討臣季學錦
校對官庶吉士臣裴謙
謄錄監生臣金拔
謄錄監生臣劉銓瑛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前漢紀卷二十九 三十

詳校官編修臣汪鏞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六千九百五十四 史部

前漢紀卷二十九

漢 荀悅 撰

孝哀皇帝紀下

四年春正月關東民相驚走或持籌相與號曰西王母籌道中相逢多至數千人或披髮徒跣斬斫門關逾墻入屋或乘騎奔馳或致驛傳行經歷郡三十六所至京師又聚會祀西王母設祭於街巷阡陌博奕歌舞又傳言西王母告百姓佩此符者不死不信我言視户樞中有白髮故梁州刺史杜業以中正舉對曰春秋災異指象為言語籌者所以記數也民陰水類也水以東流為順走而西行反類逆上象也度數放逸妄以相與違忤民心之應也西王母婦人之稱博奕男子之事於街巷阡陌明離闑内與疆外也臨衆盤樂亢陽之應也白髮衰老之象也體尊性弱難治易亂門人之所由樞其要也居人之所由執持其要甚明著今外戚丁傅甚盛皇甫三桓詩人所刺春秋所譏無以過此指象昭昭以覺

聖朝奈何不應也本志以為丁傅所亂者小此王太后與莽之應也二月封帝太后從弟傅商為汝昌侯太后同母弟子鄭業為陽信侯上將封傅商問僕射平陽侯鄭崇諫以為不可因持書按出不受詔太后怒曰天子反為一臣所制上乃下詔封商崇以為侍中董賢貴寵過度數諫由是重得罪每以職事見責發疾疽癰欲言事畏見罪欲乞骸復不敢尚書令趙昌素害崇知其見疎因奏崇與宗族通疑有姦下獄死

荀悅曰夫臣之所以難言者何也其故多矣言出於口則咎悔及身舉過揚非則有干忤之禍勸勵教誨則有刺上之譏下言而當則以為勝已不當賤其鄙愚先已而明則惡其奪已之明後已而明則以為順從違下從上則為諂諛違上從下則以為雷同與衆共言則以為專美言而淺露則簡而薄之深妙弘遠則不知而非之特見獨知則衆以為盖已雖是而不見稱與衆同之則以為附隨雖得之不以為功據事不盡理則以為專必謙讓不爭則以為易窮言不盡則以為懷隱盡說竭情則為不知量言而不效則受其怨責言而事效則以為固當或利於上不利於下或便於左不便於右或合於前而忤於後或應事當理決疑定功超然獨見值所欲聞不害上下無妨左右言立策成終無咎悔若此之事百不一遇其知之所見萬不及一也且犯顏致罪下之所難言也怫旨忤情上之所難聞也以難言之臣干難聞之主以萬不及一之時求百不一遇之知此下情所

以不上通非但君臣而凡言百姓亦如之是乃仲尼所以憤歎予欲無言也三月光祿勳賈延為御史大夫夏四月天雨血山陽湖陵廣三丈長五丈大者如錢小者如麻子京房易傳曰佞人祿功臣戮厥妖天雨血上欲封董賢乃下詔曰孫寵息夫躬本因賢告東平王遂封賢為高安侯孫寵為防陽侯躬為宜陵侯右師譚賜爵關內侯董賢字聖卿雲陽人少為太子舍人美顏自喜上即位見幸出則參乘入侍左右旬月之間賞賜巨萬

貴震朝廷上嘗與晝寢偏籍上袖上欲起賢未覺不欲動賢乃斷袖而起又召賢女弟為昭儀及賢妻並旦夕侍左右賜賢父恭爵關內侯為衛尉賢妻父為將作大匠為賢起大第北闕下重殿洞門土木之功窮極伎巧搤梁衣以錦繡下至賢家僮僕皆受上賜及武庫禁兵尚方珍寶其選上等並在賢家乘輿所服乃其副也乃至東園秘器珠襦玉柙皆以賜賢無不備者又令將作大匠為賢起家義陵傍內為便房剛柏題湊外為徼道周亘數里門闕罘罳甚盛詔書罷苑而以賜賢二千餘頃賢第新成無故門自壞又上乳母王阿聖亦多受恩賜及武庫兵器執金吾東海毋將隆諫曰春秋之義家不藏甲所以抑臣威損私力也不以本藏給無用不以民力供浮費所以別公私示正路也賢等便辟弄臣恩私微妾陛下以天下公用給其私門舉國威器供其家備民力分於弄臣武兵護其微妾非所以正四方也孔子曰奚取於三家之堂臣請收還武庫上不悅諫議大夫鮑宣上書曰今朝廷無耆艾之臣厚外親小僮及董賢等皆在公門省戶陛下欲以共承天地安海內甚難今國家空虛用度不足賊盜並起吏為殘虐歲增於前民凡有七亡水旱為災一亡也縣官重賦二亡也貪吏取受三亡也豪強大姓蚕食無厭四亡也苛吏徭役農桑失時五亡也部落鳴鼓男女遮列六亡也賊盜劫掠七亡也七亡尚可又有七死酷吏殿殺一死也治獄深刻二死也冤陷無罪三死也盜賊橫殺四死也怨仇相殘五死也歲惡饑饉六死也時氣疾病七死也民有七死而無一生欲望刑措誠難陛下不能安之民將安歸乎奈何獨私外親與董賢夫官爵非陛下之官爵乃天下之官爵陛下取非其官官非其人而欲望天悅民服豈不難哉孫寵息夫躬辨足以移眾權足以獨立姦人之雄宜時罷退外親幼童未精通經術者宜就師傅急徵故大司馬傅喜使領外戚故大司空何武故丞相孔光故將軍彭宣可

任以政冀勝為司直郡國皆慎選舉三輔委輸大官不敢為姦可大任委也陛下前以小過退武等海內失望當用天下之心為心不得自專快意而已上之皇天見譴下之衆元怨恨次有諫諍之臣陛下雖欲自薄而厚惡臣天下不聽也上以鮑子都名儒遂優容之深納其言後徵武等為三公拜宣為司隸校尉後丞相光行園陵行馳道中宣出逢之使吏拘止丞相吏没入其車馬宣坐摧辱宰相事下御史至司隸欲召捕宣從事閉門不內宣以拒使者不敬下廷尉博士弟子濟南王咸等舉幡太學下曰欲救鮑司隸者立此幡下會者千餘人守闕上書遂免宣抵罪減死一等既免乃適上黨以為其地宜畜牧少強豪因家焉息夫躬上言災異屢發法為兵恐有非常之變可遣大將軍行邊勒武備斬一郡守以威四夷用以厭異上然之以問丞相嘉嘉曰臣聞動民以行不以言應天以實不以文下民細微猶不可詐上天神明而可欺哉辯士見一端而妄措意謀動干戈設為權變非應天之道也夫議政者苦其詔訣傾險辯慧深刻也詔訣則主德毀傾險則下怨恨慧辯則破正道深刻則傷恩惠惟陛下深察之上不聽遂欲出兵會董賢沮躬議以為不可上乃免躬官就國未有第舍寄居邸亭姦人數守之躬恐每立亭中呪盜人有告躬呪詛上者逮躬繫獄仰天大呼因僵地絶咽而死躬母聖棄市家屬徙合浦四月山陽方與女子田母臺懷子先未生三月兒啼腹中及生不舉藏之陌上三日人過聞啼聲母掘出收養之是時豫章男子化為女人嫁為婦生一子本志以為陽變為陰上變為下生一子將復一世乃絶也夏六月尊帝太后為皇太后秋八月恭皇園北闕災

元壽元年春正月辛卯日有蝕之赦天下丁巳帝皇太后傅氏崩三月丞相王嘉下獄死初廷尉梁相疑東平王獄有誣辭奏請傳詣長安更下公卿議尚書令鞫譚

僕射宗伯鳳以為可許上怒三人皆免嘉薦相明習治
獄持平深重譚頗知文雅鳳經明行修臣竊為朝廷惜
此三人上以此非嘉後二十餘日上益封董賢二千戶
因下詔曰公卿朕即位已來寢疾未平反逆之謀相連
不絕賊亂之臣近侍幄幄前東平王雲呪詛朕躬嘉上
言王者代天爵人尤宜慎之裂地而封不得其宜感動
陰陽以致災異今陛下體久不平臣所以內懼也孝經
云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臣謹封上詔
書不敢露見臣非愛死而不盡法恐天下聞之故不敢
自殺上怒召嘉詰尚書責問以相等前坐不盡忠外附
諸侯操持兩心倍人臣之義君位在三公以分明善惡
為職而稱舉相等迷國罔上近自君始謂遠者何事下
將軍中朝者皆劾嘉迷國罔上不道光祿大夫龔勝獨
以為嘉坐薦相等罪微薄不應以迷國罔上不道不可
以示天下遂使謁者召嘉詰廷尉詔獄使者到掾吏涕
泣和藥進嘉嘉引藥盃擊地曰丞相備位三公奉職負

國當伏刑都市以示萬姓豈小兒女也何為咀藥而死
嘉遂詰廷尉使吏侵掠嘉責之曰君由當有以負國入
獄不虛嘉喟然仰天歎曰幸得充位宰相不能進賢退
不肖以此負國死有餘責吏問賢不肖之名曰賢是孔
光何武不肖是董賢父子遂不食歐血死元始中追錄
忠臣封嘉子崇為新甫侯謚嘉曰忠侯夏御史大夫賈
延免五月乙卯光祿大夫孔光為御史大夫秋七月光
為丞相何武為御史大夫由王嘉之舉也光與武奏言
迭毀之次當以時定臣請與羣臣雜議於是光祿勳彭
宣博士左咸等五十三人皆以祖宗已下立五廟而迭
毀後雖有賢君猶不得與祖宗並列子孫雖欲褒而立
之鬼神不饗也孝武帝雖有功烈親盡宜毀王舜劉歆
議曰臣聞昔周宣北伐玁狁詩頌其功齊桓南伐楚北
伐山戎春秋美之及漢興中國雖平猶有四夷之患其
為害久矣非一世之漸也孝武皇帝愍中國罷勞無安
寧之時乃南伐百越起七郡之師北攘匈奴降十萬之

衆置五屬國起朔方以奪其肥饒之地東伐朝鮮起玄菟樂浪以斷匈奴之左臂西伐大宛并三十六國起燉煌酒泉張掖斷匈奴之右臂單于孤特遠遁漠北四方無事斥地遠境起十餘郡功業既定乃封丞相為富民侯以大安天下富貴百姓規模可見招集天下賢俊與協心同謀興制度改正朔易服色立天地之祀建封禪殊官號存周後定諸侯永無逆爭之心至今累代賴之單于守藩百蠻率服萬世中興之功未之有也高祖建大業為太祖孝文德至厚為太宗孝武皇帝功至著為世宗此孝宣所以發德音也禮記王制及春秋穀梁傳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廟天子七日而殯諸侯五大夫三天子七月而葬諸侯五月大夫三月此喪事尊卑之序也與廟數相應又曰天子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是故德厚者流尊德薄者流卑左氏傳曰名位不同禮亦異數自上已下降殺以兩而已七廟者其正法數可常者宗不在

與實異非尊賢貴功之道也詩云蔽芾甘棠勿翦勿伐思其人猶愛其樹況宗其道而毀其廟乎迭毀之道自有常法無殊功異德固以親疏相推及至祖宗之序多少之數經傳無明文至尊至重難以疑文虛說定也孝宣皇帝舉公卿之議用衆儒之謀既以為世宗廟建之萬世宣布天下愚臣以為孝武皇帝功烈如彼孝宣皇帝崇立如此不宜毀上賢歆議而從之先是歆為光祿貴幸奏請立左傳毛詩逸禮古文尚書諸儒咸不聽歆

移書太常博士責讓之曰尚書左氏皆古文舊書並藏於秘府往者綴學之士不思廢絕之闕信口說而背傳記是末師而非往古至於國家大事則幽冥莫知其原然猶補殘守缺狹恐見破之私意而忘從善服義之公心或懷妬嫉不考情實雷同相從隨聲是非豈不哀哉此數家之事皆先帝所親論今上所考視其為古文舊書皆有明驗內外相應豈苟而已哉夫禮失求之野古文不猶愈於野乎與其過而廢之寧若過而立之必若專已守殘黨同門妬道真違明詔失聖意以陷於文吏之議甚為二三君子不取也諸儒咸怨恨而光祿大夫龔勝以歎移書乞骸大司空師丹奏歎非毀先帝所立變亂舊章遂不得立八月御史大夫何武免前將軍光祿大夫彭宣為御史大夫上舅大司馬丁明免明素重王嘉以其死而憐之故廢董賢為大司馬衛將軍年二十二雖為三公仍給事中領尚書賢私過孔光光衣冠而出門外待之望見賢車乃却入賢至中門光又退入

閣賢下車光乃出拜迎送甚卑恭上聞之喜拜光二子為諫議大夫常侍賢由此權與人主侔上置酒與賢父子親屬宴飲上放酒從容顧賢而笑曰吾欲法堯禪舜如何侍中王閎平阿侯之子諫曰成王戲以桐葉封弟叔虞於晉周公入賀曰天子無戲言夫天下者高帝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陛下以藩王入嗣孝成皇帝後當奉宗廟傳於子孫無窮漢帝制位統業至重不宜數有戲言上默然不悅左右皆恐於是遣閎出歸郎署二十日長樂宮深為閎謝又御史大夫彭宣上封事言安國危繼嗣事上覺悟召閎遂上書諫曰臣聞王者立三公法三光立九卿以法天明君臣之義當得賢人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喻三公非其人也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以法天地昔孝文皇帝幸鄧通不過中大夫孝武皇帝幸韓嫣賞賜而已皆不在大位公孫弘以布被修德擢備宰相巧言令色君子不貴昔成湯拔伊尹於鼎俎文王招呂尚於釣濱武丁顯傅說於版築桓公舉甯戚於

擊角皆以立霸王之功騰茂績於無窮豈以利耳悅目為得意哉今大司馬衛將軍高安侯董賢累世無功於漢朝又無肺腑之連復無名迹高行以矯世昇擢數年列備鼎足典衛禁兵主歷天文無功封爵父子兄弟橫蒙拔擢賞賜空竭帑藏萬民諠譁偶言道路誠不當天心也昔褒神蚖變化為人實生褒姒亂周國恐陛下有過失之譏賢有小人不知進退之禍非所以建卓爾垂法後世陛下採芻蕘賢負薪冀有益於毫釐言雖不從

多閱年少志強卒為賢恕之

二年春正月匈奴烏孫留珠單于烏孫大昆彌伊秩靡來朝伊秩靡即公主之外孫也單于之將朝也上書自請時上有疾左右咸言匈奴來朝中國輒有大故上由是難之以問公卿亦以為虛費府庫可且勿許單于使辭去未發黃門郎楊雄上書諫曰六經之治貴於未亂兵家之勝貴於未戰今單于上書求朝而國家不許臣以為匈奴從此隙矣北狄之地五帝所不能臣三王所不能制以秦始皇之彊蒙恬之威帶甲數百萬而不敢闚西河漢以高祖之威靈四十萬衆困於平城孝文時侵暴北邊烽火通於甘泉京師大駭發三將軍屯細柳棘門霸上以備之孝武即位設馬邑之權欲誘匈奴覺而去徒費財勞師其後深惟社稷之計規恢萬世之基乃大興師數十萬連兵十餘年於是浮西河絕大漠破顛顏襲單于王庭窮極其地封狼居山禪於姑衍以臨瀚海虜名王貴人以百數自是之後匈奴震怖遂求和親然而未肯稱臣夫前世豈樂傾無量之費役無罪之人快心於沙漠之北哉以為不一勞者不久逸不暫費者不永寧是以忍百萬之師以投餓虎之口殫運府庫之財填棄廬山之壑而不悔至宣帝之初而虜尚有桀心欲掠烏孫侵公主發五將之師十五萬騎獵其南長羅侯以烏孫五萬騎震其西時鮮有所獲徒奮揚威武明漢兵若雷風耳故北狄不服中國不得高枕也其後匈奴內亂五單于爭立日逐呼韓攜國歸化扶服稱臣

然尚羈縻之不能專制自此之後欲朝者不拒不朝者不強故未服之時勞師遠攻傾國殫貨伏尸流血破堅拔敵如彼之難也既服之後慰藉撫循交接賂遺威儀俯仰如此之備也往時嘗屠大宛之城蹈烏桓之壁探姑繒之壘籍蕩姐之場倒鮮卑之旃推南越之旗近不過旬月之役遠不離三時之勞故已摯其庭掃其廬立郡縣處之雲徹席卷後無餘災唯北狄不然真中國之仇也三垂比之懸矣今單于款心歸義此乃上世之遺笑也神靈之所想望奈何距以來厭之辭疏以無日之期消往日之恩開將來之隙使自絕於漢終無北面之心威之不可喻之不能焉得不憂乎夫百年勤之一朝失之費十而愛一臣竊為國不安也上乃召匈奴使還而許之賜雄帛五十疋黃金十斤雄為人博學有大志性清淨少嗜慾簡易倜儻口不能劇譚默而沈思居貧或無擔石之儲晏如也非其義雖富貴不事也給事黃門郎與王莽董賢同位時莽賢所薦莫不援擢而雄三

越諸子二月單于昆彌歸夏四月日有蝕之五月正三公官各分職丞相孔光為大司徒御史大夫彭宣為大司空封長平侯六月戊午帝崩于未央宮時王莽以侯在第太后召之備佐喪事莽白太后收大司馬董賢印綬賢與妻皆自殺夜葬莽疑其詐死發其棺至獄視之因埋獄中賢故吏沛朱詡自劾去大司馬掾收賢尸莽怒以他事殺之賢家屬徙合浦斥賣董氏財物凡三十五萬太后詔公卿舉可為大司馬者時羣臣皆舉莽前

將軍何武與後將軍公孫祿謀曰往孝昭之世外戚持權幾危社稷今不宜置異姓大臣持權親疎相錯為國計不便於是祿舉武可大司馬武亦舉祿莽諷有司更相劾奏互相舉皆免就國大司空彭宣見莽專權乞骸莽白太后免宣就國莽恨宣求退故不賜安車與金八月王崇為大司空徵立中山王衍元帝庶孫中山孝王子也是為孝平帝九月壬辰皇帝葬義陵

贊曰本紀稱孝哀自為藩王及太子文辭博敏幼有令聞雅性不好聲色時覽卞射武戲觀孝成之世祿去公室權柄外移是故臨朝務攬主威以則武宣然董賢用事大臣誅傷有覆餗棟橈之凶自初即位有痿痺之疾末年寖劇享國不永亂臣乘間豈不哀哉世主覽此足以見成敗之基收后族之權清儉愛民可垂統也

前漢紀卷二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三十

前漢紀卷三十五 史部

荀悅 撰

孝平皇帝紀

皇帝壬寅即位九歲大司徒孔光為太傅左將軍甄豐為少傅右將軍馬宮為大司徒太皇太后臨朝大司馬王莽秉政百官總已以聽之孝成趙皇后孝哀傅皇后皆以前驕恣廢自殺莽以孔光名儒歷相三主太后所敬天下所信服於是盛尊事光莽素所不悅者皆傅治其罪為請奏光光不敢不上莽白太后皆可其奏皆免官徙諸遠方平阿侯仁莽之從父兄也中正直言紅陽侯立莽叔父莽恐其害已從容言於太后皆奏遣就國於是附順者皆拔擢之忤恨者誅滅之以王邑為腹心甄邯甄豐主訣斷平晏典機事劉歆主文章孫建為爪牙豐子尋歆子棻涿郡崔發南陽陳崇皆以才能稱得幸於莽並在顯職莽色厲而言方欲有所為微見風采黨與承旨而顯奏之因固讓讓示不得已上以惑太后

下以取信於衆庶

元始元年春正月越裳氏重譯獻白雉一黑雉二莽令益州諷使之也羣臣奏言莽功德比周公宜賜號安漢公益封三萬戶莽固辭封孔光等以定策安宗廟皆益封二月丙辰太傅孔光為太師車騎將軍王舜為太保大司空左將軍甄豐為少傅立故東平王雲太子開明為王故桃鄉頃侯子成都為中山王封宣帝玄孫信等三十六人為列侯自漢初至此王子侯者凡四百八十人令諸侯王關內侯列侯無子有孫者若同產子皆得為嗣三月置義和官秩二千石外史閭師秩六百石班教化朔方廣牧女子趙春死棺斂六日出在棺外自言見死夫與父曰年二十七不當死本志曰死者又生至陰為陽下人為上丙辰義陵寢神衣在匣中自出在外牀上夏五月丁巳朔日有食之赦天下尊帝母中山孝王姬為后帝舅衛寶寶弟元舅爵關內侯帝女弟四人號皆曰君食邑各二千戶封周公後公孫相如為褒魯侯孔子後孔均為褒成侯追謚孔子為褒成宣尼公六月長安女子生兒兩頭異頸面相向四臂共胷俱前向尻上有目長二寸本志以為凡妖之作以譴失正各象其類二首上不一也手多下僭濫也足少不勝任也下體生於上不敬也上體生於下嫚瀆也人生而大速成也生而能言好虛也羣妖推此類或人不改乃成凶秋九月赦天下徒

二年春黃支國獻犀牛三月癸酉大司空王舜病免夏四月立代孝王玄孫之子如意為廣宗王江都易王後盱眙侯宮為廣川王廣川惠王曾孫倫為廣德王封周勃霍光樊噲後皆為列侯酈商等子孫一百三十人爵關內侯食邑丁酉少傅甄豐為大司空夏大旱蝗青州尤甚安漢公四輔公卿大夫吏民為百姓困乏獻田宅者二百三十人以賦貧民罷安定池苑以為安民縣六月有石隕於鉅鹿二秋九月戊申晦日有蝕之赦天下是歲光祿大夫孫寶為大司農寶字子嚴潁川人也初

御史大夫張忠欲令授子經竇自劾去忠謝之後以為主簿或問竇曰高士不為主簿而子為之何也竇曰大夫薦用一府不以為非者人安得獨自高前日君男欲學文而移竇自近禮聞來學義無往教道不可屈身屈何傷且不遇者何所不為況主簿乎忠聞之甚慙為議郎後為丞相司直紅陽侯立與南郡太守李尚共為姦利竇按劾劾立尚尚下獄死立雖不坐後卒以是廢後為京兆尹處士侯文常稱疾剛直不肯仕竇以禮自請文為布衣交會立秋日文自請受署督郵有杜稚季者大俠也善定陵淳于長長深以託竇文欲誅之竇問其次文曰豺狼當道安問狐狸竇默然不應稚季聞之杜門不出外穿後牆為小戶旦暮自持鉏治園不敢犯法越薦郡上言黃龍游江中大臣稱莽功德比周公竇曰周公上聖召公大賢尚尤不悅今有一事羣臣同聲得非不美者乎時大臣皆失色而竇不變坐免官終於家

三年春詔博采二王後及周孔世卿列侯在長安適子女王氏女多在選中莽恐與已女爭位上書言莽女不宜與諸女並采太后以為至誠乃下詔曰王氏女朕之外家皆勿采於是吏民守闕上書千餘人願得以安漢公女為天下母太后不得已獨采莽女羣臣卿士僉曰安漢公女宜為后參以著龜咸曰元吉乃考定娶禮正十二女之宜夏安漢公奏車服制度之宜吏民養生送死嫁娶奴婢田宅器械之品郡國學校教訓之禮陵陽任横等稱將軍盜庫兵攻官寺皆伏誅秋八月天雨草狀如莎相繆結如彈丸莽世子宇非莽隔絕衛氏恐帝長大後怨即私於帝舅衛寶勸令帝母上書求入朝莽白太后不聽宇與其妻兄呂寬及師吳章議其故章以莽不可諫而好鬼神章因推類而說莽令歸政於衛氏宇使寬夜持血灑莽第門吏發覺之執宇送獄及妻皆死衛氏盡誅滅窮治其事呂寬所連及郡國豪傑素非已者殺於市門海內震焉吳章者大儒所教千有餘人

恭悉欲禁錮其門人問人改名他師時司徒掾平陵云
敞獨自劾為吳章弟子收葬章尸王舜聞而義之比之
欒布表為諫議大夫
四年春正月郊祀高祖以配天宗祀文帝以配上帝改
殷紹嘉公曰宋公周承休公曰鄭公詔婦人非自犯法
男子八十已上十歲已下家非坐不道詔所召捕皆無
得繫其當驗者即驗問二月丁未立皇后王氏赦天下
遣太僕王惲等八人置副假節巡行天下觀風俗賜九
卿已下至六百石宗室有屬籍者爵各有差賜民爵一
級鰥寡孤獨高年帛時吏民上書者八千餘人咸曰伊
尹為阿衡周公為太宰七子皆封有司以為宜如所言
遂加安漢公號為宰衡位上公賜莽太夫人號功顯君
食邑二千户黃金印赤紱子男皆封列侯太后親臨前
殿莽拜於後如周公故事莽奏立明堂辟雍尊孝宣廟
為中宗廟莽欲悅太后意乃以郅支功尊孝元廟為高
宗為學者築舍萬區所益博士員經各五人徵天下有

才能及小學異藝之士前後至者數千人羣臣奏宰衡
位在諸侯王上初置西海郡徙天下犯法者處之時莽
遣多持金帛誘塞外羌豪等獻地請降曰聞太后聖明
安漢公至仁天下太平近歲已來羌人無疾苦故思樂
內屬莽因奏言謹按已有東海未有西海請以羌獻地
為西海郡又賂匈奴令上書曰聞中國議二名故名囊
知互斯今更名智以順制作梁王有罪徙廢漢中自殺
分京師置前輝光後承烈二郡更公卿大夫八十一元
士名位次及十二州名分界郡國所屬冬大風吹長安
城東門屋瓦且盡莽所遣使者八人行風俗還言天下
郡國齊同詐為郡國造歌謠頌功德凡三萬言又奏市
無二價官無獄訟民無盜賊野無饑人道不拾遺男女
異路交致太平
五年春正月祫祭明堂詔太上皇已來族親各以世氏
郡國致京師以糾之致教訓焉考察不從教令有寃失
職者宗師因郵亭上書宗伯以聞夏四月乙未太師孔

光薨大司徒馬宮為太師是時吏民上書薦莽者前後四十一萬七千五百七十二人及諸侯王公卿見者皆叩頭言宜加賞於安漢公於是詔策加莽九錫之命羲和劉歆等四人治明堂辟雍王惲等八人使行風俗宣明德化皆封為列侯閏月立梁孝王九世孫音為梁王冬十月乙亥高原廟殿門災本志以為高廟長安城中原廟在渭北不宜立初惠帝為出遊長樂宮方築複道在高廟道上叔孫通曰子孫奈何乘高廟道上行帝懼遂急毀之叔孫通曰人君無過舉願陛下因為原廟渭上衣冠出遊之處立廟是時帝幼太后導而臨朝任莽非正之象也冬十有二月長樂少府平晏為大司徒丙子帝崩于未央宮時元帝統絕宣帝有孫五畏其長也言兄弟不得相為後乃徵宣帝玄孫廣戚侯子嬰三歲託以為卜相最吉而立之前輝光謝囂奏言武功亭長孟宗浚井得白石丹書言安漢公為皇帝符命之興自此始也莽遂謀為居攝以周公故事皆如天子之制明

年改元為居攝元年莽奏言帝母丁姬祖母傅太后莽不應禮皆發其冢既開傅太后冢崩壓殺數百人臭聞數里發丁姬冢有火出四五丈羣燕銜土投冢上辭方外百蠻無思不服休徵嘉應頌聲並作至於異見於上民怨於下莽亦不能文也

居攝元年春二月立嬰為皇太子號曰孺子夏四月安眾侯劉崇與丞相張紹謀曰安漢公必危劉氏吾帥宗族為先海內必和之遂合黨萬餘人攻宛城不能入而敗紹者張竦之從弟竦與崇族父劉嘉詣闕自歸莽赦之不罪竦為嘉作奏曰建平元壽之間大統幾絕陛下聖德拯救國命復延臨朝統政動以宗室為始登用九族為先故亂則統其理危則致其安禍則引其福絕則繼其統幼則代其任夙夜孜孜不已凡以為天下厚劉氏也建辟雍立明堂班大法流聖化天下顒顒引領而歎頌聲洋洋滿耳人無愚賢男女皆喻吉意而劉崇獨

懷悖惑之心操畔逆之慮惡不忍聞罪不容誅誠子臣之仇宗室之讎也是故親屬震落而告其罪民人潰叛而棄其兵進不跬步退伏其殃臣聞叛逆之國既以誅討則瀦其宮以為汙池納垢濁焉名曰凶墟雖生菜茹而民不食四墻其社覆上棧下著以為誡臣不勝憤憤之情願為宗室倡始父子兄弟持畚荷鍤馳到南陽瀦崇宮室令如古制及崇社宜如亳社盛稱功德莽大喜封為師禮侯七子皆賜爵關內侯封竦淑德侯長安為

之語欲得封過張伯松力戰鬬不如巧作奏自後反者皆汙池云羣臣復白太后劉崇等所以謀反者莽權輕也宜尊莽以鎮海內五月甲辰莽稱假皇帝冬十月丙辰日有食之是歲西羌龐恬傅幡反遣謁羌校尉竇況平之

二年春竇況破西羌夏四月更造貨錯刀一直五千契刀一直五百大錢一直五十與五銖並行九月東郡太守翟義立嚴鄉劉信為天子東平王雲子也翟義方進

小子也義將起兵謂其姊子上蔡陳豐曰莽必代漢吾父子受國厚恩當為國討賊假令時不成死國埋名猶可以不慙先帝汝其從我乎豐年十八壯勇許諾遂與東郡劉宇嚴鄉侯劉信信弟璜結謀初信凡開明立為王無子而信子匡嗣立為東平王故義并東平而立信義自為大司馬柱天大將軍以東平王傅蘇隆為丞相皐丹為御史大夫東郡王孫慶素有智略以明兵法在京師義乃詐移書以重罪傳逮慶移書郡國言莽毒殺

平帝攝天子位欲以絕漢今天子已立恭行天罰郡國振動比到山陽衆十餘萬莽惶恐抱孺子禱郊廟作策告遣諫議大夫桓譚等告諭天下當反政之意乃收族義家後母及兄宣皆死遣王邑孫建等十八人將兵擊義又置腹心七將軍屯關中以自備冬十有二月王邑等破翟義斬劉璜義與信棄軍亡義捕得傳尸長安磔陳都市信卒不得初聞兵茂陵以西二十三縣賊盡發趙明霍鴻等自稱將軍劫掠吏民衆十餘萬火見未央

宮殿前
三年春地震大赦天下明鴻等皆破莽自以威德遂盛
獲天人助乃謀即真之事秋七月莽母功顯君死意不
在喪為緦衰服而加麻環絰如天子弔諸侯之禮自以
為攝天子位不敢服其私親也凡一弔會葬皆如初令
新都侯崇為主服喪三年廣饒侯劉京上書言齊郡臨
淄縣亭長辛當夢見人曰天公使我告亭長居攝皇帝
當為真不信我亭中當有新井亭長起視亭中有新井
之於地曰我老巳死矣知汝兄弟不久滅族矣乃尊太
后為新室文母莽以十月癸酉朔為建國元年春大赦
天下乃笑命孺子曰咨爾嬰昔皇天佑乃太祖歷代十
二享國二百一十載天之歷數在于予躬詩不云乎侯
服于周天命靡常封爾為安定公永為新室賓於戲敬
詠死梓潼人哀章作銅匱為兩檢其一曰天帝行璽金
匱圖其二曰赤帝璽某傳與黃帝莽金策書某者高皇
帝名也言莽為真天子圖書莽大臣八人有王盛王興
哀章因自竄其名凡十一人皆署官爵為輔佐以付高
廟僕射以聞戊辰莽到高廟拜受金匱遂即天子位改
正朔易服色以十二月為正以雞鳴時為朔色尚黃初
高帝時得秦玉璽因服命之名傳國璽莽令王舜從太
后求之太后怒罵舜汝不顧義我漢家寡老婦旦暮且
死用此璽俱葬終不可得太后因號泣而言左右莫不
垂涕舜悲不自勝良久乃白太后曰臣等已無可言莽
必欲得之太后寧能終不與邪太后恐欲劫之乃出投
之於地曰我老已死矣知汝兄弟不久滅族矣乃尊太
后為新室文母莽以十月癸酉朔為建國元年春大赦
天下乃笑命孺子曰咨爾嬰昔皇天佑乃太祖歷代十
二享國二百一十載天之歷數在于予躬詩不云乎侯
服于周天命靡常封爾為安定公永為新室賓於戲敬
天之休往踐乃位無廢朕命以平原安德漯陰禹重邱
置圖其二曰赤帝璽某傳與黃帝莽金策書某者高皇
帝名也言莽為真天子圖書莽大臣八人有王盛王興
哀章因自竄其名凡十一人皆署官爵為輔佐以付高
廟僕射以聞戊辰莽到高廟拜受金匱遂即天子位改
正朔易服色以十二月為正以雞鳴時為朔色尚黃初
高帝時得秦玉璽因服命之名傳國璽莽令王舜從太
后求之太后怒罵舜汝不顧義我漢家寡老婦旦暮且
死用此璽俱葬終不可得太后因號泣而言左右莫不
垂涕舜悲不自勝良久乃白太后曰臣等已無可言莽
必欲得之太后寧能終不與邪太后恐欲劫之乃出投
之於地曰我老已死矣知汝兄弟不久滅族矣乃尊太
后為新室文母莽以十月癸酉朔為建國元年春大赦
天下乃笑命孺子曰咨爾嬰昔皇天佑乃太祖歷代十
二享國二百一十載天之歷數在于予躬詩不云乎侯
服于周天命靡常封爾為安定公永為新室賓於戲敬
天之休往踐乃位無廢朕命以平原安德漯陰禹重邱
合凡萬户為安定公國立漢祖宗之廟於其國與周後
並行其正朔服色讀策畢莽親執孺子手流涕歔欷曰
昔周公攝位終得復子明辟今予獨迫皇天威命不得
如意哀歎良久中傅將孺子下殿北面稱臣百僚陪位

莫不感動以孝平皇帝后為安定太后復更號曰黃皇室主欲嫁之主不聽莽按金匱輔臣皆封拜王舜為太師平晏為太傅劉歆為國師哀章為國將是為四輔甄邯為大司馬王尋為大司徒王邑為大司空是為三公甄豐為更始將軍王興為衛將軍孫建為立國將軍王盛為前將軍是為四輔將軍凡十一人以應符命之名孺子居其邸使者監護勅阿保乳母不得與語至壯大不能名六畜莽定諸侯王皆稱公及四夷皆更為侯更作小錢徑六分文曰小錢與大錢一直五十者為二品並行夏四月徐鄉侯劉快結黨千數起兵於其國快兄殷故漢膠東王時改為扶公國在即墨快攻殷殷閉城拒快敗走死莽增殷國為萬户復井田制遣五威將軍王奇等班符命四十二篇於天下以著代漢之符赦天下五威將軍皆乘乾文車駕坤六馬背負鷩鳥之毛服飾甚偉各置左右前後中帥凡五帥衣冠各如其方色將軍持節稱太一之使帥持幢稱五帝之使冬雷桐華

二年莽之九月戊巳校尉史陳良終帶共殺校尉刁護劫略吏士自稱漢大將亡入匈奴十有二月雷更名單于號曰降奴服于知時多作符命以得封侯其不為者戲曰獨天帝無除書自是莽乃禁之初甄豐劉歆王舜等建安漢宰衡之號非復令莽居攝也及即真歆舜內懼而豐性剛形於顏色豐子尋復作符命故漢氏平帝后黃皇室主為尋妻莽發怒收尋皆死連者數百人詞及揚雄時校書在天祿閣使者欲收之雄恐懼自投閣下幾死莽聞之曰雄素不豫事何故在此間請問其故乃歆子棻從雄問奇字有詔勿問莽之為人大口蹙頤露眼赤睛大聲如嘶長七尺五寸好厚履高冠反膺仰視或云所謂鴟目虎喙豺聲也故能噉人亦為人所噉莽聞而誅之王舜自莽即位病悸而死三年遣謁者持節安車印綬拜楚國龔勝為太子師友祭酒秩上卿使者之郡太守縣邑長吏三老官屬行義

諸生千人入勝舍致詔書勝因稱病篤使者以印綬加
勝輒推去使者自言請留守勝以秋涼發勝知不免謂
門人高暉等曰吾蒙漢之厚恩豈以一身事二姓遂不
食十四日而死有父老弔哭甚哀曰嗟乎薰以香自燒
膏以明自銷龔生竟夭天年非吾徒也遂出莫知其誰
勝字君賓與同郡龔舍字長倩友善故世稱兩龔並著
名節勝哀帝時為諫議大夫薦龔舍寧壽皆徵勝曰竊
見國御巫醫尚為駕御賢士宜有駕於是詔從之壽稱
疾不至舍至拜諫議大夫以疾免即就家拜太山太守
使者到縣請舍到庭受拜舍曰王者以天下為家何必
於官遂就家拜之至官數月以疾乞骸歸兄子曼容亦
養志自修為官不肯過六百石輒自免去恭以安車迎
齊薛方曰堯舜在上下有巢許今則主上方隆唐虞之
德亦猶小臣欲守箕山之節恭恍而聽之踰廉郭欽杜
陵蔣詡字元卿皆以郡守刺史以廉直著名齊國栗融
字客卿北海禽慶字子夏蘇章字文則山陽曹竟字子

期皆大儒俱不仕恭池陽有小人影長尺餘或乘車馬
或步行操持萬物小大皆自稱三日乃止海濱蝗河水
汎清河以東數郡恭徵能治河者至以百數大略異者
長水校尉平陵關並言河決率嘗於平原東郡左右其
地形下而土疏惡也聞禹治河本空此地以為南北不
過百八十里河空此地不為官亭民室而已大司馬掾
張戎言水性就下行疾則自刮成空而稍深河水重濁
號一石水六斗泥今西方諸郡及京師民引河渭水以
溉田春夏少水時故河流遲貯淤而稍淺雨多水暴至
則溢決而國家數隄塞之稍益高於平地猶築垣牆而
貯水也可順從其性無復以灌溉則水道通利無溢決
之害矣臨淮韓牧以為可略於禹貢九河處穿之縱不
能為九但為四五宜有益大司空掾王璜言河入渤海
地高於韓牧所欲穿處往者天嘗連雨東北風海水溢
西南出浸數百里九河地悉為海水漸矣禹之行河水
本從西山下東北去周書曰定王五年河徙則今所行

非禹之所穿也又秦攻魏決河灌其都決處遂大不可復補宜却徙完平處更開空使緣西山足乘高地東北入海乃無水災事亦無施行者

四年夏赤氣出東方竟天東北西南皆反亂侵邊

五年二月文母皇后崩葬渭陵與元帝合而溝水絶之立廟於長安新室世世獻祭元帝配食坐於牀下莽為后服喪三年西域焉耆國叛殺都尉冬十有一月孛星出

六年三月壬申晦日有蝕之四月隕霜殺草木六月黃霧四塞秋七月大風拔樹木北闕城門瓦飛雨雹殺牛羊莽以周官王制之文置卒正連帥大尹職如太守屬長職如都尉置州牧其禮如三公郡監二十五人位上大夫各主五郡皆世其官分長安六鄉置六帥各一人分三輔為六尉郡河東河南河内弘農潁川南陽為六隧郡置大夫職如太守屬正職如都尉及它官名悉改大郡至分為六郡縣以專長為名者三百六十其後數

自以專權得漢政故咸自攬衆務常御燈火至明不能治有司受成苟免因緣為姦而已上書者連年不決縣宰缺者至數年無領一切競為貪苛拘繫縣獄者至連年逢赦乃得出衛士不交代者數年冬以郡縣災害率減吏祿終不得祿者各因職為姦利以自給穀羅常貴百姓窮困起為盜賊邯鄲以北大雨水出流殺人八年春二月大雨雪深者二丈柏竹咸枯死地震莽詔曰地者有動有震震者為害動者不害故易稱曰坤動

而靜辟胷萬物萬物生焉其好自誣飾皆此類也長平觀西岸崩壅涇水涇水不流郡臣上壽以為土填水匈奴滅亡之兆也臣下從諛亦如之秋七月丁酉霸陵城災戊子晦日有蝕之翟義黨王孫慶捕得莽使大醫尚方巧屠共剖剝之量度五藏以竹挺尋脈知所終始云可以治病

九年琅邪女子呂母為子報仇黨衆浸多至數萬人號曰赤眉莽親至南郊作威斗威斗者以五石銅為之形若北斗長二尺五寸欲以厭兵令有司命人負之

十年正月朔北軍南門災莽一切收長吏家財五分之四以助邊令吏得告將許奴告主欲禁姦姦愈甚樊崇刁子都等以饑餓相聚於琅邪衆皆數萬

十一年令太史更推三萬六千歲歷紀六歲一改元布告天下時匈奴寇邊莽乃大募發丁男死罪囚吏民奴一切稅吏民皆三十取一博募有伎術者待以不次之位上言便宜者以萬數矣或言能渡水不用舟楫連馬接車濟百萬之師或言不持斗儲食藥物馬不飢或言能飛一日千里莽輒試之取大鳥翮作翼頭與身皆著毛通引鎵鈕飛數百步輒墮莽知其不可用苟欲獲其名皆拜大將軍賜以車馬待詔發遣大司馬武建伯嚴尤與將軍廉丹擊匈奴皆賜姓王氏凡十三部將四十萬衆齎三百日糧欲同時並出塞追匈奴內之丁零因分其地立呼韓邪十五子嚴尤諫曰匈奴為害久矣周秦漢皆征之然皆未得上策者周得中策漢得下策秦是為中策漢武帝選將練兵齎糧深入雖有克獲之功胡輒報之兵連禍結四十餘年中國罷耗匈奴亦創艾而天下稱武是為下策始皇不忍小忿而輕民力恢長城之固延袤萬里轉輸之行起於負海疆境未完中國內竭以喪社稷是為無策今天下遭陽九之厄比年饑饉而北邊尤甚今發四十萬衆齎三百日之糧東據海位上言便宜者以萬數矣或言能渡水不用舟楫連馬

伐南取江淮然後能備計其道里一年尚未集合兵先至者聚居暴露師老械朽勢不可用此一難也邊城空虛不能奉軍糧內調郡國不相及屬此二難也計一人三百日食用米十八斛非牛力不能勝牛又自當齎食加二十四斛重矣胡地沙鹵多乏水草以往事校之軍出不滿百日牛必死盡且餘糧尚多人不能勝此三難也秋冬甚寒春夏則多風齎金鏤薪炭重不可勝食糒飲水以歷四時師有疾疫之憂勢不能久此四難也輜重自隨則輕銳者少不得疾行虜徑遁逃勢不相及幸而逢虜則累輜重如遇險阻銜尾相隨虜遨遮前後危殆不測此五難也大用民力功不可必立臣伏憂之莽不聽又復引古者名將樂毅白起不用之意及論邊事凡三篇及當出師廷議尤固爭之宜先憂山東莽怒策尤為庶人以董忠代之師久屯不行運轉不已天下騷動冀平連率田況奏言民貲不實莽復三十稅一以況忠言憂國進爵為伯衆皆罵之夙夜連率韓博上言有奇士巨毋霸長一丈六尺大九圍來至臣府曰欲奮擊匈奴出於蓬萊東南五城西北軺車不能勝即以大車駟馬載霸詣闕願陛下作大甲高車貴育之衣遣大將軍一人虎賁百夫迎之於道京師門不容者開大高之以示百蠻博意欲以諷莽莽聞而惡之留霸新豐更其姓曰巨毋氏謂因丈毋太后霸王符也博以非所宜言棄市

十二年大順時之令春夏斬人都市二月壬申日正黑七月大風毀玉露臺杜陵便殿乘輿虎文衣藏在室匣中自出立於外堂上良久乃委地莽欲示萬世之基乃營長安城南提封百頃以起九廟黃帝虞舜陳胡王齊敬王濟北閔王凡五廟不毀云濟南伯王元城孺王陽平頃王新都顯王黃帝廟東西南北各四十丈高十七丈餘廟半之金銀雕飾窮極工巧費用巨百萬卒徒死者以萬數鉅鹿馬適求舉燕兵以誅莽發覺誅死南郡張霸江夏羊收王匡等起兵於綠林下江共皆萬餘人

武功中水鄉民舍墊為池
十三年更州牧為監如刺史莽子臨與莽侍婢通恐漏
洩乃謀殺莽發覺自殺秋隕霜殺菽關東大饑莽問羣
臣擒賊方略故左將軍公孫祿徵來與議祿曰太史令
宗宣誣天文以凶為吉太傅唐遵飾虛偽以取名國師
劉歆顛倒五經毀壞師法明學男張邯地理侯孫陽造
井田使民棄業義和唐匡設六管以勞工商說符侯崔
發阿諛以取容令下情不得上通宜誅此數子以慰天
下莽怒令虎賁扶祿出時民皆饑愁州縣不能慰安又
不得擅發兵故盜賊浸多唯翼平連率田況發四萬人
授以兵車與刻石為約赤眉聞之不敢入界況自劾奏
莽切責況擅發兵赦罪諭以擒賊況自請出擊賊所向
皆破莽使況領青徐二州牧況請無出大將選牧尹以
下明其賞罰收合離散小國徙其老弱置大城中積穀
并力固守賊攻城不得勢必不能聚所過乏食以此招
之則降擊之則滅今出大將軍郡縣苦之乃甚於賊宜

盡徵還乘傳使者以休息郡縣委任臣二州盜賊必平
莽畏惡況陰為發代賜況書將代監其兵況隨使者還
齊地遂敗
十四年閏月霸橋災數千人沃之不滅關東民相食蝗
蟲蔽天自東來至長安入未央宮發吏民設購賞以捕
之時下江兵盛新市朱鮪平林陳牧皆復聚衆莽遣大
將軍孔仁嚴尤陳茂擊之荊州遣太師王匡更始將軍
廉丹擊赤眉匡丹皆敗莽知天下潰叛乃分遣使除六
管諸禁詔令不便民者皆收還之時世祖與伯升起兵
與平林合攻棘陽十有二月有星孛於張箕
十五年二月辛巳劉聖公立為更始皇帝即世祖之族
兄也莽遣大司徒王尋大司空王邑將兵號百萬擊更
始二公兵敗於昆陽關中震恐道士西門君惠謂莽從
兄王涉曰讖云劉復興劉秀為天子天子國師劉歆是
也先是歆依讖改名秀涉以語大司馬董忠共語歆歆
謂天文人事東方必成歆亦怨毅其二子又畏大禍將

至遂謀與忠劫莽東降忠等誅死歆涉以親近莽惡其
人聞遂隱誅歆涉自殺莽師徒外破大臣內叛無所復
信憂懣不能食性好小數但為厭勝之事遣人壞漢園
陵累邑云無使民復思漢皆此類也崔發言國有大災
則哭以厭之莽乃率羣臣至南郊大哭告天下諸生小
民旦夕會哭甚者除為吁嗟郎漢兵至遂發莽先人墳
墓燒其棺槨焚其九廟火照城中十一月戊申朔漢兵
入城城中人皆降避火前殿莽猶按式迴席隨斗柄而
坐曰天生德於予漢兵其如予何庚戌乃升漸臺執威

斗抱符命羣臣從者尚千餘人王邑兵盡乃還父子守
莽下哺時兵衆上臺邑等戰死邑者成都侯商之子也
莽藏室中地隅間校尉公孫宏就斬莽頭軍人爭莽身
支分節解肌肉臠切遂傳首謁更始于宛孝平后曰何
面目復見漢家遂投火而死后婉嬝有志操自劉氏廢
稱疾不朝會莽欲改嫁之令立國將軍孫建子將醫問
疾后大怒鞭其旁侍者發怒不起莽遂不敢逼之鍾武

劉望聚衆汝南稱尊號嚴尤陳茂投之尤為大司馬茂
為丞相十餘日望兵敗尤茂并死司命孔仁以兵降漢
乃歎曰吾聞食人食者死其事乃自刎死本傳曰王莽
始起外戚折節力行以要名譽宗族稱孝朋友歸仁及
其居位輔政成哀之際勤勞國家直道而行動見稱述
豈所謂在家必聞在邦必聞色取仁而行違者莽既不
仁而有邪佞之材又乘四父歷世之權遭漢中微國統
三絶而太后壽考為之宗主故得肆其姦慝而成篡奪

之禍推此言之亦有天時非人力也及其竊位南面處
非所據顛覆之勢險於桀紂而莽晏然自謂黃虞復出
乃始恣睢奮其威餘滔天虐民窮凶極惡毒被諸夏亂
延蠻貊未足逞其欲焉故海內翼然喪其樂生之心內
外怨恨遠近俱廢城池不守支體分裂遂令天下城邑
為墟邱壠發掘害徧生靈延及朽骨書傳所載亂臣賊
子無道之人考其禍敗未有如莽之甚也昔秦燔詩書
以立私議莽誦六經以文姦言同歸殊塗俱用亡滅此

皆亢龍之絶氣非命之運會紫色蠅聲餘分閏位為聖王之驅除云爾王莽既敗天下雲擾大者建州郡小者據縣邑公孫述稱帝於蜀隗囂據隴擁衆收集英雄班彪在焉彪即成帝婕妤之弟之稚子也囂問彪曰往者周亡戰國並爭天下分裂數代然後始定意者縱橫之事復起於今日乎將乘運迭興在一人也願先生論之論曰周廢興與漢稍異昔周立爵五等諸侯從政根本既微枝葉强大故其末流有縱橫之事其勢然也漢家承秦之制郡縣治民臣無百年之柄至於成帝假借外家哀平祚短國嗣三絶危自上起傷不及下故王氏之貴傾擅朝廷能竊其位不郵於人心是以即位之後天下莫不引領而歎十餘年間中外騷動遠近俱發假號雲合咸稱劉氏不謀同辭方今豪傑帶州域者皆無七國世業之資詩云皇矣上帝臨下有赫監觀四方求民之瘼今民皆謳吟思漢鄉仰劉氏已可知矣囂曰先生之言周漢之勢可至於見愚人習識劉氏而謂漢家重興疏矣昔秦失其鹿劉氏逐而得之時民復知漢乎彪

感其言又閔禍患之不息乃著王命論以救時難其辭曰昔在帝堯之禪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舜亦以命禹暨於稷契咸佐唐虞光濟四海奕世載德至於湯武而有天下雖遭異時而禪代不同至於應天順民其揆一也是故劉氏承堯之後氏族之世著於春秋唐據火德而漢運紹之始起豐沛神母夜號以彰赤帝之符由是言之帝王福祚必有明聖顯懿之德豐功厚利積累之業然後精誠通於神明流澤加於生民故為神明所福饗天下所歸往未見亡命功德不紀而能崛起於此者也世俗見高祖起於布衣不達其故以為適遭暴亂得奮其劒遊說之士比於逐鹿捷者幸而得之不知神器有命不可以智力求之悲夫此世俗所以多亂臣賊子也若然豈徒晻於天道又不覩於人事也夫饑饉流離單寒道路思祖禍之襲擔石之畜所願不過一金終於轉死溝壑何則貧窮亦有命也況乎天子之貴

四海之富神明之祚可得而妄處哉故雖遭罹阨會竊其權柄勇如信布强如梁籍成如王莽然卒就鼎鑊伏斧鑕烹煮分裂又況么麽不及數子而欲晻干天位者乎是故駑蹇之乘不騁千里之塗燕雀之儔不奮六翮之用楶梲之材不荷棟梁之任斗筲之子不秉帝王之量易曰鼎折足覆公餗言不勝任也當秦之末豪傑並起共推陳嬰而欲王之嬰母止之曰自吾為汝家婦汝世貧賤卒得富貴不祥不如以兵屬人事成少受其利

不成禍有所歸嬰從其言而陳氏以寧王陵之母亦見項羽必亡劉氏將興時陵為漢將而母獲於楚有漢使來陵母見之曰告吾子漢王長者必得天下爾謹順事之無有二心遂對漢使伏劒而死以固陵心其後果定漢陵為相封侯夫以匹婦之明猶能推事理之致探禍敗之機傳宗祀於無窮垂策書於春秋而況丈夫乎是故窮達有命吉凶由人嬰母知廢陵母知興審此四者帝王之分決矣盖在高祖其興也有五一曰是帝堯之

苗裔二曰體貌多奇異三曰神武有徵應四曰寛明而仁恕五曰知人善任使加之以誠信好謀達於聽受見善如不及用人如由已從諫如順流趣時如響赴當食吐哺納子房之策拔足揮洗揖酈生之說悟戍卒之言斷懷土之情高四皓之名割肌膚之愛舉韓信於行陣收陳平於亡命英雄陳力羣策畢舉此高祖之大畧也所以成帝業焉若乃靈瑞符應又可畧聞矣初劉媼姙高祖夢與神遇雷電晦冥有龍蛇之怪及長而多靈有

異於衆是以王媼武負感物而折券呂公覩形而進女秦皇東遊以厭其氣呂后望雲而知其處始受命則白蛇分西入關則五星聚故淮陰留侯謂之天授非人力也歷古今之得失驗行事之成敗稽帝王之世運考五者之所謂趣舍不厭斯位符應不同斯慶而苟昧權利越次妄據外不量力内不知命則必喪保家之主失天年之壽遇折足之凶伏斧鑕之誅英雄誠知覺悟畏若禍戒超然遠覽淵然深識收嬰陵之明分絶信布之覬

覩距逐鹿之瞽說審神器之有授無貪不可幾者為二
毋之所笑則福祚流於子孫天祿永終矣彪知嚚不寤
乃避難於河西河西大將軍竇融訪問焉舉茂才為徐
令彪子固字孟堅明帝時為郎據太史公司馬遷史記
自高祖至於孝武太初固紹其後事迄於孝平王莽之
際著帝紀表志傳以為漢書凡百篇述其帝紀其辭曰
皇矣漢祖纂堯之緒實天生德聰明神武秦人不綱綱
漏於楚爰茲發迹斬蛇奮旅神母告符朱旗乃舉越蹈
秦郊嬰來稽首革命創制三章是紀應天順人五星同
晷項氏畔奐紲我巴漢西土宅心戰士憤怨乘釁而起
席卷三秦割據山河保此懷民股肱蕭曹社稷是經爪
牙信布腹心良平恭行天罰赫赫明明述高紀
孝惠短世高后稱制罔顧天顯呂宗以敗述惠紀
太宗穆穆允恭玄默化民以躬率下以德農不供貢罪
不收孥官不新館陵不崇基我德如風民應如草國富
刑清登我漢道述文紀
孝景涖政諸侯方命克伐七國王室以定匪怠匪荒務
在農桑著於甲令民用寧康述景紀
世宗曄曄思弘祖業疇咨熙載髦俊並作厥作伊何百
蠻是攘恢我疆宇外博四荒武功既抗乃迪斯文憲章
六學統一聖真封禪郊祀祭秩百神協律改正享茲永
年述武紀
孝昭幼沖冢宰惟忠燕蓋讬張實叡聖罪人斯得邦
家和同述昭紀
中宗明明寘用刑名時舉傅納聽斷惟精柔遠能邇燀
燿威靈龍荒朔漠莫不來庭丕承祖烈尚於有成述宣
紀
孝元翼翼高明柔克寘禮故老優容亮直外割禁苑内
損御服離宮不衛山陵不邑閻尹之疵穢我明德述元
紀
孝成皇皇臨朝有光威儀之盛如珪如璋壺闈恣趙朝
政在王炎炎燎火亦允不揚述成紀

孝哀彬彬克儘威神凋落洪枝顛倒鼎臣婉孌董公惟亮天功大過之困實撓實凶述哀紀

孝平不造新都作宰不周不伊喪我四海述平紀

凡漢有天下地東西萬九千三百二里南北萬二千三百六十八里提封一萬萬四千五百一十三萬六千四百五頃除邑居道路山林川澤郡國不可闢者定墾田八百二十七萬五百六十七頃郡國三百三十縣一千三百一十四道三十三侯國二百四十一戶千二十三萬三千六百一十二口五千六百五十九萬四千九百九十八此在國家強盛之時

凡漢紀其稱本紀表志傳者書家本語也其稱論者臣悅所論粗表其大事以參得失以廣視聽也惟漢四百二十有六載皇帝撥亂反正統武興文永惟祖宗之洪業思光啓於萬嗣闡綜大猷命立國典以及羣籍於是乃作考舊通連體要以述漢紀易稱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詩云古訓是式中興以前一時之事明主賢臣規模法則得失之軌亦足以監矣撰漢書百篇以綜往事庶幾來者亦有監乎此其辭曰

欽定四庫全書　前漢紀卷三十　三十五

茫茫上古結繩而治書契爰作典謨云備明德惟馨光於萬祀其在中葉實有陶唐丕顯伊則配天惟明蕩蕩厥猷有煥其章至於有周對日重光於赫大漢統辟元功穆穆惟祇二祖六宗明明皇帝纂承洪緒遭國閔凶困於荼蓼實天生德應運建主矯矯俊臣惟國作輔綏我思成有德思祐撥亂反正大建惟序武功既列迺贊斯文禮惟前軌命我小臣爰著典籍以立舊勳綜往來永監後昆侍中悅上

前漢紀卷三十

覆校官檢討臣季學錦

校對官庶吉士臣裴　謙

謄錄監生臣劉銓瑛

Page not available.

Please help scan and add.

页面不可用。

请协助扫描添加。

欽定四庫全書會要 史部 後漢紀卷一二

詳校官編修臣汪鏞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後漢紀提要

臣等謹案後漢紀三十卷晉袁宏撰宏字彦伯事跡具晉書文苑傳劉知幾史通正史篇曰先是晉東陽太守袁宏抄撮漢氏後書依荀悦體著後漢紀三十篇世言漢中興史者惟袁范二家宏自序稱見張璠所撰書言後漢事差詳故復採而益之考隋書經籍志載璠後漢紀三十卷史通六家篇列璠書於左傳家次於荀悦書後是宏此紀非惟體例因璠即卷帙亦因璠也其書之作實在范蔚宗以前以體用編年故范書獨列于正史觀宏自序稱史傳之興所以通古今而篤名教其論勝蔚宗多矣晁公武亦謂比他家為精密也乾隆四十年五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後漢紀原序

予嘗讀後漢書煩穢雜亂睡而不能竟也聊以暇日撰集為後漢紀其所掇會漢紀謝承書司馬彪書華嶠書謝忱書漢山陽公記漢靈獻起居注漢名臣奏袤及諸郡耆舊先賢傳凡數百卷前史闕略多不次叙錯謬同異誰使正之經營八年疲而不能定頗有傳者始見張璠所撰書其言漢末之事差詳故復撰而益之夫史傳之興所以通古今而篤名教也邱明之作廣大悉備史

遷剖判六家建立十書非徒記事而已信足扶明義教網羅治體然未盡之班固源流周贍近乎通人之作然因藉史遷無所甄明荀悦才智經綸足為嘉史所述當世大得治功已矣然名教之本帝王高義韞而未叙今因前代遺事略舉義教所歸庶以弘敷王道前史之闕古者方今不同其流亦異言行趣舍各以類書故觀其名迹想見其人丘明所以斟酌抑揚寄其高懷末吏區區注疏而已其所稱美止於事義疏外之意歿而不傳

其遺風餘趣蔑如也今之史書或非古之人心恐千載之外所誣者多所以悵快踌躇操筆恨然者也晉袁宏撰

欽定四庫全書卷六千九百五十六 史部

後漢紀卷一

晉 袁宏 撰

光武皇帝紀一

孝景帝生長沙定王發武帝世諸侯得分封子弟以冷道縣春陵封發中子買為春陵節侯買生鬱林太守外生鉅鹿都尉回回生南頓令欽欽生光武皇帝元帝時節侯之孫孝侯以南方卑濕請徙南陽於是以蔡陽白水鄉為春陵侯封邑而與從昆弟鉅鹿君及宗親俱徙焉湖陽人樊重女曰歸都自為童兒不正容不出於房南頓君聘焉生齊武王縯魯哀王仲世祖新野寧平公主

世祖諱秀字文叔初南頓君為濟陽令而世祖生夜有赤光室中皆明使卜者筮之曰貴不可言是歲嘉禾生縣界大熟因名曰秀為人隆準日角大口美鬚眉長七尺三寸樂施愛人勤於稼穡嘗之長安受尚書大義畧舉兄縯字伯昇慷慨有大節王莽簒漢劉氏抑廢常有

興復之志不事產業傾身以結豪傑豪傑以此歸之新野人鄧晨字偉卿家富於財晨少受易好節義世祖與晨善以姊妻之是為新野公主世祖與晨遊宛穰人蔡少公道術之士也言劉秀當為天子或曰是國師公劉子駿也世祖笑曰何知非僕耶坐者皆笑當是時莽行一切之法犯罪輒斬之名曰不順時令晨謂世祖曰王莽暴虐盛夏斬人此天亡之時宛下言儻能應也世祖笑而不應宛人李通字次元父守為王莽宗卿師守身長八尺容貌絶異治家與子孫如官府少事劉歆好星歷讖記之言云漢當復興李氏為輔私竊議之非一朝也通嘗為吏有能名見王莽政令凌遲挾父守所言又居家富佚為閭里豪自免歸從弟軼亦好事者謂通曰今四方兵起王氏且亡劉氏當興南陽宗室獨有劉伯昇兄弟汎愛衆可以謀大事通甚然之世祖常避吏於宛通遣軼候世祖初通同母弟申屠臣善為醫術以其難使也縁殺之故世祖不欲見軼軼輒來不止世祖乃強見之軼徐達通意殊不以申屠為恨世祖不得已乃許之往時通病臥室內世祖與通兄儻等喜悅竝言天下兵起王氏亡敗之狀世祖初以士君子道相慕故往答之及聞其語大驚不敢應起入室候通通握手極歡移日復言及兵起及讖文世祖微難通曰即如是當如宗卿師何通曰已自有廋世祖深知通意遂相結初琅邪呂母之子為縣長所殺呂母家產數百金志欲報怨乃治酒多買刀兵少年壯之又素被恩皆許諾聚衆數百人母自號與之如此數歲財產單盡少年相與償母母涕泣曰所以相待非治產求利也欲以為子報怨耳諸君寧能相哀也少年壯之又素被恩皆許諾聚衆數百人母自號將軍攻縣長及掾吏既而解掾吏曰諸卿無罪唯欲報長耳諸吏叩頭為長請母曰吾子犯小罪不當死長殺之殺人當死又何請乎母遂手殺之以其首祭子墓自是莒人樊崇東宛人逄安東海人徐宣謝祿並為盜賊一歲間衆各數萬人王莽沐陽侯田況大破之遂殘州

郡所過抄掠百姓初崇等以困窮為賊無攻城畧地之心結聚浸盛乃相與為約殺人號令最尊者稱三老其次從事卒吏王莽遣平均公廉丹大師王匡東擊之軍至定陶莽詔丹曰倉廩盡矣府庫空矣可以怒矣可以戰矣丹惶恐夜召掾馮衍以書示之衍因說丹曰張良以五世相韓椎秦始皇於博浪之中勇冠乎賁育名高乎泰山將軍之先為漢信臣新室之興英俊不附今海內潰亂百姓塗炭民之思漢甚於詩人之思邵公也愛其甘棠況其子孫民所歌舞天必從之方今為將軍計莫若先據大郡鎮撫吏士百里之內牛酒日賜納雄傑之士詢忠智之謀興社稷之計除萬民之害則福流於無窮勳著於不朽與其軍覆於中原身分於草野功敗名滅恥及先祖者哉聖人轉禍而為福智士因敗而為功願明公深計而無與俗同丹不能從進及睢陽復說丹曰益聞明者見於無形智者慮於未萌況其昭晳者乎凡患生於所忽禍發於細微敗不可悔時不可失公孫述曰有高人之行負非於世有獨見之慮見疑於人故信庸庸之論破金石之策襲當世之操失高明之德夫決者智之君也疑者事之役也時不重至公勿再計丹不聽衍奉世曾孫也崇等欲戰恐其衆與莽兵亂乃皆朱眉以相識別由是號曰赤眉赤眉別校董憲等衆數萬人在梁郡匡丹攻拔無鹽莽遣中郎將奉璽書勞匡丹進爵為公王匡故進擊憲廉丹以為新拔城罷勞當且休士養威匡不聽引兵獨進丹隨之合戰成昌兵敗匡走丹使吏持其印韍符節付匡曰小兒可走吾不可遂止戰死校尉汝雲王隆等二十餘人別鬬聞之皆曰廉公已死吾誰為生馳奔賊皆戰死莽傷之下書曰惟公多擁選士精兵衆郡駿馬倉穀帑藏皆得自調忽於詔策離其威節騎馬呵譟為狂刃所害嗚呼哀哉賜謚曰果公國將褒章謂莽曰皇祖考黃帝之時中黃直為將破殺蚩尤今臣居中黃直之位願平山東莽遣章馳東與太師匡并力又遣大將軍陽浚守敖倉司徒王

尋將十餘萬屯雒陽填南宮大司馬董忠養士習射中軍北壘大司空王邑兼三公之職司徒尋初發長安宿霸昌廄亡其黃鉞尋士房揚素狂直廻哭曰此經所謂喪其齊斧者也自劾去莽擊殺揚四方盜賊往往數萬人攻城邑殺二千石以下太師王匡等戰數不利莽知天下潰畔事窮計迫廻議遣風俗大夫司國憲等分行天下除井田奴婢山澤六筦之禁即位以來詔令不便於民者皆收還之待見未發會世祖與通定謀議期以

材官都試騎士日欲劫前隊大夫甄阜及屬正梁丘賜因以號令大衆乃使世祖與軼歸舂陵舉兵以相應遣從兄子季之長安以事報父李守季於道病死守密知之欲亡歸素與邑人黃顯相善時顯為中郎將聞之謂守曰今關門禁嚴君狀貌非凡將以此安之不如詣闕自歸事既未然脫可免禍守從其計即上書歸死章未及報留闕下會事發覺通得亡走莽聞之乃擊守於獄而黃顯為請曰守聞子無狀不敢逃亡守義自信歸命宮闕臣顯願質守俱東曉說其子如遂悖逆令守北向列首以謝大恩莽然其書會前隊復上通起兵之狀莽怒欲殺守顯爭之遂并被誅及守家在長安者盡殺之南陽亦誅通凡弟門宗六十四人皆焚屍宛市時劉縯名諸豪傑計議曰王莽暴虐百姓分崩今枯旱連年兵革並起此亦天亡之時復高祖之業定萬世之秋也衆皆然之於是分遣親客使鄧晨起新野世祖與李通李軼起於宛伯昇自發舂陵子弟諸家子弟恐懼皆亡逃自匿曰伯昇殺我及見世祖絳衣大冠皆驚曰謹厚者亦復為之乃稍自安凡得子弟七八千人部署賓客自稱柱天都部使宗室劉嘉往誘新市平林兵與其帥王鳳陳牧等合軍而進西擊長聚世祖初乘牛殺新野尉乃得馬進屠唐子鄉殺湖陽尉軍中分財物不均衆恚恨欲反攻諸劉世祖斂宗人所得物悉與之衆乃悅進拔棘陽與莽前隊大夫甄阜屬正梁丘賜戰於小長安漢軍大敗還保棘陽阜賜乘勝留輜重藍鄉引兵南渡伯而黃顯為請曰守聞子無狀不敢逃亡守義自信歸命

昇饗士設盟潛師夜襲藍鄉盡獲其輜重十一月有星孛于張東南行五日不見孛星者惡氣所生或謂之彗星張為周分其後世祖都洛陽除穢布新之象

更始元年正月斬阜賜死者萬餘人嚴尤陳茂聞阜賜死馳欲據宛伯昇乃焚積聚破釜甑與茂戰於育陽大破之斬首二千餘級尤茂走汝南漢兵遂圍宛伯昇自號柱天將軍聖公稱更始將軍王莽惡之購伯昇五萬戶黃金十萬斤使長安中諸宮署及天下鄉亭守畫伯昇像使旦起射之自阜賜死後降者十餘萬無所統一諸將請立君南陽英雄及王常皆投歸伯昇然漢兵以新市平林為本其將帥起草野苟樂放縱無為國之畧皆憚伯昇而狎聖公二月辛巳朱鮪等於濟水上設壇場立聖公為天子議示諸將伯昇曰諸公妄尊宗室甚厚無益然愚竊有所難聞赤眉起青徐衆數十萬其中必有諸劉若南陽有所立此必將內爭王莽未滅而宗室相攻是疑天下而自損權非所以破莽之道也且首

兵唱號鮮有能遂陳涉項羽是也春陵去宛繞三百里功德未有所施遽自尊立為天子準的後人將得承吾獎非計之善者也為將軍計不如且稱王王勢亦足以斬諸將令赤眉所立者賢相率而往從之必不奪吾爵位如無所立破莽降赤眉然後舉尊號亦未晚也諸將多曰善可且為更始王將軍張印拔劒擊地曰疑事無功今日之議不得有二乃立聖公聖公素懦弱流汗不敢言以次拜諸將劉良為國三老王匡為定國上公王鳳為成國上公朱鮪為大司馬劉縯為大司空世祖為太常卿餘皆九卿將軍改元為更始元年於是豪傑失望劉稷擊魯陽聞更始立怒曰本宗室謀討王莽復社稷者伯昇兄弟也更始何為者不肯詣宛更始大臣不悅世祖惡之謂伯昇曰事欲不善伯昇笑曰恒如是耳李軼初與世祖善後諂新貴而疏世祖世祖誡伯昇曰此人不可親也伯昇不從平林兵圍新野不能下其宰潘臨登城曰願得劉公一信伯昇降之

伯昇威名日盛更始君臣內不自安頃時詔示縯七尺寶劒申屠建隨獻玉玦示樊宏曰昔鴻門之會范增舉玦示項羽指在高祖建得無不善乎而縯不應及世祖將至潁川復深誡伯昇三月世祖與諸將畧地潁川父城人馮異內鄉人鈚期潁陽人王霸襄城人傅俊棘陽人馬成皆從世祖異字公孫通左氏春秋好孫子兵法為郡功曹監五縣事與父城令苗萌共守異出行屬縣

願據五城以効功世祖善之異歸謂萌曰觀諸將皆壯士屈起如劉將軍非庸人也可以歸身死生同命萌曰願從公計期字次況身長八尺二寸容貌壯異父卒期行喪三年鄉里義之世祖聞其氣勇有志義召為掾霸字元伯家世獄官霸為獄吏不樂文法慷慨有大志其父奇之使學於長安數年歸會世祖過潁陽以賓客見世祖曰聞將軍興義兵誅篡逆竊不自量貪慕威德願

同力救之反欲歸守妻子財物耶諸將怒曰劉將軍何以敢如此世祖乃笑而去唯王常然世祖之計會候還言大兵來長數百里不見頭尾頗至城北矣諸將乃遽更請劉將軍計之世祖復為陳相救之勢諸將素輕世祖及迫急世祖為畫成敗皆從所言時漢兵在城中者八九千人世祖留王鳳王常守昆陽夜與宗佻李軼鄧晨十三騎出城時二公至城下者且十萬人世祖幾不得出嚴尤說王邑曰昆陽城小而堅今擊尊號者在宛

然進大兵向宛彼必奔走宛下兵敗昆陽自服邑不聽遂環昆陽作營圍之數重雲車十餘丈旗幟蔽野金鼓之聲聞數十里或為地窟或作衝車弩射城中如雨城中負戶以汲二公自以功在刻漏校尉司馬請託郡縣取受賄賂不以軍事為憂有流星墮營中正晝有雲氣若壞山直於營而墮不及地尺而滅吏士皆壓仆世祖既至定陵晨悉發諸營精兵救昆陽諸將戀輜重欲留兵守之世祖曰今同心併力以破二公珍寶萬倍大功可成如為所敗身首無餘何財物之有諸將聞二公兵盛皆震懼世祖為陳天命歷數說其意請為前行諸將不得已皆從世祖將步騎千餘人居諸將前二公遣步騎千餘人來合戰斬首數十級諸將喜曰劉將軍平生見小敵怯今見大敵勇甚可怪世祖復進諸將乘之斬首數百級連戰輒勝諸將益奮棘陽人岑彭字君然以郡吏共嚴說守宛城伯昇攻之數月城中相食是月岑彭嚴說舉城降諸將欲誅之伯昇曰彭為郡吏執心堅守是其節也舉大事當表義士不如封之以勸後人更始乃封彭為歸德侯更始入都太守府封宗室諸將皆為列侯者百餘人宛城之拔昆陽未知也世祖為書與城中言宛下兵復至昆陽墜其書二公得書恐六月己卯世祖選精兵三千從城西水上奔二公陣二公兵走北殺司徒王尋而昆陽城中兵亦鼓譟而出中外並擊會大風雷雨滍水盛二公大衆遂潰奔走赴水溺死以數萬滍水為之不流王邑嚴尤陳茂輕騎逃去漢軍獲其輜重車甲連月不盡或焚燒其餘於是劉稷詣宛李軼等共譖之更始乃陳兵收稷伯昇固爭之遂并殺伯昇以光祿勳劉賜為大司徒時世祖在父城乃詣宛謝之不伐昆陽之功更始以是憙拜世祖為破虜大將軍封武信侯秋八月故鍾武侯劉望據汝南自立為定漢王嚴尤陳茂皆歸之王莽遣太師王匡國將哀章守洛陽以距更始更始遣西屏將軍申屠建司直李松攻開定國王匡攻洛陽三輔震動長安中兵起共攻莽

九月丙子東海公孫賓就斬莽首會申屠建李松至傳莽首及璽綬詣宛更始視之曰莽不如是當與霍光等更始韓夫人言云不如此者帝當那得之是月王匡亦拔洛陽執太師公王匡國將襄章至宛斬之冬十月劉望自立為天子嚴尤為大司馬陳茂為丞相更始使劉信擊之望兄子回殺望降嚴尤陳茂走朗陵為故吏所殺更始欲北之洛陽以世祖為司隸校尉初三輔官府吏東迎者見更始諸將數十輩皆冠幘而衣婦人衣大為長安所笑智者或亡入邊郡及司隸官屬至衣冠制度皆如舊儀父老舊吏見之莫不垂涕悲喜曰何幸今日又見漢官威儀更始至洛陽遣使降樊崇等樊崇等與梁帥二十餘人至洛陽降皆封為列侯其留者相率叛之崇等即皆亡去復領其衆分為二隊崇自開封出南陽徐宣謝祿等從陽翟擊河南是時豪傑並起廬江張步起琅邪劉芳起宛安定董憲起東海秦豐起黎郎其餘赤眉銅馬青犢高湖董達等衆各數萬旬月之間天

下皆遍隗囂字季孟天水成紀人少為郡吏著名涼州季父崔豪俠能得衆情聞莽兵敗昆陽更始立於宛謀起兵以應漢囂止之曰兵凶事也宗族何辜崔不從收兵得數千人攻莽鎮夷大尹李育殺之既而推囂為主不得已乃聘平陵人方望為軍帥望說囂曰今欲承天順民輔漢而立者乃在南陽莽尚據長安言為漢無所受命何以見信於衆孚宜急立漢高廟稱臣奉祠所謂神道設教求助民神者也且禮有損益質文無常莽茨土階致其肅也敬雖未備物神明其捨諸囂從其言遂立漢祖宗廟祀畢相與盟曰凡我同盟允承天道興輔劉宗或懷姦慮神明殛之囂乃勒兵十萬將攻安定安定太守王向莽從弟譚之子威行郡中屬縣未敢叛囂喻向以天命向不從囂復為言重頓兵血刃傷害吏士終不聽乃進兵虜向以徇百姓然後行戮安定悉降而長安中亦起兵誅莽囂遂分遣諸將徇隴西武都金城武威張掖酒泉燉煌皆下之公孫述字子陽茂陵人成

帝時為清水長兼治五縣姦不得發郡中謂有神王莽時守導江卒正復有能名更始之立南陽人宗成自稱將軍收兵漢中衆數萬人遂至成都是時導江治臨邛述名縣中豪傑謂之曰天下同苦新室思劉氏矣故聞漢將軍至馳迎道路今百姓無辜父子俘獲室家燒燔此寇賊非義兵也吾欲執郡自守以待真主諸公併力者即留不欲者即去豪傑皆叩頭願効死乃發城中兵千餘人述使人詐稱漢使者自東方來拜受印綬因號大破之盡有益州李憲賴川人王莽時於廬江賊起衆至十餘萬莽以憲為偏將軍連年擊平之莽敗憲據郡守自稱淮南王張步琅邪人漢兵起步亦聚衆千餘人擊攻傍縣數十城劉芳安定三川人本姓盧王莽末天下咸思漢芳由是詐自稱武帝後變姓名為劉文伯及莽敗芳與三川屬國羌胡起兵北邊董憲字儁卿東海胸人父為人所殺憲聚客報冤衆稍多遂攻屬縣秦豐

曰輔漢將軍兼益州牧北至成都衆數千人遂攻宗成潁川從我者皆已亡矣疾風知勁草爾其勉之堅譚字子汲襄城人也以縣吏從世祖祭遵字弟孫潁陽人家富給而遵惡衣服不自修飾又好經學母死負土成墳以孝謹聞常為亭長所侵辱遵結客殺亭長縣中稱其儒而有勇也世祖破二公於昆陽還潁陽遵以縣吏數進見上愛其姿容謂遵曰欲從我乎曰願從因署門下吏臧宮字君翁郟人為縣亭長率賓客入下江兵中昆陽之戰諸將稱其勇世祖察宮勤力少言獨親納之初

伯昇之遇害世祖不敢制服飲食笑言語如平常馮異見世祖獨居不御酒肉被席有涕泣處異獨寬解世祖曰卿勿妄言何有是乎異因曰天下同苦王氏思漢家今下江諸將縱橫恣意所至虜掠財物畧人婦女百姓已復失望無所戴矣今公專命方面廣施恩德有桀紂之亂乃見湯武之功民之饑渴易為飲食時也宜急分遣官屬理冤結施恩惠於是乃遣異與銚期乘傳撫循百姓所至二千石長吏三老皆具食宿囚徒除苛

政反漢官申舊章吏民大喜牛酒盈路皆辭而不受南陽新野人鄧禹字仲華少以德行稱嘗遊學長安見世祖知非常人也更始立人多薦舉禹不肯從聞世祖平河北乃杖策追之及世祖於鄴世祖見禹甚喜謂禹曰欲仕乎曰不願世祖曰即如是欲何為對曰使明公威德加於海內禹得效其尺寸之功垂名竹素此其願也亦不可失也歷觀往古聖明之興因時立功二科而已天事與人事也今以天事觀之更始既立而變方興人事觀之帝王大業非凡夫所任更始既是庸才而其輔佐無有忠良明智深謀遠慮欲尊主安民者也以古人度觀之今敗可見也公推誠接士撫覽英雄天下之人皆樂為驅馳公之德衆所歸也初戰昆陽破王莽四十萬衆天下聞之莫不震靡公之武衆所服也軍政齊肅少長有禮賞善如不及討惡如慮遥公之文衆所安也聰明神武所謂天下聖人也民之歸治如水趨海以公之威德應民之望收天下英雄而分授之河內被山帶河足以為固其土地富貴殷之舊都公之有此猶高祖之有關中也進兵定冀州北取幽并胡馬之用東舉青徐引負海之利三州既集南面以號令天下天下不足定也上笑曰且相隨北去因勑左右號禹曰鄧將軍鉅鹿宋子人耿純字伯山說李軼曰將軍以龍虎之姿風雲之時奮迅而起暮月之間兄弟富貴德信不聞於士民功勞未施於百姓而寵祿暴興此智者之所忌也兢

兢自危猶懼不終而況沛然自足可以成功者乎軼奇之乃授純節令安集趙魏是時世祖在邯鄲純見世祖長者官屬齊肅遂求自納馬南陽宛人朱祐字仲先世祖之舊也伯昇之起以祐為護軍伯昇敗祐常獨怨望世祖每短絕之祐自洛陽將之河北劉嘉問祐曰子將何之祐曰將之長安嘉素奇世祖知祐有舊謂祐曰子與劉公善胡不北乎嘉有勞苦吏欲託之劉公祐曰若是願與之俱乃給其車馬使賈復陳俊與祐俱北及世祖於柏人世祖復以祐為護軍常居中親幸祐從容問世祖曰更始政亂公有日角之相天之所命也世祖怒將收之乃不敢言賈復字君文南陽冠軍人初事武陰李生李生奇之謂門人曰賈生容貌志氣如此而勤於學將相之器也嘗為縣吏迎鹽河東會盜賊起同輩十餘人皆棄鹽去復獨送至縣縣中稱其信及漢兵起復聚衆數百人於羽山既而將其兵屬劉嘉為校尉復見更始網紀日替令嘉遂為之慮乃說嘉曰臣聞圖堯舜之事而不能至者湯武是也圖桓文之事而不能至者六國是也圖湯武之事而不能至者六國是也圖六國之事而不能至者亡六國是也今漢氏中興大王以親戚為輔天下未定而安所保得無不可保乎嘉曰公言大非吾任也大司馬劉公在河北可往投之去見公言大非吾任也大司馬劉公在河北可往投之去見上上復奇之又鄧禹亦稱有將帥才於是署復為都督解左驂以賜之陳俊字子昭南陽西鄂人也少學長安歸為郡吏漢兵起為劉嘉長史既遇世祖調補曲陽長謂世祖曰欲與君為左右小縣長何足以留之俊即解印綬去世祖以俊為彊弩將軍將中堅士俊教習進退皆應旗鼓臨敵奮擊所向皆破世祖曰諸將皆如此復何憂哉王昌字郎邯鄲人初河間赤眉大衆將至百姓騷動郎明星歷以為河北有天子氣素與趙繆王子林善豪俠於趙欲因此起兵初王莽時或稱成帝子子輿為莽殺之郎於是詐稱子輿以誑動林等林等亦欲以為亂乃與趙國大豪李育張參先宣言赤眉將至立劉

子輿以動衆心遂率車騎數百晨入邯鄲止王宮十二月壬辰郎自立為天子外遣將帥徇幽冀曰朕孝成皇帝子子輿者也遭趙氏之禍王莽簒弒賴知命者將護朕躬解形河濱削迹趙魏王莽竊位獲罪于天天命祐漢故使東郡太守翟義嚴鄉侯劉信擁兵征討出入胡漢普天率土知朕隱在人間今也南嶽諸劉為朕先驅朕觀天文乃興于斯而聖公未知故且持帝號令已詔聖公及翟太守驟興功臣詣行在所荊州刺史太守皆

聖公翟義所置強者負力弱者疑惑頓兵傷士元元喪氣朕甚悼焉故遣使者頒下詔書是時百姓思漢言翟義不死故郎稱之從民望也於是自趙國已東至於遼左皆從風而靡矣茂陵人耿弇字伯昭父況王莽時為朔調連率更始立諸將畧地者前後非一弇乃辭況至京師因獻貢以自固弇時年二十一矣至宋子會王郎反從縣吏孫倉衛苞勸弇降邯鄲弇按劒叱之曰所以涉難至長安者欲以輔劉氏也今我至京師陳上谷漁陽兵馬之用還出太原代郡反覆數十日乃歸發突騎以

奔烏合之衆如推枯折腐耳觀公等族滅不久孫倉衛苞不從皆亡去弇聞世祖在盧奴乃北謁之世祖置弇門下吏弇因護軍朱祐求歸發兵世祖壯之弇亦書與況盛陳世祖度畧宜速來相見況乃馳至昌平遣小子舒獻馬馬

後漢紀卷一

後漢紀卷二

晉 袁宏 撰

光武皇帝紀二

二年春正月公到薊王郎購公十萬戶薊中驚恐言郎使者方至太守已下皆出城迎公見官屬議耿弇曰今兵從南方來不可南行上谷太守耿況漁陽太守彭寵公邑人也發此兩都控弦強弩萬騎所向無前邯鄲不足平也公曰卿言善時公官屬盡南方人莫有欲北者可發奔命攻旁縣不降者掠之兵貪財物可大致也以

皆曰死南首奈何北行公指弇曰是我北道主人公駕出官屬不盡相及弇與公相失道路擾攘皆欲擊公銚期奮戟在前嗔目叱之至城門已閉矣攻之得出兼晨夜蒙霜雪所過城邑不敢入或絕日不食至饒陽無蓽亭馮異進豆粥饑寒俱解公將出或曰閉之亭長曰天下詎可知何閉長者為遂南行至呼沱河導吏還言河水流澌無船不可渡官屬皆失色公更始立以忠郡中為所敬信即拜忠為都尉兼圉書勞遣王霸視之信然霸恐驚衆不可渡且前依水為阻即言冰堅可渡士衆大喜比至冰合可涉既渡公謂霸曰安吾衆令渡者卿力也霸曰此明公至德神靈之祐雖武王渡河白魚之應無以加也公曰王霸權時以安衆是天瑞也為善不賞無以勸後以霸為軍正賜爵關內侯於是未知所之有老公在道旁曰信都為長安城守去此八十里乃至信都太守任光都尉李忠聞世祖至開門出迎世祖見光喜曰伯卿兵少不足用如何光曰可發奔命攻旁縣不降者掠之兵貪財物可大致也以光為左大將軍封武成侯忠為右大將軍封武固侯光字伯卿南陽宛人好黃老言為人純厚鄉里愛之知漢兵至宛或見光衣服鮮明欲殺之解衣未已會安城侯劉賜適至見光容貌長者救全之因率黨與從賜為偏將軍與世祖共破二公於昆陽後更始拜光為信都太守李忠字仲卿東萊人以好禮稱王莽時為信都都尉兼圉書勞勉焉王郎起光與忠發兵固守廷掾有持郎檄詣府者

光斬之以令百姓邳彤字偉君信都人王莽時分鉅鹿為和成郡以彤為郡卒正公之平河北彤舉城降復以彤為太守是時郡縣得王郎檄皆望風嚮應唯信都和成二郡不降彤聞公來失衆使五官掾張萬將精騎二千詣公所彤與公會信都議者或言可因信都兵自送入關彤庭對曰議者之言皆非也何者吏民思漢久矣故更始之立天下嚮應當此之時一夫大呼無不捐城遁逃虜伏請降自上古已來用兵之盛未有如此者也老弱充行猶恐宗人賓客卒有異心無以自固燔燒廬舍絶其反顧之望公善之更始將相皆山東人也咸勸更始都洛陽丞相長史鄭興說更始曰陛下起自荆楚無施於民舉號南陽而雄傑已誅王莽開門而迎者何也苦王氏思高祖之舊德也今不久撫之臣恐百姓心動盜賊復起議者欲平赤眉而後入關是不守其本而爭其末也恐國家之守轉在函谷雖卧洛陽得安枕邪更始曰朕西決矣乃以興為梁州刺史二月更始西至長安自王莽之敗西宮燔燒東宮府市里太倉武庫皆

如故更始居於東宮郎吏以次侍更始嫗不能視諸將後至者更始勞之曰掠得幾返左右大驚李松趙萌說更始宜立諸功臣為王以報其功朱鮪以為高祖之約非劉氏不得王更始乃先封宗室劉祉為定陶王劉賜為宛王劉慶為燕王劉歙為元氏王劉嘉為漢中王後遂立王匡為比陽王王鳳為宜城王朱鮪為膠東王張印為淮陽王王常為鄧王廖湛為殷王申屠建為平氏王胡殷為隨王李通為西平王李軼為武陰王成丹為襄邑王陳茂為陰平王宋佻為頻陰王以李松為丞相趙萌為大司馬隗囂為御史大夫即拜張步為輔漢大將軍步弟宏為衛將軍藍玄武將軍壽高密太守步乃分兵畧地盡得琅邪泰山城陽東萊高密膠東北海齊郡濟南拜董憲為臨淮太守憲還東海攻利城耿況攻曲陽皆下之拜劉芳為騎都尉使鎮撫安定以西更始以趙萌女為夫人有寵委政於萌更始日在後宮與婦女飲酒諸將欲言事更始醉不能見請者數來不得已

令侍中於帷中與語諸將又識非更始未可知欲見不得而韓夫人尤嗜酒手自滴酒謂常侍曰帝方對我樂飲間時多正用飲時即事來為起抵書按破之議郎有諫者言萌放縱縣官但用趙氏家語署耳更始怒拔劒斫議郎時御史大夫隗囂在旁起謂左右曰無漏泄省中事萌嘗以私事扶侍中下斬之侍中呼曰陛下救我更始言大司馬哀縱之萌曰臣不奉詔遂斬之如此者數李軼等擅命於外所置牧守交錯州郡不知所從強者為右王匡張印之屬橫暴長安三輔苦之又所署官爵多羣小長安為之語曰竈下養中郎將爛羊胃騎都尉由是四方不信豪傑離心博士李淑諫曰方今賊臣始誅王化未行百官有司宜得其人陛下本因下江平林之勢假以成業斯亦臨時之宜事定之後宜釐改制度更延英俊以匡王國今者公卿尚書皆戎陣亭長凡庸之隸而當輔佐之任望其有益猶緣木求魚終無所獲海內望此知漢祚未興臣非有憎疾

以求進也但為陛下惜此舉措願陛下更選英彥以充
廊廟永隆周文濟濟之盛更始怒收淑繫之詔獄歷年
至更始之敗乃免初隗囂被徵將行方望止之曰更始
未可保且觀百姓所歸囂不聽以書謝囂曰足下將建
伊呂之業任存亡之權大事草創雄傑未集以望異域
之人疵瑕未曝於衆可且依託亦有所宗望知大指順
風不讓幸賴將軍尊賢廣謀動有功發中權基業已定
英傑雲集思為羽翮比肩是也望久以羈旅抱空資託

賓客之上誠自媿也假望懷介然之節潔去就之分又
不貳其志矣何則范蠡收績於姑蘇狐犯謝罪於始入
夫以二子之勤從君二十餘年蠡苞七術之機犯為舅
氏之親然至際會猶釋罪削迹請命乞身益亦宜也望
聞烏氏有龍池之山徼徑南通與漢相連其旁有奇人
聊及閑暇廣求其真願將軍勉之而已囂固留望遂去
囂詣長安更始以囂為右將軍季父崔為白虎將軍義
為左將軍既而崔義謀叛西歸囂懼其并誅即求見而

告其謀二人誅死更始以囂為忠故以為御史大夫方
望既去隗囂遂說安陵人弓林曰更始必敗劉氏真人
當受命劉嬰本當嗣孝平帝王莽以嬰為孺子依託周
公以奪其位以為安定公今在民間此當是也林等信
之於長安求得嬰將至臨涇聚黨數千人立嬰為天子
望為丞相林為大司馬更始遣李松蘇茂等擊皆斬之
公之擊趙國引兵入鉅鹿降廣阿更始初立遣使徇諸
國曰先降者復爵位上谷太守耿況出迎使者上印綬
使者無還意功曹寇恂勒兵入請印綬使者曰天王使
者功曹欲脅之邪恂曰非敢脅使君竊傷計之不詳也
今天下初定國信未宣使君立節衛命以臨四方郡國
莫不延頸傾耳望風歸命今至上谷而簒阻向化之心
生離叛之隙何以復令他郡乎且耿況在上谷久為吏
民所親今易之得賢則造次未安不賢則為亂為使君
計莫若復況以安上谷外以宣恩信使者不應恂因顧
叱左右以使者教召況況至恂前取印綬帶況使者不

得已承詔授之況遂拜受而出恂字子翼上谷北平人也家世為郡縣之著姓恂好學為郡功曹耿況甚重之時王郎使上谷發兵恂與門下掾閔業議郎鄚拔起不可信王莽末時所難伯昇今聞大司馬伯昇親弟尊賢下士所至見說可歸附也況曰郎鄚兵強不能獨距如何對曰今據大郡悉舉其衆控弦萬騎可以詳擇去就恂請東約漁陽太守與合為一郎鄚不足圖也耿弇之與公相失也間行歸上谷會適至勸況發兵乃遣寇恂至漁陽說太守彭寵初吳漢說寵曰漁陽上谷突騎天下所聞也君何不率勉上谷共遣精銳以詣劉公并力擊邯鄲此一時之功也護軍蓋延狐奴令王梁亦勸寵寵欲從之其官屬不聽漢知寵不得自專乃辭去城外思所以調其衆者時道多饑民見一諸生漢使人召之乃問所聞見此生具說劉公所過為郡縣所稱言邯鄲王郎大將趙閎等所過攻下郡邑誅其將帥將及廣阿聞城中車騎甚衆漢乃勒兵問曰此何兵曰大司馬公也時王郎亦遣大司馬畧地漢復問曰大司馬為何公也對曰劉公也漢聞之喜即進兵城下初聞二郡兵且至或云王郎來甚憂之及聞外有大兵公親乘城勒兵傳問之漢等答曰上谷兵為劉公諸部莫不喜躍耿弇得所歸附矣耿弇拜於城下具言發兵狀公廼悉召入笑曰邯鄲將帥數言我發漁陽上谷兵吾聊應一言我亦發之何意二郡良為吾來方與士大夫共此功名耳乃皆以為偏將軍加況寵大將軍封列侯吳漢為人質厚少文造次不能以辭自達然沈勇有智畧鄧禹及諸將多知之數相薦舉乃得召見遂見親信常居門下更始遣尚書令謝躬率六將軍討王郎不能下王郎遣將攻信都信都大姓馬寵等開城內之收太守宗廣及武固侯李忠母妻而令親屬招呼忠時寵弟從忠為校尉

忠即時名見責數以背恩反城因格殺之諸將皆驚曰家屬在人手中殺其弟何猛也忠曰若縱賊不誅則二心也公聞而美之謂忠曰今吾兵已成矣將軍可歸救老母妻子宜自募吏民能得家屬者賜錢千萬來從我取忠曰蒙明公大恩思得效命誠不敢內顧宗親郎所置信都王捕繫後大將軍邳彤父弟及妻子使為手書呼彤曰降者封爵不降族滅彤涕泣報曰事君者不得顧家彤親屬所以至今得安於信都者劉公之恩也公方爭國事彤不得復念私也公乃使左大將軍任光將兵救信都光兵於道散降王郎無功而還會更始所遣將攻拔信都敗走王郎兵忠彤家屬悉全公因使忠行太守事還歸信都誅郡中反者數百人公東擊鉅鹿未下耿純說公曰守鉅鹿士衆疲弊雖屠其城邯鄲存不如以精銳擊邯鄲鄲若王郎已誅鉅鹿不戰自服矣公從之夏四月攻邯鄲王郎使杜威持節詣軍威曰實成帝遺體子也公曰設使成帝復生天下亦不可得也況詐

子輿者乎威固請降求萬戶侯公曰一戶不可顧得全身耳威曰邯鄲雖鄙并力城守尚曠日月終不君臣俱降但欲全身也乃辭去少傅李立反開城門五月甲辰破邯鄲誅王郎公得文書謗毀公者皆燒之曰令反側子自安也更始遣使封公為蕭王令罷兵將有功者詣行在所遣幽州牧苗曾之部王幸溫明殿耿弇請問曰吏士死傷者多願歸上谷益兵王曰王郎已破河北略平國家令都長安天下大定復用兵何為弇曰王郎雖破天下兵革乃始耳今使者來欲罷兵不聽也銅馬赤眉之屬數千萬人所向無前聖公不能辨也敗必不久王曰卿勿妄言我告斬卿弇曰大王哀厚弇如父子故敢披赤心王曰我戲卿耳何以言之弇曰百姓患苦王莽復思劉氏聞漢兵起莫不歡喜從風如去虎口得歸慈母倒戟橫矢不足以喻更始未都長安時百姓未具戚縱橫夫政令不出城諸將虜掠甚於賊盜百姓愁怨

天下失望是以知必敗也明公首事南陽破昆陽下百萬衆今復定河北以義征伐表善懲惡躬自剋薄發號嚮應望風而至天下至重公可自取無令他姓得之王曰卿得無為人道之耿曰此重事不敢為人道於是王謂鄧禹曰吾欲取幽州突騎誰可使者禹曰吳漢文能柔未附武足斷大事可用也乃以漢為大將軍持節與耿弇發幽州十郡兵幽州牧苗曾不肯調漢將二十騎至無終曾以漢無備出迎漢漢麾騎收曾即誅之遂取其軍威振北州漢將兵詣王所諸將望見漢還兵馬甚盛皆曰此欲自將之何肯與人及漢至上公簿請所付諸將各多請之王曰屬者恐其不與人今所請又何多也諸將由是服焉秋王擊銅馬於清陽破之又擊高胡董連大破之衆十餘萬悉降皆封其渠帥諸將未能信賊賊亦二其心王勑降賊各勒兵王將輕騎入其營渠帥曰王推赤心置人腹中安得不投死由是遂安悉以賊配諸將營更始柱功侯李寶益州刺史張忠徇益州

公孫述使弟將兵要之綿竹大破寶忠由是威振益州功曹李熊說述曰方今四海震盪匹夫橫議將軍割據千里地十湯武奮發威德以投天隙王霸之業成矣宜改名以鎮百姓述以為然乃自立為蜀王遣將軍侯丹守白水關任滿據扞關蜀地肥饒民强兵實遠方多歸之卬人長貴殺王莽越巂太守自立為卬穀王稱臣於述塞外君長皆貢述更始武陰王李軼據洛陽尚書謝躬據鄴各十餘萬王患馬將取河內以迫之謂鄧禹曰卿言吾之有河內猶高祖之有關中關中人非蕭何誰能之使一方晏然高祖無西顧之憂者矣吳漢之能卿之舉矣復為吾舉蕭何禹曰寇恂才兼文武有御衆才非恂莫可安河內也王至河內太守韓歆謀將城守備武人衛文多奇計馮異素知之異言於王使衛文說歆令降荅彭亦勸歆遂從之王以歆不即降置之鼓下將斬之彭在城內使人召彭初彭賴伯昇獲免因以兵屬伯昇被害更為朱鮪校尉後為潁川太守將之官道不

通乃將麾下數百人從邑人韓歆於河內彭見王曰赤眉入關更始危殆四方蜂起羣雄競逐竊聞大王開拓河北此誠皇天祐漢士民之福也彭賴司徒公得全濟今復遇大王誠願出身自効以報恩施王深納之因言歆南陽人可以為用乃赦之於是以馮異為孟津將軍冠恂為河內太守王謂恂曰河內富實帶河為固北通上黨南迫洛陽吾將因是以濟高祖留蕭何守關中吾今委卿以河內恂乃伐淇園竹以為兵矢收其租賦以給軍糧養馬二千匹以供軍用劉隆字元伯王之宗人更始初為偏將軍預於昆陽之戰更始入關請迎妻子至洛陽聞王在河北隆單身歸王王以為騎都尉使與馮異守洛陽李軼聞隆歸王乃盡殺隆妻子河北既定遣吳漢岑彭擊謝躬時拒五校於隆慮令大將軍劉慶守鄴城漢說魏郡太守陳康曰上智處危以求安中智因危以為功下愚安危以自亡危亡之至在人所由不可不察今京都敗亂四方雲擾劉公所向輒平之公所

見也謝尚書不量力內與蕭王違戾外失河北之心公所知也公據孤危之城堅守自安以待滅亡義無所立節無所成不若開門內軍轉禍為福免下愚之危收中智之功此計之至者也於是陳康乃收劉慶及躬妻子開門內漢軍躬聞漢等至將輕騎歸不知漢已得其城與數百騎夜至鄴時漢在城外彭在城中開門內躬詹將詣傳斬之初更始遣躬將兵馬武等六將軍與世祖俱定河北及王郎平躬與世祖復俱共在邯鄲中不居城內躬所領諸將多放縱為百姓所苦躬不能整又數與王違戾常欲襲之以為兵強故止然躬勤於吏事每至所在理冤結決詞訟王常稱之曰謝尚書真吏也躬由此不自疑躬妻子嘗誡之曰終為劉公所制焉馬武字子張南陽湖陽人少時避怨綠林中起隨擊甄阜二公兵故王常親引之邯鄲既平王登臺從容謂武曰吾得漁陽上谷突騎欲令將軍主之何如武讓不敢當然歸心於王武既降置之帳下每饗諸將武輒酌於前自以

新屬也甚卑恭不敢與南陽時等王善之冬十二月赤眉西入關更始定國上公王匡襄邑王成丹抗威王劉均據河東丞相李松大司馬朱鮪據弘農拒之王度長安必危方憂山東關西未有所屬乃以鄧禹為前將軍中分軍西入關以韓歆為軍帥李文程憲李春為祭酒馮愔為積弩將軍樊崇為驍騎將軍宗歆為大將軍鄧尋為建武將軍耿訢為赤眉將軍左于為軍師戎士二萬王送鄧禹於野王王反而獵於道見二人者即禽王曰禽何向二人舉手西指曰此中多虎臣每即禽虎亦即臣大王勿往也王曰苟有備虎何患二人曰何大王之謬也昔湯即桀於鳴條而大城於亳其備非不深也即紂而殺之故即人者人亦即之雖有重備豈能乎王不自得顧謂左右曰此隱者也將用之乃不辭而俱去

欽定四庫全書

後漢紀卷二

總校官檢討臣季學錦
校對官庶吉士臣裴 謙
謄錄監生臣金士虔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後漢紀卷三四

詳校官編修臣汪鏞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六千九百五十八 史部

後漢紀卷三

晉 袁宏 撰

光武皇帝紀三

建武元年春正月鄧禹攻安邑王匡成丹劉均等合兵十餘萬共擊禹禹與戰不利驍騎將軍樊崇臨陣死會日暮兵疲韓歆及諸將見戰敗而敵盛皆諫禹欲夜去禹不聽明旦癸丑匡等以六甲窮日不出禹得益治兵勑軍中曰匡等雖出無妄動令至營下乃擊匡等悉至

禹皷而竝進大破之斬劉均河東太守楊寶遂定河東禹承制拜軍祭酒李文為太守悉更置令鎮撫之王擊銅馬於元氏使耿弇吳漢將精兵在前大破之追至慎水北漢兵乘勝薄之賊皆殊死戰漢軍大敗王親揮刃以禦賊未交鋒耿弇射之賊不得前岸高不得上王自投馬下值突騎王豐豐以馬授王王撫豐肩曰幾為賊所突馬武在後戰甚用力故賊不得進軍士奔散者先保范陽或言王已沒矣軍中恐懼不知所為吳漢曰王兄

子在南陽何憂有項王至衆乃復振夜賊引去王退入漁陽破之吳漢別追至右北平斬首三千餘級更始遣廩邳王田立大司馬朱鮪白虎公陳僑將三十萬衆助李軼守洛陽馮異與李軼書曰愚聞明鏡所以照形往事所以知今也昔微子去殷而入周項伯叛楚而歸漢周勃迎代王而黜少帝霍光尊孝宣而廢昌邑彼皆畏天知命重祖宗而憂萬民觀存亡之符効見廢興之必然故能成功於一時垂業於萬世今長安壞亂赤眉在郊王侯搆難大臣分離朝無紀綱而四方分崩異姓竝起此劉氏之憂也故蕭王跋涉霜雪躬當矢石經營河北英俊雲集百姓歸往幽岐見慕不足為喻今馬子張皆復親幸爵位如此謝躬違戾伏辜如彼又明效也季文誠能覺悟亟斷大計論功古人轉禍為福在此時矣如猛將長驅嚴兵圍城雖有悔恨亦無及已矣初軼譖害伯昇欲降而不自安冀王開納之乃報異書曰軼本與蕭王首謀造漢約結死生邂逅中道別離今軼守洛陽將軍鎮孟津俱據機軸千載一會思成斷金唯有深達蕭王異得進愚策以得佐國安人異奏軼書王報異曰季文多詐人不能得其要領今移其書告守尉當警備者衆以軼擁大衆據名都欲有降意怪上露之也軼書既布朱鮪得其書使人殺軼雒陽大衆乘離多出降者蕭王之北朱鮪使蘇茂將三萬人渡河襲溫鮪自將數萬人攻平陰寇恂乃發屬縣兵合與恂會溫軍吏皆諫曰洛陽兵渡河前後不絕宜待衆兵畢至乃可擊之恂曰溫者郡之藩蔽如失溫郡不可得守也遂馳赴之明旦陳兵未合而馮異適至恂乃令士卒乘城鼓噪曰公兵至茂陣動因奔擊大破之茂兵自投河死者過半斬其副將賈強遂乘勝渡河環洛陽城乃還自是洛陽震恐城門晝閉初傳聞朱鮪破河內有頃恂檄至上大喜曰吾知寇子翼可任也三月李松與赤眉戰於務鄉松大敗李熊說公孫述曰山東饑饉人民相食百姓塗炭城邑邱墟今蜀土豐沃稼穡嘗熟果實所生不穀而與蕭王首謀造漢約結死生邂逅中道別離今軼守洛

飽女工之業覆衣天下陸有器械之用水浮轉漕之便北據漢中杜褒斜之險東守巴郡拒扞關之口地方數千里戰士百萬見利則出兵而畧地無利則堅守而力農東浮漢水以闚秦地南順江流以震荆揚所謂用天因地成功之資也今君王之聲聞於天下號位不定志士狐疑宜即大位使遠人有知述然其言有龍出府殿中夜有光述以為符瑞夏四月公孫述自立為天子廣濮人李業字巨遊嘗為郎王莽居攝謝病去不應辟召隱迹山谷述素聞業名欲以為博士因辭病不起述羞不致業乃遣大鴻臚尹融奉詔持鴆曰業起則授大位不起則賜鴆融喻業曰今天下三分孰非孰是何為區區身投不測之泉朝廷慕名德於子厚矣宜上奉知已下為妻子計之身名俱全不亦優乎冷阻疑衆心凶禍之道也業乃歎曰危邦不入亂邦不居蓋立加非計之得者也業存亡若一滅身不悔者為此也君子見危授命何可誘以高位哉融見持心彌堅復曰宜呼室家計之業曰丈夫内斷於心久矣何妻子之為乎遂仰鴆而死

袁宏曰夫名者心志之標牓也故行著一家一家稱焉德播一鄉一鄉舉焉故博愛之謂仁辨惑之謂智犯難之謂勇因實立名未有殊其本者也太上遵理以修實理著而名流其次存名以為已故立名而物懋最下託名以勝物故名盛而害深故君子之人洗心行道唯恐德之不修義之不高崇善非以求名而名彰於外去惡非以邀譽而譽宣於外夫然故名盛而人莫之害譽高而世莫之爭末世陵遲大路嶮險雖持誠行已不求聞達而讒勝道消民怨其上懼令名之格物或伐賢以示威假仁義以濟欲或禮賢以自重於是有顛沛而不得其死屈辱而不獲其所此又賢人君子所宜深識遠鑒退藏於密者也易曰无咎無譽衰世之道也若夫潔已而不汙其操守善而不遷其業存亡若一滅身不悔者此亦貞操之士也嗚呼大道之行萬物與聖賢並通及其衰也君子不得其死哀哉更始諸將懼赤眉至申屠

建等御史大夫隗囂共勸更始讓帝位更始不應建等謀刼更始未行其計侍中劉能卿知其謀告之更始召申屠建斬之張印廖湛胡殷於是自為王勒兵燒宮門隗囂將賓客奔天水更始與三王戰宮中不勝將妻子車騎百餘人東至新豐從大司馬趙萌萌以為王匡陳收成丹皆與三王有謀可收斬之更始乃召陳收成丹即斬之王匡不應召因并將收丹兵歸長安從三王於太子宮趙萌李松亦將其衆從更始於太倉中五月蕭王自漁陽過范陽命收蓌士卒死者至中山羣臣上尊號曰大王初征昆陽則王莽敗亡後伏邯鄲則北州平定此豈人力哉三分天下而有其二跨州據土帶甲百萬武功論之無所與爭文德論之無所與讓宜正號位為社稷計王不聽諸將固請王曰寇賊未平四面受敵何遽欲正位號乎諸將出耿純進曰天下士大夫捐親戚棄土壤從大王於矢石之間者其計固望攀龍鱗附鳳翼以成其志耳今功業已定天時人事已可知矣而大

答天神以光上帝六月已未即皇帝位于鄗改年為建武元年大赦天下改鄗為高邑

袁宏曰夫天生蒸民而樹之君所以司牧羣黎而為謀主故權其所重而明之則帝王之畧也因其所宏而申之則風化之本也夫以天下之大羣生之衆舉一賢而加于民上豈以資其私寵養其厚大將開物成務正其性命經綸會通濟其所欲故立君之道有仁有義夫崇長推仁自然之理也好治惡亂萬物之心也推仁則道

足者宜君惡亂則無濟者必王故上古之世民心純朴唯賢是授揖讓而治此蓋本乎天理君以德建者也夫愛敬忠信出乎情性者也故因其愛敬則親疎尊卑之義彰焉因其忠信而存本懷舊之節著焉有尊有親則名器崇矣有本有舊則風教固矣是以中古之世繼體相承服膺名教而仁心不二此又因於物性君以義立者也然則立君之道唯德與義一民之心莫大於斯先王所以維持天下同民之極陳之千載不易之道昔周秦之末四海鼎沸義心絶於姬氏干戈加於嬴族天下無君六合無主將求一時之傑以成撥亂之功必推百姓所與以執萬乘之柄雖名如義帝強若西楚焉得擬議斯事乎由是觀之則高祖之有天下以德而建矣逮於成哀之間國嗣三絶王莽乘權竊有神器然繼體之政未為失民劉氏德澤實繫物心故立其寢廟百姓覩而懷舊正其衣冠父老見而垂泣其感德存念如此之深也如彼王郎盧芳藏穫之儔耳一假名號百姓為之

雲集而況劉氏之冑乎于斯時也君以義立然則更始之起乘義而動號令稟乎一人爵命班乎天下及定咸陽而臨四海清舊宮而饗宗廟成為君矣世祖經畧受節而出奉辭征伐臣道足矣然則三王作亂勤王之師不至長安猶存建武之號已立雖南面而有天下以為道未盡也初赤眉二道入關至宏農復大合分其衆萬人為一營軍中嘗有齊巫祠城陽景王巫言景王大怒當為縣官則可何故為盜賊有災巫言輒病方望弟陽怨更始殺其兄乃說樊崇等曰更始荒亂政令不行將軍擁百萬之衆西向帝城而無稱號且為羣賊不可以久不如挾宗室以行誅伐不敢不服崇等然之又迫於巫言乃求景王後得七十餘人唯盆子最親是月赤眉立盆子為天子盆子年十五被髮徒跣見衆人拜恐怖欲啼崇等自相署置崇本先起有勇力方畧自徐宣等皆宗之然不能書徐宣故獄吏通易經於是推宣為丞相崇為御史大夫盆子者故式侯萌子王莽時廢為家

人更始過式畧盆子與二兄恭茂俱在軍中更始之詣洛陽恭隨見南宮恭前頓首曰故式侯世子大漢復興聖主在堂不勝歡喜願上壽有詔引上殿稱壽曰九族既睦平章百姓更始悅之即封為式侯恭通尚書以明經數幸言事擢為侍中從更始入關茂與盆子留赤眉中嘗為劉俠卿牧牛盆子既立猶朝夕拜俠卿俠卿為之跪後祠景王於郭北使盆子乘鮮車大馬草中牧兒皆隨車觀曰盆子在是中至祠所盆子拜崇等皆為之拜祠罷復歸俠卿所時欲出從牧兒戲俠卿怒止崇等亦不復候視也秋七月辛未前將軍鄧禹為大司徒封鄭侯野王令王梁為大司空封武強侯初赤伏符曰王良主衛作玄武上以野王衛徒也玄武水神也大司空水土之官也乃以梁為大司空又以讖言以平狄將軍孫臧行大司馬事衆大不悅僉曰吳漢景丹應為大司馬上曰景將軍舊將是其人也然吳將軍有建策之謀又誅苗曾收謝躬其功大於是以吳漢為大司馬封武陽侯景丹為驃騎大將軍

袁宏曰夫天地之性非一物也致物之方非一道也是以聖人仰觀俯察而備其法象所以開物成務以通天下之志故有神道焉有人道焉微顯闡幽遠而必著聰明正直遂知來物神之所為也智以周變仁以博施理財正辭禁民為非人之所為也故將有疑事或言乎遠必神而明之以一物心此應變適會用之神道者也辯物設位官方授能三五以盡其性黜陟以昭其功此經

綸治體用之人道者也故求之神物則著策存焉取之人事則考試陳焉是善為治者必體物宜參而用之所以作而無過各得其方矣若夫讖記不經之言奇怪妄異之事非聖人之道世祖中興王道草昧格天之功實賴台輔不徇選賢而信讖記之言拔王梁於司空委孫臧於上將失其方矣苟失其方則任非其人所以衆心不悅民有疑聽豈不宜乎梁實負罪不暇臧亦無所聞焉易曰鼎折足覆公餗此之謂也上稽書勞鄧禹曰將

軍與朕謀謨帷幄決勝千里孔子曰自吾有回門人益親平定山西功効尤著爵作司空敬敷五教禹遂渡汾陰入夏陽更始中郎將公乘歙將十萬衆拒禹於衙禹擊破之時赤眉入關三輔擾亂民無所歸聞禹至衙軍兵整齊百姓喜悅相隨迎禹降者日以千數號百萬衆禹時年二十四所止住儀節白首耆老及諸將在軍下莫不飽滿名震關西八月壬子初祠社稷于懷是時上新即位軍食不足寇恂轉運不絕百官賴焉以為奉上

上數璽書勞恂茂陵人董崇說恂曰上新即位四方未定而以此時據大郡內得人民外破蘇茂威震遠近此譎人所因怨禍之時也昔蕭何守關中悟鮑生之言而高祖悅今君所將皆宗族兄弟也無乃以前人為鏡戒哉宜從功遂身退之計恂然其言稱病不親事自請從赤眉別兵出戰李松拒之赤眉生得松時松弟汎為城門校尉赤眉使人誘汎曰開城活汝兄汎遂開城門九月赤眉入長安更始出渭濱式侯恭以盆子之立自繫有司赤眉入吏民奔式侯從獄中出三械見定陶王劉社解其械言帝在渭濱遂相隨見更始於舟中弘農太守公乘歙謂京兆尹解惲曰送帝入弘農我自保之惲曰長安已敗吏民不可信右輔都尉嚴本恐失更始為赤眉所誅即曰高陵有精兵可往時虎牙將軍劉順定

陶王劉社尚書任延君侍中劉恭步將更始至高陵嚴本將軍兵城守外如宿衛內實圍之上聞更始失城守未知所在詔封更始為淮陽王敢有害及妻子者罪大逆其送詣吏者封列侯赤眉更始降者以為長沙王過二十日者不受更始知嚴本所守恐其日盡即遣劉恭請降赤眉遣大司徒謝祿受之更始於庭下議殺之式侯興謝祿共請不聽逐更始去式侯舉刃欲自刎崇等共止之乃捨更始封為畏威侯式侯復守崇本求約竟

封更始為長沙王常依謝祿式侯擁護之頗得與故人
賓客相見故人有欲盜更始去者事發皆繫獄於是祿
閉更始自是式侯不得見也赤眉諸將日會爭功各言
所欲封拔劒斫柱稍得王莽時中黃門數十人皆曉故
事頗得差整數日輒復亂初三輔畏赤眉兵強又見更
始降諸縣營長皆遣使奉獻絡繹道路赤眉兵輒遮殺
取其物吏民由是皆城守上書封拜者不開盆子盆子
日夜號泣詣黃門中共卧起登諸臺榭諸黃門皆哀憐

之式侯知赤眉必敗自恐兄弟俱死即勸盆子歸璽綬
教習為辭讓語後崇等大會式侯先於衆中跪言諸君
共立恭弟為君德誠深厚立且一年散亂益甚誠不足
以相成恐死而無益願得兄弟退為庶人宜更求賢聖
今有君而更求恐賢人不出不如空其位而博選賢聖
唯諸君省察崇等謝曰皆某等罪也盆子因下牀解璽
綬叩頭曰今設為縣官而為盜賊如故流聞四方莫不
怨恨不復信向此皆非其人之所致也願乞骸骨以避

賢兄弟備行伍必欲殺盆子以塞事者無所離死誠冀
諸君相哀之耳因涕泣歔欷崇等及郎吏數百人無不
感慟崇等下座頓首曰無狀負陛下請自今已後相檢
勑不敢放縱因共扶盆子帶以璽綬盆子號泣不得自
在崇等既罷各閉門不出虜掠三輔聞之翕然百姓爭
入長安中市里且滿後二十餘日赤眉貪其財物因大
放兵虜掠因縱火燒宮室三王謂謝祿曰三輔營家多
欲得更始者一朝失之必合兵攻赤眉不如殺之也於

是謝祿使兵殺更始式侯夜往葬之諸將勸鄧禹取長
安禹曰璽書每至輒曰無與窮赤眉爭鋒令吾衆雖多
能戰者少前無可仰之積後無轉運之饒赤眉新拔長
安財富日盛鋒銳不可當也盜賊羣居無終日計財貨
雖多變故萬端非能堅守長安也上郡北地饒穀多畜
吾且休兵北道就粮養士觀其弊乃可圖也於是引軍
北行所至郡縣皆降頃之積弩將軍馮愔與車騎將軍
宗歆在愔邑爭權愔殺歆與禹相攻上聞之遣尚書宋

廣持節喻降馮愔及更始諸將王匡胡殷成丹等廣至安邑盡誅之隗囂之奔天水復聚其衆自稱西州大將軍長安既壞士人多奔隴西囂虛已接之以谷恭范逡為師友趙秉鄭興為祭酒申屠剛杜林為治書王遵周宗楊廣王元為將帥於是竇融始據河西融字周公右扶風平陵人也融家貧少時為驃騎將軍王舜令史汎愛好交游女弟為大司空王邑小婦出入貴戚結交豪傑以任俠為名然事母兄養弱弟内行修整漢兵起融從王邑敗昆陽漢兵得新豐邑薦融可任用莽拜融為波水將軍賜金千斤引兵新豐會三輔内潰融降大司馬趙萌萌以融為校尉絶重之薦融於更始拜為鉅鹿太守融見更始立東方擾攘融祖父為張掖太守從祖父為護羌校尉從弟又嘗為武威太守累世在河西知其土俗融心樂之獨謂兄弟曰天下安危未可知河西人民殷實帶河為固張掖屬國精兵萬騎欲求為之且以避世一旦有緩急杜絶河津足以自守此真遺種處

也兄弟皆勸之融乃辭讓鉅鹿求張掖屬國都尉萌為言竟得之融大喜遂將家屬而西撫養吏民結雄傑懷集羌胡河西翕然而治是時酒泉太守梁統金城太守庫鈞張掖都尉史苞酒泉都尉竺曾燉煌都尉辛肜皆州郡英俊與融有舊更始欲敗融與統等議皆以為天下擾亂未知所統河西幸絶在羌胡中不同心并力則不能自守權均力齊又不相率當推一人為將軍共全五郡觀世變動皆曰善以梁統為太守先共推之統固辭曰昔陳嬰不受王者以有老母今統内親老又德能鮮薄不足以當督帥也統字仲寧安定烏氏人少治春秋好法律更始時為中郎將安集涼州因為酒泉太守竇融與兵馬又家世為河西二千石吏民所向即共推融行河西五郡大將軍事是時武威太守馬期張掖太守任仲二人孤立無黨融等議定移書告喻之即時解印綬避位於是梁統為武威太守史苞為張掖太守竺曾為酒泉太守辛肜為燉煌太守融居屬國領都尉如

故置從事監察而太守各治其郡尊賢養士務欲得吏
民心修騎射明烽燧羌胡犯塞融躬自擊之諸郡相應
莫不富殖初更始遣將軍鮑永撫河東北及并州永好
文德雖為將帥常儒服從事素重杜陵人馮衍以為謀
主同心戮力以奉更始上使諫議大夫儲伯持節徵永
時或傳更始猶存永奪伯節執而拷之遣使至長安知
更始審被害乃哭泣盡哀罷兵與衍幅巾詣上上問永
衆所在永離席曰臣事更始不能令全豈可以衆獲貴

故悉罷之上不悅時魯郡多盜賊以永為魯郡太守降
者數千人唯彭豐虞休各將千人稱將軍不肯降永數
以恩禮曉喻之猶不移孔子闕里荆棘自除從講堂至
里門外永異之召府丞魯令告曰方今世道艱難而闕
里無故荆棘自除意者豈非夫子欲令太守行饗禮而
誅姦惡邪乃求民好學者修學校之禮召豐等觀禮豐
等持牛酒因謀欲害永永覺之手刃殺豐等擒破黨與
封閉內侯於是馮衍未得官永謂之曰昔高祖賞季布

之罪誅丁公之功今遭明主亦何憂哉衍曰人有挑其
鄰之妻者挑其長者長者罵之挑其少者少者報之俄
而其夫死而娶其長者或謂之曰非罵汝邪曰在人之
所即欲罵我在我之所即欲其罵人夫天地難知人道
易守守道之臣何患死乎頃之衍為曲陽令誅劇賊郭
勝等降五千餘人論功當封以讒不行甲申以故密令
卓茂為太傅封褒德侯茂字子康南陽人温而寬雅恭
而有禮其行已處物在於可否之間不求備於人鄉黨

於禽獸者以其仁愛相敬也鄰伍長老歲時致禮人道如此乃能勸愛即不如是側目相視怨憎忿怒所由生也吏固不當乘威力強請求耳誠能禁備盜賊制禦強暴使不相侵民有事爭訟為正曲直此大功也歲時修禮敬往相見之不亦善乎民曰苟如是律何故禁之茂曰律設大法禮順人情今我以禮教汝汝必無所怨以律治汝汝無所措手足一閉門之內小者可論大者可殺也且歸念之民曰誠如君言也茂教民制法皆此類也

初茂到官吏民皆笑之鄰縣及府官以為下治河南太守為置守令茂治自若數年教化大行路不拾遺天下有連城之守猶不足當今保一城欲何望乎鮪曰大司徒被害時鮪與其謀誠自知罪深故不敢降世祖曰夫建大事者不思小怨今降官爵可保況誅罰乎河水在此吾不食言彭以告鮪辛卯鮪降以為平狄將軍扶溝侯冬十月癸丑上都洛陽宮十一月蘇茂降既而奔劉永永以為淮陽王十二月赤眉去長安西畧郡縣

後漢紀卷四

晉 袁宏 撰

光武皇帝紀四

二年春正月甲子朔日有蝕之本志曰日者陽精人君之象也君道虧故日為之蝕諸侯順從則為王者諸侯專權則疑在日於是在危十度齊之分野張步未賓之應也封諸有功者二十人更封鄧禹為梁侯吳漢為廣平侯各食四縣諸將各言所欲封唯景丹辭櫟陽丁綝故鄉如衣錦夜行丹謝而受之或謂丁綝曰人皆求縣子何取鄉邪綝曰昔孫叔敖受封必求墝埆之地令綝能薄功淺豈可遇厚哉壬辰立宗廟社稷于洛陽漁陽太守彭寵涿郡太守張豐反銅馬餘人上率諸將追之師及於薊彭寵郊迎謁見意頗不滿上知寵不說以問幽州牧朱浮浮曰前吳漢北發兵時上遺寵以所服劒又手書慰納用為北面主人寵望上至當迎問握手特異於衆也今誠失望上曰何等子而望獨王莽為宰衡時甄豐旦夕論議於前常言夜半客甄長伯及莽即位後豐見疎不說父子誅死上大笑曰不及於此是時朱浮為牧年少昭厲治迹辟州郡名士招王莽時故吏二千石皆置幕府欲收禮賢之名多發漁陽倉穀給其貧民寵以為天下未平軍旅並發不宜多置官屬費耗倉穀頗不從其令浮性隘急發於睚眦因峻文法以司察寵寵亦自伐其功以為羣臣莫能及吳漢王梁為三公寵所遣也寵曰如此我當為王令但若是陛下忘我邪是時北州殘破漁陽獨完有鹽鐵之積寵多買金寶浮數奏之上輒漏泄令寵聞以脅恐之是春遣使徵寵寵上書願與朱浮俱徵又與吳漢等亦不敢報書自陳無罪為朱浮所侵上不許而漢王梁蓋延寵既自疑其妻勸寵曰天下未定四方各自為雄漁陽大郡兵馬最精何故為人所奏而棄此去寵與所親人議皆勸寵反上遣寵從弟子后蘭卿喻寵寵因留之遂

發兵反攻朱浮分兵擊旁郡上谷太守耿況遣子舒將突騎救浮寵兵乃退上遣游擊將軍鄧隆軍於潞浮軍雍奴相去百餘里遣吏奏狀曰旦暮破寵矣上大恐曰處營非也軍必敗北汝歸可知也寵遣萬餘人長潞西與險相距而使精騎二千從潞南濟河襲隆營大敗之浮遠不能救引兵而却吏還說上語皆以為神也真定王劉楊謀反使耿純持節收楊純既受命若使州郡者至真定止傳舍楊稱疾不肯來與純書欲令純往純報曰奉使見王侯牧不得先往宜自強來時楊弟林邑侯讓從兄紺皆擁兵萬餘人楊自見兵強而純意安靜即從官屬詣傳舍兄弟將輕兵在門外楊入見純接以禮敬因延請其兄弟皆至純閉門悉誅之勒兵而出真定振怖無敢動者純還京師自請曰臣本吏家子孫幸遭大漢復興聖帝受命位至列將爵為通侯天下略定臣無所用志願試治一郡盡力以自効上笑曰卿復欲治平原數郡皆平之居東郡數年抑強扶弱令行禁止後坐殺長吏免以列侯奉朝請嘗從上東征過東郡百姓老小數千人隨車駕啼泣曰願得耿君上謂公卿曰純年少被甲冑為軍治郡何能見思若是百官感嗟歎之更始諸將多據南陽聞更始死世祖起河北皆勒兵為亂上會諸將以撥叩地曰鄗最強宛次之誰當擊鄗者賈復率然對曰臣請擊鄗上笑曰執金吾擊鄗吾復何憂大司馬當擊宛於是賈復擊鄗吳漢擊南陽皆平之漢縱兵掠新野破虜將軍鄧奉奉新野人也怒漢暴已邑勒兵反襲漢敗之三月乙酉大赦天下詔曰惟酷吏殘賊用刑深刻獄多寃人朕甚愍之孔子不云乎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其與諸中二千石諸大夫議省刑罰更始之敗劉永以兵略地北至河南及陳汝以周建為將軍蘇茂為大司馬遣使拜張步為齊王董宮為西海王夏四月蓋延王霸等擊劉永永守城不出晝收其麥夜襲其城永大驚引兵走延逆擊大破之永棄其軍人自著邪乃拜純為東郡太守詔純將兵擊泰山濟南

輕騎將母妻奔虞虞人反殺其母妻永與麾下數十人奔譙蘇茂周建將三萬人攻延於浦西延逆擊大破之茂保廣樂永保胡陵世祖使太中大夫戴涉使究州東昏人執以詣永涉罵永曰若非國家敵也猶令死耳永怒殺涉甲午封叔父良為廣陽王兄子章為太原王章弟興為魯王故定陶王劉祉為城陽王外祖母黃為湖陽君良嘗為蕭令坐法免世祖齊武王少孤良撫循甚篤及漢兵起世祖以告良良大怒不聽既而不得已良從更始入關甚見尊寵更始敗良乃歸世祖章興皆伯昇之子既封為王世祖以其少貴欲以吏事就其名乃使章守平陰令興守緱氏令頃之章遷梁郡太守興遷宏農太守興求賢好善郡中翕然朝廷每有異議必乘驛問興祉字巨伯世祖族兄也為人謙遜為宗族所敬更始敗祉間行詣世祖是時宗室唯祉先至上大悅賞賜車服甚厚五月宛王劉賜將更始三子詣闕皆封為列侯封故元氏王劉歙為泗水王歙子終為淄川王故宛王劉賜為順侯劉順為成侯周後姬當為周承休公李通為固始侯歙字經世世祖族父也歙從兄稷有功於齊武王歙子終又與上少相善漢兵之起新野終之力也上曰使歙父子並王者所以顯報之也賜字子琴順字平仲皆世祖族兄也更始敗賜親至武關迎更始妻子將詣洛陽上以賜得為臣之道每嘉歎之順與上同里少相親厚更始死順東歸世祖順素謹厚以其事更始不失節尤重之初更始使宛王劉賜節王王常西平王李通俱之國鎮撫南方通娶世祖妹即寧平公主也世祖即位徵通為光祿勳上每征四方嘗留通守京師撫百姓治宮室六月戊戌立皇后郭氏皇子彊為皇太子大赦天下增卿謁者秩各一等郭氏真定人也父昌孝謹真定恭王以女妻昌昌早終其妻號為郭主好禮節儉雖以王女之富手常執作有女曰聖通男曰況世祖自信都還納聖通有寵生皇子彊況為城門校尉縣夔侯雖皇后弟賓客輻湊而小心謹慎謙恭愈篤

追贈昌為安陽思侯上數幸況第賞賜甚厚京師號況為金穴鄧禹遣兵上林中率諸將謁高廟收十二帝神主送洛陽埽除園陵為置吏卒復就穀雲陽漢中王劉嘉來歙詣禹降嘉字孝孫世祖族兄少孤為世祖父南頓君所養遇之如子與齊武王俱學長安而與世祖尤相親嘉之王漢中都南鄭衆數十萬南陽人延岑起兵武當衆數萬人轉攻漢中圍南鄭嘉戰敗餘衆走谷口赤眉使廖湛將十餘萬兵擊嘉嘉大敗之斬廖湛遂至雲陽上素與嘉善常開引之來歙又勸嘉歸世祖乃詣禹降以嘉為千乘太守封順陽侯嘉子膺為黃李侯來歙字君叔南陽新野人父沖哀帝時為諫議大夫娶世祖姑生歙歙有才畧多通慷慨有大志兄弟五人而世祖獨親愛之漢兵起王莽使人捕諸劉親屬得歙繫之賓客共篡出歙更始立以歙為吏數正諫不用謝病去歙女弟為劉嘉妻遣人迎歙因南就之時或勸嘉未可降宜觀天下形勢歙為陳成敗深曉喻之嘉乃從禹上見歙大悅拜歙為太中大夫秋濉陽反劉永復入濉陽吳漢蓋延帥諸將圍之九月赤眉復入長安鄧禹連戰輒為赤眉所敗三輔飢民人相食諸有部曲者皆堅壁清野赤眉虜掠少所得上復詔鄧禹令勒兵堅守慎無與窮寇交鋒老賊疲弊必當東手事吾吾也以飽待飢以逸擊勞折捶而笞之耳自馮惜殺宗歙後禹威益損又乏糧食歸附者離散上乃遣使徵禹馮異西征上敕異曰三輔遭王莽更始之亂又遇赤眉延岑之弊兵家縱橫百姓塗炭將軍令奉辭討諸不軌兵家降者遣其渠帥皆詣京師散其小民令就農桑壞其營壁無使復聚征伐非在遠戰掠地多得城邑要在平定安集之耳吾諸將非不健鬬然多好虜掠為小民害卿本能檢吏民勉自修整無為郡縣所苦於是異據華陰以待赤眉冬太中大夫伏隆使青徐張步降因除令長多所懷服上歙女弟為劉嘉妻遣人迎歙因南就之時或勸嘉未可降宜觀天下形勢歙為陳成敗深曉喻之嘉乃從禹上嘉歎隆功比之酈生步求為齊王隆曰高祖與天下約非劉氏不得王步乃殺隆受劉永封禹隆字文伯大司

徒湛之子以節操聞上聞其死為之流涕十二月戊子詔曰維列侯為王莽所廢先祖魂神無所依歸朕甚閔之列侯身廢者國如故身死若子孫見在令繼其先焉河內太守寇恂坐繫治上書者免會賴川不靜復以恂為賴川太守郡中悉平封恂為雍奴侯是時賈復兵在汝南其部將殺人恂戮之復怒曰吾與寇恂並立而為其所陷大丈夫豈有侵辱而不決之者乎今與相見欲手劒擊之恂謀好避之終崇曰請以劒從有變足以相

當恂曰不然昔藺相如不畏秦王而屈於廉頗者為國也區區之趙尚有此義士吾安可以忘之乎乃救縣盛供具執金吾軍入界者一人皆二人待之恂既迎復道稱病而還復欲追擊恂而吏士皆醉復遂去上徵恂恂至引入時復在前欲起上曰天下未定兩虎安得私鬬詔令並坐極歡遂共車出結友而去更拜恂為汝南太守郡中無事乃修鄉校能為左氏春秋者親與學焉是歲鄧王王常將妻子詣洛陽世祖曰每念往時艱難何日忘之莫往莫來豈違平生之言哉常頓首曰臣蒙天命遭值陛下始遇宜秋後會昆陽幸賴威靈輒成斷金雖疎賤遼遠不敢自疑伏願陛下聖王知臣本心上會百官指常曰此人率勵諸將輔翼漢家心如金石真漢忠臣也拜常為漢忠將軍封山桑侯大司空王梁免初梁與諸將擊檀鄉詔令兵事一屬大司馬吳漢而梁獨發野王兵上以梁不奉詔詔梁留在所縣梁以便宜進兵上大怒遣尚書宋廣持節收斬梁廣檻車執梁詣京師

既至赦之以為中郎將赤眉去長安東掠郡縣三年春正月立親廟于洛陽即日拜馮異征西大將軍鄧禹既被徵與車騎將軍鄧弘還至華陰欲進兵擊赤眉馮異曰赤眉衆多可以恩信傾難用兵力破也上令諸將屯澠池要其東異相連綴擊其西上自待其會可一舉取之萬全之計也禹弘自以西征又被徵當還欲一戰決之遂戰移日禹軍大敗馮異將兵救之不勝棄軍走與麾下數人歸營復收散卒堅壁會赤眉飢困乃

謀擊之大破之降者八萬餘人十餘萬東走宜陽璽書勞異曰垂翅回谿奮翼澠池失之東隅收之桑榆是時延岑據藍田兵力最彊上當璽書慰之其餘豪傑往往屯聚多者萬人少者數千人轉相攻擊百姓飢餓黃金一斤五斗穀數異轉鬬而屯上林中道路不通委輸未至軍士皆以果實為糧延岑率豪傑攻異異擊大破之岑連戰不利支黨皆叛遂自武關走南陽豪傑以異破赤眉走延岑皆遣使請降異威震關中乃修園陵建官府理枉直禁盜賊數年之間上林成都是月陝人蘇況反殺弘農太守上夜召景丹以檄示之曰弘農太守無任為賊所害今聞赤眉從西方來恐蘇況舉郡以迎之弘農迫近京師今將軍雖疾病但卧而鎮之耳即拜丹為弘農太守將其所領西至郡十餘日丹薨閏月己亥上幸宜陽令司馬在前中書次之驍騎元戎分陣左右赤眉震怖遣劉恭請降盆子與徐宣等二十餘人肉袒奉所得更始璽綬積兵甲宜陽西與熊耳山等世祖陳兵臨洛水中盆子徐宣以次列於前世祖曰卿等得無悔降邪宣曰臣等出長安東門君臣議計歸命聖德百姓可與樂成難與圖始故不告衆耳今日得降猶去虎口而歸慈母誠歡誠喜無所恨也世祖曰卿所謂鐵中錚錚庸中佼佼者也乃皆赦之與妻子居洛陽各賜宅一區田二頃其後樊崇謀反誅楊歆在長安時遇廣陽王良有恩賜爵闕內侯與徐宣俱歸鄉里以壽終式侯恭為更始報殺謝祿自繫獄上赦之世祖憐盆子賞賜甚厚以為趙王郎中病失明賜榮陽官地以為列肆使食其稅卽禹至宜陽上大司徒梁侯印綬有詔還梁侯印綬以為右將軍彭寵圍劇耿況遣兵救之使人招況況輒斬其使二月己未告祠高廟受傳國璽賜天下長子為父後者爵人二級中軍將軍杜茂為驃騎大將軍茂字諸公南陽冠軍人隨世祖征伐數有戰功三月尚書伏湛為司徒湛字惠公琅邪東武人王莽時為繡衣執法遷後隊正更始立為平原太守遭倉卒世莫不驚擾而湛獨晏然教授如故謂妻子曰一穀不升國君徹

膳今人皆飢奈何獨飽乃以俸祿分賑鄉里來客者百餘家時郡中不安湛移書屬縣不得相侵凌天生蒸民為立君非久亂也且養老育幼以待真主門下督素有氣力欲起兵湛曰孔子誅少正卯為其惑衆也即誅督不誅奉無以懲惡於是誅奉上以朱祐見獲厚加賞賜使復其位耿弇破延岑岑亡入蜀五月乙卯晦日有蝕之大赦天下劉永將慶吾斬永降封吾為列侯蘇茂周建立永子紆為梁王保垂惠冬十二月上幸春陵祠園廟大置酒與春陵父老故人為樂遣岑彭傳俊臧宮擊秦豐秦豐拒漢軍於鄧彭等數月不得進上數以讓彭乃令軍中曰明旦軍會和成陰逸因豐閒之悉引軍西邀彭彭乃直襲黎丘黎丘震駭豐遽歸救之彭逆擊大破之遂圍黎邱乃封彭為舞陰侯初汝南人田戎起兵新野荊楚尤亂上方圖之以岑彭為征南大將軍與耿弇復朱祐王常等并力征討先圍董訢鄧奉將萬人救訢訢奉兵甚精諸將連戰不利奉乘勝生執朱祐上

哉戎曰吾衆不如秦豐豐猶為征南所圍而況吾乎降決矣乃順江入沔將降岑彭使辛臣與長史留守臣盜戎珍寶及善馬從陸道晨夜詣彭曰謹說戎降戎在後方到因從彭營與戎書曰岑將軍已奏我封五千戶侯虛心相待願急來無拘前圖戎令臣留守而先至封侯既以疑之矣又長史攽至知臣盜寶物善馬由是益猜復反彭擊戎破之還屯夷陵隗囂遣使詣闕上其悅素聞其聲虛心相待每報答之常手書稱字是歲彭寵自立為燕王季憲自稱天子四年春正月甲申大赦天下耿況耿舒取軍都彭寵之邑也於是更封況為隃麋侯舒為牟平侯祭遵耿弇擊張豐豐功曹執豐降初豐好方士方士言豐當作天子囊盛石擊豐肘云石中當出玉璽豐信之故反豐臨當誅遵掾為破其石豐乃歎曰死亡所恨上使耿弇拒彭寵弇上疏曰大兵未會臣不能獨進且臣家屬皆在上谷京師無骨肉之親願得還洛陽上報曰將軍出身為國功效尤著何嫌何疑而求徵乎其勉思方畧以成功業耿況聞弇求徵乃遣少子國入侍上以為黃門侍郎初上訪博通之士於司空宋弘弘薦沛國人桓譚以為才學博聞幾及劉向揚雄召拜議郎給事中上令譚鼓琴奏其繁聲乃得侍宴弘聞之大恨伺譚出時正朝服坐府上遣召譚譚到不與席讓之曰吾所以薦子者欲令輔國以道德也而今數進鄭聲亂雅頌非中正者也能自改耶不然正罪法譚頓首辭謝良久乃遣之後召羣臣會樂上使譚見弘失其度上怪而問之弘乃離席上免冠謝曰譚臣所薦達不能以忠道導主而令朝廷悅鄭聲臣前召以責之臣之罪也上謝弘使譚反其服後遂不復令給事中是時天下草創政治未立譚既見退上疏言時宜曰國之廢興在於政事政事得失在於輔佐輔佐賢明則俊士充朝而治合世務輔佐不明則論失時宜而舉多過事秉國之君俱欲興化建善而治殊事異者所謂賢者異也蓋善政者視俗而施教察失而為防威德更興文武迭用然後政調於時而躁民可定

也昔董仲舒言治國譬若張琴瑟不調者可因而就和也及至大差謬則解而更張之夫更張難行而拂衆者亡是故賈誼以才逐鼂錯以智死雖有殊能而莫敢談懼於前事也且設法禁者非能盡天下之姦又皆合衆人之所欲大抵取便國利事則可矣書奏不省是時天子方篤於讖而譚雅不善之又以功賞薄故令天下不時定復上疏曰臣前獻策未有詔報不勝憤懣復言其過蓋天道性命聖人難言也自子貢等不得而聞況後世淺儒能通之乎或收古之圖書增益造飾稱孔子並為讖記以誑誤人主可不抑遠之哉臣聞安平則尊道術之士有難則貴介胄之臣今聖朝以興復祖統為民臣主而四方尚有未盡降歸者此權謀未得也臣譚伏觀陛下之用人其說士則無異略奇謀若酈生隨何者將帥則無勇智習兵若韓信吳起者其降下無大恩重賞以誘其後至或虜奪財物使各生狐疑連歲月而不解古人有言皆知取之而取莫知與之而取陛下若能

輕爵祿與士大夫共之而勿愛惜則何招而不至何說而不釋何向而不開何征而不剋如此則能以狹為廣以遲為速亡者復得矣由此上逾不悅譚字君山有儁才博覽無所不見不為章句訓詁皆通其大義數從劉歆楊雄稽疑論議至其有所得歆雄不能間也好音樂鼓琴性簡易不修廉隅頗以此失名譽嘗疾俗儒高談宏論不切時務由此見排擯哀平間位不過郎然王侯貴人皆願與之交王莽居攝篡弒之間天下諸儒莫不競褒稱德美作符命以求容媚譚獨嘿然無言官止樂大夫

袁宏曰桓譚以疎賤之質屢干人主之情不亦難乎嘗試言之夫天下之所難難於干人主之心一曰性有逆順二曰慮有異同三曰情有好惡四曰事有隱顯五曰用有屈伸六曰謀有內外七曰智有長短八曰意有興廢夫順之則喜逆之則怒同之則欣異之則駭好之則親惡之則疎過之欲隱善之欲顯屈者多恥伸者多怒

語伏在內志散在外所長必矜所短必忝愛之欲興憎之欲廢此皆人君非必天下之正也人臣所以干人君者必天下之正也然而八者之間禍福不同不可不察也夫一人行之萬人議之雖人君之所資亦人君之所惡也百姓有心一人制之雖百姓之所賴亦百姓之所畏而干人君之所惡求其必入天下所難也縱不致患於其胷中固未能帖然也故有道之君知所處之地萬物之所不敢干也故柔情虛已布其腹心引而盡之常恐不至而況抑而劾之使其自絕哉自三代已前君臣穆然唱和無間故可以觀矣五霸秦漢其道參差君臣之際使人瞿然有志之士所以苦心斟酌量時君之所能迎其悅情不干其心者將以集事成功大庇生民也雖可以濟一時之務去夫高尚之道豈不遠哉夏四月

吳漢擊五校賊追之至東郡平原又破之禹縣五姓反逐其守長諸將曰朝擊禹暮可拔也漢怒曰敢至禹下者斬使禹反者守長罪移撽告郡牧收守長欲斬之諸將皆竊言不擊五姓反欲斬守長乎漢乃使人謂五姓曰守長無狀復取五姓財物與寇掠無異今已收擊斬之矣五姓大喜相率而降諸將曰不戰下人之城非衆所及也嘗有寇夜攻漢軍中驚擾漢堅卧不動軍中聞漢不動皆還按部漢乃選精兵夜擊大破之是時泰山豪傑與張步連兵漢言於上曰非陳俊莫能安泰山也於是以俊為泰山太守行大將軍事步聞之遣兵迎俊於贏下俊擊大破之因攻下諸縣遂定泰山五月上幸

盧奴初上將征彭寵過盧奴而還諸將問吳漢曰敵未破而上還何也漢曰陛下曉兵還必不虛上告諸將曰狡賊出魏郡在人後故還也六月上幸譙王霸馬武攻垂惠蘇茂將兵救之馬武與戰不利從霸求救霸閉營不出軍吏爭之霸曰賊兵精銳其衆又多吾吏士心恐而武軍挫退此敗道也今堅閉示不相救武軍困急其出合戰良久霸出精騎擊其後賊皆破走茂復求戰吏

士皆曰賊前已破今易擊也霸曰不然蘇茂遠來相救糧食不足以久留故挑戰冀得一切之勝耳今閉營休士而勝可全所謂不戰而詘人兵善之善者也遂閉門堅守勞賜吏士城中數出挑霸霸不動茂果引兵去秋八月上幸壽春馬武劉隆圍李憲於舒彭寵圍蘭朱浮不能守單馬奔京師尚書令侯霸奏浮構成寵罪敗亂幽州不能伏節死難與寵相拒罪當誅上赦之冬十月上幸宛朱祐耿植圍秦豐岑彭傳俊擊田戎於夷陵戎

破走入蜀彭遣積弩將軍傳俊至江南偏將軍房兗至交州班行詔書陳國家威德於是交州牧鄧讓蒼梧太守杜稷交趾太守楊光更始所用也皆上書貢獻江南郡縣亦信使通焉十二月上幸黎丘招秦豐豐出惡言朱祐等急攻之豐將妻子降祐輜車送洛陽大司馬吳漢劾祐不即斬截以示四方而廢詔命聽受豐降無將帥之任大不敬上誅豐不罪祐是冬馬援為隗囂使來援字文淵茂陵人長兄況最知名為河南太守封窮虜侯況兄余中壘校尉封致符子次兄員增山連率皆二千石封侯援少有大志諸兄奇之年十餘歲平陵朱勃與援同年能說韓詩援繞能書退有慚色況謂援曰小器速成朱勃智能盡於今日矣後成人知謀衆事皆從汝稟受勿畏也援以況欲獎勵已內以為不然焉援受齊詩數年意不能守章句乃辭況欲至遼郡畜牧況曰汝大

才當晚成良工不示人以璞且從所好治裝未辦會況卒援行喪期年常不離墓時朱勃以試守渭城宰援獨言朱勃終當何時稟仰我項之或薦援有大略由是為曹督郵送罪人司命府援皆縱遣之因亡命北地以畜牧為事援父嘗為牧帥令兄負為護宛吏者故久賓客多從之轉安定天水隴西數郡豪傑望風而至賓客自環嘗數十人援田畜日廣羊五六千頭馬數百匹穀萬斛乃歎曰凡殖財者貴以施也不則守錢奴耳乃散以

賑昆弟舊故乃還至長安王莽末盜賊起求雄傑之士援與原涉為賴川太守援為漢中太守適至官王莽敗而公孫述稱帝於蜀囂意未知所附乃遣援南視述素與援舊以到當握手相迎也乃盛陳陛戟見援語言未悉延援就客館述備威儀會百官為援立舊交之位述蹙折而入鸞旗旄騎警蹕就車器服賓客甚盛欲留援援曰天下雌雄未定公孫不吐哺走迎國士與圖成敗乃修飾邊幅如偶人形此何足久留乎數月辭去還謂囂曰子陽若井底蛙妄自尊耳不如專意東方於是遣援與牴蜀侯國遊先俱奉章詣京師初到召詣尚書有頃中黃門一人引入時在宣德殿援拜上大笑曰卿遨遊二帝間見卿大慚援頓首辭謝因曰當今之世不但君擇臣臣亦擇君臣與公孫述同縣少有娛臣前至蜀陛戟乃見臣臣援異方來陛下何以知臣非刺客姦人而簡易若是上復大笑曰卿非刺客顧說客耳援對曰天下傾覆盜賊自立名姓者不可勝數今得見陛下寒廓大度同符高祖乃知帝王自有真也上壯之使從征伐每召見讌語夜至天明援才略兼人又好縱橫之畫故未得官待詔而已上遣太中大夫來歙持節送援歸國遊先至長安怨家殺遊先其弟為蜀雲旗將軍來歙恐

後漢紀卷四

覆校官檢討臣季學錦
校對官庶吉士臣裴　謙
謄録監生臣金士虔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後漢紀卷五 六

詳校官編修臣汪鏞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六千九百六十 史部

後漢紀卷五

晉 袁宏 撰

光武皇帝紀五

五年春二月丙午大赦天下周建兄子誦以垂惠降劉紆周建蘇茂走下邳建道死封孔子後孔安為殷紹嘉公初彭寵徵書至潞縣有火災城中飛出城外燔千餘家殺人甚多寵堂上聞蝦蟇聲在爐火下鑿地求之無所得數有變怪卜筮及望氣者皆言兵當從中起寵以

其從弟子后蘭卿本上府所使來故不相親也令將屯於外寵奴子密等三人謀共刼寵寵齋於便室晝卧三奴共縛著牀告外吏大王解齋吏皆休旦乃白事乃從次呼諸奴婢以寵教責問便收縛各置空室中以寵聲呼其妻妻入室見寵縛驚曰奴反邪奴格妻頭擊頰寵曰趣為諸將軍辦裝兩奴將妻入取物一奴守寵寵謂守奴曰若小兒我素所愛也為子密逼刼耳解我縛出閣則活矣用女珠妻汝家中財物皆以與汝奴意解之

視戶外見子密聽其語遂不解子密將妻入取寵男女悉閉室中收金珠衣物至寵所裹之被馬六匹使妻縫縑囊昏夜後解寵手令作記告城門將軍令遣子密等至子后蘭卿所開城門出勿稽留書成斷寵及妻頭置縑囊中馳詣闕封子密為無義侯寵尚書韓立高宣等共立寵子午為燕王子后蘭卿為將軍數日寵國師韓利斬午首詣祭遵遵將兵誅寵支黨漁陽遂平上嘉耿況之功以其久勞於邊使光禄大夫樊密持節徵況還京師賜以大第甚見尊重況年老多病天子親數臨問徵弇視疾弇舒並封列侯國為射聲校尉復除二子廣舉為郎諸子侍疾並垂青紫當世以為榮及薨贈賜甚厚謚曰烈侯子國以當嗣辭曰先侯愛少子霸上疏讓天子許焉國有籌策數言邊事天子器之官至大司農

三月徙廣陽王良為趙王山陽人龐萌為更始冀州牧與世祖謝躬俱平邯鄲萌謂躬曰劉公不可信也躬以告世祖世祖喻而安之及上誅謝躬而萌率衆降上奪其衆謂萌曰前在邯鄲知之何速邪萌曰知之久矣萌為人婉順上親愛之以為侍中嘗對諸將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龐萌是矣使萌為平狄將軍與蓋延俱定梁楚地萌與延爭權懼延譖己遂勒兵反夏四月平狄將軍龐萌反襲蓋延破楚相孫萌自號東平王引兵與董憲蘇茂合上嗟歎曰人不可知乃如是下詔曰吾嘗於衆人中言萌可為社稷臣將軍等得無笑吾言老賊當族其勵兵馬會睢陽六月上幸蒙龐萌董憲蘇茂等將三萬人攻桃城桃城告急上將輕騎二千步兵數萬晨夜至亢父百官疲倦可且宿上不聽復行十里宿任城明旦諸將欲攻賊賊亦勒兵待戰上令諸將不得出是時吳漢兵在東郡馳使召之萌等驚曰數百里晨夜行以為到當戰而堅坐任城致人城下真不可測也積二十餘日吳漢到乃進擊大破之萌憲茂復將數萬人屯昌慮以兵拒新陽吳漢進擊破之遂守昌慮是時河西隔遠世祖都洛陽未能自通以隗囂稱漢年

號實融等從受正朔囂外受民望內圖異計遣說客張玄游說西河言一姓不再興今豪傑競逐雌雄未分宜與隴蜀合從高為六國之勢下成尉佗之事融乃聚其衆而議之曰漢承堯運歷數延長上之姓號具見於天文自前博物道術之士言之久矣故劉子駿改易名字以應其占此皆近事暴著所共見也以人事言之今稱天子者數人而洛陽甲兵最彊號令最明加以祖宗之重百姓所歸服天人之應如此他姓未能爭也衆皆以為然梁統恐衆惑其言乃刺殺玄是夏實融及五郡太守遣使詣闕上先聞五郡全實在隗囂公孫述之間常欲招引之會得其表甚悅遣使拜融為涼州牧璽書褒納之秋八月吳漢破昌慮軍士高扈斬梁王紆降蘇茂奔張步董憲龐萌走之朐漢復守之冬十月上幸魯使大司空祠孔子使耿弇諸將擊張步步盛兵祝阿列營鍾城弇攻祝阿拔之開其角令弇鍾城皆空壁走將軍費敢以精兵守巨里弇令軍中益治攻具將攻巨里步

濟南王費邑聞之將兵救巨里弇告諸將曰此即所求者野兵不擊何以城為所以治攻具者欲以誘致邑耳弇分兵守巨里自與邑戰大破之弇乃收所斬級以歸示巨里城中城中恟懼夜空城走弇收其積聚縱兵擊諸未下者平三十餘營時張步都劇使弟藍將兵守西安西安距臨淄三十里弇引營居臨淄西安之間西安城小而兵精臨淄名大而不實弇令軍中曰後五日攻西安藍聞之晨夜為守備至其夜半令軍皆食會明至臨淄城軍吏爭之以為攻臨淄而西安必救攻西安臨淄不能救弇曰然吾故攻西安令自憂城守而吾攻臨淄一日必拔何救之有吾得臨淄則西安孤藍與劇斷絶必復亡去所謂擊一而得兩者也且西安城堅兵精攻之未可卒下衆必多死傷正使得其城張藍引兵奔臨淄如是臨淄更彊勒兵憑城觀人虛實吾深入敵境後無轉輸旬日之間不戰而困諸君適不見是耳弇遂攻臨淄拔之張藍聞臨淄拔果將其衆走劇去臨淄九

十里弇令軍中無得掠劇下須步至臨淄乃擊之步聞弇言大笑曰以尤來大彤十餘萬衆吾皆破之今大兵少於彼又皆疲勞何足破乎弇上書曰臣據臨淄深壍壘張步必自來攻臣以逸待勞以實擊虛旬日之間步首自可獲上然其計步果與三弟故大彤帥重異將二十萬衆至臨淄弇令都尉劉歆太山太守陳俊勒兵城上分陣城下賊至北門歆俊兵皆交步等乘虛並入攻弇營弇登臺望之見其營擾乃下臺安之既而將精兵擊步於東下大破之飛矢中弇股引刀截之軍中無知者弇欲以疲步兵明日將戰陳俊曰步兵多且可須上至弇曰上至臣子當擊斗醳酒以待百官反欲以賊遺君父邪遂縱兵合戰復大破之弇度步已困乃罷兵置左右翼步夜果引去伏兵夾擊死者城中溝壍皆滿得輜重二千餘兩弇縱兵追擊至鉅昧水上八十餘里僵尸相屬後數日上至臨淄勞軍百官列坐上謂弇曰將軍正韓信也韓信擊歷下以著名今將軍攻祝阿以發

迹此非齊西界邪弇曰歷下即歷城在祝阿東五十里皆齊西界也上曰將軍嘗為吾言困上谷兵以擊涿郡漁陽進擊富平獲索因東攻張步平齊地以為落落難合今皆如將軍策有其志者事竟成也將軍有定齊之功功出於大司馬明如日月也張步既破走還劇而蘇茂適至讓步曰我南陽兵精不可待茂邪步曰負卿何言兄弟走平壽上曰能相斬降者封之步乃斬蘇茂肉袒軍門降弇勒兵入城樹十二郡旗各以本郡詣旗下衆尚十餘萬輜重七千餘兩封步為安丘侯於是琅邪未平徙陳俊為琅邪太守齊地素聞俊名始入界盜賊大散頃之張步兄弟謀反亡歸琅邪俊擒討盡誅之上美其功賜俊璽書曰將軍元勳大著威振青徐兩州有警實得征之俊撫貧弱悉有義令行郡中百姓歌之數上書自請擊隴蜀上報曰東州新平大將軍之功也負海猶夏盜賊之處國家以為重憂且勉鎮撫之初起太學宮十二月盧芳自稱天子入居九原略有數郡初上

問來歙曰今西州未附子陽稱帝吾方務靜關東西略未知所任計將何如歙因自請曰臣嘗與隗囂相遇關中其人始建為漢之計今陛下聖德隆興臣願得奉一節開以丹青之信囂必歸命則公孫自亡勢不足圖也上然之使歙持節喻指往來數年矣於是歙復與馬援使喻隗囂囂與馬援臥起問京師善惡援答曰前到京師凡數十見每侍對夜至天明援事主未常見也材德驚人勇略非人敵開心見誠好醜無所隱圖畫天下事良備量敵決勝潤達多大略與高帝等經學博覽政事文辯未覩其比也囂曰必如卿言勝高帝邪援曰不如也高帝大度無可無不可今上好吏事動循軌度又不飲酒所不如也囂大笑曰若是反不勝邪囂雖內不信不得已遣太子恂入侍拜為胡騎校尉封鐫羌侯援亦將家至京師上書求將賓客屯田上林中因宣揚國威招來豪傑以立尺寸之功上許焉是冬大司徒伏湛免尚書令侯霸為司徒霸字君房河南密人也矜嚴有威

容家累千金不事產業篤志詩書成哀閒仕為郎王莽時歷職有稱為臨淮太守莽敗霸保郡自守吏民安之更始初遣謁者徵霸百姓老弱相攜啼泣遮使者車或當道卧皆曰願乞復留侯君期年民至戴乳婦勿舉子侯君當去俱不能全耳謁者恐霸就徵失亡臨淮於是不敢受璽書具以狀聞會更始敗世祖即位徵霸為尚書令是時朝廷新立制度草創政令有不便於民者霸輒奏省之霸辟太原人閔仲叔既至霸勞問之不及政事叔對曰始得明公辟且喜且懼何者喜於為明公所知懼於虛薄不能宣益拾遺令未越府閫喜懼繞半親知政教已見掾吏及見明公喜懼皆去何則望明公問屬何以明政美俗調陰陽訓五品令宇內人安也以叔為不足問邪不當辟也如以為任用而不使陳之則為失人智者不私人以位亦不失人是以喜懼皆去因自効去後博士徵不至終於家太子少傅王丹被徵將至侯霸遣子昱迎拜之丹下車答拜昱曰家公欲與公俱

定恩分何為拜子孫邪丹曰君房有是言丹未許也丹常受人言有所薦及舉者有罪丹坐免官終不言客甚慙自絶於丹丹俄為太子太傅使人呼客見之何遇丹之薄也客自安如故其子有同門生遭親喪白丹欲奔之丹撻之五十或問其故丹曰世稱鮑叔管夷吾次則百里奚蹇叔近則王陽貢禹歷載彌久如此其難也張陳凶其終蕭朱隙其末故敕子孫友道難立非保慎不惑焉能終乎丹字仲回京兆下邽人王莽時連徵不至避世隴西隱居養志家累千金好施周急每歲時農畢察彊力多收者載酒肴而勞之其憧懶不收者恥不獲勞無不力田者聚落化之遂以殷富閭里犯罪者喻其父兄而致之法喪憂者量其資財為之制度丹親任其事行之十年民皆敦厚陳遵者豪傑之士也遵友人喪親賻縑百匹丹獨送縑一匹曰如丹是縑皆出機杼也遵有慚色欲與丹相結丹未之許也更始時遵北使匈奴過辭於丹丹謂遵曰俱遭亂世唯我二人為天地所遺今子使絶域無以相贈贈子以不拜其高抗不屈皆此類也衛尉銚期執金吾寇恂亦慕而友之名重當世頃之遜位卒于家是歲徵會稽嚴光太原周黨光字子陵少與世祖同學世祖即位下詔徵光光變名姓漁釣川澤至是復以禮求光光不得已舁疾詣京師上就見光曰子陵不可相助邪光卧而應曰士固有執節者何至相逼乎天子欲以為三公光稱病而退不可得而爵也黨字伯況舉動必以禮赤眉之亂所在殘破至太原聞黨德行不入其邑由是名重天下三徵然後至黨著短布單衣穀皮綃頭見於尚書欲令黨改冠服黨曰朝廷本以是故徵之安可復更邪遂見自陳願守所志上聽之詔曰許由不仕有唐帝德不衰夷齊不食周粟王道不虧不忍使黨久逡巡于汙君之朝其賜帛四十匹遣歸田里博士范升奏毀黨曰臣聞堯不須許由巢父而天下治周不待伯夷叔齊而王道成巍巍蕩蕩至今不絶臣伏見太原周黨使者三聘乃肯就車陛下親見

詣庭黨伏而不謁偃蹇自高逡巡求退鈞采華名以誇
主上臣愚以為黨等不達政事未足進用臣願與黨並
論雲臺之上考試圖國之道不如臣言請伏虛誣之罪
書奏天子示公卿詔曰自古堯有許由巢父周有伯夷
叔齊自朕高祖有南山四皓自古聖王皆有異士非獨
今也伯夷叔齊不食周粟太原周黨不食朕祿亦各有
志焉黨既退著書上下篇終於沔池百姓賢而祠之是
時太原王霸北海逢萌亦隱居養志俱被聘霸到尚書

拜不稱臣問其故答曰天子有所不臣諸侯有所不友
遂以疾歸茅屋蓬戶不厭其樂萌少給事亭長慨然歎
曰大丈夫焉能為人役哉遂去就師聞王莽居攝子宇
諫莽殺之萌會友人曰三綱絕矣禍將及人即解衣冠
挂東都城門將家屬客於遼東天下定乃還琅邪不其
山中以德讓導鄰里聚落化之詔書徵萌上道迷不知
東西萌曰朝廷所以徵我者以吾聰明睿智有益於政
耳今方面尚不知安能濟政即歸後連徵不起
袁宏曰夫金剛水柔性之別也員行方止器之異也故
善御性者不違金水之質善為器者不易方員之用物
誠有之人亦宜然故肆然獨往不可襲以章服者山林
之性也鞠躬履方可屈而為用者廟堂之材也是以先
王順而通之使各得其性故有內外隱顯之道焉末世
凌遲治亂多端隱者之作其流衆矣或利競滋興靜以
鎮世或時難迍邅處以全身或性不和物退以圖安或
情不能嘿卷以避禍凡此之徒有為而然非真性也而

有道之君皆禮而崇之所以抑進取而止躁競也嗚呼
世俗之賓方抵掌而擊之以為譏笑豈不哀哉自王莽
未天下旱蝗稼穀不成至建武之初一石粟直黃金一
斤而人相食二年秋野穀旅生野蠶成繭民收其實以
為衣糧是歲野穀生漸少南畝益墾矣
六年春正月丙辰改春陵為章陵復比豐沛劉隆等破
舒城斬李憲二月吳漢拔朐城董憲龐萌逃出漢執其
妻子憲流涕謝吏士曰妻子皆已得矣久苦諸公將十

餘騎欲從間道詣上降追兵至皆斬之於是天下麕定
唯隴蜀未平上乃休諸將於洛陽分軍士於河內數置
酒會諸將輒加賞賜每幸郡國見父老勞吏問數十年
事吏民皆驚喜令自以見識各盡力命焉初軍旅間賊
檄日以百數上猶以餘暇講誦經書自河圖洛書讖記
之文無不畢覽王元說隗囂曰天下成敗未可知天水
完富士馬最彊宜北聚取西河東收關中按秦舊迹表裏
河山元請以一丸泥為大王東封函谷關此萬世之一
時也既不能為此且畜養士馬據隘自守曠日持久以
待四方之變圖王不成其弊猶足以霸要之魚不可以
脫於泉一失權柄神龍還與螾同前更始都長安四方
嚮應以為真定也一朝壞敗大王幾無所據今南有公
孫北有文伯江湖海濱王公十數而欲信儒生之語棄
千乘之基羈旅危國以求安全是由覆車之軌計之不
可者也囂心然之是時公孫述遣兵出江關敗南郡上
因欲從天水伐蜀從褒斜江關路遠而多阻莫若從西
州因便以舉則兵強財富囂雖遣子入侍而心懷兩端
常思王元之言欲據一方不欲早定乃復上書盛言蜀
道危險棧閣敗絕丈尺之地側不得通述性嚴酷上下
相患須其罪惡孰著大呼嚮應之勢也來歙素剛聞囂
有異議遂發憤責囂曰國家以君為知臧否曉興廢故
為手書以暢聖意既遣伯春復用邪惑之言族滅之計
叛主負子背忠信傷仁義吉凶之決在於今日欲前刺
囂而左右兵多囂欲害歙歙持節就車囂逾怒欲殺歙
王遵諫曰愚聞為國者慎名與器為家者畏怨重禍名
器俱慎則下伏其令怨禍不輕即家受其福今將軍遣
子質漢而外懷他心名器逆矣既違其命又殺其使輕
怨禍矣古者列國兵交不絕其使所以重兵貴和而不
任戰也春秋傳曰交兵使通可也何況持王命質而犯
之哉上不合於正義內不周於長利苟行盜賊之短策
又何是非之能識加以伯春委身已在闕庭而屠漢使
此踐機試劒授刃於頸也君叔雖單居陛下之外凡也

屠之未損於漢而隨以族敗昔宋執楚使遂有易子之禍小國猶不可辱況萬乘之主乎歙知黨多在西州救助非一遂得免王遵亦豪傑士也既而降漢封上雒侯初囂問班彪曰往者周亡戰國並爭天下分裂數世然後始定意者縱横之事復起於今日乎將承運迭興在一人也願先生論之對曰周之興廢與漢不同周立爵五等諸侯從政本根既微枝葉彊大故其末流有縱横之事其勢然也漢家乘秦之制郡縣治民臣無百年之

柄至成帝假借外家哀平短祚國嗣三絶危自上起傷不及下故王氏之貴傾擅朝廷能竊號位而不根於民是以即真之後天下莫不引領而思漢十餘年間天下中外騷擾遠近俱發假號雲合咸稱劉氏不謀而同辭方今雄傑跨州城者皆無七國世業之資詩云皇矣上帝臨下有赫監觀四方求民之莫今民謳吟思漢嚮仰劉氏已可知矣囂曰先生言周漢之勢可也至於但見愚民習識劉氏姓號之故而謂漢家復興踈矣昔秦失其鹿劉季逐而得之時民復知漢乎彪既感囂言又愍狂狡之不息廼著王命論以救時難曰昔在帝堯之禪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舜亦以命禹洎于稷契咸佐唐堯光濟四海奕世載德至於湯武而有天下雖遭遇異時而禪代不同至於應天順民其揆一也故劉氏承堯之祚氏族之世著乎春秋唐據火德而漢紹之始起沛澤則神母夜號以彰赤帝之符由是言之帝王之祚必有明聖顯懿之德豐功厚利積累之業然後精誠

通乎神明流澤加乎生民故能為鬼神所福嚮天下所歸往未見運世無本功德不紀而得掘起在此位者也世俗見高祖興於布衣不達其故以為適遭暴亂得奮其劒遊說之士至比天下於逐鹿捷者幸而得之不知神器有命不可以智力求悲夫亂世所以多亂臣賊子者也若然者豈獨闇於天道哉又不覩之於人事矣夫饑饉流離單寒道路思有短褐之襲擔石之蓄所願不過一金然終不免轉死溝壑何則貧窮亦有命也況乎

天子之貴四海之富神明之祚可得而妄處哉故遭罹
厄會竊其權柄勇如信布彊如梁籍成如王莽然卒潤
鑊伏質烹俎分裂又況幺麽不及數子而欲晻姦天位
者乎是故駑蹇之乘不騁千里之路鷰雀之儔不奮六
翮之用楶梲之材不荷棟梁之任斗筲之子不秉帝王
之重易曰鼎折足覆公餗言不勝其任也當秦之末豪
傑共推陳嬰而王之其母止之曰自吾為子家婦而世
貧賤今卒富貴不祥不如以兵屬人事成少受其利不

成禍有所歸嬰從其言而陳氏以寧王陵之母亦見項
氏之必亡劉氏之將興也是時陵為漢將而母獲於楚
有漢使來陵母見之謂曰願告吾子漢王長者必得天
下子謹事之無有二心遂對漢使伏劒以固勉陵其後
果定於漢陵為宰相封侯夫以匹婦之明猶能推事理
之致探禍福之機全宗祀於無窮垂冊書於春秋而況
大丈夫之事乎是故窮達有命吉凶由人嬰母知廢陵
母知興審此二者帝王之分決矣蓋在高祖其興也有

五一曰帝堯之苗裔二曰體貌多奇異三曰神武有徵
應四曰寛明而仁恕五曰知人善任使加以信誠好謀
達於聽受見善如不及用人如由已從諫如順流趨時
如響起當食吐哺納子房之策濯足揮洗揖酈生之說
悟戍卒之言斷懷土之情高四皓之名割肌膚之愛舉
韓信於行陣收陳平於亡命英雄陳力羣策畢舉此高
祖之大略所以成帝業也若乃靈瑞符應又可略聞矣
初劉媼姙高祖而夢與神遇震電晦暝有龍蛇之怪及

長而多靈有異於衆是以王武感物而折契呂公觀形
而進女秦始皇東遊以厭其氣呂后望雲而知其所處
始受命則白蛇分西入關則五星聚故淮陰留侯謂之
天授非人力歷古今之得失驗行事之成敗稽帝王之
世運考五者之所謂趣舍不厭斯位符應不同斯度而
苟昧權利越次妄據外不量力內不知命必喪保家之
主失天年之壽遇折足之凶伏斧鉞之誅英雄誠知覺
寤畏若禍戒超然遠覽淵然深識收陵嬰之明分絶信

布之覬覦拒逐鹿之瞽說審神器之有授無貪不可幾為二母之所笑則福祚流於子孫天祿永終矣囂不寤虡乃轉之河西大將軍竇融諮訪焉虡字叔皮右扶風安陵人成帝時虡姑為婕妤諸父昆弟貴幸當世父稚王莽時為廣平太守莽攝政欲文致太平使侯者分行風俗采頌聲稚無所上被劾為延陵園郎由是班氏不顯莽朝虡幼好學家有賜書內足於財好古之士父黨揚子雲已下莫不造其門年二十而天下亂因避地西

州及囂將背漢竇融與書責讓之曰將軍當厄會之際計久矣今若案兵引日則其謀益深而公孫得固其姦謀不如遂進上從之遣吳漢耿弇諸將與戰不利還屯三輔馬援上書曰援自念事陛下本無公輔之薦左右之助臣不自陳陛下何因聞之故臣不復避瞽言昧死陳誠臣與囂往為知交今聞與來歙書深更怨臣自以至於此融竊痛之融聞智者不危衆以舉事仁者不違義以要利初事本朝稽首北面忠臣節也及遣伯春留子何自起兵以來轉相攻擊城郭皆為邱墟生民轉於溝壑今其存者非鋒刃之餘則流亡之孤今傷痍之體未愈哭泣之聲未絕幸賴天運少還而大將軍復重其難是使瘡痍不得遂瘳幼孤復見流離庸人且為流涕況仁者乎惟將軍省察之囂不納融乃與五郡太守請師期世祖嘉美之夏四月上幸長安謁園陵諸將議欲延囂日月之期許爵其將帥以散其謀祭遵曰囂姦

所得露心腹陳滅西州之術然後退就鼂鈆飯蔬飲水隨四民之職死無所恨上報許援東詣京師具言擊囂之計上大悅謂援曰吾方西誅隗囂待詔勉卒所志是時建威將軍耿弇屯漆征虜將軍祭遵屯汧征西將軍馮異屯上林大司馬吳漢在長安中郎將來歙監領衆軍在安民援始將突騎五千匹諸將每疑議更請呼援咸敬重焉而來歙深與援善囂復上疏曰吏民聞大兵卒至驚恐自救臣囂不能禁止兵雖有大利不敢廢臣子之節親自追還昔虞舜事父大杖則走小杖則受臣雖不敏不敢不勉今臣之在本朝如遂蒙恩更得洗心革面其令郡國田租三十稅一如舊制焉馮異在關中久求還京師上不聽有人上書言馮異專制關中威福自由號咸陽王上以章示異惶恐謝曰臣本諸生遇受命之會過蒙顧盼充備行伍班大將爵為通侯雖受任方面豫有微功此皆國家謀謀非臣所及也臣伏自思惟奉承詔旨則戰無不剋攻無不下所以得成其事者蓋由將用其長士樂為死故能濟其勇略耳臣聞軍師之法賞及牛馬戮及降虜所以勸善而明威也臣竊內慚鬼神外懼公議伏待誅罰陛下寬仁不忍加誅使臣得以功贖罪退就農畝誠天地之恩也臣聞春秋之義賢者有過如日月之食何傷於明哉臣雖駑愚竊慕先賢之節願陛下上觀堯舜之德下則樂毅之報使臣得盡其愚計則死無恨矣上報曰將軍勤勞王室遠征萬里深執謙退歸美於人雖樂毅之報昭王何以加之今賜將軍書以觀將軍之意將軍其勉之異頓首頓首死罪死罪重遣使者奉書詣闕陳情曰臣聞天地之性人為貴人之所貴謂其有仁義也仁義之大者莫過於君臣君臣之道誠天性焉臣雖不敏敢不竭心自建明主乎臣聞春秋之義王者不治夫人之喪不以天下之重奪匹夫匹婦之情臣雖不敏敢不勉強以從大義

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當兵革始起豪傑競逐臣在
傾側之中尚無過差之志況天下平定上尊下卑者乎
誠宜謹守愚忠以自終始伏願明主知臣素心詔曰將
軍之於國家義則君臣恩猶父子何嫌何疑而有懼意
是冬馮異岑彭朝京師上謂公卿曰馮將軍是我兵起
時主簿也使中黃門賜異珍寶衣服詔曰倉卒無蕪蓧
亭豆粥呼沱河麥飯也異謝曰臣聞管仲謂桓公曰願
君無忘射鉤臣無忘檻車齊國賴之臣願陛下無忘父

城則百寮蒙恩天下幸甚後遣異將妻子西彭亦數宴
見厚加賞賜既而還南使過家上先人冢詔大長秋朔
望問夫人起居詔諸侯就國耿純上書願奮擊公孫述
又陳前在東郡誅涿郡太守朱英親屬涿郡誠不自安
乃更封純為東光侯上曰文帝謂勃曰丞相吾所重
也君為我率諸侯就國今亦然哉純遂就國弔死問傷
國中愛之
袁宏曰夫萬物云為趣舍不同愛惡生殺最其甚大者

也縱而不一亂亡之道故明王制設號令所以一物心
而治亂亡也今誅惡之臣內懼私憾不慮其弊從而易
之是下用情而法不一也不一則多變多變則害生故
王者之所保在於法一而不變乎靈壽侯邳彤薨世祖
既平邯鄲遣任光還信都更封陵鄉侯李忠為中水侯
遷丹陽太守治甚有稱為天下第一

欽定四庫全書卷六千九百六十一 史部

後漢紀卷六

晉 袁宏 撰

光武皇帝紀六

七年春正月丙申詔天下繫囚非殊死者一切勿治是時海内新安民得休息皆樂吏職而勸農桑風俗和同人自修飾上惟王莽僞薄之化思有以改其弊於是黜虛華進淳朴聽言觀行明試以功名實不相冒而能否彰矣又念前世園陵太盛王侯吏人轉相倣競乃下詔曰世俗不以厚薄為鄙陋富者過奢貧者殫財刑法不能禁禮義不能止倉卒以來乃知其咎布告天下令知忠臣孝子薄葬送終之義癸亥晦日有蝕之詔曰陰陽錯謬日月薄蝕百姓有過在予一人其赦天下公卿百寮各上封事無有所諱舉賢良方正各一人於是馮衍上書陳事一曰顯文德二曰褒武烈三曰修舊功四曰招俊傑五曰明好惡六曰簡法令七曰差祿秩八曰撫邊境書奏上將名見之後以讒不得入

袁宏曰夫讒之為害天下之患也闇主則理固然矣賢君而讒言不絕者豈不哀哉夫人君之情不能不形於外夫好惡是非之情形於外則愛憎毀譽之變應於事矣故因其所好而進之因其所惡而退之因其所是而美之因其所非而疾之惡而於無嫌之地而人主不必悟者讒人之所資也夫讒人之心非專在傷物處之不以忠信其言多害也何以知其然夫欲合主之情必務求其所欲所惡者一人所害者萬物故其毀傷不亦衆乎若夫聲色喜怒之際虛實利害之間以微售其言焉可數哉是以古之明君知視聽之所屬不能不關於物也知一已之明不能不滯於情也求忠信之人而置之左右故好惡是非之情未嘗宣於外而愛憎毀譽之言無由而至矣二月癸亥晦日有蝕之是時宰相多以功舉官人率由舊恩天子勤吏治俗頗苛刻因是變也太中大夫鄭興上疏曰臣聞國無政不用善則取謫于日月之災故政不可不慎也其道務三而已一曰擇人二

曰因民三曰從時此應變之要也昔在帝堯洪水滔天帝求俾乂嶽曰鯀哉帝知鯀不可然猶屈已之是從嶽之非重違衆也昔齊桓公避亂於莒鮑叔舉管仲桓公從之遂立九合之功晉文公奔翟從者五人既得晉國將謀元帥趙衰以郤穀為說禮樂敦詩書使將中軍而五子下之故能伏強楚於城濮納天子於王城今衮職有闕朝論輒議功臣功臣用則鮑趙之舉息矣願陛下上師陶唐下覽齊晉以成屈已從衆之德以濟羣臣舉善之美臣聞上竭聰明則下懼其罪故曰者君象也月者臣象也君威亢急則臣道迫促願陛下留神寛恕以崇柔克之德不從興字少贛河南開封人嘗從劉歆學講議歆美其才學者皆師之興既之涼州坐事免會赤眉作亂東道不通興乃歸隗囂囂貳於漢興無匡諫言辭懇至囂雖内不能悅而外相崇禮

興求歸葬父母囂不聽而從舍益禄興見囂曰昔嘗同僚故歸骸骨非敢為用也求為先人遺類耳幸蒙慶載得自保全今乞骸骨而徒舍益禄興聞事親之道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奉以周旋不敢失墜今為父母乞身得益禄而止是以父母為請也無禮甚矣將軍焉用之囂曰幸甚乃為辦裝使興妻子俱上聞興歸徵為太中大夫光禄勳杜林上書薦興曰執義堅固敦於詩書好古博物見疑不惑宜侍帷幄以益萬分於是敬異焉每朝有大議輒訪問興上嘗以郊祀事問曰欲以讖決之何如興對曰臣不為讖上怒曰卿不言讖非之邪興曰臣於書有所未學而無敢非上乃解曰言不當若是耶興數言事文辭温雅然以不合旨又不善讖故不得親用有子曰衆以才學知名其後皇太子及山陽王因虎賁將梁松束帛聘衆衆謂松曰太子儲君無外交之義漢有舊制藩王不得私通賓客遂辭不受松曰長者意不可逆也衆曰犯禁得罪不如守正而死太子及王聞之嘉而不強及梁氏敗賓客多坐之衆不染於辭夏五月前將軍李通為大司空秋隗囂遣步騎

三萬侵三輔耿弇遣數百騎與戰為囂所破囂將分兵
取栒邑馮異聞之馳據其城諸將皆曰虜兵乘勝不可
爭鋒異曰若虜得栒邑則三輔動矣攻者不足守者有
餘今先據栒邑以逸待勞非所謂爭鋒也遂馳入栒邑
閉城偃旗鼓囂將不知直來攻城異擊鼓建旗成列而
出囂軍亂遁異大破之追弇數十里於是北地諸豪帥
相率而降諸將多有言功者異獨默然上璽書勞異曰
栒邑孤危亡在旦夕諸將狐疑莫有先發將軍獨決奇
策摧敵殄寇功如邱山猶若不足雖孟反後入無以過
也今遣太中大夫賫鹽藥殽驗之具以賜吏士其死傷
者大司馬已下親弔問之以崇讓讓於是三軍之士莫
不感悅

袁宏曰謙尊而光於是信矣馮異能讓三軍賴之善乎
王之言謙也楊朱有言行賢而去自賢之心無所往而
不美因斯以談聖莫盛於唐虞賢莫高於顏回虞書數
德以克讓為首仲尼稱顏回之仁以不伐為先郤至矜
善兵在其頸處父上人終喪其族然則克讓不伐者聖
賢之上美矜善上人者小人之惡行也司馬法曰苟不
伐則無求無求則不爭不爭則不相掩由此言之民之
所以和下之所以順功之所以成名之所以立者皆好
乎能讓而不自賢矣夫人君者必量材任以授官參善
惡以毀譽課功過以賞罰者也士苟自賢必貴其身雖
官當才斯賤之矣苟矜其功必蒙其過雖賞當事斯薄
之矣苟伐其善必忘其惡雖譽當名斯少之矣於是怨
責之情必存於心希望之氣必形於色此矜伐之士自
賢之人所以為薄而先王甚惡惡之者也君子則不然勞
而不伐施而不德致恭以存其德下人以隱其功處不
避汙官不辭卑唯懼不任唯患不能故力有餘而智不
屈身遠咎悔而行成名立也且天道害盈而鬼神福謙
凡有血氣必有爭心功之高者自伐之責起焉故宋公
三命考父傴僂晉帥有功士燮後歸孟側殿軍棄馬而
入三卿謀寇冉有不對其所以降身匿迹如此之甚何

也誠知民惡其上衆不可蓋也夫逆旅之妾惡者自以為惡主忘其惡而貴焉美者自以為美主忘其美而賤焉夫色之美惡定於妾之面美惡之情變於主之心況君子之人有善不敢識有過不敢忘者乎其為美亦以弘矣故揚子之言足師逆旅之妾足誡也

八年春正月来歙自陽城將二千人斬山開道徑至畧陽襲囂將金梁等殺之因保其城上聞之喜甚左右怪上數破大敵今得小城何足以喜上以畧陽囂之所阻腹心已壞則制其支體先是吳漢諸將在長安者兵雖盛以梁屯守不得上隴及梁死歙據略陽乃爭馳赴之上以為囂失所恃矣亡其要城勢必悉以精銳來攻曠日久圍而城不拔士卒頓弊乃可乘危而進皆追漢等還囂果自將數萬人攻畧陽激水灌城晝夜攻歙歙率厲吏士同心固守數月不拔囂衆疲敝夏閏四月上西征至漆議者以為車駕不宜入險且遣諸將觀虛實議未定會馬援夜至勸上曰囂衆瓦解兵進必破以来為

上不許蜀人聞隗囂敗百姓震動成都郭外有秦時舊倉王莽以来常空公孫述乃詐使人言下倉出穀積如山陵百姓空市鄽往觀之述乃會百官問曰下倉竟出穀乎對曰無有述曰言隗王敗亦復如此矣欲以此安衆心者也蜀人荆邯說述曰兵者帝王之大器古今所不能廢也昔秦失其政豪傑並起漢祖無前人之遺迹立錐之地起於行陣之間身自奮擊與項羽戰小大百餘軍破身困者數矣然猶不止故軍敗復合創愈復往

何則前死成功愈於就滅亡也隗囂遭遇運會割有雍州兵強士附威加山東時漢更始復失天下衆心引領四方瓦解囂不及此時以爭天命而退欲為西伯之事尊師章句賓友處士偃武息兵卑辭事漢喟然自以為文王復生也今漢帝釋西顧之憂專精東伐四分天下而有其三則西州豪俊咸居心於山東間使相聞至於五分而有其四則舉兵伐之遂以屠潰是則然矣若天水已平漢九分天下而有其八陛下以梁州之地內奉萬乘外給三軍百姓愁困不堪上命將有王氏自潰之變臣之愚計以為宜與漢和親不者當及天下之望未絕豪傑尚可驅動急以時悉發國內精兵令田戎據江陵臨江南之會築壁堅守傳檄吳楚則長沙以南必隨風而靡令延岑出漢中定三輔天水隴西拱手自得如此海內震搖冀有大利也述欲從其言蜀人及述兄弟以為不可述遂止延岑等數請兵願立功終疑而不聽由是皆怨唯公孫氏任政述性酷急數誅殺察於小事

如治清水而已少為郎習漢家制度出入法駕鸞旗旄騎置陳陛戟輦出房閨又立其兩子為王食邑為廣漢各數縣或諫曰成敗未可知戎士暴露而王愛子示無大志述不勝情卒皆王之潁川盜賊起京都騷動秋八月上還洛陽謂執金吾寇恂曰卿著威信於潁川獨卿能平之從九卿復為二十石以憂國可也恂對曰潁川聞陛下西征以為隴蜀未定故狂狡乘閒相詿誤耳如陛下升輿南面臣願執銳在前賊必惶恐歸死即日車駕君一年上乃留恂潁川撫吏民受餘降冬十一月公孫述將救囂乘高卒至漢兵未及陣囂得逃出入冀漢軍食盡吳漢岑彭燒輜重歸長安天水諸縣復反為囂十二月高句麗王遣使奉貢東都濟陰盜賊起大司空李通橫野將軍王常率舟師擊之上以耿純威信著於衛地即拜純為大中大夫與兵會於東郡東郡聞純入界盜賊九千餘人降兵不戰而還壁書復以純為東郡

太守

九年春正月征虜將軍祭遵薨遵忠藎廉潔毀已財為國賞賜皆以賑吏士身寢布被妻子惡衣食上以是重焉雖在軍旅其所進禮皆儒術之士讌會遊處必雅歌投壺遵喪至河南詔遣百官詣喪所上乃素服臨之望城舉音哀動左右既還復幸城門過其車騎涕泣不能已詔河南尹護喪事大司農給其費喪禮成復臨祠以太牢如孝宣帝臨霍光故事贈以將軍侯印綬謚曰威

侯賜朱輪容車介士遵引既葬車駕復親臨墳墓問其室家上嘆曰安得憂國奉公之臣如祭征虜者乎衛尉銚期進曰陛下念祭遵不已羣臣皆內懷慙懼遵之見思若此是春隗囂病死囂將皆降唯高峻不下峻嘗降漢已復歸囂故懼誅不降立囂小子純初王莽末天水童謠曰出吳門望緹雲見一蹇人言欲上天令可上地安得民囂少病蹇吳門者即冀郭門也來歙說上曰隗囂雖死西州未平公孫述以隴西天水為蕃蔽故得延其軀命如二郡既平則述計窮矣昔趙以賈人為將高祖懸以重賞今隴右新破百姓饑饉可以利動時也宜益資軍實以誘未附今誠知國用不足民勞於內然天下未定不得休息上從之於是糧穀器物不絕於道冬來歙馮異入天水破述將王匡田弇諸縣悉降自王莽末西羌寇隴西金城入塞內隗囂不能討因撫集以為強歙奏言非馬援莫能定乃以援為隴西太守援至擊先零大破之降者萬餘人援上疏曰亢吾以西數十里

一城城皆完堅舊制置塞因山阻海其蹊徑輒有候尉故虜不得妄動即棄亢吾以西北為殖養虜根內自迫促宜及兵威疾往除之金城諸縣皆田地肥美溉灌流通自有本民易還充實誠不宜有所斷棄若二郡平定流民還本業不復為國家憂於是詔竇融悉還金城客民三千餘戶援為置長吏繕治城郭起塢候勸耕田郡未樂業羌虜悉降援以郡新復務開寬信舉大體而已賓客故人滿門下諸曹時白事輒曰此丞掾之任何足

相煩若大姓侵小民黠羌不從令此乃太守事耳勞縣
嘗有報怨者吏民驚言羌反百姓奔城郭狄道長請閉
城門發兵援時方與賓客飲大笑曰羌虜何敢復犯我
曉狄道長令歸寺良怖急者各牀下伏後稍定郡中乃
服三月封楚王子般為菑丘侯頃之徙封杼秋侯上幸
沛詔問郡中諸侯有事行者太守言般至行為諸侯師
天子嘉之恩禮甚厚吳漢王霸諸將征劉芳於高柳匈
奴救芳漢兵不利引軍還壁書以霸為上谷太守

十年夏征西大將軍馮異攻洛門未下薨謚曰節侯異
謙退不伐每軍行止舍諸將爭功異嘗屏處大樹下軍
中號為大樹將軍上嘗分諸營吏士問曰屬誰營耶皆
曰願屬大樹將軍上以此重之非合戰受敵異嘗處衆
營後與諸將相逢引車避之士卒不得爭功進止皆有
旗幟號為嚴整子彰嗣上追思異功封小子訢為祈鄉
侯秋八月巳卯幸長安祠高祖廟上將討高峻寇恂諫
曰車駕止長安隴西足以震懼且去闕東不遠此從容

一處而制四方今士馬勞倦遠履險阻非萬乘之固也
前年潁川之役可以為戒上不從進及汙高峻不降上
謂恂曰公前止吾今為吾行矣恂至第一峻遣軍師皇
甫文詣恂辭禮不屈恂怒將斬之諸將曰高峻兵精今
欲降之而斬其使不可恂遂斬之遣其副歸峻即日開
城與隗純等降諸將皆賀因曰敢問殺其軍師何以反
降恂曰皇甫文峻之腹心所取也今來觀望其意不屈
是不欲降殺之峻亡其半以是動心故知其必降諸將
皆曰非所及也峻與諸隗徙關東頃之隗純將數十騎
亡入匈奴追斬之吳漢王霸擊劉芳芳將胡騎會平城
下連戰大破之是時芳與匈奴連兵烏九數為寇盜緣
邊愁苦霸乃築塢候起亭鄣自代郡至平城三百餘里
霸數上書言邊事宜與匈奴和親又言委輸可從溫水
以省陸轉之勞後皆施行霸愛士卒死者解衣以斂之
傷者輟食以哺之在上谷二十餘年與匈奴數十百戰
士卒皆爭為効力是歲執金吾寇恂衛尉銚期薨恂居

九卿位饗大國租皆以施朋友賑給故人常曰吾所以自至於此者士大夫之力也可不共乎恂學行並修名重朝廷議者稱其有宰相器會恂早薨莫不痛惜諡曰威侯恂兄弟及兄子妹子以軍功侯者八人恂數言閔業之患上以為關內侯官至遼西太守

袁宏曰夫世之所患患時之無才也雖有其才患主之不知也主既知之患任之不盡也彼三患者古今之同而御世之所難也觀寇恂之才足居內外之任雖整撫之時天東風吹舩逆流直衝浮橋因放火燒之風怒火盛短兵接戰蜀兵驚怖大軍遂順風並進所擊無前任令兵無得鹵掠所過不受牛酒見耆老陳漢恩德百姓滿溺死者數千人田戎退保江州岑彭遂長驅入江關無不欣悅開門請降吳漢臧宮自後而進六月來歙盖延入武都攻述將王元破之乘勝遂進蜀人震恐遣刺客刺歙刀未出歙召盖延延至見歙涕泣不能仰視歙叱延曰虎牙何以敢爾今使者中刺客無以報國故呼之顏上嘗與期門近出期頓首車前曰臣聞古今之戒變生不意臣誠不願陛下微行數出天子為之迴輿期疾病其母問嗣者期曰受國重恩常懷慚負若死有知

聞之悼痛無已贈中郎將印綬謚曰節侯喪還洛陽車駕臨弔送葬哀慟歛訖所褒顯賞賜甚厚長子褒嗣上嘉歛忠節封歛弟由為宜西侯歛為人信厚言行不相違雖衛命數年出以喻嚴然往來之言皆可復也上之臨喪趙王良與張邯相逢城門中道迫狹叱邯旋車傾良怒召門候岑遵囚辱之司隸校尉鮑永奏良大不敬良尊重莫敢上雖不從而羣臣嚴憚焉永辟平陵人鮑恢為都官從事恢亦抗直不避強禦詣曰貴戚且斂手以避二鮑其見重如此永字君長上黨屯留人父宣守正不屈為王莽所誅莽欲滅其子孫上黨都尉路平承旨欲害永太守苟諫言永為諫陳安漢宣忠節置永府中護全之永數為諫陳安漢室禽賊之策諫戒永曰機事不密則害生禍倚人門會諫喪路平復收永弟升會新太守趙興至數曰我受漢茅土不能致身立節鮑宣之死豈可害其子邪勑縣出升徙名永為功曹時有稱侍中止傳舍者與欲出謁永以為非真不宜與遂駕往永當州門拔佩刀截鞅與為還車數日詣書下捕之果矯稱使者由是知名自魯郡太守為司隸行縣至霸陵過更始塚引車將下從事諫止之永曰北面事人忍不過其墓雖以獲罪司隸不避也遂下車盡哀至右扶風上苟諫家上曰奉使如此可乎太中大夫張湛對曰仁者百行之宗忠者禮義之主仁不遺舊忠不忘君行之高者也上悅初雲陽人宣秉字巨卿為御史中丞遷司隸校尉務舉大體闊畧微細其政嚴而不苛百僚亦敬憚之上幸其府見秉布被瓦器食則魚飡數曰雖楚之二龔不能過也即賜幃帳器物拜為司徒司直俸祿皆以分九族家無擔石之儲東海王良字仲子亦為司徒司直行大司徒事居貧守約妻子不之官司徒掾鮑恢嘗以事至蘭陵過良家見一婦人負柴而入不知是良妻也恢謂曰我司徒掾也將歸京師夫人得無有書乎婦人曰苦掾無書既而問焉乃良之妻也恢歎息而去故良之清貧聞於天下良謝病歸天子脩禮徵不得已載病至京師

道過友人友人閽門不內曰不有忠言奇謨以取大位是無其德也曷為往來屑屑不憚煩耶謝而不見良遂稱病篤而歸終身不起冬岑彭以江州城固而粮多留馮駿守之彭引軍從涪江擊平曲述遣汝寧王延岑大司空公孫恢將軍王元距廣漢大司徒侯丹距黃石彭令臧宮擊岑等自沂都江擊侯丹破之時岑等威兵沆水官兵財千餘人降附者四五萬口軍食不足蜀民各堅壁觀形勢宮欲還恐為虜所制會謁者將數百兵詣宮宮乃矯制取謁者兵踈行陣而多旗鼓蜀人聞漢兵卒至登山望之旌旗滿谷呼聲動山莫不震懼宮因其懼縱兵大破之斬公孫恢死者萬餘人王元降即遂乘勝而前所至皆降岑彭既破侯丹晨夜兼行二千餘里徑赴武陽別遣精騎馳廣都去成都數十里所至皆奔散述大驚以杖擊地曰是何神也彭所營地名彭亡彭惡之欲徙會日暮其夜蜀遣刺客刺彭彭死彭首破荊門長驅武陽將兵齊整為巴蜀所稱百姓思之為立

廟武陽諡曰壯侯上思彭功封其庶子淮為穀陽侯上為書喻公孫述示以成敗述得書歎息以示光祿勳張隆隆勸述降述曰廢興命也豈有降天子哉左右莫敢言岑彭之死吳漢將精兵二萬自夷陵出捷為十二年春吳漢到南安擊述弟永於魚涪津破之遂降武陽初漢入捷為界諸縣多城守詔令漢直到廣都據其心腹諸城自下漢意難之既進兵廣都諸城皆降又詔漢曰廣都去成都五十里述若來攻待其困弊而攻之勿與爭鋒述若不來轉營逼之彼必堅壁漢以連戰輒勝便進兵去成都十里漢自將步騎二萬餘人水北作營遣副將劉尚將萬餘人於南為營相去二十餘里上聞之大驚讓漢曰如述出兵連綴副營副營破即公營亦破矣恐公不能還自天上也幸尚無他者急還廣都三月癸酉詔曰巴蜀民為人所掠者免為庶人夏六月黃龍見于河東秋七月馮駿破江州殺田戎九月述遣司徒謝豐執金吾袁吉將十餘萬人攻吳漢分兵守

劉尚漢力戰不利漢謂諸將曰吾與諸軍逾越險阻轉
戰千里今深入敵地在其城下勝則成功敗則無餘成
敗在一舉矣前夾江為營戰數不利今欲徙水北營合
於水南同心一力人自為戰何有不克哉饗士秣馬潛
軍夜合水南營述不知乃分兵距水北營自將攻水南
營漢迎擊大破之斬謝豐袁吉會臧宮至兵馬甚盛遂
進軍城下述自將數萬人出戰吳漢縱銳士奔之刺述
洞胷輿至營以兵屬延岑其夜述死明旦岑舉城降吳
漢悉滅公孫氏并誅延岑漢燔燒百姓縱兵大掠上聞
之詔讓吳漢劉尚曰城中老母嬰兒口以萬數兵火大
縱可為酸痛甚違古人弔民之義公等戴天履地何忍
行此耶初漢軍粮盡具舟將退謂蜀郡太守張堪曰禍
將至矣軍有七日粮而轉運不至必為虜擒不如退也
堪乃止漢使毀軍以挑述述果出戰遂以破述成都既
平堪先入其城府藏珍寶皆有簿券秋毫無所取慰撫
吏民蜀人喜悅後遷漁陽太守匈奴嘗以萬騎入漁陽

堪以數千騎擊破之威震北邊漁陽大治堪字君遊南
陽宛人明帝時問蜀郡計掾樊顯曰前後太守誰最賢
顯曰漁陽太守張堪仁足以惠下威足以擒姦前公孫
述破時珍寶山積捲握之物足富十世而堪獨乘折軸
車布被囊而已上聞顯言歎息良久方徵堪會病卒天
子悼惜之大司空李通以疾罷通以布衣唱謀有佐命
之功又尚寧平公主甚見親重通性謙恭常欲避權勢
自為宰相謝病不視事連年乞骸骨上輒優喻之以三
公歸第養疾通後固請罷相以特進侯奉朝請常與高
密膠東侯參議大事車駕每幸南陽輒遣使使祠通父守
冢實融與五郡太守還京師官屬賓客轉輸千餘兩融
至上涼州牧張掖屬國都尉安豐侯印綬上遣使還侯
印綬引見就諸侯位賞賜恩寵傾京師以梁統為太中
大夫數月拜實融為涼州牧俄拜大司空融以非國家
舊臣而爵位與吳公並每朝會進見辭禮甚恭上愈親
厚之融久不自安數辭讓爵位因侍中金遷口達至誠

又上疏曰臣融年五十三有子年十五質性頑鈍臣朝夕教以經藝不得令見天文讖記誠欲令肅恭畏事恂恂修道不願其才能何況乃當傳以連城王侯故國哉每請間求見上輒不許融嘗罷朝逡巡席後上知融欲讓使左右扶出之他日將會先詔融曰曩者知公欲讓今相見宜論他事勿復言其殷勤若此梁統在朝數言便宜上書陳法令輕重宜遵舊典曰臣聞人君之道仁義為主仁者愛人義者治理愛人故為之除殘治理則

為之去亂是以五帝有流殛之誅三王有大辟之刑所以經世教民除殘去亂也故孔子曰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高帝受命奄有天下制法定律傳之後世不易之科也文帝寬柔省去肉刑他皆率由舊章幾致刑措武帝因資財富多出兵命將征伐遠方軍沒民疲豪傑犯禁故增其二科懲不盡節宣帝聰明親覽萬機臣下奉憲不失繩墨元帝法令少所改更而天下稱治至於成帝繼體哀平即位日淺丞相嘉等猥以數年之間虧除先帝舊律百有餘事咸不厭人心尤妨政事伏見陛下權時撥亂博施濟民功逾文武德侔高皇而反循季世末節襲秉衰微之軌非所以還初反本據元更始也願陛下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定不易之典垂無窮之制天下幸甚事下公卿光祿勳杜林諫曰夫人情挫辱則節義之心損刑網繁密則苟免之行生聖帝明王知其如此故深識遠慮動居其厚故湯去三面之網易著三驅之義所以德刑參用而示民有恥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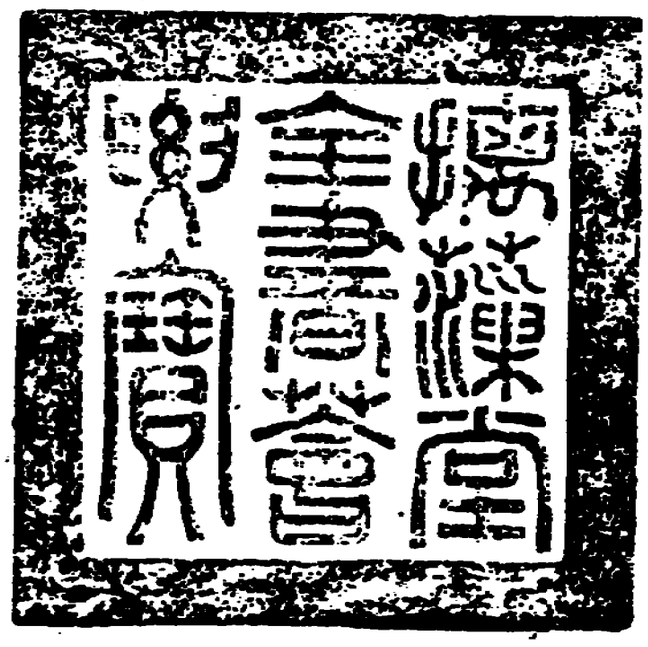
德寬厚民無二心軍士左袒樂為劉氏多恩之所致也至其後世不能以德而勤於法故有吹毛求疵詆欺無限桃李之饋集以成事於是家無全行國無廉夫上下相循法不能止而仁義之風替矣陛下覽得失之要深知其原故破觚為圓建斲為樸法簡易遵網疏易從海內頌政不勝其喜宜如舊制上從林議統徙封陵鄉侯出為九江太守治甚有迹吏民畏愛之統有子九人而松最知名次竦弱冠能教授善屬文

袁宏曰自古在昔有治之始聖人順人心以濟亂因去
亂以立法故濟亂所以為安而兆衆仰其德立法所以
成治而民氓悅其理是以有法有理以通乎樂治之心
而順人物之情者豈可使法逆人心而可使衆兆仰德
治與法違而可使民氓悅服哉由是言之資大順以臨
民上古之道也通分理以統物不易之數也降逮中世
政繁民弊牧之者忘簡易之可以致治御之者忽逆順
之所以為理遂蔑先王之大務營一時之私議于是乎

變詐攻奪之事興而巧僞姦吏之俗長矣陵遲至於戰
國商鞅設連坐之令以治秦韓非論捐厎之禁以教國
而修之者不足以濟一時持之者不能以經易世何則
彼誠任一切之權利而不通分理之至數也故論法治
之大體必以聖人為準格聖人之所務必以大道通其
法考之上世則如彼論之末世則如此然則非理分而
可以成治者未之聞也若乃變詐攻奪之事興而飾智
謀權策以勝之巧僞姦利之俗長而設禁網陷穽以餌

之患時世之莫從懸財賞刑罰以驅之毒為下之計逆
厚威網救伐以服之斯所謂勢利苟合之末事焉可論
之以治哉先王則不然匡其變奪則去其所爭救其巧
僞則塞其淫情人心安樂乃濟其難以悅之又何不從
之有焉人之情惡侵則正其分以齊之又何訐逆之有
焉推此以治則雖愚悖凶戾者其于身也猶知法治所
以使之得所而安其性者也故或犯治逆順亂倫反性
者皆衆之所疾而法之所以加是警一人而千萬人悅
則法理之分得也夫然則上下安和天下悅服又何論
於法迕於理理與法違哉

後漢紀卷六



覆校官檢討臣季學錦
校對官庶吉士臣裴　謙
謄錄監生臣金士慶
謄錄監生臣陳　棻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後漢紀卷七八

詳校官編修臣汪鏞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六千九百六十二 史部

後漢紀卷七

晉 袁宏 撰

光武皇帝紀七

十二年春正月戊子詔曰往年勑郡國勿因計吏有所進獻今故未止非徒勞役道途所過未免煩費已勑太官勿復受其遠方食物乘輿口實可以薦宗廟者即如舊制時有獻善馬日行千里寶劒直百金馬以駕鼓車劒以賜騎士上雅性不喜聽音樂手不持珠玉征伐常

乘革車用事而已及公孫述平傳送鼓師葆車然後乘輿器服漸備物焉二月馬武軍下曲陽以備胡寇丁亥太原王章為齊公魯王興為魯公五月殷紹嘉公為宋公周承休公為衛公徙鄧禹為高密侯食四縣上以禹功大封弟寬為明親侯禹以特進奉朝請

袁宏曰古之明君必降已虛求以近輔佐之臣所以寄通羣方和睦天人古之賢臣必擇木棲集以佐高世之主主務宣明不以道勝而不招臣務對敭不以時艱而

不進及其相遇若合符契功高而尊禮其人師喪而不
答其敗此三代君臣所以上下休嘉比德天地末世推
移其道不純務已尚功鬻自外入君臣之契多不全矣
唯燕然和樂終始如一風塗擬議古之流矣高祖之興
蕭公之力也且孰亡若失左右手及天下已定無所用
之賴鮑生之說以濟其身狼虎塗跋卒入罔罟子房玄
筭高祖之蓍龜也始者相得非子房不謀也海內既安
杜門不出假託神仙僅乃獲免光武之在河北未知身
首安寄也鄧生杖策深陳天人之會舉才任使開拓帝
王之畧當此之時臣主斂然以千載俄頃也洎闕中一
敗終身不得列於三公俛首頓足與夫列侯齊伍嗚呼
彼諸君子皆嘗乘雲龍之會當帝者之心鞠躬謹密猶
有若斯之難而況以勢相從不以義合者乎山桑侯王
常東光侯耿純薨是時有上書言宜令司隸校尉督察

三公司徒掾蒼梧陳元上疏曰臣聞師臣者帝賓臣者
王故武王以太公為師齊桓公以管夷吾為仲父古之
道也近魏文侯友田子諸侯不敢入其境高皇帝令相
國奏事不拜入殿不趨所以寵大臣也及新室王莽遭
漢中衰獨操國柄以偷天下足已自喻不信羣臣奪公
輔之任損宰相之威然不能禁天下之謀身為世戮故
人君患在自驕不患驕臣失在自任不在任人方今四
方未集百姓未一觀聽者注耳目之時也陛下宜修文
武之典襲祖宗之德屈節待賢以示將來不宜有司察
公輔之名也上善其言南陽太守杜詩上書曰臣聞唐
虞以股肱康而文王以多士寧是故詩稱濟濟書曰良
哉臣詩竊見故大司徒伏湛自行束修無所毀玷篤信
好學守死善道經為人師行為儀表在平原吏民畏愛
遭世反覆城郭不傾秉節持重不可推移陛下深見臏
否顯以宰相徵過斥退久而不用湛德足以左右王室
名足以昭示遠人前者選擇諸侯以為公卿所以砥礪
藩屏勸進忠信湛宜任宰相輔佐之官夏詔徵湛既到
即入見賞賜浸渥將用之暴病薨賜秘器上親弔祠伏

氏世以經學清約相承東州號曰伏不鬬由家風化道然也湛兄子恭明帝時為司空大司徒侯霸薨上傷惜之親自臨弔詔曰惟霸積善之德久而益彰清潔之操白首彌厲漢之舊制丞相拜日封為列侯頃以軍旅暴露功臣未受國邑緣忠臣之心不欲先饗其寵故未爵命其追爵謚霸使襲其後于是封霸為則鄉侯謚曰哀侯臨淮吏民聞霸薨莫不隕涕共為立祠四時祭之

十四年春正月匈奴遣使來獻中郎將劉襄使匈奴夏四月辛巳封孔子後孔志為褒城侯越嶲人任貴遣使降九月莎車王賢善王心信遣使奉獻濟南太守王梁薨初梁為河南尹穿渠引穀水以注洛陽城下渠成而不流有司奏劾梁梁慙懼上書乞骸骨上乃徙梁為濟南相更封阜城侯

十五年春二月大司馬吳漢將馬武等徙鴈門代郡上谷民遷中山以避胡寇於是馬武殺軍吏詔命武將妻子就侯國武自歸京師天子削武五百户更封為陽虛

侯武好酒敢直言時醉在上前面折同列言其短長無所迴避上恣聽之上嘗與功臣宴飲歷問曰諸君不遭際會與朕相遇能何為乎鄧禹對曰臣嘗學問可郡文學上笑曰言何謙也卿鄧氏子志行修整可掾功曹各以次對至武曰臣以武勇顯可為守尉督盜賊帝笑曰且不為盜賊自致亭長斯可矣

袁宏曰夫壽夭窮達有生之分也得失悲欣萬物之情也故推分而觀帝王之與布衣竹柏之與朝菌焉足言哉以情而談一顧之與蹔毀傾蓋之與脫驂猶尚可為歡戚而況大斯哉夫能與造化推移而不以哀樂為心者達節之人也自斯已還屬於方域得之不能不欣喪之不能不戚故原得失之大而天下所必同者莫尚於通塞乎然才高者宜通而懷寶以之陸沈德薄者必卑而鄙夫以之竊位是則通塞可得而遇否泰難得而期也君子或因風雲之勢以建山岳之功乘日月之末光以成一匱之業雖著功美於當年猶欣一遇於千載若

夫版築漁釣織箔鼓刀韗櫝匱懷興之朽爛者焉可數哉至如樂毅之遇於燕昭屈原之事於楚懷白起之用於秦王范增之奉於項籍雖終同顛沛猶一申其志誠未足以語夫通塞者乎白首抱關轉死溝壑者何殊閒哉夫以鄧生之才參擬王佐之畧損駙弭鱗棲遲刀筆之間豈以為讌勢誠然也及其遇雲雨騰龍津豈猶吳漢之疇能就成天之構焉武之徒亦興鸞鳳參飛由此觀之向之所謂通塞者豈不然乎初有司請封皇子天子弗許也固請連年乃從之四月戊申封皇子輔為右翊公英為楚公陽為東海公康為濟南公延為淮陽公荊為山陽公衡為臨淮公焉為左翊公京為琅邪公是日天子思李通之功乃封通少子雄為邟陵侯

袁宏曰書稱協和萬邦易曰萬國咸寧然則諸侯之治建於上古未有知其所始者也嘗試言之曰夫百人聚不亂則散以一人為主則斯治矣有主則治無主則亂故分而主之則諸侯之勢成矣總而君之則王者之權定矣然分而主之必經綸而後寧總而君之必統體而後安然則經綸之方在乎設官分職因萬物之所能統體之道在乎至公無私與天下均其欲故帝王之作必建萬國而樹親賢置百司而班羣才所以不私諸已共饗天下今其力任以濟民事周禮天子之田方千里公之田方五百里侯伯子男降殺之謂之五等雖富有天下綜理不過王畿臨饗一國政刑不出封域故衆務簡而才有餘所任輕而事不滯諸侯朝聘所以述職納賦盡其禮敬也天子巡狩所以觀察風教知其善惡也功德著於民者加地進律其有不善者則明九伐之制是以世祿承襲之徒保其富厚而無苟且之慮修績述官之疇務善其禮不為進取之計故信義著而道化成名器固而風俗淳推之百世可久之道也爰自唐虞至于三代文質相因損益有物諸侯之制存而不革長世育民所由遠矣及王畧不震諸侯違度官失其序民移其業然而衆國扶持大小相制雖彊殺之國不能擅一時

之勢豪傑之士無所騁嘯咤之心昔周室微弱政教陵遲桓文翼戴二國是賴憂勤王室則諸侯慕而率從振而驕之則九國叛而不至楚恃江漢秦據崤函心希九鼎志存神器然畏迫宗姬忌憚齊晉歷載八百然後降為庶人豈非列國扶疏根深難拔已然之効哉戰國之時志在兼并伐國而貪其民得邑而置其私而郡縣之勢萌矣秦有天下覽周之弊毀廢五等因而用之傾天下之珍以奉一身之欲舉四海之務以關一人之聽故

財有餘而天下分怨不理而四海叛高祖既帝鑒秦之失分裂膏腴封殖子弟至於將相功臣租稅而已郡縣之官即而弗改夫畫土分民止於親戚班爵施勞不逮功賢猶賴宗室之固以折諸呂之難況萬國親賢兼樹者哉文帝時賈誼言曰夫欲天下之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使海內之勢若身之使臂臂之使指則諸國之君莫有異心輻湊並進而歸命天子矣文帝不從卒有吳楚之變忿而懲之大懼諸侯推恩以分其國因事以削其邑枝葉既落本根從焉遂使王莽假託恩道揖讓稱帝豈不易哉光武中興振而復之奄有天下不失舊物而建封畧一遵前制諸侯禁網日月增密末世衰微遂以卑弱宗室懼於罪敗同姓挫於庶民一夫攘臂故以能亂天下矣由此觀之五等之治歷載彌長君臣世及莫有遷去雖元首不康諸侯不為失政一國不治天下不為之亂故時有革代之變而無土崩之勢郡縣之立禍亂實多君無常君之民尊卑迭而無別去來似

於過客人務一時之功家有苟且之計機務充於王府權重并於京師一人休明則王政畧班海內元首昏闇則匹夫擬議神器是以閨闥不淨四海為之鼎沸天網一弛六合為之窮兵夫安危著於古今歷代之君莫能創改而欲天下不亂其可得乎嗚呼帝王之道可不鑒歟癸丑追尊兄縯曰齊武公仲曰魯哀公盧芳自匈奴入高柳左馮翊蓋延薨是時天下墾田多不實百姓嗟怨諸郡各使吏奏事帝見陳留吏其牘下疏云潁川弘

農可問河南南陽不可問詔吏吏誰言於長壽街上得之東海公陽在幄後因言曰吏受郡勑欲以墾田民相比方詔難曰即如此何故言河南南陽不可問對曰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陽帝鄉多近親故田宅不可問乃詰吏吏具服如陽言由是帝寵重陽也

十六年春二月交阯女子徵側徵貳反九真日南合浦並為盜賊三月辛丑有蝕之冬十月廬芳降封芳為代王是時天下刺史太守以墾田不實下獄死者十餘人於是南郡太守劉隆亦繫獄上以隆功臣也免為庶人上從容問虎賁中郎將馬援曰吾甚恨前殺牧守多也援曰死得罪何多之有但死者既往不可復生上大笑其順時不忤皆此類也援長七尺五寸踈眉美鬚博通多聞閑進對善說前言往事與上言舊時三輔長者問里豪傑皇太子諸王聽之無倦上知援智有餘甚見親重

十七年春二月乙未晦日有蝕之夏四月上幸滎陽賴川章陵六月癸巳臨淮公衡薨秋七月廬江費登等反虎賁中郎將馬援平之冬十月辛巳皇后郭氏廢立皇后陰氏初郭后寵衰數懷怨恚廢東門侯郅惲上書曰臣聞夫婦之間父不能得之於子君不能得之於臣況臣欲得之於君乎是臣所不敢也雖然願陛下念其不可勿亂大倫使天下有議社稷者上善之曰惲怨已而量主知我必不可以所私而輕天下者也陰后南陽新野人更始元年世祖納后于宛方北之洛陽令后歸新后於宮陽為貴人上以后性寬仁欲立之后輒退讓自陳不足以當大位時郭后以生太子彊故遂立郭后及后生東海王陽而寵益盛后性慈仁十歲喪父語及之輒未嘗不流涕上常言希見親不在已數十年語及之輒涕者追爵謚后父陰為宣恩侯以兄識為侍中封元陵侯識弟興為期門僕射興弟就襲父爵更封新陽侯識字次伯齊武王時以率宗人賓客為偏裨矣及隨世祖

征伐數有戰功將益其邑識辭曰天下初定將帥有功者衆臣幸託屬掖庭賞賜豐衍如復加爵邑此親戚受賞國人計功也不可以示天下上甚美之興字君陵筋力過人其從出入常操小蓋鄣翳風雨泥塗狹隘躬自履涉上所幸止必先入清宮居則博觀五經訪問政事尊賢下士廣求得失獻善替否薦達後進好施接人門無游俠與張宗等不相好知其有用猶稱其所長而達之張汜之徒與興厚善以為華而少實但私之以財終

不為言是以世稱其忠起第宅采椽麤朴足避風雨常稱豐屋之戒若不修德雖有崇臺廣厦猶傳舍也上嘗封興置印綬前興固讓曰未有先登陷陣之功而一家數人受爵土令天下觖望臣誠不願臣蒙陛下中宮恩澤至厚可謂富貴已極不可復加上見其讓切不奪其志皇后問故興曰后不讀書記耶亢龍有悔多見不知量外戚家若不知謙嫁女欲得因力配尊貴娶婦求公主愚心實不安也富貴有極當知足驕奢益為觀聽所譏后悅其言不為宗親求位以干王政就剛强不順理頗以貴勢傲物扶風人井丹高抗之士也諸王貴人更請丹莫能致就自以為能致丹詭諸王錢二萬使人通丹致之丹不得已乃詣就為丹設麥飯蔬食丹推去之曰以君侯為能供美食故相過耳何謂如此就更為置盛饌及就起左右進輦丹笑曰聞桀乘人車此其是耶坐中皆失色莫之敢應就即為去輦談論盡日乃去以其名高就等無敢失意者丹亦終身不仕明帝初就為

少府子豐尚酈邑公主公主驕妒豐亦狷狹遂殺公主豐誅死就自殺家屬歸本郡郭后既廢太子太傅張湛稱疾引退為太中大夫上欲以湛為大司徒湛至朝堂坐遺小便自稱疾篤遂不用卒于家湛字子孝右扶風平陵人舉動必以禮雖幽室閑處不易其度閨門之內若嚴君焉三輔歸之以為儀表成哀間為二千石王莽時歷守尉建武初為左馮翊修禮教明好惡政化大行嘗告歸平陵望縣門而下車主簿進曰明府位尊德重

不宜自輕湛曰禮下公門式路馬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父母之國所宜盡禮湛被徵當還馮翊曰舊令尹之政心以告新令尹湛曰君以德進湛以罪退逡巡而去湛常乘白馬上每有異政輒言白馬生且後諫矣壬午徙左馮翊公輒為中山王諸國公皆為王是歲鳳皇五集潁川郡衆鳥並從行列蓋地數頃留止七十日

起兵以應歆大司馬吏史歆反巳郡宕渠楊偉徐容等各十八年春二月蜀郡史歆反巳郡宕渠楊偉徐容等各

園陵夏四月伏波將軍馬援扶樂侯劉隆樓船將軍殷志平樂侯韓宇擊交阯至合浦殷志病死援當浮海入交阯船少不足渡乃問山行者遂浮海隨山開道千餘里自西至浪泊擊徵貳等降者數千人韓宇後病死援并將其衆追徵貳等至禁溪連破之貳等各將數百人走戊申上幸河內五月代王芳後入匈奴六月壬戌赦益州殊死已下亡命者秋史歆等平吳漢徙偉容等二百餘戶于長沙冬十月庚辰上幸南郡還祠章陵辛丑

追謚外祖父樊重為壽張敬侯重字君雲家世溫厚三世不分財重居家有法子孫進見如吏其治家僮僕無游手自隱親故能殖其財田至三百頃資至巨萬其興功造作為無窮之規欲治器物則先種梓漆人皆笑之然卒得其用居家擬於邦君外孫何氏兄弟爭財重恥之以田二頃解其訟由是縣邑敬其德讓重八十餘而終不索假貸者可百餘萬臨困悉削文書不告兒子債家聞之皆爭往償之諸子不受也中子宏字靡卿初與齊武王共起義兵湖陽水繫妻子將殺之湖陽令曰樊重父子有禮行於鄉里正有大罪且當在後何可殺耶宗家亦有繫者多被害唯密妻子得免後隨世祖征伐數有勤勞封壽張侯密謙恭畏慎不汲汲於官位父子內相勑戒以富貴盈溢未有能終者吾非不嘉榮埶也天道惡盈而好謙畏天道耳前世貴戚可明戒也保身全命云不樂哉每當朝會輒俯伏須臾盡晝雖令不朝恐有謬誤猶晨詣闕下上以是尤重之時見得失乃獻

便宜輒自手書削葉公卿朝見訪政事終不敢對疾病上自臨視垂涕問所欲密自陳身無功食大國誠恐子孫不能保全大恩令臣魂神慙負黃泉願還壽張食小鄉亭上悲傷其言後復封密小子茂為平望侯臨薨勑諸子薄葬靜掃閉戸物不得有所下與夫人同塚異藏各自一延道以死生各異棺柩一藏不當復見如有腐敗傷孝子心朝廷善之謚曰恭侯初兵革起而皇妣薨宗人樊臣公獨親殯斂世祖即位擢為中大夫固始侯李通薨謚曰恭侯賜甚盛上及皇后親弔送葬

十九年春正月巷人傅鎮反臧宮擊之東海王陽曰賊相迫却反耳其中必有欲悔者今圍之急不如小緩之令得亡逃亡逃亭長足以取之從之賊果破走馬援斬徵貳等二月封援為新息侯設牛酒勞軍士因撫髀而言曰吾從弟少遊哀吾慷慨多大志曰人生一世但求衣食仕宦不過郡掾吏守墳墓養護妻子鄉里稱善人斯可矣安用餘為當吾在浪泊西時下潦上霧毒氣浮蒸

仰視飛鳥跕跕墮水中憶少游語何可得也今賴諸士大夫之力而吾先受其賜所以喜且愧也坐者聞之莫不歎息之

永宏曰少游之言有心哉人之性分靜躁不同或安卑素守隱約顧視榮名忽若脫屣彼二塗者終之以道亦各一家之趣也然功業難就而卑素易從而古今之士莫不自託於功務而莫肯於閑逸者將自負其才顧衆而動乎然則榮名功業非為不善也千載一遇處智之地難也若夫安素守隱其於人間之懽故以易而無累矣然苟非夷塗外物難必螻蟻且能為害而況萬物乎故久處貧賤誠有志者之所恥也歸終而言取保家之主乎詔援復擊九真自無功至居風斬首三千餘級徙其渠帥數百家於零陵援所過令治城郭修溉灌申舊制明約束是後駱越常奉馬將軍故事自郭氏廢後太子彊不自安郅惲勸之曰久處疑位上違孝道下近危殆昔高宗賢君吉甫令臣及有纖芥放逐孝子春秋之

義母以子貴太子宜引慈退身彊遂因左右陳誠頴倫
藩輔世祖遲迴者久之乃許焉十月戊申皇太子彊封
東海王食東海魯國二郡租賦之稅車服之飾加於諸
王彊上書讓東海又因太子口陳至誠上不許以彊章
示公卿而嘉歎之
永宏曰夫建太子以為儲貳所以重宗統一民心也非
有大惡於天下不可移也世祖中興後漢之業宜尊統

一之道以為後嗣之法今太子之德未虧於外內寵既
多嫡子遷位可謂失矣然東海歸藩讓恭之心彌亮明
帝承統友于之情愈篤雖長幼易位興廢不同父子兄
弟至性無間夫以三代之道處之亦何以過乎惲字君
章汝南西平人志氣高抗不慕當世王莽末民不堪命
惲西至長安上書諫莽曰臣聞智者順命以成德愚者
逆以取害神器有命正不可虛獲上天垂戒欲以陛下
就臣位陛下宜順天命轉禍為福如不早圖是不免於
窮位也天為陛下嚴父臣為陛下孝子父教不可廢子

諫不可難惟陛下留神莽大怒即下詔獄劾惲大逆猶
以惲據正義難即害之使黃門近臣脅道惲令為病狂
恍惚不自知所言惲終不轉曰所言貶天文聖意非狂
人所能造遂繫經冬會赦得免因南遊蒼梧建武初自
蒼梧還鄉里縣令卑身崇禮以為門下掾惲感其意遂
為之屈惲友人董子張父及叔父為人所害子張病困

顯之于朝太守敬嘉厥休牛酒以養德主簿讀教戶曹引延受賜惲前跪曰司正舉觥以君之罪告謝于天明府有言而誤不可掩覆按延質性貪邪所在荒亂虐而不治寇慝並作百姓怨之而明府以惡為善殷賑莫爭此既無君又復無臣君臣俱喪孰舉有罪君雖顛危臣子扶持不至於亡惲敢再拜奉觥歙甚慚門下掾鄭次都曰君明臣直功曹言切明府之德也可無受觥哉太守曰實歙罪也敬舉觥惲乃免冠曰昔虞舜輔堯四罪咸服讒言弗行故能作股肱帝用有歌惲不忠孔壬是昭績言象龍豺獸從政既誹謗而又露言罪莫重焉請收惲延以明好惡歙曰是吾過也遂不宴而罷歙歸府因稱病延亦退次都素清高與惲厚招惲去曰道不同不相為謀自古而然子直心誠三代之道緑延雖去必復還吾不忍見子有不容君之危盍去乎惲曰孟軻以彊其君所不能為賊也惲業殫之矣障君於朝而不死職以求直罪也延退惲又去不

可次都遂去隱於弋陽山中居數月延果復召惲即去從次都止漁釣甚娛留數十日惲喟然歎曰天生俊士以為民無乃違命而亂倫乎鳥獸不可與同羣子從我為伊尹將為巢許而辭堯也次都曰吾足矣幸得全軀種類還奉墳墓盡其學問道雖不行施之有政是亦為政也吾年耄矣安得從子子勉正命勿勞神以害生各別去惲客於江夏郡舉孝廉為郎遷上東城門候世祖嘗夜出還詔開欲入惲不內上令從門舉火射帝面惲對曰火明遼遠遂距不開明日惲諫曰昔文王不敢盤游于田以萬民惟正陛下既游獵山林夜以繼晝其如社稷宗廟何暴虎馮河可為至戒小臣所竊憂也由是上重之令授太子詩常講殿中後為梁令長沙太守崇教化表異行上使執金吾陰識護太子家博士桓榮授太子經二人者皆專心輔導勸以德義太子亦虛納焉秋九月壬申上幸南陽冬十二月越騎太守任貴反武威將軍劉尚平之

二十年夏六月徙中山王輔為沛王秋馬援自交趾還位班九卿賞賜甚厚援將至京師故舊迎之平陵人孟冀計謀之士也以援自遠而還勞而賀之援曰我望卿有奇也但復興衆人同語邪武帝時伏波將軍路博德開七郡封符離侯數百戶今我但平亂郡爾猥封近縣且三千戶國家追錄我和汙隴間功我自視功薄賞厚人當功厚賞薄於後乃長先生欲何用相濟冀曰愚不及是援曰今尚有匈奴烏桓擾北邊我欲自請擊匈奴

男兒要欲死於邊野以馬革裹屍還葬矣反臥牀上於兒女子手中死耶冀曰諒為烈士當如此矣會匈奴入右北平詔以事示援遂自擊北邊十月上幸東海沛國省五原郡徙其吏民于河東十二月伏波將軍馬援出定襄上以援勤勞賜繒千疋援謂黃門竇固太僕梁松曰凡人富貴當使可復賤也如公等貴欲不可賤居高益堅願思吾言有識聞援言無不歎息大司馬吳漢薨謚曰忠侯葬如霍光故事漢性彊力每從征伐上未安

漢不敢息軍有利鈍諸將或失其度漢常自厲吏士益治兵器上時令人視之曰吳公方修戰攻具上嘗曰吳公如此隱若一敵國矣及在朝廷唯公天下嘗早公卿請雨不得漢乃悉出其僮僕一時免之漢又嘗出征妻子在後買田安業漢眾還讓妻子曰軍帥在外吏士不足何多買田宅乎遂盡以分付昆弟外家其忠自天性故能常任禮以功名終是時上欲以衛尉陰興為大司馬興叩頭曰臣不敢惜身誠恐薦損聖德辭讓至切上以此聽之乃以扶樂侯劉隆為驃騎將軍行大司馬事

二十一年秋八月馬援以三千騎出高柳失道還匈奴鮮卑寇遼東太守祭肜率吏士擊之斬首二千餘級遂窮追出塞復斬首千餘級收其兵器得馬數千疋由是匈奴鮮卑震服不敢闚塞肜乃思所以離間二寇以分其勢招呼鮮卑示以財利鮮卑後不款塞肜之計也冬十月匈奴入上谷中山殺掠吏民西域鄯善王安莎車王賢等十六國遣使奉獻咸願請都護上以中國初定

未遑外事厚加賞賜遣之大司空竇融以疾策罷歲餘行衛尉事融數稱疾乞骸骨賜錢帛太官致珍奇弟顯親侯友薨上愍融年衰遣中常侍即其卧内彊進酒食是時郡國皆大水百姓饑饉光禄勳杜林上疏曰臣聞先王之道明聖用而治同也其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芟夷蘊崇之勿使能殖防其漸也狼子野心奔馬善驚成王深知其患故以殷民六族分伯禽七族分康叔懷性九族分唐叔檢其姦軌又遷其餘衆於成周所以抴其彊禦之力黜其驕恣之心及漢初興上稽舊章同符在昔徙齊諸田楚昭屈景燕趙韓魏之後以削弱六國彊宗故邑里無見利之家山澤無兼并之民萬里一統海内賴安其後轍因衰靡之痛脅以送終之義故遂相率而陪園陵無反顧之心追觀往政皆神道設教彊幹百世之要也是以永享康寧之福而無怵惕之憂繼嗣承業恭已而治蓋此之助也今被災之民輕薄無重

者可徙於饒穀之郡所以清散其凶全其性命也昔魯上以隱有賢行將致國於桓猶留連貪不能早退況草創豪帥本無業徒因攘擾之時擅有山川之利雖遇災然其狃泰之意儻倖之望蔓延無足不可不察也上察林才堪任宰相會司空缺乃以林為司空林自為九卿至三公軋無上封事及與朝廷之議常依經附古不苟隨於衆為任職相上亦雅善之雖在公卿講授不倦學者朝夕滿堂士以此慕之初林薦杜陵人申屠剛抗直之士嘗慕史魚汲黯之為人避亂西州無諫爭隙罣義形於色上以剛為侍御史遷尚書謇謇多直言無所屈撓是時隴蜀未平上嘗欲近出剛諫上不聽剛以頭軋乘輿車輪不得前乃止剛數犯嚴顏由是出為陰平令徵為太中大夫以病去終于家

後漢紀卷七

後漢紀卷八

晉 袁宏 撰

光武皇帝紀八

二十二年春閏月丙戌上幸長安祠園陵夏五月乙未晦日有蝕之六月伏波將軍馬援還京師是時梁松貴幸百僚憚之援嘗小病松來候見援獨拜牀下援安然受之松意不平諸子曰梁伯孫貴重將軍宜為之禮援曰我乃其父友也雖貴何得失禮由是不為權貴所愛多容然見爵位而無實者笑曰刀不應齒士不聞耳何足畜乎有奇異於衆者雖在少賤必異待之援有籌策世祖曰伏波論兵常與吾合初援交阯還書誡其兄子嚴敦曰吾欲汝曹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可得言也如論議人長短是非此吾所大惡也

援外坦白而內備禮事寡嫂不衣冠不入閨其於人汎約節儉廉公有威吾重之愛之願汝曹效之杜季良豪俠好義憂人之急父喪致客數郡畢至吾愛之重之不願汝曹效之效龍伯高之正不就猶為謹勅士所謂刻鵠不成尚類鶩者也效杜季良而不成陷為天下輕薄子所謂畫虎不就反類狗者也迄今季良尚未可知郡將下車輒切齒州郡以為言吾常為之寒心是以不願子孫效也季良名保為越騎司馬保怨家上書言保所在惑衆伏波將軍萬里還書以戒孤兄子今在京師與梁松竇固等交上名責松松叩頭流血乃名問援因取所與嚴敦書即日免保官時龍伯高為山都長擢為零陵太守秋九月地震詔南陽郡勿輸今年田租南陽轟動多言可擊者上因減死罪一等是歲匈奴國中亂諸將多言可擊者上以問朗陵侯臧宮宮曰願得五千騎足以立功上笑曰常勝之家難與慮敵吾方自思之遂不出師匈奴之族由來尚矣其在殷周則有山戎獫狁之難逮于秦漢而有匈奴強弱之勢中國征之事詳矣王莽時欲分匈奴

匈奴大怒縱兵犯塞傷殺吏民莽乃盛兵以擊匈奴嚴尤諫曰臣聞匈奴為害所從來久矣周秦漢征之然皆未有得上策者周得中策漢得下策秦無策也當周宣王時猃狁內侵至于涇陽命征之盡境而還視戎狄之侵譬猶蚊虻之螫驅之而已故天下稱明是為中策武帝選將練兵深入遠戍雖有尅獲之功胡輒報之兵連禍結三十餘年中國疲耗匈奴亦困而天下弊是為下策秦始皇不忍小恥而輕民力長城之固延袤萬里轉輸之行起於負海疆境既完中國內竭以喪社稷是為無策也莽不從匈奴遂叛北邊大擾世祖之初方憂中國未遑外事也初匈奴右日逐王比單于知牙斯之長子也自呼韓邪單于死後更令兄弟相傳知牙斯死傳弟臧咸臧咸死傳弟輿輿立欲傳其子然其弟知牙師川次當為單于者也皆以兄弟言之知牙師當立以子言之我前單于長子也輿疑之輿死子焉鞮立鞮死弟滿奴立比遂失次怨恨而匈奴國中旱蝗連年草木皆盡人畜死者過半比乃遣人奉匈奴圖詣西河求和親

畫牧南邊諸部呼衍日逐等叛匈奴匈奴遣萬餘騎擊比不勝呼衍日逐等共立比為呼韓邪單于孝宣時其大父呼韓邪歸漢得成故襲其號於是有南北單于二十三年春正月南郡蠻夷反武威將軍劉尚擊破之置江夏郡三月南單于遣使稱藩願修舊約天子議於公卿咸以為蠻夷猾夏情偽難知不可許大司農耿國以為今天下初定尤宜受之令東撫烏桓北拒匈奴邊隙永息干戈之役萬世之策也上善而從之使中郎將段郴使匈奴于是單于拜伏受詔遣弟左賢王將兵擊北單于連破之北單于震怖却地千里單于既稱臣入居塞內上書遣子貢獻漢賜單于冠帶衣裳黃金璽盭什物各有數單于乃分部諸帥以鄣北邊北單于惶恐願還所略漢人數遣使詣武威求使者皇太子以為南單于新立今若遣使恐阻南單于意故但報其書不遣使者冬十二月武谿蠻夷反遣劉尚擊之尚軍沒驃騎

大將軍杜茂禹侯朱祐祝阿侯陳俊甯朱祐貴儒學論議常依古法為將帥受降追奔逐北以破敵為功不問斬首多少軍吏以不得鹵掠故或有怨者徙封禹侯食邑七千餘戶自陳功薄而賞大顧受南陽五百戶足矣上不許初上學長安嘗過祐祐方講留上須講竟乃共讌語及上幸祐第語及平生上曰主人得無捨我講乎二十四年春正月乙亥大赦天下大司空杜林薨太僕張純為大司空林字伯山右扶風茂陵人父業以文章顯林少有俊才好學問沈深好古家既多書又外家張竦父子善文章林從竦受書漸漬內外為當世通儒王莽敗盜賊並起林與弟成俱至河西隗囂聞林名故深敬待之以為治書後以病去囂欲起用之遂稱痼疾囂心恨林曰杜伯山天子所不能臣諸侯所不能友蓋伯夷叔齊恥食周粟也今且從師友之位以從其志焉林雖困乏終為不屈林嘗得漆書古文尚書一卷獨寶愛之每遭困阨自以不能濟於衆也猶握抱此經獨歎息曰古文之學將絕於此邪至建武初弟成死故林持喪東歸囂既遣林後悔令刺客楊賢於隴遮刺林賢見林自推車載弟喪歎曰當今之世誰能行義者我雖小人何忍殺義士亡去上聞林已還乃徵林拜侍御史引見問經書故舊及西州事上甚悅賜車馬衣被歲餘遷司馬直百僚知林以名得用甚敬憚之林既至京師與英俊集會咸敬林之博雅洽聞河南鄭興東海衛宏等皆長於古學從劉歆受左氏春秋定三統歷及見林皆推服焉濟南徐兆始事衛宏後皆更受林以前所得一卷古文尚書示宏曰林危阨西州時常以為此道將絕也何意東海衛宏濟南徐生復得之邪是道不墜於地矣二十五年春正月烏桓大人郝旦等率衆貢獻封其渠帥為侯王烏桓者東胡也漢初匈奴冒頓伐其國餘類保烏桓山因以為號焉其俗善騎射隨水草放牧居無常處刻木為信無文字而衆不敢違犯其先為匈奴中亂烏桓始盛鈔擊匈奴匈奴為之轉徙數千里漠南遂

空戊申晦日有蝕之初劉尚軍沒議復遣將帥時馬援年六十二矣上憫其老方內選擇未有所定援自請曰臣尚能被鎧上馬上試馬援既據鞍左右顧乃下遂遣之冬十月伏波將軍馬援揚虛侯馬武東牟侯耿舒擊武谿援謂所親杜愔曰吾受恩深厚常恐不得死國事也今得所甘心瞑目但畏長者家兒或左右或與共事獨惡是爾南鄉侯鄧晨薨初晨為常山汝南太守皆有名跡為吏民所愛在汝南起鴻陂溉灌田數千頃百姓于今利之徵為光祿大夫數與宴見陳說平生晨從容白上曰僕竟辦之上大笑晨疾病天子手書慰問中宮及寧平公主皆為垂泣既薨使謁者拍新野主魂備官屬合葬于北邙山上與皇后親臨送葬賞賜甚厚謚曰惠侯

二十六年春正月增吏俸自三公至于佐吏各有差二月馬援至臨鄉大破蠻軍斬首千餘級蠻有二道一曰壺頭二曰充中壺頭徑近而多險充中遠而運糧難初上與諸將議所先擊因以疑而未決軍至長沙中郎將耿舒上言先擊充中賊援以為延日費糧不如進攻壺頭賊乘高守隘船不得進會夏暑熱吏士疫死者多援亦病困穿岸為室以避暑氣賊每乘高鼓譟援輒扶人觀之左右壯其意皆為之流涕耿舒與兄好時侯弇書言舒前上言擊充中賊糧雖難致兵馬得用軍人數萬爭欲奮擊今壺頭竟不得上又大軍疾疫皆如舒言弇奏舒書上遣梁松驛責問援因代監軍松未至而援已死松與馬武等毀惡援於上上大怒收援將軍侯印綬是時軍士死者大半謁者宋均軍不得返與諸將議欲承制降賊諸將莫敢應均曰夫忠臣出境有可安國家專之可也均勒兵成列稱詔降之蠻夷震怖即共斬其大帥降均均為置長吏而還均自請矯制罪天子嘉其功賜以金帛其後每有四方異議數訪問焉於是援家屬惶怖不敢歸舊塋買城西數畝收葬其中賓客故人不敢送葬故雲陽令朱勃詣闕上書曰臣聞王德聖政

不忘人之功采其策不求備於衆故高祖赦前通以王
禮葬田橫令大臣曠然咸不自疑夫大將在外讒言在
內微過輒記大功不計誠為國之所慎也故韋邯畏誅
而奔楚燕將據聊而不下豈其甘心未規哉悼巧言之
傷類也竊見故伏波將軍新息侯馬援以四年冬始歸
正朔當此之時虜述矯號於益州隗囂擁兵於隴冀豪
傑盱睢且自為政援拔自西州慕德効死孤立貴人之
間曾無一言之佐自知當要十郡之使徼封侯之福耶
八年車駕西征衆議狐疑援深建西州可破之策隗囂
尅定援有力焉及隴右未清羌虜擾邊援奉使隴西奮
不顧身行闕山間谷之中揮戈先零之野兵動有功師
進輒克徵在虎賁則有忠策嘉謀於國用之南征交趾
克平一州使王府納越裳之貢邊境無兵革之憂間者
使南立陷臨鄉師已有業未竟而卒吏士雖疫援不獨
存夫戰或以久而立功或以速而沒師深入未必為是
不退未必為非人情豈樂久在遠地不生歸哉惟援得

默然而止擊節驅馳有事四方者蓋為斯也然自非賢達不能量也遭命世之君傍日月餘光廢興指授稟其規畧故功名保全身有餘地若不值其主而獨任其心得一旅而志一邑得一邑而圖一國故事捷而攻之者衆勳立而日就於難又況顛沛險巇不測之慮哉夫才智有餘功名不足者有矣事業未半而勳過者有矣所乘之勢異而難易之功殊也而有為之人幸而要之雖徼一時之功暴居視聽之右外有駭物之患內懷思慮之憂闕中路悵然欲退無途其勢然也善為功者則不然不遇其主則弗為也及其不得已必量力而後處力止於一戰則事易而功全勞足於一邑則慮少而身安推斯以往焉有毀敗之禍哉馬援親遇明主動應衢轡然身死之後怨謗並興豈非過其才為之不已者乎夏四月初營壽陵依孝文故事務從省約使迭興之後與邱隴同體凡帝即位必營壽陵具終器漢之制也上常聽朝至于日昃講經至于夜分或與羣臣論政事或訊古今言行鄉黨舊故語及忠臣孝子義夫節婦侍對之臣莫不悽愴激揚欣然自得雖非大政進止之宜必遣問焉所以勸羣能也皇太子從容言曰陛下有禹湯之明而失黃老養性之道今天下乂安願省思慮養精神優游以自寬上荅曰吾自以為樂矣

二十七年夏太僕趙喜為太尉是時南單于新稱藩烏桓始入朝上命喜思安邊之策為久長之計喜乃議復代郡朔方五原雲中定襄鴈門郡遣諸王之國喜字伯陽宛人也喜從兄為人所殺無子喜年十五結客為報仇更始初舞陰大姓李氏擁兵自守更始遣將降之不下曰聞趙氏有孤孫喜信義著聞願降之更始乃徵喜時未二十更始笑曰兩栗犢能服重致遠乎即以為偏將軍詣舞陰降李氏因入潁川轉擊諸未下者更始大喜曰卿名家駒也努力勉之昆陽之戰喜頗有功拜為中郎將封勇功侯更始敗喜歸鄉里初喜與鄧奉善奉之叛也喜數與書切責之時有言喜為鄧奉計策以致

惡之者詔喜屬建威將軍以功自贖喜不自言奉死後上得喜書驚曰趙喜真長者也即徵喜待公車時江南未通以喜守簡陽侯桓將給兵騎之官喜自請不願請單騎馳往度其形勢臨敵制宜若將兵騎往彼必為吏民所疑上許之喜至簡陽民閉城門不肯納喜便止城門外問國中大夫素為百姓所親信者乃召問之對曰夫擁兵欲以自守而至於為賊恐懼不能自反耳喜因告以倉卒之時非國家所疾無自疑阻懇為陳恩信賊遂自縛詣喜降後為平原太守甚有治迹百姓歌誦之二十八年春正月遣諸王就國三月臧宮上書勸上征匈奴詔曰有德之君以所樂樂民無德之君以所樂樂身樂民者其祚延長樂身者不久而亡故曰地廣者荒德廣者彊令無善政災變不息憂念歲闕論語云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而復欲遠征乎冬十月癸酉詔死罪下蠶室其女子者宮上會羣臣問曰誰可傅太子者皆曰執金吾陰識可也博士張佚正色曰今陛下立太子為陰氏乎為天下乎即為陰氏則陰佚可為天下則固宜用天下之賢上曰善欲置傅者以輔太子今博士不難正朕況太子乎即拜佚為太子太傅而以桓榮為少傅賜以輜車乘馬乃大會子弟陳其車馬印綬曰此皆稽古之力也可不勉耶於是皇太子經學始成少傅府桓榮上疏曰臣幸得侍帷幄經學淺短無所補益聖質夙夜慙愧今太子經學已通自有識以來儲君副主莫能傅之今太子獨能傅之此誠萬國之福也臣師道已盡皆在太子矣謹遣掾臣氾再拜歸道太子報曰陽以童蒙承訓九載不深達師意而猥見褒奬非其實也夫五經之道廣大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自宰予之徒親事孔門閑邪以度猶尚怠懈晝寢況于不才者乎苟非其人道不虛受再求曰非不悅子之道力不足者歸道受謝非所敢聞是時禁網疎闊王侯貴人多通賓客壽光侯劉惲更始少子也得幸於沛王輔惲怨益子殺其父因輔結客報殺益子兄

故式侯恭輔坐繫獄三日由是捕諸王賓客死者千餘人初馬援謂其司馬呂種曰建武初名為天地始開從今已後海內日當安樂耳顧我嘗獨有所憂國家諸子並壯皆不防微廣通賓客門庭如市吾恐自此大獄起矣卿其慎之援兄女壻王磐故平阿侯子也好施愛士名振江淮間後游京師交結諸侯援謂所親曰王子石傑士也今若京師在長者間用氣自行陵折者多必用亡身於是呂种王磐馮衍皆以諸王賓客下獄种歎曰馬生之言其神乎种磐死獄中衍被赦出廢于家上言曰臣伏念帝王大體古今通論常獨慨然夫以高祖之畧而陳平之謀毀之則疎與之則親以文帝之明而魏尚之忠繩之以法則為罪施之以德則為功逮至晚世董仲舒言道德見妒於公孫弘李廣奮節於匈奴見排於衛青此忠臣所為流涕也臣衍自惟上無無知之薦下無馮唐之訟乏董生之才寡李廣之勞而欲免讒口於當世豈不難哉臣之先祖以忠貞之故成私門之禍

全椒侯馬成薨

二十九年春二月丁巳朔日有蝕之遣使者舉寃獄問鰥寡庫申賜天下男子爵各二級鰥寡孤獨貧不能自存者粟人五斛夏四月乙丑詔天下繫囚自殊死已下減本罪各一等不孝不道不在此書

三十年春二月甲子上幸魯國濟南夏四月徙左馮翊公馬為中山王五月旱賜天下男子爵人二級鰥寡孤獨貧不能自存者粟人五斛冬十月丁酉上幸魯國太

尉喜司空純上書曰自古帝王治道之隆未嘗不登封太山以告成功書曰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封禪之義也陛下受命中興順天行誅修復祖宗撫寧萬國天下曠然咸蒙更生夷狄慕義符瑞並應詩云受天之福四海來賀誠宜封禪告成以順天心詔曰是何言也當今日月薄蝕災異並臻吏失其職百姓怨讟吾誰欺欺天乎於是羣臣不敢言滕東侯賈復薨謚曰剛侯復嘗戰被創甚上大驚曰我所不令復別將者為其輕敵也果然失吾名將聞復婦孕上曰女邪我取之男耶我與之女勿憂妻子復數從征伐未嘗破敗數為諸將潰圍解陣身被十二創上以復敢深入稀令遠征欲自將之故少方面之功諸將每論功人自伐復獨默不言上曰賈君之勳我自知之功臣中最見親禮左將軍官罷以列侯就第加位特進為人剛毅方直慷慨有大節閨門守靜朱祐等薦復宜為宰相世祖方以吏事責三公故遂不用功臣是時列侯唯滕東侯賈復高密侯鄧禹固

始侯李通與公卿參議國事三十一年夏五月戊辰賜天下男子爵人二級鰥寡孤獨貧不能自存者粟人五斛癸酉晦日有蝕之秋九月甲辰詔死罪下蠶室其女子若宮鮮卑大人於仇貴率其種人貢獻封貢為王鮮卑亦東胡之餘也別居鮮卑山因號焉其言語習俗與烏桓同自為冒頓所破遠竄遼東未有名通於漢而與烏桓接當是南北單于更相攻伐而鮮卑遂以彊盛

中元元年春正月天子覽河圖會昌符而感其言於是太僕梁松復奏封禪之事乃許焉二月辛卯上登封于太山事畢乃下是日山上雲氣成宮闕百姓皆見之甲午禪于梁父

衆宏曰夫天地者萬物之官府山川者雲氣之邱墟萬物之生遂則官府之功大雲雨施其潤則邱墟之德厚故化洽天下則功配于天地澤流一國則德合於山川是以王者經畧必以天地為本諸侯述職必以山川為

主體而象之取其陶育禮而告之歸其宗本書云東巡狩至于岱宗柴傳曰郊祀后稷以祈農事夫巡狩觀化之常事祈農撫民之定業猶潔誠啟薦以告昊天況創制改物人神易聽者乎夫揖讓受終必有至德于萬物是故王者初基則有封禪之事蓋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夫東方者萬物之所始山嶽者靈氣之所宅故求之物本必於其始取其所通必於所宅崇其壇場則謂之封明其代興則謂之禪然則封禪者王者開務之大體也德不周洽不得擬議斯建功不弘濟不得髣髴斯禮曠代一有其人至高故自黃帝堯舜至于三代各一封禪未有中修其禮者也雖繼體之君時有功德此益率循舊業增修前政不得仰尊造國同符改物者也夫神道貞一其用不煩天地易簡其禮尚質故藉用白茅貴其誠素器用陶匏取其易從然則封禪之禮簡易可也若夫石函玉牒非天地之性也三月丙辰司空張純薨純字伯仁京兆杜陵人父放襲爵昌平侯成帝時以

遊讌得幸而純以學行稱哀平世為侍中諸曹校尉王莽時為九卿遭亂世保全侯爵建武初以先詣闕復封故國拜太中大夫遷五官中郎將有司奏列侯非宗室不宜復國上以純宿衛久弗奪也更封武始侯食富平之半純歷事先朝明習故事是時朝廷草創舊典多闕每有疑事輒訪問純自郊廟冠婚之禮多所正定純重慎固密時有上書輒削藁草上甚重之一日至數引見及為宰相務存無為慕曹參之迹所辟名賢皆當世通儒

純臨薨勑家巫曰司空無功勞於國猥蒙大恩爵不當及子孫其勿紹嗣純長子根常被病大行問嗣家上小子奮奮辭讓曰先臣遺令臣兄弟不得嚴爵故臣不即是正猥聞詔書驚愕惶怖臣兄哀臣幼小故託稱疾病不聽奮字釋通讓約節儉闔門雍穆租稅賑給宗族常曰困乏官至司空夏四月己卯大赦天下復梁父奉高贏勿出今年田租戊子上幸長安祀長陵是時醴泉出京師百姓痼疾飲者皆愈又有赤草生于泉側郡國三

十一上言甘露降有司奏曰孝宣帝時每有嘉瑞輒為之改元故有神雀五鳳之號所以奉荅神祇表彰德信也天子拒而不納是以史官不得而記焉六月衛尉馮勑為司空賜爵關內侯冬十月甲申使司空勑告禮高廟曰高帝與羣臣約非劉氏不得王呂太后王諸呂滅亡三趙賴神靈諸呂伏誅國家永寧呂后不宜配食地祇高廟薄太后慈仁孝文皇帝賢明子孫賴之福延至于今宜配食地祇高廟今上尊薄太后尊號為高皇后遷

呂后尊號為高后

袁宏曰夫越人而臧否者非憎於彼也親戚而加譽者非優於此也處情之地殊故公私之心異也聖人知其如此故明彼此之理開公私之塗則隱諱之義著而親尊之道長矣古之人以為先君體猶今為君之體推近以知遠則先後之義均也而況彰其大惡以為貶黜者乎是歲起明堂辟雍靈臺初議靈臺位上問議郎桓譚曰吾欲以讖決之何如譚默然良久曰臣不讀讖上問

其故譚復言讖之非上大怒曰桓譚非聖人無法將下斬之譚叩頭流血良久乃解譚以屢不合旨出為六安太守丞失意忽忽不樂道病卒時年七十餘南陽人尹敏字幼季才學深通能論議以司空掾與校圖讖敏言於上曰讖書聖人所作然其中多近語以字取類俗人之辭虛實難識恐誤後生上不然其言敏因書之闕因增之曰君無口為漢輔上讀怪之召敏問其故敏曰臣見前人多增損圖書是以因自著罪無狀上深非之而不罪但令削去之然以是沈滯官止長陵令敏性恬淡不慕功名專好聖哲之書初與班彪相善每相與談常日晏不食晝即至夜夜即至旦彪曰相與久語為俗人所怪然鍾子期死伯牙破琴惠施沒莊周杜門相遇之難也

二年春正月辛未初起北郊祀后土丁丑倭奴國王遣使奉獻二月戊戌帝崩南前殿遺詔曰朕無益百姓如孝文帝制度務從約省刺史二千石長吏皆無離城郭

無遺使因督郵奉奏是日太子即皇帝位年二十四尊皇后曰皇太后太后妾臣昭儀已下至中家人子二十等漢之制也光武中興悉闕昭儀家人之號唯有貴人金印紫綬自美人宮人綵女皆無秩祿四時賞賜而已是時諸王皆徵還國遭大憂新承王莽之亂國失舊典嗣帝與諸王居止同席時上下沿襲莫之與正太尉趙喜橫劍正色扶諸王下以正尊卑乃申宮衛整禮儀百官肅然三

月丁卯葬光武皇帝于原陵慎侯劉隆薨夏四月丙辰詔曰予末小子奉承聖業夙夜祇畏不敢荒寧先帝受命中興德侔五帝朕繼體守文不知稼穡之艱懼有廢失以墮先業公卿百僚將何以輔朕之不逮特進高密侯禹明允篤誠元功之首其以禹為朕之太傅進見東向以明殊禮東平王蒼寬博有謀可以託六尺之孤臨大節而不可奪也以蒼為驃騎將軍其賜天下男子爵人二級三老孝悌力田人三級鰥寡孤獨粟人十斛上

新即位欲崇引親賢優寵大臣乃以山林之勞封太尉喜為節鄉侯司空訢為安鄉侯司徒歙為揚邑侯蒼上疏讓曰陛下慈愍哀臣蒼臨朝之日以為命首舉負薪之才升君子之器令勸賞之士怠於力行臣誠內迫頑愚辱汙輔將之位必被詩人赤紱之刺今方域晏然要荒無警將遵上德無為之時也文官猶宜并省武官尤不宜建昔虞氏克詣君象有鼻不及以政誠不忍揚其惡也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自漢已來子弟無得在

公卿位者唯陛下遠遵舊典終畜養之恩不勝至願願上驃騎將軍印綬上不聽蒼以母弟輔政盡心王室其所賞禮皆當世名士初太原人郇恁隱居山澤不求於世匈奴嘗入太原素聞其名乃不入郇氏舉宗賴之建武中徵恁不至於是蒼復辟恁而敬禮焉嘗朝會上戲恁曰先帝徵君不至驃騎辟君反來何也對曰先帝秉德以惠下故不得來驃騎執法以檢下臣不敢不至月餘辭去終于家秋九月隴西羌反冬十一月中郎將竇

固楊虛侯馬武征羌十二月甲寅詔自殊死已下聽贖罪各有差

後漢紀卷八

覆校官檢討臣季學錦
校對官庶吉士臣裘　謙
謄錄監生臣陳　燊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後漢紀卷九十

詳校官編修臣汪鏞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六千九百六十四 史部

後漢紀卷九

晉 袁宏 撰

孝明皇帝紀上

永平元年四月癸卯封故衛尉陰興子慶為鮦陽侯博為隱强侯楚王舅子許昌為龍舒侯東海恭王彊建武二年立母郭氏為后彊為皇太子十七年而郭后廢彊常戚戚不自安數因左右及諸王陳其懇誠願備藩國光武不忍遲迴者數歲乃許焉十九年封為東海王二

十八年就國帝以彊去就有禮故優以大封兼食魯郡合二十九縣賜虎賁旄頭宮設鐘鼓之懸擬於乘輿彊臨之國數上書讓還東海又因皇太子固辭帝不許深嘉歎之以彊書宣示公卿初魯共王好宮室起靈光殿甚壯麗是時猶存故詔彊都魯中元元年入朝徙封岱因留京師明年春帝崩冬歸國永平元年彊病顯宗遣中常侍鉤盾令將太醫乘驛視疾詔沛王輔濟南王康淮陽王延詣魯五月戊寅彊病困臨命終上疏謝曰臣

蒙恩得備藩輔特受二國榮寵巍巍無量訖無報稱自修不謹連年被病為朝廷憂皇太后陛下慈愍惻至動發中心臣內省視氣力羸劣日夜寖劇終不望復見闕庭奉承帷幄辜負重恩銜恨黃泉言之絕腸惟皇太后陛下加供養數進御食避風氣終始天道臣彊困劣言不能盡意願悉謝諸王不意長不復相見臣特蒙大恩兼大國政小人也猥當襲臣封非所以全利之也如皇太后陛下深為規度誠願還東海以臣無男之故則處

臣三女小國侯此臣夙夜之願也彊薨問至上與皇太后悲慟不自勝乃詔諸王京師親家皆詣東海奔喪遣司空魴持節視喪事賜旄頭鸞輅龍旂虎賁榮寵之盛無與為比謚曰恭王詔東海傅相曰王謙恭好禮以德自終其葬送之具務從省約以彰王卓爾之美子政嗣淫慾無行故彊以為言秋七月西羌破走餘種悉降徙三輔羌之先三苗之裔也其俗以父名母家姓為號出十二世相與婚姻妻後母報娌無鰥男寡婦故種類繁息其為兵長於山谷短於平地男子兵死有名且以為吉病終謂之劣又以為不祥婦人產乳丈夫被創不避霜雪得西方金氣焉夏后氏衰戎狄在邠岐之間殷衰周太王自邠之岐周衰幽王為西戎所滅故羌之為患自三代然也

袁宏曰夫民之性也各有所禀生其山川習其土風山川不同則剛柔異氣土風乖則楚夏殊音是以五方之民厥性不均阻險平易其俗亦異況乃殊類絕域不賓

之旅以其所禀受有異於人先王知其如此故分其內外阻以山川戎狄蠻夷即而序之夫中國者先王之桑梓也德禮陶鑄為日久矣有一士一民不行先王之道必投之四裔以同殊類今承而內之以亂大倫違天地之性錯聖人之化不亦弊乎昔伊川之祭其禮先亾識者觀之知其必戎況西羌北狄雜居華土嗚呼六夷之有中國其漸久矣八月戊子徙山陽王為廣陵王是歲太傅鄧禹好畤侯耿弇薨謚禹曰元侯弇曰愍侯禹疾

病天子親數問除二子為郎分禹國封三子為列侯禹內文明外溫恭不事產業常欲避權勢有十三男各命通一經其閨門之訓皆可為後世法長子震為高密侯次襲為昌安侯次為車騎將軍坐出塞追叛胡下獄死第六子訓不好文學禹以此非之然好施愛士濟人之急士無貴賤見之如舊以謁者使外國為烏丸校尉徙扞秋侯殷為居巢侯揚州刺史詔以殷口無擇言行無怨惡宜蒙褒顯以勸天下乃徵殷行執金吾事

二年春正月辛未祀光武皇帝於明堂始服冕珮玉禮畢登雲臺觀雲物大赦天下自三代服章皆有典禮周衰而其制漸微至戰國時各為靡麗之服秦有天下収而用之上以供至尊下以賜百官而先王服章於是殘毀矣漢初文學既缺時亦草創輿服旗幟一承秦制故雖少改所用尚多至是天子依周官禮記制度冠冕衣裳珮玉乘輿擬古式矣

袁宏曰昔聖人興天下之大利除天下之大患躬親其

事身履其勤使天下之民各安性命而無夭昏之災是以天下之民親而愛之敬而尊之夫親之者欲其閒敞平懌而無疾苦之患也故為之宮室衛以垣墻重門擊柝以待暴客敬之者欲其崇高榮顯殊異於衆故為之旗旌表以服章陛級懸絕不可得而逾也後之聖人知其如此自民之心而天下所欲為故因而作制為之節文始自衣裳至於車服棟宇垣墻各有品數明其制度盡其器用備物而不以為奢適務而不以為儉大典既載陳于天下後嗣因循守其成法故上無異事下無移業先王之道也末世之主行其淫志聊基堂之不廣必壯大以開宮恨衣裳之不麗必美盛以修服崇屋而不厭其高玄黃而未盡其飾於是民力殫盡而天下咸怨所以弊也故有道之主覩先王之規矩察秦漢之失制作營務求厥中則人心悅固而國祚長世也二月甲子立皇后馬氏皇子炟為皇太子賜天下男子爵各有差鰥寡孤獨不能自存者粟人五斛后馬援女也后有四

兄二姊長兄廖及防光二姊與后同母兄客卿幼而奇疑初援南定百越北征匈奴謀議之士集於門下客卿年六歲能應接諸公專對賓客嘗有死罪亡命者客卿逃匿之不令人知援甚奇器之以為壯大必任將相故以秦時官號字焉援薨後客卿早死太夫人悲傷發疾恍惚昏亂后時年十歲幹治家事勑制僮僕昆弟親屬各得其宜諸家皆以為太夫人所為也後問之咸驚異焉嘗疾令卜者筮之曰此女當為帝妃貴不可言久之太夫人亡珠直數萬錢問相者相者指一御婢此人盜之果如其言太夫人奇之乃令相諸女見后驚曰我必為此女稱臣貴而少子太夫人曰得毋無子乎相者曰有一子遽失得人子力愈於自生子也年十三以選入太子家接侍同列如承貴尊先人後已發於至誠由是見寵及有司奏立長秋宮太后曰馬貴人德冠後宮即其人也嘗從容問以政事后輒推心以對無不當意時後宮未有姙育者嘗言繼嗣當以位薦達左右如恐不

及其見寵者與之恩隆未嘗與侍御者私語其防閑慎微皆此類也性不喜出入遊觀上時幸苑囿離宮輒諫諍辭意甚美上納焉誦易經習詩論語春秋畧記大義聽言觀論摘發其要讀光武本紀至于獻千里馬寶劒賜騎士手不持珠玉未嘗不歎息也后志在克已不以私家干朝廷兄廖為虎賁中郎防光為黃門郎訖明帝世不易官三月上初禮于學臨辟雍行大射禮使天下郡國行鄉飲酒禮于學校秋九月沛王濟南王淮南王東海王來朝冬十月壬子上臨辟雍初養三老五更於是士效禮樂三雍儀制備矣詔曰五更桓榮以尚書教朕十有餘年周頌曰視我顯德又曰無德不報其賜榮爵關內侯食邑五千戶榮病篤上疏謝恩讓還爵土上憫傷之臨幸其家入巷下車擁經趨進躬自撫循賜以牀帳衣服於是諸侯大夫問疾者皆拜於牀下及終贈賜甚厚上親親服臨送賜冢塋初榮為太常上幸其府令榮東面坐設几杖之禮而百官能通義者及榮門下

生數百人上親自下說時有問難者上謙而不荅曰太師在是也供賜畢悉以饌賜榮字春卿沛國亢人少給事郡縣長師事九江朱文家貧常賃自供書夜誦讀無懈怠十五年不歸家京師以此稱之父卒榮奔喪九江負土成墳因留教授徒衆數百人王莽末天下擾攘兵革之間窮厄絶粮然抱持經書與諸生逃匿山谷講授不輟建武中大司徒辟榮年已六十餘矣時虎賁中郎將豫章何湯榮門下生也以選授皇太子經世祖問湯何所師對曰桓榮世祖即名榮令說尚書善其說拜郎賜錢十萬入授皇太子甚見尊重每朝會世祖輒令榮於公卿前說因問長安時舊事世祖曰得卿紙晚善博士也榮叩頭曰臣經學淺薄不如同門生楊州從事皐弘郎中彭閎世祖曰俞汝諮因除榮為博士榮讓恭有蘊藉每論難於前常持禮讓以義理相喻不苟以言辭取勝儒者以此高之少子郁字仲恩傳父業以任為郎榮卒郁當襲爵上書讓孤兄子上不許遷侍中上以郁

先師子有禮讓甚親厚焉常居中論經問以政事甲子幸長安祠陵廟遣使者祠蕭何霍光車駕過軹墓所賜二千石令長已下各有差十月護羌校尉竇林有罪下獄死

三年春二月太尉趙喜司徒李訢坐事免左馮翊郭丹為司徒南陽太守虞延為太尉延陳留東昏人初為細陽令信行於民棄官還家太守傅宗聞其名署功曹宗興服出入擬於王侯延每常進諫曰晏嬰相齊裘不補公儀相魯掖園葵去織婦夫以約失之者鮮矣宗勃然不悅曰昔者諸侯今之二千石也延以陪臣喻諸侯豈其謂也延以不合意退去宗後果以奢麗得罪臨當伏刑世祖使小黃門往視之宗乃仰天歎曰恨不用功曹廣延之諫後車駕過外黃詔問陳留太守寧有功曹虞延邪太守對曰今為南部督郵乃引見問諫前太守時事延具以狀對詔問延外黃園陵寢廟祭器俎豆悉曉其禮由是遂見謝焉賜錢百萬郡中聞之易視聽辟司

徒府遷洛陽令是時陰皇后家客馬成嘗為姦宄延收繫之陰將軍書請之前後不絕延得一書輒加笞二百陰氏知延必殺之乃言於世祖以延多所枉濫世祖親臨御道勑延出獄中囚其已論者居東罪未決者居西成自以罪已決欲起就東延前擊其頭曰此民之蠹也久依城社不畏煙燒今方考實姦未窮盡成大呼稱冤戟郎以戟承延頸叱使置之世祖知延不移因謂成曰汝犯法身自取之何以為冤成曰南陽太守新野功曹鄧衍以外戚小侯得朝會趨過殿庭姿容甚麗上顧謂左右曰朕之儀容豈能若此左右曰陛下天子此凡人何足比焉雖然上心好之特賜輿馬衣服南陽計吏歸具白延延知衍行不配容積三年而不用於是上乃勑衍令稱南陽功曹詣闕拜郎中後為玄武司馬不為父行服上聞之慨然曰知人則哲惟帝難之虞延之言信哉衍慙懼遂退位上益奇延甲子賜天下男子爵人二級三老孝悌力田三級鰥寡孤獨

貧不能自存者粟人五斛夏四月辛酉立皇子建為千乘王當為廣平王秋八月有司議世祖廟樂東平王倉議曰漢制舊典宗廟各奏其樂不必相襲以明其德也高帝受命龍興誅暴秦天下各得其所作武德之舞孝文皇帝躬行節儉澤施四海制盛德之舞光武皇帝受命中興撥亂反正登封告成功德巍巍夫歌所以詠德舞所以象功廟樂宜曰大武之舞從之初起北宮尚書僕射鍾離意諫曰陛下以天旱不雨每自刻責避正殿損常膳而天猶不雨豈舉動失所而政違天心者耶昔湯遇旱以六事自責曰政不節耶使民疾耶宮室營耶女謁盛耶苞苴行耶讒夫昌耶今百姓須雨而天久旱竊以為北宮大作是宮室營政不節之類也自古已來非患宮室小但患民之不安詩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言君臣相濟上下同憂也今天下疲弊衣食不充可謂憂矣食祿於朝備在近列敢不以聞時詔賜降胡子繇

者人所有也若以懈慢為罪臣居大官皆在臣臣請先受坐解衣就撻上意解皆原之上性急好以小察為明公卿大臣數被誣毀尚書近臣尤甚由是朝廷悚慄事為多苟且以避誅責意獨犯顏論事數封還詔書羣臣獲怒者輒救請之意薦彭城劉平徵為議郎上數引見遷侍中宗正平薦舉承宮郇恁皆名士也以老病乞骸骨歸鄉里平字公子始以孝行稱為郡吏守菑邱長政教大行每屬縣賊輒令平守之所至皆治更始時天下

亂平弟仲為賊所害平抱仲女棄已子而走母欲還取之平曰力不能兩全仲不可以絕類也遂去不顧平嘗出為母求食賊得平將食之平叩頭涕泣曰今旦為老母採苕母飢待平為命願得反食母而還就死賊見其至誠哀而遣之平還既食母即白曰屬與賊期義不可欺遂復還賊皆大驚相謂曰常聞烈士今乃見之矣吾不忍食子建武初平狄將軍龐萌反攻太守孫萌平為主簿冒白刃伏萌上身被七創嗥泣曰願以身代明府賊乃相顧曰義士也勿殺遂解去萌絕而復蘇因涕泣相抱後數日萌竟死後太守嘉其節義舉孝廉為全椒長史掾吏卒五日一來治所餘日令各就農桑官閒事簡民人懷感盜賊屏息資賦增益為諸邑最刺史太守行部獄無囚徒民各自以得職不知所問沛人趙孝亦以義行獲寵孝字長平初天下亂人相食孝弟禮為賊所得孝聞之則自縛詣賊曰禮久餓羸瘦不如孝肥飽賊大驚不忍食兩放之謂曰歸持米糧來孝不能得即

復往願就烹賊義之不害建武初天下新定民皆乏食孝每炊待熟輒使禮夫婦出有所役自在後與妻共蔬菜食及禮還告以食而以糧飯食之如此者久禮心怪之微察悵恨獨然遂不肯復出兄弟怡怡鄉黨服其義州郡召進退必以禮天子素聞其行詔拜為諫議大夫長樂衛尉後復徵弟為御史中丞禮亦以恭謙有禮讓上嘉孝兄弟篤行欲寵異之率常十日使禮至衛尉府太官供食令其相對盡歡其見優若此數年禮卒贈賻

甚厚令孝以長樂衛尉從官屬送喪于家壬申日有蝕之是時刑法嚴峻人懷憂懼因是變也鍾離意上疏曰陛下躬行孝道修明經術敬畏天地之禮勞卹黎元之恩然而天氣未和日月不明水泉湧溢漂殺人民咎在羣臣不能宣化理職人懷恐急故百官不親吏民不和至於骨肉相殘以逆和氣雖加殺罰猶不能止故百姓可以德勝不可以刑服願陛下緩刑罰順時氣以調陰陽垂之無極上雖不能用然知其忠直故不得久留中出為魯國相為治存大體不求細過百姓愛之將終遺言上書陳刑法太峻宜少寬假上感其言賜錢二十萬意之出也遂就北宮及德陽殿成會百官上曰鍾離尚書在不得成此殿也意字子阿會稽山陰人少為督郵亭長有受民酒禮者府下記案治意荅曰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明政化之本由近及遠今宜明府內以及諸外且闕畧遠縣細微事太守甚賢之遂任以屬縣事會稽大疾疫死者以萬數獨身自隱視

經給醫藥全濟者甚多辟司徒府為耿寤堂邑令視民如子百姓懷之邑民防廣遺腹子也為父報讎繫獄其母病死廣哭泣不飲食意憐傷之解遣廣歸家使得殯殮丞掾皆以為不可意曰自令罪非丞掾也廣殮母訖即還入獄意以狀聞竟得以減死論冬十月有事于世祖廟初獻大武之舞改太樂曰宜承宏曰樂之為用有自來矣大章簫韶於唐虞韶濩大武於殷周所以殷薦上帝饗祀宗廟陳之朝廷以穆人倫古之道也末世制作不達音聲之本感物乖化失序乎性情之宜故雖鍾鼓不足以動天地金石不足以感人神因輕音聲之用以忽感導之方豈不惑乎善乎嵇生之言音聲曰古之王者承天理必崇簡易之教仰無為之理君靜於上臣順於下大化潛通天下交泰羣臣安逸自求多福默然化道懷忠抱義而不覺其所以然也和心足於內則美言發於外故歌以敘志舞以宣情然後文之以采章昭之以風雅播之以八音感之以太

和尊其神氣養而就之迎其悅情致而明之使心與理相順言與聲相應合乎會通以濟其美故凱樂之情見於金石含弘光大顯於音聲也若此已往則萬國同風芳榮齊茂馥如秋蘭不期而信大道之隆莫盛於茲太平之業莫顯於此故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然樂之為體以心為主故無聲之樂民之父母也夫音聲和此人情所不能已者也是以古人知情不可放故抑其所通知慾不可絕故因以致救故為可奉之禮制可遵之聲也口不盡味耳不極音探始之中為之檢則使遠近同風而不竭亦所以結忠信著不遷也故鄉教庠序革不修之使絲竹與俎豆並存羽旄與揖讓俱用正言與和聲同發使將聽是聲也必聞此言將觀是容也必崇此禮猶賓主升降然後酬酢行焉於是言語之節音聲之度揖讓之宜動止之致進退相須共為一體君臣用之於朝士庶用之於家少而習之長而不怠心安志固從善日遷此先王用樂之意也故朝宴聘享嘉樂必存是

以國史採風俗之盛衰寄之樂工宣之以管絃使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自戒此先王用樂之意也上與皇太子后幸南陽章陵周觀舊廬名見陰鄧故人賞賜各有差

四年春二月辛亥上親耕于藉田將獵河內驃騎將軍王蒼諫曰臣聞盛春農事始興於時令不聚民興功傳曰田獵不宿食飲不享出入不節則木不曲直此失春令故也臣知車駕至約省所過吏民諷誦甘棠之德雖穡經覽河川逍遥駐留弭節周旋至秋冬乃振威靈整法駕脩周衛設羽旄詩云抑抑威儀惟民之則不勝至心謹手書陳愚上從之秋九月戊寅千乘王建薨隴西太守鄧融下獄死初融在職不稱功曹麻范知其必獲罪乃謝病去融甚望之范改姓名求為廷尉卒無何融果徵下獄范衛侍有異於常融不意是范也怪而問之曰卿何類我功曹范曰君誤耳非

是也融疾病及死范養視甚篤終不自言身自將車送喪至南陽葬畢而去范字叔度杜陵人祖父丹王莽時為大司馬范父遭亂客死於蜀范與母流離西州天下定乃歸鄉里范年十五辭母入蜀迎父喪母憐其小謂曰汝家惟汝一身遭世亂恐滅絶不得奉宗祀今僅得全奈何復棄我遠去范固自請母不能止遂與客俱西入蜀蜀郡太守張穆丹之故吏也聞范迎喪遣吏資車馬布帛送范范還不受自客步負喪經涉塗險至葭萌下喪載船觸石破沒范抱持骸骨人前接范不動遂沒石間衆傷其義相與共鈎求一日乃得共抱懸良久乃撫穆聞之大驚復馳遣將前資追與范范曰前後相違范所不行也遂辭不受歸葬行服闕中高其行

奉仲遺命以田歸范范以物無常主在人即有悉推田與之辟公府掾會薛漢坐楚王事誅故人門生莫敢哭視范獨往收之吏以聞帝大怒名入詰責范曰楚王無道殃亂天下范公府掾不與朝廷同心而反收斂罪人何耶范叩頭曰臣無狀以謂漢等皆已伏誅故不勝師資弟子之情當萬死上怒稍解問范為廉頗後耶范對曰臣本趙人廉頗之後大父丹為王莽大司馬上乃曰怪范能若此因釋之舉茂才為溫令數月遷雲中太守會胡虜反故事虜人入塞過五千人移書旁郡救至乃出范聞警即自以精兵赴之虜咸漢兵不能敵范乃令軍士皆持炬晨奔虜軍大炬如星虜見之驚走追擊大破之自此後虜震怖不敢犯雲中累遷武陵蜀郡太守所在有名迹蜀郡好文辯喜相長短范以寬厚化下人民懷之坐事免歸家多散財物以賑宗族與洛陽亭長慶鴻為刎頸之交時人稱曰前有管鮑後有慶廉鴻官至琅邪太守所在有異迹十月乙卯司徒郭丹司空馮魴

免丹字少卿南陽穰人少事淮陽公孫昌西入關棄符歎曰不乘傳車終不出關是時昌為王莽講學大夫門下生甚衆而昌獨禮異丹由是嚴尤王尋更辟請皆不就莽亦微之逃避十餘年而更始立徵丹為諫議大夫持節出關安集南陽初世祖即位諸將悉降受爵邑丹獨城守不下乃裹節荷擔經歷險阻詣更始妻子還其節傳然後歸田里後舉高第稍遷并州牧左馮翊皆有稱績及在相位清廉公正與侯霸杜林相善亦齊名迹十二

月陵鄉侯梁松下獄死松有才能明習漢家故事以選尚舞陰公主為虎賁中郎將世祖時貴幸用事上即位遷太僕卿數為私書請託郡縣事發覺免官由是怨望下獄誅安豐侯竇融薨融子穆尚內黃公主而顯親侯及子固尚沮陽公主穆長子勳尚東海恭王女北陽公主穆為城門校尉固為中郎將監羽林融從兄子林為護羌校尉竇氏一公兩侯三公主四二千石自祖及孫官府邸第相望奴婢千餘人於親戚功臣中莫與為比融年老子孫放縱多不法度帝不能容數下詔比以竇嬰田蚡故事融惶懼乞骸骨上賜牛酒策罷穆以國在安豐欲以安六侯歸遂假作故六安王國矯稱長公主家上書自言帝大怒乃盡免穆等官諸竇為郎吏者皆遣歸故郡留融京師會融病薨謚曰戴侯穆居大第富於財天子使謁者監護其家欲以全之居數年穆父子自以失勢出怨言使者奏焉乃遣歸故郡坐賂遺小吏為郡所考穆及勳皆死獄中詔融夫人與一孫還洛陽固有才能世祖時貴顯用事及穆得罪固亦廢於家東平王蒼以輔政久固請歸藩五年春二月詔曰東平王比上書願歸藩上將軍印綬謙讓日聞至誠懇惻蓋君子成人之美今其聽焉以驃騎長史為東平王太傅掾吏為中大夫令史為王家郎勿上將軍印綬蒼體貌長大進止有禮好古多聞儒雅有識度上嘗問蒼在家何者最為樂對曰為善最樂上嗟歎之冬十一月上幸鄴

六年春正月沛王楚王濟南王東平王淮陽王琅邪王中山王東海王來朝廬江獲寶鼎納于太廟冬十一月行幸魯祠東海恭王沛王楚王濟南王東平王淮陽王琅邪王皆會於魯十二月還過陽城遣使者祠中岳太尉虞延為司徒延立朝正色多所匡弼陰氏憾延欲毀傷之使人告延與楚王英謀反延以英帝親以為不然不受其言後英事發覺上切讓之

七年春正月癸酉皇太后陰氏崩二月庚申葬光烈陰皇后徵東海相宋均為尚書令嘗有疑事上大怒召尚書郎執之諸尚書皆叩頭謝均獨正色曰夫忠臣守正敢有二心均雖死不易上聞而善之即捨之遷司隸校尉河南太守政化大行每疾百姓耆老皆為禱請旦夕至府問訊起居天子方欲以為相會有痼疾上名入自視其疾均見上流涕謝曰天罰有罪所苦浸篤不復奉望帷幄上甚傷之賜錢三十萬卒於家初上好用能吏卒多暴虐殘刻終皆敗敗均罷朝相與言曰今選舉不得幽隱側陋但得見長吏耳太始時京兆則趙廣漢尹翁歸蕭望之丞相則魏相黃霸此數公者治皆致平今二千石殊無此國家喜文法吏以足止姦也然文吏習為欺謾而廉吏清在一已無益百姓流亡盜賊所由而作也均自欲叩頭爭之時未可改也久將自苦之乃可言耳未及言遷為司隸校尉後上聞其言追而悲之均字叔庠南陽安衆人初為上蔡長誅鉏豪右姦猾震慄府下禁民奠不得過制均不行督郵以讓縣均曰夫送終踰制過之厚也國有不義之民而罰其過禮者恐非政治之先遷九江太守五日一聽事悉省掾吏閉督郵府內令與諸曹分休屬縣無事百姓安業九江多虎數傷民先時常募吏民設檻餌捕之均曰夫虎豹在山麛鼉在淵物性之所託也江淮之間有猛獸猶江北之有雞豚也今數為民害咎在貪殘居職使然也而令吏捕虎後民傳言虎皆去東渡江北海王薨謚曰靜王

後漢紀卷九

欽定四庫全書

後漢紀卷十

晉 袁宏 撰

孝明皇帝紀下

八年冬十一月丙子上臨辟雍詔天下死罪贖各有差壬寅日有蝕之詔羣臣上封事言得失是時北單于外求和親而數為邊害上使越騎司馬鄭衆使匈奴單于欲令衆拜衆不為之屈單于圍守衆欲脅服之衆拔刃以自誓單于恐乃止乃發使隨衆還朝議復使衆衆疏諫曰臣伏料北單于所欲致漢使者欲以離南單于令西域諸國耳故汲汲於致漢使使既到偃蹇自若臣愚以為於今宜且勿答南單于本來歸義者望呼韓邪之助故歸心不二烏桓慕化幷力保蕃今聞北單于不屈漢復通使不止恐南單于必懷疑而烏桓亦有二心單于久居漢地具知形埶萬分離析規為邊害其憂不輕今幸有渡遼之衆揚威北垂雖勿答不敢為害上不從而卒遣衆衆又上言臣前使匈奴與單于不和而今復往

恐其必取勝於臣臣誠不忍持大漢節信對旃裘跪拜令以益匈奴之名損大漢之强詔不聽衆既西道路間連續上書固爭上大怒追還繫廷尉獄會赦歸家其後帝見匈奴使来者問衆使時與單于爭禮狀皆言匈奴中傳以為衆壯勇往時蘇武不能過也上乃復召衆為軍司馬稍遷大司農

九年夏四月詔以公田賜貧民各有差長吏居職三年尤異者與計偕封皇子恭為靈壽王黨為重喜王

十年春二月廣陵王荆有罪自殺荆上母弟也性急刻喜文法初封山陽王世祖崩荆與東海王强書勸强起兵强恐懼封上其書天子秘其事徙荆為廣陵王荆為相工曰吾貌類先帝先帝三十得天下我今亦三十可起兵未相者告吏荆自繫獄上復不忍考訊詔曰荆數年之間大罪二矣其赦荆罪不得臣其吏民荆猶不悛使巫祝詛上上使長水校尉樊儵任隗雜治荆獄奏荆大惡當誅上怒曰諸卿以我弟故敢請誅之即我子卿等豈敢耶儵曰天下高皇帝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也春秋之義君親無將將而誅之是以周公誅弟季友鴆兄臣等以荆屬託母弟陛下留心故復請之耳如令陛下子臣等專誅之矣荆自殺上憐傷之謚曰思王封荆子元壽為廣陵侯食荆故國不得臣吏民儵字長魚樊宏之子也建武中諸王爭招致賓客好事者皆與之周旋更遣人請儵儵精義於學一無所應及捕諸王客儵不在其中世祖以是器之永平初與公卿雜定郊祀禮

儀及五經異義立朝居正多所匡諫上亦敬重焉儵弟鮪為其子賞求楚王英女敬鄉公主儵止之曰建武時吾家並蒙榮寵一宗五侯時特進一言男可以尚主女可以配王但以臣子不當有外心不宜與藩國婚姻貴盛為宗族患故不為也今爾有一子奈何棄於楚乎鮪不從遂與楚婚是時儵卒謚曰哀侯儵病患困猶不忘忠悉條政不便於民者未及言而薨上遣小黄門張音問何遺言音奏焉上為之流涕以儵兩子郴梵謹於言

行為郎二十餘年未嘗被奏劾初儻與郎承宮友善薦之于朝拜博士遷左右中郎將數納忠言守正不希苟容朝臣憚其節名聞於匈奴單于遣使来貢求見宮詔勑宮自整頓宮對曰夷狄眩名非識實也聞臣虛稱故欲見臣臣醜陋貌寢見臣必生輕賤不如選長大有威容者示之時以大鴻臚魏應示之夏四月戊子大赦天下閏月甲午行幸南陽祠章陵祭于舊宅作雅樂奏鹿鳴天子親御埙篪以娛嘉賓

十一年春正月沛王楚王濟南王東平王淮陽王中山王琅邪王東海王来朝

十二年春正月置永昌郡夏五月丙辰賜天下男子爵人二級三老孝悌力田人三級鰥寡孤獨不能自存者粟人二斛上以天下無事俗頗奢靡乃詔有司申舊章整車服乙亥司空伏恭以老病罷大司農牟融為司空是時天子勤於萬機公卿數朝會輒延坐論政事融明經術善論議朝廷皆服其能天子數嗟歎以為良宰相

融字子夏北海安邱人也少以名德稱舉茂才為豐令治有異迹司徒范逡薦融忠正公方經行純備宜在本朝并上其治狀由是徵入為司隸校尉多所舉正百僚敬憚之數年擢遷大鴻臚大司農

十三年春二月上耕于藉田賜觀者食有一諸生蒙首而言曰善哉太公之遇文王也上使人報之曰生非太公予亦非文王夏四月辛巳幸滎陽巡河渠作水門遂至太行幸上黨冬十月甲辰晦日有蝕之詔有司陳便宜靡有所諱刺史太守詳理冤獄存卹鰥寡勉思所莅焉十二月楚王英謀反初郭后生東海恭王彊沛獻王輔濟南安王康阜陵質王延中山簡王焉陰后生明帝東平憲王蒼臨淮王衡廣陵思王荊琅邪孝王京許姬生楚王英號楚太后世祖無寵英最小自帝為太子時英獨歸附上上特親愛之數加賞賜英好遊俠交通賓客晚節喜黃老修浮屠祠八年上臨辟雍禮畢詔天下死罪得以繳贖英遣郎中令詣彭城曰臣託在藩蔽無

以率先天下過惡素積喜聞大恩謹上黃縑二十五匹
白紈五匹以贖其愆楚相以聞詔曰楚王誦黃老之微
言尚浮屠之仁祠潔齊三月與神為誓有何嫌懼而贖
其罪因還其贖男子燕廣告英與顏忠王平等造圖書
謀反有司奏英大逆不道請誅上以至親不忍徙丹陽
涇縣湯沐邑五百戶英男子為公侯王者食邑如故楚
太后留楚宮婢才人鼓吹從英者無限皆乘輜軿帶持
兵弩行道射獵極意歡娛遣大鴻臚持節護送英丹陽

浮屠者佛也西域天竺有佛道焉佛者漢言覺將悟羣
生也其教以修善慈心為主不殺生專務清淨其精者
號為沙門沙門者漢言息心蓋息意去欲而歸於無為
也又以為人死精神不滅隨復受形生時所行善惡皆
有報應故所貴行善修道以鍊精神而不已以至無為
而得為佛也佛身長一丈六尺黃金色項中佩日月光變
化無方無所不入故能化通萬物而大濟羣生初帝夢
見金人長大項有日月光以問羣臣或曰西方有神其
名曰佛其形長大而問其道術遂於中國而圖其形像
焉有經數千萬以虛無為宗苞羅精麤無所不統善為
宏闊勝大之言所求在一體之內而所明在視聽之外
世俗之人以為虛誕然歸於玄微深遠難得而測故王
公大人觀死生報應之際莫不矍然自失是歲匈奴頻
犯塞中郎耿秉上書曰中國虛費邊陲不寧其患專在
匈奴以戰去戰可也故君不可以怒而興師將不可以
慍而合戰鼓之以仁義為國之寶矣天子內有圖匈奴

志陰納秉言乃召入見使具陳其狀上善其言以為可
任將帥拜謁者僕射每公卿論邊事秉輒預其議頃之
太僕祭肜虎賁中郎將馬廖顯親侯竇固下博侯劉張
好時侯耿忠等俱見議兵事秉以為孝武時始事匈奴
匈奴援引弓之類并左衽之屬故不可得而制也漢既
得河西四郡及居延朔方徙民以充之根據未堅匈奴
猶出為寇其後羌胡分離四郡堅固居延朔方不可傾
拔虜遂失其肥饒畜兵之地惟有西域俄復內屬呼韓

邪單于請款塞是故其勢易乘也今有南單于形埶相似然西域尚未內屬北虜未有疊作臣愚以為當先擊白山得伊吾破車師通使烏孫諸國以斷其右臂未可先擊匈奴也伊吾亦有匈奴南呼衍一部破此復為折其左角觀往者漢兵出匈奴輒為亂五單于爭來必不以五將出之故也今可先擊白山以觀其變擊匈奴未晚也上善秉言議者或以為今兵出白山匈奴必并兵相助又當分其東以離衆與秉計異上更然之

十四年夏四月故楚王英自殺以諸侯禮葬之上遣中黃門視英妻子慰勞楚太后悉釋諸與英謀者而封燕廣為折姦侯初英獄起內及京師諸侯外連州郡豪傑坐死及徙者以千數而繫獄者尚數千人顏忠王平辭及隧鄉侯耿建朗陵侯臧信灌澤侯劉鯉曲成侯竇建御史寒朗治其獄奏建等未嘗與忠相見詰驗無實為平所枉疑下無辜者衆上曰建等未嘗見平忠何故引之朗曰所犯不道冀引建等以自明上曰若四侯無事

何不出之而輕繫耶朗曰考之無事恐海內發其姦者故未奏之上怒曰吏持兩端巧為其辭將下搥之朗曰願一言而死上曰誰共作童朗曰臣獨作之上曰何以不與三府議朗曰臣自知當族滅不敢多汙良善上曰何故族滅朗曰臣考事一年不能窮盡姦狀反為罪人訟自知無狀雖族滅不恨夫陷人死地復無憂責是以考一連十考十連百公卿每朝陛下問得失皆言天下之惡禍及九族陛下大恩裁止於身天下幸甚歸舍皆仰屋竊嘆雖口不言指揮可知皆謂多冤獄莫敢言者今建等無驗而陛下殺之誠願留神省察得其情實使刑者不怨死者不恨故臣冒死懇言誠不敢為私上深納朗言自幸洛陽寺出者千餘人天下即大雨是時楚獄繫者數千人天子甚怒吏治之急自誣死者甚衆於是有司舉能治劇者以來安為楚郡太守安之郡不入府舍遥至獄所案驗無實者條上出之府丞掾吏皆叩頭爭之曰不可安曰如有不合太守當坐之不以相及

也遂別具奏會帝感悟即報許得出四百餘家頃之徵入為河南尹召入見上問以考楚事名簿甚備安具奏對無所遺失上以為能也問安本自何為官對曰臣本諸生上曰以尹故閥吏也何意諸生耶安為河南尹十年號為嚴明然未嘗加罪鞫人常稱曰凡士學問上欲望宰相下則牧守鋤人於聖代尹所不為也其下聞之皆自激厲名重朝廷安字卬公汝南宛人嚴重有威州里敬之為縣功曹奉檄從事從事因安致書於令安曰公事耶則有郵驛今因功曹是有私也辭不肯受從事瞿然而止舉孝廉為郎謁者陰平長任城令所在吏民畏而愛之夏五月封故廣陵王荊子六人為列侯詔曰執金吾觴侍衛歷年數進忠言其還爵土封為楊邑侯封竇融孫嘉為安豐侯

十五年春二月庚子令天下亡命贖各有差行幸彭城邳王睦為常山王長為濟陰王徙重喜王黨為樂城王賜天下男子爵人三級民酺五日上使越騎校尉桓郁郎中張酺授太子經二人朝夕侍講勸以經學是時太子家頗為奢侈酺每正諫甚見嚴憚會平陽公主薨太子同生也哀戚過禮酺以為太子舉措宜動合禮度因是上疏曰臣伏見皇太子仁厚寬明發言高遠卓然絕異非人所能及也今平陽公主薨悲哀發中形體骨立恩愛惻隱世希似是見臣愚淺不識大體以為宜選名儒高行以充師傅問訊起居之日太傅時賜讌所以宣德音以成聖德也侍中丁鴻仁而有讓達於從政謁者費憚資性敦篤尊令法度如並侍左右必能發起微意增廣嶽猷者也乙巳大赦天下冬十一月乙卯太白入于月其占曰大將戮死不出三年人主崩本志稱昔庖犧氏之王天下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然則天地設位而星辰運度備矣易曰天垂象聖人則之星官

之書始自黃帝至高陽氏使南正重司天北正黎司地
唐虞之時則羲和氏掌焉夏有昆吾殷有巫咸周有史
佚皆職典預覩成敗以佐時政者也秦燔詩書愚百姓
六經典籍殘為灰燼星官之書全而不毀漢興司馬談
父子以世家重黎氏之後著天官書班固序漢書又有
天文志乙巳大赦天下匈奴寇河西
十六年春天子遂前議遣奉車都尉竇固駙馬都尉耿
秉太僕祭肜渡遼將軍吳棠各將萬騎擊匈奴固出燉煌
塞擊南呼衍王出塞千五百里到蒲類海破白山走
呼衍王斬首千餘級秉出張掖居延塞擊匈林王到沐
樓山度漠六百里餘絕無水草得生口辭云匈林王轉
北逐水草秉欲將輕騎追之都尉秦彭止之而還肜嘗
與南單于左賢王信出朔方禹關塞擊溫禺犢王於涿
邪山出塞九百餘里見小山為信所誤云是涿邪王山
無所得而還是時秉獨有功吳棠抾罪肜下獄免肜性
剛嚴行道不與信相得故為信所誤肜自恨無功出獄

數日歐血死勑其子曰吾奉使不稱徼功不立身死慙
恨義不可以受賞賜汝等齎兵馬詣邊乞効死前行以
副吾心其子逢上疏陳肜遺言上方任肜聞之嗟歎者
久之子參從擊車師有功遷遼東太守烏丸鮮卑追思
肜不已每朝京師輒過拜肜塚仰天號泣肜字次孫潁
陽人少孤值更始之際天下大亂盜賊縱橫野無煙火
而肜常在墓側盡其哀心賊每過見其號泣不畏死亡
皆不犯也後隨從兄遵從世祖世祖以肜為黃門郎常
宿衛左右及遵薨無子追傷之以肜為偃師長令附近
遵墓四時祀之遷襄賁令皆有名迹詔書勉勵增秩一
等賜縑百匹及在遼東著績北邊肜氣勇過人開弓三
百斤多恩信善權畧士卒爭為效力永平初胡夷內附
與南單于左賢王信出朔方禹關塞擊溫禺犢王於涿
邪山出塞九百餘里見小山為信所誤云是涿邪王山
無所得而還是時秉獨有功吳棠抾罪肜下獄免肜性
剛嚴行道不與信相得故為信所誤肜自恨無功出獄
野無風塵乃悉罷邊兵而徵肜為太僕卿肜在遼東十
餘年無十金之資天下知其清節拜日賜錢百萬馬三匹
衣被刀劍下至居家器物無不備焉每見上輒嗟歎以
為可屬以重任嘗謂左右曰太僕吾之禦侮者也實固

之破白山遣從事郭恂假司馬班超使西域超到鄯善王廣事超禮敬甚備一旦忽踈超謂官屬曰寧覺廣禮意益不如前日乎官屬曰胡人不能久慶無他故超曰明者觀於未萌況兆已見此必有北虜使來故令其疑耳乃召侍胡逆問曰匈奴使到日何故不白侍胡怖恐曰到已三日去此三十里超使閉侍胡悉會所將吏士三十六人大飲之酒酣超激怒之曰卿曹與我俱在絶域欲成大功以求富貴今虜使到纔數日而廣禮意即廢如令鄯善收吾屬送匈奴骸骨棄捐為豺狼食為之奈何官屬咸曰今既在危亡之地死生從司馬超復曰丈夫不入虎穴不得虎子寧我圖人不為人所圖當今之計獨有夜圍虜使放火攻之使不知我多少震驚可盡殲也滅此虜則鄯善破膽功成事立矣不然盡為所擒悔將何及皆曰當與從事議之超怒曰從事文墨吏聞此必恐而謀泄謀泄為鄯善所吞死而無益非壯士也衆曰善超夜將吏士奔之令十人持鼓餘皆兵

弩乃順風縱火擊鼓大呼虜驚走超手殺三人吏士斬首數十級餘悉燒死明日具告恂恂大驚又內恐超獨擅其功超曰本與掾俱受任此一家事掾雖不行超何心獨擅之大小當共其禍福恂喜超乃召鄯善王廣示以虜使首舉國怖慄超告以漢家威德自今已後勿復與北虜通廣叩頭樂屬漢無二心超還入塞奉虜使首詣固固具上超前後功詔以超為司馬賜布二百匹遣超詣于窴國欲增益其吏士超自請願但將所從三十六人超曰于窴大國且遠今欲出萬死立尺寸之功雖將數百人往無益於强如有不虞多益為累耳遂出塞是時于窴王廣德新破車師生得其王匈奴遣節使監護其國超至于窴于窴俗信巫疑事輒巫決之超到數日廣德以匈奴使在其國禮意不倫未有定心會巫言神怒何故向漢屬匈奴者言漢使有馬急取以祠神神怒乃解廣德遣國相私來比白超願請馬以祠神超曰

頭收私來比鞭笞數百遣持巫頭往責讓廣德廣德聞超前于鄯善誅虜使納其貢恐怖遂舉兵攻殺匈奴使五十餘人降超超重賜王以鎮撫之因留于寶竟冬先是龜茲王建為匈奴所立倚其威攻破踈勒殺其王忠誅貴臣因立左侯兜題以為踈勒超令廣德發專驛自到踈勒去兜題所治盤橐城九十里遣吏陳憲等往降之勑兜題本非踈勒種人如不降便劫之憲既見兜題無降意又輕其單弱無備憲遂前劫縛兜題左右皆驚走留二人守之憲馳白超超即往悉召踈勒掾吏告以龜茲為匈奴擊踈勒盡殺汝貴人而立兜題兜題非汝本種今漢使來欲立故王種為汝除害無得恐怖衆皆喜超亦求索故王近屬得兄榆勒立之更名忠國中大悅超問忠及官屬當殺兜題邪生遣之邪咸曰當殺之超曰殺之無益於事當令龜茲知漢威德遂解遣之踈勒由是與龜茲結怨專心向漢超守盤橐城忠據踈勒城超字仲升彪之少子也倜儻不修小節而內行甚謹家貧嘗傭寫書投筆而歎曰丈夫當為傅介子張博望立功絕域以取封侯耳安能久執刀筆乎坐者笑之超曰小子安知壯士之志哉行遇相者謂超曰君布衣諸生耳而相法當封侯萬里之外超問其故相者曰君鶫頷虎頸飛而食肉以此知之秋七月淮南王延謀反徙為阜陵王食二縣九月丁卯令罪死囚徒非大逆無道減死一等徙戍邊北海王睦善談論好學世祖器之上為太子時數侍讌會入則談論接席出則遊觀同輿甚見親禮是時法網尚踈諸國得通賓客睦不遠千里交結知識宿德名儒莫不造其門睦虛已折節以禮接之由是名聲藉甚自為王後法禁益峻睦乃謝絕賓客放心音樂歲終遣使朝京師睦名使者問曰朝廷設問寡人大夫何辭以對使者曰大王忠孝慈仁敬賢樂士臣雖螻螘敢不實對王曰吁危哉是乃孤幼時進趨之行也大夫其對以孤寵爵以來志意衰墮聲色是娛犬馬是好使者受命而行其抑絕名迹深識機

微如此睦父靖王興薨悉推財產與諸弟雖車服珍寶皆不以介意有要然隨金帛贖之能屬文善史書作春秋指義終始論及賦頌數十篇病臨困帝以驛馬詔睦為草書尺牘十首

十七年秋八月丙寅詔宥武威張掖酒泉燉煌囚繫交趾以下冬十月竇固耿秉將萬餘騎師擊車師王請降於是固奏置西域都護戊巳校尉陳睦為都護耿恭為戊巳校尉關寵為戊巳校尉恭屯金蒲城寵屯折中城相去千餘里恭乃移檄烏孫大昆彌宣喻威德皆遣使獻馬求入侍天子恭字伯宗況之孫性慷慨多大畧好將帥之事

十八年春二月詔固等罷兵還京師三月北匈奴左鹿蠡王將二萬騎率焉耆龜茲來車師王安得死焉耆龜茲殺都護陳睦副校尉郭恂遂攻金蒲城耿恭令軍士皆持滿勿得發告匈奴曰漢家神箭所中創中皆沸於是乃發弩皆應弦而倒虜中夫者創中沸大驚曰漢神

可畏遂皆遁去恭以疎勒傍有水去王忠所據近引兵居之匈奴後來攻恭恭募先登士四十人出城奔斬首數十級匈奴乃相與議曰前踈勒王守此城攻不能下絕其澗水即降因絕澗水吏士無飲窮困至柞馬糞汁飲之恭於是城中穿井十五丈不得水吏士失色恭嘆曰昔蘇武困於北海猶能奮節況恭擁兵近道而不蒙祐哉聞貳師將軍拔佩刀以刺山而飛泉湧出今漢神明豈有當窮者乎乃整衣服向井再拜為吏士禱水身自率士輓籠有頃飛泉湧出大得水吏士驚喜皆稱萬歲於是將水以示虜虜兵大驚而去丁亥令天下亡命者贖罪各有差夏四月賜天下男子爵人三級鰥寡孤獨不能自存者粟人三斛秋八月壬子帝崩于東宮遺詔不起寢廟藏主於世祖廟更衣臺是曰太子即皇帝位年十八壬戌葬孝明皇帝于顯節陵冬十月乙未大赦天下賜男子爵人二級其為人父後者及三老孝悌力田人三級鰥寡孤獨貧不能自存者粟人三斛以衛

尉趙喜為太傅司空牟融為太尉錄尚書事戊戌蜀郡太守第五倫為司空倫字伯魚京兆長陵人其先齊諸田徙充園陵宗族多故以次第為氏倫好黃老以孝行稱王莽末天下兵起宗族及閭里聞倫勇而有義爭往附之倫相率厲堅壁銅馬赤眉數十輩皆不能下時米石萬錢人相食倫獨收養孤子外孫分粮共食死生相守鄉里以此賢之太守鮮于褒見而異之署倫為吏後褒坐事徵把倫臂曰恨相知晚會蓋延為京兆尹事多犯法倫數諫爭不合遂沈滯曹吏頃之鮮于褒左遷為高唐令倫去吏荷擔往候褒褒引倫升堂屬其妻子復歸縣為嗇夫倫以久宦不達乃將家屬客河東變易姓字自稱王伯春常載鹽往來太原上黨每所止客舍輒為掃除而去道上號曰道士久之鮮于褒為謁者從車駕至長安時閻興為京兆尹褒言倫于興興聘求倫倫復出為郡吏倫每讀詔書常嘆曰皆聖主也當何由得一見也等輩笑之曰說將尚不下安能動萬乘耶倫曰未遇知已道不同故耳舉孝廉除郎中補淮南王醫工長隨王朝京師官屬得會見問世祖因問政事倫具言治道所宜世祖大悅明日復召至日夕世祖謂倫曰聞卿為吏捕婦公不過從兄飯寧有之耶倫對曰臣三娶妻皆無父臣遭饑饉米一石萬錢不敢妄過人飯世祖曰為市掾人有遺卿母一箇餅者卿從外來見之奪母探口中餅出信有之乎倫曰實無此衆人以臣愚蔽故為生此語有詔拜倫為扶夷長至莞遷會稽太守為政清淨不煩化行於民性節儉雖為二千石常衣布襦自斬馬草妻子自炊會稽俗信淫祀皆以牛羊請禱是以財盡於鬼神產盡於祭祀或家貧不能以時禱祀至諱言牛不敢食其肉發病且死先為牛鳴其畏懼如此倫乃禁絕之掾吏皆請諫不可倫曰夫建功立事在於為政為政當信經義經言淫祀無福非其鬼而祭之諂也今鬼神而祭之有知不妄飲食於民間使其無知又何能禍人遂移書屬縣曉喻百姓民不得有出門之祀

違者案論之有屠牛輒行罰民初恐怖頗搖動不安倫勑之逾慇後遂斷絕百姓遂以安業永平中坐事徵百姓老小闐府門皆攀車啼呼朝發至日中才行五里倫乃止亭舍密乘船去吏民上書守闕千餘人是時上方案梁松事多為訟冤者上患之有詔公車諸為梁氏及會稽太守書皆勿受倫免歸田里躬耕以自給起家守宕渠令遷蜀郡太守蜀地肥饒民多富實掾吏官屬皆鮮車肥馬倫欲革化之乃舉負而有志者多至九卿郡守名為知人上新即位倫以遠郡入為三司舉清能也初耿恭被圍明帝怒甚將遣兵救之師未出而帝崩匈奴聞中國有喪遂復圍之糧盡乃煮弩筋食之恭與士卒同厲以恩義皆無二心匈奴遣使謂恭曰空於城中餓死為何不早降降者封為白屋侯妻以子女恭手劒殺其使相拒數月吏士消盡戊巳校尉郭恂竊上書求救事下公卿司空第五倫以為孤城不可救司空鮑昱以為使人於死亡之地有急如棄之外示弱戎夷內傷死難之臣此際若不救之後或邊上有警陛下如何使人也又戊巳校尉綏十數人匈奴圍之數十日不下是其弱效兵家先名後實可令燉煌酒泉太守各將精騎多其幡幟倍道竟行以赴其急匈奴疲困之兵必走征西將軍耿秉屯酒泉發燉煌酒泉兵擊車師甲辰晦日有蝕之天子避正殿不聽事詔曰朕以眇年奉承宗祖不能聿修洪業以致災青思惟厥咎在予一人又羣司百僚其勉修所職各言其封事靡有所諱是歲兗豫徐州民被水旱災害令勿收田租以見穀廩賜貧民焉

後漢紀卷十

覆校官檢討臣季學錦
校對官庶吉士臣裴　謙
謄錄監生臣陳　燊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後漢紀卷十一

詳校官編修臣汪鏞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六千九百六十六 史部

後漢紀卷十一　晉　袁宏　撰

孝章皇帝紀上

建初元年春正月燉煌太守王遵酒泉太守鞏彭將兵五千人破車師秋恭遣吏范羌迎軍資於燉煌羌還與大軍俱西及車師破諸將欲還羌請迎恭諸將不肯羌固請之乃分兵二千人至疎勒城城中夜聞兵聲以為虜至皆恐羌呼曰我范羌也漢兵來相迎恭等皆稱萬歲乃開城門恭見悲喜垂涕相持明日隨軍俱還燉煌吏士餘十三人關寵病死以喪歸西域遂絶恭至司徒鮑昱以恭節過蘇武宜蒙爵土之賞不從上拜恭為騎都尉先恭未還恭母亡自恨不得親飯啗追行喪服詔使五官中郎將馬嚴以牛酒釋恭服初班超與疎勒城王忠首尾吏士單少徒以恩義相撫數歲幾為龜茲所得及西域沒超孤絶有詔召超超發疎勒都尉黎弇以刀自刺曰漢使棄我去勢不能白首當復為龜茲所屠

誠不忍見漢使去故先自殺超到于闐王侯以下涕泣抱持超馬依漢如父母誠不可去超度于闐終不聽其東又畢成本志乃復從于闐還疎勒超去後而兩城降龜茲超收捕反者斬之疎勒復安是時天小旱穀貴民饑丙寅詔曰比年饑旱民頻流亡朕甚懼之公卿二千石各推精誠專以民事為急罪非殊死且勿案驗立秋如故事有司明慎選舉進柔良退貪殘順時令理冤獄五教在寬帝典所美愷悌君子大雅所歎露布天下使明知朕意於是旱甚上問司徒鮑昱曰將何以復災昱曰臣聞聖人治國三年有成陛下即位未久就政有得失未足致異雖修禮樂崇德教亦足以移風臣前為汝南太守典治楚事但汝南一郡繫者千餘人恐未能盡當其罪先帝定大獄一起冤者過半又諸徒家骨肉離散孤魂不祀骸骨流離死生被毒一人呼嗟王道為虧宜一切還諸徒家使生者悅懌死者得歸興滅繼絕和氣可致上從之即詔坐楚淮陽事徒者令歸本郡

永宏曰夫物有方事有類陽者從陽陰者從陰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天地人物各以理應矣故干其一物是虧其氣所犯彌衆所以寒暑不調四時失序蓋由斯也古之括王知治化本於天理陶和在於物類故道之德禮威以刑翼使賞必當功罰必有罪然後天地羣生穆然交泰故斬一木傷一生有不得其理以為治道未盡也而況百姓之命乎夫致之也有物則病之也必深化之也有由則禳之也有術是以炎夏餘虐以成水旱之災也堯湯撫足免黎民之患由斯觀之自三代以下刑罰失中枉死無辜幾將半矣而欲陰陽和調水旱以時其可得乎若能寬以臨民簡以役物罰懼其濫雖不能萬物調暢同符在昔免夫甚泰之災固遠矣三月丙午隱強侯陰博坐驕溢朦東侯賈敏坐不孝皆免為庶人甲寅山陽東平地震詔三公二千石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各一人夏四月丙戌詔曰蓋褒德賞功興亡繼絕所以昭孝事親以旌善人故仁不遺

德義不忘勞先王之令典也故特進膠東侯復佐命河北列在元功衛尉陰興忠貞愛國先帝休之今興子博復孫敏頑凶失道自陷刑以喪爵土朕甚憐之其封復子郎為膠東侯興子負為隱強侯秋七月辛亥詔以上林兩禦田賜緦寡貧窮不能自存者冬十一月阜陵王延與子男紡等謀反延奢泰驕佚待下嚴刻永平中有上書告延謀反者辭所連及坐死徙者甚衆有司奏誅延明帝以至親不忍徙阜陵王延因以見侵怨望至是復有告延與子男紡等謀反者有司檻車徵延詣廷尉帝不聽詔賜延為阜陵侯赦紡等罪一切勿治延在國謁者一人當監護不得與吏民通司空長史江革為五官郎將每朝會天子常自禮之時有疾不會輒令太官送殽膠恩寵莫與為比於是京師貴戚衛尉馬廖侍中竇憲等慕其行各奉書致禮革畏慎一無所受上益善之革字次伯齊國臨淄人也居家專心於孝養不為修飾之行務適親意而已嘗自為母炊爨不任妻子每至

歲時當案比革以母老不欲勞動自在輜中輓車不用牛馬由是鄉里稱之曰江巨孝太守嘗以禮召之母老不應及母卒哭泣不絕聲常寢塚廬服竟不忍除太守遣掾釋服固請以為吏舉孝廉為郎補楚太僕月餘自劾去楚王英馳遣官屬追之遂不肯還復使中傅贈送辭不受既為中郎將復上書乞骸骨轉諫議大夫告歸遣子奐詣闕謝病薦天子愚革篤行詔齊相曰諫議大夫江革前以病歸今起居如何夫孝百行之本冠衆善之始也國家每惟忠孝之士未嘗不及革也縣以見穀千斛賜巨孝嘗以八月長吏存問致羊一頭酒二斛終身以顯異行如有不幸祠以中牢由是巨孝之名行於天下廬江毛義以孝行稱南陽人張奉慕其名故往候之坐定而府檄適至以義為守令義喜甚動於顏色奉者志尚士也心賤之自恨來固辭去義母死棄官行服進退必以禮賢良公車徵皆不至張奉歎曰賢者之心故不可測往日之喜乃為親也所謂家貧親老不擇官

而仕也天子聞而嘉之賜穀千斛八月長吏問起居加賜羊酒汝南薛苞字孟嘗喪母以至孝聞後母憎苞出令別居苞日夜號泣不肯去被毆打不得已廬住門外旦夕灑掃進養父怒之又廬於里頭晨昏不廢積歲父母慙而還之後行六年服喪過其哀而弟子隶出居苞不能止乃中分財奴婢引其老者曰與我共事久若不能使也田廬取其荒者曰吾少時所治意所戀也器取朽者曰我服之久身所安也徵拜侍中苞性恬虛以死

自乞有詔聽焉禮如毛義華嶠曰孔子稱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子路曰傷哉貧也生無以養死無以葬子曰啜菽飲水孝也鍾鼓非樂云之本而器不可去三牲非孝養之主而養不可廢夫務器而忘本樂之過也崇養以傷行養之累也故定以道養周公之禮致四海之祭定以義養則仲由之粥無驕慢之性夫患啜菽之麤干祿以求養是以祿親也孜孜於致孝孝成而祿厚者此能以義養也孔子稱孝哉

閔子騫人不間於其父母兄弟之言言其孝皆合於道莫可復間也先代石氏父子稱孝子慶相齊人慕其言而治此殆所謂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為政也若二子者推至誠以為行行信於心而感於人以成名受祿可謂能孝養也

二年夏四月徙羌降者於河東封汝南王舅陰堂為西陵侯楚王英子五人為列侯勿置相臣吏人戊子有司依舊典奏封諸舅太后詔曰有舊典舅氏一人封也吾非謙而不為誠昧所可耳今水旱連年民流滿道至有餓餒者而欲施封爵上行之為失政臣受之為喪軀不可明矣先帝嘗言諸王財令半楚淮陽吾子不當與光武帝子等今何以馬氏比陰氏乎且陰衛尉天下稱之省中御者出不及履而至門此遽伯玉之敬也又有好賢下士吐握之名親陽侯雖剛強微失理然有方畧據地談論一朝無雙原鹿貞侯勇猛誠信此三人者天下選臣豈可及哉馬氏不及陰氏遠矣吾不才夙夜累息

常恐虧先后之法有毛髮之罪吾不釋也言之不舍晝夜而親屬犯之不止治喪起墳又不時覺是吾言之不立耳目之塞也吾萬乘主身服大練食不求甘左右旁人無香薰之飾但布帛如是者欲以身率服衆也以為外親見之當傷心自刻但發笑言太后素好儉前過濯龍門上見外家車如流水馬如龍吾亦不譴怒之但絶其歲用薾以黜愧其心而猶駕怠無憂國忘家者知臣莫若君況親屬乎上固請封之太后詔曰吾反覆念之

欲令兩善豈徒欲獲謙虛之名而令帝受不外施之恩哉竇太后欲封皇父曲周侯言高祖要無軍功非劉氏不封令馬氏無功於漢不得與陰郭中興之后等也今葦轂下民食不造歲湯火之憂也柰何欲以此時封爵舅氏令吾無面目於園陵而令帝不知稼穡之艱難不可明矣吾懼富貴重疊若再實木根必傷也且人所以欲封侯者欲以祿養親奉祭祀身溫飽也祭祀則受大官之賜其身則御府之餘尚未足邪而必當一縣封乎吾計之熟矣勿有疑至孝之行安親為上今遭變異穀價數倍憂惶晝夜坐起不安而欲違慈母之拳拳吾素剛急有胷中氣不可不慎子之未寃由於父母已寃成人則子之志念帝人君也吾以未逾三年之故自吾家族故得專之穰歲之後行子之志吾但當含飴弄孫不能復知政於是止不封初明帝寢疾馬防為黃門郎叅侍醫藥及太后為明帝起居注削去防名上即位太后詔三輔諸馬婚親有囑託郡縣干亂吏治者以法聞防等治母喪起墳逾制度太后以為言即時削減自後諸王公主家莫敢犯者率相效以素被服如一上下相承不嚴而化太后置織室於濯龍中內以自娛外以先女功衣大練御者禿帚不緣諸主家朝請望見后袍極麤疎反以為侍婢之數就視乃非人知者莫不歎息是時廖為衛尉防為城門校尉光為越騎校尉廖等皆好施愛士籍以名勢賓客爭歸之言事者多以為譏雖天子亦不善也秋盧水羌反以城門校尉馬防行車騎將軍

與長水校尉耿恭率師征之司空第五倫諫曰臣愚以為貴戚可封侯富之不當豫於國事何者有過繩以法則負下竊聞馬防當西征臣誠以防親舅皇太后慈仁脫有纖芥之難為意此陛下之憂不從防遂出征大破羌恭到隴西上言宜令車騎將軍防屯漢陽以為威重昔安封侯實融懷集羌胡聞其懽心子孫于今樂聞竇氏大鴻臚固前擊白山盧水聞固至三日而兵合卒剋白山盧水固之力也宜復遣固奉大使又薦臨邑侯劉復素好遠事明畧卓異反以微過歸國宜令以功自効令復將烏桓兵所向必剋由是忤於防防令謁者李譚奏恭不憂軍被詔怨望徵下獄免官本郡上欲為原陵顯節陵置國於是東平王蒼上疏諫曰臣竊見光武皇帝躬儉約之質覩終始之分初營壽陵且遵古制孝明皇帝大孝不違奉而行之不敢有所加焉至於自奉之禮尤為儉約謙謙之美於斯為盛臣愚以為園邑之興由秦以來非古之制丘隴且不欲其著明豈況郭郭哉

上違先帝之心下造無益之功虛費國用動搖百姓非所以致和氣祈豐年也又以吉凶之教言之俗不欲無故繕修丘墓所有興起考之古法則垂禮典稽之時宜則違民欲求之吉凶未見其福陛下之憂不從防遂出征大破已誠恐左右過議以累聖心臣蒼誠傷二帝之美不暢於無窮也帝雅敬蒼從之而止

三年春正月己酉大赦天下詔東平王曰聞於師曰其物存其人亡不言哀而哀自至惟王孝友之性豈不能哉今以光烈皇后衣一篋遺王可時禮瞻以慰飢風寒泉之思又令後生子孫得見先后衣服迄今魯國孔氏猶有仲尼衣車明德盛者光靈遠也京都子孫亦各得一篋光武皇帝衣以賜諸國故不復送乙卯廣平王鉅鹿王樂成王就國三月癸巳立皇后竇氏賜天下男子爵人二級三老孝悌力田人三級鰥寡孤獨貧不能自存者粟人五斛竇后勳女也勳尚沈陽公主生四男二女男憲次景篤瓌及后有容貌才能帝聞之數以問諸

家及后女弟隨沘陽主入見長樂宮進止得適人事修
備奉事太后下及侍御貢御問遺皆得其懽心太后異
之上可意焉遂入掖庭后性敏給稱譽日聞太后緣上
意乃立為后專後宮追爵謚勳為安成思侯憲兄弟親
幸並侍宮省賞賜日盛自馬氏侯及王主親家莫不畏
憚憲乘勢放縱奪沁水公主田主畏憲不敢爭左右莫
敢言上嘗幸公主第問以田事憲託言借之後上知焉
大怒詔以田還主切責憲曰此何異指鹿為馬久念使
人驚怖昔先帝每以舅氏田宅為言而憲反奪貴主田
何況小民哉難雕之人不可沒引吾捐棄汝等如孤雛
腐鼠爾皇后毀服謝良久乃解由是帝不大授以位唯
憲至侍中虎賁郎將篤景瓌皆黃門郎秋八月辛巳行
車騎將軍防還京師車駕親幸其第後加賞賜上美防
功令史官為之頌又使防歲舉吏二人冬十二月丁酉
以行車騎將軍城門校尉如故位逾九卿班同三府置
掾吏十人上欲令衛尉馬廖朝會居防上將以優廖也
辭曰朝廷以爵王道所由黜陟之序子得先父大臣列
國之網紀今以一臣亂朝廷臣不敢當也是歲班超率
疎勒諸國破姑墨城上書求助臣竊見先帝欲開西域
置校尉計思慮十有餘年乃發大策北擊匈奴西使諸國
於是鄯善諸國咸願盡力破滅龜茲平通道若為百分
西域未得其一臣誠願棄身曠野竟卒聖朝本志昔魏
絳以晉大夫和集諸戎況臣乘聖漢之威萬死之志冀
必立鉏刀一割之用前世議者皆曰取三十六國號為
斬匈奴右臂遂定西域于今諸國西至日所入莫不向
化各奉國珍前後不絕唯獨焉耆龜茲未服從臣初與
官屬三十六人在疎勒更遭厄難今已五歲矣大小皆
言依漢與天等以是效臣之能通慈領通則龜茲
可伐今宜拜龜茲侍子白霸為其國王以步騎數百送
之與諸國連兵歲月之間龜茲可擒今來四月到疎勒
臣請于闐莎車疎勒兵擊蠻夷計之上也臣區區竊幸
西域平定陛下舉萬年之觴布大喜於天下天子覽超

奏知西域可成議欲給超兵卒平陵人徐幹等素善超上疏願奮身佐超上以幹為假司馬將弛刑及義從千人詣超

四年春二月庚辰太尉牟融薨上痛惜親自臨喪賜賜出於豐厚時融長子歸田里上以其餘子多小恐其喪有闕也乃使太尉掾吏教其威儀初光武勤治孝明好吏事風聲相勸俗頗苛刻司空第五倫以為政化之本宜以寬和為先及上即位崇寬而多恕於是倫上疏褒稱因以諷曰陛下即位以寬臨下舉賢良選寬博聖明殊絕非羣下所能及詔書每下務寬和而政急不解欲節儉而奢泰不止咎在俗弊臣下不稱故也臣聞為政三年有成必世而後仁光武皇帝承王莽之後加嚴猛為政因以成俗是以郡國所舉皆多辦職俗吏不應寬博之選臣聞其身不正雖令不從是以從上之行不從其言故曰以身教者從令但進仁賢節儉者不過數人則俗必自化由形直者則影不得曲矣臣所以嘗懇懇

乘令平春王癸卯封車騎將軍防為順陽侯衛尉廖為穎陽侯執金吾光為親汲侯廖等既受封上書讓位天子許焉皆以特進歸第於是竇氏始貴司空第五倫上疏曰當今百王之弊人民又巧咸趣邪路莫能守正虎賁將軍竇憲椒房之親出入省闥年盛志美甲謙樂善此其好士之風也然諸出入貴戚者率皆疵瑕禁固州縣無守約安貧之節希求進苟得之志更相扇動浮譽成雷蓋驕佚所從生也三輔議者至云以貴戚漸漬之

猶解酲當以酒也險陂趨勢之徒誠不可親臣愚願陛
下中宮嚴敕憲閉門自守無妄交通士大夫防其未萌
慮於無形令憲永保福祿君臣交歡無纖介之隙此臣
之願也倫志在奉公言事無所隱諸子或時諫止輒叱
遣之每上事自為草不復示掾吏民或奏記輒便封上
之曰臣任重憂深不能出奇策異謀吏民責讓臣者多
謹並封上其無私若此然少褊藉不修威儀以此見輕
甲戌司徒鮑昱為太尉南陽太守桓虞為司徒虞字仲

春左馮翊萬年人也初為魯令以父母老去官二親既
終訖乃仕稍遷南陽太守表賢黜惡校練名實憂吏無
所容其姦百姓悅之自建武以來太守名稱無及虞者
及為三公無他異政六月癸丑皇太后馬氏崩秋七月
壬戌葬明德皇太后八月甲午詔曰貢貴人者奉侍先
帝劬勞帷幄建初之後以至親供養長樂宮昏定晨省
夙夜匪懈今賜貴人赤綬安車一駟永巷宮人二百御
府雜帛二萬匹大司農黃金千斤錢二萬朕既早離皇

太后幸復承子道中心依依昊天罔極貴人南陽人明
德馬后姊子也以選入宮為貴人生章帝馬后無子母
而養之明帝謂馬后曰人未當自生子也但患養之不
勤愛如已子則愛敬如親生矣於是馬后遇帝厚帝感
養育之恩名馬氏為外家故賈氏不蒙寵氏之寵
永宏曰夫剛健獨運乾之德也柔和順從坤之性也是
以制教者本於斯男有專行之道女有三從之義君尊
用專故人子不加爵於其父履柔體順故國君可得崇

禮於其母古之道也能封賈氏之號不盡名稱之極求
之典籍異乎春秋之義也是秋詔儒會白虎觀議五經
同異曰白虎通
五年春二月庚辰朔詔曰朕新離供養罪惡著衆上天
降異止于朕躬非羣司之咎其咎朕而已公卿能極諫
朕之過失者各舉一人巖穴之德為先勿取浮華是時
用永平故事吏治尚嚴尚書決事類近於重尚書陳寵
上疏曰臣聞先王之政必以刑罰為首咨歎相戒者重

刑之至也往者治獄嚴明以刑姦慝姦慝既平宜濟之以寬陛下即位率由此義數詔羣寮弘崇晏晏而有司執事未悉奉承治獄者急於榜格執憲者煩於詐欺或因公行私以騁威福違本離實捶楚為姦夫為政猶張琴瑟大弦急者小弦絶故子貢非臧孫之行猛而美鄭僑之仁政詩云不剛不柔布政優優方今聖德充塞照于上下宜因此時隆先聖之務蕩滌煩苛輕薄捶楚以祐蒼生廣至德也帝納寵言每事務於寬厚其後遂詔有司禁絶慘酷之制五十餘事寵性周密時有所表薦手書削草人不得知嘗稱人臣之義苦不能慎自在樞機謝遣門人不復教授絶知交惟在公家朝廷器之皇后弟竇憲侍中貴幸憲薦真定張林為尚書上以問寵對曰林雖有才能而行貪穢憲深以恨寵而上竟徵用林卒以贓汙抵罪夏五月戊辰太傅趙熹薨是時承平久宮室臺榭漸為壯麗扶風梁鴻作五噫歌曰陟彼北邙兮噫宮室崔嵬兮噫民之劬勞兮噫

遼遼未央兮噫上聞而非之求不得鴻乃逃會稽依大家皐伯通以賃舂為事其妻息具食於鴻前不敢失伯通知其賢以客禮待之鴻當門吟詠著書十餘篇鴻病困篤與伯通及會稽大夫語曰昔延陵季札葬子於嬴博之間不歸其鄉里慎勿令我妻子持尸具柩去衆曰要離古之烈士今伯鸞之清高可令相近葬要離墓旁子孫歸扶風鴻字伯鸞高抗不羣初扶風世家多慕其名欲以女妻之被服華麗鴻甚惡之後鄉里孟氏有女容貌醜而有節操多求者女不肯往至年三十無嫁處父母問其所欲曰得賢如梁伯鸞者可矣父母曰伯鸞清高汝安能稱之哉後鴻聞而求之遂許焉為服畢女求作布衣麻履及織作之具乃衣新婦衣入門積七日鴻不荅婦跪牀下曰竊聞夫子高義曾逐數婦而妾亦偃蹇數夫故來歸夫子而不見採擇鴻曰吾欲得裘褐之人可與俱隱深山爾今若乃衣綺縞白黑豈梁鴻所願者哉於是婦對曰妾恐夫子不顧爾妾有隱居之

具乃起椎髻衣布操作具而前鴻大悅曰此真梁鴻之妻也能成我矣字之德耀孟光無幾何妻曰常聞夫子欲隱居避世不欲榮爵以致憂患今何其嘿嘿也得無欲低頭就之邪鴻曰諾乃相隨之霸陵山耕耘織作以供衣食彈琴誦書以娛其志

六年春三月辛卯琅邪王京薨謚曰孝王京光烈皇后少子而明帝母弟也恩愛特隆寵異諸國京亦孝友謙讓雅好經書光烈皇后崩帝手書以后之珍寶賜京京好治宮室窮極伎巧殿宇牆壁皆飾以金銀六月丙辰太尉鮑昱薨昱字文淵永之子也初為司隸校尉時匈奴新降召昱詣尚書使封降胡檄世祖遣小黃門宗厲問昱有所怪不昱對曰故事通官文書不著姓又當司徒露布怪司隸下書也世祖曰欲令天下知忠臣子復為司隸也及居三司善其事雖剛直不及永猶其風也昱子德少為黃門侍郎修至節有名稱官至大司農辛未晦日有食之秋七月癸巳大司農鄧彪為太尉東平王上疏請詔諸王朝各賜裝錢千萬東平王加五百萬七年春正月沛王東平王中山王東海王琅邪王廣陵王楡鄉侯東鄉侯朝使中謁者以乘輿服大官珍膳迎於郊是時國邸皆豫受賜金帛牀帷充實其中駕親自循行上欲先至待以殊禮詔東平王至者徑追會與諸王俱至榮陽使大鴻臚持節郊迎詔沛王東平王中山王贊拜不名天子親荅拜所以寵光榮顯加於古典每入宮殿輒以迎至省閤及下廡會上嘗坐殿皇后親拜於內荅等皆鞠躬辭謝不自安歲餘大鴻臚奏遣諸王歸國上將留荅封女三人皆為公主賜以秘書列圖有司復奏遣上乃手書與荅曰骨肉天性昔念王久勞歷時欲署大鴻臚奏不忍下筆顧授小黃門中心戀戀惻然不能言荅發上臨送之流涕而別復賜乘輿服御物珍寶輿馬錢布以億萬計詔遣中使追問起居相望於道

永宏曰章帝尊禮父兄敦厚親戚發自中心非由外入者

也雖三代之道亦何以過乎嘗試言之曰夫不足則相資相資則見足見足則無求無求則相疎常人之性也何以知其然乎夫終朝之飯糟糠不飽壺飧之饋必習其鄰人者甘所不足也貴為王侯富有國家聲色之娛而忘其親戚者安其餘也故處不足則壺飧豆羹不忘其鄰人安其有餘徒鈞天廣樂必遺其親戚其勢然也故親戚之弊常在於富貴不在於貧賤其可知矣夫同陰以懇眷然相應者一遇之懽也同生異處教然相忘者不接之患也故形神不接雖兄弟親戚可同之於胡越交以言色雖殊途之人猶有眷恨之心由斯觀之王侯貴人乘有餘之勢處不接之地惟意而欲思情含暢六親和睦蓋以鮮矣古之聖人懼其如此故明儉素之道顯謙恭之義使富者不極其欲貴者不慱其高里老且猶矜愛而況兄弟乎朝會以敘其儀燕享以篤其親聘問以通其意玉帛以將其心故欲不滿而和愛生情意交而恩義著也嗚呼有國有家者可不親乎夏六月甲寅廢皇太子慶為清河王皇子肇為皇太子初宋貴人有寵生太子慶會竇后寵盛心惡貴人外令兄弟求宋氏微過內令御者伺察貴人貴人嘗病思生菟令家求之竇后誣言欲呪詛上信之出貴人姊妹於丙舍使小黃門蔡倫考之竇后諷厲考者皆致以巫蠱事送暴室二貴人同時飲藥死并葬於濯龍中貴人扶風平陵人其先惠將軍宋昌後也父陽恬於榮勢不願仕宦專以事親色養陽有女三人選入掖庭小貴人生太子慶拜陽為議郎二貴人既死陽免歸本郡幽閉之陽為人仁厚時人多救請者遂得免焉秋九月行幸河內魏郡辛卯令天下繫囚減罪各有差冬十月行幸長安祀園陵上召奉車駙都尉竇彪問以三輔舊事彪對訖因言巡省舊都宜錄先帝功臣及其子孫上嘉納焉即封蕭何曹參霍光後為列侯擢為鴻臚卿彪字孟達右扶風平陵人高祖賢曾祖元成皆致位丞相彪父卒三年不出廬毀瘠骨立鄉治數年乃能起以至行聞舉孝廉為郎中以教授為事安貧樂道恬

於進趨三輔自耆儒後學莫不慕之明帝聞彪之名有詔拜謁者賜以車馬衣服稍遷尚書魏郡太守上即位以病復為議郎遷左右中郎將長樂衛尉數陳政事歸於寬厚彪比上疏乞骸骨天子重彪禮讓拜為奉車都尉秩中二千石賞賜禮侔於親戚是時言事者多言郡國貢舉不以功次養虛名者累進故守職者益懈而吏事陵遲彪議曰伏惟明詔憂勞百姓察察不舍晝夜垂恩選舉必務得人夫國以賢為本以孝為行孔子曰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官是以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夫人才行少能相兼是以孟公綽優於趙魏老不可以為滕薛大夫忠孝之人治心近厚鍛鍊之人治心近薄斯三代所以直道而行在其所以磨之故在士雖不磨吏職有行美材高者不可以純以閥閱取然要歸在於選二千石二千石賢則貢舉皆得其人矣頃之彪復稱疾歸家賜布帛百匹穀三千斛彪清儉好施祿賜分與宗族家無餘財著書十二篇號韋卿子

後漢紀卷十一

後漢紀卷十二

晉 袁宏 撰

孝章皇帝紀下

八年春正月壬辰東平王蒼薨初蒼疾病上憂念蒼使
道上置驛馬以知疾之增損薨問至上悲不自勝詔東
平傳錄王建武以來所上章奏及作詞賦悉封上不得
妄有闕司空第五倫見上悼愴不已求依東海王故事
自請護喪事上東海王行天子禮舊制無三公出者乃
遣大鴻臚持節護喪事詔諸王及公主京師諸侯悉詣
東平王葬哀策曰咨王丕顯勤王室親命受策昭于前
世出作蕃輔克慎明德昊天不弔不報上仁使屏余一
人煢煢靡有所終今詔有司加賜鸞輅車乘龍旂九旒
虎賁百人謚曰獻王秋即擇班超為將兵長史以徐幹
為司馬遣衛侯李邑使烏孫到于闐上言西域功不可
成盛毀超云擁愛妻抱愛子安樂外國無內顧心超聞
邑言歎曰身非曾參而有三至之讒恐見疑於當世遂
去其妻上知超無二心乃詔責邑遣邑將烏孫侍子還
京師徐幹謂超曰邑前親毀君欲敗西域今可緣詔留
之遣他吏送侍子超曰是言之狹也以邑毀超故遣之
內省不疚何恤邑言令留之一時快意然非忠臣也於
是踈勒王忠反保烏即城超乃立其府丞成大為踈勒
王其後忠設詐偽降願棄前罪為殺新王超內知其謀
而偽許之忠大喜將輕騎三百詣超超密勒兵待酒數
行超叱吏執忠斬之放擊其衆大破之冬十二月行幸
陳留梁國淮陽潁川戊申詔曰五經剖判去聖彌遠章
句傳說難以正義恐先師道喪微言遂絕非所以稽古
求道也其令諸儒學古文尚書毛詩穀梁左氏傳以扶
明學教網羅聖旨古文尚書者出孔安國武世魯恭王
壞孔子宅欲廣其宮得古文尚書及禮論語孝經數十
篇皆古字也恭王入其宅聞琴瑟鐘磬之音瞿然而止
孔安國者孔子之後也盡得其書尚書多於伏生所傳
六十篇安國獻之毛詩者出於魯人毛萇自謂子夏所

傳河間獻王好之穀梁者瑕丘江公受之魯申公武帝時董仲舒善說公羊江公訥於口辯義不如董仲舒故穀梁學浸微唯衛太子善穀梁宣帝即位聞衛太子好穀梁乃求能為穀梁學者得涿人蔡千秋與公羊家並說上善穀梁後大儒蕭望之等廷論二家同異多從穀梁由是穀梁學復興漢初張禹與蕭生同官數言左氏於傳誼為左氏訓故御史張敞賈誼劉歆皆修春秋左望之望之善之及翟方進賈誼劉歆並傳左氏學故言左氏者本之賈誼劉歆此四學雖傳於世官建武初議立左氏學博士范升議毀左氏以為不宜立懸帝即位左氏學廢乃使郎中賈逵敘明左氏大義逵又言古文尚書多與經傳爾雅相應於是古文尚書毛詩周官皆置弟子學者益廣逵字景伯右扶風平陵人身長八尺二寸弱冠能誦五經左傳兼通穀梁諸家之說沈深有用其所學者可為人師明帝時為郎使與班固校書帝即位雅好古學詔逵入講白虎觀使說左氏傳上善其說逵母嘗病上以逵居貧欲賜之以錢二十萬使賴陽侯馬防與逵逵讓曰逵母病甚子貧無事於外屢空且從孤竹於首陽矣其恩厚若此還衛士令逵才學該通其所著論為學者所宗性佚不修小節當世以此譏焉故不至大官

永宏曰堯舜之傳賢夏禹殷湯授其子此趣之不同者也夏后氏賞而不罰殷人罰而不賞周人兼而用之此德刑之不同者殷人親盡則婚周人百世不通此婚姻之不同也立子以長三代之典也文王廢伯邑考而立武王廢立之不同者也君親無將將而必誅周之制也春秋殺君之賊一會諸侯遂得列於天下此褒貶之不同者彼數聖者受之哲王也然而會通異議質文不同其故何邪所遇之時異夫爽者之思盡于一局者也聖人之明周於天下者也苟一局之勢未嘗盡同則天下之事豈必相襲哉故記載廢興謂之典謨集敘歌謠謂之詩頌擬議吉凶謂之易象撰錄制度謂之禮儀編述

名迹謂之春秋然則經籍者寫載先聖之軌迹者也睠
人之迹不同如彼後之學者欲齊之如此焉可得哉故
曰詩之失愚書之失誣易之失賊禮之失煩春秋之失
亂不可不察聖人所以存先代之禮兼六籍之文將以
廣物慣心通于古今之道今去聖人之世將千年矣風
俗民情治化之術將數變矣而漢初諸儒多案春秋之
中復有同異其後啟書禮傳往往間出是非之倫不可
勝言六經之道可得詳而治體云為遷易無度矣昔仲
尼沒而微言絶七十子喪而大義乖諸子之言紛然散
亂太史公談判而定之以為六家班固演其說而明九
流觀其所由皆聖王之道也支流區別各成一家之說
夫物必有宗事必有主雖治道彌綸所明殊方舉其綱
契必有所歸尋史談之言以道家為統班固之論以儒
家為高二家之說未知所辯常試論之曰夫百司而可
以總百司非君道如何情動動而非已也虛不以應其
變變而非為也夫以天下之事而為以一人即精神內竭

福亂外作故明者為之視聰者為之聽能者為之使惟
三者為之慮不行而可以至不為而可以治精神平粹
萬物自得斯道家之大旨而人君自處之術也夫愛之
者非徒美其車服厚其滋味必將導之訓典輔其正性
納之義方閑其邪物故仁而欲其通愛而欲其濟仁愛
之至於是兼善也然則百司弘宣在於通物之方則儒
家之算先王教化之道居極則玄默之以司契運通則
仁愛之以教化故道明其本儒言其用其可知也矣夫
大道行則仁愛直達而無傷及其不足則抑忿差而並
陳患萬物之多惑故推四時以順此明陰陽家之所生
也懼天下擾擾竟故辯加位以歸真此名家之所起畏
衆寡之相犯故立法制以止殺此法家之所興也慮有
國之奢弊故明節儉以示人此墨家之所因也斯乃隨
時之迹揔而為治者也後之言者各演一家之理以為
天下法儒道且猶紛然而況四家者乎夫為棺椁遂有
厚葬之弊喪欲速朽亦有棄尸之患因聖人之言迹而

為支辯之說者焉可數哉故自此以往略而不論

元和元年春正月日南獻白雉夏四月己卯封東平王子尚為成都王六月辛酉沛王輔薨謚曰獻王輔好經書矜嚴有法度在國終始可觀稱為賢王秋八月甲子太尉鄧彪以老病罷大司農鄭弘為太尉彪字智伯南陽新野人父以孝行稱及薨讓國與異母弟明帝高其節詔聽之辟府掾稍遷太僕卿遭後母喪固疾乞身以光祿大夫行服服竟遷大司農數月為太尉彪以禮讓帥下在位為百寮規誡以疾上書乞骸骨策曰惟君以曾閔之行禮讓之高故慕君德禮以屬黎民貪與君意其上太尉印綬賜錢三十萬俸二千石祿終厥身君專精養和以輔天年詔太常四時致祭宗廟之胙河南尹常以八月旦奉羊酒癸酉令天下繫囚減罪一等死罪徙邊戍九月行幸陵祠舊宅園廟徵故臨淮太守朱暉為尚書僕射暉字文秀南陽人也少以節操聞初帝舅信陽侯陰就方貴慕暉名自往候之暉避不見後遣家丞致禮暉閉門不受後為郡吏太守阮況常以事干暉暉不從及卒暉厚送其家左右咸怪之暉曰前阮君有求於我恐以貨汚君故不與言今重送者欲以明吾心驃騎將軍蒼聞而辟之甚禮敬焉正月朔旦蒼應奉壁入賀故事少府給璧陰就驕貴吏傲不奉法求璧不可得蒼坐朝堂漏且盡而璧不至不知所為顧謂掾屬曰若之何暉望見府主簿持璧即往紿之曰我聞璧而未曾見試觀之主簿以璧授暉暉顧召令史奉之主簿驚曰少府當以朝暉叱之曰將歸暉獨不朝也主簿遽以白就就曰朱掾義士勿復求更以他璧朝蒼罷謂暉曰屬者掾自視孰與蘭相如邪明帝幸長安欲嚴宿衛以暉為衛士令稍遷臨淮太守暉好節槩其所用皆厲行士其諸報怨以義犯法者率皆為求門戶而生宥之其不義者即時僵仆不以汙獄門故吏民畏愛之暉剛於為吏見忌於上故所在數被劾去臨淮屏居野澤布衣蔬食不與邑里通鄉黨譏其介南陽人大饑暉盡其家

貨分宗族故舊不問餘焉初同縣張堪素有名見暉甚重之接以友道暉以其先達未敢當也後俱為二千石絕不復通及南陽饑而堪已卒暉聞其妻子貧窮乃自往候視瞻賑之其子頡怪而問之暉曰吾以信心也其信義慎終皆此類也冬十月行幸江陵十二月除諸禁錮不得仕者令得仕

二年春正月初令婦人懷胎者當以二月賜穀三斛復夫勿算一歲二月鳳皇集于肥行幸太山丙子大赦天下復博奉高嬴三縣無出租賦三月行幸魯祠東海恭王租二千斛

王庚寅祠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壬辰行幸東平王幸蒼宮謂諸子曰思其人至其鄉其處存其人亡因泣下沾襟上幸蒼陵為備虎賁鸞輅龍旂以章顯之賜御劒于陵前初蒼所將驃騎時吏丁周相以蒼敬賢下士不忍去為王家大夫數十年事祖及孫引見嗟嘆之擇為議郎遂幸魏郡河内登太行五月丙戌詔曰鳳皇黃龍鸞鳥比集七郡神雀甘露降自京都祖宗舊事或班恩施

莎車營奄覆之莎車驚怖斬首五千餘級大獲其馬畜財物分兵收其穀莎車遂降自是威震天下西域恐懼

三年三月丙寅太尉鄭弘薨丁卯大司馬宋由為太尉鄭弘字巨君會稽山陰人也曾祖自齊徙山陰事博士焦貺門徒數百人當舉明經其妻勸貺曰鄭生有卿相才應此舉也從之楚王英之謀反誣天下知名者貺為河東太守以楚事遇疫病道死妻子閉詔獄考掠連年諸故人皆易姓名以避禍弘獨髡首負鑽訟貺罪明帝感悟乃原免家屬弘送貺喪及妻子於陳留畢葬旋鄉里為鄉嗇夫太守第五倫行部見弘問民得失弘對甚明倫甚奇之擢為督郵舉孝廉稍遷尚書僕射上問弘欲三河三輔選尚書御史孝廉茂才餘郡不得選弘對曰虞舜出於姚墟夏禹生於石紐二聖豈復出於三輔乎陛下但當明勑有司使得人爾上善其言是時烏孫王

于不當怨乎上以弘議問侍中竇憲對曰禮曰禮有往來易曰無往不復天地際也弘章句諸生不達國體上遂答烏孫使小單于忿恚攻金城郡殺太守任昌上謂弘曰朕前不從君議果如此弘對曰竇憲姦臣也有少正卯之行未被兩觀之誅陛下前何用其議遷大司農太尉數陳竇憲勢太盛放權海內言苦切為憲不容奏弘漏泄奏事坐詰讓收印綬弘乞骸未許疾篤上書曰臣東野頑闇本無尺寸之功橫蒙大恩仍登上司中夜怵惕懼有折足之戒自揆愚薄無益國家之事雖有殺身焉可謝責是以不敢雷同指陳竇憲姦邪不憤漏露言出患入竇憲之姦惡貫天達地毒流八荒虐聞四極海內疑惑賢愚疾惡憲何術以迷主上流言嘖嗜深可歎息昔田氏篡齊六卿分晉漢事不遠炳然可見陛下處天子之尊自謂保萬世之祚無復累卵之危信讒佞之臣不計存亡之機臣雖弱疾命在移晷身沒之日死不忘忠願陛下為堯舜之君誅四凶之罪以素厭人鬼憤結之

望上省章遣太醫占弘疾臨薨悉皆還賜物勑妻子葛巾布衣殯以素棺初弘為第五倫舉吏其後並為三公當世以為榮是時歲比不登而諸王皆留京師賞賜過厚太尉掾何敞說太尉宋由曰禮一穀不登則損服徹膳五穀不登則廢祭祀乘馬就牧天下有饑寒者若已使然今比年傷於水旱民不收緣邊方外域捐妻子流離道路中州內郡公私屈竭此宜損徹節用之時國恩霑載賞賜過度但聞臘賜王主已下傾竭帑藏夫明君行賜以制忠臣受賞盡度明公位尊任重責深負大上當匡正綱紀下當安元元豈容無違而已哉宜先正己率下奉還所得賜因陳得失條奏王侯就國孔僖孫駟同習春秋語吳王夫差時事僖廢書而歎曰若是所謂畫龍不成反為狗者駟曰昔者孝武皇帝始為天子方年十八崇信聖道師則先王五六年間號勝文景及後放恣忘其前善僖曰書傳若此者多矣鄰房生梁郁遂和之曰如武帝亦為畫龍不成復是狗邪僖駟默然不答郁怒恨之陰上書告駟僖誹謗先帝譏刺世事下有司駟詣吏受詰僖上書曰凡言誹謗者謂無事而虛加誣罔也至如孝武之政善惡顯在漢史明如日月是為直說實事非虛謗也夫帝王為善則天下之善咸歸焉其不善則天下之惡亦萃焉斯皆有以致之不可以責人也陛下即位已來政教未過德澤有加天下所共見也臣等獨何議刺哉假使所言是也則朝廷所宜改所言非也亦王者所宜含容陛下不推其原苟肆私忿臣等即死顧天下必迴視易聽以此窺陛下心矣上始無罪駟等意及得僖奏下制勿問僖以才學為郎校書東觀上言圖讖非聖人書駟子瑗瑗子寔皆以才文顯冬十月西羌寇張掖隴西金城護羌校尉傅育將兵擊之章和元年春正月詔曰朕以不德受祖宗弘烈夙夜祇畏無以章于先王漢遭莽弊禮壞樂崩因循故事多非經典知其說者之於天下豈不遠乎曹褒喟然歎曰昔奚斯頌魯考甫詠殷湯忠顯主之美者當仁不讓奈何

疑焉遂復上疏陳制禮意事下三公未奏上曰諺言作舍道邊三年不成乃使蕤襄於南宮東觀差序禮事依舊儀參五經驗以讖記自天子至于庶人百五十篇蕤字叔通魯國薛人也父充建武中為博士議定封禪七郊三雍大射養老禮儀明帝即位充上言漢家再受命乃有封禪之事禮樂崩闕不可為後嗣法五帝不相遵樂三王不相襲禮大漢宜制禮樂蕤少有大度結髮傳充學尤多好禮事常慕叔孫通為漢制儀晝夜研精當其屬思不覺旁有人舉孝廉除郎遷陳留園令捕得他郡盜徒五人守馬嚴風縣殺之蕤曰夫絶人命者天亦絶之皐陶不為盜制死刑昔管仲遇盜而升諸公令承旨而殺之是逆天心俯順人意其罰重矣如得全此而身坐之願也遂不為殺嚴奏蕤軟弱免官百姓號泣送之三月護羌校尉博育追虜出塞戰歿夏四月丙子令天下死罪囚減死一等徙成邊廷尉郭躬上疏曰聖恩所以減天下死罪使戍邊者欲實疆境而重人命也去死

就生與老弱復相見莫不懽喜自丙子已來犯罪者甚多應入重今已牢獄者蒙更生之恩也而始被執錄者獨受大辟之刑示不均也書曰王道蕩蕩無偏無黨均大恩以令民上善之即詔悉赦焉躬字仲孫潁川陽翟人也父弘及寵恂等時為決曹掾諸罹文為弘所決者今也父弘及寵恂等時為決曹掾諸罹文為弘所決者無恨治獄三十餘年郡中稱之比之東海于公躬復以明法稱稍遷尚書廷尉其決斷在哀矜所免者甚衆悉條諸文致重者四十餘事奏除之躬弟子鎮知名後至廷尉封侯子孫皆修家業以名理相待為公者一人廷尉者八人為刺史二十餘人六月戊辰司徒桓虞策免司空袁安為司徒光禄勳任隗為司空自元和已來鳳凰麒麟白虎黃龍鸞鳥嘉禾朱草三足烏木連理為異者數百不可勝紀咸曰福祥以為瑞應何故辟太尉宋由府乃言於宋由袁安曰瑞應依政而生昔海鳥止魯文仲祀之君子譏焉鴝鵒來巢奪陽之象孔子有兩楹之泣曰吾道窮矣其後季氏有逐君之變孔子有兩楹之

殯今非常鳥獸品物非一似鳳翔屋怪草生庭不可不察也由安不敢應秋七月齊王晃坐事毋不孝貶為蕪湖侯壬戌令死罪囚減戍邊八月行幸九江戊子行幸湘祠沛獻王九月行幸彭城及壽春詔阜陵侯延與車駕會壽春帝見延及妻子愴然傷之乃下詔曰蓋周封千八百而姬姓居半所以楨幹王室也朕巡狩望江淮意在阜陵與王相見志意衰落形體非故一則以懼今復阜陵侯為阜陵王增封四縣并前為五縣以阜陵下濕徙都壽春加賜錢千萬安車一乘夫人及諸子賞賜各有差冬十月北匈奴為鮮卑所殺降者十餘萬南單于上言宜及北虜分爭人民離散出兵破北城南壯為一國令漢家長無北顧之憂臣素愚淺兵衆單少不足以防外內願與執金吾耿秉度遼將軍鄧弘緣邊諸郡太守并力與因天時乘聖帝威神一舉平定上將許之尚書宗意上疏曰匈奴處北種介以沙漠簡賤禮儀衣食殊俗此乃天一種民也自漢興已來數發兵攻之所得輒不足以復所害呼韓邪單于奉蕃然中國亦疲於送迎之勞矣光武皇帝躬操金甲之難深明天地之界故因其來降寵立以為單于羈縻蓄養邊民得以休息迄今四十餘年令鮮卑奉順威靈斬獲北單于王已下萬計中國坐享其功而百姓不知其勞漢興功烈於斯為盛今南單于還塞外所謂虎出於檻也必興兵要利內恃於漢其事得浸滋不息而設費不得已無故以萬安之計而徵不可必之功未見其聖也詔問執金吾耿秉言可聽師未出而帝寢疾

二年春二月壬辰帝崩于章德殿遺詔無起寢廟如光武帝故事是日太子即位年十歲太后臨朝亲宏曰非古也易稱地道無成而代有終禮有婦人三從之義然則后妃之在於欽承天敬恭中饋而已故雖人母之尊不得令於國必有從於臣子者則柔之性也夫男女之別自然之理君臣酬咨通物所因也故百司並在相與率職必祠焉而後行故有朝會享讌之禮造

膝請問之事此蓋内外之分不可得而同者也古之王者必闢四門開四聰兼親賢而聽受焉所以通天下之才而示物至公也自母后臨朝必舅氏專權非疎賢而樹親暱也蓋管其號令者必寄外氏是實違天封而訓民以私政之所階家制教閑諸盛衰建百司修廢官設冢卿以任權重收王君薨幼百官執事摠已愚齊聽於冢宰所以大明公道人自為用上下竟業而名器已固三代之道也三月癸卯葬孝章皇帝于敬陵庚戌太后詔曰皇帝幼年惸惸在疚朕且佐助德政守文之際必有内輔故太尉鄧彪三讓彌高海内歸仁其以彪為太傅賜爵關内侯録尚書事百官摠己以聽於是侍中竇憲管掌機密三弟羅列並據大位上幼小太后當朝憲以外戚秉政欲以經學為名乃上疏曰天下之命懸于天子善在於所習習與智長則功而不勤化與心成則行有骸骨不葬者多乃歎曰儻在是乎使縣收斂埋藏之由是遂止時齊殤王子郁鄉侯暢奔章帝哀上書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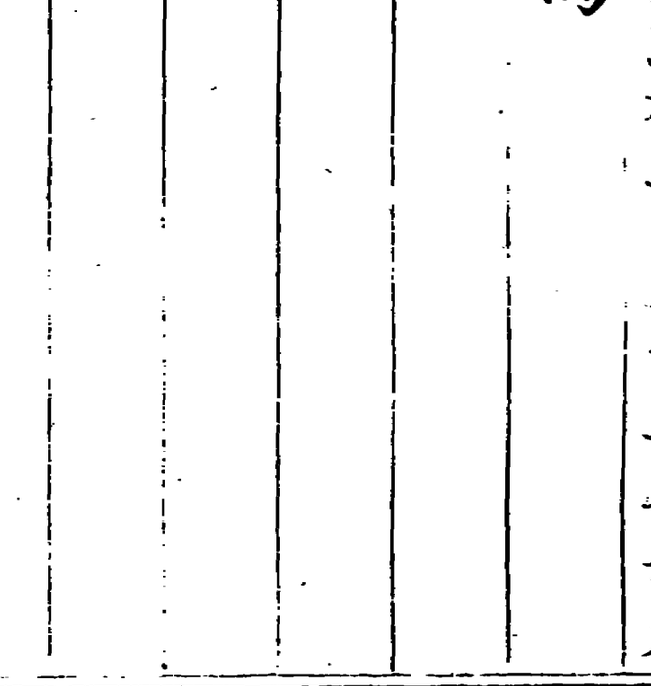
計舉孝昭皇帝八歲即位大臣輔政亦選名儒韋賢蔡義夏侯勝入授詩書于禁中伏惟皇帝惟天然之資不肅而成然以至尊之德獨對小臣非所以揄揚聖心增益輝光者竊見屯騎校尉桓郁結髮受學白首不倦經為人師行為儒宗昔侍帷幄入授先帝父子爽世並為帝師愚以為可長樂少府入授帝經於是以郁為長樂少府侍講禁中歲餘遷太常郁授二帝恩寵甚篤厚焉傳家業至太傅憲性褊急數自困輔政之後遂作威福睚眦之怨無不報初憲恨尚書陳寵欲因事毀傷之使與喪事黄門郎鮑德與憲弟瓌厚善懼寵不能自免說瓌曰寵奉事先帝深見委任若以歲月言之宜蒙功勞之報以才量言之應受器用之賞不可以幾微之故以傷輔政之德於是憲出寵為廣漢太守抑強扶弱人無訟者先時廣漢城南有鬼哭聲聞於府中積數年寵案行有骸骨不葬者多乃歎曰儻在是乎使縣收斂埋藏之由是遂止時齊殤王子郁鄉侯暢奔章帝哀上書未

報憲使客刺殺暢太尉掾何敞請自往問變狀太尉宗由不聽敞固謂曰春秋稱三公為宰者言無不統也暢宗室肺腑茅土蕃臣來即國憂上書未報而於城內見害干國之紀擅殺列侯罪惡之次於大逆奉憲之吏莫敢追捕明公處宰相之位亦復不恤四方聞之謂京師何昔陳平之言宰相曰外鎮四夷內撫諸夏使卿大夫各得其宜今列侯私刃不可謂撫京尹廢職不可謂宜綱紀虧壞責係不小遂驅而去司徒司空聞之亦遽追掾吏詣書疑暢弟陽遣御史之齊考劾尚書令韓稜以為姦在京師不宜舍近問遠詣書遣稜稜固執不從後事發覺憲懼誅自請擊匈奴功以贖死夏五月京都旱冬十月侍中竇憲為車騎將軍與執金吾耿秉三萬騎征匈奴司徒袁安與諸公卿詣朝堂諫曰今國用度不足匈奴不犯塞而勞軍遠攻經沙漠之難徼功萬里非社稷計也兵凶器聖王之所重不從太尉宋由不署名公卿亦止安獨與司空任隗固爭前後且十上不從是時諫者甚衆尚書僕射鄭壽下獄御史何敞上疏諫曰臣聞聖主開直言之路有不諱之詔猶恐下情不達復聽歌謠之詞故天人並應傳福無窮臣伏見尚書僕射鄭壽坐與諸尚書論擊匈奴下獄奏劾大不敬臣愚以為壽備機密近臣以匡輔為職若朝廷有失默而不言悖義背恩其罪當誅今壽違衆正議欲以安宗廟為國永福也豈有私心如壽被誅臣恐天下以壽忠直之故橫加誹謗之誅殺傷和氣忤逆陰陽此誠不可所以敢犯嚴威不避夷滅觸死瞽言為壽也乃免壽壽鄭惲之子也憲遂出師侍御史魯恭上疏諫曰夫天愛人猶父之愛子也一物有不得其所則天氣為之錯亂而況人乎故愛民者天下愛之夷狄者四方之異氣也蹲夷踞肆與烏鳥無異雜居中國則錯亂天氣是以聖王之制夷狄羈縻不絕而已不以傷害中國也今邊境幸無事宜當修仁行義尚於無為令家給人足各安產業夫公卿亦止安獨與司空任隗固爭前後且十上不從人遂得於下則陰陽和於上然後祥風時雨覆被遠方

則夷狄慕德重譯而至矣惟陛下留聖恩徵還二將休罷士卒以順天下心於是竇氏横甚司徒袁安輙舉奏之上雖不從而權戚嚴憚焉

後漢紀卷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覆校官檢討臣季學錦
校對官庶吉士臣裴謙
謄錄監生臣程蓮孫

欽定四庫全書會要 史部 後漢紀卷十三 四

詳校官編修臣汪鏞

欽定四庫全書會要卷六千九百六十八 史部

後漢紀卷十三

晉 袁宏 撰

孝和皇帝紀上

永元二年夏六月竇憲耿秉自朔方出塞三十里斬首大獲銘燕然山而還即拜憲為大將軍封武陽侯食邑二萬戶耿秉為笄陽侯憲讓不受還師京於是竇篤為衛尉景執金吾瓌光祿勳尊太后母比陽主為長公主益比陽沐邑二千戶憲等驕奢不遵法度唯瓌恭儉自守尚書何敞上封事曰臣聞忠臣憂世譏刺貴臣至以殺身滅家而猶為之者何誠君臣義重情不能已也臣見國之將危家之將凶皆有所由較然易知不可不察也昔鄭莊不防段叔之禍也後更滋蔓竇憲兄弟尊朝虐用百姓殺戮盈溢咸曰段叔州吁將生于漢也是臣前連上便宜承陳得失非為嫉妬憲等也誠欲絶其緣緣塞其消消上不欲皇太后損文母之號況陛下有失教之議下使憲等得保其福然臧獲之謀上安主父下

存主毋猶不免於嚴怒況臣微末敢竭愚忠哉然臣累世蒙恩位典機密每念厚德忽然忘生雖知言必夷滅誠不忍目見禍至故敢書寫肝膽舒度愚情駙馬都尉璟忠孝愛主最自修整聞璟比自申陳願抑損家權退身避賢宜順其意斯誠宗廟之至計竇氏之大福也敞辭旨切直深為憲等所怨濟南王康光武之子也最為尊重而驕奢太甚於是左遷敞為濟南王太傅司隸校尉司空蔡河南尹王調洛陽令李阜皆竇氏之黨也乘

憲之勢枉法任情尚書僕射樂恢奏免蔡等外以清京都內欲繩外戚由是為憲等所忌璟常欲往候恢使人先言恢恢謝而絕之憲兄弟怒其異已常欲陷害之恢妻諫恢曰古有容身之道何必以言取怒數曰何忍素飡立人朝乎乃上疏曰臣聞百王之失咸以陰盛凌陽此類也何敞既傅濟南盡心輔道歲餘遷為汝南太守而權移於下大臣專朝而勢去公室未有君德休明而陛下富於春秋令諸舅執政外戚盈朝非所以寧王室示天下也夫天地不交則衆生夭傷君臣失序則萬民受殃政失不救其弊不測當今所急上宜以義自割下宜以謙自別四舅保爵土於子孫皇太后永無慙於宗廟誠計之上者書御不省恢乃乞骸骨詔授恢為騎都尉憲風郡縣使迫脅恢恢遂飲藥而死天下聞之皆以為怨恢字伯奇京兆長陵人也父為吏得罪於令令將殺之恢年十二伏寺門外啼泣不舍晝夜令嘉其孝赦其父罪恢事博士焦貺貺為河東太守恢隨之官閉廬

專精不與掾吏交後況有事被考諸生皆繫獄恢皎然得免恢為人廉潔抗厲衡陽侯陰就聞以禮請之恢絕不荅杜陵人楊正嘗毀惡恢然舉正子為孝廉恢善頻川安王王上書得為巴郡太守遣使貽恢書恢不就荅之曰干主求祿非平生操也其不念舊惡恥交進趨皆此類也何敞既傅濟南盡心輔道歲餘遷為汝南太守敞常疾俗吏苛刻以要名譽為政務崇寬和立春日乃召督郵還府復遣吏案行屬縣顯孝行舉仁義由是郡

中翕然百姓化之其歸養老母推財相讓者數百人秋七月會稽山崩本志稱劉向曰山陽君也水臣也君道崩壞百姓失所竇太后攝政竇憲專權之應也

二年春正月大赦天下夏耿秉出塞至涿邪山與北單于相遇大戰破之秉字伯初國之子也魁梧有才畧善說司馬法為將常為士卒先休息不部陳然遠斥候要誓士卒爭為致死秉薨謚壯侯南單于聞秉薨舉國發喪務面流血得外國心如此秉弟夔壯勇有氣力以軍功拜騎都尉

常以精騎八百出塞於金微山斬閼氏名王以下自漢軍所未至封栗邑侯五月丙辰立皇弟惠為北海王開為河間王瑕為城陽王立故淮南閔王昞子惻為常山王故齊王晃子忍為齊王北海王睦子威為北海王車師遣使奉獻六月庚辰封竇憲為武陽侯篤偃侯景汝陽侯瓌夏陽侯憲獨不受封辛卯中山王焉薨謚曰簡王光武時諸王皆就國焉以郭后少子故留京師至永平初乃就國詔賜羽林右騎為虎賁又令上官屬子弟以為官騎焉皆上疏

讓詔曰諸侯出境必有武備夾谷之會司馬以從夫有文事必有武備所以重蕃也王無辭焉是夏月氏王謝將七萬騎攻班超超衆大恐超曰月氏兵雖多千里逾葱嶺何足憂哉但當收穀堅守饑窮自降不過數十日決矣謝攻超不能下抄掠無所得超度其粮盡必從龜茲求食乃遣數千兵伏東界要之謝果遣騎賫金銀珠玉往龜茲伏兵遮擊盡殺之遣持所斬以示謝謝大驚即遣使請罪願得生歸超縱遣之月氏震怖歲歲奉貢

秋七月大將軍竇憲出屯涼州九月匈奴北單于遣使款塞願朝見憲中護軍班固迎單于單于為南單于所破遠遁漠北固至私渠海而還於是北單于地空憲欲自為功乃立降者鹿蠡王阿修為單于因置中郎將領護軍如南單于故事事下公卿太尉宋由太常丁鴻少尹睦識以為阿修誅君之子又與鮮卑烏丸為父兄之讐不可立南單于先帝所置今首破北虜新建大功宜令并領降衆以終先帝破北成南之策議未定安懼憲

計遂行復獨上封事曰臣聞功有難圖不可豫見者事有較然易料不疑者臣謂懼守正執平者臣請以先帝旨意明之光武皇帝本所以立南單于者欲以安南定北分匈奴之勢也孝明皇帝欲襄成先帝之功故赫然發怒命將征伐陛下奉承洪業大開疆宇大將軍遠出籍勝此誠宣明祖宗餘志之弘勳也自南單于歸德已來四十餘年矣三帝積累遺陛下孳孳所成也今南單于屯建大謀深入匈奴空盡其廬屯之大功也輟而不圖改立新降以一朝之計違三代之業背先祖棄舊恩非計之長也夫言行君子之樞機賞罰治國之綱紀論語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今失信封南一屯則百蠻不敢復保誓矣阿修誅君子於春秋之義所不當立而烏丸鮮卑新殺北單于情莫不忿惡其讎今而立之則失意而懷怒矣兵食可廢信不可去且漢故事供給南單于費值歲一億九千餘萬今北廬彌遠其費過倍是所以空盡天下也詔下其議於憲更相難十餘條憲負

恃貴勢言辭驕慢安終不移上及三年春正月甲子皇帝加元服儀用新禮賜王公列侯在京師者黃金列大夫郎吏帛及天下男子爵各有差鰥寡孤獨負不能自存者人帛一匹酺飲五日繫囚亡命贖罪各有差擢曹褒為射聲校尉尚書張敏奏褒擅制禮儀破亂聖術宜加削誅上寢其奏是後衆人不能信褒所制又會禮儀轉迨遂寢而不行

袁宏曰夫禮也治心軌物用之人道者也其本所由在於愛敬自然發於心誠而揚於事業者聖人因其自然而輔其性情為之節文而宣以禮物於是有尊卑親疎之序焉推而長之觸類而申之天地鬼神之事莫不備矣古者民人淳朴制禮至簡汙樽抔飲可以盡歡於君親蕢桴土鼓可以致敬於鬼神將之以誠雖微物而可重獻之由心雖蒲質而可薦此蓋先王制禮之本也中古損益教行文質彰矣比聲諧音而金石之品繁矣采集色而衣裳之度范金合土而棟宇之制麗矣繪采簡朴不足以周務

故備物以致用卑素不足以崇高故富貴以成業此又先王用禮之意也夫尊卑長幼不得而移者也器服制度有時而變者也小則凶荒殊典大則革伏異禮所以隨用合宜易民視聽者也此又先王變禮之旨也是故王者之興必先制禮損益隨時然後風教從焉故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漢興撥亂日不暇給禮儀制度闕如也賈誼曰夫立君臣等上下使綱紀有序六親和睦此非天之所設也人為不修則壞宜定制度興禮樂使諸侯軌道百姓素朴乃草具儀寢而不行後之學者董劉之徒亦言禮樂之用而不能詳備其制度夫政治綱紀之禮哀樂死葬之節有異於古矣而言禮者必證於古古不可用而事各有宜是以人用其心而家殊其禮起而治之不能紀其得失者無禮之孽也曹褒父子慨然發憤可謂得其時矣然褒之所撰多案古式建用失宜異於損益之道所以廢而不修也冬十月幸長安祠園陵詔令大將軍憲與

車駕會長安時尚書見憲皆欲釋伏稱萬歲尚書令韓稜曰枉道事人臣非所以立身也且禮無為人臣稱萬歲之制左右皆慚遂已十二月龜茲姑墨溫宿國皆降乃以班超為西域都護徐幹為長史復置戊己校尉唯焉耆溫宿尉黎以前殺都護陳睦不內附

四年春正月龜茲王遣子奉獻三月司徒袁安薨是時天子幼弱外戚擅權安每朝會及在朝廷議國家未嘗不慷慨流涕於言色自天子及朝中大臣皆倚安會病薨朝野痛惜焉初安妻早卒葬鄉里臨終遺令曰備位宰相當陪山林不得歸骨舊葬若母先在祖考墳壟若鬼神有知當留供養也其無知不煩徙也諸子不敢違子賞車騎校尉京屬郡太守敞司空京子湯官至公輔初安辟廬江周榮與語甚器之每預大議及奏論竇憲憲客徐齮脅之曰子為袁公腹心排大夫竇氏刺客今至矣子宜備之榮曰榮乃江淮孤生蒙先帝大恩備宰士正為竇氏所害誠所甘心常勑妻子倉卒遇飛禍無

得殯斂與以區區腐身以悟朝廷及竇氏敗榮召為顯
官至尚書郡守有孫曰景至太尉四月丁丑太常丁鴻
上封事曰臣聞日者陽之精守實不虧君之象也月者
陰之精盈縮有常臣之表也故日蝕者陰陵陽月盛者
下驕盈也變不虛生各以類應遠觀往古近察漢興傾
危之禍靡不由茲故三桓專魯陳氏擅齊六卿分晉呂
族霍漢哀平之末廟不血食此皆失其權柄以勢假人
者也故有周公之親無其德不得行其勢伏見大將軍
竇憲雖勑身自約不敢僭差然天下遠近皆惶怖承旨
小大望風莫不影從寵極則驕驗見於天雖欲隱諱神
明垂象間者月滿不虧此大臣驕溢之應也陛下未悟
故天重見誡日有蝕之誠宜畏慎以防其禍也詩云畏
天之怒不敢戲豫夫孤巖絕崖之水由於消消干雲蔽
日之木起於毫末有前事之不忘後事之明鏡宜因天
變匡正其失以塞天意上深納之丙辰京師地震是時
竇氏驕橫威震海內其所置樹皆名都大郡乘勢賦斂
爭相賂遺州郡望風天下騷動競侵陵小民掠奪財物
攻亭毆吏略人婦女暴虐日甚百姓苦之又擅檄緣邊
郡突騎善射有財力者二千石畏威不敢不送司徒袁
安太尉任隗及有司數奏劾皆寢初憲女壻射聲郭舉
衛尉鄧疊母兄出入禁中謀圖不軌上漸覺之與清河
王慶圖其事使慶求外戚傳因與中官鄭衆密謀之衆
勸上亟行其誅上曰憲在外恐變生不可是月憲還京
師象由太后帝當謹護重綬庚申上幸北宮詔公卿百
官使執金吾衛南北宮詔收憲大將軍印綬封憲為親
軍侯萬景璟皆就國郭舉鄧疊下獄誅上以太后故不
欲極其獄乃守憲等選能相以逼迫之憲篤景皆自殺
宗族免歸本郡河南尹張酺上疏曰臣愚以為竇氏之
事宜下理官與天下共平其罪恐後世不見其事竇氏
盛時羣臣莫不阿附唯恐在後皆以憲為伊呂比鄧夫
人於文母及陛下發雷電之怒皆以為罪不容誅何前
後之相背也賴聖朝明達析其中伏見夏陽侯瑾前為

光禄勳每與臣相見常有勵節竭忠庶幾之心檢敕竇客未常犯法臣聞王政有三宥之義故蔡叔流言周公原本而誅臣愚以為可黙璟爵黜内侯還京師竭忠供養比陽主以優屬垂示厚德上感酺言徙璟為長沙侯於是何敞班固免歸家敞子與璟善固黨於竇氏也初固不教兒子兒子負固勢不遵法度吏民苦之洛陽令种競嘗出固奴于車詢奴辭罵辱競競大怒畏憲不敢發心銜之及憲竇客皆被繫競因此捕繫固遂死獄中詔遣責競而主者極罪固字孟堅彪之子也初世祖問竇融在西州時每所上章奏誰與參之融對曰皆班彪所為也世祖雅聞彪名將召之會彪舉茂才除令以病免後應三公之命輒謝病去復以司徒掾望都長所歷二縣皆為吏民所愛彪既才高而專心文史之間司馬遷著史記自太初已後闕而不録其後好事者或頗綴録其時事然多鄙俗不足以繼其書彪乃採前人遺事旁貫異聞作後傳數十篇因斠酌前史而譏正其失略

曰唐虞三代詩書所及世有史官以司典籍至于諸侯國自有史故孟子曰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其事一也定哀之間魯君子左丘明論集其文作左傳三十篇又撰異同號曰國語二十篇由是乘檮杌之事遂闇而左氏國語獨彰又有記録黄帝以來至春秋時帝王公侯卿大夫號世本十五篇春秋之後七國並爭秦并諸侯則有戰國策三十二篇漢定天下大夫陸賈記録時功作楚漢春秋九篇孝武之世太史令司馬遷采左氏國語戰國策據楚漢列國時事上自黄帝下訖獲麟作本紀世家列傳書表凡百三十篇而十篇缺馬遷之所記從漢元至武帝則紀其功至其擴經傳分散數家之事甚多踈畧務欲以多聞廣博為功論議淺而不篤其論術學則崇黄老而薄五經序貨殖則輕仁義而羞貧窮尊游俠則賤守節而貴俗功此其大弊傷道所以過極刑之咎也然善述事辯而不華質而不野文質相稱蓋良史之才也誠令遷依五經之法言同聖

人之是非意亦庶幾矣夫百家之書猶可法也若左氏國語世本戰國策楚漢春秋太史公書令之所以知古後之所由觀前聖人之耳目也焉可闕哉固九歲能屬文五經百家之言無不究覽其學無常師又不為章句訓詁通而已性多愛不以所長傲物人皆重之弱冠早孤固以唐虞三代詩書所及世有典籍故雖堯之盛必有典謨之篇然後寵德百王漢紹堯運以建帝業六世史臣乃追述功德私作本紀編於百王之末厠於秦項之列太初以後闕而不録故采撰前紀綴集所聞以述漢書元起高祖終于孝平王莽之誅十有二世二百三十年綜其行事旁貫五經上下洽通凡百篇未成明帝初人有上書言固私改史記者詔收固京兆獄悉欲家書封上是時扶風人蘇朗偽言圖讖事下獄死固弟超為郡所誣乃詣闕上書具陳固著述意會郡亦封上固書天子甚奇徵詣校書部除蘭臺令史舉雒陽令陳宗故長陵令尹敏司隸從事孟異共作世祖本紀及世祖

功臣平林新市公孫述二十八篇奏之帝延復使成前書自永平始研精積思二十餘年至建初中其書乃成世甚重其書學者靡不諷誦焉自為郎後遂見親近賞賜恩寵優渥章帝好文章逾益進幸數入讀書禁中或連日連夜每行巡狩輒獻上賦頌朝廷時有大議令固問難於前然位不過郎固雖篤志於學以述作為務然好傅會權寵以文自通其序事不激詭不抑亢贍而不穢詳而有體使讀之者曹曹而不厭亦良史之才也至於排死節否正直以苟免為通傷名教也史遷之作皆推之於談彪經序其謀畧以舉矣而固盡有功豈不勝哉實氏既廢天子追覽前議嘉秉安之忠知宋由之不正也乃策免由秋七月己丑太尉宋由有罪自殺八月司空任隗薨字仲和光之子初光濟世祖於信都封陵侯光薨隗襲爵隗好黃老清靜少欲以功臣子行異於衆擢為虎賁中郎將稍遷九卿三公隗在名譽然內行仁義世人以此服之帝亦雅重焉寶憲之

專政朝臣莫違隗與秉安屢抗異議於是天子追思隗
忠擢子屯為步兵校尉辛丑大司農尹睦為太尉太傅
鄧彪以老病罷太尉睦代録尚書事冬十月己亥宗正
劉方為司空
五年春正月己亥大赦天下辛卯立皇弟萬歲為宋王
二月戊戌詔有司省内外廄馬及上林池圃悉以假貧
民甲寅太傅鄧彪薨竇氏之專權虐守已而已御史中
丞周紆國之司直也屢忤竇氏彪常以事奏免紆世以
此譏之然修禮教二月戊午隴西地震三月庚寅遣使
分行貧民開倉振廩夏六月丁酉郡國雨雹大如鴈子
冬十月辛未太尉尹睦薨十一月己丑太僕張酺為太
尉
六年春正月永昌夷獻犀象司徒丁鴻宇孝公潁川定
陵人也父綝從世祖征伐有功封潁陽侯鴻年十二事
太常桓榮十六而章句通布衣荷擔不遠千里質問異
義是以能成其名初綝從上時鴻獨與弟盛居困苦飢

寒帝憐盛有委國志及綝薨既葬鴻挂纕經於冢廬而
逃去留書與盛曰鴻貪經書不顧恩義生不供養死不
飯唅皇天先祖並所不祐身被大病上不任為蓄輔下
不能守土先上病狀辭爵封於仲公章寢不報謹身放
棄未良醫如遂不瘳永歸溝壑始鴻與九江人鮑俊友
善俊遇於東海鴻佯狂不識俊俊乃止而誚讓之曰自
昔伯夷吳札亂世權行故得申志漢有舊制春秋不以
家事廢王事故與衛輒之子今以凡弟私恩而絶父不
滅之基未可謂智也鴻感悟垂泣歎息而還就國教授
揚州稱之鮑俊亦上書具言鴻至行明帝甚然之詔徵
鴻名見説文侯一篇賜御衣及綬廩食公車與博士同
禮頃之拜侍中徙封魯陽侯華嶠曰論語稱夫子温良
恭儉讓以得之行首乎故嘗請論之孔子曰太伯其可
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德而稱焉孟子曰聞
伯夷之風者貪夫廉懦夫有立志然則太伯出於不苟
得未始有於讓也是以太伯稱賢人後之人慕而徇之

夫有徇則激詭生而聖以取義使弟非服而已享其名其於義不亦薄乎又況乎干有國之紀而使將來者妄舉措哉古之君子立言非將以啟天下之方悟者立行非獨善其身將以訓乎哉原丁鴻之心其本主於忠愛何其終悟而從義也以此殆知其徇尚異於數世也二月乙未司空劉方為司徒太常張奮為司空三月丙寅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各一人六月初伏日閉關秋七月京都旱司空張奮上疏曰歲比不登人食不足今復旱秋稼未立陽氣垂盡日月迫促夫國以民為本以穀為命政之急務憂之重者也臣愚尤深厚受職過任夙夜憂惶章奏不能序心願對中常侍口陳得失上即引見明日車駕親幸洛陽寺省録囚徒於是大雨三月南單于安國為左賢王次當為單于時數輕兵出塞斬獲有功故國中皆敬

師子而不附安國安國由是内病師子匈奴降者異時居塞外數為師子所掠故亦怨之安國乃委計降者使圖師子安國既偽嚴于師子為左賢王覺知安國之謀乃陰為之備每會議事名師子輒稱病不往安國益忿是時中郎將杜崇使安國安國心不平因上書告崇崇救西河太守令斷安國欲自訴不得而崇與度遼將軍朱徽上言南單于安國疏遠舊胡親近新降欲殺左賢王師子宜徵西河定上郡兵以為之備公卿處議聽崇遂發郡兵南單于聞漢兵起因舉兵誅師子聞之悉將衆入曼柏城單于圍守之殺傷甚多於是杜崇朱徽將兵而單于為其眷都侯所殺師子為單于既而天子知杜崇朱徽之侵擾匈奴也乃誅崇徽

七年春三月班超發龜茲等八國兵七萬人討焉耆尉黎二國超遣人慰諭二國欲改過向善者當遣大人來迎焉耆王廣與國中議曰先王前殺陳都護今超都護將大兵来故且作降重獻遺令無入國北鞬支本匈奴人舉國敬信之乃遣奉牛酒迎超超聞焉耆取信北鞬支遂反縛責曰汝匈奴侍子恃焉耆擁令都護來王不

以時迎皆汝罪也悉斬之或謂超曰可便殺超曰非汝所及此人權重於王今未入其國而殺之疑遂令自設備守險遑得到其城哉因責讓加賞賜遣北鞮支還曰都護不疑我國矣廣乃與大人迎超於尉黎奉上金銀奴婢牛馬超受馬以給軍餘摠悉還之超到焉耆去城二十里大澤中超乃揚聲欲重賜王以下明日置酒悉召諸國王焉耆王廣尉黎王況與鞮支等四十一人詣超其國相腹久等十七人逃不至超怒曰腹久何故不到焉耆欲復反邪遂叱吏收廣況等於都護陳睦故城斬之更立為王持廣況首詣京師因大縱兵抄掠超留焉耆半歲西域遂平上嘉超封超為定遠侯夏四月辛亥朔日有蝕之秋九月辛卯京都地震

八年春三月己丑立皇后陰氏賜天下男子爵各有差鰥寡孤獨貧乏不能自存者粟人五斛后原庶侯識曾孫也祖父永明帝時為侍中親幸左右異寵后近故有異寵父綱為屯騎校尉八月辛酉令天下死罪減一等

後漢紀卷十三

後漢紀卷十四

晉　袁宏　撰

孝和皇帝紀下

九年春三月癸巳濟南王康薨謚曰安王康不修法度通賓客人有上書告康使中郎將張陽董臣抬來州郡姦猾顏忠劉子産等案圖書謀議不軌有司舉奏明帝以至親不忍窮竟削祝阿隰陰東胡陽安德西平昌五縣康殖財貨治宮室奴婢至千餘人既馬千餘足田八百餘頃何敞之為傅上疏諫曰蓋聞諸侯之義以制節謹度為忠然後能保其社稷和其民人昔管仲相齊九合之功而孔子譏其器小以奢侈逼上不知禮也今大王以骨肉之親享蕃國之尊當率先天下以為化首今入無節或涉晨夜非所以遠防未然臨深履薄垂示後嗣之法也願大王修恭儉遵古制以法自治以禮率下省奴婢之數減乘馬之費以禮起居則敞之願藥酒苦於口而利於病至言逆耳而便於行惟大王深察愚言王甚敬禮而不能改夏五月封皇后父陰綱為防侯綱上疏辭位以特進侯就第綱弟鳳謁為郎中子軼政比黃門郎陰氏自建武以來緣屬戚之故世為卿校外典禁兵內侍帷幄賞賜恩寵貴重當世秋七月蝗蟲飛過京都閏月辛巳皇太后竇氏崩太尉張酺與司空司徒共上依呂太后故事貶竇太后尊號勿葬敬陵百官言之者亦多上手報酺曰禮臣子無貶親之義今皇太后家雖不遵法度然常欲自減損奉事十年恩不忍虧案國家制度王侯車服章事有其科不可越也夫文繁者前世上官太后子奉終義從其勿復議丙申葬章德竇皇后隴西羌犯塞執金吾劉尚將三萬騎擊平之九月庚申司徒劉方有罪自殺初梁貴人生和帝竇后以為己子養而隱之貴人者梁竦女也永平初竦兄陵鄉侯

松因事徙邊後詔書聽還本郡閭門不出作經書數篇名曰七序班固見而稱之曰昔孔子作春秋而賊臣亂子懼梁竦作七序而竊位素飡者慙輕財好施不治產業凡嫂舞陰長公主振施諸梁親疎有序然猶獨敬異竦衣裘品物事殊別竦未嘗獨饗常與宗族共之竦少長京師逮父凡時遊士林故不樂歸鄉里雅有大志每登高望遠未曾不歎息曰大丈夫居世生當封侯死當廟食詩書足以自娛何能守墳墓間乎永平初遊於吳州郡之職但勞人耳竦生二男三女長男棠及翟長女憑及二貴人初馬太后良家女貴人與姊以選入宮得幸於帝生和帝竦不勝喜與舞陰長公主私相慶語泄聞於竇氏欲專名太子外家心惡梁氏欲毀賤之乃誣以惡逆詔郡縣考竦死獄中家屬舞陰公主居新野使者護守之貴人與姊以憂死葬禮有闕實后崩舞陰公主兄子梁扈遣從兄擅奏記三府曰春秋之義母以子貴漢家舊典也今梁貴人親育聖躬而不蒙尊號補得記謝遣擅太尉張酺獨見擅具問之曰此公之職而梁氏之福也會以蝗飛過京師名見對說固具言擅記上曰意云如酺不知葬禮有闕也對曰陵上宜置長史加祠祭之禮收錄諸舅以明親親上復曰於義如何酺曰今春秋之義漢家有行事梁竇並為名姓保守河西以忠獲封竇憲兄弟不軌太后謗議籍籍聞於天下姓族死以逾梁氏加以親外家宜尊顯上曰非君孰為朝廷恩大家事籍籍君所知上深納酺言會貴人姊憑上書曰同產女弟貴人前充後宮蒙先帝厚恩得見寵幸皇天所授誕育陛下為竇憲兄弟譖虐妾父竦冤死牢獄骸骨不掩母孤弟遠徙萬里獨妾遺脫逃伏草野常恐沒命無由自達值陛下神聖之德統覽萬機憲兄弟皆已伏誅海內曠然各得其所妾得蘇息拭目更視乃敢昧死自陳妾竊悲死父既冤不可復生母年七十遠在絶域不知死生願乞母弟還本郡收葬竦骨妾聞文帝既立薄氏蒙榮宣帝繼統史氏復興妾自悲有薄史之親獨不蒙外戚餘恩辭甚悲切上惻然

感寤使中常侍掖庭令雜訊問憲辭語證明甲子改殯梁貴人于承光宮追尊為皇太后謚曰恭懷葬于西陵上乃別見憲憲具自陳說上歎欷流涕留憲宮中連日不出賞財物第宅旬月之間貲累千萬憲素有行遂寵之加號梁貴夫人擢奭憲夫調為羽林佐監追加謚竦為親愍侯遣中謁者迎竦喪于京師改殯之賜東園畫棺玉匣冢葬於西陵旁上親臨送徵竦妻子還京師宋貴人遇竇氏之譖葬禮有闕清河王慶涕泣不敢言常私祭于室及梁后改葬慶乃上書求上貴人家詒聽許悲喜曰生雖不得供養終得奉祭祀私願畢矣太尉張酺上疏乞骸骨上使中黃門問疾加以珍羞酺稱篤詒曰元首不明黎民困窮朕與君同其憂責豈可引退邪其勿復言是時酺子蕃以郎侍講上復詒蕃曰陰陽不調朝廷望公以為憂託病自退潔己而已誰當與朕同心者非所望於公也酺惶恐詣闕謝因起視事酺自為三公父尚在酺每遷父輒自迎田里來適會歲臘公卿罷

朝共詣酺父上酒為酺壽極歡移日當時以為榮冬十月癸卯光祿勳吕盖為司徒十一月丙寅司空張奮老病致仕壬申太僕韓稜為司徒奮在家上疏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又曰揖讓而治天下者禮樂之謂也先王之道於斯為盛故曰禮樂不興刑罰不中民無所措手足漢既受命禮樂宜作圖讖明文王若是以先帝聖德遠監每存禮樂衆儒不達多生駁異臣累世輔位而漢禮樂未定誠切以為憂負臣犬馬齒盡誠冀先死及見禮樂之定上善之十年夏五月封梁堂為樂平侯雍為乘氏侯翟為單父侯位特進堂等自九真還過長沙迫從竇璜令自殺秋九月庚戌初復廩犧官冬十二月戊辰梁王暢薨謚曰節王母陰貴人有寵於明帝暢尤愛幸國土租入倍於諸國章帝緣明帝意賞賜恩寵務加篤厚乃封暢舅陰棠為西陵侯暢性聰慧然少驕貴頗不遵法度暢常夢見星宿從官卞忌自言善占夢又能使六丁神暢使忌占夢卜筮又使乳母

王禮侍史李阿與忌祠祭求福言王當為天子暢心喜永元初豫州刺史舉奏暢考訊辭不服有司請徵暢詣獄天子以加恩不忍聽復奏徙九真有詔削城武單父二縣暢懼上疏辭謝曰臣天性狂愚少長深宮從官侍史利臣財物暢無所照見與相然諾不自知陷死罪自負自悔無所復及陛下聖德弘裕枉法赦臣上念以負先帝而令陛下收恥天下誠無氣以息筋骨不相連臣暢知大貸不可再得束身不敢復出乞裁食睢陽穀熟

虞蒙寧陵五縣還餘所食四縣臣暢小妻三十七願還其無子者選擇謹勑奴婢三百人其餘所受虎賁官騎鼓吹倉頭兵弩廐馬皆上還本署陛下加大恩開臣自悔之門假臣小善之路令天下知臣得去死就生顛能自悔若不聽許臣實無顏以久生下入黃泉無以見先帝詔曰唯王至親之屬純淑之美傳相不良不能防邪慨然傷之傳曰剋己復禮天下歸仁其安心靜意茂休厥德強食自愛其何讓哉暢固請章數十上卒不許

十一年春三月遣使行郡國水旱災貧不能自存者廩貸穀食令山林池澤勿收假稅夏四月丙寅大赦天下十二年春三月賜天下男子爵各有差鰥寡孤獨不能自存者粟人三斛博士弟子布三匹夏閏四月戊辰南郡秭歸山崩壓殺百餘人秋七月辛亥朔日有蝕之初太尉張酺與司隸晏稱會于朝堂酺從容謂稱曰三府掾史多非其人既罷稱奏令三府長史各實其掾史酺

以恨稱會復共謝以責稱稱辭色不順酺怒廷叱之稱乃奏酺以為怨望上以酺先帝師優游不斷詔公卿廷議之司徒呂盖以為酺知公門有儀不屏氣鞠躬而作色大言不可示四方乃策免酺曰詩云節彼南山惟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今君在位八年于茲康哉之歌既無聞焉而於兩觀之下有醜慢之音傷南山之體虧穆穆之風將何以宣示四方儀刑百寮履霜知氷朕甚懼君其上太尉綬君自取之靡有後言九月太尉張

酺策免歸里舍謝遣門生闔門不通賓客中郎將敞等多言酺公直中正不宜久棄草廬上亦雅重之數年復以酺為光祿勳丙辰大司農張禹為太尉冬西域蒙奇兵勒二國內屬

十三年秋九月詔曰水旱不節蝗蟲滋生令天下田租皆半入被災者除之貧民受貸種食皆勿收責冬十月安息國獻師子大雀班超上書求代曰臣聞太公封齊五世葬周故孤死首丘代馬依風夫周齊同在中土千里之間尚況於萬里絕域小臣能無依風首丘之思哉蠻夷畏壯侮老自其天性臣犬馬齒殘常恐奄忽僵仆孤魂棄捐臣義不營私竊恐後世以臣為沒西域不敢望到酒泉郡但願生入玉門關以示邊境威外夷臣老病衰困冒死瞽言謹先遣子勇隨獻物入塞以臣生在令都護超捐軀為國以功自効賴陛下神靈得待罪沙漠至今積三十年矣骨肉妻子生不復相識時人士衆皆已死亡超年至七十哀老被病扶杖而行雖以竭盡其力以報大恩迫於歲暮犬馬齒盡蠻夷之性悖逆侮老恐開姦宄之源生逆亂之心而公卿大夫咸懷一切而莫肯遠慮如有卒暴超之氣力不能從心即恐上損國家累世之功下棄忠臣竭力之用以榮為辱誠可痛也故超萬里歸誠自陳苦急延頸逾望三年于茲超有書與妾生訣恐不復相見妾誠傷超以壯年竭力忠孝於沙漠罷老則使捐棄于曠野誠可哀憐如不蒙救護超後有一旦之蠻冥幸超家得蒙趙毋衛姬先請之貸書奏上感其言乃徵超還以校尉任尚代超超到拜射聲校尉數月薨朝廷愍惜之賵贈甚多子勇復有功西域初尚與超書曰君侯在外國三十餘年而小人猥承君後任重慮淺宜有以誨之超曰任君數當大位豈班超所能及哉必不得已願進愚言塞外吏士本非孝子順孫皆以過補屯部蠻夷獸心難養易動今君性嚴急清水無大魚將軍宜寬小過摠大綱而已尚私謂所親曰

我以班君當贈以奇策今所云平平耳尚後竟遭邊禍如超所言

秉宏曰古之有天下者非欲制御之也貴在安靜之故修己無求於物治內不務於外自小至大自近及遠樹之有本枝之有葉故郊畿固而九服寧中國實而四夷賓夫唐虞之盛德澤之濃正朔所及五千而已自此以外羈縻而弗有也三代建國弗勤遠略岐邠江淮之間習其故俗朔野遼海之域戎服不改然而冕旒端委南面稱王君臣泰然不以區宇為狹也故能天下乂安享國長久至于秦漢開其土宇方于三五之宅故以數倍矣然顧瞻天下未厭其心乃復西通諸國東略海外故地廣而威刑不制境遠而風化不同禍亂薦臻豈不斯失當世之主好為身後之名有為之人非能守其貧賤故域外之事興徼倖之人至矣夫聖人為治貴英才安天下資羣才故徼倖之人王制之所去也班超之功非不可奇也未有以益中國正足以伏四夷故王道所不取也戊辰司徒吕盖老病致仕十二月丁丑光禄勳魯恭為司徒恭字仲康右扶風平陵人也父武陵太守卒官時恭年十二弟丕年七歲晝夜號泣哀動路人郡吏贈送一皆不受處喪如禮鄉里奇之年十五與弟俱居太學詣博士受業閉門講誦不隨儔黨兄弟知名為學者所宗扶風數以禮請謝而不應母強遣之不得已而去同業隨之者前後盈路恭乃始為新豐教授以丕年小欲就其名常託病不仕及丕舉方正乃始為郡吏辟陳父母恩德勉慙悔返恭為政專以德化不任刑罰亭長勑令還牛亭長不還如是者三遂不還恭涕泣曰德化不行也欲解印綬去掾吏涕泣固爭亭長即還牛詣獄受罪恭貰出不問於是吏民敬信皆不忍欺是時天嘗蝗獨不入中牟界河南尹袁安恐有不實使部掾肥親案行之皆如所言恭隨親行阡陌坐桑下雉過止其側旁有小兒親曰兒何不擊雉小兒曰雉方將雛雛親

默然而起曰今來考君之短耳蟲不犯境此一異也化及鳥獸此二異也豎子有仁心此三異也府掾久留但擾賢因還府以狀白安安美其治是年嘉禾生縣庭中安具以狀上詔舉賢良方正恭薦中牟人王方天子徵方公車禮之與公卿舉賢者同上即位徵為博士侍中車駕每出郊廟恭常陪乘上顧問之語及政治有便於民者無所隱諱

十四年春二月修西海郡三月戊辰上臨辟雍亭射大赦天下夏六月封中常侍鄭衆為列侯賞討竇氏之謀也衆南陽人明帝時以謹慎事太子家童帝即位為中常侍竇憲專權內外嵉附衆獨不交結一心王室竇氏既誅遷大長秋天子常與謀國事閹官專權自衆始焉

辛卯皇后陰氏廢初后與外祖母鄧祀呪詛中常侍張禎尚書陳褒於掖庭窮治其獄父綱自殺兄軼等徙合浦母及后二姨母徙日南祀等內外親皆免歸本郡冬十月辛卯立皇后鄧氏后鄧訓女也訓閨庭甚嚴諸子進見未嘗賜席至於后事無大小每輒咨之弟邠曰平生不與諸男語今豈年衰邪訓曰我不衰是女也雖小諸兒無及者必有益於我家是以奇之初鄧禹佐命位冠諸臣常言曰我常將百萬衆秋毫不犯未嘗妄殺一人子孫必當大興訓嘗為謁者治石臼河甚有方活數千人謂弟邠曰吾聞活千人者有封子孫豈其然乎訓生五男三女長男騭次京次悝次弘次閻長女燕次綏即后也次容后年五歲祖母為翦髮老人目冥并中后額忍痛不言一額盡傷左右怪而問之后曰太夫人慈恩為斷髮難傷老人意故忍之耳后姊燕早卒有遺腹女娥在襁褓后年十二傷娥早孤躬自養撫由為閨門所敬與叔父邠及諸兄語常問祖父禹佐命時事邠為說結髮殖業著名鄉閭遭世祖龍飛杖策歸德征伐四方天下大定功成之後閉門自守事寡姊盡禮訓子孫有法遭光武皇帝憂悲哀吐血因發病薨后未嘗不歎息流涕言立德之苦乃至於斯后通論語志在經書

不問家事后母非之曰女人書足注疏通一孝經而已今不務女工長大寧舉博士邪后不欲重違母意晝則修女工夜則讀經傳宗族皆號曰諸生初相工蘇大偏相家人至后大驚曰此成湯之骨法也貴不可言室家乃竊喜而不敢傳后長七尺二寸年十六以選入掖庭為貴人承事陰后夙夜兢兢撫接同列常克己以下之遂有寵每疾上輒令母兄入視醫藥不拘以日數后輒言外家久在省中令陛下有私妾之譏下令妾被內顧不知足之謗上下有損誠不願也上曰他人以數入為榮而鄧貴人反為憂誠難及也諸貴人競自修飾后獨衣不求綵常令侍者賁贏衣設與陰氏同服即時解易不欲同服避正適也上乃歎曰修德之苦乃如是也上每訪問政事謙退不敢對欲令陰后得進不獲已然後

當進見輒以疾退御左右常為上言繼嗣不多當普施愚惠以獲子孫發言懇惻形于顏色陰后素妬見寵甚多設方巧欲以危后上嘗病陰后曰我得意之後皆當夷滅之后恐舉宗受禍流涕曰竭節以事陰后可謂至矣竟不為所祐而當獲罪於天無相濟婦人雖無從死之節然越姬有必死之志上可以報上厚恩次可解宗親之禍下不令陰氏有人豕之譏即欲飲藥會宮人救止因詐言屬有來者陛下病以差信以為然故止其後宮人告陰后巫蠱事后涕泣救護無所不至自陰后之廢上歎曰聖后之尊與帝同體承宗廟毋天下誰能當之唯鄧貴人德冠後庭為能光之耳初陰后時諸家四時貢獻以奢侈相高器物皆飾以金銀后不好玩弄珠玉之物不過於目諸家歲時裁供紙墨通啟勤而已后自入宮後遂博覽五經百家圖讖無不畢覽善易及陰陽占候希有者上每欲官秩后諸兄輒推誠固讓自抑為務故隨終帝世不過虎賁中郎將隨虎賁郎時京悝

弘閨黃門郎京早卒贈以騎尉印綬丁酉司空韓稜薨大司農徐防為司空稜字伯師潁川舞陽人幼失父母與孤弟居壯大推家財數百萬與從昆弟鄉里高之仕郡至功曹太守葛興疾錯亂稜輔助經年政令無闕興子嘗出教轉吏稜封還不聽訟書以稜掩蔽興疾專郡事不得復為吏後解禁網辟司空府稍遷至尚書令在機密數有忠言進用良吏章帝以稜憂國忘家夙夜匪懈數賞賜之是時郅壽陳寵俱為尚書皆以才能見重帝嘗三人寶劒手自題其名韓稜寵泉郅壽漢文陳寵鍛成論者以為稜淵深有謀故得龍泉壽含章明達故得漢文寵敦朴內濟故得鍛成防字謁卿沛國銍人也矜嚴有容貌初為郎明帝見而異之權為尚書郎在臺閣十餘年未嘗有過稍遷至少府大司農憂勤於衆事所在著名跡

十五年春二月出廩貸郡國被災貧民各有差夏四月甲子晦日有蝕之冬十月戊申行幸章陵祠舊宅園廟戊午行幸雲夢是時廣陵人王渙為洛陽令治有異迹初渙遊俠尚氣晚節好儒術為治修名責實抑強扶弱并官職吏輒兼書佐小史無事皆令讀孝經病卒官百姓無老幼皆叩心泣涕相賦斂為祭者數千人渙喪當還鄉里新安道以西道旁往往會聚設祭吏問其故感言平常到洛為吏卒所抄奪王君到洛不復侵擾故欲報恩後民思其德為立祠安陽亭西每有酒食輒弦歌薦之

十六年二月以兗豫徐異民穀不登三遣府掾分行貧民勸民盡地利貧無所耕者為顧庸客星入紫微宮秋七月辛酉司徒魯恭策免庚午光祿勳張酺為司徒八月己酉司徒張酺薨酺病困敕其子曰顯節陵掃地露祭欲率天下以儉也吾為三公不能使從制豈可犯之乎無起祠堂露祭而已上聞酺薨愍焉縞素即賜以印綬冢塋悉寵隆加於相酺字孟侯汝南細陽人永平中崇尚儒術學自皇太子諸王侯大臣子弟莫不受經又

為外戚樊氏郭氏馬氏諸子弟立學號曰四姓小侯置五經師酺以明經充焉馬除廣平郎中每朝會進見輒講於上前辭義高亮音動左右上新即位應在祠朝廷為出為外郡内不自得上疏願留左右上不聽賜錢三十萬亟發之官酺雖儒者剛而有斷下車擢用賢俊挫擊豪強旬月之間郡中肅然酺既出見諸王師傅曰東郡太守張酺講授畢輒諫正閭閻時有小善稱之不已忠言蹇蹇有史魚之風初賈逵明古學曹褒制漢禮酺常非之及為太尉上疏陳其不可書五奏上知酺守學不通寢其奏者十月辛卯司空徐防為司徒大鴻臚陳寵為司空徵鉅鹿太守魏霸為將作大匠霸濟陰人也少失父母兄弟同居數十年妻子數執勤苦動則推讓為郡妻子不之官霸以兄嫂勤而已獨榮樂常衣布蔬食救妻子親之耕鑿與兄弟子姪同勞逸為寬恕而已不求備於一人掾吏有過輒私責改不改休罷之終不暴揚其惡吏有相讚者輒歎息曰某甲賢者也不及人

之連日乃從禹防議由是虎賁中郎將有恨寵夏四月封鄧禹馮魴後為列侯丙午大赦天下五月癸酉扶風雍地震十二月辛未帝崩于嘉德殿初數失皇太子養於民間羣臣無知者莫不惶懼鄧后乃收皇太子於民間皇子勝長有疾皇子隆生百餘日后養之太后乃引兄等定策禁中立隆為皇太子是日即皇帝位太后攝朝賜天下男子爵各有差緑寡孤獨篤癃不能自存者粟人三斛封皇子勝為平原王詔曰昔唐

虞之盛猶待四輔周文之寧實在多士漢興舊制咸宜保傅並建左右以參聽斷太尉禹三世在位黃髮罔僭參録尚書事百官摠己以聽政初郡國定符瑞八十餘品和帝恐虛妄抑而不宣

欽定四庫全書

後漢紀卷十四

覆校官檢討臣季學錦
校對官庶吉士臣裴　謙
謄錄監生臣程蓮孫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後漢紀卷十五至十七

詳校官編修臣汪鏞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六千九百七十 史部

後漢紀卷十五

晉 袁宏 撰

孝殤皇帝紀

延平元年春正月癸卯光祿勳梁鮪為司徒三月甲申葬孝和皇帝于順陵初賜周馮貴人歸園太后詔曰朕與貴人託配后庭十有餘年上天不弔先帝早棄天下孤心煢煢無所瞻仰貴人當以舊歸典分園外相戀之情感增悲歎燕燕之詩曷能喻焉其賜貴人青蓋車驂

馬各一黃金四十斤雜綵三千匹初和帝宮人吉成成御者志恨成乃為桐人書太后姓字埋之事下掖庭考驗皆以吉成所為太后獨念吉成我待之有恩雖下賤猶人託賴上在時未嘗聞有惡言今我遇過於平常何緣生此不合人情即自呼見反覆實劾果其御者所為夏四月虎賁中郎將鄧騭為車騎將軍初騭與同郡袁良為布衣之交及騭當路欲延良共議世事良謝而絕之司空陳寵薨寵字昭公沛國佼人也曾祖父咸成哀

間以律令為尚書常誡子曰為人議法當依於輕雖有百金之利慎無案人也王莽之誅何武鮑宣咸乃歎曰易稱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吾可逝矣即乞骸骨莽篡位召咸為掌寇大夫謝病不肯應時咸三子皆在位乃悉令去官父子相與歸田斂家中律令文書壁藏之寵父躬復以律令為廷尉監寵少習家法辟太尉鮑昱府是時三府掾屬以不肯親事為高專務交游寵嘗以事君之義當供所職以佐政治何得但出入養虛故獨勤心於事數為昱陳當世治化昱高其能使掌天下獄訟所平決無不壓伏寵以律訟多錯不良吏得生因緣致重乃為撰科條辭訟比例使事類相從以塞姦源其後公府奉以為法寵雖傳文法然兼通經籍奏議溫遂號為名相子忠字伯傳家業才能甚有聲譽五月辛卯大赦天下壬辰河東恒山崩六月丁未太常尹勤為司空詔曰自夏已來陰雨過節思惟僭失深自克責新遭大憂接以未和徹膳損服庶有益焉其減太官上方諸

服御靡麗難成之物丁卯詔免掖庭宮人六百餘人皆為庶人尚敏上疏陳興廣學校曰臣聞五經所以治學為人五經不修世道陵遲學校不弘則人名行不廣故秦以坑儒而滅漢以崇學而興以罔羅天下統理陰陽彌綸治道而示民軌則也光武中興修繕太學博士得具五人五經各叙其義故能化澤沾洽天下和平自頃以來五經頗廢後進之士趣於文俗宿儒舊學無與傳業是俗吏繁熾儒生寡少其在京師不務經學競於人事爭於貨賄太學之中不聞談論之聲從橫之下不覩講誦之士臣恐五經六藝浸以陵遲儒林學肆於是廢失所以制御四夷者以有道德仁義也傳曰王者之臣其實師也言其道德可師也今百官伐閱皆以通經為名無一人能稱孔子曰無而為有虛而為盈難乎有恒矣自今官人宜令取經學者公府孝廉皆應詔則人心專一風化可淳也於是詔曰易稱天垂象聖人則之又云聖人之情見於辭然則文章之作將以幽讚神明變

暢萬物秦燔詩書禮毀樂崩大漢之興拾而弘之至乎元康五鳳之間英豪四集文章煥炳六經之學于斯為盛自頃已來學者怠惰遂以陵遲宜令公卿中二千石各舉隱逸大儒碩德高操以勸後進初陳留李充三徵不至由是徵充為博士俄遷侍中車騎將軍鄧騭屈已禮之嘗設酒饌請充及朝大夫酣騭曰幸得託椒房位上將幕府初開欲延天下英俊君其未聞充曰將軍誠能招延俊乂以光本朝不為難矣但患不為耳因說海內隱士頗不合騭舉炙充曰君宜及溫食之充受炙擲地曰說士之樂甘於啖炙遂拂衣而出侍中張孟諫言責之過矣非所以光祚讓言責之過矣非所以光祚曰聞足下面折鄧將軍以讓言責之過矣非所以光祚子孫誠不為足下取此充曰大丈夫居世貴行其志耳我躬不閱遑恤我後何能為子孫計由是不為權貴所容遷左中郎將年八十三後為三老五更天子賜几杖訪以國政秋七月辛亥帝崩崇德殿初清河王慶子祐生而有神光赤蛇之異年十歲善史書喜經傳和帝甚器之號曰請賞賜恩寵異於諸子和帝崩殤帝在抱太后詔留清河邸以為儲副及殤帝崩羣臣皆為屬意平原王勝太后以前不立勝恐為患與車騎將軍騭虎賁中郎將悝等定策禁中其夜使持節以青車蓋以迎祐於清河邸癸丑立為長安侯太后詔曰先帝聖德淑茂早棄天下朕撫育幼帝日月有望遭家不造仍罹凶禍朕惟平原王素被錮疾念宗廟之重思繼嗣之統長安侯祐稟性忠孝小心翼翼年已十三嶷然有成人之體禮昆弟之子猶子也其以祐為孝和皇帝嗣即皇帝位自延平初鄧騭凡弟常在禁中至是乃就第丙寅葬孝殤皇帝于康陵已亥隕石於陳留冬西域諸國反都護任尚上書求救遣騎都尉班雄校尉梁慬將五千人出塞會尚自疏勒還與慬共保龜茲溫宿姑墨二國將數萬人圍慬月餘慬擊破之斬首數萬級道不通慬遂留龜茲初西域自武帝時始通三十六國其俗頗率著城郭田畜地在匈奴之西烏孫之南北有太山中央有河

東西六十餘里東則接漢阨以玉門陽關出西域有兩道從鄯善傍南山北渡河西行至莎車為南道南道西逾葱嶺則出大月氏安息車師前王庭隨北山陂河西行至疎勒為北道北道西逾葱嶺則出大宛康奄蔡焉者匈奴強盛常屬役匈奴宣帝神爵中漢置西域都護王莽時數遣五威德軍出西域車師諸國貧困由是故叛而諸都護李宗抄暴南道改其國號以疎勒為世善始墨為積善或易置王侯於是西域與中國遂絶和帝永元中西域都護班超遣掾甘英臨大海而還具言葱嶺西諸國地形風俗而班勇亦見記其事或與前史異然近以審矣自燉煌西出玉門陽關涉鄯善通伊吾五千里自伊吾通車師前部高昌壁北通後部五百里是匈奴西域之門也伊吾地宜五穀桑麻蒲萄其北有柳中皆膏腴之地故與匈奴爭車師伊吾盧之地以制西域故自鄯善國治驩泥城去洛陽七千一百里北通車師前後王及車且彌旱陸蒲類條支是為車師六國北與匈奴接前部西通耆北道後部西通烏孫欲隔絶西域匈奴必得車師屯田伊吾馬耆治河南城去洛陽八千二百里東南與山離國接其餘危須尉黎龜茲姑墨溫宿疎勒休修大宛康居大月氏安息大秦烏弋罽賓涉車于闐且彌諸國轉相通是秦為西域大月城去洛陽萬六千三百七十里其東南數千里通天竺天竺一名身毒俗與月氏同臨大水西通大秦從月氏南至西海東至盤越國皆身毒地又有別城數十置王而皆揔名身毒其俗修浮圖道不伐殺弱而畏戰本傳曰西域郭俗造浮圖本佛道故大國之衆內數萬小國千而終不相兼并及內屬之後漢之姦猾與無行好利者戍守其中至東京時作謀滋生轉相吞滅習俗不可不慎所以動之哉西域之遠者安息國也去洛陽二萬五千里北與康居南與烏弋山離相接其地方數百西至條支馬行六千日臨海暑熱卑濕出師子犀牛封牛孔雀卵大如瓮與西海接自安息西關西至阿蠻國三千四

百里自阿蠻西至斯賓國渡河西南至于羅國有九百六十里安息西界極其南乘海乃通大秦或數歲月云大秦國一名黎軒在海西漢使皆自烏弋還莫能通條支者甘英踰縣度烏弋山離抵條支臨大海欲渡人謂英曰漢廣大水鹹苦不可食往來者逢善風時三月而渡如風遲則三歲故入海者皆賫三歲粮海中善使人思土戀慕數有死亡者英聞之乃止具問其土風俗大秦地方數千四百餘城小國役屬者數千戶為城郭別置郵亭皆垩堅之有松柏諸木百草民俗力田作種植樹蠶桑國王髡頭而衣文繡乘輜軿白蓋小車出入擊鼓有旌旗幡幟起宮室以水精為柱及餘食器王所治城周環百餘里王有五宮各相去十里平旦至一宮聽事止宿明旦復至一宮五日一遍而復還常使一人持囊隨王車民欲有言事者即以書投囊中王至宮散省分理其枉直各有官曹又置三十六相皆會乃議事王無常人國中有災異風不時節輒放去之而更求賢人以為王者終無怨多金銀真珠珊瑚琥魄琉璃金縷罽繡雜色綾氍布又有細布或言水羊毛野蠶繭所作會諸香煎以為蘇合凡外國諸珍異皆出焉以金銀錢十當金錢一與天竺安息交市於海中其利十倍其民質直市無二價穀食常賤國內富饒鄰國使到其界首者乘驛詣王都至則廩以金錢及安帝元初中日南塞外檀國獻幻人能變化吐火自支解又善跳丸能跳十九其人曰我海西人則是大秦也自交州外塞檀國諸蠻夷相通也又有一道與益州塞外通大秦人皆麤長大平正若中國人故云外國之大秦而其中國常自言是國一別其王常欲通使於漢奉貢獻而安息欲以漢繒綵與之交市故遮不得令通及桓帝建初中王安都遣使者奉獻象牙犀角瑇瑁始一通焉其長老或傳言其國西有弱水近日入所矣又云從安息陸道繞海北行出西至大海人相連屬十里一亭三十里一署終無盜賊驚而有猛虎師子遮食行者不有百餘人賫其器輒

害之不得過又言旁國渡海飛橋數百里所出奇異玉石諸物多譎恠不經故不述云西南極矣山離還自條支東北通烏弋山離可百餘日行而烏弋山離罽賓泝車于闐寧彌諸國相接遠者去洛陽二萬一千里近者萬餘里焉十二月甲子清河王慶薨謚曰孝王慶善為威容進止可觀自被廢黜常居慎密在宮省語不及外和帝為太子與慶相親入則共室出則同輿及即位政之大小與慶議之慶逾益畏慎夙夜戰慄每當朝會輒

服候且常謂左右曰我誠一國王車馬器物亦足已矣內以論議外與說左右其一絕名此皆此類也初宋貴人家上無祠堂慶每露祭未嘗不流涕和殤二帝崩慶常居倚廬哭泣哀慟遂以發病病困謂舅宋衍曰清河土地下濕欲乞骸骨於貴人家傍下棺而已朝廷大恩猶當有屋宇子母并食魂靈不暴露死復何恨乃上書求葬於樊濯中貴人家旁不聽慶將薨歎曰不惜死也但恨不見上為貴人報讎耳因泣不能自勝左右皆流涕既薨使司空持節護喪事賜龍旗九旒虎賁百人儀比東海恭王分清河封慶小子為廣川王

後漢紀卷十五

後漢紀卷十六

晉 袁宏 撰

孝安皇帝紀下

永初元年春正月癸酉大赦天下青兗豫徐冀并六州民飢三月癸酉日有蝕之詔公卿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各一人夏四月太傅張禹為安鄉侯太尉徐防為龍節侯司空尹勤為傅亭侯車騎將軍鄧隲為上蔡侯城門校尉悝為業侯虎賁中郎將弘為西平侯黃門郎閻為西華侯食邑各萬戶隲奉節親迎增封三千戶隲逃避使者詣闕上疏固辭乃許五月戊寅熒惑逆行守心本志以為後周章謀廢帝之應也立壽光侯並為北海王甲戌長樂衛尉魯恭為司徒是時詔書令得案驗薄罪恭上疏諫曰詔書憂萬人而郡國託言勞來貧民多為煩擾逮證一人有疑罪延及良人數十人上逆時氣妨廢農功案易消息四月乾卦用事經曰乾以美利利天下又曰時乘六龍以御天五月姤卦用事經曰后以施命誥四方君以夏至之日止四方行者助陰氣也況於逮名考掠擾百姓哉月令孟夏斷薄刑謂正罪法也故出輕繫明不欲拘不欲令久繫不謂可考正罪法也故出輕繫明不欲拘之也月令周世所造而所據皆夏之時也所變者唯正朔衣裳犧牲徽號器械而道不可變易者也易曰潛龍勿用言十一月十二月也又曰馴致其道至堅氷也言五月微陰起至十一月堅氷至也十二月中孚曰君子以議獄緩死可令疑罪皆詳議其法大辟之罪極盡冬月乃斷其獄其立春在十二月中者勿以報囚詔從之爵太后鄧氏母新野君西羌叛車騎將軍鄧隲率師擊之是時水雨屢降災虐並生百姓飢饉盜賊群起於是策免太尉防司空勤太傅禹稱疾告退丙戌死罪以下及亡命贖罪各有差庚寅太傅張禹為太尉太常周章為司空十月侯國遣使奉獻初上立非大臣意也司空周章謀誅鄧隲兄弟廢太后及上立平原王為帝事發覺十一月丁亥司空周章有罪自殺潁川太守張敏為

司空十二月郡國十八地震李固曰地者陰也法當安靜今乃越陰之職專陽之政故應以震動太后攝政之應也騎都尉王仁將兵迎悝將吏還入塞遂棄西域都護任尚抵罪

二年春京師旱太后親幸洛陽獄省罪囚繫夏四月甲寅濮陽阿城中失火燒殺三千餘人冬十一月車騎將軍鄧騭與羌戰平襄羌詐降既而復叛侵掠邊郡吏民死者無數并凉遂虛十二月徵車騎將軍鄧騭還京師遣使者迎拜騭為大將軍詔大鴻臚親迎中常侍郊勞以乘馬束帛於是悝為執金吾弘為屯騎校尉閻為捕兵校尉郎中穎川杜根與同署郎共諫太后不宜久攝政太后怒以絹囊盛根於殿撲殺之共諫者皆以被撲死根先知名司撲者陰共為意乃使執撲者不加力既畢皆載出城外根以撲輕得免逃竄宜城山中為酒家傭積十年餘酒家知其賢常厚遇之及鄧太后崩天子知根等忠普告天下使錄其子孫根乃自出公車徵轉

遷至濟陰太守以德讓為政移風易俗是歲郡國十地震

三年春正月庚子皇帝加元服大赦天下賜公卿以下天下男子爵各有差騎都尉任仁將兵討凉州三月京都飢人相食癸巳司徒魯恭以災異策罷恭再為宰相掾屬至卿大夫者數十人恭門下耆生或望恭為之論議恭曰學之不講是吾憂也不有鄉舉乎終無所言學者受業必躬核問難道成然後謝遣之學者曰魯公謝門問疾喻令強起者數矣至是遂稱疾篤賜錢二十萬

年八十餘終於家賜至厚以兩子為郎弟丕字叔陵以篤學質直稱仕至侍中三老章帝初對策曰政莫先於從民之所欲除民之所惡先教後刑先近後遠君為陽臣為陰君子為陽小人為陰京師為陽諸夏為陰男為陽女為陰樂和為陽憂苦為陰各得其所則和調精誠

之所發無不感泱吏多不良在於賤德而貴功欲速莫能修長久之道古者貢士得其人者有讓是以舉者務力行選舉不實咎在刺史二千石書曰天工人其代之觀人之道幼則觀其孝順而好學長則觀其慈愛而能教設難以觀其謀煩事以觀其治窮則觀其所守達則觀其所施此所以核之也民多貧困者急急則致寒寒則萬物多不成去本就末奢所致也制度明則民用足刑罰不中則於名不正正名之道所以明上下之稱班爵號之制定卿大夫之位也獄訟不息在爭奪之心不絕法者民之儀表也法正則民慤吏民凋弊所從久矣不求其本浸以益甚吏政多欲速又州官秩卑而任重競為小功以求進取生凋弊之俗救弊莫若忠故孔子曰孝慈則忠治姦詭之道必明慎刑罰孔子曰導之以禮樂而民和睦以犯難民忘其死死且忘之況使為禮義乎丕後為青州刺史遷拜趙相門徒數百人吏民愛之趙王嘗欲避疾便時止於學宮丕不聽王上書自言詔下丕丕上言曰禮諸侯薨於路寢大夫卒於適室死生有命本無偏旁可避者學宮傳先王之禮樂教化之處不宜妨塞之詔書從之丕每論難稱曰經者傳先師之言非從已出不可相讓相讓則道不明若規矩權衡之不可枉也難者必明其據說者務力其義浮華無用之言不陳於前故精不勞而道術逾彰也夏四月丙寅大鴻臚夏勤為司徒以用度不足令吏人入錢穀為關內侯以上林廣成苑可墾闢者與貧民五月丙申立樂安侯子延平為清河王六月烏桓寇代郡秋七月太后有疾左右請禱以人為代太后聞之怒即勑掖庭令何故有此不祥之言自今以後祀但謝過而已不得復有此言冬十月南單于擅叛行車騎將軍大司馬何熙將兵征擅擅降十二月辛酉郡國九地震有星孛于天苑

四年春二月匈奴寇常山於時西北有事民飢國用不足大將軍鄧騭欲棄涼州專務北邊司譬家人衣壞取

一以相補猶有所完若不如此將兩無所保公卿皆以為然即中虞詡說太尉張禹曰若大將軍之策不可者三禹曰奈何詡曰先帝開土闢境而今棄之此不可一也諺曰墓園陵單外此不可二也諺曰闕西出將闕東出相烈士武臣出涼州土風壯猛便習兵事今羌胡所以不過三輔為腹心之害者以涼州在其後也涼州士民所以推鋒執銳蒙矢石於行陣不避危亡父死於前子戰於後無反顧之心者為臣屬於漢

也今推而捐之割而棄之庶人安土不肯遷徙必引領而怨曰中國棄我於夷狄雖赴義從善之人不能無怨恨卒然起謀以圖不軌因天下之飢弊乘海內之虛弱豪傑相聚量才立帥驅氐羌以為前鋒席卷而東雖賁育為卒太公為將猶不能當如此則函谷以西園陵舊京非復漢有此不可三也議者喻以補衣猶有所完詡恐疽食浸淫而無限極也禹曰意不及此微君大計幾敗然則計將安出詡曰所憂興明公異恐涼州一旦有

對曰賊去敖倉不過百里不知取以為粮青冀流人前後連屬不知略以為衆出入河山守阨塞此為斷天下之右臂今則不然此無大計之効也於是詡悉罷戎兵而設方略即時皆平乙亥詔曰自建初元年徙邊者各歸本郡沒入為官奴婢者免為庶人三月西羌寇漢中戊子杜陵園火夏四月丁丑大赦天下新野君有疾太后與上親幸其第宿止連日太尉張禹司徒夏勤司空張敏固諫乃還甲戌新野君薨太后制齊縗上緦麻贈

送之禮一依東海恭王司空持節護喪事隲等皆棄官行服服除有司奏隲等復輔政固請乃止非朝廷大議未嘗元初中悝弘閨並卒未大斂天子並封爵太后輒不許太后上制服新野君贈甚厚使九卿護喪事悝子廣宗襲爵為業侯弘子廣德為西平侯封京子寶為安陽侯隲子鳳為侍中初都護任尚致鳳馬及尚坐事檻車徵鳳懼其及已私屬中郎馬融宜在臺閣事發覺鳳先自首隲乃髡妻及鳳上疏謝罪新野君薨後太后崩上見白首者未嘗不流涕宗族耆老皆加親禮讀書至孝子事親喪親之禮常廢書噓欷太后久執朝政從子樂安侯康內懼盛滿數上書諫宜崇公室挹損私權言甚切至太后怒康乃託病不朝太后使家舊往問之初外給使以宮中婢年長者為中夫人因自以通康曰汝非我家婢也何自謂中夫人婢聞之怒因言託病不遜遂免康官遣歸國絕康屬籍

五年春正月庚辰朔日有蝕之本志以為正旦王者聽朝之日也是時太后攝政天子守虛位不得行其號令蓋陽不克之象也乙巳太尉張禹以災異策罷閏月戊戌詔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各一人及至孝與衆卓異者各一人冬謁者劉珍上言曰竊見永平初虎賁中郎將梁松言皇太后宜入廟與陛下交獻以彰至孝之心孝明皇帝務遵經典使公卿博士議時太傅鄧禹奏宜如松言光烈皇后於是入廟惟皇太后聖德通靈與神合契宜入宗廟如光烈皇后故事率禮復古垂示萬代事下公卿議僉曰宜如珍言

六年春正月甲寅皇太后初親祭於宗廟與皇帝交獻大臣命婦相禮儀夏四月乙亥司空張敏以久病策罷太常劉愷為司空五月丙寅群吏復秩賜爵有差丁卯封鄧禹馮異等後九人為列侯六月辛巳大赦天下丙申河東水變色皆赤如血本志以為鄧太后攝政之應也

七年春郡國十八地震夏四月丙申晦日有蝕之

元初元年春正月甲子賜天下男子爵各有差鰥寡篤癃不能自存者粟人三斛貞婦人帛一匹三月己卯日南地坼長一百餘里夏四月丁酉大赦天下詔三公卿士舉敦厚質直各一人九月辛未大司農司馬苞為太尉冬十月戊子朔日有蝕之是歲郡國十五地震高句麗王宮數寇幽部是歲宮死玄菟太守姚光上言欲因其喪發遼東樂浪三郡兵出擊之議者以為可許尚書陳忠曰前者宮傑惡光不能討今自死宜遣使者弔問因責讓宮時所犯告以赦令不加誅責取其後善從之句麗由是服焉

二年春以郡國被災賑粟貧民自上即位至于是年頻有水旱之災百姓飢饉每歲遣使者開倉廩賑飢民三月癸亥京都大風拔樹夏四月丙午立皇后閻氏河南滎陽人暢之女也暢有五男二女長男顯及衍景曜昆長女迎次姬即后也以選入掖庭為貴人有寵立為皇后暢為長水校尉太尉司馬苞薨秋七月西羌犯境右扶風太守种暠南安太守杜佐擊之皆被害九月壬午晦日有蝕之冬十月郎將任尚將兵屯三輔懷令虞詡說尚曰使君奉國威靈討捕叛羌兵出已久而未有伏誅者三州屯兵二十萬民棄農桑戶無聊生於此上聞誠竊危之尚曰憂惶久矣不知所出詡曰兵法弱不攻強走不逐飛自然之勢也今虜皆騎馬尤良一日之間行數百里來如風雨去如絕絃以步追之勢不相及故所以曠日而無功也為君計者莫如罷諸郡兵令二十

人共市一馬民出數千錢得免介胄去行伍以萬騎之衆逐數千之虜追尾掩截其道自窮便民利事大功必立尚從之大破羌戎餘種悉降上問何從發此計尚表之受於懷令虞詡由是知名詡有將帥之任乃遷武都太守羌數千人於陳倉穀谷欲遮道擊詡詡乃宣言上書請兵兵至乃發虜聞之將謂實然乃晨夜進道時冬月多雪使驟驢居首人隨其後日行百五六十里勑吏士人作兩竈日增之或問曰孫臏減竈而君增之兵法

日行三十里而戒不虞今日且二百里何也詡曰虜多吾少勢不相敵緩行即為虜所及故兼道取疾若舌之避齒耳虜見吾竈多謂郡兵来迎追吾必遲孫臏見弱吾欲見强勢固不同也詡既到郡兵不滿三千人虜衆萬餘人攻赤亭詡便出戰勑曰吾言强弩發於是小弩先發虜以為弩力極不能至即皆解弛乃使强弩射之發無不中虜前行潰乘勝追之殺百餘人詡謂掾吏曰何如皆謝曰所不及明日令從東郭門出北郭門入貿易衣服四轉無已虜不知其數謀將退詡乃分數百兵險要處設伏虜果引去迎擊大破之於是羌畏服武都遂安詡乃占相地勢築營壁百八十所招還流民三千餘戶郡以富實冬十一月庚申郡國十一地震十二月庚戌司空劉愷為司徒光祿勳袁敞為司空

三年春二月郡國十地震夏四月壬寅封皇后父閻暢為北宜春侯冬十一月丙戌初聽大臣行三年喪郡國九地震

四年春二月乙巳日有蝕之九江太守以聞乙卯大赦天下壬戌武庫火夏四月戊申司空袁敞薨敞字升平少有節操及在朝廷廉潔無私坐子與尚書郎張俊交通漏泄省中語策罷敞不阿權勢失鄧氏旨遂自殺朝廷隱之敞死葬以公禮復位其子五月丁丑太常李咸為司空

五年秋七月丙子詔有司由舊令崇節儉嫁娶送終不得奢侈八月鮮卑寇代郡是歲郡國十四地震

六年春正月乙巳京都郡國三十二地震水泉湧出壞城郭宇舍壓殺人三月庚戌初祀六宗於國北儀比大社夏五月京師旱七月鮮卑入塞冬十二月戊子朔日有蝕之郡國八地震是歲北單于與車師後部王攻燉煌長史索班殺之遂略有北道逐太守曹宗宗請兵擊匈奴報索班之耻因復取西域司空班勇議曰愚以為邊境者中國之脣齒脣亡則齒寒其理然也先帝命將征伐曠引年歲然後西域內屬邊境獲安宗不度當時

之宜自見有喪敗之負欲舉兵荒外以要功名是為始禍倡兵其患難量也今府藏未充而當遠出師師無後繼是示弱於遠夷暴短於海內臣愚以為不可許燉煌郡舊有營兵三百人今宜復置之西域長史屯蘭樓蘭樓西當焉耆龜茲是則周遊一處而所制者多也公卿皆從勇議勇習邊事有籌策於是以勇為西域長史頃之勇發鄯善車師前部王兵擊後部王大破之捕得後部王匈奴使者將至索班所沒處斬之傳首洛陽

永寧元年夏四月丙寅立皇子保為皇太子大赦天下賜公卿已下金帛天下男子爵各有差鰥寡孤獨癃篤不能自存者人粟三斛貞婦人帛一匹已巳立濟北王子萇為樂城王立河間王子翼為平原王萇驕淫失度冀州刺史舉奏萇罪至不道尚書侍郎岑宏議以為非聖人不能無過故王侯世子生為立賢師傅以訓導所以目不見異耳不聞非能保其社稷高明令終萇少長蕃國內無過庭之訓外無師傅之道血氣方剛卒受榮

也秋七月乙丑日有蝕之酒泉太守以聞六月羌寇張掖十一月司徒劉愷固疾策罷太常楊震為司徒

後漢紀卷十六

後漢紀卷十七

晉 袁宏 撰

孝安皇帝紀下

建光元年春正月高麗寇玄菟二月辛亥大赦天下三月辛巳皇太后鄧氏崩癸未大斂封大將軍騭為上蔡侯丙子葬和熹鄧后初上少號聰明故太后立之後有不可意上乳母王聖知之見太后久不歸政恐有廢置意中常侍黃門郎李閏為上伺候及后崩因言鄧悝兄弟嘗從尚書鄧防取廢帝故事謀欲立平原王為帝五月庚申有司奏故金吾悝屯騎校尉弘步兵校尉閶大逆無道宜追奪爵土以明褒貶遂免悝子廣宗弘子廣德等爵宗族皆免歸本郡以騭不與謀徙封沙羅侯行道為郡縣所逼騭與鳳自殺廣宗騭從弟遵約皆自殺唯廣德母與閻后同產故得免以樂安侯康賢而有行徵為太僕卿初河間孝王子蠡吾侯翼與諸王子朝京師鄧太后善翼之為人也封翼為平原王因留京師及太后崩上以翼謀圖不軌竊窺神器乃貶翼復蠡吾侯封中常侍李閏江京為列侯賞發鄧氏之謀也大司徒朱寵騭之所舉乃肉袒輿櫬上疏曰和熹皇后聖善之德為漢文母兄弟忠孝同心憂國宗廟有主王室是賴功成身退讓國遜位歷世外戚無與為比當享積善之祐宜蒙謙約之報橫以宮人單辭事不可信騭等父母羣從不以壽終尸喪流離逆天威人宜皆還葬寵其遺孤以答亡魂安帝初天災疫百姓飢饉死者相望盜賊群起四夷反叛騭等崇節儉罷力役推賢進能盡心王室故天下賴以復安乃被誅責其事閻昧衆庶多稱其冤上既聞之又感寵之言乃切詔州郡還騭等喪葬以舊塋使使祠以中牢諸從兄弟歸京師袁宏曰夫吉凶由人而存亡有地擇地而處君子所以無咎也長木之標其勢必顛勢極故也勢極則受患故無全物焉然則貴盛之極傾覆之所由也外戚則尤甚焉得之不以至公宰割之日久也夫人君之勢非不高

且極也置君於無過之地萬人莫之計人臣則不然比肩而立相與一體也操大權于天下萬物之所惡也周公且猶狼狽而況其餘乎夫憑寵作威以取傾覆理用等矣若乃推心向善而不免閭眛之誅所處之地危也死而不異二者自處之道然未達擇地之方昔楚人三世殺其君將立王子搜搜逃之丹穴楚人承以王輿燻之以薪乃出故曰王子搜非惡為王惡其為己患也然則外戚之患也非徒一已燋爛而歷代貴寵未有不患其為患豈不哀哉戊申有司奏尊清河王為孝德皇帝左姬為孝德皇后宋貴人為敬隱皇后左姬犍為武陽人父坐事姬與姊妹俱入掖庭和帝特詔分宮人賜諸王以姬為清河孝王姬有令色王絕重之生孝安帝於是天子始親萬機尚書陳忠以為首政之初宜徵天下隱逸乃詔公車以玄纁徵南陽馮良汝南周燮皆稱疾不至良字君卿少為縣吏從尉迎督郵良恥厮役因毀其車馬壞其衣冠絕迹遠遁妻子見敗車壞衣皆以猛

獸所食遂發喪制服良至犍為從師受業十餘年還鄉里雖處幽閒必自整頓非禮不動鄉里以為師舉賢良方正敦朴皆不行燮字彥祖敦詩書非法不言所與交游者不過數四人室家相待如賓客化行鄉黨舉孝廉茂才公車再徵皆不就上新聽政開諫諍路尚書陳忠以直言為名而人主不能容乃上書通廣帝意曰臣聞人君廣山藪之大納切直之言忠臣盡謇謇之節不畏逆耳之誅是以高祖舍周昌桀紂之譬孝文嘉袁盎人豕之喻世宗納東方朔宣室之正孝元容薛廣德自刎之諫陛下崇寬厚之德推宋景之誠引咎責躬咨訪羣吏言事者新蒙採錄顯列二臺必承風而靡爭効切直如有管闚愚見妄陳得失雖苦口逆耳不得事實宜優游寬容以遵四帝之緒也秋七月己亥大赦天下八月甲子故司徒劉愷為太尉九月戊子上幸衛尉馮石上寶劒玉玦冬十二月丙申乃還宮已丑郡國三十五地震壞城郭壓殺人本志以為安帝不明宮人與王聖專

權之應也鮮卑寇玄菟庚子絕大臣行三年喪尚書陳忠上疏曰昔先王孝治天下始於愛親終於哀戚上自天子至於庶人尊卑貴賤其義一也夫人生三年乃免父母之懷先聖緣情著其節制故曰臣有大喪君三年不呼其門周室陵遲禮制哀廢參義之人作詩自傷曰瓶之罄矣惟罍之恥言已不得終竟子道者亦上之恥也高祖受命蕭何創制大臣有寧告之科合於致憂之義建武初撥亂之世國政草創人倫未厚鮮循三年之

喪以報顧復之恩禮義之廢實由於此然仁道無遠弘之即是故籍田之科起於太宗孝廉之貢發於孝武郊祀之禮定於元成三雍之序備於永平大臣送終于今乃章聖功美業於是乎在孟子有言老以及老幼以及幼天下可運於掌臣願陛下登高北望以甘陵之思揆臣子之心則海內群生各得其所上不從

哀宏曰古之帝王所以篤化美俗率民為善者也因其自然而不奪其情民猶有不及而況毀禮止哀滅其天性乎冬十月羌寇張掖武威十二月高句麗圍玄菟延光元年春夫餘王遣兵助玄菟使貢獻三月丙午大赦天下賜天下男子爵各有差鰥寡孤獨篤癃不能自存者粟人三斛貞婦人帛三匹夏四月京師地震癸巳司空陳褒以災異免於是猶有風雷之變有司復以追咎三公尚書僕射陳忠上書曰臣聞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故天子三公入則參議政事出則司察群后然王者虛已待以殊禮在輿為輔在坐為起漢興舊事丞

相所摠靡有不聽令之三公有古之名而無其實選舉誅賞一由尚書尚書之任重於三公凌夷已來其漸久矣近以地震策免司空今言者復欲切讓三公以解天意臣愚闇竊信宋景克己之誠孝成皇帝時妖星守心納貢麗之說令丞相方進自裁卒不蒙其福以此況之是非之分其可詳見今尚書奏事有所請造及決天下罪法不依故事者宜使左右責求其意割而勿聽上順古典之義下防威福之專置方圓於規矩審輕重於權

衡誠國家之典萬國之法也忠意在褒崇大臣待下以禮九卿疾病使者臨問加賜錢帛皆忠之議也遷尚書令司隸校尉初忠父太尉寵守正不事諸鄧故忠不得志於其門及鄧氏被誅衆庶多冤之而忠數上書陷成其惡奏劾司農朱寵太子之傅諸名臣耒歷等守關固爭忠又劾奏當世以此譏忠五月庚戌宗正劉授為司空秋七月癸卯京師地震庚申高句麗王乞降八月羌寇涼州戊子陽陵寢殿火本志曰棄法律逐大臣殺太子以妾為妻則火不炎上謂火失其性而為災也今發於先陵此天子將變象也若曰不當廢太子以自翦如火不當害先陵之寢也辛卯黃龍見九真九月戊申郡國二十七地震冬十月鮮卑寇鴈門定襄十一月鮮卑攻九原

二年春正月燉煌太守張璫上書陳邊事曰臣在京師亦以為西域宜棄今親踐其土地乃知棄西域則河西不能自存謹陳西域三策今北虜呼衍王等展轉詶類

秦海左右可發張掖酒泉屬國之吏士義從合三千五百人集崑崙塞先擊呼衍王絕其根本因發鄯善兵五千人駙車師後部此上計也若不能出兵可置軍司馬將士五百人四部供其穀食出據柳中此中計也如亦不能則棄交河城放鄯善等悉使入塞此下計也尚書陳忠上疏曰臣聞八蠻之寇莫甚北虜漢興高祖窘平城之圍太宗屈供奉之恥故孝武憤怒深惟久長之計命遣虎臣浮河絕漠窮其虜庭當斯之時黔首隕於狼望之北山中國弊於廬山之壑府庫殫竭杼軸空虛筭至車船賈及六畜夫豈不懷慮久故也遂規酒泉燉煌四郡以隔兩羌開三十六國妻以公主以斷其右臂是以單于孤特竄遁遠藏至於宣元遂備蕃臣關徼不閉羽檄不行由此察之戎狄可以威服難以化洽西域內附日久區區東望叩關者數矣此其不樂匈奴慕漢之效也今北虜已破車師勢必南攻鄯善棄而不救則諸國從矣若然則北虜財賄益增膽勢益張威臨南羌與

之交連如此河西四郡危逼不得不救則百倍之役興不貲之費發矣今議者但念西域絶遠恤之煩費不見先世苦心勤勞之意方今邊郡守禦之具不精內郡武衛之備不修燉煌孤隔遠来告急復不輔助出無慰勞民吏外無威示百蠻辟國盛土經有明戒臣以為燉煌宜置校尉案舊增四郡屯兵以西撫三十六國建屯益兵宣揚雷風巽以折衝萬里震怖匈奴於是從之夏四月戊子爵乳母王聖為野王君聖女婿劉瓌為朝陽侯司空楊震詣闕上書曰臣聞高祖與群后約非功臣不得封攻城野戰棄身沙漠降服百蠻不羈之虜然後得受茅土故經制父死子繼兄亡弟及所以別親疎殊適庶尊國體重繼嗣防淫篡絶姦謀百王不易之道天子不專封封有功諸侯不專爵爵有德今瓌無他功德但以配阿母女既忝位侍中一時之間超至封侯稽之舊制不合經義行人諠譁百寮不安臣誠知言與罪俱辭不敢不盡言之上不從又為

阿母起第舍震復上疏曰臣聞古者三年耕有一年之儲九年耕有三年之儲故堯之遭洪水民無菜色傳曰國無三年之儲非其國也故豐年知禮凶年減除臣伏念災害發起彌以滋甚百姓空虛不能自贍重以羌虜抄掠二邊雲擾戰鬬之役至今未息兵甲軍糧恒不足給殆非社稷安寧之術伏見興起津城門內第舍雕繕之飾窮極巧妙使者將作轉相逼促盛夏土王攻山採石百姓布野農民廢業臣聞上之所取財盡則怨力盡則叛怨叛之民不可復使故曰百姓不足君孰與足上不從冬十月辛未太尉愷久病罷司徒楊震為太尉是時京都郡國三十七地震

三年春二月丙寅上與太子行幸泰山復濟陽今年田租戊子鳳凰集濟陽賜見者帛二十匹鳳凰所過亭部無出今年租賜天下男子爵二級壬辰祠五帝于汶上明堂戊戌祠孔子于闕里及七十二弟子遂幸東平魏郡河內壬戌太尉楊震策免初河內人趙騰詣闕上書

陳得失收考治詔下獄震隱其狂直上疏曰臣聞堯舜之朝設直諫之鼓誹謗之木蓋欲闢廣四門開直言之路轉采負薪盡賢愚之情也乞全騰性命以納芻蕘之言不從騰竟死於都市中常侍樊豐等由是共稱譖震騰死之後深用怨懟乃策免收震印綬遣歸本郡到洛陽沈亭震顧諸子謂門人曰人非金石死者士之常吾蒙恩居上司疾姦臣樊豐之狡猾而不誅惡孽女王聖之傾亂而不能禁知幣藏虛竭賞賜不節而不能實何面目見日月身死之日但斂雜木為棺勿漆布單衣才足蓋形勿歸塚次勿設祭祀遂仰鴆而死震字伯起弘農華陰人也博學無所不究數十年不應州郡之命衆人謂晚暮而震志業愈篤年過五十乃應州郡之命大將軍鄧騭聞而辟之以為賢舉茂才累遷荆州刺史東萊太守當之郡道經昌邑故茂才王密為昌邑令謁見至夜懷金十斤遺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也密曰暮夜無知者震曰君知我知天知地知何故無知密慙愧而出震言行不媿於心皆此類也子孫常蔬食步行故舊長者或諫令為開産業震曰使後世稱曰清吏子孫以此遺之不亦貴乎及為公卿敦古守朴推其誠心每言事不為文辭意在匡主疾姦而已子秉以義正知名

袁宏曰夫生而樂存天之性也困而思通物之勢也愛而効忠情之用也故生苟宜存則四體之重不可輕也困必宜通則天下之欲不可去也愛必宜用則北面之節不可廢也此三塗者其於趣舍之分則有同異之辨矣統體而觀亦各天人之理也是以君子行已業必所託焉古之道術有於此者夷明隱困而不恥箕子之心也璩寧聞其風而悅之舍否之通利見大人徵子之趣也叔孫通聞其風而行之諫以弼君死而不貳比干之志也楊震聞其風而守之此數賢者雖行其所聞殉託不同皆終始之道而不內愧於心者也是以聖人知天理之區別即物性之所託混衆流以弘通不有滯於一

方然後品類不失其所而天下各遂其生矣然君子之動非謀於衆也求之天地之中款之胷懷之内苟當其心雖殺身糜軀未為難也苟非其志雖舉世非之而不沮也夏四月戊辰光禄勳馮石為太尉五月南單于左尸逐燒當郡部扶渠當等反秋八月辛巳大鴻臚耿珍為大將軍戊子麒麟一白虎二同見陽翟九月丁酉廢皇太子保為濟陰王太子當有疾避于野王君王聖第太子乳母王男厨監郎古與中常侍江京樊豐及聖永等爭言相是非遂誣譖男等皆幽死獄父母妻子徙日南太子思戀男等數為歎息聖永懼有後患乃與京豐共譖構太子是時閻后寵盛京豐媚於閻顯等信之遂與后共助毀太子上召大將軍公卿議太子應廢白大將軍耿珍等事不宜奉嫡嗣太常桓焉太僕来歷廷尉張皓曰郎古等所議謀太子不知經説年未十五過惡不在身太子少宜選忠良師友輔以禮義廢置重事此誠聖思所宜詳審上使中常侍奉詔脅諸大臣大臣皆失色來歷獨固爭之上乃免歷官削爵土是日太子廢於是光禄勳祝諷中郎將閻丘弘符節令張敬大中大夫第五頡中散大夫曹成諫議大夫李泰羽林右監孔顯治書侍御史龍調衛尉丞樂闡城門司馬徐崇開封人鄭安世等守闕上書訴太子之冤癸巳令天下死罪減一等徙邊戍亡命贖罪者各有差辛亥黄龍見歷城庚申晦日有蝕之冬十月壬午鳳皇見新豐本志曰皇之不極是謂不建時則有龍蛇之孽又曰視之不明是謂不哲時有羽蟲之孽鳳皇者陽明之應也故非明王則隱而不見凡五色大鳥似鳳皇者多為羽蟲之孽是時上信讒免楊震廢太子不哲之異也丁亥行長安祠陵廟十二月乙未黄龍見琅邪是歲京師郡國二十二地震

四年春正月壬午黄龍二麒麟一見漢陽三月戊午朔日有蝕之庚申上幸宛當祠章陵覺體不安乙丑疾篤自宛還徵濟北河間王子年十四已下十七歲已上詣京

師進號皇后母北宜春夫人為滎陽君丁卯帝崩於葉不發喪庚午還宮辛未乃發喪皇后與兄閻顯謀以所徵濟北王子北鄉侯懿為帝嗣以閻顯為車騎將軍乙酉北鄉侯即皇帝位太后臨朝夏四月丁酉太尉馮石為太傅司徒劉喜為太尉參錄尚書事故司空李郃為司徒有司奏大將軍耿珍中常侍樊豐野王君王聖女永下獄誅己酉葬孝安帝於恭陵六月己巳大赦天下冬十月丙午蜀郡越巂山崩殺四百餘人辛亥北鄉侯薨車騎將軍閻顯中常侍江京等謀曰前不用濟北王令立之後必怨人乃言於太后徵濟北王河間王子將以為嗣初太子之廢居于德陽殿西鐘下中常侍黃門孫程王成王國等常懷憤懣謀欲立之以告中常侍侯生李閏殺中常侍江京陳達劉安於省門之外王成以劒脅李閏曰太子之廢天下咸怨今北鄉早薨安帝無嗣太子聰明天將啓之從我乎閏許諾成乃與閏列尚書將僕射以下到西鍾下立濟陰王為皇帝時年十一

升雲臺召百官顯聞帝立懼不知所為小黃門樊登曰何不發兵擊之顯以太后詔越騎校尉馮詩虎賁中郎將閻景將兵屯平朔門登引詩等入省顯謂詩曰濟陰王立非皇太后意璽綬在此苟盡力効功封侯可得太后使授詩等曰能得濟陰王者封萬戶侯李閏者五千戶詩等皆許諾卒被召所將吏士少顯使詩與登迎吏士于左掖門外詩因歸營知事將敗乃格殺登閻景歸衛府收兵將欲作亂是時尚書郭鎮勒兵詣闕遇景於公車門鎮下車詔景景以刀斫鎮鎮抽劒斬景戊午使御史詣崇德殿收顯等親族下獄誅妻子徙日南初上之廢閻后豫焉議郎陳禪議以為太后與上無母子之恩當廢群臣咸以為宜司徒掾周舉奉說司徒李咸曰昔瞽瞍常欲殺舜舜事之逾謹鄭武姜謀殺莊公秦始皇與母隔絕感考叔茅焦之言修復子道斯皆前世之迹書傳之所美也今諸閻新誅太后前宮恐悲生疾如從禪議若有變異後世歸咎明公不刊之事也以聞上從

之丁卯以王禮葬北鄉侯辛已封孫程王國等十九人為列侯司空劉授以阿附惡逆免十二月詔曰朕以不德纂承洪緒今陰陽不和疾疫為害思聞忠正以匡不逮其令三公卿士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各一人楊震門下人訟震之寃天子嘉震之忠除二子為郎賜錢二十萬以禮改葬之日有大鳥翼廣一丈三尺集于柩前低頭淚出衆人莫不驚覩葬畢飛而冲天甲申少府陶敦為司空

後漢紀卷十七

覆校官檢討臣季學錦
校對官庶吉士臣裘 謙
謄錄監生臣程蓮孫
謄錄監生臣劉 昀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卷六千九百七十三　史部

後漢紀卷十八　晉　袁宏　撰

孝順皇帝紀上

永建元年春正月甲寅大赦天下賜男子爵各有差鰥寡孤獨篤癃不能自存者粟人五石貞婦人帛三匹辛未皇太后閻氏崩辛巳太傅馮石太尉劉熹以阿黨權免司徒李郃以疾疫策罷二月甲申葬安思閻皇后丙戌太常桓焉為太傅大鴻臚朱寵為太尉長樂少府朱

倀為司徒凡三公居位或不書史失之也封尚書郭鎮為定穎侯是時司隸校尉虞詡糾正邪枉無所迴避中常侍張防等專權縱肆詡奏免之防遂譖訴詡等作威福帝怒下詡獄浮陽侯孫程祝阿侯張賢等知詡以忠獲罪乃相率請詡上引見之程賢曰陛下始與臣等造事之時常疾姦臣知其傾國今即位而自為何以非先帝乎司隸校尉虞詡為陛下盡忠無所迴避反拘繫常侍張防贓罪明正陷構忠良今星守羽林其占宮中有

姦臣宜急出詔收防送獄以塞天變時防直上後程叱防曰姦臣張防何不下殿即趨東廂上名問諸尚書尚書賈服素與防善遂諷尚書奏詔會赦以贖罪免死秋九月有司奏浮陽侯孫程祝阿侯張賢為司隸校尉虞詡訶叱左右謗訕大臣妄造不祥干亂悖逆王國等皆與程黨久留京都益其驕溢詔免程等徙為都梁侯程怨恨封還印綬更封為宜城侯冬十月辛巳天下囚減死一等徙戍邊亡命贖罪各有差丁亥司徒朱倀以疾疫罷司空陶敦有罪免光祿勳許敬為司徒廷尉張皓為司空甲辰詔曰朕以不德統承大業虐氣流行厲疾為災重以水潦秋稼漂沒每州郡所出惻然自刻其令當輸今年租者一切勿責

二年春二月鮮卑寇遼東三月戊申詔徵南陽樊英江夏黃瓊會稽賀純廣漢楊厚英字季齊南陽魯陽人也隱居教授受業者自四方至安帝時博士公車徵皆不至及於是時又固辭疾篤乃詔郡縣禮致之英既至天子為設壇席延問得失即拜五官中郎將遂稱疾篤賜告歸復追下詔以光祿大夫居所在縣賜穀千斛常以八月存問高年時致羊酒如前世故事英辭讓不受有詔嘺旨勿聽英居家有法度篤於鄉里自陳寔之徒少時從英英常病臥便坐妻遣婢拜問疾英下牀答拜寔問之英曰妻齊也共奉祭祀禮無不答又有鄰人子止英家每醉呴呼曰其父臨死以相委屬故收養之寔常以此稱焉公卿大臣多薦江夏黃瓊宜登宰輔即稱疾不進有司劾以不敬詔下縣次引致瓊不得已前就徵拜侍中賀純楊厚亦篤行士夏六月乙酉改殯皇妣李氏追尊曰恭愍皇后初皇妣以宮人得幸於安帝而生上閻后妒之賜鴆死於城北上即位左右以聞上噓唏發哀乃親到瘞所號咷斷絕秋七月丙戌朔日有蝕之西域長史班勇請兵擊焉耆漢發河西四郡兵三千人詣勇燉煌太守張朗有罪欲以功自贖即便宜領諸郡兵出塞初勇發諸國兵使龜茲鄯善自南

道入勇將諸郡兵率車師六國兵自北道入會張朗乃要徑自尉黎入馬着王請降於朗既而不出漢兵罷還馬着王卒不加誅漢以兩將不和皆徵免故勇不論

三年春正月丙子京師漢陽地震屋壓殺人乙未詔曰京都地動漢陽尤甚加以比年民饑夙夜祇慄群公卿士其深思古典有以消災復異救此下民忠信嘉謀靡有所諱其勿收漢陽令年田租秋七月丁酉茂陵園火九月鮮卑寇漁陽十二月乙亥太傅桓焉以辟名非其人免

四年春正月丙寅大赦天下丙子帝加元服賜公卿已下天下男子爵各有差鰥寡孤獨篤癃不能自存者帛人一匹五月漢陽都尉獻大珠詔曰海內有災太官減膳都尉不宣揚本朝而獻珠求媚令其封還袁宏曰夫飢而思食寒而欲衣生之所資也遇其資則粳粮縕袍快然自足矣然富有天下者其欲彌廣雖方丈黼黻猶曰不足必求河海之珍以充耳目之玩則神

勞於上民疲於下矣夫萬物之性非能自止也上之所為民之準的也今以不止之性而殉準的於上是彌而開之使其侈競也古之帝王不為靡麗之服不貴難得之貨所以去華競以嘿止喧也夫上苟不欲則物無由貴物無由貴則難得之貨息難得之貨息則民安本業民安本業則衣食周力任全矣夫不明其本而禁其末不去其華而密其實雖誅殺日加而奢麗逾滋矣秋八月丁巳太尉朱寵司空張皓以陰陽不和免癸酉大鴻臚龐參為太尉太常王龔為司空冬十一月司徒許敬策免宗正劉俊為司徒朱寵字仲威京兆杜陵人也初為潁川太守表孝悌儒義理寃獄撫孤老功曹主簿皆選明經有高行者每出行縣使文學祭酒佩經書前驅頓止亭傳輒復教授周旋阡陌觀課農桑吏安其政民愛其禮所至縣界父老迎者常數千人寵乃使三老御車問人得失百姓翕然治甚有聲寵以正月歲首宴賜羣吏問公曹吏鄭凱曰聞貴郡山川多產奇士前賢往

哲可得聞乎對曰鄙郡炳嵩山之靈受中岳之精是以聖賢龍蟠俊乂鳳集昔許由巢父耻受堯禪洗耳河濱重道輕帝遁世高峙樊仲父者志潔心遐耻飲山河之功賤天下之重抗節叅雲公儀許由俱出陽城留侯張良奇謀輔世玄算入微濟生民之命恢帝王之略功成而不居爵厚而不受出於輔成胡元安體曾參之至行履樂正之純業喪親泣血骨立形存精誠洞於神明雉兎集其左右出於潁陽彪義山英姿秀偉逸才挺出究

孔聖之房奥存文武於將墜文麗春華辭蔚藻績出於昆陽杜伯夷經學稱於師門政事熙於國朝清身不苟有於陵之操損已存公有公儀之節以榮華為塵埃以富貴為厚累草廬蓬門藜藿不供出於定陵寵曰太原周伯況汝南周彦祖皆辭徵聘之寵隱林藪之中清邁夷齊節擬古人恐貴郡之士未有如此者也凱對曰此二賢但讓公卿之榮耳若許由不受堯位樊仲父不屈當世以此準之不以遠乎寵徵入為大鴻臚拜太尉自為宰相數抗直言雖為三公卧布被僅能覆身食脫粟米藜藿不厭子弟同衣而出并日而食將薨遺其子曰吾本寒賤諸生才非周幹横受朝恩位過其任不能竭身報國負責深重身沒之後百僚所賻贈一無所受素棺殯殮疏布單衣無設紱冕便以所有車牛夜載喪還鄉里勿告群僚以密靜為務許敬字鴻卿汝南平輿人也為吏有誣君者會於縣令坐敬拔刀斷席曰敬不忍與惡人連席由是知名舉茂才除南昌令以土地卑濕不可迎親親老則棄官歸供養辟司徒府稍遷江夏沛相自光禄勳入為司徒敬以臧否為已任仕於和安之間當竇鄧閻氏之盛直道而進無所屈撓三家既敗多所染汙者敬居然自適引謗不及己當世以此奇之

五年春正月疏勒大宛莎車王遣使貢獻夏四月京都旱冬十月丙寅天下繫囚皆免死一等徙邊戍

六年無事

陽嘉元年春正月乙丑立皇后梁氏賜天下男子爵各有差鰥寡孤獨篤癃貧不能自存者粟人三斛后梁商女也初梁竦中子雍生商商襲父爵為乘氏侯商生三男四女長曰蕤次曰不疑次曰蒙長女田次姬即后也次阿重后生有光影之祥及長好史書治韓詩大義略舉以列女圖常在左右宗族中外咸敬異焉商謂諸弟子曰我先人鎮撫西河全濟生民使免虎口之害所活者不可勝數而大位不究夫積德之報不及其身必流

福子孫當因此女興邪選入掖庭相工茅通見之驚曰此所謂日角偃月相之極貴臣未嘗見之於是以為貴人拜商侍中屯騎校尉貴人有寵從容言於上曰陽以博施為德陰以不專為義蓋螽斯之福則百祚之興也願陛下思天行之普達均貫魚之次序使小妾得免罪謗之累於是上愈嘉之親寵益固三月庚辰大赦天下夏四月有司依舊制加商位特進增國土商上書讓曰君子之器懼有負乘之累不守歷世之榮誠不如舊制與左賢同科書十餘上帝輒敦喻之商又上書讓校尉曰臣託椒房被蒙榮寵兼官二職非材所堪受寵戰慄驚懼惶戚不遑寧處披露赤誠敢遂狂狷謹上屯騎校尉印綬上乃許焉以特進就第賜安車駟馬頃之拜執金吾冬十月望都狼食數十人本志曰言之不從則有毛蟲之孽京房易曰君無道害將及人去之深山全身厥災狼食人辛酉詔天下死罪囚減罪一等亡命贖罪各有差鮮卑寇遼東十一月丁未東平王蒼薨敬有孝行喪母三年如禮詔書增户五千是時長吏數易去就煩費尚書左雄上書曰臣聞柔遠能邇莫大寧民寧民之務莫重用賢是以皐繇對禹貴在知人安人則惠黎民懷之昔三代垂統封建侯伯世位親親民用和睦宗周既滅六國并秦坑儒泯典革除五等郡縣設令封豕

長蛇荐食上國本志曰言秦滅六國并天下坑儒泯滅典籍革除五等郡縣設令封豕長蛇荐食上國以喻秦也宣帝興於閭閻知民疾苦即位之初厲精為政總攬權綱信賞必罰賞罰不阿官無廢職政事文理外則柔遠內則親親褒賢進士勞謙下士優寬容忍以成其德孜孜無怠以致其治故能內外協和海隅清晏考績黜陟幽明有別文武並用賢俊在官是以百揆時敘庶績咸熙本志曰言宣帝即位之初厲精為政總攬權綱信賞必罰賞罰不阿官無廢職政事文理外則柔遠內則親親褒賢進士勞謙下士優寬容忍以成其德孜孜無怠以致其治故能內外協和海隅清晏考績黜陟幽明有別文武並用賢俊在官是以百揆時敘庶績咸熙

側陋知世所疾綜名核實賞罰必行刺史守相初拜輒親見問之觀其所由退而考察以質其言常歎曰民所以安而無愁者政平吏良也與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乎以為吏數變易則下不安業民知不久則詐以求過故二千石有治能者輒以璽書勉勵增秩賜金爵至封侯公卿時缺則以次用之是以吏稱其職民安其業故能降来儀之瑞建中興之功漢元至今三百餘載俗浸凋弊巧僞滋萌下飾其詐上肆其殘列城百里轉動煩數以殺害為賢以循理為劣以聚斂為辦以修己為弱髡鉗之戮生於睚眦覆戶之禍成於喜怒視民如寇税之如狼監司相望見非不舉觀政於亭傳責成於耳目言善不稱德論功不核實虛誕者獲祐束修者見黜或因罪而致高或處危而成名所以天災屢降治道未寧皆由於此也臣愚以為長吏理績有顯效者可就增秩勿使移徙非父母喪不得去官其不從王制錮之終身雖赦令不在齒列必競修善政親撫百姓率土之民各寧其所追配文宣中興之軌流光垂祚永世不刊於是復伸無故去官之禁閏月壬子恭陵廟災北海人郎顗上書曰臣聞天垂誡地見災異所以譴告人主克己修德也故應天以誠而不以言導下以躬而不以刑頃者宮殿官府多所治飾昔盤庚遷殷去奢即儉夏后卑官盡力以致美愚以為諸所繕治事可減省以恤貧民以賑孤寡天之意也人之願也陛下躬親庶事詔書每下廣開不諱之路以天下為憂百姓為念而不數見公卿責以政事誠優游養德之道也然三公者調和陰陽儀刑百寮今水旱連年五穀不登不能憂也官失其序庶事不治不能正也但遲迴偃仰稱病自逸忘天下之憂甘燕安之樂豈不謬哉尚書問狀顗對多言數術占候之事大旨以三公非其人將有饑饉水旱地震盜賊之變其後海賊攻會稽而青徐盜賊起西羌反明年四月京師地震其夏大旱略如其言華嶠曰漢之十葉王莽篡位聞道術之士西門君惠李守等多稱讖云劉秀

為天子自光武為布衣時數言此及後終為天子故甚信其書鄭興以忤意見疎桓譚以遠斥憂死及明章二帝祖述此意故後世爭為圖緯之學以矯世取資是以通儒賈逵馬融張衡朱穆崔寔荀爽之徒忿其若此奏皆以為虛妄不經宜悉收藏之惟斯事深奧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善言天者必有驗於人而托云天之歷數陰陽占候今所宜急也占候術數能仰瞻俯察參諸人事禍福吉凶既應引之教義亦有著明此蓋道術之有益於後世為後人所尚也

二年夏四月丁丑封虎賁中郎將冀為襄邑侯執金吾商上書陳讓辭意惻至書十餘上上遂聽許爵阿母宗娥為山陽君尚書左雄諫曰臣聞高帝約非劉氏不王非功臣不封孝安皇帝封江京王聖等皆有地震之異永建二年封陰謀之功又有日蝕之變通道術之士咸歸於封爵不時之咎方今青徐饑饉盜賊未息陛下乾乾勞思以濟民宜清淨無為以求天意誠不應追録小恩以虧大典上不從雄復諫曰臣聞君莫不好忠正惡讒諛而臣莫不以忠得罪以讒得倖蓋忠言難入讒言順耳易從也夫刑罪人情之所甚惡也是以世俗為忠者少而習諛者多故令人主數聞其美稀知其過迷而不悟至於危亡臣伏見尚書故事無乳母賜爵之制唯先帝時阿母王聖為野王君造生殘賊廢立之禍生則為天下所咀嚼死則為海內所共快桀紂貴為天子而庸僕惡以為比以其富而無義也夷齊賤於匹夫而王侯爭與為類以其貧而有德也今阿母躬蹈儉約以身率下群寮蒸庶莫不向風而與王氏並同爵號懼違本操失其常願愚以為人心不相遠其所不安遠近一也王聖之禍未絶於口傾覆之勢危於壘卵臣請歲以錢千萬給阿母內可以盡恩愛之親外可以不為吏民之所怪也上卒不從雄字伯豪南郡涅陽人也居貧好學經常以服勤不足學足學者懈怠宜崇經術繕治太學既為尚書而陳之帝從其言更增弟子科除儒者為郎

百餘人雄上言曰郡國孝廉古之貢士出則宰民宣協風教若其面墻無以施化招災致禍為害不細孔子曰四十而不惑禮四十彊而仕請自今孝廉不滿四十不得察舉皆先詣公府諸生試家法文吏試牋奏覆之端門練其虛實以觀異能以美風俗有不承科正其罪法帝從之詔郡國孝廉年四十已上考德行試其經奏其茂才異行如顏淵子奇不拘年齒令舉孝廉徐淑年未滿限臺郎詰之對曰詔書有顏淵子奇不拘年齒是以

本郡以臣充選郎不能屈雄詰之曰昔顏淵子奇問一知十孝廉問一知幾耶淑無以對乃却歸郡守坐免時郡國守相坐舉者百餘人初明帝時政嚴事峻九卿皆鞭杖雄上言曰九卿位亞三等班在大臣行有佩玉之節動有庠序之儀加以鞭杖誠非古典上即除之

袁宏曰夫謀事作制令以經世訓物使必可為也古者四十而仕非謂彈冠之會必將是年也以為可仕之時在於彊盛故舉大限以為民表且顏淵子奇曠代一有

幽廢親履艱難天誘其衷陛下龍興海內莫不忻悅實有沛然改圖抑退權臣詢求善政以順天意夜而得之坐而待旦今則不然政令紛紜以復倣蹈前軌矣臣伏在草澤痛心疾首誠以陛下聖德應期實當嘉會反衰弊之政弘中興之美其功甚易譬猶指掌臣聞善罰不如善政善賞不如善教善教之道宜從內起昔周宣孝文中興之主也皆改華服霈然易規乃能移風易俗及之於今封阿母恩賞太過常侍近臣威權太重臣案

圖書災異之發亦以為然今宜斥退邪佞投之四裔引納方直令在左右陛下親發德音以招群俊臨御座見公卿言有稱意即時施行顯拔其人以旌忠善則陛下日有所聞忠臣日有所獻君臣相體上下交泰阿保雖有大功勤勞之恩可賜以貨賄傳之子孫列土分爵實非天意漢興以來賢君相繼豈無保乳之養非不寵貴之然上畏天威俯察經典不可故不封也梁氏子弟群從徵為列侯永平建初故事殆不如此妃后之家所以不敢虛造扶風馬融獨對曰臣聞立天之道曰陰與陽少有存全者非天性皆然但坐權寵太過天道惡盈也天有北斗所以斟酌元氣帝有尚書所以出納王命若賦役平均則百姓以安萬機不治則天下以亂今陛下所共治天下者外則公卿尚書內則常侍黃門譬猶一門之內一家之事安則共其福危則同其禍由是觀之權柄不可不慎號令不可不詳夫人君之有政猶水之有隄防隄防完全雖遭雨水霖潦不能為變政教一立暫遭凶年不足為憂誠令隄防穿漏萬夫同力不復能

救政教一壞賢智馳騖不能復還今隄防雖堅漸有孔穴譬之一人之身本朝者心腹也州郡者四肢也心腹痛則四肢不舉故臣之所憂在腹心之疾非四肢之患臣以為堅隄防務政教先安心腹釐理本朝雖有寇賊水旱之變不足介意也誠令隄防壞陋心腹有疾雖無水旱之災天下固不可不憂矣臣父故司徒臣郃受先帝厚恩子孫不敢自比於餘隸故敢依圖書悉心以對不敢虛造扶風馬融獨對曰臣聞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夫陰陽剛柔天地所以立也取仁於陽資義於陰柔以施德剛以行刑各順時月以厚群生帝王之法天地設位四時代序王者奉順則風雨時至嘉禾繁植天失其度則咎徵並至饑饉薦臻今科條品制禁令所以承天順民者備矣悉矣不可加矣然而不平之效猶有咨嗟之怨者百姓屢聞恩澤之聲而未見惠和之實也今從政者變忽法度以殺戮威刑為能賢問其國守相及令長何如其稱之也曰太急其毀之

也曰太緩夫急致寒緩致燠二者罪同而論者許急此陰陽所以不和也復之道審察緩急之謗譽鈞同寒燠之罪罰以崇王政則陰陽和也好惡既明則宰官之吏知所避就又正身以先之嚴以涖之不變則刑罰之夫知為善之必利為惡之必害孰能不化則官良矣臣聞洪範八政以食為首周禮九職以農為本民失耕桑飢寒并至盜賊之原所由起也古之足民仰足以養父母俯足以畜妻子然後敦五教宣三德則休嘉之化可致也夫足者非能家給而人足量其財用為其制度故嫁娶之禮儉則婚姻以時矣喪制之禮約則終者掩藏矣不奪其時則農夫不失矣夫妻子以累其心産業以重其志舍此而為非者雖有必不多矣今則不然此盜賊所以不息誠使制度必行禁令必止則士者不濫法式之外百工不作無用之器商賈不通難得之貨農夫不失三時之務各安所業則盜賊消除災害不起矣太史張衡對曰臣聞政善則休祥降政惡則咎徵見苟非聖人或有失誤昔成王疑周公而大風拔樹木開金縢而反風至天人之應速於影響故稱詩曰無曰高高在上日監在茲間者京都地震雷電赫怒夫動靜無常變改正道則有奔雷土裂之異自初舉孝廉迄今二百歲矣皆先孝行行有餘力始及文法辛卯詔以能宣章句奏案為限雖有至孝猶不應科此棄本而就末曾子長於孝然實魯鈍文學不若游夏政事不若冉季今欲使一人兼之苟外可觀內必有闕則違選舉孝廉之制矣且郡國守相割符寧境為大臣一旦免黜十有餘人吏民罷於迎送之役新故交際公私放濫或臨政涖民為百姓取便而以小過免之是為奪人父母使嗟號也又察選舉一任三府臺閣祕密振暴於外貨賂多行人事流通今真偽渾淆昏亂清朝此為下陵上替分威共德災異之興不亦宜乎易不遠復論不憚改朋友交接且不宿過況於帝王承天理物以天下為公者乎中間以来妖星見於上震烈著於下天誡詳矣可為寒心明者

消禍於未萌今既見矣修政恐懼則轉禍為福矣上覽衆對以李固對為第一諸常侍悉叩頭謝罪朝廷肅然拜固為議郎權臣皆切齒於固將加之罪朝中名臣黃瓊等深救解之歲中梁商請為從事中郎商以后父輔政柔和自守內豈亂政不能有所裁固奏記於商曰今四海雲擾皆義趨利父勸其子兄勉其弟皆先論價而後定位夫致一賢則國賴其功招一惡則天下被其害數年已來妖怪屢起宮省之中必有陰謀將軍位尊勢重誠令王政一整必享不朽之福商不能用戊午太尉龐參司徒王龔以災異免六月太常孔扶為司空丁丑洛陽宣德亭地坼八十五丈本志稱李固曰陰類專恣將有分坼之象其後中常侍專權忿爭之應也八月己巳大鴻臚施延為太尉冬十月初隨月律作應鍾三年夏戊戌大赦天下賜民爵八十以上米人一斛九十已上帛人一匹絮三斤秋七月羌寇濮陽冬十一月羌寇武都壬寅司徒劉愷司空孔扶以災異免己巳大

司農黃尚為司徒光祿勳王卓為司空四年春二月丙子詔曰自今中官得以養子為後夏四月甲子太尉施延以選舉貪汙免戊寅執金吾梁商為大將軍故太尉龐參為太尉商推誠實不為華飾嘗病多藏厚亡為子孫累故衣裘車馬供用而已租俸賞賜分與昆弟故舊虛心下士門無停賓檢約宗族親戚莫敢犯禁朝廷由是敬憚之在位所辟召皆四海英俊其所招引推進如李固周舉等數十人時稱魏郡霍諝勇宋光為人所誣引刋定詔書繫洛陽獄考訊楚毒諝年十五表記於商曰諝聞春秋之義原情定罪傳曰人心不同其若面焉斯蓋謂其上下衆隆廣狹高卑之形耳至於鼻從目橫眉在眼上未有不然者人心異者剛柔舒急倨敬之間至於趨利避害畏死樂生亦復同也諝與光骨肉之親義有相隱言光冤結未有可信請以人情瑕穢纖介之累無故刋定詔書欲何救解就有所疑當

以道理求便安能觸冒死禍以解微細譬諸附子療饑
鴆毒止渴未入腹胃咽喉已絕豈可為哉光不定制書
情既可原臺閣執事知而不治吁嗟紫宮之門泣血兩
觀之下傷和致災為害滋甚明將軍德盛位尊人臣無
二言行動天地舉措移陰陽誠肯留神省察沛然信理
必有于公高門之福和氣立應天下幸甚商嘉請辭意
即奏原光罪閏月丁亥日有蝕之十二月甲寅京都地
震詔百寮上封事靡有所諱

永和元年春正月己巳大赦天下詔問公卿北鄉侯宜
加謚列昭穆與太主否群僚皆謂宜加謚司隸校尉周
舉議曰北鄉侯本非正統姦臣所立立未逾歲年號未
改皇乾不佑大命夭昏孔子作春秋為制王子猛不稱
崩魯子野不書葬北鄉無他功德以王禮葬於事已崇
史樊演出討失利寇遂攻掠郡縣上甚憂之議者宜遣
比漢民議者以為可聽尚書令虞詡曰自古帝王不臣
異俗非德不能及威不能加以蠻夷風俗貪婪難整是
故羈縻綏撫受而不逆叛而不追今賦而稅之必有怨
叛叛而伐之必復興士衆計其所得不償所費必有後
悔之不追上不從詡字昇卿陳國武平人祖父經為獄
吏常效于公之治獄及詡之生經曰吾雖不能及于公
子孫可至九卿故字曰昇卿少失父母與祖父母居年
十三通尚書國相見而奇之欲以為吏詡曰祖母年九
十居貧非詡無以供養乃止

二年春武陵蠻夷以貢非舊約叛三月乙卯司空王卓
薨丁丑光祿勳郭乾為司空夏四月丙申地震五月癸
丑山陽君宋娥有罪歸里舍秋七月日南蠻反交阯刺
史樊演出討失利寇遂攻掠郡縣上甚憂之議者宜遣
大將軍發荆揚兗豫四萬人赴救大將軍從事中郎李
固議曰荆揚安穩發其吏救之可也今割
武陵南郡夷未集長沙桂陽數被徵發難復擾動其不

可一也兗豫之民聞萬里征役無有還期恐十五萬戶不得一士郡縣迫促懼有叛亡其不可二也南州水土温暑如有瘴氣恐死者十四五必道路奔散不能禁其不可三也士卒比到萬里疲勞不可復鬬其不可四也軍行三十里為程九千餘里三百日乃到計人日五升用米十萬斛尚不計將吏驢馬之食但自致費但若此其不可五也設使軍到死亡者衆不足當復益發此為刻割心腹而樂四支其不可六也今二郡徒叛還自相攻但坐徵發之故何況乃發四州赴萬里哉其不可七也前中郎將尹就使益州諺曰虜来尚可尹来殺我後就徵還以兵付刺史張喬因其民困旬月破滅殄盡此發將無益之效州郡不可任之驗也可但選有勇略仁惠以為刺史太守勿與爭鋒以恩信招来赦殺傷之罪以息發軍故并州刺史祝良性多勇決及張喬前在益州實有破虜之功皆可任用也文帝遣馮唐即赦魏尚雲中太守就拜楚龔舍為泰山太守祝良等可用

地震

三年春二月乙亥京師地震夏閏月己酉京都地震秋八月乙卯太白晝見本志以為大將軍梁商父子貴盛之象也己未司徒黃尚以災異罷九月癸酉光祿劉壽為司徒十二月戊申日有蝕之會稽九郡以聞京師不見

後漢紀卷十八

後漢紀卷十九

晉　袁宏　撰

孝順皇帝紀下

四年春二月乙亥京師地震初上之立閻官之力也由是寵之始專政事爭執權勢中常侍張達等乃讒中常侍曹騰孟賁與將軍商名諸王子請收之上曰將軍父子我所親必是共嫉之耳乃誅達等辭及在位大臣商上表曰春秋之義功在元帥罪在首惡賞不僭溢刑不淫濫五帝三王所以致康乂也竊聞考故中常侍張達等語多所及大臣大獄一起無辜者衆非所以達和氣平政化也宜早決竟以息逮捕之煩上從之二月以商少子虎賁中郎將不疑為步兵校尉商上書曰不疑童孺猥處成人之位是以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昔者晏平仲辭鄰殷以守其富公儀休不愛魚食以定其位臣雖不才亦願固福祿於聖世故敢布腹心觸罪歸誠上許之以不疑為侍中奉車都尉商疾邊吏失和使羌戎不靜并州刺史来機涼州刺史劉康當之官商親喻之曰戎狄荒服蠻夷要服言其荒忽無常統領之道亦無常法臨事制官略依其俗二君皆表素疾惡欲分明黑白孔子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況戎狄乎宜防其大惡忍其小過機康不從羌戎擾動機康皆坐事徵夏四月戊午賜天下男子爵各有差鰥寡篤癃不能自存者人粟五斛貞婦帛人三匹九十以上人二匹是時良二千石初有任峻蘇章後有陳琦吳祐第五訪之徒海内稱之峻字叔高渤海脩人也為劇令洛陽自王奐之後連詔三公特選皆不稱職峻以公能名拜選文武吏各盡其用發剔姦盜不得旋踵民間皆畏之斷獄歲不過數十人其威禁猛於王奐而文理政教不如也後為太山太守蘇章字孺父京兆杜陵人也為冀州刺史勤卹百姓摧破豪侠坐免歸養高於鄉里時天下不治民多悲苦論者日夜稱章朝廷遂不能復用之陳琦字公魯陳留人也為徐州刺史時有盜賊與吏士同寒苦爭為

用後遷琅邪相天大旱用功曹伏禹之言條前相所賊殺無辜齋戒設壇而祭之數日天下大雨第五訪字仲謀京兆人也初為新都令思化大行二年之間鄰縣歸之戶口十倍遷張掖太守民飢米石數千訪開倉廩賑之不待上詔謂掾吏曰民命在溝壑太守權以救之由此一郡得全朝廷降璽書嘉之既而從輕騎循行田畝勸民耕農其年穀石百錢後為南陽太守護羌烏桓校尉邊境服其威信

五年春二月戊申京師地震夏四月南單于寇河西天子開以恩信喻而降之單于脫帽辟帳謝罪中郎將陳龜以單于無足可劾迫切令自殺龜下獄五月己丑晦日有蝕之秋七月羌寇金城及三輔將遣西師謀元帥僉曰護羌校尉馬賢大將軍梁商曰賢本西方斗筲之子雖有割雞之効然齒以老矣不如大中大夫宋漢不從丁丑赦死罪以下及亡命贖罪各有差八月以弘農太守賢為征西將軍稽久不進馬融知其將敗上疏乞

自效曰今雜種諸羌轉相鈔盜宜及其未并亟遣深入破其支黨而馬賢等處處留滯羌胡百里望塵千里聽聲飲酒高會不以為慮坐食米穀未聞所擊臣竊惑之夫事不復校而可收名獲實斯乃征討者之私便非國家之公利也臣聽輿人之頌云賢欲目前受降使譁聲東聞且懼士卒將不堪命有高克潰叛之變也臣又聞吳起為將暑不張蓋寒不披裘戎事不逋女器今賢野次垂幕珍肴雜遝兒子侍妾事與古反臣兄弟受恩誠部隊之號庶自率勵與之齊勇昔毛遂願處囊中趙之厮養欲說燕初為衆笑後効其功臣託儒者不便武職猥陳此言訪之群司知當受虛誕之辜唯加裁省不聽融字季長援兄子嚴之子也兄續博覽古今同郡班固著漢書缺其七表及天文志有錄無書續盡踵而成之融少篤學多所通覽大將軍鄧騭聞其才學召為舍人非其好也避地至梁州會羌戎擾攘邊穀踴貴困厄甚

乃歎曰古人有言左手據天下圖右手刎其喉愚夫不為也何則生貴於天下今以咫尺之耻而喪千金之軀非老莊之意也乃還應隲命轉為中郎校書東觀十餘年窮覽典籍稍遷尚書南郡太守坐事髡徙朔方遇赦還為議郎融美才貌解音聲學不師受皆為之訓詁弟子自遠方来受業者常千餘人融外戚家雖好儒術而服飾甚麗坐絳紗帳侍婢數十聲妓不乏於前弟子以次相授鮮有覩其面者十一月遣匈奴中郎將將兵討南匈奴叛者斬首二千餘級叛者乞降是時朝政多僻競崇侈靡侍中張衡上書曰臣伏惟陛下宣哲克明繼體承天中遭傾覆之變以應潜龍之德及乘雲高濟盤桓天位誠所謂將隆大任必先倥傯之也親履艱難猶知物情故能一貫萬機無所疑惑宜獲神祇之應受黎庶之譽而陰陽未和災眚屢見天道幽遠成敗易覩近世鄭蔡江樊周廣王聖皆為效矣恭儉畏忌必蒙福祉奢淫恬慢鮮不夷戮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也夫情勝其

思不忍割與衆共威威不可分德不可共洪範曰臣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天監孔明雖踈不失災異示人前後數矣未見所革以復往悔自非聖人不能無過願陛下思惟所見稽古率舊勿令刑德大柄不由天斷懲忿窒欲事依禮制禮制修奢僭息事合宜則無凶咎然後神聖允塞災沴不至矣衡雅以下闕文

劉向父子頗校

秘書閱定九流復無識書識書出於哀平之際皆虛僞之徒以矯世取容不可信也衡乃上書具陳讖不可用衡字平子南陽鄂人也和帝世為尚書郎是時承平日久天下奢泰自王公至於庶人莫不踰制故衡作二京賦諷焉衡精微有文思善於天文陰陽之數由是遷太史令衡作地動儀以銅為器圓徑八尺形似酒樽合蓋充隆飾以山龜鳥獸樽中有都柱傍行八道施關發機外有八方兆龍首銜銅丸蟾蜍承之其牙機巧制皆隱

樽中張訖覆之以蓋周密無際若一體焉地動搖樽所從来龍機發則吐丸蟾蜍張口受之丸聲震揚同者覺知即省龍機其餘七首不發則知地震所起從来也合契若神自此之後地動史官注記記所從方起来觀之者莫不服其奇又作渾天儀衡深歎揚雄太玄經謂崔瑗曰觀太玄經知子雲殆盡陰陽之數也非特記傳之屬實與五經相擬漢得天下二百歲之書也所以作者之數必顯一世常然之符也太玄四百歲其興乎謁已時為司隸校尉京邑肅然有高名於天下初龔夫人卒

龔與諸子並扶杖行服是時山陽太守薛勤喪妻不哭將殯臨之曰幸不為夭復何恨哉議者兩譏焉

六年春正月丙子征西將軍馬賢討羌到射姑山還三月庚午司空郭虔久病策罷丙午太僕趙誠為司空秋八月丙午大將軍梁商薨初商會於洛水請從事中郎周舉舉稱疾不行商親暱皆會焉倡樂既畢終以薤露之歌坐中皆流涕舉聞而嘆曰此所謂哀樂失時非其

所也懼將有禍俄而商疾困移歸舊第敕冀不疑曰吾以無德受恩深厚生無補益朝廷死必耗費帑藏衣衾飯含玉珠神物無益朽骨但增塵埃我生平所不願雖有聖人神制亦有權時之宜方今邊境未寧盜賊未息朝廷用度常若不足氣絕之後便斂以時服殯已便闔闔畢便葬上無損於國下從我本意孝子善述人之志忠臣每事依先公必從吾言使魂神有知無恨於黃泉冀不疑欲奉行朝廷不聽車駕親臨諡曰忠侯以河南尹蝕之冬十一月行車騎將軍執金吾張喬屯兵三輔冀為將軍不疑為河南尹九月羌寇武威辛亥晦日有

漢安元年春正月癸巳大赦天下二月丙辰詔大將軍公卿舉賢良方正探賾索隱者各一人夏六月以匈奴立義王兜樓儲為南單于立於京師公卿備位使大鴻臚授印綬引上殿賞賜閑氏以下各有差初商病篤上親臨幸問以遺言商對曰人之將死其言也善臣從事中郎將周舉清高忠正可重任也由是上拜舉諫議大夫及是之時連有變異上思商言召舉對曰陛下初即位遵修舊典遠近肅然頃年以來稍違於前朝多寵幸祿不原德府藏空匱有瓦解之心觀天察人方古準今誠可危懼書曰惜恒暘若夫惜差無度則言不從而下不治陽無以制則上擾下竭宜密嚴敕州郡察彊豪大姦以時擒討於是下不循法盜賊並起殺長吏二千石橫行州郡不能禁歸罪刺史二千石上乃召舉與群議遣八使秋八月遣光祿大夫張綱侍中杜喬等八人持節循行天下表賢良顯忠勤貪汙有罪者雖刺史輒收以聞喬等奉命而行唯綱獨埋車輪於都亭不動曰豺狼當道安問狐狸遂上書曰大將軍梁冀河南尹不疑蒙外戚之援荷過厚之恩以芻荛之姿居阿保之任不能敷揚五教翼贊日月而專為封豕長蛇肆其貪饕甘心貨賄縱恣無厭多結諂諛以害忠良誠天威所不赦大辟所宜加也謹條其無君之心一十五事於左皆忠臣之所切齒也書奏京都振竦時皇

后内寵方盛冀兄弟權重於主諸梁姻族冠冕盈朝上
雖信綱言然卒不罪冀侍中杜喬奏免陳留太守梁讓
濟陽太守氾宮濟北太守崔瑗臧罪狼籍梁氏親黨也
薦泰山太守李固在郡忠能徵固為將作大匠固亦方
直不撓好推賢士上疏曰臣聞氣之清者為精人之清
者為賢治身者以積精為寶治國者以積賢為道昔秦
欲謀楚遣使觀寶楚王乃列其賢臣以為國寶秦使懼
之遂為寢兵魏文侯師子夏友田子方軾段干木之閭

羣俊競至名過齊桓斯誠積賢之符效也陛下撥亂龍
飛初登大位聘南陽樊英徵江夏黃瓊廣漢楊厚會稽
賀純策書嗟歎待以優位是以巖穴幽人肥遯之士莫
不殫冠振衣樂為時用四海歡然歸服聖德自頃以来
漸更陵遲諸侍中皆膏粱之餘勢家子弟無宿德名儒
可顧問者愚以為瓊等久處郎署已且十年誠恨陛下
隆崇於始而棄之於末也光祿大夫周舉侍中杜喬深
沈正直當世名臣宜登常伯豫聞國政者也天子納焉
大將軍梁冀怨張綱之奏已也會廣陵賊張嬰殺刺史
二千石冀以綱為廣陵太守若不為嬰所殺則欲以法
繩之前太守往多輒請兵及綱受拜詣問當須兵幾何
對曰無用兵為遂單車之官徑詣嬰壘門嬰大驚劇走
閉壘綱又於門外罷遣吏兵獨留所親者十餘人以書
喻其長老素為嬰所信者請與相見問以本變因示以
詔恩使還嬰嬰見綱綱延置上坐問所
疾苦禮畢乃喻之曰前後二千石多非其人杜塞國恩

肆其私求鄉郡遠天子不能朝問之也故民相聚以避
害也二千石信有罪矣為之者又非義也忠臣不虧君
以求榮孝子不損父以求富天子仁聖欲文德以来之
故使太守来思以爵祿相榮不願以刑罰也今誠轉禍
為福若聞義不服天子赫然發怒大兵雲合豈不危乎
今不料彊弱非明也棄福取禍非智也去順效逆非忠
也身絕無嗣非孝也背正從邪非直也見義不為非勇
也六者禍福之機也宜深計其利害嬰聞泣曰荒裔愚

臣不能自通王室數為二千石所枉不堪困苦故遂相聚偷生若魚遊釜中知其不可久且以喘息須臾耳明府仁及草木乃嬰等更生之澤也愚戇自陷不義實恐投兵之日不免孥戮也網曰豈其然乎要之以天地擔之以日月方當相顯以爵位何禍戮之有嬰曰苟赦其罪得全首領以就農畝則抱戴沒齒爵位非望也嬰雖為大賊起於狂暴自分必及禍得網言矇若開明乃辭還營明日遂將所部萬餘人與妻子面縛謁網網悉釋縛慰納單車將嬰入營置酒為樂大會月餘撫循以意莫不委心謂嬰曰卿諸人積年為害一旦解散方垂蕩然當條名上必受封賞嬰曰乞歸故業不願復以穢名汙明時也網以其至誠乃各從其意親悉為安處居宅子弟欲為吏者聽之不欲不彊為吏則隨才任職為民則勸以農桑四業並興南州晏然論網功當封為冀所遏絕故不侯天子美其功徵用之疾病卒官時年四十六朝廷甚惜之嬰等三百餘人皆衰杖送喪哀同考妣

封中常侍鞏順為列侯冬十月辛未太尉桓焉司徒劉壽以災異罷十一月司隸校尉趙峻為太尉大司農胡廣為司徒十二月封故征西將軍馬賢孫承光為列侯以賢死王事也

二年冬十月辛丑令郡國中都官死罪繫囚犯大逆以下出縑贖罪禁吏民無酤酒十二月辛丑死罪不能入贖者遣詣臨羌居二歲匈奴中郎將馬寔有功於邊詔書褒奬賜錢十萬寔字伯騫扶風茂陵人也晝誦經書夜習弓兵希慕名流交結豪傑荷擔徒走不遠千里山陽王暢知名當時寔慕其名故往之暢欲觀其舉措不即見敕門曰行經日未還寔留住彌日而故云未還寔謂從者曰夫孝子事親行不逾日而至今不歸非孝子也暢聞之即引俱入知其異士也既入見其母結好而退寔臨退執暢手曰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幸俱生盛明之世當垂名千載不可徒存天壤之間各遇當仁之功勿相忘也歸舉孝廉補尚書郎西羌之難王暢薦寔於

執事由是為匈奴中郎將
建康元年春尚書僕射黃瓊上疏曰臣聞古之帝王莫不恭敬神明劬勞農事必躬郊廟之禮親籍田之勤所以率先群黎勉勸農功昔宣王不籍千畝虢公以為大譏伏惟陛下遵稽古之鴻業體虔肅以應天順時奉元懷柔百神雖詩詠成湯書美文王誠不能加今廟祀適訖而祈穀方至恐左右忠孝不欲屢勞聖躬以為親耕可廢臣聞先王制典籍田有日司徒咸戒司空除壇所

以迎氣東郊以應時風伏願陛下率群后冕旒三推則和澤滂流蒼生有賴上從之夏四月辛巳立皇子炳為皇太子大赦天下賜男子爵各有差上使中常侍高梵迎太子不齎詔書直詣承光宮以車載太子出太子太傅杜喬不能止不知所為御史种暠適至橫劒當車曰詔尚書得報乃聽太子既至上嘉暠持重稱善者良久去安知常侍非姦邪今日之事有死而已梵不敢爭遣太子國之儲貳巨命所繫常侍来無詔書何得將太子

秋八月徐揚州盜賊群起遣御史中丞馮放督州郡兵討之庚午帝崩于玉堂遺詔無起寢廟衣皆以故珠玉玩好皆不得下是日太子即皇帝位年二歲太后臨朝以太尉趙峻録尚書事九月丙午葬孝順皇帝于憲陵尚書欒巴坐諫作陵不欲壞民冢下獄免為庶人丙午京師地震詔公卿特進校尉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各一人皇甫規對策曰陛下聖德欽明聞災責躬咨嗟群僚招延敢諫臣得踐天庭承大問此誠臣寫憤畢

命之期也臣伏見孝順皇帝初勤王事綱紀四方天下欣然幾以獲治自後中常侍小黃門凡數十人同氣相求如市賈馬競思作變導上以非因緣嬖幸受賂賣爵分贓觧罪以攘天威公卿以下至於佐吏交私其門終無紀極頑凶子弟布列州郡並為豺狼暴虐群生天下擾擾從亂如歸至令風敗俗壞招災致寇今宜庭問百寮常侍以下尤無狀者亟便黜遣與衆共之披埽其黨蕩滌其賄以答天誡大雅曰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此之

謂也大將軍河南尹處周名之任為社稷之鎮加與王室舊有姻族今日立號雖尊可也而天下區區願其霈然增修謙節省去游娛不急之費減廬第無益之飾近儒術考論經書輔佐日月宜有至效夫朝者舟也民者水也朝之群臣乘舟人也大將軍兄弟操楫者也雖曰衆也在所欲之苟能卒志畢力守遵常軌以度元元所謂福也或乃怠弛中流而捐楫放棹將淪波濤歸咎受愆可不慎乎臣生長邊遠希步紫庭怖慴失守言不盡心潔冀忿其閒已以規對下第拜郎中託疾免歸冬十一月九江盜賊徐鳳稱上將軍殺略吏民已酉令郡國死罪繫囚減死一等徙邊戍於是殤帝廟次在順帝下鴻臚周舉議曰春秋魯閔公無子庶兄僖公代立躋僖公於閔公上孔子譏之經書曰大事于太廟躋僖公傳曰逆祀也至定公正而下之孔子是之經曰從祀先公為萬代法也殤帝在先於親為父順帝在後於親為子先後之義不可改昭穆之序不可亂上不從舉字宣光

汝南汝陽人也聰明多識善屬文學者為之頌曰五經縱橫周宣光初辟司徒掾稍遷州刺史尚書令左雄薦舉為尚書俄而雄為司隸詔書選武猛任將帥者選故冀州刺史馮直直卒坐罪減死又無武猛驗舉劾奏雄後復為尚書令雄謂舉曰詔書使我選武猛不使選清高舉曰詔書選武猛不使君選貪汙也雄曰進君實所以自伐也舉曰昔趙宣子任韓厥為司馬厥以軍法戮宣子僕宣子謂大夫曰可賀我矣選厥也任其事今君不以舉之不才誤升諸朝不敢阿君以為君羞不悟君之與宣子殊也雄謝而服之舉公亮不撓皆此類也

後漢紀卷十九

覆校官檢討臣季學錦
校對官庶吉士臣裴　謙
謄錄監生臣劉　昀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後漢紀卷二十 二十一

詳校官編修臣汪鏞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六千九百七十五 史部

後漢紀卷二十

晉 袁宏 撰

孝質皇帝紀 桓帝附

永嘉元年春二月戊戌帝崩于玉堂是時徐揚州盜賊起太后畏懼欲徵諸國王侯到乃發喪太尉李固曰帝雖幼弱乃天下之君也今日崩亡百神感動豈有臣子反共掩匿不舉哀耶昔始皇崩于沙丘胡亥趙高隱而不發詐定璽書以賜扶蘇歛裹尸載鮑魚二千餘里近

安帝崩於葉阿母王聖耿珍閻顯等遂倍濟陰更議平原載尸驅馳還宮乃發北鄉侯薨閻后兄弟及江京等亦共隱秘卒有孫程手刃之變三主崩沒臣子掩盖日不移晷旋受大禍此天下之至忌不可之至甚者也太后從之即暮發喪時清河王蒜年二十餘最有名德大臣歸心固意欲立謂冀曰今當立帝宜擇長年明德付以政事願將軍審詳大計陳平周勃之引代王霍光安世之立宣帝可以為法初章帝生千乘貞王伉伉生樂

安夷王胡胡生嗣王鴻鴻生建平侯續梁冀欲立幼主而專其權與太后定策禁中丙寅詔曰先帝早棄天下胄嗣幼沖何悟倉卒仍遭不造惟太后定之考人神之誠唯建平侯續幼而岐嶷師傅不煩年已八歲克昌化道形于體貌春秋之義為人後者為之子其以續為孝順皇帝嗣使使持節迎續於都亭是日即皇帝位太后臨朝於是蘇罷歸國太尉固言於太后曰今東面有事役費方興所有獻陵之役百姓疲矣大行皇帝尚幼可於憲陵塋中造陵依康陵之制三分減一以舒人力從之太后以頻遭大憂政之大小悉委冢宰是以固得盡心多所匡正數與梁冀違忤由是踈之已未葬孝沖帝于懷陵二月乙酉大赦天下賜男子爵各有差鰥寡孤獨癃殘貧不能自存者粟人三斛貞婦帛人二匹三月揚州盜賊馬勉自稱皇帝伏誅夏五月丙辰太后詔曰孝殤皇帝雖不永祚即位踰年君臣禮成孝安皇帝承襲統業而前世命恭陵為康陵之上追覽前代位第之宜先後相踰昔定公追順祀禮春秋善之其令恭陵次康陵憲陵次恭陵六月鮮卑寇代郡殺掠民吏秋九月庚戌太傅趙岐薨冬十二月九江盜賊華孟自稱黑帝伏誅

本初元年春正月詔曰昔堯命四子以欽天道洪範九疇休咎有象夫瑞以和降異以逆感休徵應天前聖所重頃州郡輕慢競逞殘暴陷人於罪民罹其害惡氣傷和以致災眚書曰明德慎罰方春東作育養敬始其勑有司罪非殊死且勿案驗以崇在寬三月庚申詔曰九江廣陵二郡俱罹寇害殘夷寖甚民失農業生者飢乏死者委棄昔之為政一物不得其所若己有之今我元元嬰此飢饉方春賑貸掩骼之時其調比郡見穀出廩大小口各有差收葬骸骨悉心經營以稱朕意夏四月令將軍以下至六百石遣子詣太學試受業滿歲課試以高第五人補郎次第五人太子舍人六月丁巳大赦天下賜天下男子爵各有差鰥寡孤獨貧不能自存者

粟人三斛貞婦帛人三匹閏月甲申帝崩于玉堂初帝雖幼知梁冀專權顛以為言冀懼後不免因行鴆毒帝暴不豫太尉固入問疾帝曰食煮餅今腹中悶得水尚可活冀曰吐利不可飲水語未絕而崩固號哭欲推醫冀不聽固復欲立清河王蒜與大鴻臚杜喬言之於朝衆皆同馬初章帝生河間王開開生蠡吾侯翼翼生志梁冀以女弟配志徵至京師會帝崩冀欲立志逼於李固之議至日暮而不定中常侍曹騰聞之恐夜見大將軍冀曰將軍累世攝政賓客縱橫多有過差清河王嚴明若即位將軍受禍不久矣若立蠡吾侯則富貴可保冀因言太后定策禁中先策免太尉李固

袁宏曰若李固者幾古之善人也將立昏闇先廢李固之善人者不必無一善故惡惡極者世逾貴善義之積一人之身耳非有萬物之助而天下莫敢違豈非道存故也古之帝王恐年命不長懼季世之陵遲故辨方設位明其輕重選羣臣之善以為社稷之寄蓋取其道存能為天下正鳴呼善人之益豈不大哉於是司徒胡廣為太尉司空趙戒為司徒太僕袁湯為司空太后詔曰孝質皇帝胄嗣不遂奄忽夭昏以社稷之重考宗室之賢莫若蠡吾侯志年已十五嘉姿卓茂又近為孝順皇帝嗣庚寅大將軍持節迎于夏門亭是日即皇帝位太后臨朝太尉胡廣錄尚書事封帝弟名為都鄉侯悝為蠡吾侯秋九月尊河間孝王曰孝穆皇帝趙姬曰孝穆皇后蠡吾先侯曰孝崇皇匿姬曰孝崇博園貴人是歲梁冀第池中船無故自覆冀以問掾朱穆穆對曰易稱利涉大川乘木舟虛災異記曰利涉大川濟渡萬民也舟船所以濟渡萬民不絕遊戲船務去其惡惡不絕善故惡人猶責於善夫然故惡理常有時而然善惡不絕善中人皆是也善不絕惡故善人

覆者天誡將軍以為有德宰相當濟渡萬民於難不可長念樂身務游戲而已及帝即位太后臨朝穆素善推災異欲輔道冀以扶王室乃奏記於冀曰宜專心公門庶能斥逐邪惡明年丁亥之歲刑德合於乾位易稱龍戰之會其文曰龍戰于野其道窮也謂陽將勝而陰道負也今年九月天氣鬱冒五位四侯連失正氣此互相明也天地大驗善道屬陽惡道屬陰若脩正守陽推折陰類則福從之矣穆每事不逮所好唯學傳行師言時有可試願將軍少察愚言申納諸儒而親其忠正絕其姑息夫人君不可不學當以天地順道漸漬其心宜為皇帝選置師傅及侍講者得小心忠篤敦禮之士將軍與之俱入參勸講授師賢法古此猶倚南山而坐平原也誰能傾之穆意欲言宦官恐冀泄漏之然不能已復附以密記曰今年夏月暈房星明年又有小厄當急誅姦臣為天下所怨毒者以塞天咎議郎大夫之位本以試儒術高行之士今多非其人九卿之中有非任者穆又薦名士种暠樂巴等而其後劉文等謀反事起有黃龍見沛國於是冀以穆龍戰之言為然乃請暠為從事中郎薦巴為議郎舉穆高第為侍御史穆自以冀故吏數奏記諫曰今宦官俱用水蠡為害而京師之費十倍於前河內一郡嘗調縑素綺穀纨八萬餘匹今乃十五萬匹官無見錢皆出於民民多流亡皆虛張戶口戶口既少而無貲者多當復割剝公賦重斂二千石長吏遇民如虜或責用田宅或絕命捶楚大小無聊朝不保暮又有浮游之人稱矯賈販不良長吏望為驅使令家人詐乘其勢此類交錯不可分別輒以託名尊府結怨取譏昔秦之末不恤四方近親市人數如此故以為安穩一旦瓦解陳項並起至於土崩近永和之末人有離心興徒發使不復應命懷糧廩兵云當向關幸賴順烈皇后初政清淨乃獲安寧今民心事勢復更戚戚困於永和撫安之急誠在大將軍先易二千石長吏非其人者減廬第園池之作距絕州郡貢獻內以明已外以解人

之厄今日行之則今日從矣冀既貪放而復納賂遺承事國家左右宦者與之通為姦利任其子弟賓客以為刺史二千石穆又奏記曰大將軍內有貴親之固外有功業之重誠不可復枉道散財以事左右近臣宦者遲舉刑賞有干典制輒率公卿詣朝堂案其罪咎則改節從訓猶影響也今反越津逾序以大事小以明事闇從其過言隨其失行天下之事受其枉戾傷損財物壞亂綱紀左右近官並以私情干擾天下雖大而民無所容足也餘尚可忍官位之事尤不可私毒害流布日夜廣遠願大將軍省廢他事十刻之間考案古今官民之極度數作趣較然可見如不早悟舟中之人皆敵國也若以穆輕愚不信其言可呼所親識古今者請徵核其實不可不誡懼有後恨冀終不悟報書云如此僕亦無一可也其言雖切然不甚罪也初大將軍商獻美人於順帝美人姓友字通期順帝以歸商商不敢留而出嫁之冀即遣客盜通期還會商薨冀行服於城西廬常與之居冀妻孫壽伺冀出即多從倉頭篡通期歸治掠之因言當上書告之冀大恐頓首請之於壽母壽亦不得已而止之遂幽閉通期復私召往來生子伯玉匿不敢出壽知之使其子河南尹徹滅友氏家冀恐壽害伯玉常置複壁中至年十五冀被誅乃出孫壽甚美而善為妖惑性鉗忌能制禦冀冀不敢違冀愛監奴秦宮宮至太倉令得出入壽所每往來屏御者而私語遂與宮通威振百僚刺史二千石皆謁辭之冀用壽言多斥奪諸梁在位者外以為謙讓唯孫氏宗親相冒名為侍中中郎校尉守長吏者十餘人皆貪叨凶淫使私客籍屬縣豪富大家被以誹謗之罪閉獄掠笞使出錢自贖不滿意者至於死徙哀號之聲滿天下四方調發貢獻半入冀家先輸上第而乘輿乃問其次又競上禮奉贊及吏民齎貨求官請罪者道路相望多遣賓客車騎出塞交通外國致汗血馬奇珍異物因行道路發取妓女御者而所使人又乘勢橫暴略人妻妾弄人婦女敲撻吏卒

與盜賊無異冀於洛陽城門內起甲第而壽於對街起宅競與冀相高作陰陽殿連閣通房魚池釣臺梁柱門戶銅沓紵漆青瑣丹墀刺鏤為青龍白虎畫以丹青雲氣又採土築山十里九坂以象二嶽窮極工匠之巧積金玉明珠充仞其中起家廬周環亦如之又多規苑囿西到弘農東至滎陽南及魯陽北徑河渠周旋千里諸有山藪丘麓皆樹旗大題云民不得犯又起苑於南城西繚繞數十里大興樓觀發屬縣卒徒繕治數年乃成

移檄發生兔剡其毛以為識犯者罪至死又發鷹犬於邊郡部民護送驅羊傳厨其食募人求名馬至數千匹西域嘗有賈客来不知禁誤殺一兔轉相告言死者十餘人又妒害諸梁長者及諸弟不欲令與已同其不疑及蒙私遣人出獵上嘗冀聞追捕其賓客一時殺三十餘人無生還者冀又起別第於城西以納姦亡命者賓其中或取良民以為奴婢名曰自賣民至千人因負勢放縱道市莫敢問者冀與壽共乘輦張羽蓋飾以金銀遊戲第中賓客詣門不得通請謝門者累千金十月冀與壽及諸子相隨游獵諸苑中縱酒作倡樂

後漢紀卷二十

後漢紀卷二十一

晉 袁宏 撰

孝桓皇帝紀上

建和元年春正月戊午大赦天下賜男子爵各有差鰥寡孤獨不能自存者粟人三斛貞婦帛人三匹二月黃龍見譙夏四月庚寅京兆地震以定策功益封大將軍梁冀萬戶太尉胡廣為安樂侯司徒趙戒為江南侯司徒袁湯為安國侯六月太尉胡廣以病薨光祿勳杜喬為潁陽侯不疑弟蒙為西平侯梁冀子胡狗為襄邑侯不疑子焉為潁陰侯冀孫桃為城父侯又封中常侍劉廣等為列侯太尉喬曰古之明君皆以用賢賞罰為務失國之主其朝豈無貞幹之臣典誥之篇哉患得賢不用其謀韜書不施其教聞善不信其義聽讒不詳其理也昔桀紂之時非無先王之書折中之臣然下愚難移卒以亡國已然之鑒也陛下越從蕃王飛龍即位應天順人萬夫側望不急忠賢之賞而先左右之封傷善害德讒訹暴興大將軍梁冀兄弟姦邪傾動天下皆有正卯之惡未被兩觀之誅而橫見式叙各受封爵天下惆悵人神共憤非所為賞必當功罰必有罪也夫有功而不賞則為善失其望姦回而不誅則為惡遂其性故陳斧鉞而民不畏刑班爵位而人不樂善苟遂斯道非徒傷治殄民為亂而已至於喪身滅國豈不慎哉喬字叔榮河內林慮人也少以孝悌稱歷位尚書九卿皆有名迹是時梁氏貴盛群臣莫不傾意惟喬直道而行在位者皆以為不及也八月立皇后梁氏太后之妹也初為蠡吾侯妃未及成禮而帝即位后入掖庭數月立為皇后九月京師地震甘陵人劉文謀立清河王蒜為帝蒜閉門拒文事發覺伏誅貶蒜為尉氏侯徙桂陽郡蒜自殺冀於是誣太尉杜喬故太尉李固與文通謀喬固皆下獄固門生勃海王調等十餘人負鈇鑽詣闕理固大將軍長史吳祐傷固之枉與冀爭之冀怒不從從事中

即馬融主為冀作章表融時在坐祐謂融曰李公之罪成於卿手李公若誅卿何面目示天下人冀怒而起出喬固遂死獄中郡守承旨殺之固字子堅漢中南鄭人父郃為漢司徒固躬志於學雖三公子嘗自負書千里尋師親給灑埽學行根深無所不貫四方之士自遠而来僉曰復至公輔矣初固二子憲公季公並為長吏聞策免皆棄官歸固知罪之將及乃命二公將小子燮還鄉里固女文姬涕泣曰李氏滅矣自太公以来積德累仁何故遇此密與二公謀共逃燮實言還京師矣鄉人信之後被郡書二公皆受害王成者固之僕隷也文姬厚為其資以燮屬成曰君執義於公家其日久矣是以臨危託君以六尺之孤若李氏復存君之名義齊於程杵富貴榮華與君同之成為義士乃將燮往徐州界變姓名為酒家僕賣卜於市陰相往来會赦得免而成病卒燮厚葬之四時祭焉馬燮既歸文姬涕泣相對因屏人而言曰先公蹇蹇為漢忠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然梁氏久暴動脅主威令弟幸全血屬豈非天乎宜杜絶衆人慎勿令斥言加於梁氏加梁氏則連主上連主上則禍重至矣燮敬從姊言卒以獲全燮學行才藝亞於固官至京尹卒吳祐字季英陳留長垣人父恢南海太守欲漆簡寫尚書章句時祐年十二諫恢曰今君逾江湖越五嶺僻在海邊風俗雖陋然多珍玩上為朝廷所疑下為權豪所望此書若成必載蕪兩昔馬援以薏苡興謗王陽以衣囊徼名嫌疑之際先賢所慎願君少留意矣恢笑而撫其首曰吳氏世不乏季子矣遂然其意輟而不寫祐年二十喪父服除居無擔石之蓄不受宗人之遺牧豬長羅澤中年四十餘乃為郡吏舉孝廉遷膠東侯相政尚清靜以身率下以褒賢賞善為務吏民有以罪過相告訴者祐輒閉閤自責良久然後問之民有詞訟先命三老孝悌喻解之不解祐身至閭里自和之自是之後吏民不忍欺十月司徒趙誡為太尉司空袁陽為司徒故太尉胡廣為司空

二年正月甲子皇帝加徽號庚午大赦天下賜王侯已下金帛各有差四月丙子立都鄉侯子為平原王五月癸丑北宮德陽殿火六月立徑城侯悝為清河王改清河為甘陵七月京師大水十月長平盜賊陳景自號為皇帝子伏誅

三年二月己丑詔曰昔在前代封墓軼問所以激忠厲俗以光後昆故光禄大夫周舉性侔夷齊直同史魚入參贊納出司京輦有密靜之風予欽乃勳將登三事不幸夙終朕甚惜焉詩不云乎肇敏戎功用錫爾祉其賜錢千萬以旌素節四月丁卯晦雨肉大如手本志曰視之不明是謂不哲時則赤祥雨肉近赤祥也是時太后攝政梁冀專權枉誅良臣杜喬李固天下寃之十月太尉趙戒以疾罷太尉司徒袁陽為太尉

和平元年正月甲子大赦天下己丑太后詔曰曩者遭家不造大禍薦臻欽惟宗廟之重社稷之大爰立明哲將即委授而東南西北醜類未賓故且總攝助理萬機今悉討除遠慕復子明辟之義其及今辰皇帝稱制二月甲寅皇太后梁氏崩三月甲午葬順烈皇后乙酉爵大將軍冀夫人為襄城君夏五月庚辰尊匿貴人為孝崇皇后宮曰永樂皆如長樂宮故事以蕃后不得至京師居真定五官

元嘉元年正月癸酉大赦天下四月己丑上微服幸河東梁不疑府是日天大風尚書楊秉諫曰臣聞瑞由德至災應事興傳曰禍福無門惟人所召乃者暴風迅疾殆必有異上天不言以災異譴告是以孔子曰迅雷風烈必有變動詩云敬天之怒不敢驅馳王者至尊出入有常警蹕而行清室而止自非郊廟鸞旗不駕故詩稱自郊徂宮易曰王假有廟致孝享也未有私從意志日晏遊諸臣之家降尊亂卑等威無別宿衛守空宮壘紱委女妾設有非常之變任章之謀上負先帝下悔靡及臣奕世受恩得備納言又以薄學充在勸講特蒙光識見照日月恩重命輕敢陳其愚大將軍冀怨秉出為扶

風太守初秉侍講以經學見重太常黃瓊以秉勸講帷幄不宜外遷留拜光祿大夫當蓋之時抑而不用十月司空胡廣薨太常黃瓊為司空十一月辛巳京師地震詔百官上封事靡有所諱舉獨行之士各一人安平崔寔郡舉詣公車稱病不對退而論世事曰凡天下所以不治者其患在世承平政漸哀而不改俗漸弊而不悟習亂安危忽不自覺或躭荒嗜欲不恤萬機或悅衆言莫知所從或見信之臣懷寵苟免或踈遠之士言以賤廢是以綱紀弛而不振智士捐而不用悲夫自漢興以來三百餘年矣政令刓瀆上下懈怠風俗彫弊人民僞巧百姓嚚然復思中興之功矣救世之術豈必堯舜而治哉期於紐絕拯撓去其煩惑而已是以受命之君創制改物中興之主匡時補失昔盤庚遷都以易殷民之弊周穆改刑而正天下之失俗人守古不達權變苟執所聞忽略所見焉可與論國家之事哉故言事者頗合聖聽於今須有可採輒見掎奪何者其頑士則闇於時權其達者則寡於勝負斯賈誼所以見悲於上世也雖使幄不宜外遷留拜光祿大夫當蓋之時抑而不用十月司空胡廣薨太常黃瓊為司空十一月辛巳京師地震詔百官上封事靡有所諱舉獨行之士各一人安平崔寔郡舉詣公車稱病不對退而論世事曰凡天下所以不治者其患在世承平政漸哀而不改俗漸弊而不悟習亂安危忽不自覺或躭荒嗜欲不恤萬機或悅衆言莫知所從或見信之臣懷寵苟免或踈遠之士言以賤廢是以綱紀弛而不振智士捐而不用悲夫自漢興以來三百餘年矣政令刓瀆上下懈怠風俗彫弊人民僞巧百姓嚚然復思中興之功矣救世之術豈必堯舜而治哉期於紐絕拯撓去其煩惑而已是以受命之君創制改物中興之主匡時補失昔盤庚遷都以易殷民之弊周穆改刑而正天下之失俗人守古不達權變苟執所聞忽略所見焉可與論國家之事哉故言事者頗合聖聽於今須有可採輒見掎奪何者其頑士則闇於時權其達者則寡於勝負斯賈誼所以見悲於上世也雖使

勒鞭撻以救奔敗豈暇鳴鑾從容平路哉

袁宏曰觀崔寔之言未達王霸之道也常試言之夫禮備者德成禮順者情泰德苟成故能儀刑家室化流天下禮苟順故能影響無遺翼宣風化古之聖人知人倫本乎德義萬物由乎化風陶鑄因乎所受訓導在乎對揚崇軌儀於化始必理備而居宗明恭肅以弘治則理盡而向化斯乃君臣尊卑之基而德和洽之本也是以大道之行上下順序君唱臣和其至德風教繫乎一人

政化行於四海無犯禮而王迹彰矣及掊王不存禮樂淩遲風俗自興戶皆為政君位且猶未固而況萬物乎於斯時也臣子自盡之日將守先王之故典則元首有降替之憂欲修封域之舊職則根本無傾拔之慮故忠奮之臣推其義心不忍其事思屏王室故有自下匡上之功以卑援尊之事雖失順序之道然效忠之迹也欲齊王體則異乎承宣之美欲同之不順而終有翼戴之功故聖人因事作制以通其變而霸名生焉春秋書齊晉之功仲尼美管仲之勳所以括囊盛衰彌綸名教者也夫失仁而後義必由於仁失王而後霸以致於霸必出於忠義誠仁之不足然未失其為忠也推此以觀則王霸之義於是見矣初上欲封大將軍梁冀使公卿會議其禮特進安樂侯胡廣太常羊儒司隸校尉祝恬太中大夫邊韶等稱冀之德宜比周公錫之山川封以附庸司空黃瓊議曰昔周公輔相成王制禮作樂是以大啓土宇賜以山川郊祀天地行天子禮此百世未有唯

晉之功仲尼美管仲之勳所以括囊盛衰彌綸名教者也夫失仁而後義必由於仁失王而後霸以致於霸必出於忠義誠仁之不足然未失其為忠也推此以觀則王霸之義於是見矣初上欲封大將軍梁冀使公卿會議其禮特進安樂侯胡廣太常羊儒司隸校尉祝恬太中大夫邊韶等稱冀之德宜比周公錫之山川封以附庸司空黃瓊議曰昔周公輔相成王制禮作樂是以大啓土宇賜以山川郊祀天地行天子禮此百世未有唯

氏無在位者八月黃龍見句陽又見允街十月乙亥京師地震

永興元年五月丙申大赦天下十一月丁丑減天下人死罪一等民饑流亡數十萬口詔所在賑給太尉袁湯致仕湯字仲河初為陳留太守褒善叙舊以勸風俗嘗曰不值仲尼夷齊西山餓夫柳下東國黜臣致聲名不泯者篇籍使然也乃使戶曹吏追録舊聞以為耆舊傳數年薨追贈特進謚曰康侯子成左中郎將逢及隗並

為三公太常胡廣為太尉太僕黃瓊為司徒
二年正月甲午大赦天下二月初聽刺史二千石三年
喪癸卯京師地震詔公卿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
各一人潁川荀淑對策譏切貴幸為梁冀所忌出為朗
陵侯相吏民敬愛稱為神君馬淑字季和棄官隱居以
壽終是時潁川鍾皓字季明以德行稱官至林慮長初
皓為本郡功曹西門亭長陳寔未知名皓獨敬異焉皓
初辟公府太守問有誰可代君者皓曰明府必欲得其
人西門亭長陳寔可也自是名重海內寔曰鍾君似不
察人不知何獨識我潁川李膺嘗嘆曰荀君清識難尚
鍾君至德可師皓之嫂膺之姑也有子曰覲與膺同年
而並有令名覲為人好學慕古有進退之行膺祖太尉
修常言覲似我家性國有道不廢國無道免於刑戮者
也復以膺妹妻之覲屢被辟命未嘗屈就膺謂覲曰孟
軻以為人無是非之心非人也弟於是何太無皂白邪
覲嘗以膺言告人曰元禮祖父在位諸從並盛又鍾公

之甥故得然乎國武子好招人過以為怨本豈其得保
身全家
袁宏曰鍾生之言君子之道古之善人內修諸己躬自
厚而薄責於人至其通者嘉善而矜不能其狹者正身
而不及於物若其立朝為不得已而後明焉事至而應
之非司人之短者也如得其情猶復託以蔇蒸使過而
可得悔失而自新之路長君子道廣而處身之塗全矣
末世陵遲臧否聿興執銓提衡稱量天下之人揚清激
濁繩墨四海之士於是德不周而怨有餘故君子道亢
而無必全之體小人塗窮而有害勝之心風俗彫薄大
路險巇其在斯矣六月乙丑封乳母馬惠子初為列侯
九月丁卯朔日有蝕之太尉胡廣免司徒黃瓊為太尉
光祿勳尹頌為司徒閏月蜀郡盜賊李伯自稱太初皇
帝伏誅
永壽元年正月戊申大赦天下二月司冀民饑人民相
食詔所在賑給各有差時梁氏威勢傾天下而上無繼

嗣災異數見頴陰人劉陶上疏曰蓋人非天地無以寓生天地非人無以為靈是故帝非民不立民非帝不寧夫天地之與帝帝之與民猶手之與足相須而行混同一體自然之勢也臣竊觀之今玄象錯度日月不明地裂川溢妖祥並興脩嗣仍絕民率流亡昔夏癸由此而廢商辛以斯而喪若不悔寤恐懼將無及矣伏惟陛下年隆德茂中天稱號襲常存之爵修不易之制目不視鳴條之事耳不聞檀車之聲天災不卒有痛於肌膚震蝕不卒有捐於已身故蔑三光之錯不畏上天之怒怡

民飢之憂忽震裂之變輕無嗣之禍殆國家之命非所以彰美祖業克保天祉者也當今忠諫者誅諛進者賞嘉言結於忠舌國命在於讒口擅閣樂以咸陽授趙高以車府夫危非仁不扶亂非智不救故武丁得傅說以消鴝雉之變周宣用山甫以濟幽厲之荒竊見冀州刺史朱穆烏桓校尉李膺皆履正清修貞介絕俗穆前在冀州彈糾豪桀埽滅蠹惡肅清萬里不仁者遠雖山甫不空

二年春正月初聽中常侍行三年喪七月鮮卑寇雲中

十月京師地震

三年春正月癸未大赦天下六月司徒尹頌薨司空韓縯為司徒是時有人上書言人所以貧困者貨輕也欲更鑄錢事下群臣及太學之士時劉陶等在太學議曰

夫讀鑄錢之詔下及幽微不遺窮賤是以霍食之人敢懸書象魏聽罪絳闕蓋以為當今之憂不在於此在民有饑勞之怨海內無耳目之變乃箕子所謂佯愚而對也臣不達殷人佯愚之慮欲於不問而言甲子之事故念生鮮死久復不敢極諫陳其要請粗言生民之業夫食者有國之大寶生民之至貴也竊見比年以來良苗盡於蝗螟之口耔軸空於公孫之衣野無青草室如懸罄所急朝夕之餐所患靡監之事豈謂錢之鑠薄銖兩輕重哉今議者不達農殖之本多言鑄錢之便或欲因緣行詐以貫國利國利將盡取者爭競故造鑄錢之端於是乎生萬人鑄之一人奪之猶不能給設令一人鑄之則萬人奪之雖以陰陽為炭萬物為銅役不食之民使不饑之士猶不足無厭之求也陛下聖德愍海內之憂感天下之難欲鑄錢齊貨以救其厄此猶養魚於沸鼎之中棲鳥於烈火之上夫火土湯水魚鳥之所生用之不時必也焦爛當今地廣而不得耕民衆而無所食群小競逐吞噬無厭誠恐卒有徵役夫窮匠起於板築之間投斤攘臂登高大呼則愁怨之人狼跳虎駭響應雲會八方分崩中夏魚潰雖方尺之錢不能救此若不早寤恐將及之上從之

延熹元年夏五月甲戌晦日有蝕之京都蝗六月大赦天下丙戌初置博陵郡誅侍中寇榮榮恂之曾孫辯絜自善少與人交以此見害於貴寵榮從兄子尚益陽長公主帝又娶其從孫女於後宮左右益惡之乃陷榮以罪宗族遂免歸故郡吏持之急榮懼不免奔闕自訟未至刺史張敬追劾榮以擅去邊有詔捕榮榮亡命數年會赦令不得免窮困乃亡命山中上書曰臣聞天地之於萬物也好生帝王之於萬民也慈愛陛下統天理物作民父母自生育已上咸蒙德澤而臣兄弟獨為權門所嫉以臣昏姻王室謂臣將撫其背奪其位退其身受其勢於是造作飛章被以臣宗欲使墜於萬仞之坑踐於必死之地陛下忽慈母之仁發投杼之怒有司承旨

驅逐臣門臣輒奔走本郡沒齒無怨臣誠恐卒為豺狼橫見噬食故冒死詣闕披布肝膽剌史張敬好為諂諛張設機牢令陛下復興雷霆之怒司隸校尉應奉河南尹何豹洛陽令袁騰三官並驅若赴讎敵威加亡罪罰及朽骨但未掘壙出骸剖棺露髆耳殘酷之吏不顧無辜之害欲使聖朝必加罰於臣宗是以不敢觸突天威而自竄山林以陛下蒙神聖之聽啟獨見之明距讒慝之謗絶邪巧之言救可濟之民援沒溺之命臣不意滯留張羅海隅置罝萬里逐者窮人迹追者極車軌雖楚購伍員漢求季布無以復過也自臣遇罰以來三蒙赦令無厭之罰足以蠲除而陛下疾臣逾深有司咎臣轉力止則見掃滅行則為亡虜苟生則為窮民殛死則為怨鬼天廣而無以自覆地厚而無以自載蹈陸有沈淪之憂巖牆有鎮壓之患精誠足以感天而陛下不悟如臣元惡大憝足備刀鋸陛下當班之市朝坐之王庭使三

槐九棘平臣之罪無緣萬乘之前永無見信之期也勇者不逃死智者不毀名豈惜垂盡之命願赴湘沅之波故假須臾之期不勝首丘之情欲犯主怒觸帝禁伏於兩觀之下陳寫痛毒之冤然後登金鑕入沸湯雖死而不恨悲夫久生亦復何聊賴願陛下使臣一門頗有遺類以崇天地寬厚之惠謹先死陳情臨章泣血上不省遂滅寇氏

袁宏曰寇榮之心良可哀矣然終至滅亡者豈非命也哉性命之致古人豈宥明之其可略言乎易稱天之所助者順人之所助者信然則順之與信其天人之道乎得失存亡斯亦性命之極也夫向之則吉背之則凶順之至也推誠則通易慮則塞信之極也故順之與信存乎一已者也而吉凶通塞自外而入豈非性命之理致之由已者乎夫以六合之大萬物之衆一體之所棲宅猶秋毫之在馬背也其所資因小許處耳而賢者順之以通不肖者逆之以塞彼之所乘豈異塗轍哉致之在已故禍福無門

之殊應也夫松竹貞秀經寒暑而不衰榆柳虛桡盡一時而零落此草木之性修短之不同者也廉潔者必有貪濁之對剛毅者必遇彊勇之敵此人事之對感時之不同者也咸自取之豈有為之者哉萬物之為莫不皆然動之由己應之在彼猶影響形聲不可得而差者也故君子之人知動靜為否泰致之在已也繕性治心不敢違理知外物之来由內而至故得失吉凶不敢怨天夫然遇泰而不變其情遭否而不慍其心未嘗非己夫何悲哉

二年三月甲午絕刺史二千石三年喪六月鮮卑寇遼東度遼將軍李膺擊破之膺字元禮潁川襄城人初為蜀郡太守威德並行後轉護烏桓校尉會匈奴攻雲中殺略吏民膺親率步騎臨陣交戰斬首二千級羌寇遠退邊城安靜後以公事免官天子賢劉陶之言而嘉膺之能遷度遼將軍先時疎勒龜茲數抄張掖酒泉雲中諸郡吏民苦之自膺在邊皆不復為害匈奴莎車烏孫

鮮卑諸國常不賓附者聞膺威名莫不畏服先時略取民男女皆送還塞下遷河南尹司隸校尉膺風格秀整高自標持欲以天下風教是非為已任後進之士有升其堂者皆以為登龍門七月太尉黃瓊免太常胡廣為太尉丙午皇后梁氏崩乙丑葬懿獻梁皇后於是梁冀專權其同已者榮顯違忤者劾死百僚側目莫不從命省中咳唾之音冀必知之臺閣機事先以聞冀乃得奏御內外恐懼上下鉗口而帝不得有所親任上既不平之矣冀以私憾專殺議郎邠尊上益怒之於是亳貴人見幸冀嫉其寵遣客夜盜其家欲刺貴人母母入宮求哀因言冀之罪八月癸酉上問小黃門唐衡曰左右誰與冀不相得者衡曰單超左悺前詣河南尹不疑禮敬極簡不疑收其兄弟送洛陽獄二人詣謝而得免徐璜貝瑗常私忿梁氏放橫口不敢言於是上呼起悺入室上曰梁將軍兄弟專朝迫脅內外公卿以下從其風旨今欲誅之於常侍意如何皆對誠為國賊當誅日久臣

等弱劣未知聖意何如耳上曰審然者常侍容圖之對曰圖之易耳但恐陛下腹中狐疑上曰姦臣脅國當伏其罪復何狐疑於是令衡呼璜瑗五人遂於宅中定議上懾超臂出血以為盟超等曰陛下今計已定勿復更言恐為人所疑丁丑冀心疑超等使中黃門張惲入省宿以防其變瑗勑吏收惲以自外來謀圖不軌於是帝幸前殿召公卿勒兵遣使者收冀大將軍印綬更封北景都鄉侯黃門令瑗將虎賁士千人與司隸共捕冀宗親洛陽獄無少長皆誅之冀自殺追廢懿獻后為貴人初上既與中官成謀乃召尚書令尹勳使任其事上素惡冀倉卒恐不能辦勳臨事明斷甚有方略冀既誅上嘉其能坐冀所連及公卿列侯校尉刺史二千石死者數十人冀故吏賓客免黜者三百餘人朝廷為之一空唯光祿勳王躬廷尉邯鄲義在焉是時從禁中發使者交馳道路公卿失其度州府市朝閭里喚沸數日乃定百姓莫不稱快冀財貨已充王府用減天下租稅之半先時立名行高節之士多遭梁冀之害免身苟榮而已莫敢潔去就矣唯周協不屈其志而獨能自免於難故士以此服之也協字巨勝周舉之子玄虛養道以典墳自娛初以父任為郎自免歸徵辟不就杜門不出十餘年及延嘉初乃開門延客遊談宴樂是秋梁冀誅而協亦病卒識者以為知命初冀之盛也尚書陳霸上疏言其罪請誅之上不省霸知為冀所害七日不食而死戊寅太尉胡廣司徒韓縯以阿附梁冀減死一等壬午立皇后亳氏實鄧后也后即鄧香之女香則禹之孫初后母宣起於徽賤間香生后後適梁紀故后冒姓梁氏紀姊子孫壽冀之妻也進后入掖庭有寵立為皇后惡梁姓之同改為亳氏封宣為長安君追尊香為車騎將軍安陽侯宣子演封南頓侯位特進后復姓鄧氏徙宣為昆陽君演子康北陽侯賞賜巨萬封平梁冀之功也白馬令李雲上書移副三府曰故大將軍梁冀雖持權日久今得誅之猶名家臣殪而殺也而猥封謀臣萬戶高

祖聞之得無見非西北列將得無不事孔子曰帝者諦也今官位錯亂小人日進財貨公行政治日消是帝欲不諦乎上得雲奏大怒送雲黃門北寺使中常侍管霸與御史廷尉雜考之弘農五官掾杜衆傷雲以忠獲罪上書願與同日死帝愈怒遂并下廷尉廷尉奏雲不遜欲獲抗直之名衆遠為邀訴皆大逆不道請論如律霸入奏上在濯龍池霸跪言曰雲野澤愚夫衆郡中小吏出於狂戇不足加罪上謂霸曰使帝欲不諦是何等語而常侍欲原之邪顧小黃門吳伉可其奏大鴻臚陳蕃上疏救雲曰臣聞所言雖不識禁忌於上其意歸於憂國但違將順之禮禮譏暴諫然亦有狂狷愚忠不顧誅族之禍者古今有之是以高祖忍周昌不諱之言孝成皇帝赦朱雲腰領之誅二主非不忿此二臣以忠不思難皆不罪之今日殺李雲天下將言陛下誅諫臣所以袁宏曰夫欲之則至仁心獨行人君之所易人臣之所難也動而有悔希意循制人臣之所易人君之所難故上下恬然莫不雍塞逮於末世斯道不存君臣異心上下乖違各行所易不顧其所難難易之事交而諫爭之議生也夫諫之為用政之所難者也處諫之情不同故有三科焉推誠心言之於隱貴於誠入不求其功諫之上也率其所見形於言色面折廷爭退無後言諫之中也顯其所短明其不可彰君之失以為已名諫之下也夫不吝其過與衆攻之明君之所易庸主之所難觸其所難暴而揚之中諫其猶致患而況下諫乎故諫之為道天下之難事死而為之忠臣之所易也古之王者辨方正位各有其事在朝者必諫在野者不言所以明職分別親疎也忠愛心至釋耒而言者王制所不禁也無因而去處言之地難故君子罕為也十月行幸長安祠章陵壬寅中常侍單超為車騎將軍十二月西戎犯塞護羌校尉段熲討之天竺國來獻故太尉黃瓊為太尉光祿大夫祝恬

為司徒詔曰太尉黃瓊清儉不撓數有忠謇加以典謀深與有師傅之義連在三司不阿權貴疾風知勁草朕甚嘉焉其封瓊郃鄉侯瓊固讓不聽是時新誅梁冀天下想望異政故瓊首為三公多奏州縣諸不法死徙者十餘人海內翕然副其耳目上委任之會單超等五侯擅權瓊自度力不能制乃稱疾不朝上表曰臣聞天者務剛其氣君者務彊其政是以王者居高履貴則以德義為首臨危處難則以忠賢為助故能長守萬國保其社稷而陛下即位以來諸梁秉政宦豎充朝富擬王公勢傾海內言之者輒族滅稱之者必顯榮忠臣懼死而杜口萬夫畏禍而括囊故太尉李固杜喬以直言干政遂見殘滅賢愚傷心故白馬令李雲指言宦官以忠獲罪是使天下結舌以忠為諱也徐璜唐衡單超具瑗等於梁冀之盛苟免相連及其當誅說以要賞陛下不復澄清善惡俱與忠臣尚書令尹勳等並時顯封使朱紫不別粉墨雜糅所謂銷金王於沙礫碎圭璧於泥塗四方聞之莫不叩心傷陛下失賞於見誣虧爵於姦臣夫讒諛相與無高而不升阿黨相抑無深而不淪陛下年在方剛聖慮未衰願還既誤之封折后族之勢夫懷寶者須世抱璞者待時陛下誠能行臣所陳則懷寶抱璞之徒特將竭力致身以趨聖世臣身輕任重勤不補過敢以垂死之年陳不諱之言

三年正月丙申大赦天下丙午車騎將軍單超薨閏月羌寇張掖護羌校尉段熲討之五月甲戌詔曰汝南太守張彪故河南尹鮑吉與朕有潛龍之舊皆封列侯六月辛酉司徒祝恬薨光祿勳种暠為司徒九月泰山盜賊羣起十二月中郎將宗資討之

後漢紀卷二十一

覆校官檢討臣季學錦
校對官庶吉士臣裴　謙
謄錄監生臣劉　昀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後漢紀卷二十二 三

詳校官編修臣汪鏞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六千九百七十七 史部

後漢紀卷二十二

晉 袁宏 撰

孝桓皇帝紀下

四年春正月辛丑南宮嘉德殿火二月壬申武庫火夏四月甲寅河間孝王開子博為任城王五月有星孛於大辰丁卯源陵長壽門火六月羌寇金城安定漢陽武威殺吏民中郎將皇甫規討羌大破之先是涼州刺史郭宏漢陽太守趙喜安定太守孫俊皆不任職倚恃貴

戚有司不敢糾規悉條奏其罪羌人聞之翕然乃喜一時降者二十餘萬口徵拜議郎論功未畢常侍左悺私求於規規執正不許悺遂以餘寇不絕收規下獄學生張鳳等三百餘人守闕訟規終不省規竟坐論會赦復徵為尚書頃之復為中郎將討梁益叛羌有功封喜城侯固讓不受規字威明安定朝那人初譏切梁氏謝病歸教授十餘年冀既誅旬月之間禮辟五至皆不就公車徵乃起為太山太守規好推賢達士太傅陳蕃太尉楊秉長樂

少府李膺太守張奐皆規所教授致顯名於世秋八月闕內侯以張掖酒泉尚書令陳蕃薦五處士曰臣聞善人者天地之紀治之所由也詩云思皇多士生此王國天誕俊乂為陛下出當輔明時左右大業者也處士豫章徐稚彭城姜肱汝南袁閎京兆韋著頼川李曇德行純備著於民聽宜登論道協亮天工終能翼宣威德增光日月者也詔公車備禮徵皆辭疾不至稚字孺子豫章南昌人也家貧常自耕稼非其衣不服非其力不食恭儉義讓非禮不言所居服其德化道不拾遺陳蕃嘗為豫章太守以禮請署功曹稚為之起既謁而退蕃饋之粟受而分諸鄰里舉有道起家拜太原太守皆不就諸公所辟雖不就其有死喪者負笈徒步千里赴弔斗酒隻雞藉以白茅酹畢便退喪主不得知也初稚少時遊國學中江夏黃瓊教授於家故稚從之諮訪大義瓊後仕進位至三司稚絕不復交及瓊薨當葬稚乃往赴弔進酹哀哭而去人莫知者時天下名士四方遠近無

不會者各言聞豫章徐孺子來何不相見推問喪宰曰頃寧有書生來邪對曰先時有一書生來衣麄薄而哭之哀不記姓字僉曰必孺子也於是推選能言語者陳留茅季偉候與相見酤酒市肉稚為飲食季偉請國家之事稚不答更問稼穡之家稚乃答之季偉還為諸君說之或曰孔子云可與言而不與言失人稚其失人乎郭林宗曰不如君言也孺子之為人也清潔高廉饑不可得食寒不可得衣而為季偉飲酒食肉此為已知季偉之賢故也所以不答國事者是其智可及其愚不可及也何不知之乎是時宦豎專政漢室侵亂林宗周旋京師誨誘不息稚以書誡之曰大木將顛非一繩所維何為棲棲不遑寧處林宗感悟曰謹拜斯言以為師表姜肱字伯淮彭城廣戚人隱居靜處非義不行敬奉舊老訓導後進常與小弟季江俱行為盜所劫欲殺其弟肱曰弟年稚弱父母所矜又未聘娶願自殺以濟家弟季江復言曰兄年德在前家之英俊何害之不如殺我

我頑闇生無益於物沒不損於數乞自受戮以代兄命二人各爭死於路盜戝及曰二君所謂義士棄物而去肱車中尚有數千錢在席下盜不見也使從者追以與之賊感之亦復不取肱以物已歷盜手因以付亭長委去舉有道方正皆不就衷閎字夏甫太傅安之玄孫自安至閎四世三公貴傾天下閎玄靜履貞不慕榮官身安茅茨妻子御糟糠父為彭城太守喪官閎兄弟五人常步行隨柩車號泣晝夜從叔逢隆並為公輔前後贈遺一無所受二公忿之至於州府辟召州郡禮命皆不就韋著字休明京兆杜陵人隱居講授不修世務李曇字子雲賴川陽翟人少喪父事繼母繼母酷烈曇奉逾謹率妻子執勤苦不以為怨曇身耕農以奉供養得四時珍玩未嘗不先拜而後進母鄉里有父母者宗其孝行以為法度徵聘不應唯以奉親為歡夏四月戊辰虎賁掖門火五月康陵園火武陽蠻夷反車騎將軍馮緄討之緄上書曰夫勢得容姦盜跖可信樂羊伐中山反而語功文侯示以謗書一篋願請中常侍一人監軍財費尚書朱穆奏曰臣聞出郊之事將軍制之所以崇威信合事宜也即緄有嫌不當荷任即緄無嫌義不見疑樂羊戰國陪臣猶賴見信之主以全其功況唐虞之朝而有猜嫌之事哉緄設虛端以自阻衛為臣不忠帝寢其奏穆又上書言漢故事中常侍或用士人建武已來乃悉用宦者延平已來寖益貴盛假貂璫之飾任常伯之職天朝政事一更其手權傾天下寵逼人主子弟親戚並荷職任放濫驕逸莫能禁禦遣罷率由舊章博選天下清純之士達國體者以補其虛即陛下可為堯舜之君衆僚皆為稷禹之臣矣上不從穆後復見口陳奏上不悅穆伏不起左右叱穆出於是宦者更共稱詔以詰讓穆憤激發疽而卒公卿以穆立節忠清守死善道宜蒙旌寵以勸忠勤乃追贈益州刺史穆字公叔南陽宛人初為冀州刺史始濟河長吏

解印去者四十餘人中常侍趙忠喪父殮為璵璠玉匣穆下郡考正乃至發墓視屍其家稱寃自訴穆坐徵詣廷尉髡輸左校後得原歸家頃之朝臣多為穆怨由是徵命議郎尚書十一月武陵蠻夷降

六年春正月戊午司徒种暠薨大鴻臚許栩為司徒暠字景伯河南洛陽人父早亡有財三千萬暠皆以賑鄉里貧者當時豪貴莫不遂識知之年四十四縣始名為門下吏時河南尹田歆外生王諶名知人歆謂之曰河南當舉六孝廉皆得貴人書命不宜相違欲以五副之自舉一清名堪成就者上以報國下以託子孫汝助我索之諶答曰知臣莫若君君為二千石當清察郡中詢於賢良諶安得知之歆曰郡中所送固凡庸耳欲因汝之明求人之所不知而有奇者耳明日諶東出送客駐車太陽郭裏見暠還語歆曰為君得孝廉矣問為山澤耶答曰洛陽門下吏也歆笑曰當得隱滯之夫乃洛陽吏耶答曰夫異士不居山谷但其居處異耳德未必有也可召而與之言歆便於府召見於庭中詰問職事長吏所施行暠分別具對皆有條理乃署主簿功曹舉孝廉由是知名二月戊戌大赦天下夏四月辛亥康陵東署大火秋七月甲午平陵園寢火十月上廣城校獵光祿勳陳蕃上書諫曰臣聞人主有事於苑囿唯西郊順時講武以殺屬助祭盡孝敬之道也違是則為逸遊肆樂情意故皐陶誡舜曰無敢遊逸周公誡成王曰無盤遊于田虞舜成王猶有此誡況德不及二主者哉當今兵戎未戢是陛下焦心坐而待旦之時也而不以是乃揚旌旗之耀騁輿馬之觀非聖賢鄙民之意者也上不納七年春二月太尉黃瓊薨瓊字世英江夏安陸人清貞守正進止必以禮居宰相位廉平公正數納讜言為朝廷所重上亦愍惜焉贈車騎將軍郎鄉侯印綬謚曰昭侯有孫曰琬三月癸亥殞石於右扶風太常楊秉為太尉是時中常侍侯覽貝瑗驕縱最盛選舉不實政以賄

成秉奏覽等佞諂便僻竊國權柄召樹姦黨賊害忠良請免官理罪奏入尚書詰秉曰夫設官分職各有司存三公統外御史察內今越左右何所依據其開公具對秉便對曰除君之惡唯力是視鄧通失禮申屠嘉召而責讓文帝從而請之漢故事三公鼎司無所不統尚書不能詰上不得已乃免覽官瑗削國事於是奏免刺史郡守已下六十餘人皆民之蠹也夏四月乙丑封皇后弟鄧康為育陽侯秋九月武陵蠻夷叛寇掠數郡荊州刺史度尚討之將戰尚召治中別駕曰今後無轉輸前有強敵吏士捷獲已多緩之則不肯力戰急之則事情切迫潛有逃竄今與諸君俱處虎口勝則功成敗則無餘為之奈何諸從事者莫知所出尚宣言曰今兵實少未可進當復須諸郡兵至且各休息聽其射獵軍中喜踊大小皆出尚密呼所親熾其積聚獵者還莫不涕泣尚使人慰勞曰蠻人多寶足富數世諸卿但不併力耳所亡何足介意其明旦秣馬蓐食徑赴城屯賊見尚晏然不圖其吏士憤激遂克殄之封尚右鄉侯除一子為郎尚字博平山陽湖陸人也初為上虞長斜摘姦伏縣中謂之神明擢門下書佐朱俊謂之幹世之才後後顯名終如尚言縣有孝女曹娥年十四父盱溺於江不得尸娥號慕不已遂赴江而死前後長吏莫有紀者尚至官改葬娥樹碑表墓以彰孝行縣民故洛陽市長淳于翼學問淵深大儒舊名常隱於田里希見長吏尚往候之晨到其門翼不即相見主簿曰還不聽停車待之翼晡乃見尚尚宗其道德極談乃退其優賢表善皆類此也

冬十月行幸章陵祠舊宅遂有事於陵廟戊辰行幸於雲夢臨水祠湖陽新野公主張敬侯魯哀公廟是時渤海王悝驕慢僭侈不奉法度見上無子陰有嗣漢之望北軍中候史弼上疏曰臣聞帝王之於親戚愛之雖隆必示之以威禮寵之雖貴必示之以法度如是則和親之道興骨肉之情固昔襄王恣甘昭公孝景皇帝驕梁孝王二弟階寵卒用悖慢周有播蕩之禍漢有袁盎之亡何足介意其明旦秣馬蓐食徑赴城屯賊見尚晏然

變竊聞渤海王悝恃至親之屬藉偏私之愛有僭慢之心頗不用制度外聚輕薄不逞之徒內荒酒樂出入無常所與羣居皆家之棄子朝之斥臣有口無行必有羊勝伍被之類州司不敢彈糾傅相不能匡輔陛下寬仁隆於友于之義不忍遏絶恐遂滋蔓為害彌大乞露臣奏宣示百僚使議於朝明言其失然後詔公卿平處其法法決罪定乃下不忍之詔臣下固執然後少有所許如是則聖主無傷親之議渤海長有享國之祚不然懼大獄將興使者相望於道矣上以至親不問其事弼字公謙陳留考城人歷職忠謇無所傾撓自尚書為平原太守詔書下諸郡察黨人時所在怖懼皆有所舉多至數千人弼獨上言無黨人從事主者坐問責曰詔書憎嫉黨人懇極至諸郡皆有平原何獨無弼對曰先王疆理天下畫為九壤物土不同風俗亦異他郡自有平原自無胡可相比若趨諾詔書誣陷良善平原之人皆為黨乎從事大怒奏弼罪以贖免遷河東太守弼初至郡

勑門下有請一無所通常侍侯覽遣諸生齎書求假鹽稅及有所屬門長不為通生詐稱自言者以見弼弼怒收付獄即日考殺之覽後以誣弼謗誹朝政徵詣廷尉論棄市平原吏民走詣闕訟弼得減死一等刑竟歸田里後數為公卿所薦拜彭城相為政務抑豪強雖有縱放然豪右歛手小民有罪率多恩貸八年春正月使中常侍左悺之苦祠老子上始好神仙之事渤海王悝謀反徙為定陶王丙申晦日有蝕之詔公卿校尉舉賢良方正各一人河南劉淑對曰臣聞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故夫婦正則父子親父子親則君臣通君臣通則仁義立仁義立則陰陽和而風雨時矣夫吉凶在人水旱由政故勢在臣下則地震坤裂下情不通則日月失明百姓怨恨則水旱暴興主上驕盈則澤不下流由此觀之君其綱也臣其紀也綱紀整則萬目張君臣正則萬國理故能父慈子孝夫信婦貞兄愛弟順如此則陰陽風雨時萬物得所

矣癸未廢皇后鄧氏后驕忌嘗與上所幸郭貴人更相譖訴由是故以廢憂死親屬皆免歸本郡三月辛巳大赦天下夏四月丁巳壞諸淫祀壬戌河水清五月丙戌太尉楊秉薨秉字叔節少傳父業隱居教授三十餘年乃應司空之命稍遷刺史二千石所歷皆有政迹雖三公之子經歷州郡常布衣蔬食老而不改在公卿位朝廷每有得失便盡心正諫退而削草雖子弟不知也秉不飲酒早喪夫人遂不復娶所在以淳明稱嘗曰我有三不惑財酒色有子曰賜亦顯名儒行六月匈奴寇邊郎將度尚擊之九月京師地震冬十月丙寅大中大夫陳蕃為太尉蕃讓曰不憎不忘率由舊章臣不如太常胡廣齊七政訓五典臣不如議郎王暢文武兼資折衝萬里臣不如弛刑司隸李膺上不許蕃又上書曰臣聞昔齊桓公任管仲將正諸侯先為政令令寇賊在外四肢之疾耳臣竊寢不能寐食不能飽憂陛下內政未治天下號為小清其前監未遠旋起覆車之軌矣往年地動日蝕火災皆陰盛之應願陛下割塞左右豫政之原引納尚書朝省之事簡練高潔斥退佞邪如此則天和於上地洽於下矣從陛下踐祚已來大臣誰敢舉左右之罪往者申屠嘉召鄧通文帝遣詔嘉府乃從而請之三公之職何所不統但今左右驕忿欲令三公不得舉筆臣蕃今擢自閭閻特為陛下日月所照奈何受思如臣而當避難苟生不敢正言陛下雖厭臣毒言人主有自勉強奏書上不悅愈以疾蕃辛巳立皇后竇氏初憲之誅家屬廢為庶民武字游平少有學行常閑居大澤不交世務諸生自遠方來授業百餘人名聞關西武生五男二女長男綌次機次恪長女妙即后也上以武三輔大族武有盛名后入掖庭逾月立為皇后武甚不樂興疾至京師拜武為特進城門校尉封槐里侯綌為虎賁中郎將武乃稱疾篤固辭爵位勃海盜賊蓋登自稱太上皇帝伏誅十二月使中常侍管霸之苦祀老子忠言日疎前梁冀五侯弄權天啟陛下收而戮之當時

九年春正月沛國盜賊戴異自稱上皇帝伏誅辛酉太
常胡廣為司徒三月辛巳京師夜有火光轉相驚譟夏
四月庚午河水清平原人襄楷詣闕上書曰臣聞天不
言者以文象設教臣竊見往年五月熒惑入紫微犯帝
座其閏月太白犯房心於占天子凶三月洛陽城中夜
無故云火光人聲正諠於占皆不出三年天子當之春
夏已來皆有繁霜皆用刑酷急不當罪使之然也自陛
下即位已來誅寇氏孫氏鄧氏其從坐者非一李雲之
死天下知其寃也自漢興已來未有諫主被誅用刑太
深如今者也昔文王能以一妻享十子之祚今陛下宮
女千人不如文王之一妻者明刑重而無德也臣聞布
穀聞於孟夏蟋蟀吟於始秋物有微而至信人有賤而
必忠臣雖極賤思効愚誠願賜清閑極盡所言上即詔
尚書召問楷曰臣聞古者本無宦臣孝武末春秋高數
遊後宮始置之耳後稍見任至孝順帝時遂益昌熾也
按天市內宦者四星不在太微中而在市中明宦者但
當侍不得預內今乃處古常伯之位決謀於中傾動內
外恐非天意也天子以楷章及對下有司尚書奏自古
有宦者之官非近世所置漢初張澤為大謁者佐絳侯
孝文使趙談參乘而子孫昌盛今楷不陳損益而務析
言破律違背經義偽託神靈於是論楷司寇戊寅特進
竇武為大將軍武移病洛陽都亭固讓至於數十詔公
車勿復通章武惶恐不得已就職在公肅而不猛其所
交友若陳仲舉李元禮等皆為之論議議而訪政事焉妻

子惡衣食車馬苟全而已卑身正已率宗族內外僮僕
莫敢違法者六月庚午祀老子濯龍中用夜郊而樂鮮
卑烏孫寇邊匈奴中郎將張奐擊降之自是宦者專權
在位子弟親屬及苟進之士連結依附以取榮寵乘勢
肆意陵暴天下於是善人君子懼人倫虧廢發憤忘難
初陽翟令張輿黃門張讓弟也多殺無辜贓餘千金李
膺初為河南尹收輿考殺之尚書詰膺曰尹視事無幾
而多殺伐乎膺對曰昔孔子為魯司寇七日誅少正卯

於兩觀之下今臣列官已積二旬私懼稽留為僭反獲速疾之譏膚受之愬以闕聖聽自知罪死期不旋踵然臣愚計乞留五月赴殄元惡然後退就湯鑊始生之願也上不省論輸左校頃之起家為司隸校尉振綱直繩多所摧戮河東太守單安河內太守徐咸中常侍單超徐璜之弟也憑寵干紀瀆貨害政沛國朱寓嘗為司隸校尉奏安咸曰此等皆宮豎昆叔刀鋸之餘橫蒙恩私剖符三河不能思展命力以答天地敢張豺狼之口吞噬虺虵考核贓罪事皆伏上詔安咸廷尉治罪汝南人范滂字孟博郡召為功曹即奉衣就車急痛於時也進善退惡風教肅然郎中不便者咸共疾之所舉者謂之明黨後為太尉黃瓊所辟登車攬轡有澄清天下之志受詔巢州百姓聞滂名其有贓汙未發者皆解印綬去滂舉刺史二千石二十餘人罪惡者皆權豪之黨也尚書詰滂曰所舉無乃猥多恐有寃疑其更詳核勿拘於前

滂對曰臣之所舉自非饕穢姦罪豈以汙臣簡札臣以會日促迫故先舉所聞其未審者方當參實以除凶類臣聞農勤於除草故穀稼豐茂忠臣務在除姦故令德道長滂覩時方艱難知其志不行乃投刺而去於是人恥懼慄謀害正矣山陽人張儉字元節以正直知州舉秀才刺史非其人謝病不起太守瞿超臨郡請為東部督郵儉解巾應之儉舉劾中常侍侯覽前後請奪民田三百餘頃第舍十六區皆高樓四周連閣洞殿馳道周旋類於宮省豫作壽冢石椁雙闕高十餘丈以准陵廟破人家居發掘墳墓及虜掠良人妻婦女皆應沒入儉比上書為覽所遮截卒不得上儉行步至平陵逢覽母乘軒道從盈衢儉官屬呵不避路儉按劒怒曰何等女子干督此非賊邪使吏卒收覽母殺之追檛覽家屬賓客死者百餘人皆僵尸道路伐其園宅井堙木刊雞犬器物悉無餘類覽素佞行稱寃於上曰母及親屬無罪橫為儉所殘害皆大將軍竇武前太尉范滂所諷上以

儉郡吏不先請奏擅殺無辜徵付廷尉詔收儉儉乃忘命逃竄吏捕之急儉與魯國孔褒有舊後事發覺儉走至東萊李篤家督郵毛欽操兵至篤家引欽就席曰明廷何為枉駕自屈欽曰張儉負罪入君家是以來耳篤曰儉負罪亡命篤豈得藏之若審在此此人名士明廷寧宜執之欽因起撫篤背曰蘧伯玉恥獨為君子足下為仁義奈何獨專美邪篤曰今欲分之明廷載半去矣欽歎息而去篤道儉經北海戲子然家送入漁陽出塞得免其所經歷子然之徒皆伏誅儉親屬內外並皆滅盡於是佞幸內憾媚上思報矣初河內張成道術士也知當大赦使女殺人李膺之為司隸收成殺之是秋覽等教成弟子牢順上書曰司隸李膺御史中丞陳蕃汝南范滂頼川杜密南陽岑晊等相與結為黨誹謗朝廷迫脅公卿自相薦舉三桓專魯六卿分晉政在大夫春秋所譏九月詔收膺等三百餘人其逋逃不獲者懸千金以購之使者相望於道其所連及死者不可勝數而

黨人之議始於此矣上使中常侍王甫治黨事太尉陳蕃曰所考者皆憂國愚時當官不撓是何罪而乃爾邪不肯署名上不從遂皆下獄獄吏曰諸人入獄者當祭皐陶酒范滂曰皐陶古之直臣如滂無罪當理滂於天如其有罪祭之何益衆人聞之皆不祭膺等皆三木囊頭伏於階下王甫次在後因越前對問曰合黨連羣必有盟誓其所圖謀皆何等邪悉以情對滂曰窃聞仲尼之言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欲使善齊其清惡惡同其汙謂王政之所願聞不悟反以為黨王甫曰卿輩皆相拔舉迭為唇齒其不合則見排擯非黨而何滂乃仰天曰古之修善自求多福今之修善乃陷大戮死之日願賜一奮簿埋滂於首陽山側上不負於皇天下不愧於伯夷叔齊甫為之改容即解桎梏去囊頭尚書霍諝以為黨事無驗表諫赦之皆歸田里滂發京師道路迎者數千人滂謂友人殷仲子黃子敬曰今子相隨是重吾禍也遂逃歸鄉里馬陳留人夏馥字子治貧樂

道而不求當世郡内多豪族奢而薄德未嘗過門躬耕澤畔以經書自娛由是為豪勢所非而馥志業逾固為海内所稱諸府交辟天子玄纁徵皆不就嘗奔喪經洛陽歷太學門諸生曰此太學門也馥曰東野生希遊帝王之庭徑去不復顧公卿聞而追之不得而見也黨事之興馥名在捕中馥乃髡髭易姓名匿迹遠竄為人傭賃馥弟靜駕車馬載絹餉之於淦陽縣客舍見馥顏色毀悴不能復識也聞其聲乃覺之起向之拜馥避之不與言夜至馥所呼靜語曰吾疾惡邪佞不交通以此獲罪所以不耻饑寒者求全身也奈何載禍相餉也明旦各遂別去以獲免於是表閎築室於庭日於室中東向拜母去前後門戶及母喪亦不制服位如此十五年卒以壽終是時太學生三萬餘人皆推先陳蕃李膺被服其行由是學生同聲競為高論上議執政下譏鄉士范滂岑晊之徒仰其風而扇之於是天下翕然以臧否為談名行善惡託以謠言曰不畏強禦陳仲舉天下模楷李元禮公卿以下皆畏莫不側席又為三君八俊八顧八及之目猶古之八元八凱也陳蕃為三君之冠王暢李膺為八俊之首海内諸為名節志義者皆附其風膺等雖免廢名逾盛希之者唯恐不及涉其流者時雖免黜未及家公府州郡爭禮命之申屠蟠嘗游太學退而告人曰昔戰國之世處士橫議列國之王爭為擁彗先驅卒有坑儒之禍今之謂矣乃絕迹於梁碭之間居三年而滂及難

表宏曰夫人生合天地之道感於事動性之用也故動用萬方參差百品莫不順乎道本乎情性者也是以為道者清淨無為少思少欲沖其心而守之雖爵以萬乘養以天下不榮也為德者言而不華默而有信推誠而行之不愧於鬼神而況於天下乎為仁者博施兼愛崇善濟物得其志而中心傾之然忘已以為千載一時也為義者潔軌迹崇名教遇其節而明之雖殺身糜軀猶未悔也故因其所弘則謂之風節其所託則謂之流自

風而觀則同異之趣可得而見以流而尋則好惡之心於是乎區別是以古先哲王必節順羣風而導物為流之閒尊師稽古賓禮儒術故人重其學各見是其業徒綸王略直道而行者也中古陵遲斯道替矣上之才不能以至公御物率以所好求物下之人不能博通為善必以合時為貴故一方通而羣方塞矣夫好惡通塞萬物之情也背異傾同世俗之心也中智且猶不免而況常人乎故欲進之士斐然向風相與矯性違真以徇一時之好故所去不必同而不敢暴則風俗遷矣春秋之於時矣然豎私惠要名譽感意氣讎眦使天下之人輕犯叙之權弊亦大矣執誠說修規矩責名實殊等分則守文之風有益於時矣然立同異結朋黨信偏學誣道理使天下之人奔走爭競弊亦大矣崇君親黨忠賢潔名行厲風俗則肆直之風有益於時矣然定臧否窮是非觸萬乘陵卿相使天下之人自置於必死之地弊亦大矣古之為政必置三公以論道德樹六卿以議庶事百司箴規諷諫閭講肆以修明業於是觀行於鄉

氣勇武功彰於天下而任俠之風盛矣逮乎元成明章之閒尊師稽古賓禮儒術故人重其學各見是其業徒守一家之說以爭異同之辯而守文之風盛矣自茲以降主失其權閹豎當朝佞邪在位忠義之士發憤忘難以明邪正之道而肆直之風盛矣夫排憂患釋疑慮論形勢測虛實則遊說之風有益於時矣然猶尚譎詐明去就間君臣疎骨肉使天下之人專俟利害奬亦大矣輕貨財重信義憂人之急濟人之險則任俠之風有益於時矣然豎私惠要名譽感意氣讎眦使天下之人輕犯叙之權弊亦大矣執誠說修規矩責名實殊等分則守文之風有益於時矣然立同異結朋黨信偏學誣道理使天下之人奔走爭競弊亦大矣崇君親黨忠賢潔名行厲風俗則肆直之風有益於時矣然定臧否窮是非觸萬乘陵卿相使天下之人自置於必死之地弊亦大矣古之為政必置三公以論道德樹六卿以議庶事百司箴規諷諫閭講肆以修明業於是觀行於鄉

問察議於親隣舉禮於朝廷考績於所莅使言足以宣彼我而不至於辯也義足以通物心而不至於為佞也學足以通古今而不至於為文也直足以明正順而不至於為狂也野不議朝處不談務少不論長賤不辯貴先王之教也傳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天下有道庶人不議此之謂矣苟失斯道庶人干政權移於下物競所能人輕其死所以亂也至乃夏馥毀形以免死袁閎滅禮以自全豈不哀哉時諸黃門無功而侯者大將軍竇武上表曰陛下即位以來梁孫鄧亳貴戚專勢侵逼公卿略驅吏民惡熱罪深或誅滅相續以常侍黃門竊美王命欺罔競行謗譖爭入如忠臣李固杜喬在朝必竭忠奉之節覺其姦萌因造妖言陷之禍門陛下不察加以大戮冤感皇天痛入后土賢愚悲悼小大傷催固等既歿官黨受封快兇慝之心張豺狼之口天下咸言直如弦死道邊曲如鉤封公侯謠言之作正為於此陛下違漢舊典謂必可行自造制度妄爵非人令朝廷日衰姦臣專政政臣恐有胡亥之難在於不久趙高之變不朝則夕臣實懷愚不憚瞽言使身死名著碎體糞土蔦肉狐鼠猶生之年雖尊官厚祿不以易之也謹冒死陳得失之要凡七十餘條伏惟陛下深思臣言東骸侯誅武數進忠言辭旨懇惻李膺等被赦由武申救之也

元康元年春正月西羌寇三輔夫餘夷王寇玄菟夏四月中郎將張奐以南單于車兒不能治國事上言更立左鹿蠡王都紺為單于詔曰春秋大居正車兒一心同向化何罪而黜其遣還廷攝部落五月壬子晦日有蝕之六月甲寅詔公卿校尉舉賢良方正各一人頍川荀爽對策曰臣聞火生於木故其德孝漢之謚帝稱孝者其義取此也故漢制使天下皆講孝經選吏能舉孝廉蓋以孝為務也夫喪親自盡孝之終也今二千石不得終三年喪恐非所以為孝道而稱火德也頃者屑嗣數乏本枝不繁其咎未必不由此往者孝文勞謙自約行過乎儉故有遺詔以日易月此謂夷惠激俗適身而已

不可貫之萬世後為嗣德者也雖古今損益未能諒陰可存其禮以示天下又公卿二千石皆輔主宣化政之本也而使不赴父母之喪人義替矣春秋傳曰上之所為民之歸也上使不為民或為之是以加罰假若上之所為而民亦為之向其化也又何誅焉假使大臣皆不行三年之喪何以責之古者臣有大喪則君三年不呼其門可如舊禮以美風俗臣聞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有禮義故夫婦之始王教之端也孔子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書曰釐降二女于嬀汭言雖帝堯之女下嫁於虞猶屈體降下婦道於虞氏也春秋之義王姬嫁齊侯使魯主之不以天子之尊加諸侯也今漢承秦法設尚主之儀以妻制夫失陽唱之義以卑臨尊違乾坤之道今誠改尚主之制稱尊卑之性則嘉瑞降天吉符出地是以萬物各得其叙矣書奏奭即棄去之庚子大赦天下秋八月黃龍見巴郡初民就池浴相戲曰此中有黃龍因流行民間太守上

言時史以書帝紀是時政治衰缺所居多言瑞應皆此類也本志曰瑞興非時則為妖孽為言雖虛此為龍孽也冬十月壬戌南宮平城內屋壞十二月丁丑帝崩於德陽殿初河間孝王生解瀆亭侯淑淑生萇萇生宏帝崩無嗣大將軍竇武召御史劉儵儵感稱宏於武武與太后定策禁中太后詔曰大行皇帝德配天地光照上下不獲脩嗣之祚早棄萬國朕憂心摧傷追覽前代法王后無適即擇賢六親考德叙才莫若解瀆亭侯宏年十有二疑然有成周之質春秋之義為人後者為之子以宏為大行皇帝嗣使光禄大夫劉儵持節之國奉迎

後漢紀卷二十三

晉　袁宏　撰

孝靈皇帝紀

建寧元年春正月己亥上徵至大將軍竇武持節迎於夏門亭庚子即皇帝位以太尉陳蕃為太傅以將軍竇武為大將軍武為司徒胡廣錄尚書事詔曰太傅陳蕃輔弼先帝出納為允謇諤之節宣於本朝朕初踐祚親授策命忠篤之性老而彌純其封蕃為高陽侯固讓不受童十餘上乃許三月辛丑葬孝桓皇帝于宣陵庚午大赦天下賜男子爵孝悌力田帛各有差夏四月甲午追尊祖解瀆亭侯淑為孝元皇帝考嗣侯萇為孝仁皇帝妃董姬為慎園貴人戊辰以長樂衛尉王暢為司空五月丁未朔日有蝕之六月癸巳錄定策功封竇武曹節等十一人為列侯八月司空王暢以災異策罷宗正劉寵為司空暢字叔茂太尉龔之子也初暢為南陽太守設禁令明賞罰太守下車之後而故犯法者發屋伐樹塞井移竈

豪強戰慄晏開早閉功曹張敞諫曰蓋聞諸經典殷湯開三面之網而四方歸仁武王除炮烙之刑而天下咸服高祖創業約法三章孝文寬刑號稱太宗若夫卓茂文翁之徒皆去嚴刻務崇溫和夫明哲之君網漏吞舟之魚然後三光明於上民物和於下愚謂弊舉枲陶不仁者遠隨會為政晉盜奔秦治民在德不在於刑暢於是崇寬慎刑旌賢表德暢以郡俗奢富欲約已以矯之乃衣大布坐羊皮車廐馬羸敝而不改之同郡劉表時年十七從暢受學進諫曰蓋聞奢不僭上儉不逼下守道行禮貴處可否之間清不暴鱗濁不汙泥遂伯玉恥獨為君子府君不希孔聖之明訓而慕夷齊之末操無乃皎然自貴於世暢答曰昔公儀休在魯拔園葵去織婦孫叔敖相楚其子披裘刈薪夫以約失之者鮮矣聞伯夷之風者貪夫廉懦夫有立志雖以不德敢慕高風且以矯俗也太后新攝政政之巨細多委陳蕃竇武同心戮力以奬王室徵用天下名士參政事於是天下英

儁知其風指莫不人人延頸相望太平其後中常侍曹節與上乳母趙嬈求謚於太后太后信之數出詔命有所封拜蕃武每諫不許會有日蝕之變蕃謂武曰昔蕭望之為石顯所殺李杜禍及妻子有一石顯望之尚為之死況數十人邪趙夫人旦夕亂政其患最甚蕃以餘年請為將軍除之因災之變以除佞臣誰曰不可武亦謀之深納蕃言乃言之於太后曰故事內官但典門戶給事左右而已今乃參政事貴顯朝廷父子兄弟並在列位天下匈匈多以為患今可悉除之太后曰此皆天所生漢元以來世用事國之舊典何可廢也但誅其惡耳武性詳重疑而未決是時太白犯上將星又入太微侍中劉瑜素善天文與蕃書曰星辰錯亂不利大臣前所謀者事宜速斷之蕃武得書將發於是以朱寓為司隸校尉劉祐為河南尹武奏收中常侍曹節長樂食監王甫等使侍中劉瑜內其奏謀頗泄漏節等乃竊發瑜奏且知其事節曰前先帝宮人嫁武父子載取之各且十餘人此大罪也身自不正何以正人中黃門朱寓曰其中放縱者罪當誅耳我曹何罪乃與等輩十餘人結誅武等是夜矯詔以王甫為黃門令持節誅尚書令尹勳因共脅太后取璽綬九月辛亥節請帝御前殿召公卿百官易拜司隸校尉河南尹遣中謁者分守南北宮節稱詔收大將軍竇武武不受詔與子紹將北宮三千人屯洛陽都亭太傅陳蕃聞起兵將官屬諸生八十餘人到承明門使者不內曰公未被詔召何得勒兵入宮蕃曰趙鞅專兵向宮以逐君側之惡春秋義之有使者出開門蕃到尚書門正色曰大將軍竇武忠以衛國黃門常侍無道欲誣忠良邪黃門王甫曰先帝新棄天下山陵未成武有何功兄弟父子並封三侯又設樂飲讌多取掖庭宮人旬日之間資財巨萬大臣若此是為道邪公為宰輔苟相阿黨復何求賊使劍士收蕃蕃聲逾厲辭氣不撓遂送蕃北寺獄節又稱詔以少府周靜行車騎將軍與匈奴中郎將張奐王甫持節共以討武等瑜奏且知其事節曰前先帝宮人嫁武父子載取之各

與武陳兵於關下武令其軍曰黃門常侍反逆無道何
盡隨之反乎先降有重賞中官執勢久士皆畏之於是
免武兵數十人者各為部歸於甫軍自旦至食時兵降
且盡武自殺紹等走靖等皆斬紹弟機親族賓客悉誅
之蕃亦被害妻子徙日南皇太后遷於雲臺於是自公
卿以下嘗為蕃武所舉皆免官禁錮蕃字仲舉汝南平
輿人初袁閎為郡功曹舉蕃以自代曰陳蕃有匡弼之
才不可久屈宜以禮致之於是為郡功曹舉賢良方正
皆不就桓帝初招延俊乂徵拜為議郎起署為尚書稍
遷九卿初為豫章太守獨設一榻以候徐孺子餘人不
得而接其高簡亮正皆此類也丙辰司徒胡廣為太傅
錄尚書事司空劉寵為司徒寵字祖榮東萊牟平人初
為會稽太守正身率下郡中大治徵入為將作大匠山
陰縣有數老父年各八十餘居若邪山下去郡十里聞
寵當遷相率共往送寵人齎百錢寵見老父曰何乃自
苦來邪對曰山谷鄙老生未嘗到郡縣他時吏發不去
民間或狗吠竟夕民不得安自明府下車以來吏稀至
民間狗不夜吠老值聖化今聞當見棄故自力來送寵
曰吾何能及公耶甚勤苦父老為選一大錢受之故會
稽號為取一錢其清如此薄衣服敝車馬其與人交恂
恂然在朝廷正色不可干以私閉門靜居不接賓客教
誨子孫而已故進不見惡退無謗言封曹節十八人為
列侯討陳寶之功也十月甲辰晦日有蝕之鮮卑犯幽
州殺略吏民自此以後無歲不犯塞陳寶之誅海內寃
之曹節善招禮名賢以衛其罪乃言於帝就拜姜肱為
犍為太守韋著為東海相詔書迫切肱浮海遁逃卒不
屈去著不得已遂解巾臨郡為政任威刑妻子放恣為
受罰家所告論輸左校刑竟歸鄉里為姦人所殺
二年春正月丁丑大赦天下迎慎國董貴人幸南宮嘉
德殿二月己巳尊董貴人為孝文皇后后置永宮如匿
貴人之禮貴人河間人配解瀆侯萇生帝后兄子重為
五官中郎將夏四月壬辰青蛇見御座殿軒癸巳大風

折木詔羣臣各上封事羣有所諱議郎謝弼上疏曰蓋聞蚩者女子之祥也皇太后幽隔空宮愁感天心所致之罪陛下當以其誅滅之故特加慰釋之念而反隔絶羣有朝問之禮大虧孝道不可以示四方昔周襄王不能事母夷狄交侵天命去之遂陵遲不復興禮為人後者為之子今以孝桓皇帝為父豈得不以皇太后為母哉援神契曰天子行孝四夷和平方今邊境斥候兵革蜂起非孝無以濟之願陛下上以堯舜為法下以襄王為戒無令皇后憂愁於北宮一旦有霧露之疾陛下當何面目以見天下乎又匈奴中郎將張奐上書曰臣聞風為號令動物通氣木者火之本相須乃明蚩者屈伸隱顯似龍順至為休徵逆來為災殃故大將軍竇武忠肅恭儉有援立之功太傅陳蕃敦方抗直夙夜匪懈一旦被誅天下驚怛海内嘿嘿莫不哀心昔周公既薨成王葬不具禮天乃大風偃木折樹成王發書感悟備禮

改葬天乃立反風其木樹盡起今宜改葬蕃武選其家屬諸被禁錮一宜蠲除則災變可消昇平可致也天子雖知奐言是然迫於節等不得從之中官惡謝弼出為陵府丞郡縣承旨以他罪死獄中張奐字然明燉煌酒泉人少與安定皇甫規俱顯當世而奐又與規善初奐為梁冀所辟冀被誅奐廢錮衆人莫敢為言唯規數薦奐由是為武威太守渡遼將軍幽并清淨吏民歌之徵拜大司農賜錢二十萬除家一人為郎奐讓不受願徙戶華陰舊制邊民不得内徙唯奐因功得聽故奐始為弘農人建寧初奐新至未除會陳蕃竇武之事中常侍曹節等承制使奐率五營士圍武武自殺蕃下獄死義士以此非奐然素立清節當哥否之間雖強禦不敢奪也後以黨事免官禁錮河東太守董卓慕其名使兄遺奐縑百匹奐不受知卓有姦兇之心遂與絶至於朋友之饋雖車馬不辭也時被黨錮者多不守靜或徙或死唯奐杜門不出養徒著書矣六月司徒劉寵為太尉九月江夏

丹陽蠻夷反李膺等以赦獲免而黨人之名書在王府
詔書每下輒伸黨人之禁陳寔當朝後親而用之皆勤
王政而盡心力拔忠賢而疾邪佞陳寔已誅中官逾專
威勢既息陳寔之黨又懼善人謀已乃諷有司奏諸鉤
黨者請下州郡考治時上年十四問節等曰何以為鉤
黨對曰鉤黨者即黨人也上曰黨人何用為而誅之邪
對曰皆相舉羣輩欲為不軌上曰黨人而為不軌不軌
欲如何對曰欲圖社稷上乃可其奏於是故司空王暢
太常趙典大司空劉祐長樂少府李膺太僕杜密尚書
荀緄朱寓魏朗侍中劉淑劉瑜左中郎將丁栩頼川太
守巴肅沛相荀昱議郎劉儒故掾范滂皆下獄誅皆民
望也其餘死者百餘人天下聞之莫不垂泣

表宏曰夫稱至治者非貴其無亂貴萬物得所而不失
其情也言善教者非貴其無害也貴性理不傷性命咸
遂也故治之興所以道通羣心在乎萬物之生也古之
聖人知其如此故作為名教平章天下天下既寧萬物
之生全也保生遂性久而安之故名教之益萬物之情
大也當其治隆則資教以全生及其不足則立身以重
教然則教也者存亡之所由也夫道衰則教虧幸免同
乎苟生教重則道存滅身不為徒死所以固名教也汙
隆者世時之盛衰也所以亂而治理不盡世弊而教道
不絕者任教之人存也夫稱誠而動以理為心此情存
乎名教者也內不忘已以為身此利名教者也情於名
教者少故道深於千載利名教者衆故道顯於當年蓋
濃薄之誠異而遠近之義殊也統體而觀斯利名教之
所取也鄉人謂李膺曰可逃之乎膺歎曰事不辭難罪
不逃刑臣之節也吾年已七十禍自己招復何避乎詔
書至汝南督郵吳道悲泣不忍出縣中不知所為范滂
聞之曰督郵何泣哉此必為吾也徑詣縣獄縣令郭揖
見滂曰天下大矣子何為在此滂曰何敢彰罪於君使
禍及老母滂與母訣曰滂承順教訓不能保全其身得
下奉亡君於九泉亦其願也母曰爾得李杜齊名吾復

何恨三君八雋之死郭泰私為之慟曰人之云亡邦國
殄瘁漢室滅矣未知瞻烏爰止于誰之屋泰字林宗太
原介休人少孤養母年二十為縣小吏喟然嘆曰大丈
夫焉能處斗筲之役乃言於母欲就師問母對之曰無
資奈何林宗曰無用資為遂辭母而行至成皋屈伯彥
精廬并日而食衣不蓋形人不堪其憂林宗不改其樂
三年之後藝兼游夏同邑宋仲字雋有高才諷書日萬
言與相友善閒居逍遥泰謂仲曰蓋昔之君子會友輔

仁夫周而不比羣而不黨皆始於將順終於匡救濟俗
變教隆化之道也於是仰慕仲尼俯則孟軻周流華夏
採諸幽滯泰始中至京師陳留人符融見而嘆曰高雅
奇偉達見清理行不苟合言不夸毗此異士也言之於
河南尹李膺與相見曰吾見士多矣未有如郭林宗者
也其聰識通朗高雅密博令之華夏鮮見其儔友而親
之陳留人韓卓有知人之鑒融見卓以已言告之卓曰
此太原士也他日又以泰言告之卓曰四海內士也吾

將見之於是驟見泰謂融曰此子神氣沖和言合規矩
高才妙識罕見其倫陳留蒲亭亭長仇香年已長矣泰
見香在而言之明日起朝之曰君泰之師非泰之友陳
留茅容年四十矣親耕隴畝避雨樹下衆人悉踐蹲容
獨踞膝危坐泰奇其異請問舍所在因寄宿容明旦殺
鷄作食泰謂之為已也容分半食母餘半度置自與泰
素飡泰曰卿賢哉遠矣郭泰猶減三牲之具以供賓旅
而卿如此乃我友也起對之揖勸令學問卒成盛德嘗
當精義書曷為來近我乎昭曰蓋聞經師易遇人師難
遭故欲以素絲之質附近朱藍耳泰美其言聽與共止
嘗不佳夜後命昭作粥粥成進泰泰一呵之曰為長者
作粥不加意敬使不可食以杯擲地昭更為粥重進泰
復呵之如此者三昭姿無變容顏色殊悅泰曰吾始見
子之面而今而後知卿心耳遂友而善之鉅鹿孟敏字
叔達客居太原未有知名叔達曾至市買甑荷擔墮地

徑去不顧時適遇林宗林宗異而問之甑破可惜何以不顧叔達曰甑既已破視之無益林宗以為有分決與之言知其德性謂必為善士勸使讀書游學十年知名當世其宗人犯法恐至大辟父老令至縣請之叔達曰犯法當死不應死自活此明理也何請之有父老董敦之曰儻其死者此大事也奈何以宜適而不受邪叔達不得已乃行見楊氏令不言而退令曰孟徵君高雅絶世雖其不言吾為原之矣初汝南袁閎盛名蓋世泰見之不宿而退汝南黃憲邦邑有聲天下未重泰見之數日乃去薛恭祖曰聞足下見袁奉高車不停軌鑾不輟軛從黃叔度乃彌日信宿非其望也林宗答曰奉高之器譬諸汎濫雖清易挹叔度汪汪如萬頃之波澄之而不清撓之而不濁其器深廣難測量也雖住稽留不亦可乎由是憲名重於海內初泰嘗止陳留學宮學生左原犯事斥逐泰具酒食勞原於路側謂之曰昔顏涿聚梁甫之大盜段干木晉國之大駔卒為齊之忠臣魏之

名賢且遽伯玉顏子淵猶有過誰能無乎慎勿恨之責躬而已或曰何為禮慰小人泰曰諸君黜人不託以蓼蒸無有掩惡含姤之義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吾懼其致害故訓之後原結客謀構已者至期曰林宗在此負其前言於是去後事發露衆人咸自以蒙更生之賜於泰泰謂濟陰黃元艾曰卿高才絶人足為偉器然年過四十名聲著矣於此際當自匡持不然將失之矣元艾笑曰但恐才力不然至此年矣若如所勑敢自克保庶不有累也林宗曰吾言方驗卿其慎之元艾聲聞遂隆後見司徒袁隗隗歎其英異曰若袁女壻如此善矣有人以隗言告元艾又自生意謂之曰袁公有女得無欲嫁與卿乎元艾婦夏侯氏有三子遣歸家將黜之更索隗女也夏侯氏父母曰婦人見去當分釵斷帶請還之遂還元艾為主人請親屬及賓客二十餘人夏侯氏便於座中攘臂大呼數元艾隱慝穢惡十五事曰吾早欲棄卿去而情所未忍耳今反黜我遂越席而去元艾

諸事悉發露由此之故廢棄當世其弘明善惡皆此類也後遭母憂喪過於哀徐孺子荷擔來弔以生蒭一束頓廬前既唁而退或問此誰也林宗曰南州高士徐孺子者其人諸生吾不堪其喻也鉅鹿孫威直來弔既而介休賈子序亦來弔林宗受之威直不辭而去門人告之林宗遣人追之曰何去之疾也威直曰君天下名士門無雜賓而受惡人之唁誠失其所望是以去耳林宗曰宜先相問何以便去邪鄉里賈子序者實有匈險之行為國人所棄聞我遭喪而洗心來弔此亦未被大道之訓而有修善之志也吾故受之若其遂變化者棄損物更為貴用如其不然不保其往也且仲尼不逆互鄉奈何使我拒子序也子序聞之更自革修終成善人其善誘皆此類也其所提拔在無聞之中若陳元龍何伯求終成秀異者六十餘人其所臨官若陳仲弓夏子治者十餘人皆名德也石雲考從容謂宋子俊曰吾與子不及郭生譬諸由賜不敢望回也今鄉言稱宋郭此河

西之人疑卜商於夫子者也若遇曾參之詰何辭以對乎子俊曰魯人謂仲尼東家丘蕩蕩體大民不能名子所明也陳子禽以子貢賢於仲尼淺見之言故然有定邪吾嘗與杜周甫論林宗之德也清高明雅英達瓌瑋學問淵深妙有俊才然其愷悌玄澹格量高俊含弘博恕忠粹篤誠非今之人三代士也漢元以來未見其匹也周甫深以為然此乃宋仲之師表也子何言哉於是勸林宗仕泰曰不然也吾夜觀乾象晝察人事天之所廢不可支也方今卦在明夷爻直勿用之象潛居利貞之秋也猶恐滄海橫流吾其魚也吾將巖棲歸神咀嚼元氣以修伯陽彭祖之術為優哉游哉聊以卒歲者遂辭王公之命闔門教授泰身長八尺儀貌魁岸善談論聲音如鍾宵行幽闇必正其衣服家有書五千卷率多圖緯星歷之事與其等類行晨則在前暮則在後所歷亭傳不處正堂恒止逆旅之下先加糞除而後處焉及宿止冬讓溫厚夏讓清涼如鄉里或有爾者父母誚曰

欲作郭林宗邪仇香字季智陳留考城人行至純嘿鄉
黨無知者年四十召為縣吏以科選為蒲亭長勸耕桑
合嫁娶農事畢令子弟羣居同學喪不辦者躬自助之
其孤寡貧窮令宗人相贍之其剽輕無業者宗人亦處
業之不從科者罰之以穀代公賦多少有次行之暮月
里無盜竊香初到亭民有陳元者獨與母居供養有違
母詣香告元不孝香驚曰吁是何謂乎近日過舍廬落
整頓耕芸以時此非惡人但教化未至且婦人守寡養
孤上欲激貞名於當世中欲不負於黃泉下欲育遺嗣
而繼宗也此三節者婦人之妙行也母既若斯華髮矣
奈何一旦之忿棄歷年之勤乎且母養人孤遺不能成
濟若死者有知百歲之後當何以見亡者母涕泣而起
香留為具食囑曰歸勿復言吾方為教之既而之田里
於衆中厲言曰此里當有孝子陳元今何在衆指曰是
也香起揖以孝行慰勉之謂衆曰此孝義里當見異以
陳元故後諸鄉數日賫酒禮到元家上堂與相對視其
食飲之具有異於他日遂復陳孝行以誘其心如是者
數焉元卒為孝子鄉邑所稱縣表其閭巫掾致禮是時
河內令王奐政尚嚴猛聞香以德化民署香主簿請與
相見謂之曰聞在蒲亭陳元不罰而化之得無少鷹鸇之
志邪香曰以鷹鸇不若鸞鳳故不為也奐謝遣曰枳棘
之林非鸞鳳所集百里非大賢之路州郡並請皆辭以疾
宴居必正衣服妻子有過免冠自責妻子庭謝思過香
冠妻子乃敢升堂終不加喜怒聲色妻子事之若事嚴
君焉黃憲字叔度汝南慎陽人父為牛醫憲識度淵深
時人莫得而測年十四潁川荀季和見而嘆曰足下吾
之師也汝南周子居常曰吾旬月之間不見黃叔度則
鄙吝之心生矣時汝南戴叔鸞者高邁之士也當時意
氣人所推服然每見憲未嘗不悵然自失毋問之曰汝
何為不樂復從牛醫兒所來邪叔鸞跪曰良每自以才
能不減叔度至於面對其人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可為
良之師也舉孝廉無就之意其僚輩皆瞻望於憲以為

準的於是俱到京師稱病而歸也陳寔字仲弓潁川許人少為縣吏常給廝役時縣吏鄧邵每出候賓見寔執書立誦邵嘉之即解錄遣使詣太學寔推純誠不厲名行然羅居老少皆親而敬之鄉閭訟者輒求正於寔寔以理喻曲直退無怨者皆曰寧為刑罰所及不為陳君所非寔嘗為郡功曹中常侍侯覽屬非其人太守高倫出教教之寔固請不可太守曰侯常侍不可違君勿言寔乃封教入見必不得已寔請自舉之不足以損明德退而署文學掾於是鄉里咸以寔為失舉寔晏然自若倫去郡故人送於傳舍乃具言其狀善稱君惡稱已陳君之謂也由是衆談咸服焉辟黃瓊府除聞喜太邱長其政不嚴而治百姓愛敬之長子紀字元方小子淑字季方皆以儒業德禮稱紀子羣名重魏晉文帝嘗問羣卿何如父祖羣對曰臣祖寔不言而治臣父紀言而行之至於臣羣有其言而必行是歲爵號乳母趙娥為平氏君

三年春河內婦食夫河南人夫食婦冬濟南盜賊羣起冬十月大鴻臚喬玄為司空

四年春正月甲子帝加元服大赦天下二月癸卯地震河水清三月辛酉朔日有蝕之太尉劉寵司空喬玄以災異策罷夏四月河東地裂十二處各長十餘里秋七月癸丑立皇后宋氏宋隱之從孫也以選掖庭立為皇后父豐為執金吾封不期侯冬十月戊午上率羣臣朝皇太后於雲臺初太后有援立之功寶氏雖誅上心知之故率羣臣俱朝焉黃門令董萌因上意數為太后怨上深納之供給致養每過於別於是曹節王甫共疾萌以親附寶氏謗訕永樂萌下獄死

五年春正月車駕上原陵諸侯王公主及外戚家婦女郡國計吏匈奴單于西域三十六國侍子皆會焉如會殿之儀禮樂閱百官受賜爵計吏以次繇殿前上先帝御座具言俗善惡民所疾苦司徒掾蔡邕慨然歎曰聞古不墓祭而上陵之禮如此其備也察其本意乃知孝

明皇帝至孝惻隱不易奪也或曰本意云何對曰西京之時其禮不可得而聞也光武世始葬於此明帝嗣位逾年羣臣朝正感先帝不復見此禮乃率公卿百僚就陵而朝焉蓋事亡如事存之意也與先帝有瓜葛之親男女畢會郡計吏各向神坐而言庶幾先帝魂神聞聽見御座詔問羣臣靡有所諱光祿卿楊賜上書曰臣聞休徵則五福應咎徵則六極至夫善不妄來災不空發必應行而至王者心有所維意有所想未形顏色則五星推移陰陽垂動以此觀之知天之與人相去不遐蛇

者於洪範鱗蟲之象思心不逮之所致也不逮之效時則有龍蛇之孽詩云惟虺惟蛇女子之祥春秋書鄭昭公時兩蛇鬬於南門之外其後昭公殆以女敗昔周王承文王之盛一朝晏起夫人不鳴璜宮門不擊柝閽睢之人見機而作夫女謁行則讒夫昌讒夫昌則苞苴通殷湯以此自誡即濟於旱亢之災唯陛下思乾剛之道在堂朝夕定省子道不虧傍無几杖言不稱老居喪盡

曰文侯廣宇伯始南郡華容人初為郡吏在散羣中太守法雄有子曰真善知人言於父雄曰南郡掾吏其民略可知今當舉孝廉為國選士不可不擇寧有其人乎雄曰未有所擬也真求與掾相見獨奇廣廣時年二十六雄舉廣為孝廉至京師廣為天下第一旬月拜尚書郎稍遷九卿公輔屢登三事元老在位國家多難廢立邪正之間以厚重自居不能有所明然年逾八十繼母在堂朝夕定省子道不虧傍無几杖言不稱老居喪盡

上深納之五月巳未大赦天下常侍張樂太僕侯覽專權驕恣詔收印綬覽自殺阿黨者皆免六月癸巳皇太后竇氏崩載衣車城南市舍將殯曹節王甫欲用貴人禮上曰太后親立朕身統承大業詩云無言不讎無德不報胡可用貴人禮於是發喪成服將葬節甫以竇氏之誅不用太后禮以馮貴人祔桓帝公卿莫敢諫河南尹李咸執藥上書曰臣聞禹湯聞惡是用無過桀紂聞善以亡其國中常侍曹節張讓王甫等因寵乘勢賊害忠良讒譖故大將軍竇武太傅陳蕃虛遭無形之疊被以滔天之罪陛下不復省覽猥發雷霆之怒海內賢愚莫不痛心武以歿矣無可奈何皇太后親與孝桓皇帝共奉宗廟母養蒸庶繫於天心仁風豐沛四海所宗禮為人後者為人之子陛下仰繼元帝豈得不以太后為母存既未蒙顧復之報歿又不聞諒闇之哀太后未崩武先坐誅存亡各異事不相逮而恚武不已欲貶太后非崇有虞之孝昭蒸蒸之仁八方聞之莫不泣血昔秦始皇后不謹陷幸郎吏始皇暴怒幽閉母后感茅焦之言立駕迎母置酒作樂供養如初夫以秦后之惡始皇之悖尚納茅焦之語不失母子之恩豈先太后不以罪沒陛下之過有重始皇臣謹冒昧陳誠左手賚章右手執藥詣闕自聞唯陛下揆茅焦之諫弘始皇之寤復母子之恩崇皇太后園陵之禮上釋皇乾震動之怒下解黎庶酸楚之情也如遂不省臣當飲鴆自裁下覲先帝具陳得失終不為刀鋸所裁章省上感其言使公卿更議詔中常侍趙忠監臨議者時衆官數百人各相顧望無敢下議廷尉陳球曰皇太后以舊姓盛德選入椒房宜配桓帝是無所疑忠笑曰廷尉宜便下筆球遂下議曰皇太后在椒房有聰明母儀之德遭天不造援立聖明承繼宗廟功烈至重先帝晏駕而遇大獄遷居空宮不幸早世家雖獲罪非太后意今若別葬誠失天下之望且馮貴人塚墓為賊所掘骸骨發露與賊併尸魂靈染汚不宜配至尊忠省球議作色曰陳廷尉此議甚健

欲以蚩球球曰陳竇既宽皇太后無辜被幽臣常痛之今日言之退而受罪乃臣夙昔之願也諸公卿皆從球議奏御節甫復言曰竇氏罪深無以為比上曰雖犯惡逆后有大德於朕節甫於是不復言七月甲寅葬桓思竇皇后冬十月丁亥勃海王悝自殺初悝有罪貶為奭陶王悝因黃門王甫求復其國賂以租錢五十萬桓帝不豫詔復悝為勃海王甫以為已功趣責於悝悝知帝意也不與甫錢由是甫謀悝大逆不道諷司隸校尉段頻奏治其獄悝遂自殺乃自稱越王攻破郡縣

二年春二月大赦天下夏四月司隸校尉段頻為太尉秋七月光祿勳楊賜為司空

三年春二月巳巳大赦天下太尉段頻以久疾策免河南尹李咸為太尉夏四月立河間王子虎為濟南王奉孝仁皇帝祀冬十二月癸酉日有蝕之司空楊賜以疾策免

後漢紀卷二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覆校官檢討臣季學錦
校對官庶吉士臣裴謙
謄錄監生臣程蓮孫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後漢紀卷二十四 五

詳校官編修臣汪鏞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六千九百七十九 史部

後漢紀卷二十四　　晉　袁宏　撰

孝靈皇帝紀上

嘉平四年春三月五經文字刻石立于太學之前夏五月丁卯大赦天下延陵園災冬十月改平準為中準使中官為之令列為內署令丞悉用中官初虞大家以選入掖庭生沖帝陳夫人生質帝沖帝早崩政在梁氏故未有謚號議郎畢整上疏曰孝沖皇帝母虞大家質帝

母陳夫人皆誕育聖明而未有謚號今當以母氏序列于外戚雖在薨歿猶宜爵贈況二母見存而無寵榮者乎即違母以子貴之義又不可以示後世上感其言以虞大家為貴人陳夫人為孝王妃使中常侍持節告憲懷二陵大鴻臚袁隗為司徒

五年夏四月癸丑大赦天下五月太尉李咸久病罷光祿劉寬為太尉閏月永昌太守曹鸞下獄誅初鸞上書訟黨人曰夫黨人者或耆年淵德或衣冠英賢皆宜股肱王室

左右大猷者也而久被禁錮屏在泥塗謀反大逆尚蒙赦宥黨人何罪獨不開恕乎所以災異屢見水旱荐臻皆由於斯宜加沛然以副天心有司奏檻車徵鸞棄市鸞年九十本郡閔其無辜於是申黨人之例父兄子弟門生故吏皆免官禁錮冬十月司徒袁隗久病策罷隗字次陽累世三公貴傾當時兄弟並及隗並喜人事外結英俊內附宦官中常侍袁朗隗之宗人用事於中以逢隗家世宰相推而崇之以為援故袁氏寵貴當世富侈過度自漢公族未之有也逢兄子紹好士著名賓客輻輳紹折節下之不擇賢愚逢子術亦任俠好士故天下好事之人爭赴其門輜軿柴車常有千兩寵臣中官皆患之十二月丙戌卑寇遼烏九校尉夏育上言鮮卑仍犯塞百姓怨苦自春以來三十餘人發請幽州諸郡兵出塞討之時故護羌校尉田晏以他事論刑因中常侍王甫求為將甫建議當出軍與育併力詔書遂用晏為鮮卑中郎將與匈奴中郎將臧旻南單于三道並出時大臣多以為不便議郎蔡邕議曰周有獫狁之役漢有瀚海之事征罰四

功今之所用無他名德旬月之間累遷高位守道之徒歷載不轉勞逸無別善惡同流又聞微行數出諸苑囿觀鷹犬之勞極般游之樂政事日蹙大化陵遲忘乾乾不息忽屢省之欽哉陛下不顧二祖之勤止追慕五宗之高蹤殆非所謂光昭之美而欲以望太平是由曲表而求直影却行而求及前人惟陛下絕慢游之戲念官人之重割超越之恩慎貫魚之次以慰遐通憤怨之望臣受恩偏厚特忝師傅之任不敢自同凡臣括囊解咎謹自手書皂囊密上

六年春正月辛丑大赦天下二月武庫東垣自壞夏鮮卑仍寇遼烏九校尉夏育上言鮮卑仍犯塞百姓怨苦自春以來三十餘人發請幽州諸郡兵出塞討之時故護羌校尉田晏以他事論刑因中常侍王甫求為將甫建議當出軍與育併力詔書遂用晏為鮮卑中郎將與匈奴中郎將臧旻南單于三道並出時大臣多以為不便議郎蔡邕議曰周有獫狁之役漢有瀚海之事征罰四

夷所由來尚矣然而時有同異勢有可否不可一也天設山河秦築長城漢起塞垣所以分別內外異殊俗也其外則分之夷狄其內則任之良吏後嗣遵業順奉所守苟無感國之譏豈與蟲螘之虜校往來之所傷哉乃欲度塞出攻雖破之不可彌盡而本朝必為之旰食昔淮南王安諫伐越曰天子之兵有征無戰言其莫敢校也如使蒙死徼倖以逆執事廝養之卒有不備而歸者雖得越王之首猶為大漢羞之而育欲以齊民易醜虜

射乾沒以要功就如其言猶已危矣況其得失不可知也昔朱提郡反孝元皇帝納賈捐之言割而棄之夫恤民救急雖成郡列縣猶尚棄之況鄣塞之外未嘗為民居者乎臣愚以為宜止出攻之計令諸郡修垣屯守衝要以堅牢不動為務若乃守邊之術李牧發其策嚴尤申其要遺業猶在文章具存循二子之策守先帝之規臣曰可矣育下邳淮浦人以忠直稱所歷皆有名迹八月鮮卑中郎將田晏匈奴中郎將臧旻護烏丸校尉夏育各將步卒萬餘人擊鮮卑三軍敗績士馬死者萬數冬十月癸丑朔日有蝕之趙相以聞京師地震十一月太尉劉寬司空陳球以災異罷十二月太常孟郁為太尉太僕陳耽為司空司徒楊賜以辟黨人免

光和元年春二月辛亥朔日有蝕之己未京師地震初置鴻都門生本頗以經學相招後諸能為尺牘詞賦及工書鳥篆者至數千人或出典州郡入為尚書侍中封賜侯爵三月癸丑光祿勳袁滂為司徒辛未大赦夏四

月丙辰京師地震侍中寺雌鷄一身皆成雄惟頭冠未變五月壬午無何白衣人入德陽門內自稱梁伯夏又復曰伯夏教我上殿為天子中黃門桓覽收之遂亡失不見蔡邕以為貌之不恭則有鷄禍頭為元首人君之象今鷄一身已變未至於頭而上知之是將有事而不遂之象又云成帝時男子王褒衣絳衣入宮上殿曰天帝令我居此後王莽篡位今此與成帝相似而被服不同又未入雲龍門以往方今將有王氏之謀其事不成

其後張角作亂尋被誅滅是月太尉孟郁司空陳耽以災異罷太常袁豔為司空六月丁丑温明殿庭中有黑氣長十餘丈形貌似龍詔問光禄楊賜議郎蔡邕曰祥異禍福吉凶所在以賜博學碩儒故密詔問宜極其意靡有所隱賜仰歎曰臣每讀張禹傳何嘗不憤恚乎吾以微學充先師之末累世見寵尚當上疏陳情況今猥見訪問乎乃手書對曰臣聞經傳所載或得神以興或得神以亡國家休明則降鑒其德邪辟昏亂則示其禍

今嘉德殿所見黑氣考之經傳應虹蜺妖邪之氣不正之象也春秋讖曰天投虹蜺天下怨海内亂加四百之期亦復垂至易曰天垂象見吉凶聖人則之疑妾媵之中有因愛放縱左右嬖人共專國朝欺罔日月又鴻都門下招會群小旬月之間並各拔擢縉紳之徒委伏畎畝冠履倒易陵谷代處從小人之邪意順無知之私欲殆哉之危莫過于今幸賴皇天垂象譴告周書曰天子見怪則脩德惟陛下慎經典之誡圖變復之道斥遠佞

巧之臣速徵鶴鳴之士内親張仲外任山甫抑止槃游留思庶政冀天還威衆變可弭老臣受師傅之任數蒙寵異之恩豈敢愛惜垂沒之季而不盡其慺慺之心哉邕對曰天于大漢殷勤不已故屢出祆變譴責欲令人君感悟災眚之發不于它所遠則門垣近在寺署其為監戒可謂切至虹蜺墮雌鷄化皆婦人姦政之所致也自踐祚已來中宫無他逸寵而乳母趙嬈貴重赫赫生則貲富侔於帑藏死則邱墓逾於園陵續為永樂門吏

霍玉依阻城社大為姦猾侮惑之罪晚乃發露虹蜺集庭雌鷄變化豈不為此今者道路所言復云有程夫人者宜深以趙霍為戒近者不治無以正遠長水校尉趙玹屯騎校尉盖延其貴已足其富已甚當以見私之故早自引身以解易傳小人在位之咎廷尉郭僖敦龐純厚國之老成光禄大夫喬玄聰達方直有山甫之姿故太尉劉寵忠實守正剛直不曲宜為謀主數見訪問宰臣大臣君之四體不宜復聽納小吏雕琢大臣願陛下

忍而絶之思惟萬機以答天望朝廷既自約厲左右亦宜從化天道惡滿鬼神好謙但臣愚戇感激忘身觸冒忌諱手書具對夫君臣不密上有漏言之禍願寢臣表庶使臣筆所及者得佐陛下盡忠書奏趙玹程黃聞之共譖邕下獄當棄市中常侍呂強愍邕無罪從上請邕減死罪一等徙朔方遇赦還本郡秋八月有星孛于天市冬十月太尉張顥司空袁隗久病罷太常陳球為太尉射聲校尉袁逢為司空十一月皇后宋氏廢后無寵

宮人幸姬衆共譖愬誣后以呪咀上遂收后璽綬后以憂死父母兄弟皆被誅諸常侍小黃門憐宋氏無辜乃共葬后及父母兄弟於皐門亭宋氏舊塋也丙子晦日有蝕之太尉陳球以災異罷十二月丁巳光祿勳喬玄為太尉是歲馬生人京房易傳曰上亡太子諸侯相伐厥妖馬生人

二年春二月丁巳司徒袁滂以災異罷大鴻臚劉郃為司徒滂字公熙閿之孫也純素寡欲終不言人之短當權寵之盛或以同異致禍滂獨中立於朝故愛憎不及焉乙丑太尉喬玄司空袁逢火病罷太中大夫段熲為太尉太常張濟為司空喬玄字公祖梁國睢陽人初為梁州刺史值梁州大饑玄開倉以廩之主者以舊典宜先表聞玄曰民以死矣廩訖乃上奏詔書以玄有汲黯憂民之心復不得以為常玄有才名長於知人初見魏武帝於凡庸之中玄甚異之謂曰今天下將亂非命世之才不能定也定天下者其在君乎夏四月丙戌日有

蝕之辛巳太尉段熲有罪下獄誅初黃門令王甫大長秋曹節專權任勢熲阿附甫等尚書令陽球撫髀歎曰使球為司隸此等何得爾俄而球為司隸既拜明日詣闕謝恩會甫沐下舍球因奏曰中常侍冠軍將軍王甫奉職多邪姦以事上其所彈糾皆由睚眦勃海之誅宋后之廢甫之罪也太尉段熲以征伐微功位極人臣不能竭忠報國而諂佞幸宜並誅戮以示海內於是收熲甫下獄球親考之甫子萌先為司隸遷永樂少府亦併

見收萌謂球曰父子今當伏誅亦以先後之義少假借老父球罵萌曰若以權勢為官無忠等者司隸云以先後之義乎萌曰若臨於坑相濟憂汝獨不見隨吾後死邪於是球操捶杖之萌皆前死杖下球勑都官從事曰先舉權貴大猾乃議其餘耳公卿豪右若袁氏兒輩從事自辯之何須校尉邪於是權門股慄京師肅然球既誅甫後欲收曹節節等不敢出沐會順帝虞貴人葬百寮會葬還入夏城門曹節見謁於道旁球大罵曰賊臣曹節節收淚於車中曰我自相食肉何宜使犬舐其汁乎語諸常侍且便入省勿過里舍也節入譖球酷暴益甚不為百姓所安上乃徙球為衛尉球叩頭自陳曰臣無清高之行橫蒙犬鷹之任前誅常侍王甫太尉段熲皆狐狸小醜未足以宣示天下今鴟梟翔於園林豺狼噬於閨藪臣誠恥之願追詔書叩頭殿下上呵曰衛尉拒詔邪至于再三乃受丁酉大赦天下秋七月匈奴中郎將純修擅收斬單于呼演更立右賢王羌深為單于修抵罪冬十月永樂少府陳球下獄死初球與司徒劉郃書曰公出自宗室據台鼎之位天下所望今曹節等放縱為天下害而久令在左右賢凡侍中常為節所害可表徙尚書令陽球為司隸以收節等誅之政出聖主天下太平可翹足而待陽球小妻程璜女璜宮中用事所謂程夫人也節等頗聞知乃重賂璜且迫脅之惶怖告節等以球謀因與節讒郃於上曰郃等常與陳寵交通又受取狼籍步兵校尉劉納永樂少府陳球交通並通謀議上大怒策郃陳球陽球劉納皆下獄死陽球字方正漁陽泉州人有勇氣郡吏嘗辱球母球合年少數十人殺吏滅其家由是知名九江山賊起劫刺史球以太尉掾為九江太守設方略即時摧破誅鋤豪強郡中累足遷甘陵相時天下旱司空張顥奏郡守長吏嚴酷貪汙者皆罷免之球以嚴酷徵詔書以九江時功拜議郎遷將作大匠尚書令十一月太常楊賜為司徒三年春正月癸丑大赦天下夏虎見平樂觀下又見憲中郎將純修擅收斬單于呼演更立右賢王羌深為單

陵上詔問司徒楊賜賜對曰虎者金行忿伐之精狼戾之獸也今在位率多奢暴貪殘酷虐乎中郎將張均上言曰虎見憲陵又見平樂觀下隸皆訛言也洪範之論言之不從則毛蟲之孽虎者西方之獸為禽剛猛強梁之物也居而穴處不可覩見今於先帝園陵為害又言見於城下皆在位者仁恩不著有苛尅殺戮之意乎此乃大兵劇賊之徵不可不防也秋七月大長秋曹節為車騎將軍九月辛酉日有餝之詔羣臣上封事靡有所諱郎中審忠上書曰臣聞治國之要得賢則安失賢則危故舜有五臣天下治湯舉伊尹不仁者遠故太傅蕃尚書令尹勳知中官姦亂考其黨與華容侯朱瑀知事覺露禍及其身乃與造逆謀迫脅陛下聚會羣臣因共割裂城社以相賞父子兄弟被蒙尊榮素所親厚布在州郡皮剥小民甚於狼虎多畜財貨繕治殿舍車馬服飾擬於大家羣公卿士杜口吞聲州郡承風順指故蟲蝗為之生夷狄為之起天意憤盈積十餘年矣故頻年

日有餝之於上地震於下所以譴戒人主欲令覺悟今瑀等並在左右陛下春秋富盛懼佞諂以作不軌願陛下留漏刻之聽以省臣表掃滅醜類以答天怒章寢有星孛于狼弧初作罼圭靈昆苑司徒楊賜上書曰臣聞使者並出規度城南民田欲以為苑者昔先王制囿裁足取牲以備三驅薪採芻牧者往焉故詩曰王在靈囿麀鹿攸伏傳曰吾王不游吾何以休陛下樂何為如此至六國之際取獸者有罪傷稆者被誅孟軻謂梁惠王極陳其事先帝之制左開洪池右作上林不儉不泰禮以合中今猥規都城之側以畜禽獸之物非所保養民庶赤子之義築郎不時春秋有譏盤于游田周公作戒其城外之苑以有五六足用逞情意順四節何必變革舊制以罷民力楚興章華罷人乖叛秦作阿房黎甿憤怨宜思夏后卑室之意太宗露臺之費慰此下民勞止之歌上欲止侍中任芝樂松等曰昔宣王囿五十里民以為大文王百里民以為小今造二苑與

百姓共之不妨於政民蒙其澤上遂從之閏月司徒楊
賜久病罷冬十月太常陳耽為司徒十一月立皇后何
氏南陽宛人以良家子選入掖庭有寵自貴人為皇后
父真早卒異母兄進為河南尹進弟苗越騎校尉十二
月車騎將軍曹節罷
四年春初置騄驦廄丞領受郡國調馬而豪右辜榷馬
一匹至二百萬夏四月庚午大赦天下司徒陳耽不堪
其任罷太常橐隗為司徒六月追爵謚皇后父何真為
車騎將軍舞陽宣愍侯秋七月五色鳥見于新城衆鳥
隨之民謂之鳳皇九月庚寅朔日有蝕之冬十月太尉
許郁辟名錯謬罷太常楊賜為太尉車駕幸廣城是歲
於後宮與人為列肆販賣使相偷盜爭者進賢冠又於
西園駕四驪上躬自操轡馳驅周旋以為歡樂於是公
卿貴戚轉相放效至乘輜軿以為騎從互相請奪驪價
與馬齊本志曰行天者莫如龍行地者莫如馬詩云四
牡騤騤載是常服驪乃服重致遠野人之所用非帝王
君子之所宜騶服遲鈍之蓄而今貴之天意若曰國且
大亂賢愚倒植執政者皆如驢也
五年春正月辛未大赦天下二月大疫三月詔三公以
謹言舉刺史二千石貪汙濁穢為蠹害者夏旱五月庚
申永樂宮署災秋七月星孛于太微
六年春三月辛未大赦天下夏爵號皇后母為舞陽君
秋金城河水溢出二十餘里
中平元年春正月鉅鹿人張角謀反初角弟梁弟寶自
稱大賢師事善道疾病者輒跪拜首過病者頗愈轉相誑
耀十餘年間弟子數十萬人周徧天下置三十六坊各
有所主期三月五日起兵同時俱發角弟子濟陰人唐
客上書告角天子遣使者捕角角等知事已露因晨夜
勑諸坊促令起兵二月角等皆舉兵往往屯聚數十百
輩大者萬餘人小者六七千人州郡倉卒失據二千石
長吏皆棄城遁走京師振動角黨皆著黃巾故天下號
曰黃巾賊初司徒楊賜衛尉劉寬司空張濟御史劉陶

並陳角反謀宜時捕討以絶亂原上不從及角作亂天子思陶言封為中陵侯陶字子奇賴川潁陰人沈勇有大謀不修威儀不拘小節與人交志好不同雖富貴不顧也所行齊趣雖貧賤必尊貴之疾惡太甚以此見憎辟司徒府遷尚書侍中以數直諫為權臣所惡徙為京兆尹上素重陶才徵為諫議大夫諸中官讒陶與張角通情上遂疑之收陶考黃門北寺中官諷考楚毒極至陶對使者曰朝廷前封臣云何不恒其德反用佞邪之譖臣恨不與伊呂同儔而與三人同輩今上殺忠謇之臣下有憔悴之民亦在不久然後悔於冤臣將復何逮不食而死三月戊申河南尹何進為大將軍帥師次于都亭自函谷伊闕大谷轘轅盟津皆置都尉備張角也於是考諸與角連及宮省左右死者數千人上內憂黃巾問掖庭令呂強何以靜寇對曰誅左右姦猾者中常侍丁肅徐演李延趙裕郭勝朝廷五人號為忠清誠可任用赦黨人簡選舉何憂於賊上納其言壬子大赦黨

人皆除之強字漢盛河南成皐人忠貞奉公不與佞倖同是時權邪怙寵政以賄成郡國貢獻皆先饋賂然後得行左右羣臣好上私禮強諫曰陛下物出天下然而所輸之府輒有導行之財皆出於民今發十而貢一費多而獻少無為使姦吏用巧私門致富也又阿媚之臣好獻其私容諂姑息進入其所奉獻皆御府所有無為使從諫之臣得自嫁黷也舊選舉委任三府尚書受奏御而已各受試用責以成功功無可察以事付尚書尚書乃覆案虛實行其罪罰於是三公每有所選參議掾屬咨其行狀度其器能猶有溺職廢官荒穢不治今但任尚書或有詔用三公得免選舉之負尚書又無考課之勤陛下虛自勞苦有廢亂之負無所責也書奏上以示中常侍夏惲趙忠忠惲曰此言是也然強自負清潔常怏怏有外心及赦黨人中官疾之於是諸常侍人人求退忠惲共構會強云與黨人謀數讀霍光傳強凡弟所在亦皆貪穢上聞強讀霍光傳意不悅使中黃門持

兵名強強聞上召怒曰吾死亂兵起矣大丈夫欲書忠
國史無為復對獄吏也遂自殺詔公卿百官出馬等各
有差中郎將盧植左中郎將皇甫嵩右中郎將朱儁各
持節征黃巾護軍司馬傅燮討賊形勢燮上書諫曰臣
聞天下之禍所由於外皆興於內是故虞舜昇朝先除
四凶然後用十六相明惡人不去則善人無由進張角
起於趙魏黃巾亂於六州此皆豐發蕭牆而禍延四海
臣受戎任奉辭伐罪始到潁川戰無不尅黃巾雖遏其
鋒由內作耳陛下仁德寬容多所不忍中官弄權忠臣
之憂愈深耳何者夫邪正之在國猶氷炭不可同器而
並存也彼知正人之功顯而危亡之兆見皆將巧詞飾
說共長虛偽孝子疑於屢至市虎惑於三人陛下不詳
察之臣恐白起復賜死於杜郵而盡節效命之臣無所
陳其忠矣惟陛下察虞舜四罪之舉使讒佞受放殛之
罰萬國知邪臣之為誅首忠正時得竭其誠則善人思
進姦凶不討而自滅矣臣聞忠臣之事君猶孝子之事
父子之事父馬得不盡情以言使臣伏鈇鉞之戮陛下
少用其言國之福也書奏中常侍趙忠見而怨焉夏四
月太尉楊賜以寇賊罷太僕鄧盛為太尉司空張濟久
病免大司農張溫為司空初賣官自關內侯以下至虎
賁羽林入錢各有差皇甫嵩朱儁連戰失利遣騎都尉
曹操將兵助嵩等五月乙卯黃巾馬元義等於京都謀
反皆伏誅皇甫嵩朱儁擊黃巾波才於潁川大破之斬
首數萬級詔行車騎將軍封都鄉侯儁西鄉侯於是傅
燮功多應封為趙忠所譖上識燮不罪之然不得封左
中郎將盧植征張角不尅徵詣廷尉減死罪一等中郎
將董卓代植既受命累破黃巾角等保廣宗植圍壍修
梯垂當拔之上遣小黃門左豐觀賊形勢或勸植以賂
送豐植不從豐言於上曰廣宗賊易破耳盧中郎固壘
息軍以待天誅上怒植遂抵罪六月中郎將張均上書
曰張角所以能興兵作亂萬民樂附之者原皆由十常
侍多放父子兄弟婚親賓客典據州郡辜榷財利侵宄

百姓百姓之冤無告訴因起從角學道謀議不軌相聚
為賊今悉斬十常侍懸其頭於南郊以謝天下即兵自
消可一戰而克也上以章示十常侍皆免冠頓首乞自
致雒陽獄家財助軍糧子弟為前鋒上曰此則直狂子
也十常侍內有一人不善者耳天子使御史考諸為角
道者御史奏均學黃巾道收均死獄中秋八月皇甫嵩
擊黃巾卜已於東郡大破之斬首萬餘級中郎將董卓
征張角不克徵詣廷尉減死罪一等以皇甫嵩代之朱

雋攻黃巾趙弘於南陽自六月至八月不拔有司奏徵
雋司空張温議曰昔秦用白起燕信樂毅亦曠歷年載
乃能剋敵雋討潁川有效引師南指方畧已設臨軍易
將兵家所忌可以少假日月責其功效上從之詔切責
雋雋懼誅乃急擊弘大破斬之封雋上虞侯賊復以韓
忠為帥衆號十萬據宛拒雋雋兵力不敵然欲急攻乃
先結壘起土山以臨之因偽修攻具耀兵於西南雋身
自被甲將精卒乘其東北遂得入城忠乞降議郎蔡邕

司馬張超皆欲聽之雋曰兵有形同而勢異者昔秦項
之際民無定主故有賞以勸來者今海內一統惟黃巾
造寇降之無可勸罰之足以懲惡今若受之更開逆意
利則進戰鈍則降服縱敵長寇非良計也因勒兵攻之
連戰不剋雋登土山望之顧謂邕曰吾知之矣今外圍
周固內營逼急忠故乞降降又不受所以死戰也萬人
同心猶不可當況十萬人乎其害多矣不如徹圍解弛
勢當自出出則意散必易破之即解圍入城忠果自出
雋因自擊之大破斬忠乘勝逐北斬首萬餘級即拜雋
為車騎將軍封錢唐侯徵入為光祿大夫冬十月皇甫
嵩攻張角弟良於廣宗大破之斬首數萬級角先病死
破棺戮尸拜嵩為車騎將軍封槐里侯嵩既破黃巾威
振天下故信都令漢陽閻忠說嵩曰夫欺天難得而易失者
時也時至而不旋踵者機也故聖人常順時而動智者
必見機而發今將軍遭難得之時蹈之而不發將何以
權大名乎嵩曰何謂也忠曰天道無親百姓與能故有

高人之功者不受庸主之賞今將軍受鈇鉞於暮春收成功於末秋兵動若神謀不再計攻堅易於折枯摧敵甚於湯雪旬月之間神兵電掃封戶刻石南面以報威振本朝聲馳海外是以羣雄迴首百姓企踵雖湯武之舉未有高將軍者也身立高人之功乃北面以事庸主何以圖安也嵩曰夙夜在公心不忘忠何故不安忠曰不然昔韓信不忍一飡之遇棄三分之利拒蒯通之說忽鼎峙之勢利劒揣其喉乃嘆息而悔何以見烹於女子也今主勢弱於劉項將軍權重於淮陰指麾足以震風雨叱咤足以興雷電赫然奮發因危抵頹崇恩以綏前附振武以臨後伏徵冀方之士勒七州之衆羽檄先馳於前大軍響振於後蹈流漳河飲馬盟津誅中官之罪除羣怨之積如此攻無交兵守無堅城不招必影從雖童兒可使奮空拳以致力女子可使褰裳以用命況厲熊羆之卒因迅風之勢哉功業已就天下已順乃請呼上帝嘯以大命混齊六合南面稱制移神器於將與推亡漢於已墜實神機之至會風發之良時夫既朽不雕衰世難佐將軍雖欲委忠於難佐之朝雕朽敗之木猶逆坂走丸必不可得也方今權宦羣居同惡如市上不自由政出左右庸主之下難以久居不賞之功讒人側目如不早圖後悔無及嵩懼曰黃巾小孽非秦項之敵也新結易散非我功策之能民未忘主而子欲逆求之是虛造不冀之功以速朝夕之禍非移祚之時也孰與委忠本朝雖有多謗不過放廢猶有令名死且不朽逆節之論吾所不敢也忠知計不用乃佯狂為巫十一月嵩又進兵擊張寶於下曲陽斬之於是黃巾悉破其餘州所誅一郡數千人十二月金城人邊章韓約反

後漢紀卷二十五

晉 袁宏 撰

孝靈皇帝紀下

中平二年春二月丁卯故太尉劉寛薨贈車騎將軍謚曰昭烈侯寛字文饒弘農華陰人也少好學博通群書稍遷東海南陽太守遇民如子口無惡言吏民有罪以蒲鞭鞭之示耻辱而已其善政歸之於下有不善輒自剋責庶民愛敬之好與諸生論議行縣使三老學生自

隨到亭傳輒復講論教化流行不嚴而治嘗有客遣奴酤酒久而不還及其還也客不堪之罵詈曰畜産寛須臾遣人視之曰此人也罵言畜産恐其自殺夫人欲試寛一恚伺當朝會裝嚴已訖使婢奉肉羹一盂寛手未得持放羹衣上婢急收羹寛言徐徐羹爛汝手其寛裕如此内外稱為長者上深悼之

袁宏曰在溢則激處平則恬水之性也急之則擾緩之則静民之情也故善治水者引之使平故無衝激之患善治人者雖不為盜終歸刻薄矣以民心為治者下雖不時整終歸敦厚矣老子曰古之為道者不以明民將以愚之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也羌胡冦三輔車騎將軍皇甫嵩征之己酉南宮雲臺災庚戌樂城門災延及北闕嘉德殿和歡殿本志曰雲臺者乃周家之所造也圖書珍寶之所藏京房易傳曰君不思道厥妖火燒宮天戒若曰刑濫賞淫何以舊典為故焚其秘府也收天下田畆十歲以治宮室州縣送材及石貴戚緣賤買入已

官皆先經貴戚然後得中宮室連年不成天下騷擾起為盜賊司徒袁隗久病罷三月廷尉崔烈為司徒邊章韓約冦三輔中郎將董卓副皇甫嵩討之於是關隴擾攘發役不供司徒崔烈欲棄涼州議郎傅燮進曰斬司徒天下乃安有司奏燮廷辱大臣有詔問本意對曰昔冐頓至逆也樊噲為上將云願得十萬衆横行匈奴中憤激奮勵未失臣節也不顧計之當與不當耳季布猶廷斥曰噲可斬前朝是之今涼州天下之衝要國家之

蕃衛也堯舜時禹貢載之殷周之世列為侯伯高祖平海内使酈商別定隴右世宗拓境列置四郡議者以為斷匈奴之右臂今牧御者失理使一州叛逆天下騷動陛下不安寢食烈為宰相不念思所以緝之策乃欲棄一方萬里之士臣竊惑之左袒之虜得此地為患數世今以勁士堅甲利兵姦雄因之為亂此社稷之深憂也且無涼州則三輔危三輔危則京都薄矣若烈不知憂之是極弊也知而欲棄是不忠也二者擇而處之烈必有之遂從樊議亦不罪烈由是朝廷益重樊每公卿缺議輒歸樊夏五月太尉鄧騭久病罷太僕張延為太尉六月以討張角功封中常侍張讓等十二人為列侯秋七月車騎將軍皇甫嵩征邊章韓約無功免八月司空張温為車騎將軍討章約九月特進臨晉侯楊賜受司空冬十月司空楊賜薨策曰司空臨晉侯賜華嶽所挺九德純備三葉宰相輔國以忠昔朕初載受道惟幄遂階成勳以陟大猷師範之功既昭於内弼亮之勤亦著于外雖受茅土未荅厥勳掞人既沒將誰諮度朕甚悼焉今使左中郎將郭儀持節追贈特進司空驃騎將軍印綬謚曰文烈侯賜字子獻篤志於學閑居教授不應州郡之命辟梁冀府非其好也因謝病去舉高第稍遷越騎校尉光禄大夫靈帝初與劉寬張濟侍講于華德殿初張角等誑耀百姓天下惑之徧負至者數十萬人賜時居司徒謂劉陶曰聞張角等黨輩熾盛稍益滋蔓今若下州郡捕討恐驚動醜類遂成反亂今欲切敕

刺史二千石採別流民咸遣護送各歸本郡以孤弱其黨然後乃誅其渠帥可不勞衆而定何如陶曰此孫子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廟勝之術也賜遂上書言之會賜去位事留中後帝徙南宫閲故事得賜所上奏及講時注籍乃感悟遂下詔曰大司馬楊賜敦德允元忠愛恭懿親以尚書侍講累評張角始謀禍釁未彰賜陳便宜欲緩誅羣令德既光嘉謀恒然詩不云乎無德不報無言不讎故褒城君孔霸故太尉黄瓊侍講先帝並宜

受茅土之封賜上言曰臣前與故太尉劉寬司徒張濟並被侍講俱受三事張角謀亂又共陳便宜而獨蒙師傅之澤茅土之祚而寬濟不蒙雲雨之潤乞減賜戶以封寬濟上雖不聽嘉其至誠乃封寬為遂鄉侯濟子根為蔡陽侯賜子彪忠厚有孝行復纂其家業光祿勳許相為司空十一月張溫董卓擊章約破之約走金城是歲於後園造萬金堂以為私藏閉司農金錢繒帛積之於中又還河間置田業起第觀上本侯家居貧即位常

曰桓帝不能作家曾無私錢故為私藏復寄小黃門常侍家錢至數千萬由是中官專朝奢僭無度各起第宅擬制宮室上嘗登永安侯臺黃門常侍惡其登高望見居處樓殿乃使左右諫曰天子不當登高登高則百姓虛自是之後遂不敢復登臺榭

三年春二月太尉張延久病罷庚戌大赦天下三月車騎將軍張溫為太尉夏五月壬辰晦日有蝕之詔公卿舉直言

四年春正月己卯大赦天下二月榮陽南尹何苗擊破之以苗為車騎將軍封濟陽侯夏狄道人王國反自黃巾之後盜賊羣起殺刺史二千石者往往而是夏四月太尉張溫以寇賊未平罷司徒崔烈為太尉五月司空許相為司徒光祿勳丁宮為司空秋九月大長秋趙忠為車騎將軍執金吾甄舉為太僕因謂忠曰傳南容有古人之節前在軍有功不封天下失望今將軍當其任宜進賢理枉以副衆望忠納其言遣弟

延齎書致殷勤曰南容少答我常侍萬戶侯不足得也變正色拒之曰遇與不遇命也有功不論時也傅變豈無功而求私賞哉遂不答其書忠愈恨變然憚其高明不敢害出為漢陽太守冬十月零陵盜賊寇長沙太守孫堅討破之封堅為烏程侯十一月太尉崔烈久病罷大司農曹嵩為太尉是歲漁陽人張純反初發幽州烏桓數被徵

發死亡畧盡今不堪命皆願作亂國家作事如此漢祚衰亡之徵天下反覆率豎子故若英雄起則莫能禦吾今欲率烏桓奉子為君何如舉曰漢祚終訖故當有代之者吾安可以若是純曰王者網漏鹿走則智多者得之子勿憂也遂共率烏桓作亂故人喜悅歸純日十餘萬

五年春正月丁酉大赦天下太尉曹嵩罷二月有星孛於紫宮三月少府樊陵為太尉夏五月涼州刺史耿鄙擊王國敗績初鄙合六郡兵將欲討國漢陽太守傅燮諫之曰使君統政日淺民未知化孔子曰不教民戰是謂棄之今率不教之民越大隴之危賊聞大軍將至必萬人同心其鋒難當也萬一內變悔何及也不若息軍養德明賞罰以教民戰賊得寬容必為我怯羣惡爭勢其離可必然後率已教之民討離隙之賊其功可立今不為萬全之福而就危敗之禍不為使君取也鄙不從臨陣前鋒果敗鄙為別駕所害國遂圍漢陽太守傅燮時北胡騎數千在城外皆叩頭流涕欲令燮棄郡歸鄉里燮子幹進曰國家昏亂賢人斥逐大人以正不容於朝今天下以叛兵不足以守鄉里羌胡被大人恩者欲令棄郡而歸願大人計之徐歸鄉里率賢士大夫子弟而輔之言未終燮歎曰汝知吾必死邪蓋聖達節次守節且殷紂之暴伯夷之不食周粟而死仲尼以為賢今朝廷不甚殷紂吾德不及伯夷吾行何之乎王國使故酒泉太守黃衍說燮曰天下事已可知矣先起者上有霸王之業下成伊呂之勳天下非復漢有府君寧有意為吾屬師乎燮按劒叱之曰若非國家剖符之臣邪求利焉逃其難且諸侯死社稷者正也遂麾左右出戰臨陣而死上甚悼惜之策謚曰壯節侯燮字南容北地靈州人身長八尺嚴恪有志操威容性剛直履正不為權貴改節六月丙寅風大起折木太尉樊陵策罷射聲校尉馬日磾為太尉秋八月置西園三軍及典軍助軍以小黃門蹇碩為上軍校尉虎賁中郎將袁紹為中軍校

尉屯騎校尉鮑洪為下軍校尉議郎曹操為典軍校尉初黃巾起上留心戎事碩壯健有武畧故親任之使為元帥典護諸將大將軍已下皆令屬焉九月司徒許相策免司空丁宮為司徒光禄勳劉弘為司空特進董卓為驃騎將軍已未詔曰頃選舉失所多非其人儒法雜採學道浸微處士荀爽陳紀鄭玄韓融李楷毓道樂古志行高潔清貧隱約為衆所歸其以爽等各補博士皆不至融字元長頼川人博學不為章句皆究通其義屢徵聘皆不起晚乃拜河南尹歷鴻臚太僕卿年七十餘弟兄同居閨庭怡怡至於沒齒也楷字公超河南人以至孝稱棲遲山澤學無不貫徵聘皆不就除平陵令視事三日復棄官隱居學者隨之所在城市華陰南土遂有公超市頻煩策命就拜光禄大夫固疾不起乃命河南弘農致玄纁束帛欲必致之楷終不屈

立之地焉語曰山林之士往而不能反朝廷之士入而不能出往而不反則能執意入而不出失之遠矣古之為士將以兼政可則進不可則止量分受官分極則身退矣故於仕與不仕之間有止足焉不仕則枯槁矣遂仕則負累矣若仕能止者在於可否之間不同心乎是時大將軍何進多辟海内名士以為已佐鄭玄稱疾不到州郡迫脅不得已玄幅巾詣進進設几杖之禮一宿而退莫知其所初申屠蟠隱於梁碭之間免於黨人之禍亦為進所辟逾年不至進恨之欲脅以威刑使同郡黄忠與蟠書曰大將軍幕府初開辟海内並延英俊雖有高名盛德不獲異遇至如先生特加殊禮優而不名設几杖之坐引領東望日夜以冀彌秋歷冬經邁二載深拒以疾無惠然之顧重令爰中郎昭暢殷勤至於再三而先生抗志彌高所執益固將軍於是憮然失望而有愧色自以德薄深用咎悔僕竊論之先生高則有餘智則不足當今西戎作亂師旅在外軍國異容動有刑

憲今潁川荀爽與病在道北郡鄭玄北面受署彼豈樂羈牽者哉知時不可佚豫也且昔人之隱雖遭其時猶放聲絶迹巢棲茹薇其不遇也則裸身大笑被髮狂歌今先生處平壤游人間吟典籍襲衣裳行與昔人謬而欲蹈其迹擬其事不亦難乎僕願先生優游俯仰貴處可否之間孔氏可師何必首陽備託臭味庶同休戚是以假飛書以喻左右蟠不答其書亦無懼色蟠字子龍陳留外黃人同縣大女侯玉為父報讎殺夫之從母兄

姑怒執玉送吏時縣令梁配將斷其獄蟠年十五自精舍詣縣奏記曰伏聞大女侯玉為父報讎獄鞫以法不勝感悼已情敢陳所聞昔太原周黨感春秋之義辭師復讎當時論者猶高其節況玉女弱內無同生之謀外無交游之助直推父子之情手刃莫大之讎當時聞之人無勇怯莫不張膽增氣輕身重義攘臂高談稱美其美今聞玉幽執牢檻罪名已定皆心低意阻惆悵悲歎蟠以玉之節義歷代未有足以感無恥之孫激忍辱之子若其在昔尚當旌閭表墓以顯後嗣況事在清聽不加以義於是縣令具以狀聞得減死一等蟠學無常師博覽無不通初在太學濟陰王子居病困臨卒託蟠致喪蟠即自負其尸遂致濟陰道遇司隸從事嘉蟠志義愍其負重為封過所傳蟠不受投地而去舉有司公車徵諸所聘禮皆不就董卓初徵天下賢雋皆起家登宰相蟠得徵書時人皆勸之行蟠笑而不答居無何而王室大亂蟠年七十餘以壽終十月甲子上觀耀兵於平樂觀先是望氣者以為京師當有大兵流血兩宮或說何進曰太公六韜有天子將兵事以示四方進以為然乃言於上大發兵講武於平樂觀下天子親擐甲冑臨軍三匝既罷以兵屬大將軍進初漢陽太守蓋勳著績西州知耿鄙之必敗也自免歸家於是徵為武都太守詔大將軍何進上軍校尉蹇碩為勳祖道京師榮之未至武都徵為討虜校尉上問勳曰天下何以反勳對曰幸臣子弟擾之使然時碩子弟尤甚天子顧而問碩碩

不能對帝又謂勳曰吾以陳師於平樂觀多出中藏以餌戰士何如勳曰臣聞昔者先王耀德而不觀兵今冠在遠而設陣於近不足以貽果毅秖足以瀆威武耳帝曰善恨見卿晚羣臣初無是言也勳與劉虞袁紹等並典禁軍勳謂虞紹曰吾見上上甚聰明但壅於左右耳勇力誅嬖幸然後徵拔英俊以興漢室功遂身退豈不快邪虞紹亦有宿謀因共相結未發而司隸校尉張温舉勳為京兆尹帝方倚勳欲親近之而碩等心憚並勸帝從温議遂拜京兆尹小黄門高望皇子愛之辯臣也因碩屬望子於勳欲以為孝廉勳不肯或謂勳曰皇子副主也望其保也碩帝之寵臣也三怨成府豈可救也勳曰選賢所以報國也非賢不舉雖死可悔乎是時王國衆十餘萬三輔震動勳自請發兵萬人分屯三輔每有密事帝呼詔問勳勳雖身在外甚見信重乃著琴詩十二章奏之帝善焉數加賞賜十二月左將軍皇甫嵩前將軍董卓屯右扶風討王國

六年春正月王國攻陳倉董卓將救之謂皇甫嵩曰智者不後時勇者不留決速救則城全不救則城滅復何疑哉嵩曰不然善用兵者全軍為上破軍次之百戰百勝不如不戰而屈人之兵也上兵伐謀故見可而進知難而退故速戰為下是以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不可勝在我可勝在彼彼守不足我攻有餘有餘者在於九天之上不足者陷於九地之下陳倉雖小城守備固非九地之陷也國兵雖攻我所不拔非九天之勢也夫勢非九天攻者受害陷非九地守者不拔國今已陷受害之地而陳倉保不拔之城我可不煩兵而取全勝之功將何救不從國圍陳倉八十餘日城中堅守竟不能拔賊衆疲弊果自解去嵩欲進兵擊之卓曰不可兵法窮寇勿迫歸衆勿追今我追國是追歸衆迫窮寇也困獸猶鬬逢蝮蠆有毒況大衆乎嵩曰不然前吾不擊避其銳也今而擊之待其衰也所擊疲墮非歸衆也國衆且走莫有鬬志以整擊亂非窮寇也使卓為殿嵩自與

國戰大破斬之由是卓恨嵩陰與嵩有隙徵卓為少府
卓不肯就上書輒行前將軍事既而以卓為并州牧以
兵屬皇甫嵩卓又上書請將兵之官嵩從子瓌諫嵩曰
本朝失政能安危定傾者惟大人與卓耳今怨隙已結
二人不俱存先人之言兵家所重卓被詔當放兵而諷
將士上書自請此逆命也彼度京師政亂故敢躊躇此
懷姦也二者刑所不赦卓兇虐無親將士不附公為元
帥仗國威以討之上顯忠義下除姦凶此桓文之舉也
嵩曰專命亦罪也不如顯奏使朝廷裁之天子以責讓
卓不受詔選五千騎將自河津渡上軍校尉褒碩惡大
將軍進兵强欲進在外因而間之乃與常侍通謀說上
使進征邊章韓約帝從之賜進戎車百乘虎賁斧鉞進
亦知其謀請中軍校尉袁紹東發徐兗兵以稽其行三
月已丑光禄劉虞為司馬領幽州牧擊張純虞使公孫瓚
擊純大戰破之純窘王政斬純首降封虞為襄賁侯瓚
為都亭侯並鎮北邊夏四月太尉馬日磾瞿罷丙午朔日
有蝕之丙辰帝崩於嘉德殿時褒碩在省中欲誅大將
軍何進使人迎進欲與計事進即駕往司馬潘隱出迎
進因而逆之進馳去屯百郡邸稱疾不入戊午皇子辯
即帝位大后臨朝大赦天下封皇弟協為渤海王初帝
數失皇子何太后生皇子辯養於史道人家故號為史
侯王貴人生皇子協養於董太后宮號為董侯初大臣
請立太子辯輕佻無威儀不可以為宗廟主然何后有
寵大將軍進權重故久而不決帝將崩屬協於上軍校
尉褒碩協疏幼少在喪哀感百官見者為之感慟壬戌
詔曰朕以眇身君主海内夙夜憂懼靡知所濟夫天地
人道其用在三必須輔佐以昭其功後將軍袁隗德量
寬重奕世忠恪令以隗為太傅録尚書事朕且諒闇委
成羣后各率其職稱朕意焉上軍校尉褒碩以帝輕佻
不德二舅好修虚名無股肱之才懼不能安社稷也欲
誅進等立渤海王與常侍趙忠宋典書曰大將軍兄弟
秉國威權欲與天下黨人共誅内官以碩有兵尚且沈

吟觀其旨趣必先誅碩次及諸君今欲除私讐以輔公家是時上新崩大行在前殿左右悲哀念在送終碩雖用有謀策其事未可知也忠典以碩書告大將軍進進誘諸常侍共誅碩或曰碩先帝所置所嘗倚仗不可誅中常侍郭脉與進同郡素養育進于弟遇之曰進我所成就豈有異乎可卒聽之庚午上軍校尉窶碩下獄誅兵皆屬進中軍校尉窶紹說進曰黃門常侍秉權日久永樂太后與之通謀禍將至矣將軍宜立大計為天下除患於是進紹謀共圖中官進厚遇紹及虎賁中郎將袁術因以招引天下奇士陳紀荀攸何顒等與同腹心初驃騎將軍董重與大將軍何進權埶相害中官協重以為黨助永樂亦欲與政事何后不聽永樂后怒曰汝怙大將軍邪勑驃騎斷大將軍頭如反手耳何后聞之以告進五月進與三公奏故事蕃后不同居京師請永樂宮還故國於是驃騎將軍董重下獄死永樂后怖暴崩衆以為何后殺之紹復說進曰前竇氏之敗但坐語言

漏泄以五營兵士故也五營皆畏中官而竇后反用之兵皆叛走自取破滅今將軍既有元舅之尊二府並領勁兵部曲將吏皆英俊之士樂盡死力事在掌握天賛之時也功著名顯垂之後世雖周之申伯何足道哉進言之太后太后曰中官領禁兵自漢家故事不可廢也且先帝新棄天下我奈何楚楚與士人對共事乎進承太后意但欲誅其放縱者紹以中官近至尊今不廢滅後益大患初進寒賤依諸中官得貴幸內嘗感之而外好大名復欲從紹等計久不能決太后母舞陽君及弟車騎將軍苗謂進曰始從南陽來依內宮以致富貴國家亦不容易深思之覆水不可收悔常在後進入復言於太后曰大將軍專欲誅左右以擅朝權太后疑焉紹聞之懼復說進曰形勢已露將軍何不早決事久變生乃召武猛都尉丁原并州刺史董卓將兵向京師以脅太后尚書盧植以為誅中官不足外徵兵且董卓凶悍

而有精兵必不可制進不從原將數千人寇河內燒宮
府及居人以誅中官為言太后猶未寤六月辛酉葬孝
靈皇帝於文陵秋七月徙渤海王協為陳留王董卓到
滻池上書曰中常侍張讓等竊幸乘寵汩亂海內昔趙
鞅興晉陽之甲以逐君側之惡乃鳴鐘鼓以如洛陽進
謂諸黃門曰天下洶洶正患諸君耳今董卓欲至諸君
何不各就國於是黃門各就里舍是時進謀頗泄諸黃
門皆懼而思變張讓子婦太后之娣也讓叩頭向子婦
曰老臣得罪當與新婦俱歸私門惟受恩累世今當離
宮殿情懷戀戀願一復入直得謝奉望太后陛下顏色
然後退就溝壑死且不恨讓子婦言於舞陽君入白乃
詔諸常侍皆復入直八月庚寅太白犯心星戊辰大將
軍何進白太后將決其事謀欲盡誅諸常侍選三署郎
補其處中常侍張讓段珪相謂曰大將軍常稱疾不臨
喪葬今忽入省此意何為竇氏意復起耶使侍者聽之
冥聞進言出坐省戶下讓謂進曰天下憒憒亦非獨我

曹也又先帝嘗與太后不快幾至成敗我曹泣涕救解
各出家財且千萬共為禮和悅上意但欲託門戶於卿
耳今卿云何欲滅我曹種族不亦太甚乎卿言省內濁
穢公卿已下忠清為誰乎於是尚方監渠穆拔劒斬進
珪讓偽詔以故太尉樊陵為司隸校尉故司空許相為
河南尹尚書得詔疑焉請大將軍出議之中黃門以進
首與尚書曰何進謀反以伏誅進部曲將吳匡將兵在
外聞進被誅欲將兵入宮門閉虎賁中郎將袁術燒南
宮青瑣門欲以迫出珪等珪等不出持太后天子陳留
王幸北宮崇德殿苗聞進死陳兵朱雀闕下進苗素不
相友善進死匡恐為苗所害乃言曰大將軍欲誅諸常
侍車騎不欲今大將軍死車騎在殺大將軍者即車騎
也吏士能為大將軍復讐也進遇吏兵素有恩皆涕泣
曰願致死匡乃嗌血為誓引兵攻苗戰於闕下兵破斬
苗首於是司隸校尉袁紹斬偽司隸校尉樊陵河南尹
許相勒兵捕諸中官無少長皆誅之死者二千餘人引

兵入宮珪等迫急復將天子陳留王夜至小平津六璽不自隨是時宮中亂百官無從者惟河南部掾閔貢將十餘人從會尚書盧植至按劒責珪珪等涕泣謝罪又追兵至珪等白上曰臣等死天下大亂矣乃自投於河幸未帝還宮公卿百姓迎於道并州牧董卓適至聞帝在外單騎迎於北芒上卓與帝言不能對與陳留王言及禍亂之事卓以王賢有廢立之意是日幸崇德殿大赦天下得六璽失傳國璽武猛都尉丁原將河内救何

氏拜執金吾何進兄弟既死其部曲無所屬皆歸卓卓使原部曲司馬呂布盡并其衆京師兵權惟卓為盛先是進遣騎都尉太山鮑信募兵亦適至信謂紹曰卓擁强兵有異志今不早圖將為所制及初至疲勞襲之可擒也紹畏卓不敢發信遂還鄉里六月雨至於九月乃止卓諷有司以久雨免司徒丁宮司空劉弘卓代為司徒假節鉞虎賁癸酉卓謂司隸校尉袁紹曰人主宜立賢明天下豈有常每念靈帝使人憤毒今當立董侯不知能勝史侯否為當且爾劉氏種不足復遺紹曰今上未有不善害於天下若明公違禮任意廢嫡立庶四海不從明公議也卓叱紹曰豎子天下事豈不在我我欲為之誰敢不從紹橫刀長揖曰天下健者豈惟董公既出遂奔冀州卓以廢帝議示太傅袁隗隗報如議九月甲戌卓大會羣臣於崇德殿卓曰大者天地其次君臣所以為治也今皇帝闇弱不可奉宗廟為天下主今欲依伊尹霍光故事立陳留王何如公卿已下皆惶恐

不敢對盧植對曰按尚書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之桐宮又昌邑王立二十七日罪過千條是以霍光廢之今上富於春秋行未有失非前事之比也卓大怒欲誅植議郎彭伯諫曰盧尚書海内大儒天下之望也今先害之恐天下震怖卓乃止是日卓脅太后與羣臣廢帝為弘農王讀策太后流涕羣臣莫敢言丁宮曰天禍漢室喪亂弘多昔祭仲廢忽立突春秋善之今大臣量宜為社稷計誠合天心請稱萬歲太傅袁隗解帝璽綬立陳留王

為皇帝年九歲太后遷於永安宮

袁宏曰丁宮可謂非人矣以為雖遇伊尹之事猶將涕泣而從之而況陵虐其君而助讚其惡夫仁義者人心之所有也濃薄不同故有至與不至焉當其至者在君親之難若身首之相衛也其不至者猶有兒女之愛焉無情於斯者不得豫夫人倫矣盧植稱病而退從近關出卓遣人殺之不及隱於上谷數年後疾卒植字子幹涿人也師事扶風馬融與北海鄭玄友善所學不守章句皆研精其旨身長八尺二寸剛毅多大節常喟然有濟世之志不苟合取容言論切直不好文辭飲酒至一石而不亂融妃后家絲竹歌舞者不絕於前植侍坐數年目未嘗一眄融以是尤敬異之學終辭歸闔門教授不應州郡之命建寧中徵為博士補九江廬江太守為政務在清淨弘大體而已病去官徵拜議郎與蔡邕楊彪等並在東觀補續漢紀植將終勑其子斂具單衣葬以土穴其子從之丙子太后何氏崩董卓殺之也乙酉司空董卓為太尉丙申太中大夫楊彪為司空豫州牧黃琬為司徒冬十一月乙巳葬靈思何皇后白波賊寇河東十月太尉董卓為相國爵卓母為池陽君司徒黃琬為太尉司空楊彪為司徒光祿勳荀爽為司空卓雖無道而外以禮賢為名黃琬荀爽之舉從民望也又任侍中周毖城門校尉伍瓊沙汰穢惡顯拔幽滯於是以尚書韓馥為冀州侍中劉岱為兗州陳留孔胄為豫州潁川張咨為南陽太守東平張邈為陳留太守初卓將兵東也京兆尹蓋勳曰貪人敗類京師其必有變乃為之備及卓廢帝勳與卓書曰昔伊尹霍光權以立功人猶寒心足下小醜何以堪之賀者在門弔者在廬可不慎哉卓得書甚憚之時皇甫嵩尚三萬餘人在扶風勳乃紿語嵩欲討卓卓亦深忌勳使人安喻之因徵勳為議郎

後漢紀卷二十五

覆校官檢討臣李學錦
校對官庶吉士臣裴　謙
謄錄監生臣程蓮孫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後漢紀卷二十六至八

詳校官編修臣汪鏞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六千九百八十一 史部

後漢紀卷二十六

晉 袁宏 撰

孝獻皇帝紀一

初平元年春正月辛亥大赦天下侍中周毖城門校尉伍瓊說董卓曰夫廢立事大非常人所及袁紹不達大體恐懼出奔非有他志也今購之急勢必為變袁氏樹恩四世門生故吏徧於天下若收豪傑以聚徒衆英雄因之而起山東非公之有也不如赦之拜一郡守則紹喜於免罪必無患矣卓以為然乃以紹為渤海太守癸丑卓殺弘農王卓使郎中令王儒進酖於王曰服藥可以辟惡王曰我無疾是欲殺我爾不肯強之於是王與唐姬及宮人飲藥王自歌曰天道易兮運何艱棄萬乘兮退守藩逆臣見迫兮命不延逝將去汝兮往幽玄唐姬起舞歌曰皇天崩兮后土頹身為帝王兮命夭摧死生異路兮從此乖悼我煢獨兮心中哀因泣下坐者皆悲王謂唐姬曰卿故王者妃勢不為吏民妻矣自愛從

此與卿辭遂飲藥而死帝聞之降坐盡哀是時冀州刺史韓馥豫州刺史孔伷兗州刺史劉岱陳留太守張邈渤海太守袁紹東海太守袁遺河南太守王匡濟北相鮑信後將軍袁術議郎曹操等並興義兵將以誅卓衆各數萬人推紹為盟主紹自號車騎將軍操行奮武將軍長沙太守孫堅亦起兵誅卓比至南陽衆數萬人卓以堅為破虜將軍冀其和弭堅討卓逾壯進屯陽人卓大怒遣胡軫呂布擊堅戰于建平堅大破之卓以山東兵盛欲徙都關中召公卿議曰高祖都關中十一世後漢中興東都洛陽從光武至今復十二世案石苞室讖宜復遷都長安百官無敢應者司徒楊彪曰遷都改制天下大事皆當因民之心隨時之宜昔盤庚五遷殷民胥怨故作三篇以曉諭之往者王莽篡逆變亂五常吏始赤眉之變焚燒長安殘害百姓民人流亡百無一存光武受命吏都洛陽此其宜也方今建立聖主光隆漢祚而無故捐宗廟宮殿棄先帝園陵百姓驚愕不解此意必糜沸蠭聚以致擾亂石苞室讖妖邪之書豈可信用卓作色曰楊公欲沮國家計邪關東黃巾作亂所在賊起長安崤函險固國之重防又隴右取材木功夫不難杜陵南山下有孝武帝故陶作甎處一朝一夕可辦宮室官府盍何足言百姓小人何足與議若有前却以我大兵驅之豈得自在百寮皆失色太尉黃琬曰此大事楊公語得無可思乎司空荀爽曰相國豈樂遷都邪今山東兵起非可一日禁也而關西尚靜故當遷之以圖秦漢之勢也堅爭不止禍必有所歸吾不為也卓使有司奏免二公二月丁亥太尉黃琬司徒楊彪策罷初卓用伍瓊周毖之議選天下名士馥等既出皆舉兵圖卓卓以瓊毖賣己心怒之及議西遷瓊毖固諫卓大怒曰君言當拔用善士卓從二君計不敢違天下心諸君到官舉兵相圖卓何相負遂斬瓊毖彪琬恐懼詣卓謝曰因小人戀舊非欲沮國事也請以不及為受罪卓不勝當時之忿既殺瓊毖旋亦悔之故表

彪琬為光祿大夫卓以河南尹朱儁為太僕以為已副儁不肯受因進曰國不宜遷必孤天下望成山東之釁臣不見其可也有司曰召見君受拜而君拒之不問徙事而君陳之何也儁曰副相國至重非臣所堪遷都非計臣之所急也辭所不堪進其所惡臣之宜也有司曰遷都之事初無此計也就有未露何所受聞儁曰相國董卓具為臣說有司不能屈於是朝之大臣及尚書郎華歆等皆稱焉由是止不副卓卓愈恨之懼必為卓所陷乃奔荆州光祿勳趙謙為太僕王允為司徒守尚書令丁亥天子遷都長安卓留屯洛陽盡焚宮室徙民長安壬辰白虹貫日三月己巳車駕至長安遭赤眉之亂宮室焚盡唯有高廟京兆府舍遂就都焉戊午卓殺太傅袁隗及其三子是時袁紹屯河内陳留太守張邈究州刺史劉岱東郡太守喬瑁山陽太守袁遺屯酸棗後將軍袁術屯南陽豫州刺史韓馥大會酸棗將盟諸州郡更相推讓莫有肯先者廣陵功曹臧洪升壇操血曰

漢室不幸王綱失統賊臣董卓乘釁縱害禍加至尊虐流百姓大懼淪喪社稷前翦覆四海兗州刺史劉岱豫州刺史孔伷陳留太守張邈東郡太守喬瑁廣陵太守超等糾合義兵並赴國難凡我同盟齊心戮力以致臣節殞首喪元必無二致有渝此盟俾墜其命無克遺育皇天后土祖宗明靈實皆鑒之洪辭氣慷慨涕泣橫下聞其言者雖卒伍厮養莫不激揚卓兵强紹等莫敢先進曹操曰舉義兵誅暴亂今衆已合諸君何疑後使董卓聞山東兵起倚王室之尊據二周之險東向以臨天下雖以無道行之猶足以為患今焚燒宮室劫遷天子海内震動不知所歸此天亡之時也一戰而天下定矣不可失也其引軍西戰於滎陽操兵大敗是時青州刺史焦和亦起兵討卓務及諸將西行不為民人保障始濟河黄巾已入其境青州殷實軍强和望敢奔北未嘗接風塵交旗鼓也好卜筮信鬼神入見其人清談干霄出觀其政賞罰潰亂州遂蕭條悉為邱墟頃之和病卒袁

紹使臧洪領青州撫和民衆盜賊奔走紹歎其能徙為東郡太守夏四月以大司馬劉虞為太傅尚書令王允奏曰太史王立說孝經六隱事令朝廷行之消却災邪有益聖躬詔曰聞王者當修德爾不聞孔子制孝經有此而却邪者也允固奏請曰立學深厚此聖人秘奧行之無損帝乃從之常以良日王允與王立入為帝誦孝經一章以丈二竹簟畫九宮其上隨日時而出入焉及允被害乃不復行也

袁宏曰神實聰明正直依人而行者也王者崇德殷薦以為饗天地可謂至矣若夫六隱之事非聖人之道也匹夫且猶不可而況帝王之命乎五月司空荀爽薨爽字慈明朗陵令淑之子也年十二太尉杜喬師焉舉孝廉賢良黨事禁錮隱於海上又南匿漢濱黨事解辟命交至有道博士徵皆不就獻帝初董卓薦爽為平原相未到官徵為光祿勳至府三日遷司空當是之時忠正者慷慨而懷道者深嘿爽既解禍於董卓之朝又旬日之間位極人臣君子以此譏之初爽兄弟八人號曰八龍爽最有儒雅稱兄子彧名重於世六月辛未光祿大夫种拂為司空卓發洛陽諸陵及大臣冢墓壞洛陽城中鍾簴鑄以為錢皆不成文更鑄五銖錢文章城郭不可把持於是貨輕而物貴穀一斛至數百萬遼東太守公孫度自號為平州牧立漢世祖廟單于羌渠既為國人所殺其子孫於扶羅應立國人立須卜為單于於扶羅詣闕訟會靈帝崩王室亂於扶羅將數千騎與白波賊寇河東郡界百姓皆高壁清野抄掠少有所得欲歸國國人不受遂止河東

二年春正月辛丑大赦天下韓馥袁紹自稱大將軍遣使推大司馬劉虞為帝不聽復勸虞承制封拜又不聽然猶與紹連結二月丁丑相國董卓為太師夏四月卓西入關卓使東中郎將董越屯澠池寧輯將軍段煨屯華陰中郎將牛輔屯安邑其餘中郎校尉布在諸縣不可勝紀以禦山東卓將至公卿以下迎之皆謁拜下卓

不為禮卓謂御史中丞皇甫嵩曰可以服未嵩曰安知明公乃至於是卓曰鴻鵠固有遠志但驚雀自不知爾嵩曰昔與公俱為鴻鵠但今日復變為鳳皇爾卓乃大笑曰卿早服何得不拜卓既為太師復欲稱尚父以問左中郎將蔡邕邕曰昔武王受命太公為太師輔佐周室以伐無道是以天下尊之稱為尚父今之功德誠為巍巍宜須關東悉定車駕西還然後議之卓乃止於是卓乘金華青蓋車時人號竿摩車言逼上也卓弟旻為左將軍兄子璜為中軍校尉宗族內外並列朝廷呼召三臺尚書以下皆詣卓府啓事然後得行築郿塢城與長安城等積穀為三十年儲云事成雄據天下不成守此足以畢老嘗行郿塢公卿已下祖道於橫門外誘北降者三百餘人於坐中先掖其舌或斬其手或鑿其眼未死偃轉杯案之間會者戰慄失七箸卓飲食自若初卓飲衛尉張溫乃使人誣溫與袁術通謀笞殺之刑罰殘酷愛憎相害冤死者數千人百姓嗷嗷道路歎息孫堅自陽人入洛陽修復諸陵引軍還魯陽卓謂長史劉艾曰關東諸將數敗矣無能為也唯孫堅小敢諸將軍慎之堅昔西征其計策略與人同無故從諸袁兒終亦死爾艾曰堅用兵不如李傕郭汜堅前與羌戰於美陽殆死無能為卓曰堅時將烏合兵且戰有利鈍鄉今論關東大勢爾亦終無所至但殺二袁兒則天下自服矣建武初立宗廟於洛陽元帝之於光武父之屬也故光武上繼元帝又立親廟於洛陽祭祀而已不加名號光武崩以中興之主更為起廟上尊號曰世祖廟以元帝於光武為禰故雖非宗不毀也後遂為常明帝遺詔無起寢廟藏主於世祖廟更衣更衣者帝王入廟之便殿也孝章不敢違命以更衣有小別上尊號曰顯宗章帝崩遺詔如先帝故事和帝上尊號曰肅宗後帝遵承皆藏主於世祖廟積多無別是後顯宗但為陵寢之號和帝崩上尊號曰穆宗殤帝崩鄧太后以尚嬰孩不列於廟就陵寢祭之而已安帝殺大臣廢太子及崩無上祖

宗之奏以建武以來無毀者遂因陵號恭宗順帝崩上尊號曰孝宗沖質帝皆年少早崩依殤帝故事桓帝崩上尊號曰威宗靈帝崩而天下亂故未議祖宗之事於是有司奏議宗廟迭毀左中郎將蔡邕議曰漢承秦滅學之後宗廟之制不用周禮每帝即位輒立一廟不止於七昭穆不定宗廟迭毀孝元皇帝時丞相匡衡御史大夫貢禹始建斯議罷絀典禮孝文帝孝武帝孝宣帝皆功德茂盛為宗不毀初孝昭尊崇孝武廟稱世宗中正大臣夏侯勝猶執異議不應為宗至孝宣皇帝議猶不定太僕王舜中壘校尉劉歆據經傳義定不可毀上從其議古人據正重慎不敢私其君父如此其至者也後遭王莽之亂光武皇帝受命中興廟稱世祖孝明皇帝政參文宣廟稱顯宗孝章皇帝至孝蒸蒸仁恩博大廟稱肅宗比方前世得禮之宜自此已下政事多釁權稱臣下嗣帝殷勤各欲尊崇至親而臣下懦弱莫敢執正夏侯之議故遂僭濫無有防限今聖朝遵復古禮以

求厥中誠合事宜孝元皇帝世在第八光武皇帝世第九故元帝為考廟尊而奉之孝明因循亦不敢毀元帝今於廟九世非宗親盡宜毀比惠昭成哀平帝五年而再殷祭孝安孝桓孝昭孝和孝靈在穆四時常陳孝和以下穆宗恭宗威宗之號皆宜省去以遵先典殊異祖宗不可參並之義從之

袁宏曰光武之繫元帝可謂正矣夫君臣父子名教之本也然則名教之作何為者也蓋準天地之性求之自然之理擬議以制其名因循以弘其教辯物成器以通天下之務者也是以高下莫尚於天地故貴賤擬斯以辯物尊卑莫大於父子故君臣象茲以成器天地無窮之道父子不易之體夫以無窮之天地不易之父子故尊卑永固而不逾名教大定而不亂置之六合充塞宇宙自今及古其名不去者也未有違失天地之性而可以序定人倫失乎自然之理而可以彰明治體者也末學庸淺不達名教之本牽於事用以惑自然之性見君

臣同於父子謂兄弟可以相傳為體謂友于齊於昭穆遠自然之本滅自然之性豈不哀哉夫天地靈長不能無否泰之變父子自然不能無夭絕之異故父子相承正順之至也兄弟相及變異之極也變則求之於正異則本之於順故雖經百世而高卑之位常崇涉變通而昭穆之序不亂由斯而觀則君臣父子之道焉可忘哉

董卓問司徒王允曰欲得快司隸校尉誰可者允曰唯有蓋京兆耳卓曰此人明智有餘然則不可假以雄職也乃以勳為越騎校尉卓又畏其司戎復出為潁川太守頃之徵還京都公卿見卓皆拜謁勳獨長揖與卓爭論旁人皆失色而勳意氣自若初河南尹朱儁數為卓陳軍事卓曰我為將百戰百勝卿勿妄說且汗我刀鋸勳曰昔武丁之明猶求箴諫明公猶未及武丁也卓謝曰戲之爾勳強直而内懼於卓不得意疽發背卒時年五十一遺令慙無以報先帝勿受賻贈卓心雖憾勳然外示寬厚表賜東園祕器送之如禮勳字元固燉煌廣

至人舉孝廉為漢陽長史素與武都蟠正和有隙及正和為州從事劾武威太守倚權貴恣行貪橫涼州刺史梁鵠懼其貴戚欲殺正和以自解以訪勳或勸勳曰因此報仇勳曰不可謀事殺良非忠也乘危非仁也忠仁棄之人將不食我餘乃諫鵠曰夫鷹鸇欲其鷙也鷙而烹之何用哉鵠從其言正和喜而求見勳勳曰吾為梁使君謀不為蘊正和也怨之如初黃巾之起故武威太守黃儁被徵失期鵠欲奏誅儁勳為言得免儁以黃金二千斤與勳勳謂儁曰吾以子罪在八議故為子言豈賣評哉終辭不受涼州刺史左昌因軍法斷盜數千萬勳諫不聽乃怒勳使屯河陽欲因軍法罪之而勳數有戰功詔書勞勉焉邊章之反圍昌逼急昌以檄召勳勳初與從事辛曾孔常俱屯河陽曾常疑不肯應曰戲之爾勳怒曰昔莊賈後期穰苴奮鉞今之從事豈重於監軍哉常懼乃從勳至與親責數章等責以背叛之罪皆

重不可復降也皆泣涕而去會叛羌圍護羌校尉夏育於畜官勳與州郡并兵救育至孤磐為羌所破勳被三創前陣多死勳使人書木表曰使國家尸我於此羌滇吾素為勳所厚乃以兵扞衆曰蓋長史清賢汝曹殺之者為負天勳仰罵曰死反虜汝何知促殺我衆相視而驚滇吾以馬與勳勳曰我欲死不去也衆曰金城購君羊萬頭馬千匹欲與君為一勳咄咄曰我死不知也羌遂囚勳勳辭氣不撓羌不敢害送還郡於是以勳為漢陽太守民飢相食勳調穀廩之諸富室或匿不肯出勳曰吾知罪矣乃自出家穀以率之郡中聞之不督而送糞舍者二千餘斛賴勳之得存者千餘人六月丙戌京師地震卓問蔡邕邕對曰地震陰盛大臣逾制之所致也公乘青蓋車遠近以為非宜卓從之乘金華皂蓋車秋七月司空种拂以地震策免癸卯光祿勳淳于嘉為司空董卓既入關表紹還軍延津使頍川荀諶說冀州刺史韓馥曰公孫瓚乘勝來南而諸郡應之表車騎引軍東向此其意不可知竊為將軍危之馥曰為之奈何諶曰公孫瓚提燕代之卒其鋒不可當表氏一時之傑必不為將軍下夫冀州天下之重資也若兩雄并力兵交於城下危亡可立而待也夫表氏將軍之舊也且已同盟當今為將軍計者莫若舉州以讓表氏表氏得冀州則瓚不與之爭必厚德將軍冀州入於親友是將軍有讓賢之名而身安於泰山也願將軍勿疑馥素恇怯因然其計馥長史耿武別駕閔純治中李歷騎都尉沮授諫曰冀州雖鄙帶甲百萬穀支十年表紹孤客窮軍仰我鼻息譬如嬰兒在股掌之上絕其哺乳立可餓殺奈何欲以冀州與之馥曰吾表氏故吏且才不如本初度德而讓古人所貴諸君獨何病焉乃遣子送印綬以讓紹紹既有冀州辟授為別駕從事紹謂授曰今賊臣作變朝廷遷移孤歷世受寵欲竭命致死以復漢室然桓公非吏吾不能成霸越王非范蠡無以存國今欲與君戮力同心共安社稷授進曰將軍弱冠登朝播名海

內值廢立之際則忠義憤發卓雖凶暴弗能加兵昔相如叱秦晏嬰哭莊方之將軍曷足以喻單騎出奔則卓懷怖懼濟河而北則渤海稽首擁一郡之卒撮冀州之衆威震河朔名重天下雖黃巾散亂黑山跋扈舉軍東向則青州可定還討黑山則張燕可滅迴師北首則劉虞必喪震脅戎狄則匈奴順從橫大河之北合四州之地收英雄之用擁百萬之衆迎大駕於長安復宗廟於洛邑號令天下以討未服以此爭鋒誰敢禦之比及數年此功不難紹喜曰此孤之本心也即表授為奮武將軍使監護諸將表紹以曹操為東郡太守初頴川人荀或字文若舉孝廉為亢父令見天下將亂棄官歸家謂父老曰頴川四戰之地天下今有變常為兵衝密雖有固適可避小寇不足以捍大難宜亟去鄉里人多懷土不能從也韓馥遣騎迎焉會表紹襲冀州待或以上賓之禮或弟諶及同郡辛評郭圖皆為紹任或知紹不能有成也遂去紹歸曹操操見或悅曰吾子房也以為司馬時董卓兵強山東震恐或說操曰董卓暴虐已甚必以亂終無能為也操善之丙寅太尉趙謙久病策罷辛酉太常馬日磾為太尉公孫瓚以劉備為平原相十二月録從入關者功封侯賜爵各有差司徒王允為溫侯食邑五千戶固讓不受尚書僕射士孫瑞說允曰天子裂土班爵所以庸勳也與董太師並位俱封而獨勵高節愚竊不安也允納其言乃受二千戶是歲長沙武陵人有死者經月復活占曰至陰為陽下民為上將有自微賤而起者也

後漢紀卷二十七

晉 袁宏 撰

孝獻皇帝紀二

三年春正月丁丑大赦天下牛輔遣李傕郭汜張倕賈詡出兵擊關東先向孫堅堅移屯梁東大為傕等所破堅率千騎潰圍而去復相合戰於陽人大破傕軍傕遂掠至陳留潁川荀彧鄉人多被殺掠帝思東歸使侍中劉和出關詣其父太傅劉虞令將兵來迎道經南陽袁

術利虞為援質劉和不遣許以兵至俱西命劉和為書與虞虞得書遣數千騎詣術公孫瓚知術有異志不欲遣乃止虞虞不從瓚懼術聞而怨之亦遣其從弟越將千騎詣術以自結陰教術執和奪其兵由是虞瓚有隙初五原人呂布便弓馬膂力過人既殺丁原董卓信愛之誓為父子卓自以遇人無禮恐人謀已行止常以布自衛卓性剛褊忿不思難嘗以小失意拔手戟擲布布捷避之為卓致謝卓意亦解由是陰怨卓嘗使布守中閤布與卓侍婢私通恐事發覺心自不安司徒王允以布州里壯健厚接納之布詣允陳卓幾見殺狀允與僕射士孫瑞密謀誅卓是以告布使為內應布曰奈如父子何允曰君自姓呂本非骨肉今憂死不暇何謂父子遂許之夏四月辛巳帝有疾既瘳大會羣臣於未央殿卓置衛自其營至於掖門士孫瑞使騎都尉李順將呂布親兵十人偽著衛士服於掖門卓將出馬敗不進卓怪之欲還布勸之遂行入門衛士以戟刺之卓衣內有

鎧不入傷臂墜車大呼曰呂布何在對曰在此布曰有詔趣兵斬之卓罵曰庸狗敢如是邪遂斬之卓母子皆誅之尸於市司徒王允使人然火卓腹上臭乃埋之卓字仲頴隴西臨洮人少好任俠嘗遊羌中盡與諸帥相結後歸耕於野而豪帥有來從之者卓與俱還殺耕牛相與宴樂諸豪帥感其意歸相斂得雜畜千餘頭以贈之卓桓帝末以六郡良家子為羽林郎有才武膂力雙帶兩鞬左右馳射稍以軍功遂至大將軍卓之死蔡邕

在允坐聞卓死有嘆惜之音允責邕曰國之大賊弑主殘臣天地所不覆人臣所同疾君為王臣世受國恩國主危難曾不倒戈卓受大誅而更嗟歎禮之所去刑之所取使吏收付廷尉治罪邕謝允曰雖不忠猶識大義古今安危耳所厭聞口所常說豈當以背國而向卓也狂瞽之言謬出患入所謂邕也願黜首為刑以繼漢史公卿惜邕才咸共諫允允曰昔武帝不殺司馬遷使作謗書流於後世方今國祚中微戎馬在郊不可令佞臣執筆在幼主左右後令吾徒受謗議遂殺邕邕字伯喈陳留圉人也博學有雋才善屬文解音聲伎藝并術數之事無不精綜初辟司徒府吏遷郎中著作東觀以直言被刑初太尉董卓見邕甚重之舉高第補御史又轉治書御史尚書三月之間周歷三臺左中郎將封高陽侯於是以呂布為奮武將軍假節開府如三公初黃門郎荀攸與議郎鄭泰何顒侍中种輯謀曰董卓無道甚於桀紂天下怨之雖資強兵實一匹夫耳今直刺殺之以謝百姓然後據殽函挾王命以號令天下桓文之舉也事垂就而發覺收顒攸繫獄顒憂懼自殺攸言笑飲食自若會卓死得免棄官歸鄉里兗州刺史劉岱為黃巾所殺東郡刺史曹操為兗州牧擊黃巾破之降者三十餘萬人五月丁未大赦天下征西將軍皇甫嵩為車騎將軍董卓既死牛輔為其麾下所殺李傕等還以輔死衆無所倚仗欲各散歸既無赦書而聞長安中欲盡殺諸涼州人憂恐不知所為賈詡曰聞長安中議欲盡殺涼州人而諸君棄衆單行即一亭長能束君矣不如率衆而西所在收兵以攻長安為董公報仇幸而事濟奉國家以正天下若不濟走未晚也衆以為然遂將其衆而西所在收兵攻至長安衆十餘萬卓故部將樊稠等合兵圍長安劉表與袁紹連和袁術怒召孫堅攻表戰於新野表退屯襄陽堅悉衆圍之表將黃祖自江夏來救表堅逆擊破祖乘勝將輕騎追之為祖伏兵所殺堅子策權皆隨袁術六月戊午長安城陷呂布與戰不勝

將數百騎奔冀州催等入城内殺太常种弗太僕魯獻大鴻臚周奐城門校尉崔烈越騎校尉王順死者數十人司徒王允挾乘輿上宣平城門允謂催等曰臣無作威作福而乃放兵縱橫欲何為乎催曰董卓忠於陛下而無辜為呂布所殺欲為卓報布不敢為逆爾請事竟詣廷尉受罪已未大赦天下拜李催為揚武將軍郭汜為揚烈將軍樊稠等皆為中郎將甲子李催殺故太尉黃琬司徒王允及其妻子衆庶為之流涕莫敢收允故吏京兆趙戩葬允上以允為忠封其孫異為安樂侯允字子師太原祁人容儀雅重非禮不動郭林宗稱允曰宰相才也與之友善仕為郡主簿太守劉儁受宦者趙津請託召中都路拂為五官掾允以拂狡猾不良封還儁教至於四五坐鞭杖數十終不屈撓拂由是廢棄而允名震遠近拂富於財賓客數百深怨允常欲害之允從者不過數人每與拂遇允常坐車中按劒叱之拂輒不敢當辟司徒府稍遷豫州刺史黃巾賊別黨起於豫州允擊大破之於是賊中得中常侍張讓書允具以聞靈帝帝深切責讓讓辭謝僅而得免讓由是怨允譖之於靈帝詔徵允治罪道遇赦還官後百餘日復見徵太尉楊賜與允書曰若以張讓事百日再徵宜深思之允故吏流涕進藥允棄而不飲會大將軍何進請允得減死一等遂變名姓隱遁山藪後何進表允為從事中郎遷河南尹太僕及在公輔值國家禍亂允外相彌縫内謀王室甚有大臣之度自天子及國中皆倚允卓亦雅信焉卓既死與士孫瑞議赦卓部曲既而疑曰部曲從其主耳今若名之惡逆而赦之恐適使深自疑非所以安之也乃止或說允曰卓部曲素懼袁氏而畏關東若一旦解兵開關必人人自危不如使皇甫嵩領其衆因使屯陝以安之徐與關東通謀以觀其變允曰不然關東舉義兵者皆吾徒也今若距險而疑關東之心也呂布將奔謂允曰公可去矣允曰安國家吾之上願也若其不獲則殺身以奉朝廷幼主恃

我而已臨險難苟免吾不為也努力謝關東諸公當以
國家為念黃琬字子琰太尉瓊之孫也為五官中郎將
所選舉皆貧約守志者諸權富郎共疾之構琬以為黨
遂免官禁錮幾將二十年司空楊賜深敬重之上書薦
琬有撥亂之才由是徵拜議郎權為青州刺史遷侍中
尚書中平末凉州叛大將軍出征軍調不足富殖之徒
多以財為官者或起家為州郡琬由是奏太尉樊稜司
徒許相皆竊位懷禄苟進無耻終無匡救之益必有覆

公折足之患宜皆罷遣以清治路軍費雖急禮義廉耻
國之大本也苟非其選飛隼在墉為國生事此猶負石
救溺不可不察頃之遷右扶風歷九卿徵為豫州牧值
黃巾陸梁民物凋弊延納豪俊整勒戎馬征討羣賊威
聲甚震是時上遣下軍校尉鮑鴻征葛陂賊鴻因軍徵
發欲盜官物贓過千萬琬乃糾奏其姦論鴻如法琬既
名臣又與王允同謀故及於難傕兵之入長安太常种
弗曰為國大臣不能禁暴禦侮使白刃向宮去將安之

遂戰而死弗字頴伯司徒暠之子也弗子邵為使者嘗
迕於卓左遷凉州刺史徵為九卿辭曰我昔盡忠於國
為邪臣所妬父以身狥國為賊所害夫為臣子不能除
殘去逆何面目復見明主哉三輔之臣聞之莫不感慟
馬初南陽何顒河内鄭泰好為奇畫顒逮郭林宗與之
遊學及黨事起顒以被禁錮乃變姓名亡匿汝南所至
皆結豪傑名顯荆豫之間靈帝末君子多遇禍難顒歲
中率常再三私入洛陽為人解釋患難泰知天下將亂

陰交結豪傑家富於財有田四百頃而食常不足名聞
山東王室西遷泰以尚書郎從入關是時京師饑乏士
人各各不得保其命而泰日與賓客高會作倡樂仰泰
全濟者甚衆長安既亂南奔袁術術以泰為揚州刺史
未至而卒丙子前將軍趙謙為司徒尚書令朱儁之出
奔也與孫堅俱入洛陽既而屯於中牟李傕等既破長
安懼山東之圖已而畏儁之名傕用賈詡計使人徵儁
軍吏皆不欲應儁曰以君召臣義不俟駕況天子詔乎

且脩汜小豎樊稠庸兒無他遠畧又勢均力敵內難必作吾乘其斃事可圖也遂就徵為太僕秋七月李傕使樊稠至鄠莽董卓大風暴雨流水入墓漂其棺椁屍子太尉馬日磾為太傅錄尚書事八月辛未車騎將軍皇甫嵩為太尉馬日磾太僕趙岐持節鎮關東初孫堅殺南陽太守張咨袁術得據其郡南陽戶口數百萬而術奢淫肆欲徵發無度百姓苦之既而與紹有隙又與劉表不平引軍入陳留曹操袁紹會擊術大破之術將餘衆奔九江殺揚州刺史陳溫領其州李傕等欲術為援因令日磾即拜術為左將軍封陽翟侯假節日磾趙岐俱在壽春岐守志不撓術憚之日磾頗有求於術術侵侮之從日磾借節視之因奪不還日磾欲去術又不遣病其所守不及趙岐嘔血而死九月揚武將軍李傕為車騎將軍封池陽侯領司隸校尉假節郭汜為後將軍封鄠陽侯樊稠為右將軍封萬年侯傕汜稠擅朝政張濟為驃騎將軍平陽侯屯弘農初董卓入關說韓遂馬騰共圖山東遂騰見天下方亂亦欲起兵倚卓卓死傕汜攻破京師遂騰將兵救天子是月遂屯鄠騰屯司徒趙謙以久病罷甲申司空淳于嘉為司徒光祿大夫楊彪為司空錄尚書事冬十月荊州刺史劉表遣使貢獻以表為荊州牧初弘農王唐姬者故會稽太守唐瑁女也王薨人欲嫁之不從及關中破為李傕所畧不敢自說也傕欲妻之唐姬不聽尚書賈詡聞之以為宜加爵號於是迺置於園拜為弘農王妃李濩舉博士李儒為侍中詔曰儒前為弘農王郎中令迫殺我兄誠宜加罪辟曰董卓所為非儒本意不可罰無辜也丁卯日有重暈太尉皇甫嵩以災異策免光祿大夫周忠為太尉錄尚書事嵩字義真規之兄子也善用兵為將飲食舍止必先將士然後至已乃安馬兵曹有所受賂者嵩曰公素廉必用乏也出錢賜之吏慚即自殺董卓之入徵嵩為城門校尉嵩長史梁衍說嵩曰漢室微弱宦豎亂朝卓既誅之不能盡忠奉主而廢立縱意今徵

將軍禍大則憂危禍小則困辱卓在洛陽天子來西以將軍之衆奉迎天子發命海内袁氏逼其東將軍逼其西則成禽矣嵩不從遂就徵有司承旨奏嵩下吏將殺之嵩子堅壽與卓素善詣卓請嵩卓免之華嶠曰臣父袁每言臣祖歆當時人以皇甫嵩為不伐故汝豫之戰歸功於朱儁張角之捷本之於盧植蓋功名者士之所宜重誠能不爭天下莫之與爭則怨禍不深矣

四年春正月甲寅朔日有蝕之未晡八刻太史令王立奏

曰日晷過度無有變色於是朝臣皆賀帝密令尚書候焉未晡一刻而蝕尚書賈詡奏立司候不明疑悞上下太尉周忠職所典掌請皆治罪詔曰天道幽遠事驗難明且災異應政而至雖探道知微焉能不失而欲歸咎史官重益朕之不德不從於是避正殿寢兵不聽事五月丁卯大赦天下徐州刺史陶謙遣使奉貢以謙為徐州牧癸酉無雲而雷六月華山崩東海王子琬琅邪王弟邈詣闕貢獻以琬為平原相邈為九江太守皆封列侯太尉周忠以災異罷太僕朱儁為太尉録尚書事己酉以平原相劉備為豫州牧是時新遷都宮人多無衣服秋七月帝欲發太府繒以作之李傕不欲曰宮中有衣胡為復作邪尚書郎吳碩素諂於傕乃言曰關東未賓用度不足近幸衣服乃陵轢同寮尚書梁紹劾奏碩以瓦器奉職天臺不思先公而務私家背奥媚竈苟諂大臣昔孔子誅少正卯以顯刑戮碩宜放肆以懲姦偽若久舍不黜必縱其邪惑傷害忠正為患不細帝以碩傕所

愛寢其奏是時帝使侍御史裴茂之詔獄原輕繫者三百餘人其中有善士為傕所枉者傕表之曰茂之擅出囚徒疑有姦故宜置于理詔曰災異數降陰雨為害使者銜命宣布恩澤原解輕微庶合天心欲解冤結而復罪之乎一切勿問七月甲午試耆儒三十餘人上第賜郎中次太子舍人下第者罷詔曰孔子歎學之不講不講則所識日忘矣今耆儒年餘六十離本土家餉不到當展四體以餬口腹幼童始學老委農野朕甚愍焉其

不在第者為太子舍人冬十月太學行禮車駕幸宣平城門臨觀之賜博士以下各有差辛丑京師地震有星孛于天市占曰民將徙天子移都其後上東遷之應也司空楊彪以地震策罷丙午太常趙溫為司空録尚書事初公孫瓚與劉虞有隙虞懼其變遣兵襲之戒行人曰無傷餘人殺一伯珪而已瓚放火燒虞營虞兵悉還救火虞懼奔居庸欲召烏桓鮮卑以自救瓚引兵圍之生執虞而歸是時朝廷遣使者殷訓增虞封邑督六州事以瓚為前將軍封易侯瓚誣虞欲稱尊號脅訓誅之於是虞故吏漁陽鮮于輔率其州人及三郡烏桓鮮卑與瓚所置漁陽太守鄒丹戰於薊北大破之斬丹既而持其衆奉王命帝嘉焉袁紹又遣其將麴義及虞子合擊瓚瓚敗遂走還易先有童謡曰燕南垂趙北際中央不合大如礪唯有此中可避世瓚以為易當之乃築京固守積粟三百萬斛瓚曰昔謂天下事可指麾而定今日視之非我所決不如伏兵力田食盡此穀足知天下

事矣初劉虞數曰賊臣作亂朝廷播蕩四方俄然莫有固志吾為宗室遺老不得自同於衆今欲奉使展效臣節安得不辱之士乎衆咸曰田疇其人也疇字子泰右北平無終人也好讀書善擊劒時年二十二虞乃備禮請與相見大悦之遂署為從事與車騎將行疇曰今道路險遠寇虜縱横稱官奉使為衆所指今願以私行期於得通而已虞從之疇乃選多少勇壯募從二十騎虞自出祖而遣之疇出塞外傍北山直馳趣朔循問經遂至長安致命詔拜騎都尉疇以天子方蒙塵不可荷佩榮寵固辭不受朝廷甚義三府並辟皆不就得報馳還未至虞已為公孫瓚所殺疇至謁祭虞墓陳發章表哭泣而去瓚聞之大怒購求獲疇謂曰汝何故自哭劉虞墓而不送章報我乎疇曰漢報所言於將軍未美恐非所樂聞故不進也且將軍方舉大事以求所欲既滅無罪之君又讎守義之臣誠能行此則燕之士將蹈東海而死豈有思從將軍者乎瓚壯其對釋而不誅拘之軍

下禁其故人莫得與之通或說瓚曰田疇義士君不能禮而拘囚之恐失衆心瓚乃遣疇疇北歸率舉宗族他附從者亦數百人掃地而盟曰君仇不報不可以立世遂入徐無山營深險平曠而居躬耕以養父母百姓歸之數年間五千餘家疇謂其父老曰諸君不以疇不肖遠來相就衆成都邑而莫相統一恐非久安之道願推擇賢良長者以為之主皆曰善僉共推疇疇曰今來在此苟存而已將圖大事復讐雪恥竊恐未得其志而輕薄之徒自相侵侮偷快一時無深計遠慮疇有愚計與君行之可乎皆曰可乃為約束相殺傷把盜爭訟之法重至死其次抵罪二十餘條又制為婚姻嫁娶之禮興學校講授之業班行其衆衆皆便之道不拾遺北邊翕然服其威信烏桓鮮卑並各遣屬通好疇悉撫納令不得為寇袁紹數遣使命又即授將軍印綬皆距而不當之十二月辛丑司空趙温以地震罷乙巳衛尉張喜為司空録尚書事分漢陽郡為永陽郡是歲袁術使孫

策略地江東軍及曲阿楊州刺史劉繇敗績將奔會稽許邵曰會稽富策之所貪且窮在海陽不可往也不如豫章西接荆州北連豫章若收合吏民遺貢獻焉與曹兗州相聞雖有袁公路隔在其間其人豺狼不能久也足下受王命孟德景升必相救濟縣從之邵字子將汝南平輿人也少讀書雅好三史善與人論臧否之談所題目皆如其言世稱郭詩之鑒焉廣陵徐球為汝南太守請邵為功曹球亦名士解褐事之同郡陳仲舉名重當時鄉里後進莫不造謁邵獨不詣蕃謂人曰長幼之序不可廢也許君欲廢之乎邵曰陳仲弓或問其故莫得而往遂不造焉嘗至潁川不詣陳仲弓或問其故邵曰此君之道廣廣則不周故不行也同郡袁季初公族豪俠賓客輻輳去濮陽令歸從車甚盛將入郡界歎不得為寇紹數遣賓客以單車歸家邵之見憚皆此類也司空楊彪辟不就舉方正公車徵不行或勸邵邵曰方今小人道長王室將亂吾欲避

地淮海以全老幼及天下亂邵至廣陵徐州刺史陶謙恭祖外好聲名內非其真今徐州穀
禮之甚厚邵曰陶恭祖外好聲名內非其真今徐州穀
貴小人在側方厭賓客待吾雖厚其勢必薄乃渡江投
劉繇其後謙捕諸寓士陳留史堅元陳郡相仲華逃竄
江湖皆名士也邵與劉繇俱行終于豫章焉

興平元年春正月辛酉大赦天下甲子帝加元服二月
戊寅有司奏立長秋詔曰皇妣宅兆未卜三年之戚禮
不言吉朕雖不能終身思慕其何忍言後宮之選乎於
是太尉朱儁司徒淳于嘉司空張喜奏曰春秋之義母
以子貴宜改葬皇妣追上尊號曰穆宗恭宗故事甲申
改葬皇妣王氏號曰靈懷皇后邯鄲人祖苞治尚書
為五官中郎父章襲苞業居貧不仕有子二人男斌女
曰榮榮則后也后以選入掖庭為貴人有寵妊身怖畏
何后服藥欲除胎胎安不動又夢負日而行遂生帝何
后惡之鴆殺后靈帝大怒欲廢何后諸黃門請僅而得
止靈帝憫上早孤追思王后乃作令儀頌初上詔求斌

斌將妻子詣長安賜第宅田業遷執金吾封都亭侯丁
亥車駕耕于藉田是時李傕等專亂馬騰等私求不獲
騰怒以益州牧劉焉宗室大臣遣使招引欲共誅傕等
焉遣子範將兵就騰岐州刺史种邵太常拂之子拂為
傕所害中郎將杜稟與賈詡有隙並與騰合報其讐隙
於是傕騰攜貳上遣使者和之不從稟遂率衆來欲和
傕騰既而復與騰合壬申騰遂勒兵屯平樂觀將圖長
安傕使樊稠郭汜及兄子利擊騰遂破之邵範等皆
死遂西走稠追之遂謂稠曰天地反覆未可知本所爭
者非私怨王家事耳與足下州里雖小有違要當大同
欲相與善語而不意後不可復乃交馬共語良久別去
庚申赦騰夏四月以馬騰為安狄將軍遂為安羌將軍
徐州牧陶謙北海相孔融謀迎天子還洛陽會曹操襲
曹州而止陳留太守張邈反呂布為兗州牧郡縣皆應
之唯甄城范陽東阿三縣不從邈使人告荀或曰呂布
將軍來助曹使君擊陶謙宜給其食衆皆疑或知邈為

亂即勒兵設備時操軍攻諫留守少而布督將大吏多與邈謀其夜彧誅謀叛者數十人衆乃定豫州刺史郭貢率衆數萬人來至城下彧言與呂布同謀衆甚懼貢求見彧或將往或曰君一州鎮也往必危不可或曰貢邈分非素結今來速計必未定及其未定說之縱不為用可使中立若先疑之彼將怒而成計貢見彧無懼意謂甄城未易攻也遂引兵去操引軍還攻呂布五月即拜揚武將軍郭汜為後將軍更封美陽侯安集將軍樊稠為右將軍開府如三公六月丙子分河西郡為雍州丁丑京師地震戊寅又震乙酉晦日有蝕之避正殿寢兵不聽事五日秋七月壬子太尉朱儁以災異策罷戊午太常楊彪為太尉録尚書事甲子即拜鎮南將軍楊定為安西將軍開府如三公自四月不雨至于七月詔使侍御史侯汶洗囚徒原輕繫上避正殿於是穀貴大豆一斛至二十萬長安中人相食餓死甚衆帝遣侍御史侯汶出太倉米豆為貧人作糜米豆各半大小各有差餓死者甚衆帝疑廩賦不實勑侍中劉艾取米豆各五升燒火於御前作糜得二盆於是艾出問尚書米豆五升得糜二盆而民委頓何也朕甚愍之民不能自濟故部使者出米豆冀有益焉御史不加隱恤乃如是乎尚書以下詣閤謝奏收侯汶考治實詔曰未忍致于理杖五十亟遣上親所廩人名於是悉得全濟八月馮翊羌寇屬縣後將軍郭汜右將軍樊稠等率衆破之斬首數萬級九月曹操還鄄城呂布屯山陽冬十二月司徒淳于嘉久病罷衛尉趙温為司徒録尚書事

後漢紀卷二十八

晉 袁宏 撰

孝獻皇帝紀三

二年春正月癸酉大赦天下即拜袁紹為後將軍使持節冀州牧封邟鄉侯沮授説紹曰公累世輔弼世濟忠義今朝廷播越宗廟毀壞觀諸州郡外託義兵内懷相擒未有存主卹民者也今且州域粗定宜迎大駕安宫鄴都挾天子而令諸侯畜士馬以討不庭誰能禦之紹説將從之郭圖淳于瓊曰漢室凌遲為日久矣今欲興之不亦難乎且今英雄據有州郡動衆萬計所謂秦失其鹿先得者王今迎天子以自近動輒表聞從之則權輕違之則拒命非計之善也授曰今迎朝廷至義也又於時宜大計也若不早圖必有先之者權不失機功在速捷其熟圖之紹不能從是時以年不豐民食不足詔公卿已下及貧民不能自存者李傕曰我邸閣儲跱少乃不承詔悉載置其營賈詡曰此乃上意不可拒也不從李傕郭汜樊稠各自以有功爭權欲鬬者數矣賈詡每以大體責之雖内不能善外相含容初樊稠擊馬騰等李利戰不甚用力稠叱之曰人欲截汝父頭何敢如此我不能斬卿邪利等怒共譖之於傕傕見稠勇而得衆心亦忌之二月李傕殺右將軍樊稠撫軍中郎將李象由是諸將皆有疑心傕數設酒請汜或留汜止宿汜妻懼傕與汜婢妾而奪已愛思有以離間之會傕送饋藥示之曰一棲無兩雄我固疑將軍信李公也他日傕復請汜大醉汜疑傕藥之絞糞汁飲之乃解於是遂相疑治兵相攻矣上使侍中尚書和傕汜不從乃謀迎天子幸其營夜有亡者告傕三月丙寅傕使兄子李暹將數千兵圍宫以車三乘迎天子太尉楊彪曰自古帝王無在人家者舉事當合天心諸君作此非是也暹曰將軍計定矣於是天子一乘黄門侍郎賈

詡左靈一乘其餘諸臣皆步司徒趙温司空張喜聞有急自其府出隨乘輿既出兵入殿中掠宫人御物是日天子幸偹營又徙御府金帛乘輿器服置其營遂放火燒宫殿宫府居民悉盡天子復使公卿和偹氾氾又留太尉楊彪司空張喜尚書王隆光禄勳劉淵衛尉士孫瑞太僕韓融廷尉宣璠大鴻臚榮郃大司農朱雋將作大匠梁邵屯騎校尉姜宣等夏四月郭氾饗公卿議攻李偹楊彪曰羣臣共鬬一人劫天子一人質公卿此可行乎氾怒欲刃之中郎將楊密諫氾乃止朱雋素剛直遂發病死雋字公偉會稽上虞人少好學為郡功曹太守徐珪為州所誣奏郡吏謀賂宦官雋曰明府為州所枉不思奮命而欲行賂以穢清政是有君無臣也今州自有贓汙而求郡纖介抱罪誣人雋俱知之請詣京都無以賂為也珪曰卿之智情我所知也今州奏已去恐無及也雋曰操所作章疾馬兼追足以先州且尋郵推之州書可得矣珪曰善雋即夜發輕騎數十人分伺州

書果得而鈔絶之雋得獨至京師上書告刺史罪章即下乃徵刺史珪事得解刺史家聞使刺客分遮道欲殺雋雋知乃從洛陽尉司馬珍自匿變服而去珪大悦雋由是顯名舉孝廉為尚書郎遷蘭陵令光和初交阯賊梁龍等攻郡縣以雋治蘭陵有名即拜交阯刺史雋上書求過本郡募兵天子許之得以便宜從事將家兵二千人并郡所調合五千人分兩道至州界斬蒼梧太守陳紹遣使喻以利害降者數萬人乃勒兵擊斬龍旬月盡定封都亭侯賜黄金五十斤甲午立皇后伏氏后琅邪東武人也父完深沉有大度舉孝廉稍遷五官中郎將侍中以選尚陽安長公主桓帝女也生五男一女長男德次雅次后次均次尊次朗后以選入掖庭為貴人完遷執金吾於是李偹召羌胡數千人先以御物繒綵與之許以宫人婦女欲令攻郭氾羌胡知非正不為及帝殿前又賈偹左耳楊奉於外距氾氾兵退張苞張

寵因以所領兵詣汜是日催復移乘輿幸北塢門內外隔絕諸侍臣皆有飢色帝求米五斛牛骨五具以賜左右催曰御脯上飯何用米為乃與腐牛骨皆臭不可食帝大怒欲責詰之侍中楊琦上封事曰催邊鄙之人習於夷風今又自知所犯悖逆常有怏怏之色欲轉車駕幸黃白城以舒其憤臣願陛下宜恕忍之未可顯其罪也上納之初催屯黃白城故謀欲徙催以司徒趙溫不與已同乃內溫塢中溫聞催欲移乘輿黃白城與催書曰公前託為董公報仇然實屠陷王城殺戮大臣天下不可家見而戶喻也今爭睚眦之隙以成千金之讐民在塗炭各不聊生曾不改悟遂成禍亂朝廷仍下明詔欲令和解詔命不行恩澤日損而復欲轉乘輿黃白城此老夫所不解也於易一過再為涉三而弗改滅其頂凶不如早共和解引軍還屯上安萬乘下全生民豈不幸甚催大怒欲遣人害之其弟應溫故吏也諫之數日乃止帝聞溫與催書問侍中當洽曰催不知臧否溫言大切可為寒心洽曰李應以解之矣上乃悅催信鬼神晝夜祭祀為董卓設坐三牲祠之祠畢過問帝起居因求入見催帶三刀執一刀侍中見催亦帶刀入侍值催數汜之罪上面答之催出喜曰陛下賢主也催曰侍中皆持刀欲圖我乎侍中曰軍中自爾國家之故事也催乃安閑月已卯遣謁者僕射皇甫麗和催汜麗先詣汜汜從命又詣催催不聽曰我有誅呂布之功輔助四年三輔清淨國家所知也郭多盜馬虜耳何敢欲與吾等邪必誅之君觀吾方略士衆足辦郭多不多又劫質公卿所為如是而君苟欲左右之邪汜一名多麗曰昔有窮后羿恃其善射不思患難以至於斃近者董公強將軍所知也內有三公以為主外有縱橫以為黨呂布受恩而反圖之斯須之間身首異處此有勇而無謀也今將軍身為上將抱鉞持節子孫親族荷國寵榮今汜質公卿而將軍脅之誰輕重乎張濟與郭多楊定有謀又為冠帶所附楊奉白波師耳猶知將軍所為非是將軍

雖寵之猶不輸力也催不從呵遣麗麗曰催不從詔亂
語不順侍中胡邈催所薦也謂麗曰李將軍於卿非常
也又皇甫公為太尉將軍力也是言何謂乎麗曰吾累
世受恩又常在帷幄君辱臣死就為李催所殺志無顧
也上懼催聞麗言勑麗令去催遣虎賁王昌呼麗欲殺
之昌諷麗令去還曰臣追之不及辛巳車騎將軍李催
為大司馬是夏陶謙病死劉備在徐州曹操欲襲之荀
彧曰昔高祖保關中光武據河内皆深根固本以制天
下進可以勝敵退可以堅守雖有困敗而終濟大業將
軍本以兗州首事平山東之難百姓歸心悅服且河濟
天下之要地也人雖殘壞猶易以自保是亦將軍之關
中河内也若不先定之根本將何寄乎今破李封辭簡
若兵東擊陳宮宮必不敢西顧乘其間而收熟麥約食
畜穀一舉而布可破也布破然後南結楊州兵討袁術
臨淮泗若捨布而東多留兵則不足用少留兵則民皆
保城不得樵採布乘虛寇暴民心益危雖甄城范衛可
全其餘非公之有是無兗州也若徐州不定將軍安所
歸乎且陶謙雖死徐州未易忘彼懲往年之敗將愧而
結親相為表裏今東方皆已收麥必堅壁清野以待將
軍將軍攻之不拔掠之無所獲不出十日則十萬之衆
未戰而自困也前討徐州威罰實行其子弟念父兄必
人人自守而無降心就道破之尚不可有也事故有棄
此取彼者以大易小可也以安易危可也權一時之勢
不患本之不固可也今三者莫利願將軍熟慮之操乃
止復定兗州六月侍中楊琦黃門侍郎丁沖鍾繇尚書
左丞魯充尚書郎韓斌與催將楊奉軍吏楊帛謀共殺
催會催以他事誅帛奉將所領歸汜庚午鎮東將軍張
濟自陝至欲和催汜遷乘輿幸他縣使太官令狐篤綏
民校尉張裁宣喻十反汜催許和質其愛子催妻愛式
和計未定而羌胡數來闕省問曰天子在此中邪李將
軍許我宮人美女今皆何所在帝患之使侍中劉艾謂
宣義將軍賈詡曰卿前奉職公忠故仍升榮寵今羌胡

湍路宜思方畧詡乃名大帥飲食之許以封賞羌胡乃引去隗由此單弱於是尚書王復言和解之意計以士衆轉少從之不以男各女為質封為君食邑復以汜從弟濟從子繡隗從弟桓為質秋七月甲子車駕出宣平門汜兵數百人前曰此天子非也左右皆將戟欲交侍中劉文前曰是天子也使參乘高舉帷諸兵何敢逼至尊邪汜兵乃却士衆皆稱萬歲夜到霸陵從者皆饑張濟賦給各有差隗出屯河陽丙寅以張濟為驃騎將軍封平陽侯假節開府如三公郭汜為車騎將軍假節楊定為後將軍封列侯董承為安集將軍追號乳母呂貴為平氏君郭汜欲令車駕幸高陵公卿及濟以為宜幸弘農大會議之不決詡尚書郭浦喻汜曰朕遭艱難越在西都感惟宗廟靈爽何日不歎天下未定厥心不革武夫宣威儒德合謀今得東移望遠若近視險如夷弘農近郊廟勿有疑也汜不從上曰祖宗皆在洛陽靈慄皇后宅兆立未遑謁也夢想東轅日夜以冀臨河誰謂其廣望宋不謂其遠而汜復欲西乎遂終日不食浦曰可且幸近縣八月甲辰車駕幸新豐張濟諷尚書徵河西太守劉玄欲以所親人代之上曰玄在郡連年有治理迫遷之若無異効當有名罰何緣無故徵乎尚書皆謝罪上既罪濟所諷也詔曰濟有扶車駕之功何故無有表而私請邪一切勿問濟聞之免冠徒跣謝後將軍楊定請侍中尹忠為長史詔曰侍中近侍就非其宜必為闕東所笑前在長安李傕專政今朕秉萬機豈可復亂官爵邪時上年十五每事出於胷懷皆此類也丙子郭汜等令車駕幸鄠侍中种輯城門校尉衆在汜營密告後將軍楊定安集將軍董承興義將軍楊奉令會新豐定等欲將乘輿還洛陽郭汜自知謀泄乃棄軍入南山是月曹操圍張超於雍邱超曰救我者唯臧洪乎衆曰袁曹方穆而洪為紹所用必不敗好招禍遠來赴及耳逮洪聞之果徒跣號泣並勒所令又從袁紹請兵此超曰子源天下義士大不背本也但恐見禁制不相

欲救超而紹終不聽超遂族滅洪由是怒紹絶不與通紹興兵圍之不能下紹使洪邑人陳琳以書喻洪洪答曰隔濶相思發於寤寐幸相去步武之間耳而以趣舍異規不得相見其為悵恨難為心哉僕小人也本因行役遂竊大州恩深分厚寧樂今日自還接刃每登城勒兵望主人之旗鼓感故友之周旋撫弦搦矢不覺流涕之覆面也當受任之初自謂究竟大事共尊王室也豈寤天下不悦本州見侵郡將遘戹請師見下辭行被拘

使洪故君有羑里之厄洪謀計棲遲喪忠孝之名杖策攜背虧交友之分揆此二者與其不得已輕重殊塗親踈異畫故便收淚告絶用命此城正以君子之違不適讎國故也吾聞之義不背親忠不違君昔晏嬰不降志於白刃南史不曲筆以求生故身著圖篆名垂後世況僕據金城之固驅士民之力散三年之畜以為一年之資但懼秋風揚塵伯珪馬首南向北鄙告倒懸之急股肱奏乞歸之記耳主人宜反旌退師治兵鄴垣何久辱盛怒暴威於吾城下哉行矣孔璋足下徼利於境外臧洪投命於君親吾子託身於盟主臧洪策名於長安子謂余身死而名滅僕亦笑子生而無聞焉悲哉本同而末異努力努力夫復何言紹見洪書知無降意增兵急攻之城中穀盡外無强救洪自度必不免呼吏士謂曰袁氏無道所圖不軌且不救洪郡將義不得不死念諸軍無事空與此禍可先城未敗將妻子出吏士皆垂泣曰明府與袁氏本無怨隙今一朝為郡將之故自致殘困吏

民何忍當舍明府去也男女七八千人相枕而死莫有離叛城陷紹素親洪施帷幔大會諸將見洪謂曰臧洪何相負若此今日服未洪據地瞑目曰諸袁事漢四世五公可謂受恩今王室衰弱無輔翊之急欲因際會希冀非望多殺忠良以立姦威洪親見呼張陳留為兄則洪府君亦宜為弟同共戮力為國除害何有擁衆而觀人屠滅惜力不能推刃為天下報讐何謂服乎紹本愛洪意欲服而原之見洪辭切終不為用乃殺之冬十月

戊戌汜黨夏育高碩等欲共為亂脅乘輿西行侍中劉
艾見火起不止曰可出幸一營以避火難楊定董承將
兵迎天子幸楊奉營上將出夏育等勒兵欲止乘輿楊
定楊奉力戰破之斬首五千級壬寅行幸華陰寧輯將
軍段煨具服御及公卿已下資儲欲上幸其營煨與楊
定有隙迎乘輿不敢下馬侍中种輯素與定親乃言段
煨欲反上曰煨屬來迎何謂反對曰迎不至界拜不下
馬其色變也必有異心於是太尉楊彪司徒趙溫侍中
劉艾尚書梁紹等曰段煨不反臣等敢以死保車駕可
幸其營董承楊定言曰郭汜來在煨營詔曰何以知之
文禎左靈曰弘農督郵知之因脅督郵曰今郭汜將七
百騎來入煨營天子信之遂路次於道南丁未楊奉董
承楊定將攻煨使种輯左靈請帝為詔上曰王者攻伐
當上參天意下合民心司寇行刑君為之不舉而欲令
朕有詔邪不聽輯固請至夜半猶弗聽奉乃輒攻煨營
是夜有赤氣貫紫宮定等攻煨十餘日不下煨供給御

膳百官無有二意司隸校尉管郤以為不宜攻煨急應
解圍速至洛陽定等患之使楊奉請為已副欲殺之帝
知其謀不聽詔使侍中尚書告喻之定等奉詔還營李
傕郭汜悔令車駕東聞定攻段煨相招共救之因欲追
乘輿楊定聞傕汜至欲還藍田為汜所遮單騎亡走是
時張濟復與傕汜合謀欲留乘輿於弘農十二月行幸
弘農濟汜傕追乘輿衛將軍楊奉射聲校尉沮儁力戰
乘輿僅得免儁被創墜馬傕謂左右曰尚可活否儁罵
之曰汝等凶逆逼劫天子使公卿被害宮人流離亂臣
賊子未有此也傕乃殺之儁時年二十五其督戰砦置
負其屍而瘞之濟等抄掠乘輿物及秘書典籍公卿已
下婦女死者不可勝數壬申行幸曹陽傕汜濟并力來
追董承楊奉間使至河東招故白波帥李樂韓暹胡才
及匈奴右賢王去卑率其衆來與傕等戰大破之斬首
數千級詔使侍中史恃太僕韓融告張濟曰朕惟宗廟
之重社稷之靈乃心東都日夜以冀洛陽邱墟靡所庇

廕欲幸弘農以漸還舊諸軍不止其競遂成禍亂今不
為足民在塗炭濟宿有忠亮乃心王室前之受命來和
催汜元功既建豈不惜乎濟其廩給百官遂究前勳昔
晉文公為踐土之會垂勳周室可不勉哉於是董承等
以新破催等可復東引詔曰催汜自知罪重將遂唐突
為吏民害可復待韓融還乃議進退承等固執宜進庶
申車駕發東董承李樂衛乘輿胡才楊奉韓暹匈奴右
賢王於後為距催等來追王師敗績殺光禄勳鄧淵廷
尉宣璠少府田芬御史鄧聘大司農張義是時司徒趙
温太常王絳衛尉周忠司隸校尉管郃為催所遮欲殺
之賈詡曰此皆大臣卿奈何害之也催乃止李樂曰事
急矣陛下宜御馬上曰不可舍百官而去此何辜哉弗
聽是時虎賁羽林行者不滿百人催等統營叫喚吏士
失色各有分散之意李樂懼欲令車駕御船過砥柱出
孟津詔曰千金之子坐不垂堂孔子慎憑河之危此所
謂安居之道乎太尉楊彪曰臣弘農人也自此東有三

十六難非萬乘所登也宗正劉艾曰臣前為陝令知其
險舊故有河師猶有傾危況今無師太尉所慮是也董
承等以為宜令劉太陽使李樂夜渡具船舉火為應上
與公卿步出營臨河欲濟岸高十餘丈不得下議欲續
馬轡繫帝腰時后兄伏德扶后一手挾絹十四董承使
荷令孫儼從人間斫后左靈曰御是何等人也以刀捍
之殺旁侍者血濺后衣伏德以馬轡不可親腰以絹為
輦下校尉向宏居前負帝下至河邊餘人皆匍匐或
有從岸上自投冠幘皆壞既至河邊士卒爭赴舟董承
李樂以戈擊破之帝乃御船同舟渡者皇后貴人郭趙
二宮人太尉楊彪宗正劉艾執金吾伏完侍中种輯羅
郃尚書文楨郭浦中丞楊衆侍郎趙泳尚書郎馮碩中
官僕射伏德侍郎王稠羽林郎侯折衛將軍董承南郡
太守左靈府史數十人餘大官及吏民不得渡甚衆婦
女皆為兵所掠奪凍溺死者不可勝數衛尉士孫瑞為
催所殺催見河北有火遣騎候之適見上渡河呼曰汝

等將天子去邪董承懼射之以被為幔既渡幸李樂營河東太守王邑來貢獻勞百官丁亥幸安邑王邑賦公卿以下縣絹各有差封邑為列侯庚子拜胡才為征北將軍領并州牧李樂為征西將軍領涼州牧韓暹為征東將軍領幽州牧皆假節開府如三公遣太僕韓融至弘農與催汜連和還所掠宮人公卿百官及乘輿車駕數乘是時蝗蟲大起歲旱無穀後宮食棗菜諸將不能相率上下亂糧食盡於是安東將軍楊奉衛將軍董承征東將軍韓暹謀以乘輿還洛陽乙卯建義將軍張陽自野王來與董承謀迎乘輿還洛陽安國將軍封晉陽侯假節開府如三公袁術自以依據江淮帶甲數萬加累世公侯天下豪傑無非故吏以為袁氏出陳舜之後以黃乘赤得運之次時沛相陳珪故太尉球之子也術與珪俱公族子孫少交遊書與珪曰昔秦失其政天下羣雄爭而取之兼智勇者卒受其福今世紛擾復有瓦解之勢誠英雄有為之時也與足下舊交豈肯左右之乎若集大事子為吾心胥珪答書曰昔秦末世肆暴恣情虐流天下毒被生民民不堪命故遂土崩今雖季世未有秦苛暴之亂也曹將軍神武應期興復典刑掃平兇慝清定海內有徵矣足下當戮力同心匡翼漢室而陰謀不軌以身試禍豈不痛哉若迷而知反尚可以免吾備舊知請陳至情雖逆於耳骨肉之恩也天子之敗於曹陽術會其衆謀曰劉氏微弱海內鼎沸吾家四世公輔百姓所歸欲應天順民於諸君意何如衆莫敢對主簿閻象進曰昔周自后稷文王積德累功三分天下猶服事殷明公雖奕世克昌未有若周之盛漢室雖微未有殷紂之暴術默然不悅遂造符命置百官焉

覆校官檢討臣季學錦
校對官庶吉士臣裴　謙
謄錄監生臣任益春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後漢紀卷二十九 三十

詳校官編修臣汪鏞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六千九百八十四 史部

後漢紀卷二十九　　晉　袁宏　撰

孝獻皇帝紀四

建安元年春二月執金吾伏完為輔國將軍開府如三公是時董承張陽欲天子還洛陽楊奉李樂不欲尚書上官洪言還洛之議李樂輔洪由是諸將錯亂更相疑貳董承奔野王韓暹屯聞喜胡才楊奉之塢鄉欲攻韓暹上使人喻止之夏五月丙寅遣使至楊奉李樂韓暹

營求送至洛陽奉等從詔六月乙未車駕幸聞喜楊奉胡才悔令乘輿去乃與李樂議欲還大駕詐言當遊澠池東以避匈奴上不從庚子車駕從北道出傍山而東無匈奴寇李樂愧其言懼而辭還是時糧食乏盡張陽自野王迎乘輿賑給百官丙辰行至洛陽幸故常侍趙忠宅張陽治繕宮殿丁丑大赦天下是月孫策入會稽太守王朗與策戰敗績八月辛丑天子入南宮陽安殿陽以為己功故因以名陽謂諸將曰天子當與天下共

之幸有公卿大臣陽當捍外難何事京都遂還野王楊奉亦屯梁癸卯張陽為大司馬楊奉為車騎將軍韓暹為大將軍領司隸校尉皆假節鉞是以州郡各擁兵自為莫有至者百官窮困朝不及夕尚書已下自出採樵或餓死牆壁間為吏兵所殺暹等各矜其功任意恣睢干亂政事於是曹操議欲迎乘輿或曰山東未定韓暹楊奉親與天子還京北連張陽未可卒制司馬荀彧勸之曰昔高祖東征為義帝編素而天下歸心自天子播越將軍首唱義兵徒以山東擾亂未能遠赴關右然猶分遣將帥蒙險通使雖鑿難於外乃心無不在王室是將軍匡天下之素志也今車駕旋軫義士有存本之思百姓懷感舊之哀誠因此時奉主上以從民望大義也秉至公以服雄傑大略也扶弘義以致英儁大德也天下雖有逆節必不能為累明矣韓暹楊奉其敢為害若不時定四方生心後雖慮之無能及也操從之辛卯操詣闕貢獻廩公卿以下操陳韓暹張陽之罪暹怖單騎奔走上以暹陽有翼駕還洛之功一切勿罪於是誅羽林郎侯折尚書馮碩侍中臺崇討有罪也封衛將軍董承輔國將軍伏完侍中丁種輯尚書僕射鍾繇尚書郭浦御史中丞董芬彭城相劉艾左馮翊韓斌東萊太守楊衆羅邵伏德趙達為列侯賞有功也追贈射聲校尉沮儁為弘農太守矜死節也符節令董昭說曹操曰將軍興義兵以誅暴亂朝天子輔翼王室此五霸之功也已下諸將人人殊異未必服從今留匡弼事勢不便唯有移車駕幸許耳然朝廷播越新還舊都遂遠企望冀一獲安今復徙車駕不厭衆心夫行非常之事乃有非常之功願將軍策其多者操曰此孤之本志也遂言幸許之計上從之庚申車駕東楊奉自梁欲要車駕不及秉至公以服雄傑大略也扶弘義以致英儁大德也天己巳車駕到許幸東營甲戌鎮東將軍曹操為大將軍更封武平侯操固讓不許太尉楊彪司空張喜以疾遜位冬十月戊辰右將軍表紹為太尉紹恥班在操下不肯受操乃辭大將軍丙戌以操為司空領車騎將軍辛

卯曹操征楊奉於梁奉袁術呂布襲徐州劉備奔曹操初陳郡人袁渙為劉備茂才避地江淮之間為呂布所拘布令渙作書罵辱備渙曰不可再三强之不許布大怒以兵脅之曰為之則生不為則死渙顏色不變笑而應曰渙聞唯德可以辱人不聞以罵使彼固君子也且不恥將軍之言彼誠小人也將復將軍之意則辱在此不在於彼且渙他日之事劉備猶今日之事將軍也如一旦去此復罵辱將軍可乎布慙而止渙字曜卿司徒滂之子也渙少與弟微俱以德行稱是時漢室衰微天下將亂渙與微閑居從容謀安身避亂之地渙慨然歎曰漢室陵遲亂無日矣苟天下不靖逃將安之若天將喪道民以義存唯强而有禮可以庇身乎微曰古人有言知機其神乎見機而作君子所以元吉也天理盛衰漢其已矣夫有大功必有大事此又君子之所深識退藏於密者也且兵革之興外患衆矣微將遠蹈山海以求免乎天下淆亂各行其所志微避地至交州渙展轉劉備袁術呂布之間晚乃遇曹公渙說操曰夫兵者凶器也不得已而用之鼓之以道德征之以仁義兼撫其民而除其害夫然故可與之死可與之生自大亂以來十數年矣民之欲安甚於倒懸然而暴亂未息者何也政失其道歟復聞明君善於救世亂則濟之以義僞則鎮之以樸世異事變治國不同不可不察也夫制度損益此古今之不必同者也若夫惠愛天下而反之於正雖以武平禍亂而濟之以德誠百王不易之道也公明哲超世古之所以得其民者公既勤之矣今所以失其民者公既戒之矣海內賴公得免於危亡之禍然而民未知義唯公所訓之則天下幸甚操重渙言以為軍諮祭酒渙常謂人曰夫居兵亂之間非吾所長每謙不敢處也張濟自關中走南陽為飛矢所中死從子繡領其衆屯宛天子既免曹陽賈詡去李傕託於段煨頃之復歸張繡

二年春正月曹操征張繡繡降其季父濟妻國色也操

以為妾繡由是謀叛襲操七軍大敗之殺其二子自曹操之迎乘輿也袁紹內懷不服紹既兼河朔天下畏其強操方東憂呂布南距張繡及繡敗操軍紹益自驕而與操書悖慢操大怒動止容變於常衆皆以為失利於繡故也僕射鍾繇以問尚書令荀彧彧曰公以明哲必不追咎往事也殆有他慮乎遂見操以問焉操以紹書示之且曰今將征不義而力不敵如何彧對曰古之成敗誠有其材雖弱必強苟非其人其強易弱劉項之事足以觀矣今與公爭天下者唯袁紹紹貌外寬內忌任人而疑其心公明達不拘唯材所宜不問疎賤此度勝也紹遲重少決失在後機公能斷大事應變有方此謀勝也紹御軍寬緩法令不一士卒雖衆而實難用公法令嚴明賞罰必行士卒雖寡皆爭致死此武勝也紹憑世資從容飾智收名譽故士之寡能好聞者歸之公以至仁待士又推誠心不為虛美行已謙恭儉約而與有功者無吝故忠正殺身之士咸願為用此德勝也夫此四勝仗義征伐誰敢不從紹以四失背忠自專強何能為操悅秋七月即拜太尉袁紹為大將軍於是馬日磾喪還京師將欲加禮少府孔融議曰日磾以上公之尊乘旄節之使銜命直指寧輯東夏而曲媚賊臣為所牽率章表署用輒使首名附下罔上姦以事君昔國佐當晉軍而不撓宜僚臨白刃而正色王室大臣不得見脅為辭鄭人討幽公之亂斬子家之棺聖人哀矜未忍追治不宜加禮冬十月謁者僕射裴茂督三輔諸軍討李傕也

三年春正月破傕斬之夷三族郭汜為其將伍習所殺李樂病死胡才為怨家所殺張陽為其將眭固所殺馬騰韓遂涼州自相攻擊五月韓遂楊奉死秋七月曹操征張繡破之荀彧說曹操曰不先取呂布河北未易圖也操曰若袁紹侵擾關中西羌南誘蜀漢是我獨以兗州抗天下五分之一也為之奈何彧曰關中將帥以十數莫能久相一唯韓遂馬騰最強彼見山東之敗必各

擁衆自保全若撫以恩德使連和相推雖不能久要公
定山東足以不動鍾繇可屬以西事公無憂也操從之
九月曹操征呂布是歲袁紹自立為天子術與楊彪婚
親也操忌彪忠正收彪付獄將殺之孔融聞之不及朝
服往見操曰楊彪累世清德四葉重光周書父子兄弟
罪不相及況袁氏之罪乎易稱積善餘慶但欺人耳操
曰國家之意也融曰假使成王欲殺名公則周公可得
言不知耶今天下纓緌紳之士所以仰瞻明公者以
輔相漢室舉直措枉致之雍熙也今橫殺無辜則海內
觀聽誰不解體孔融魯國之男子明日便當拂衣而去
不復朝也操意解乃免彪覩漢祚將微自以累世公輔
恥事異姓遂稱疾不行徵鄭玄為大司農不至玄字康
成北海高密人也為喬夫隱恤孤苦閭里安之家貧雖
得休假常詣校官誦經太守杜密異之為除吏錄使得
極學玄之右扶風事南郡太守馬融融門徒甚盛弟子
以次相受至三年不得見玄講習彌篤晝夜不倦融見

奇之引與相見自篇籍之奧無不精研歎曰詩書禮樂
皆以東矣會黨事起而玄教授不輟弟子數百人中平
初悉解禁錮玄已六十餘矣始為王公辟命一無所就
者玄身長八尺秀眉朗目造次顛沛非禮不動黃巾賊
數萬人經玄廬皆為之拜高密一縣不被抄掠袁紹嘗
遇玄而不禮也趙融聞之曰賢人者君子之望也不禮
賢是失君子之望夫有為之君不失萬民之歡心況於
君子乎失君子之望難乎有為也
四年春曹操獲呂布斬之二月司空曹操讓位於太僕
趙岐不聽三月衛將軍董承為車騎將軍封操三千戶
討呂布之功也固讓不受三月表紹討公孫瓚六月拜
孫策為會稽太守討逆將軍封吳陽侯初彭城人張昭
避亂淮南策賓禮之及策東略遂為之謀主聞袁術僭
號昭為策書諫術曰昔者董卓無道陵虐王室禍加太
后暴及弘農天子播越宗廟焚毀是以豪傑憤赫然
俱起元惡既斃幼主東顧乃使王人奉命宣明朝恩偃

武修文與之更始而河北異謀黑山不順劉表僭亂於
南公孫叛逆於北劉繇阻兵劉備爭盟是以未獲承命
囊弓戢戈也當謂使君與國同規舍是不卹完然有自
取之志懼非海內企望之意昔湯伐桀稱有夏多罪武
王伐紂曰殷有重罰此二王者雖有聖德假使時無失
道之過何由逼而奪之也今主上豈有惡於天下徒以
幼小脅於僭臣異於湯武之時也又聞幼主明智聰敏
有夙成之德天下雖未被恩咸以歸心馬若輔而興之
以伐曹氏譬若覆手今不時取後難圖也授曰蓋救亂
誅暴謂之義兵恃衆憑強謂之驕兵義無敵驕者先
滅曹氏迎天子建宮許都今興師南向於義則違且廟
勝之策不在強弱曹氏法令既行士卒精鍊非公孫瓚
坐而受圍者也今棄萬安之術而興無名之兵竊為公
危之圖曰武王伐紂不為不義況曹氏而云無稱且公
師武臣勇將士憤怒人思自騁而不及時早定大業慮
之失者夫天與不取反受其咎此越之所以霸吳之所
以亡也監軍之計而非見時知機之變紹從之圖等因
紹殺苞以悅衆然遂有逆謀於是紹將南出師以攻曹
操沮授田豐諫曰師出歷年百姓疲弊倉庫無積賦役
方殷此國之深憂也宜遣使獻捷天子務農逸民若不
得通乃表曹操隔我王路然後進屯黎陽漸營河南益
作船舫繕治器械分遣精騎抄掠邊鄙令彼不得安我
取其逸三年之中事可坐定也審配郭圖曰兵書之法
十圍五攻敵則能戰今以明公之神武跨河朔之人衆
以伐曹氏譬若覆手今不時取後難圖也授曰蓋救亂

是謂授曰授監統內外威震三軍若其浸盛何以制之
夫臣與主同者亡黃石之所忌也且御
衆於外不宜知內紹疑焉乃分監軍為三都督使授及
郭圖淳于瓊各典一軍遂南冬十一月張繡賈詡降曹
操十二月甲辰司隸校尉鍾繇持節鎮撫關中庚辰曹
操率師拒袁紹於官渡孔融謂荀彧曰紹地廣兵強田
豐許攸智計之士也為之謀審配逢紀盡忠之臣也任
其事顏良文醜勇冠三軍統其兵殆難剋乎彧曰紹兵
雖强而法不整田豐剛而犯上許攸貪而不治審配專
而無謀逢紀果而自用此二人留知後事者攸犯其法
必不能從也攸必為變顏良文醜一夫之勇耳可一戰
而擒也袁術欲北至青州曹操使劉備要擊之會術病
死操悔遣備追之不及備遂據下邳
五年春正月壬午車騎將軍董承偏將軍王服謀殺曹
操發覺伏誅初承與劉備同謀未發而備出謂服曰郭
汜有數百兵壞李傕數萬人但足下與吾同不耳昔呂

不韋之門須子楚而後高今吾與子猶是也服惶恐不
敢當然兵又少承曰興事訖得曹公成兵不足邪服曰
今京師豈有所任者乎承曰長水校尉种輯議郎吳碩
是吾心腹辦事者輯碩皆被誅曹操攻劉備奔袁紹二
月遣沮授郭圖淳于瓊顏良等攻劉延於白馬紹引兵
至黎陽沮授臨發會其宗族散資財以與之曰夫勢存
則威無不行勢亡則不保一身哀哉其弟宗曰曹公士
馬不敵兄何懼焉授曰以曹究州之明略又挾天子為
舉矣揚雄有言曰六國蚩蚩為嬴弱姬今之謂矣夏四
月曹操救劉延大戰斬顏良秋七月辛巳立皇子馮為
河陽王壬午南陽王薨八月袁紹將濟河沮授諫曰勝
負變化不可不詳今宜留屯延津分兵官渡若剋獲還
迎不晚設其有難衆不可還紹不從授臨濟歎曰上盈
其志下務其功悠悠黃河吾其反乎遂以疾辭紹恨之
乃省其所部併屬郭圖遂軍官渡紹衆盛操軍大懼與

荀彧書議欲還許以引紹彧報曰紹聚官渡欲與決勝負公以至弱當至強若不制必為所乘是天下之大機也且紹布衣之雄能聚人而不能用也以公神武明哲而奉以大順何向而不濟今軍食雖少未若楚漢在滎陽成皐間也是時劉項莫肯先退先退者勢屈也公以十分居一之衆畫地而守之扼其喉而不能進已半年矣情見勢竭必將有變此用奇之時不可失也操從之劉備去袁紹南奔汝南九月庚子朔日有蝕之詔公卿各上封事靡有所諱袁曹相持於官渡孫策欲襲許迎乘輿部署未發為許貢客所害先吳郡太守許貢為策所殺其小子與客謀報曰孫策勇銳若多殺人於道策必自出則可擒也客從之乃殺人於江邊策聞之怒單騎自出客刺傷之將死謂張昭曰中國亂以吳越之衆三江之固足可觀成敗公等善輔吾弟呼權佩以印綬曰舉江東之衆決機於兩陣之間與天下爭衡卿不如我任賢使能各盡其力以保江東我不如卿初策在吳

與張昭論曰今四海未定當以武平之耳吳人陸績年少在坐未大聲言曰昔管夷吾相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不用兵車孔子曰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今諸君不務道德懷取之術而唯尚武績雖童蒙竊所未安也昭等輿馬績容貌雄壯博學多識星歷算數無不該覽及權統事辟奏曹掾以直道見憚出為鬱林太守加偏將軍績意在儒雅非其志也雖在軍旅著述不廢作渾天圖注易釋玄皆傳於世預自知亡日乃為辭曰有漢志人吳郡陸績幼敦詩書長翫禮易受命南征遘疾逼厄遭命不永嗚呼悲隔又曰從今已去六十年之外車同軌書同文恨不及見也十一月甲子曹操與袁紹戰於官渡紹師大潰沮授為操軍人所執授大呼曰授不降也為所執耳操與之有舊逆謂之曰分野殊異遂用阻絕不圖今日乃相擒也授對曰冀州失策以取奔北授智力俱困宜其見擒操曰本初無謀不相用計今喪亂過紀國家未定當相與圖之授曰叔父母弟

懸命表氏若蒙公靈速死為福公歎曰孤早相得天下不足慮也遂舍而厚遇之頃之謀歸表氏操殺之

六年春三月曹操以表紹新敗欲悉軍以征劉表以問尚書令荀彧彧曰今紹之敗其衆離心宜因而遂定而欲遠背兗豫南軍江漢夫困獸猶鬬況在紹乎若紹收其餘燼承虛以出則公之事去矣四月曹操將兵於河上八月辛卯侍中郗慮尚書令荀彧司隸鍾繇侍講于內冬十一月曹操征劉備奔劉表屯新野

七年夏五月庚戌表紹發病死初紹有三子譚熙尚譚長而惠尚少而美紹妻愛尚數稱其才紹以奇其貌欲以為後乃出譚為青州刺史沮授諫曰世稱一兔走衢萬人逐之一人獲之貪者悉止分定故也且年均以賢德均則卜古之制也願上推先代成敗之誡下思逐兔分定之義紹曰孤欲令三子各據一州以觀其能授出曰禍其始此矣及紹未命而死其別駕審配護軍逢紀宿以驕侈為譚所疾於是紀外順紹妻內慮私害乃矯

詔遺命奉尚為嗣譚至不得立自稱車騎將軍由是有隙譚軍黎陽九月曹操征譚尚越嶲男子化為婦人周羣曰將有易代之事者

八年春操破譚尚秋七月曹操上言守尚書令荀彧自在臣營參同計畫周旋征伐每皆剋捷奇策密謀悉皆共決及彧在臺常私書往來大小同策詩美腹心傳貴廟勝勳業之定彧之功也而臣前後獨荷異寵心所不安彧與臣事通功並宜進封賞以勵後進者於是封彧為萬歲亭侯八月曹操征劉表軍次西平譚尚軍冀州九月公卿迎氣北郊始用八佾冬十月曹操至黎陽

九年夏四月操拔邯鄲秋八月曹操破鄴表尚熙奔匈奴辛巳封蕭何後為安衆侯九月太中大夫孔融上書曰臣聞先分九圻以遠及近春秋內諸夏而外夷狄詩云封畿千里惟民所止故曰天子之居必以衆大言之周室既衰六國力征授賂割裂諸夏鎬京之制商邑之度歷載彌久遂以闇昧秦兼天下政不遵舊革剏五等

掃滅侯甸築城萬里濱海立門欲以六合為一區五服為家闕衛不要遂使陳項作難家庭臨海擊柝不救聖漢因循未之匡改猶依古法賴川南陽陳留上黨三河近郡不封爵諸侯臣愚以為千里國內可略從周官六鄉六遂之文分取北郡皆令屬司隸校尉正以王賦以崇帝室投自近以寬遠繇華貢獻外薄四海揆文奮武各有典書帝從之戊辰以司空曹操領冀州牧或說操曰宜復古制置九州則所制者廣大天下服矣操將從之荀彧言於操曰冀州求公領牧以要民心甚善至於分改九州竊有疑焉若是冀州當取河東馮翊扶風西河并幽之地所奪者衆前日公破袁尚擒審配海內震駭人人自恐不保其土地守其兵衆也今便分屬冀州將皆動心且人多說關右將士以動心之計今聞此必以為次第見奪一旦生變有守善者轉相脅為非則袁尚得寬其死而袁譚懷貳劉表遂有江漢之間天下未易圖也願公引兵先定河北然後修復舊京南臨荊州責

王貢之不入則天下咸知其意人人自安天下大定乃議古制操曰微足下失之者多矣遂寢九州之議十月有星孛於東井分涼州四郡為梁州

十年春正月曹操攻袁譚於南皮大破斬之丁丑增封操萬三千戶平幽冀之功也八月侍中荀悅撰政治得失名曰申監既成而奏之曰夫道之本仁義而已五典以經之羣籍以緯之詠之歌之絃之舞之前監既明後復申之致治之術先屏四患乃崇五政一曰偽二曰私三曰放四曰奢偽亂俗私壞法放越軌奢敗制四者不除則政末由行矣其致也俗亂則道荒雖天下不得保其性也法壞則世傾雖人主不得守其度也軌越則禮亡雖聖人不得全其行矣制敗則欲肆雖四表不得充其求矣是謂四患修農桑以養其生審好惡以正其俗置文教以章其化立武備以秉其威制賞罰以統其法是謂五政民之不畏死不可懼以罪人不樂生不可勸以善雖使契布五教咎繇作士政不行矣故在上者先

豐民財以定其志帝耕籍田后桑蠶宮國無遊民野無荒業財賈不用力不妄加以周民事是謂養生君子之所以動天地感神明正萬物而成至治者必乎鎮定而已故在上者審定好惡既安乎功罪毀譽亦終於準驗聽言責事舉名察實無或作詐僞淫巧以蕩衆心故事無不核物無不功善無不顯惡無不彰俗無姦詐民無淫風百姓上下覩利害之存乎己也故肅敬其心内不回惑外無異望則民志平矣是謂正俗君子以情用小人以刑用榮辱者賞罰之精華也故禮教榮辱以加君子化其情也桎梏以加小人化其刑也君子不犯辱況於刑乎小人不忘刑況於辱乎若其在中人之倫則禮刑兼焉教化之廢推中人而墮於小人之域教化之行引中人而納於君子之塗是謂章化小人之情緩則驕驕則怠怠則怨怨則叛危則謀亂安則思欲非威強無以懲之故在上者必有武備以戒不虞以過寇虐安居則寄之内政有事則用之軍旅是謂秉威賞罰政之柄也賞明罰審信順令行賞以勸善罰以懲惡人主不妄賞非徒愛其財也賞妄行則惡不懲矣賞不勸謂之止善罰不懲謂之縱惡在上者能不止下為善不縱下為惡則國法立矣是謂統法四患既蠲五政既立行之以誠守之以固簡而不怠踈而不失無為為之使自施之無事事之使自安之不肅而成不嚴而治垂拱揖讓而海内平矣古者天子諸侯有事必告于廟廟有二史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事為春秋言為尚書君舉必記善惡成敗無不存焉下及士庶苟有茂異咸在載籍或有欲顯而不得欲隱而名彰得失一朝榮辱千載善人勸焉淫人懼焉可備史官掌其典常上覽而善焉悦字仲豫潁川人也少有才理兼綜儒史是時曹公專政天子端拱而已上既好文章頗有才意以漢書為繁使悦刪取其要為漢紀三十篇冬十一月并州刺史高幹反十一年正月有星孛於北斗占曰人主易位曹操征高

斡斬之已丑增封操并前三萬戶食柘城陽夏四縣比鄧禹吳漢故事秋七月武威太守張猛殺涼州刺史商郡

後漢紀卷二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後漢紀卷三十

晉　袁宏　撰

孝獻皇帝紀五

十二年春曹操上表曰昔袁紹入郊甸戰於官渡時兵少糧盡圖欲還許荀彧乃建進討之規遂摧大逆覆取其衆此彧覩勝敗之機畧不出世紹既破敗臣糧亦盡以為河北未易圖也欲南討劉表彧復止臣陳其得失臣用反於是遂平四州向使臣退於官渡紹必鼓行而前遂征劉表則河北延其凶計彧之二策以七為存以禍為福臣所不及也是故先帝貴指縱之功薄搏獲之賞古人尚帷幄之規下攻拔之捷原其績效足享高爵而海内未喻其狀所受不侔其功臣誠惜之乞重平議增疇户邑彧深辭讓操報之曰君之策謀非但所表二事而已前後謙沖欲慕魯連先生乎此聖人達節者所以貴也昔介子推有言竊人之財猶謂之盜況君容謀安衆先於孤者以百數乎以二事相還而復辭何取謙

亮多邪三月癸丑增封守尚書令彧戶一千并前二千戶操欲表為三公彧深讓至于十數乃止是時曹公世子聰明尊雋宜高選天下賢哲以師保之輔成王德及征行軍宜以為副貳使明御軍用兵之道操從之秋八月曹操登白狼山與匈奴冒頓戰大破斬之袁尚熙奔遼東太守公孫康斬尚熙首送京師乙酉封操三子為列侯操不受冬十月星孛於鶉尾乙酉濟南王斌為黃巾所殺劉備屯新野荊州豪傑歸者日衆琅邪陽都人諸葛亮字孔明躬耕隴畝好為梁甫吟身長八尺嘗自比於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唯博陵崔州平潁川徐元直與亮友善謂之信然於是徐庶見劉備曰諸葛孔明臥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備曰君與俱來庶曰此人宜可以就見不可屈致將軍且枉駕顧之由是備三詣其廬因屏人而言曰漢室傾頹姦臣竊命主上蒙塵孤不量力度德欲信大義於天下而智術淺短遂用猖蹶至于今日然志猶未已君為計將安出亮答曰自董卓以來豪傑並起跨州連郡不可勝數曹操比於袁紹則名微而衆寡遂能剋紹以弱為强此非唯天時抑亦人謀也今已擁百萬之衆挾天子而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為之謀此可與之為援不可圖也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將所以資將軍也益州險塞沃野天府之地高祖因之以成帝業劉璋闇弱張魯在北民殷國富而不知存卹智能之士思得明后將軍既帝室之胄信義著於四海總覽英雄思賢如渴若跨有荊益保其巖阻西和諸戎南撫夷越結好孫權內修政治天下有變命一上將將荊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衆出於秦川百姓孰不簞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如是霸業可成漢室復興也備曰善於是與亮情好日密諸將不悅備解之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得水願諸君勿復言十三年春正月癸未司徒趙溫請置丞相秋七月曹操

征劉表八月丁未光禄大夫郗慮為御史大夫初操以
穀少禁酒太中大夫孔融以為不可與操相覆疏因以
不合意時中州畧平惟有吳蜀融曰文德以來之操聞
之怒以為怨誹浮華乃令軍諮祭酒路粹傳致其罪壬
子太中大夫孔融下獄誅妻子皆棄市融字文舉魯國
人孔子二十世孫幼有異才年十餘嵗隨父詣京都時
河南尹李膺有重名勑門通簡賓客非當世英賢及通
家子孫不見也融欲觀其為人遂造膺門曰我是李君
通家子孫門者白膺請見曰高明父祖嘗與僕周旋乎
融曰然先君孔子與君李老君同德比義而相師友則
僕累世通家也衆坐莫不歎息僉曰異童子也太中大
夫陳褘後至同坐以告褘曰小時了了者至大亦未能
奇也融曰如足下幼時豈嘗惠乎膺大笑謂融曰高明
長大必為偉器年十三喪父哀慕毀瘠杖而後起州里
稱其至孝初山陽張儉與融兄裒友善亡命來詣裒適
出時融年十六儉不告融知儉長者有窘迫色謂曰吾

獨不能為君主也因留舍藏之後以人客發泄國相以
下密就掩捕儉得脫走收融及裒送獄融曰保内藏舍
者融也當坐之裒曰彼來求我求我之由非弟之過我
當坐之兄弟爭死郡縣疑不能決乃上讞詔書令裒坐
之融由是顯名年二十八為北海太守先是黃巾破青
州融收合夷民起兵自守賊張餘等過青州融逆擊為
其所敗收餘兵保朱虚稱詔誘吏民復置城邑崇學校
庠序舉賢貢士表顯耆儒以彭璆為方正邴原有道王
修為孝廉告高密縣為鄭玄特立鄉名曰鄭公鄉又國
人無後及四方遊士有死亡皆為棺木而殯葬之使甄
子然臨配食縣社其禮賢如此劉備表融領青州刺史
年餘為羣賊所攻不能自守建安初徵為將作大匠遷
少府每朝會訪對輒為議主諸卿大夫寄名而已初賴
川陳紀論復肉刑書曰惟敬五刑以成三德易著劓刖
滅趾之法所以輔政助教懲惡息殺也且殺人償死合
於古制至於傷人或殘毀其體而纔翦毛髮非其理也

若用古刑使淫者下蠶室盜者肘其足永無淫放穿窬之姦矣融難之曰古者吏端刑清治無過差百姓有罪皆不之濫末世凌遲風化壞亂法侮其民故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而欲繩之以古制投之以殘棄非所謂與時消息也紂斬朝涉之脛天下謂之無道九牧之地千八百君若各刖一人是下常有千八百紂也求世休和不可得已且被刑之人慮不全生志在思死類多趨惡夙沙亂齊伊戾禍宋趙高英布為世大患雖忠如鬻權信如卞和智如孫臏寃如巷伯才如史遷達如子政一離刀鋸沒世不齒是太甲之思庸穆公之霸秦陳湯之都賴魏尚之邊功無復悔也曹公將復肉刑以衆議不同乃止袁宏曰夫民心樂全而不能常蓋利用之物懸於外而嗜慾之情動於內也於是有進即凌競之行希求放肆不已不能充其嗜慾也則苟且僥倖之所生也希求無厭無以疎其欲也則姦僞忿怒之所興也先王知其如此而欲救弊故先以德禮陶其心其心不化然後加以刑辟書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汝作士五刑有服然德刑之設參而用之者也三代相因其義詳焉周禮使墨者守門劓者守閭宮者守內刖者守囿此肉刑之制可得而論也荀卿亦云殺人者死傷人者刑百王之所同未知其所由來者也夫殺人者死而相殺者不已是大辟可以懲未殺不能使天下無殺傷人者刑而害物者不息是黥劓可以懼未刑不能使天下無刑也故將欲止之莫若先以德禮夫罪過彰著然後入於刑辟是將殺人者不必刑也縱而不死則陷於刑辟矣故刑之所制在於不可移之也禮教則不然明其善惡所以潛勸其情消於未然也示以恥辱所以內化其心治之未傷也故過而不至於著罪薄而不及於刑也終入辜辟者非教化之所得也故雖殘一物之生刑一人之體是除天下之害夫何傷哉率斯道也風化可以漸淳刑罰可以漸少其理然也苟不化其心而專任刑罰民失義方動陷

刑網求世休和馬可得哉周之成康豈案三千之文而致刑措之美乎蓋德化刑清所致斯有由也漢初懲酷刑之弊務寬厚之論公卿大夫相與耻言人過文帝登庸加以玄黙張武受賂賜金以愧其心吳王不朝崇禮以讓其失是以吏民樂業風化篤厚斷獄四百幾于刑措豈非德刑用之効哉世之論者欲言刑罰之用不先德教之益失之遠矣今大辟之罪與古同制免死以下不過五歲既釋鉗鑲復齒於人是以民不耻惡數為盜姦故刑徒多而亂不治也苟教之所去一離刀鋸没身不齒鄰里且猶耻之而況朝廷乎如此則夙沙趙高之儔無所施其惡則陳紀所謂無搖放穿窬之姦於是全矣古者察言觀行而善惡彰焉然則君子之去刑辟固已遠矣設有不幸則八議之所宥也若天下知史遷之寃搖刑之所及也苟失其道或不免於大辟而況肉刑哉又相刑之與枉殺人其理不同則死生之論善已踈矣漢書斬右趾及殺人先自告吏坐受財守官物而即

盜之皆棄市此班固所以謂當生而令死者也今不忍截刻之慘而安勦絶之悲此皆治體之所先而有國所宜改者也劉表病死少子琮領荆州九月劉琮降曹操劉備率衆南行曹操以精騎追之及於當陽備與諸葛亮等數十騎斜趣漢津徐庶母見獲庶辭備而指其心曰本與將軍共圖王霸之業以此方寸之地也今失老母方寸亂矣無益於事請從此辭遂詣曹操操既有荆州水軍十萬將順流東伐吳人振恐議者咸勸孫權迎雄才兼仗父兄之烈割據江東地方數千里精兵足用英豪樂業尚當橫行天下為漢除殘去害況操自送死何迎之有瑜得精兵三萬保為將軍破之權曰老賊欲廢漢天子自立久矣徒忌二袁劉表與孤耳今數雄已滅唯孤存孤與老賊勢不兩立君言當擊甚與孤合此天以君授孤也劉備至夏口諸葛亮謂備曰事急矣請求救於孫將軍時權軍於柴桑備使亮説權曰海内喪

亂將軍起兵江東豫州亦收衆漢南與曹操並爭天下今操芟夷大難略平台表遂破荆州威振四海英雄無所用武故豫州遁逃至此將軍量力而處之若能以吳越之衆與中國抗行不如早與之絶若不能何不案戈束甲北面而事之乎今將軍外託服從之名内懷猶豫之計事急而不斷禍至無日矣權曰苟如君言劉豫州何不事之乎亮曰田横齊之壯士耳猶義不辱況豫州王室之胄英才蓋世人之仰慕若水之歸海事之不濟此乃天也安能復為之下權勃然曰吾不能以全吳之地十萬之衆受制於人吾計決矣非劉豫州莫可當曹操者然豫州新敗之後復能抗此難乎亮曰豫州雖敗戰士還者精甲萬人曹操之衆遠來疲弊聞追豫州騎一日一夜行三百里此所謂强弩之末不能穿魯縞者也故兵法忌之曰必蹶上將軍且北方之人不習水戰又荆州之民附操者逼以兵勢耳非心服也將軍誠能命猛將統兵數萬與豫州協規同契破操必矣操敗必北

還如此則荆吳之勢强弱之形成成敗之機在於今日權大悦即遣周瑜將水軍三萬隨亮詣備并力拒操冬十月癸未日有蝕之十二月壬午徵前將軍馬騰為衛尉是月曹操與周瑜戰於赤壁操師大敗十四年劉備以孫權行車騎將軍備自領荆州屯公安七月曹操征孫權冬十月晦日有蝕之十五年春二月乙巳日有蝕之十六年春正月辛巳以曹操世子丕為五官中郎將副丞相三月馬超韓遂反秋七月操征超遂大破之是歲劉備入益州

十七年春正月加曹操入朝不趨劒履上殿贊拜不名夏五月癸未誅衛尉馬騰超之父也六月庚寅晦日有蝕之秋七月庚戌立皇子臨為濟陰王懿為山陽王邈為濟北王敦為東海王冬十月曹操征孫權侍中尚書令荀彧勞軍於譙初董昭等謂曹操宜進爵郡公九錫備物以彰殊勳密以語彧彧曰曹公本興義兵以匡朝

寧國秉忠貞之誠守退讓之實君子愛人以禮不宜如此操由是心不平之是行也操請或勞軍因留或以侍中光禄大夫持節丞相軍事次壽春或以憂死

袁宏曰夫默語者賢人之畧也政卷舒廢興之間非所謂以智屈伸貴其多算權其輕重而揣難易君子之行已也必推其心而達其道信其誠而行其義義不違心故百姓知其無私道不失順則天下以為至當其出也忠著於時君仁及於天下匹夫匹婦莫不咨嗟者以其致功之本義和也若時不我與中道而廢內不負心外不媿物千載之下觀其迹而悲其事以為功雖不就道不同故宛龍蟠以求其志雖仁者之心大存兼愛援手而陷於不義君子不為也苟違斯道四體且猶致患況萬物乎漢自桓靈君失其柄陵遲不振亂殄海內以弱致弊虐不及民劉氏之澤未盡天下之望未改故征伐者奉漢拜爵賞者稱帝名器之重未嘗一日非漢魏之平亂資漢之義功之剋濟荀生之謀謀適則勳隆勳隆則移漢劉氏之失天下荀生為之也若始圖一匡終與勢乖情見事屈容身無所則荀生之識為不智矣若取濟生民振其塗炭百姓安而君位危中原定而社稷亡於魏雖親於漢已疎則荀生之功為不義也夫假人之器乘人之權既而以為已有不以仁義之心終亦君子所恥也一汗猶有慙色而況為之謀主功奮於當年迹聞於千載異夫終身流涕不敢謀燕之徒隷者自已為之功而已死之殺身猶有餘媿焉足以成名也惜哉雖名蓋天下而道不合順終以憂卒不殉不與義故曰非智之難處智之難非死之難處死之難嗚呼後之君子默語行藏之際可不慎哉

十八年春二月庚寅省幽州并州以其郡國并屬冀州省司隸校尉以其郡國分屬豫州省涼州以其郡國并屬冀州夏五月丙申天子使御史大夫郗慮持節策命曹操為公曰朕以不德少遭憫凶越在西土遷在唐衛

當此之時殆若綴旒宗廟乏祀社稷無位羣兇覬覦分裂諸夏率土之民朕無獲焉即我高祖之命將墜於地朕用夙興假寐振悼于厥心曰惟考惟祖股肱先正其孰恤朕躬乃誘天衷誕育丞相保乂我皇家弘濟於艱難朕實賴之今將授君典禮其敬聽朕命昔者董卓初興國難羣后釋位以謀王室君則首啓戎行此君之忠於本朝也後及黃巾反易天常侵我三州延及平民君又翦之以寧東夏此又君之功也韓暹楊奉專用威命

君則致討克黜其難遂遷許都造我京邑設官兆祀不失舊物天地鬼神於是獲乂此又君之功也袁術僭逆肆于淮南懾憚君靈用丕顯謀斬陽之役橋蹯授首稜威南邁術以殞潰此又君之功也迥戈東征呂布就戮乘輿將反張陽殂斃睦固伏罪張繡稽服此又君之功也袁紹逆常謀危社稷憑恃其衆稱兵內侮當此之時王師寡弱天下寒心莫有固志君秉大節精貫白日奮其武怒運其神策致屆官渡大殲醜類俾我國家拯於危墜此又君之功也濟師黃河拓定四州袁譚高幹咸梟其首海盜奔迸黑山順軌此又君之功也烏桓三種崇亂二世袁尚因之逼處塞北東馬懸車一征而滅此又君之功也劉表背誕不供貢賦王師首路威風先逝百城八郡交臂屈膝此又君之功也馬超成宜同惡相濟潰據河潼求逞所欲殄之渭南獻馘萬計遂定邊城撫和戎狄此又君之功也鮮卑丁零重譯而至單于白屋請吏率職此又君之功也君有定天下之功重之以

明德班序海內宣美風俗旁施勤教表繼絕世舊德前功罔不咸秩雖伊尹格于皇天周公光于四海方之蔑如也朕聞先王並建明德祚之以土分之以民崇其寵章備其禮物所以蕃衛王室左右厥世也其在周成管蔡不靜懲難念功乃使卻康公賜齊太公履東至于海西至於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五侯九伯實得征之世祚太師以表東海爰及襄王亦有楚人不恭王職其武怒運其神策致屆官渡大殲醜類俾我國家拯於又命晉文登為侯伯錫以二輅虎賁斧鉞秬鬯弓矢大

啓南陽世作盟主故周室之不壞繫二國之是賴今君丕稱顯德明保朕躬奉答天命導揚弘烈綏寧九域莫不率俾功高伊周而賞卑於齊晉朕甚恧焉朕以眇眇之身託於兆民之上永思厥艱若涉泉水非君攸濟朕無任焉今以冀州之河東河內魏郡趙國中山常山鉅鹿安平甘陵平原凡十郡封君為魏國公錫君玄土苴以白茅爰契爾龜用建冢社昔在周室畢公毛公入為卿佐周邵師保出為二伯外內之任君實宜之其以丞相領冀州牧如故又加君九錫其敬聽朕命以君經緯禮律為民軌儀使安職業無或遷志是用錫君大輅戎輅各一玄牡二駟君勸分務本穡人昏作粟帛滯積大業惟興是用錫君秬鬯之服赤舄副焉君敦尚廉讓俾民興行少長有禮上下咸和是用錫君軒懸之樂八佾之舞君宣翼風化爰及四方遠人迴面華夏充實是用錫朱戶以居君研其明哲思帝所難官才任賢羣善必舉是用錫君納陛以登君秉國之鈞正色處中纖毫之

惡靡不抑退是用錫君虎賁之士三百人君糾逖天刑章厥有罪犯闕干紀莫匪誅殛是用錫君斧鉞各一君龍驤虎視旁眺八維掩討逆節折衝四海是用錫君彤弓一彤矢百矰弓十盧矢千君以溫恭為基孝友為德明允篤誠感於朕思是用錫君秬鬯一卣圭瓚副焉魏國宜置丞相以下羣臣百僚皆如漢初諸侯王制徃欽哉敬服朕命簡卹爾衆時亮庶工用終爾顯德對揚我高祖之休命六月己巳徙趙王珪為博陵王

十九年春三月癸未改授魏公金璽赤紱遠遊冠夏五月劉備劋成都遂有益州諸葛亮為股肱乃峻刑法自君子小人咸懷怨歎法正諫曰昔高祖入關約法三章秦民知德今君假借威力跨有一州初有其國未垂惠撫且客主之義宜相降下願緩刑弛禁以慰其望亮曰君知其一未知其二秦以無道政苛民怨一夫掉臂天下土崩高祖因之以成帝業劉璋闇弱自是已來有累世之恩支柱羈縻示相承奉德政不修威刑不肅寵之

以位位極則賤順之以恩恩竭則慢所以致獘實由此也吾今先威以法法行則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則知榮恩榮並濟上下有節為治之要於此為著冬十一月丁卯皇后伏氏廢非上意也曹操使人收后后被髮徒跣而出上謂御史大夫郗慮曰郗公天下寧有是乎后見殺之日后父完及宗族死者百有餘人

二十年春正月立皇后曹氏操女也初操以二女為貴人大貴人立為皇后三月曹操征張魯秋七月魯遂降

二十一年春正月己丑封魏公子六人為列侯夏四月甲午進魏公爵為王五月己亥朔日有蝕之

二十二年夏四月命魏王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蹕冬十月命魏王晃有十二旒乘金根車設五時副車是歲大疫

二十三年春正月甲子太醫令吉平少府耿熙等謀誅曹操發覺伏誅三月有星孛于東井

二十四年春三月壬子晦日有蝕之夏五月劉備取漢中秋八月諸葛亮等上言曰唐堯至聖而四凶在朝周成仁賢而四國作難高后稱制而諸呂竊命孝昭幼冲而上官逆謀皆憑世寵藉履國威權窮凶極亂社稷幾危非大舜周公朱虛博陸則不能擒凶討逆扶危定傾伏惟陛下誕姿聖德統理萬邦而遭家運不造之難董卓首亂蕩覆京畿曹操階禍竊執天衡皇后太子鴆殺見害剥畏天下殘毀民物久令陛下蒙塵幽處人神無位遏絶王命厥昧皇極欲佻神器左將軍領司隸校尉豫荆益等州牧宜成亭侯備授朝爵秩念在輸力以狥國難覩其機兆赫然發憤與車騎將軍董承謀共誅操將安國靜難克寧舊都會承不密令操遊魂遂得長惡殘泯海内臣等每懼王室大有閻樂之禍小有定安之變夙夜惴惴戰慄累息昔在虞書敦序九族周監二代封建同姓詩著其義歷載長久漢興之初割裂疆土尊王子弟是以卒折諸呂之難而成太宗之基亮等以備肺腑枝葉宗子蕃翰心存國家念在弭亂自備破牧漢

中海内英雄望風蠭附而爵號不顯九錫未加非所以
鎮衛社稷光照萬世奉辭在外詔命斷絕昔西河太守
梁統等值漢中興限於河山位同權均不能相率咸推
竇融以為元帥卒立績效推破隗囂今社稷之難甚於
隴蜀操外吞天下内殘羣僚朝廷有蕭牆之危而禦侮
未立可謂寒心臣等輒依舊典立備為漢中王拜大司
馬董齊六軍糾合同盟掃滅凶逆以漢中巴蜀廣漢犍

為為國所置依漢初立諸侯王故典夫權宜之制苟利
國家專之可也然後功成事立臣等退伏矯罪雖死
無恨遂於江陽設壇場御王冠于劉備備上言曰臣以
具臣之才荷上將之任董督三軍奉辭于外不能除寇
靜難以匡王室久使陛下聖教陵遲六合否而不泰惟
憂反側疚如疾首曩者董卓造為亂階自是之後羣凶
縱橫殘剥海内賴陛下聖德威靈人神同應或忠義奮
討或上天降罰暴逆並殪以漸冰消惟獨曹操久未梟
除侵擅國威恣心極亂臣等昔與車騎將軍董承同謀

潛結義士坐死者數十人
萬分九月丞相掾魏諷謀誅曹操發覺伏誅諷有威名
累息如臨于谷輒將率六軍順時撲討以寧社稷以報

二十五年春正月庚子魏王曹操薨謚曰武王壬寅詔曰魏太子丕昔皇天據乃顯考以翼我皇家遂攘羣兇戡定九州弘功茂績光于宇宙朕用垂拱三十有餘載天不憖遺一老永保余一人早世潛神哀悼切傷丕奕世宣明宜秉文武紹熙前緒今使使持節御史大夫華歆奉策詔授丕丞相印綬魏王璽緺領冀州牧方今外有遺虜遐夷未賓旗鼓尚在邊境干戈不得韜刃斯乃播揚洪烈立功垂名之秋也豈得修諒闇之禮究曾閔之志哉其敬服朕命抑弭憂懷旁祇厥序時亮天工以稱朕意於戲可不勉乎二月丁未朔日有蝕之冬十月乙卯詔曰朕在位三十有二載遭天下蕩覆幸賴宗廟之靈危而復存然瞻仰天文俯察民心災精之數既終行運在乎曹氏是以前王既樹神武之績今王又光裕明德以應其期是歷數昭明亦可知矣夫人之行天下為公選賢與能故唐堯不私於厥子而名播於無窮朕羨而慕之今其追踵堯典禪位于魏王乃告宗廟使御

史大夫張音奉皇帝璽綬禪位于魏王曹操薨謚曰武王壬寅詔魏王曰咨爾魏王昔者帝堯禪位于虞舜舜亦以命禹天命不于常惟歸有德漢道陵遲世失其序降及朕躬大亂滋昏羣凶肆逆宇宙傾覆賴武王拯茲難于四方惟清區夏以綏我宗廟豈余一人獲乂俾九服實受其賜今王欽承前緒光于乃德恢文武之大業昭爾考之弘烈皇天降瑞人神告徵誕惟亮采師錫朕命僉曰爾禮度克協于虞舜用率我唐典敬遜爾位於戲天之歷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天祿永終君其祇奉大化饗茲萬國以肅天道庚午魏王即皇帝位改年曰黃初魏帝既受禪問尚書陳羣曰朕應天順民卿等以為何如羣對曰臣與華歆俱事漢朝雖欣聖化義形于色

袁宏曰夫君位萬物之所重王道之至公所重在德則弘濟於仁義至公無私故變通極於代謝是以古之聖人知治亂盛衰有時而然也故大建名教以統羣生本諸天人而深其閫鍵以德相傳則禪讓之道也暴極則

變變則革代之義也廢興取與各有其會因時觀民理盡而動然後可以經綸丕業弘貫千載是以有德之興靡不由之百姓與能人鬼同謀屬于蒼生之類未有不蒙其澤者也其政化遺惠施及子孫微而復隆替而復興豈無僻王賴前哲以免及其亡也刑罰淫濫民不堪命匹夫匹婦莫不憔悴於虐政忠義之徒無由自效其誠故天下罔然新主之望由茲而言君理既盡雖庸夫得自絕於桀紂暴虐未極徒於文王不得擬議於南面其理然也漢自桓靈君道陵遲朝綱雖替虐不及民雖宦豎乘間竊弄權柄然人君威尊未有大去王室世之忠賢皆有寧本之心若誅而正之使各率職則二祖文章之業復陳乎目前雖曰微弱亦可輔之時獻帝幼沖少遭凶亂流離播越罪不由己故老後生未有過也其上者悲而思之人懷匡復之志故助漢者協從背劉者衆乖此蓋民未忘義異乎秦漢之勢魏之討亂實因斯資旌旗所指則以伐罪為名爵賞所加則以輔順為首

然則劉氏之德未泯忠義之徒未盡何言其亡也漢荀未亡則魏不可取今以不可取之實而冒揖讓之名因輔弼之功而當代德之號欲比德堯舜豈不誣哉初魏王欲以楊彪為太尉彪辭曰嘗已為漢三公遭世衰亂不能立尺寸之益若復為魏氏之臣於義既無所為於國選亦不為榮也遂聽所守及魏受禪乃下詔曰夫先王制几杖之賜所以賓禮黃耆褒崇元老也昔孔光卓茂皆以淑德高年受茲嘉錫公故漢宰臣乃祖已來世著忠賢公年過七十行不踰矩可謂老成人矣所宜寵異以彰舊德其錫公延年杖及伏几延請之日使杖入侍又使著鹿皮帽冠彪上章固讓不聽年八十四以壽終彪字文先幼習祖考之業以孝義稱自為公輔值王室大亂彪流離播越經歷艱難以身衛主不失中正天下以此重之自震至彪四世宰輔皆以儒素名德相承秉賜雖方節不及震然其恭謹孝友篤誠不忝前列也有子曰修少有俊才而德業之風盡矣至魏初坐事誅

2752298

Z121.5/Y74

癸酉魏以河内之山陽封漢帝為山陽公行漢正朔焉
明年劉備自立為天子

1991年10月24日

欽定四庫全書

覆校官檢討臣李學錦
校對官庶吉士臣裴　謙
謄錄監生臣任益春